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三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唐紀五十五卷（存四十七卷）附表四卷

〔明〕孫慤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紀無卷數》提要

唐紀序

余幼閱諸先史氏曰學期用世不可得始以文章鳴亦須為其卓然關天下可以獻當宁佐籌略者下亦足以識微百官具訓蒙士斯重焉若夫月露花鳥而逃興會偶一為之以是擅千古名抑末矣每嘆昔學使昔漁人昔山人詩名滿天下顧不得為史官及身際史局又不得久於其位修史疏上寢閣未報晚而太息顧余語曰

國

家類漢之全盛無其強異宋之偏安同其弱取士以詞華課吏以賦入矣

崇禎辛巳仲秋華容孫慤士先甫

謹識

屢貫於呂纂攙漸移於奄寺大要其
遠過唐者十之四五其彷彿唐者二
三然則可用龜鑑者莫如唐惜唐無
良史使其書兩存靡定於一也今而
後誰為纂成唐史者庶幾以上
菊宮塵
乙夜手懲生也悅顏念此勿敢隕墜以
壯已逾志猶耿耿是用潛思歲月積
成唐紀其說曰自昔史家或編年或
紀傳二體已爾古云知其人論其世
編年可以論世不知其人紀傳可以
知人莫論其世竊思編年如天本紀
如日列傳如星辰務須目擊而勝乎
也編年如元年本紀如春王列傳如

正月務須胥列而林立也今創為體
裁蕪後二長每卷統以帝紀以會載
編年之政事如冊東之納崖管焉每
紀系之以列傳以充擬編年之人物
如崖管之集冊東為愛是一朝一歲
之天運人事主臣恰合忠佞消長與
一人之世系爵里數人之章奏論著
孰優孰寡孰偈孰絓不煩綜續一覽
井然矣顧何以顓自唐始有說焉從
漢至元代各一史其甸出皆踳乖也
修之朝而舊新並峙唐書撰耳柳古國
史皆一家言未聞藉於衆手以大家
續孟堅猶一姓也以褚續焉祇謂贊
瘤非盡矛盾若夫一史而兩家為改

重複不清方員各盡則獨新唐書已方在唐代監修異旨傳聞失實及劉子元有五不可之論體退之有人禍天刑之懼一時名碩咸避而不為其所存可知矣舊書成於石晉劉昫盧多遜輩區區一隅倉皇戎馬之間掇拾餘燼而責其盡善不亦苛乎新書成於宋慶曆本紀表志出歐陽列傳出大宋未相商也帙成更命歐陽併刪而議讓卒不易子京一字求如五代史條理井然安可得哉如舊書楊朝晟一人歸立二傳新書武氏一后既為紀又設傳舊書措僧懷義於外戚新書廁張昌宗於行成亦謬甚矣

其尤舛駁者舊書於元和四年蘇德元年皆缺不書穆宗即位之年書安南都護桂仲武誅賊首楊清收復安南者凡再見一為六月一為八月又李光弼傳書於史思明將周摯者亦數行內亦見褒武輒兵時從郭子儀收兩京者李光弼弟光進也與李光顏之兄光進何與而舊書誤入其傳至於代宗生開元中李林甫時尚未仕而新書槩以甚林甫之罪祿山甫至洛陽輒昏眊不能諳物適考諸書並未出洛而新書之其至長安諸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且舊書之是非頗謬字句無僅而新書又好為聱軋結轖

之辭以文其短子勝以為破壞文體戒學人勿讀此兩書之意於刪定信諸史也是役也凡五易歲十易稿大抵事實兼採二書而裒以通鑑蓋通鑑審核遠過二書而詞采跳通亦不趨信從也其或人微事鄙蒐瑣猥瀆芟刈殊多至稗官野乘詩話詩註及古今史論文集凡涉唐事靡不蒐羅亦博議之一資也余仲氏穀有言孔子刪尚書斷自三代繼周者漢與唐與宋與亦後之三代矣蓋相與為三代正史乎同與友人嚴子首昇謀其式廓度其荒原而定為此體也三人者分而治之仲氏營漢嚴子營宋而余偕男祺鼎營唐偶以暇日書先戒倘不墜先世之意可以上告

聖朝余願足矣敢告同志

唐紀凡例

華容孫懋撰　男洪弼訂　姪祝畢評

本紀

書稱唐紀非效續龍門氏也以紀統傳所重且在紀亦惟人君為一時治亂之本故紀首須使君德明昏政事張弛用人邪正風俗淳薄學者一目可盡唐書紀太略不詳但能事條錄不為趙其源委且臣功不分是非無別使讀者恨不得盡亦志傳一明其政新書不為搜出又從而刪之並令人開卷惘惘文今略做史記參項漢高諸記凡關係當世之事本末曲折具載紀中紀所不能盡者然後載見列傳輕重先後庶得其宜

晉陽起義指顧帝業寬仁納諫乃收淑德戡亂致治類有太武功性湯武比北戎求為東征業超依宋成末孫司諫史衛治軍為同時之太今專知立賢無方惟才所從當此明時論者何求法懼封事引諸發訓述高祖太宗本紀第一晉公乳母樂妃自累以北開國孰知所止臥觀我犯從戎司晨子徐冊后忽謂興前悲孫禮後為五王忠忱竭力莫救已亡狄寬安訓徐長哉國累累悲人也卯之太述高宗中宗本紀第二

袁也三讓定開元宗更武定亂仁儉風履下頹禁樑以遠九點多忌動戮刑清忍然一念惟貨與色靜中簡動萬事從廢融皇孫撫我前國忠我歸廢家內外交攻躬安無賴四海而奔英主若此急於方新述肅宗元宗本紀第三高中既亂元克靖之大室難經云訊懲之以代視肅警將北克優柔養禍閣縱位驕維務二賊逆克河北唐之中葉于茲為極內腹藩庶外伏沁陽不有斯人喪而不喪述肅宗代宗本紀第四

謂德無斷實贊發姦謂德無誠信犯與戮英敵之氣遇變則折好明之雄老而不較德逆愈深神知惑像公之忠西平之烈頎自賊走猶手華登求歸內變禍深借國逃而不改自謂明哲述德宗本紀第五

列御得志自前伊周環忠玦安羅逆指祖收閣兵柄誅關逆謀位雖不終其志罕儔憲宗英斷袁旅中興伐蜀平蔡河湖廓清內收忠諫外任強輔李絳裴度卑哉千古求精後迎帝志中衰驕昇入相柳泌剩台丹惑英益熊熊甚哀莫雄末路可畏哉彼谷殘敬世濟其荒猶幸短祚未夜于亡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本紀第六

文懲父凡發憤克勵共象流弱患不動人河北憂賊朝中憂黨志大才弱中心悃悃武宗英斷爭斧背呈作密數于綱紀肅張薊淑平蕩回鶻來王宣宗繼之西復河皇配友利也度賢傍從

張果邢和璞等無不備録而樂律如祖孝孫星暦如僧一行竟
不立傳其吉又如諫忠聞説藩鎮是以田李安劉濟勤王劉總
歸朝爲百年來河朔異事史與不傳諫忠而傳李安濟總又沈
既濟建議銅聖以後紀稱中宗而事述天后且引故狄公在乾
侯爲例定閏孝鑑綱目之先舊書不爲立傳而附諸其子之傳
與失實主今並改正

紀事

舊書紀事猶爲典章新書識其淺則入理斷則反陋是也而新
書救于毀拙定有宵寂匪頑札闡鴻休之誚故今于叙事行文
多用通鑑間有偏繁者以綱目約之然通鑑叙事亦有率略處
如開元二十四年三月書張審素二子瑝琇報仇殺侍御史楊
汪其五十二月書册故蜀州司户楊元琰女爲壽王妃元琰汪
之曾孫也苟觀者不察元琰曾祖爲隋人幾以大真爲侍御之
元孫矣又天寶五載書柳勣之獄事連北海太守李邕及嗣虢
王巨邕之子也苟觀者不察巨父別一邕非北海太守邕非公
族則幾以嗣虢爲父子矣至綱目于李義府之後用李思之卒
皆闌條治亂書闕而不書永徽中女子陳碩眞武氏先亂亦
闕不書又通鑑雖今古之東土也以兵爲使以河清爲留後判
官號况知州事而綱目誤判留後二字遂以判官二字屬上使
河清僅一判官何以從日集將士大哭以河清歸朝推及出知
州事者上也又杜牧罪言所謂自治者甚詳胡氏有不知所謂
自治何事之論綱目不察胡氏之誤而載其論亦可謂疏矣如
此錯誤非一今姑摘一二以明此紀之并不敢依傍司馬氏朱氏也

記言

舊書原號爲汎沈新書約之然太簡矣至一代詔令無一存者此
新書大缺事也今于詔命奏疏並以通鑑綱目爲正然通鑑綱
目亦間有過約而失其本者今仍以舊書正之如楊炎選議疏
之類亦有舊書所遺而新書堪補者如李邕表温諧成戊遂之類

傳覧

行史各家可借以輔及正史之不及必須細訂無訛然後用之
新書正欲事多于前遂旁取小説不辨真贋今于其年月不對
並訛已甚者已爲刪正明辨至並訛未着若者姑存之亦史家闕
文之意後有新書所未載者覺其有關風化間亦取附于後若
夫修雁蜺妄足艶聽闕而無益者亦切無取

史餘

紀言一例準通鑑主于達其事也其他文章之工者多不盡録

然無見近代所選唐文皆取新書論文皆後人刪改讀者不得
見古人之全良可歎也新見廿一史文抄拔多取舊書然舊書文
之工者不盡于此于是別選舊文若干首為一種與唐紀並行
凡史例有志書非敢略也但既詳本紀凡志所載多見紀中若
其以所係條目瑣碎別成志書則不足觀矣今擬漢書宋合為
一志諸代寥撮其中以建　國朝其于興法相生損益循環之
故更足徵明後三紀或將統附其後

唐紀目錄

華容孫　懋撰　男祺鶚訂

姪從覲評

孫峻

紀傳

合刻

高祖本紀　太宗本紀

高祖竇后太宗長孫后列傳　隱太子列傳巢刺王附

常山愍王列傳漢王元昌庶人祐濮王泰鬱陵王恪附

劉文靜裴寂列傳劉弘基長孫順德劉政會武士彠附

李密蕭銑竇建德列傳羣雄附

安侯端姜暮崔善為唐儉張後胤王遠知列傳

柴紹平陽公主淮安王神通段志元殷開山竇軌竇靜任瓌蓋

彥師列傳

溫大雅溫彥博陳叔達竇威列傳蕭瑀傅奕列傳

房元齡杜如晦列傳　高士廉列傳

魏徵王珪列傳

戴胄馬周岑文本劉洎崔仁師褚遂良列傳

李綱孫伏伽蘇世長張元素列傳權萬紀附

虞世南令狐德棻姚思廉顏師古孔穎達李百藥李延壽敬

播谷那律列傳

王績徐惠列傳　祖孝孫呂才李淳風列傳

裴矩列傳 封倫宇文士及附　李靖李勣列傳

河間王孝恭江夏王道宗淮陽王道玄列傳

李大亮鄭元璹張儉楊恭仁韋仁壽羅士信薛萬均秉定通

列傳

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程知節丘行恭郭孝恪列傳

杜伏威馮盎苑君璋列傳　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列傳

侯君集李君羨張亮王君廓列傳

石部

高宗本紀　中宗本紀

武氏列傳 韋庶人附　高宗三太子列傳

長孫無忌褚遂良來濟韓瑗列傳 許敬宗李義府附

張行成于志寧郝處俊上官儀劉祥道韋弘機列傳

裴行儉劉仁軌唐璿張仁愿裴懷古列傳

薛仁貴蘇烈王方翼列傳

裴炎魏良嗣朱敬則王綝王及善蘇瓌列傳

李敬業駱賓王列傳　越王貞列傳

李昭德吉頊列傳　婁師德狄仁傑列傳

王義方員半千王求禮蘇安恒俞文俊列傳

武承嗣武三思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列傳

武攸緒武平一列傳　徐有功杜景佺列傳 諸酷吏附

許欽寂許欽明高叡列傳　陳子昂魏元忠列傳

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暐敬暉袁恕己列傳 楊元琰等附 王同皎附 太子重俊附

李嶠蘇味道楊再思祝欽明列傳　李嗣真嚴善思列傳

孫思邈田游巖列傳　僧元奘僧神秀列傳

錄部

睿宗本紀　元宗本紀

睿宗二后元宗三后列傳　太平公主列傳 竇懷貞蕭至忠岑羲附

安金藏列傳　高力士楊思勗列傳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琚姜皎列傳 王毛仲陳元禮附

讓皇帝列傳 太子瑛附　譙王重福列傳

韋安石陸象先列傳　姚崇宋璟列傳

張說蘇頲魏知古盧懷慎列傳

李元紘杜暹張嘉貞裴光庭韓休裴耀卿張九齡列傳

崔沔李乂李朝隱嚴挺之崔隱甫楊瑒列傳
李巢王翀足向列傳　褚無量馬懷素元行沖陳貞節列傳
劉子元吳兢韋述徐堅列傳　僧一行列傳
王晙信安王禕王忠嗣列傳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列傳
楊貴妃列傳　李林甫楊國忠列傳
哥舒翰高仙列傳　李憕盧奕顏杲卿列傳
元德秀權皐列傳　賀知章盧鴻列傳孟浩然等附
司馬承禎吳筠葉法善張果列傳

竹部

肅宗本紀　代宗本紀
肅宗二后代宗二后列傳　承天皇帝列傳
和政公主列傳　裴冕杜鴻漸列傳
房琯張鎬列傳　崔見素王璵第五琦李峴呂諲[illegible]列傳
李光弼李嗣業馬璘列傳僕固懷恩附　張巡許遠列傳
甄濟蘇源明列傳　元載王縉列傳
高適嚴武列傳　楊綰列傳
于休烈元結列傳　杜甫李白王維鄭虔蕭穎士列傳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列傳　安祿山史思明列傳田承嗣附

飽部

德宗本紀　德宗王后列傳尚宮宋若昭附
常衮崔祐甫列傳　郭子儀列傳
李揆李勉董晉列傳　韓滉劉晏列傳
李泌列傳　陸贄列傳
楊炎盧杞裴延齡列傳　裴諝陽城張萬福列傳
姜公輔蕭復列傳　段秀實顏真卿列傳
楊烈婦列傳　吳溆吳湊列傳
嗣曹王皐張建封列傳　李晟列傳
柳渾張延賞列傳　馬燧渾瑊李抱真列傳
韓游瓌駱元光楊朝晟[illegible]列傳　沈既濟列傳
陳京楊當列傳　吳通玄列傳
尉遲勝列傳　朱滔王武俊田悅列傳
朱泚李懷光李希烈列傳

上部

順宗本紀　憲宗本紀
穆宗本紀　敬宗本紀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后妃列傳　劉禹錫柳宗元列傳王叔文王伾附

賈耽杜佑列傳
李絳李吉甫武元衡崔群列傳 武儒衡附
李光進李光顏李愬列傳 巴叔介柳玭附
白居易李渤列傳 李勃附
柳晟郗士美列傳
田弘正田布王承元列傳

中部

文宗本紀
宣宗本紀
漢陽公主列傳
韋處厚列傳
李石鄭覃李紳列傳
李珏魏謩裴休列傳
王起柳公綽柳公權李宗閔列傳
何易于列傳

末部

懿宗本紀
昭宗本紀 昭宣帝附

杜黃裳裴垍李藩權德輿韋貫之列傳
韋皋高崇文列傳
韓愈列傳 孟郊李翱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叉附
許孟容蔣乂裴潾溫造薛存誠孔戣崔郾列傳
吳武陵柏耆[illegible]列傳
皇甫鎛李逢吉崔植列傳
武宗本紀
武宣宗后妃列傳
裴度列傳 元稹附
李訓鄭注舒元輿列傳
李德裕列傳 薛元賞石雄附 牛僧孺李宗閔附
韋溫韋澳列傳
劉蕡杜牧列傳
馬存亮列傳 仇士良附
僖宗本紀
懿宗后妃昭宗后列傳

廣德公主列傳
劉瞻列傳 韋保衡路巖附
杜悰楊收杜讓能王鐸王徽鄭畋鄭從讜盧攜列傳
陸扆列傳
王式崔安潛高仁厚列傳
楊行密王潮列傳
楊復光列傳 田令孜楊復恭附

表

宗室世系表
公主表
宰相表
方鎮表

僖宗二子列傳
鄭綮韓偓司空圖[illegible]列傳
杜晦辛讜列傳
王重榮趙犨列傳 黃巢附
馬殷陳敬瑄羅紹威列傳
張濬孔緯崔沆裴樞柳璨列傳

唐紀

考證羣書

舊唐書　新唐書　資治通鑑

唐鑑　資治通鑑綱目　千秋金鑑

大唐六典　杜佑通典　續通典

史通　文苑英華　隋書

高祖實録　太宗實録　貞觀政要

革命記　戴嬰紀覽　唐文粹

唐文類　唐文鑑　初學記

藝文類聚　北堂書鈔　隋唐佳話

唐聖運圖　唐録政要　唐統記

壺關録　略記　蒲山公傳

魏文貞公故事　閣本太極宮圖　南州志

景龍文館記　唐朝年代紀　唐年小録

兩朝新書　貞觀禮　開皇神告録

袁天綱外傳　龍城録　羣居解頤

太宗皇帝詩集　唐語林　唐世説

避暑漫抄　杜陽雜編　江行雜録

因話録　幽閑鼓吹　北夢瑣言

中朝故事　獨異志　唐闕史

摭言　酉陽雜俎　鶴林玉露

高宗實録　顯慶禮　閣本大明宮圖

劉餗小説　集異記　搜神祕記

隋禮答問　大唐新語　則天實録

御史臺記　朝野僉載　烏將軍傳

雁録　唐會要　國史補

唐紀　狄梁公傳　裴伷先外傳

太上皇實録　睿宗實録　元宗實録

開元禮　開天傳信記　開元天寶遺事

松窗雜録　宣室志　雲溪友議

元宗皇帝集　天寶故事　明皇雜録

河洛春秋　長曆　升平録

太真外傳　長恨傳　梅妃傳

大衍曆義　羯鼓録　談賓録

祿山事迹　張曲江集　張燕公集

元宗幸蜀記　薊門紀亂　殷亮顔杲卿傳

顏氏行狀
張中丞傳
劉談錄
張九齡事迹
天寶亂離記
段公家傳
段秀實別傳
常侍言旨
顏魯公別傳
長安志
李詩千家註
杜詩千家註
肅宗實錄
代宗實錄
汾陽家傳
鄴侯家傳
鄴侯外傳
韓文公集
柳柳州集
李北海集
唐曆
翰林故事
河洛記
劉展亂記
刑志
德宗實錄
奉天記
幸奉天錄
燕南記
興元聖功錄
陸宣公奏議
柳氏叙訓
上清傳
雲南別錄
順宗實錄
實錄略本
實錄詳本
金華子雜編
憲宗實錄
河南記
平蔡錄
李絳論事集
李司空論事
元和志
元和姓纂
穆宗實錄
白樂天集
元微之集
陸龜蒙集
白孔六帖
敬宗實錄
牛羊日曆
續牛羊日曆
東觀奏記

王泉子
唐年補錄
文宗實錄
太和摧凶記
甘露記
武宗實錄
會昌伐叛記
會昌一品集
平泉記
西南備邊記
李太尉南行錄
柳氏舊聞
文武兩朝獻替記
蔡京王貴妃傳
宣宗實錄
開成記事
平剡錄
續皇王寶運錄
彭門記亂
皮光業見聞錄
咸通解圍錄
張彭錦里耆舊傳
句延慶錦里耆舊傳
驚聽錄
南詔錄
雲南事狀
唐末見聞錄
樊川集
妖亂志
駭聞錄
擊巷叢記
四朝志
唐補記
補國史
後史補
金鑾記
古今詩話
全唐詩話
三唐詩話
困學紀聞
容齋隨筆
薛居正五代史
歐陽修五代史
後唐懿祖紀年錄
後唐獻祖紀年錄
後唐太祖紀年錄
莊宗功臣列傳
陸游南唐書
上國紀年
東京夢華錄
梁太祖編遺錄
十國紀
九國紀

梁太祖實錄　吳錄　唐烈宗實錄
九國志　勤王錄　五代史闕文
九國紀年　十國紀年　徐文公集
蘇文忠公全集　蘇穎濱集　王荊公集
朱子大全　二程全書　皇極經世書
劉定之集　致堂管見　六一居士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月林詩話　劉貢父詩話
珊瑚鉤詩話　郁離子　龍門子
青田子　潛溪集　陽門先生全集
楊升庵全集　李卓吾藏書　世史正綱
雲攏漫抄　空同子　震澤長語
左編　右編　弇州山人集
謝木玄集　葉台山集　茅鹿門集
湯睡菴全集　焦氏筆乘　偶得紺珠
讀史商　淵編　續編
陳明卿評閱通鑑　張天如史論　廿一史快書
廿一史文抄　錢彥林史則　列仙傳
五燈會元　沱西集 吳侯儀家集　石儀集

磯園稗史　洞庭漁人集　遯言
雲夢山人集　花往恒談　遂初堂集
遂初堂別集　同姓名錄　世論
孫氏日抄　一松料醉語　樂譜集
司馬天要　坳堂文集　真儒傳
古微書　水簾集

唐紀　全部目錄　　　宋容孫懸撰　校

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程知節丘行恭劉弘基收列傳
杜伏威馮盎苑君璋列傳
契苾何力何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列傳
侯君集李君羨張亮王君廓列傳

唐紀

卷第一　　安定孫愿撰

高祖本紀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七世祖涼武昭王暠生歆為沮渠蒙遜所滅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鎮將戍於武川因家焉熙生天賜為幢主天賜生虎西魏時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號八柱國大將軍追封唐國公諡曰襄子昞嗣封仕隋為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卒諡曰仁仁公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獨孤后唐公從母也以故文帝與唐公相親愛歷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唐公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唐公頗以自負　大業初歷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為殿內少監　九年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鎮楊元感將反唐公先覺以聞煬帝遽班師以唐公為弘化留守以禦元感詔關右諸郡兵皆受節度時煬帝多猜忌殺戮大臣以唐公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嘗召唐公詣行在所唐公遇疾未謁其甥王氏時在後宮煬帝問之曰可得死否唐公聞之大懼因縱酒納賄以自晦　十一年徙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

舊紀稱為淵[illegible]新紀稱其[illegible]

参[illegible]

歸法曰兒
詩道從今
不録

賊毋端兒射之七十發皆中賊敗去斂其尸築京觀盡得其箭於
其尸又擊絳州賊柴保昌降其衆數萬人　突厥犯塞與馬邑
太守王仁恭擊之兵少不能乃選精騎二千使之飲食舍止一

有此突突
厥法也何
偁其突厥

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十二年遷右驍
衛將軍　十三年以爲晉守領晉陽宮監擊高陽歷山飛賊
甄翟兒於西河破之　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唐公子世
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大事

賊既不可
盡矣何察
大事猶不

而唐公未之知乃因唐公所善晉陽宮副監裴寂言之世民因
以入白其事唐公初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明日世民復說曰

虎賊爲捷
手可已矣
王因田家
無賊將定
制於人則
全人有計
不能舉之
法之失人
如此矣

今盜賊遍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
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
賊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願大人勿疑唐
公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
家爲國亦由汝矣會盜賊益多突厥屢寇唐公出兵無功帝言
遣使執唐公詣江都唐公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已而帝
尋復馳使赦之時因此縱是時劉武周起馬邑林士弘起豫章
朱粲起南陽李子通起海陵薛擧起金城郭子和起榆林竇建
德起河間杜伏威起淮南李密起鞏李軌起武威羅藝據涿州
爲安樂高罗梁師都據朔方孟海公據曹州高開道據北平徐
圓朗據兗州張善相據伊汝蔡公順據青萊王須拔據恆冀長
眞據鬱林其餘劉元進邵江海之徒往往亂起所謂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先是唐公討捕河東時其副夏侯端謂之曰今玉牀
動搖帝座不安参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下非公而誰及守

可以大謀
后日後刑
而謀

晉陽則爲許世緒謂之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
當四戰之地擧事則王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惟公圖之及

拱之辭

是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兄儉皆勸擧事而世民文靜寂日趣
之唐公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
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皆突會劉武周據汾陽

作閑

宮唐公乃集將佐謂之曰今吾爲留守而賊據離宮縱賊不誅
罪當死然出兵必待報今江都尚遠後將奈何副留守王威高
君雅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任平賊專之可也唐公
陽若不得已而從之皆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文靜長孫
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旬日間近萬人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有
變謀因禱雨晉祠以圖唐公唐公覺之陰爲備五月甲子唐公
及威君雅視事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君雅引突厥入寇即
坐上執之而實突厥數萬衆犯晉陽唐公命世民等勒兵爲備

參軌

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以為我有雜實為之也唐公於
是教之以起兵　六月劉文靜勸唐公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
唐公乃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
主上若能俱南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
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

遂開示教 忠之謀

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則當不
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
喜請從突厥之言唐公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
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唐

吾從突厥 豈不光明 直切同等 湯武之比

公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
此議告突厥　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謂參謀溫大有曰
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或未閑習建成世民與
同其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
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攻拔之
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
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遠近聞之大
悅及還晉陽往返凡九日唐公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
也遂定入關之計　唐公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於是

機會未 從何從 晉陽 子可敬耳 敢 一味示德 事情只作 如此

關人將軍府自稱大將軍置三軍通謂之義士以子建成為隴
西公世民為燉煌公元吉為姑臧公以裴寂為長史劉
文靜為司馬自餘文武隨才任之　突厥遣康鞘利等送馬千
匹來互市許發兵送唐公入關多少隨所欲唐公引見康鞘利
等受書恭甚贈遺頗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私市
其餘唐公曰突厥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
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當為汝貰之不足為汝費
也康鞘利北還唐公命劉文靜使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突

侍大逆民 一代家法以

厥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
為邊患又其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
之外無所用之　七月壬子以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

此數語殊 有氣象何 其後人泰

癸丑唐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代白旗誓衆於野移檄郡縣以
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帥其衆以從　唐公至西

鹿

河慰勞吏民賑窮乏之民七十以上皆除散官豪俊隨才授任
一日除千餘人皆不取告身各分唐公所書官名而去　唐公
入雀鼠谷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遣將宋老生屯
霍邑屈突通屯河東以拒唐公會積雨唐師不得進遣府佐沈
叔安還太原更運一月糧　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請兵與之約曰若入長

安民裴土兆入唐公金玉錦帛賜突厥於是大喜稍遣段大將
勒來告兵已上道　唐公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與兄派流雖
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
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唐公
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唐公笑曰密豪自矜大非折
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
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縻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
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
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
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
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
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
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
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雨久不止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戎
傳突厥與武周欲乘虛襲晉陽唐公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曰
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
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
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

突厥傳言
老將月何
而可其矣
但至奇

從道傳警
理數詰

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
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
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
全建成亦以為然唐公不聽促令引發世民號哭於外門唐公
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悲
耳唐公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時左軍已先返令敦煌
公與建成分道追之敦煌公夜半失道入山谷棄其馬步而及其
軍與俱還既而太原糧運亦至有白衣父老詣軍門曰余為霍
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當濟師唐公曰此
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　八月雨霽趣霍邑唐公恐老生不
出建成及敦煌公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必出脫其固
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唐公曰善老生
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為也乃使建成及敦煌公將數十
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
分道而出唐公乃與建成陳於城東敦煌公陳於城南唐公建
成戰小卻敦煌公與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斷其
軍為二而出其背敦煌公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唐
公兵復振老生兵大敗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唐公

北將建成往
到也

屬公不悟成也
小則或勤

使不同

（此時隋以事爵授人之宗不可照細聞後人責之濫）

即命將士肉薄登城遂克之及行賞軍吏敍奴應募者不得與（古人待奴嚴如此）
良人同唐公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宜並從本勲授、唐公引
見耆邑吏民勞賞如西河時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遣歸
或諫以官太濫唐公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
放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克絳郡得通守陳叔達禮
而用之　次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此見高人敎會）
來唐公善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
皆君將命之力也時關内羣盜孫華最强唐公至汾陰以書招
之華來見唐公慰獎之　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
九月唐公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而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
數唐公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郡多遣使來降
唐公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　遣建成劉文靜王
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燉煌公帥劉弘基
等諸軍徇渭北　于志寧顔師古長孫無忌謁見唐公於長春
宮唐公皆禮而用之　唐公從弟神通女柴紹妻壻段綸各起
兵以應唐公關中羣盜悉來降　燉煌公遣使白唐公請期赴
長安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樂宮燉煌公帥新附諸軍北
屯長安故城唐公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

其親屬　十月辛巳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合二十
餘萬唐公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隋留守衛文昇等奉
代王侑守京城遣使諭之不報乃圍城下令曰犯隋七廟及宗
室者罪三族　是月蕭銑起巴陵自號梁王旋稱帝　十一月
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唐公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
禁　初晉守官發唐公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可見隋末不足以事人）
世師骨儀等十餘人無所問得馬邑郡丞李靖以宿憾將斬之
燉煌公為固請得釋　遂尊隋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皇帝時
年十三改元義寧　甲子唐公入京師望闕而拜隋帝授唐公（起兵以甲子入京亦以甲子）
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敎稱令視事虔化門
　榆林靈武平涼安武諸郡遣使請命　以建成為唐世子燉
煌公為京兆尹秦公元吉為齊公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
史劉文靜為司馬李綱入見唐王留之為丞相司錄使專掌選
事又以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　唐王傾府庫賜勲人國
用不足劉世龍以為義師數萬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
六街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由是庫藏稍充　十二月唐王（唐興）
追謚大父為景王父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遣從兄子趙
郡公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所至皆下　金

城賊薛擧寇扶風秦公大破之　屈突通自潼關奔東都劉文
静等追擒於閿鄉虜其衆數萬　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劉文
静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雲陽令詹俊武
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
戊寅武德元年（是年五月受禪改元）正月朔隋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
名　唐王以書諭降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
盜賊氐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李密攻
東都遣世子及秦公督諸軍救之　二月遣太常卿鄭元璹徇
南陽左領軍府司馬馬元規徇荊襄　三月隋宇文化及弑太
上皇於江都立秦王浩爲皇帝　隋帝進唐王位相國總百揆
備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
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
（此表與魏晉不同）
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
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
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
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
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
十餘郡　四月唐世子秦公等至東都置新安宜陽二郡而還

煬帝出閤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
（至此上用甲子曰吳復太宗即位亦以甲子）
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帝遜位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
殿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煬帝出閤
至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改元皇泰　突厥遣骨吐祿
特勤來宴之於太極殿時中國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甚東
盡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以帝初起資其士
馬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横帝優容之　命裴寂劉
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亦
各置生員　上每視朝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静諫曰
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今貴賤失位
（視朝非常禮之比將謂臣僚太之元史文静何不言之）
非常久之道上曰昔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今
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爲嫌
　六月以秦公爲尚書令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静爲納
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　立四親廟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
祖天賜曰懿王祖虎曰太祖景皇帝考昞曰世祖元皇帝祖妣
妣皆爲皇后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
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　立世子爲皇太子秦
公齊公皆進爵爲王宗室王者皆八人（秦公曾改封趙公冀以無關係略之）　薛

賜姓一事唐爲尤甚其弊至明代猶存

舉兵涇州秦王將八總管兵拒之　太僕卿宇文達招慰山東
　奉隋帝爲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
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
才選用　禁言符瑞者　擢萬年縣法曹孫伏伽爲治書御史
以旌直言　七月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　竇威卒以
竇抗陳叔達爲納言　李密降隋大破宇文化及於黎陽既而
復叛　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八月薛舉卒子仁果
嗣稱秦帝　李軌入貢立爲涼王　九月李密與隋戰大敗遂以
其衆來降　遣鄭元璹以女妓賂始畢可汗始畢遣使報之上
與之宴引升御坐以寵之（可咲）　行戊寅曆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
也　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十月朔日食　以淮
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　朱粲自稱楚帝攻鄧州刺史呂
子臧死之　納言竇抗罷　十一月涼王李軌又稱帝　秦王
大破薛仁果仁果出降送京師斬之　李密故將徐世勣降賜
姓李　遣李密收撫山東密至桃林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
之　十二月以秦王爲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
度　遣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河東河東人殺其守將堯君素
以降其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　羅藝來降以爲

茶圍批此

文武終喪此當時禮恤臣子寬典也今文視爲奇禮矣

建德正義

唐一代叢書爲閣本此然其與李子相押試作始者不可不慎

幽州總管擊竇建德破之　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上曰朕寶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高開道據
漁陽稱燕王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
立力諫不奉詔上悅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上
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　以舞
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不聽
（己卯）武德二年正月淮安王神通擊破宇文化及於魏縣追至聊
城圍之　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　淮安土豪楊士
林起兵攻朱粲大破之以漢東西部來降詔以爲顯州道行臺
二月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　令文武官終
喪　詔諸宗姓居官者（周居官矣別任宜示辨）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免徭役耳不似今之）徭役每州置
宗（主）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閏月朱粲遣使來降以爲楚王
既而叛奔東都　竇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　考其（羣臣）
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
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
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自今
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隋宇文士
及封德彝來降以士及爲上儀同德彝爲內史侍郎　帝微行

四覧四日何患於不知何事數行業龍覺以微行始笑萬世委之不本於此

察風俗　王世充將秦叔寶程知節來降　三月并州總管齊
王元吉以驕縱暴虐免官尋諷父老留己詔復本任（徙來保官者音樣）　以楊恭
仁為凉州總管自是葱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東海北海東平
須昌淮南諸郡皆來降　四月王世充篡位稱鄭帝廢隋帝侗
為路國公尋弒之　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及劉武周戰於榆次
敗績　王世充取伊州總管張善相死之　五月遣安興貴襲
執李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六月劉武周將宋金剛寇并州以

府兵

裴寂為總管拒之　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監　七月初置十
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之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
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　徐圓朗以海岱諸州
降拜兗州總管　王世充將羅士信降拜陝州道行軍總管
西突厥高昌入貢　八月鄭公羌謚曰隋恭帝　竇建德陷邢

務主喜終此音以惟謙無者

滄洺相州　九月梁師都以突厥寇延州總管段德操擊破之
蕭銑侵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　殺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
秦王為之固請不聽（忌秦王矣）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降李子通稱吳帝
於江都　杜伏威來降以為和州總管　裴寂軍潰劉武周取
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在長安北突厥
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

關德宗以後局面矣

王曰人窮歸我殺之不義上遲徊久之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
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竇建德陷趙州　十月賜羅藝姓李氏（可己）藝破建德兵於衛州

何以復之棄何北者

劉武周將宋金剛取澮州時王行本據蒲坂亦與武周相應關
中震駭帝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
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
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
使擊武周自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竇建德陷黎陽虜淮
安王神通及帝妹同安公主李世勣降之　十二月上獵於華
陰山　徵裴寂（華：）下吏釋之

（庚辰）
武德三年正月將軍秦武通攻蒲停王行本上幸蒲州斬之秦
王輕騎謁上於蒲州　李世勣自竇建德所自拔復歸　王行
本之降也獨孤懷恩入據其城上方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
會有以懷恩反謀告者上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即召懷恩

初懷恩舅貴尧

以屬吏分捕其黨皆斬之懷恩帝舅之子也上嘗戲謂之曰姑

王貴戚不可以為戒

之子皆為天子（渭陽帝反）次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

突厥此事除詔長

及是怨望逆謀反　突厥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隋王居
定襄　三月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　以封德彝為

唐業子孫 後人多以金丹 暴崩未必非 始謀之過也 父訊其興王 篡弒王子孫 為皇祖叔父 同

中書令　四月上還長安　秦王擊宋金剛大破之尉遲敬德
降金剛及劉武周皆走死　上聞幷州平大悅宴群臣賜繒帛
使自（不成體）入御府盡力取之　命瘞州縣暴骨　五月竇建德遣兵
侵幽州李藝再擊破之　六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
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
立廟　出宮女五百人賜東征將士有功者　七月遣秦王督
諸軍討王世充　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此一事可以語）
隨使（建德）俱還　九月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來降
秦王遣王君廓攻王世充轘轅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王
世充郡縣相繼降　十月高開道遣使來降　王世充大將張
鎮周降　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　十二月王世充許亳
等十一州降　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拔荊門鎮　是歲李子
通襲沈法興法興走死子通盡有法興之地
辛巳 武德四年正月稽胡酋帥劉企成寇邊詔太子統諸軍討之
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拔其五州四鎮　二月秦王擊王
世充大破之進圍洛陽　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
求請無厭言辭驕慢　三月突厥寇汾陰　竇建德將兵救王
世充　五月秦王大破建德擒之世充降　七月甲子秦王至

注文事係 同甲子

曾元幕或卻 故建德無罪 卻斬何也　五銖之後惟 此錢得中　仁人之言　蕭銑王者之 後且既降矣 何故殺之　杜伏威而釋 子通更害矣　當如何不以 此待李密

長安獻俘大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
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
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遠近便之置監於洛幷幽益等州秦王
齊王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
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兗州總管徐圓朗應之　八月朔日
食　括戶口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各
歷年所並蠲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勿使遏禁　淮安王
神通擊劉黑闥敗績　十月以秦王為天策上將　遣蘇州總
管趙郡王孝恭行軍總管李靖伐蕭銑銑降以歸殺之　十一
月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釋不誅伏威於是盡有淮南江
東之地　劉黑闥陷定州總管李元通死之　高開道叛自稱
燕王與突厥及劉黑闥相結　十二月命秦王與齊王元吉擊
劉黑闥
壬午 武德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三月秦王破劉黑闥
於洺水黑闥奔突厥　四月隋鴻臚卿甯長真以寧越鬱林降
於李靖交愛之道始通以長真為鎮州總管　六月劉黑闥引
突厥入寇（可已）　七月秦王擊徐圓朗下十餘城　杜伏威入朝延
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

上以寵異之　李子通叛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嶺南悉
平　八月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
萬騎入雁門寇并州命太子秦王禦之帝謂羣臣曰和戰孰利
鄭元琦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其衆有輕中
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擊之既
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帝從之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
顗連破突厥乃遣鄭元琦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慚元璹因
說之還師脩好頡利悅引兵還　淮陽王道元與黑闥戰敗沒
　林士弘降復叛洪州總管若干則擊破之會士弘死其衆遂
散　十一月遣皇太子擊劉黑闥　封宗室道宗等十八人為
郡王　十二月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　太子兵至
昌樂劉黑闥亡走
癸未武德六年正月劉黑闥為其下諸葛德威執之以降斬之
二月徐圓朗走死其地悉平　林邑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
朝以為左翊衛上將軍　蘇參旗等十二軍　三月梁師都將
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　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叉遣舒
州總管張鎮周擊之　四月以裴寂蕭瑀為左右僕射楊恭仁
封德彝為中書令　高開道寇幽州敗走　六月高滿政以馬
邑來降以滿政為朔州總管　吐谷渾寇洮泯岐州刺史柴紹
擊敗之　八月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叉　吐谷渾內附
突厥邑峰城總管劉世讓為己患縱叉間帝從之　十月殺世
讓籍其家　突厥圍馬邑都虞侯杜士達殺高滿政降突厥突
厥復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
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從之　十一月秦王復請增置
屯田於并州從之　十二月安撫李大亮討張善安執之
甲申武德七年正月依周隋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
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
武為遼東王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賜建武書使悉遣還前後
萬數亦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
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聖先師詔
王公子弟各就學　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　高開道為其
下張金樹所殺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為媯州　三月初定內外
官制居官以五歲為限以太尉司空司徒為三公次尚書門下
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
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

綱目書此事始以正統予唐

仁者

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寺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
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
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
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趙郡王孝恭克丹陽
斬輔公祏江南皆平　四月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五十三
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
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
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從二旬不從則收傭日三尺有
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
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
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
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與士
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
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六月上幸仁智宮避暑　太子與元吉
圖秦王使慶州都督楊文幹為外應事覺召太子囚之遣秦王
討平文幹既而釋太子歸其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嶲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
若焚長安而不都則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宇文士及踰南山

田畝房官
尚是井田
遺意

幸宮幸秦
天俱始此矣

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與元吉裴寂等皆贊成其
策秦王力諫太子因譖秦王上召秦王責之會突厥入寇仍遣
秦王與元吉將兵出幽州上每有寇盜輒令秦王討之事平之
後猜疑益甚　命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承制置七州十
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　八月秦王與突厥遇於幽州
帥騎馳詣其陣責其負約突厥請盟而還裴寂使於突厥　十
月上校獵於鄠之南山　幸終南　幸樓觀謁老子祠　以太
牢祭隋文帝陵　十一月以裴矩權侍中
乙酉武德八年正月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先是中國喪亂民乏
耕牛至是資於塞外雜畜被野　四月西突厥遣使請婚許之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無戦）既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之簡
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七月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
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勅以前此皆用書用敵國禮也
突厥寇邊遣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靈州都督任城王
道宗擊破之頡利請和而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十一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　加秦王中書令齊王元
吉侍中
丙戌武德九年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更定雅樂　以裴寂為

司空日遣員外郎一人更直其第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
黨之歡　四月沙汰僧道省寺觀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
太白復經天庚申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
皇太子決軍國事　壬申帝自稱太上皇　八月癸未詔傳位
於太子甲子太子即位　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　九
年五月崩於垂拱前殿年七十一
歐陽氏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世
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
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
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
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
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
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而其後
世或寖以隆昌或違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
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
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
際世雖貴矣然為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
因時而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
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
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孫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不惟其才惟其度惟其度也而後足
以用天下之才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古之人君不自用其才而用諸人如出一轍也兩漢之興自扶
義入關杖節渡河而外皆遣將征伐以有天下而唐時諸將惟
孝恭李靖有方面勳其他征伐皆太宗親履行陣於是兩漢
韓彭吳耿諸將畧太宗既身兼之矣然謂太宗寬大長者如沛
公謹厚如蕭王則天下後世不以為然敢吾謂唐之可以繼高
光者必歸之高祖舊史稱高祖眞率豁達寬仁容衆此其與漢
二祖同符者而其異處更在獨任一聖子自由汝兩言而後軍
中機宜進止一切以委之太宗而已不與焉且不以他將與焉
然則太宗將也而高祖將將者也嗚呼聖矣至謂起兵時高祖
不知其謀盡出太宗夫漢高之起非蕭曹輩規避秦禍開門殺
令擁而立之漢高又豈眞有意於其先耶況謠讖星象人望已
非一日而李靖覺其非常以至自囚上變形迹昭彰如此而固
以為有所不知眞耶偽耶如謂借兵突厥為異日之慼獨不聞

垓下之師亦云北貉梟騎牧野之會曾有髳髳庸蜀而況聊藉聲援數百外無所用之此豈一於外倚為强者哉若其阻兩崔亂急欲還師論者以為當幾之暗彼鴻溝之盟非良平計不亦幾解而西爭故吾嘗以十二條之約當漢三章以所過離宮罷遣隋宮人當漢之入關婦女無所近以蒲山一書當鴻門之謝以縱酒納賂自晦當枕席之痕以江東北面一慟當淮陽之封義帝之縞而至其他如定律令定官制定均田租庸調一代規模約畧就舉不聞貞觀時之一一舉而更張之也且吾觀九錫殊禮大命岌岌將至之時雖孟德寄奴絕代英雄未免至此徘徊而高祖奚然如有所不屑至以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而且奉隋帝以壽終與諸楊以選用所謂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也此非有大過人者而能若是哉所惜文靜首義不保其終然而烏盡弓藏從來蓋已如此獨怪平陽羽葆已開太平之模而舞胡入仕遂為黎園之始守世及嫡長之經昧置父立季之意祥徵太白竟為開創聖明之累良可憾耳要以其度量遠大自唐三百年一帝也我觀古人有近似有度而不足以用天下之才者為昭烈有才足以取天下而無度以居之者為曹公故其勢皆幾於有天下而不果夫惟以高祖之度用太宗之才而後足以有天下唐之天下蓋合二帝始開之哉世人專美貞觀遂至上掩其盛使神堯與漢太公同類甚至黜其祀不得與於歷代帝王之廟嗚呼何其不倫也唐稱三宗三宗信賢矣而論者皆以掩其三太上皇之美讀史者能無表而出之

唐紀

金部二　　華容孫慤撰

太宗本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
后竇氏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貴子
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高
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大業
中突厥圍煬帝雁門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謂將軍雲定興曰
彼敢圍吾天子者以為無援故也今宜先後吾軍為數十里使
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為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
虛實則勝敗亦未可知也定興從之軍至崞縣突厥遂引去
高祖擊歷山飛衆繞數十賊圍之數匝太宗馳輕騎救之拔高
祖於萬衆之中遂奮擊大破之　時天下大亂太宗知隋必亡乃
推財養士長孫順德劉弘基皆因事亡命匿之與晉陽令劉文
靜尤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計
已定乃因衆寂告高祖及義兵起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
儒封敦煌郡公　至霍邑宋老生出戰破斬之遂以前軍濟河
關中羣盜合數萬人來降敦煌公所至收其豪傑以備僚屬營

知此全人史失其字真千古缺事

以前稱太宗不便舉其名世以作隨封前稱之

於涇陽勝兵十三萬房元齡謁見於軍門敦煌公引為謀主長
安父老齎牛酒詣旌門者不絕勞而遣之一無所受軍令嚴肅
秋毫無所犯尋與大軍會攻長安屯金城坊攻其西北遂克之
進封秦國公　薛舉寇扶風秦公擊敗之遂畧地至隴右　率
兵救東都東都閉門不出李密出兵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
欲為內應者秦公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
也遂不受將還秦公曰城中必來追躡乃設伏於三王陵待之
段達果將兵來追遇伏而敗秦公逐北抵其城下遂置新安宜
陽二郡使史萬寶呂紹宗等鎮之而還　高祖武德元年進封
秦王　薛舉寇涇州率諸將討之會舉死降其子仁杲閩褚亮
名來訪獲之引為府文學師還高祖遣李密勞之於豳州密不
敢仰視退而嘆曰真英主也　二年八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陷
澮州秦王自請討之　十一月引兵自龍門乘冰堅渡河屯柏
壁與宋金剛相持民間聞秦王來莫不歸附乃休兵秣馬堅壁
不戰賊勢日衰　嘗自帥輕騎覘賊騎皆四散獨與一甲士登
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
士驚寤遂白王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王自以大羽箭射
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永安王孝基攻賊呂崇茂為宋金剛將

得天下之本

李密既知真主知何足殺

往・傳手
在不戰

尉遲敬德尋相所虜秦王違脫關山等邀擊破之於美良川又
自將從間道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復歸栢壁諸將請與金剛
戰王曰金剛懸軍深入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
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
三年四月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乘勝追之一晝夜行
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覺身
乎且士卒饑疲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
心離沮必乘此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遂
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
破之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時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
食引兵趣介休又大破之尉遲敬德尋相降王釋敬德而用之
武周金剛皆奔突厥州縣悉入於唐　七月討王世充自將輕
騎前覘賊猝與之遇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王左右馳射獲其
將燕琪世充乃退比還營塵埃覆面一軍不復識王免冑自言
乃得入旦日世充歸洛陽大軍進屯北邙自是世充郡縣降者
相繼　四年正月選精騎千餘皆皂衣金甲分為左右使秦叔
寶將之每戰自被金甲帥之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時屈
突通等猝與世充遇戰不利王帥金甲赴之世充敗走　二月

世充太子元應將兵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遣將李君羨邀
擊破之元應僅以身免　秦王移軍青城宮世充帥衆自方諸
門出勢甚盛王登魏宣武陵望之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
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渡水擊之自引騎南
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世充兵退
王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四面攻之旬餘
不克將士疲弊思歸王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時高祖亦
密敕王使還乃遣封德彝報命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世充
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
必難圖高祖從之　秦王圍洛陽既久城中乏食死者相倚竇
建德自將救之水陸並進衆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原王將佐
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相助天
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薛收曰
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所持建德
自將來遠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
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
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
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王從之中分

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自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
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世充不之測也竟不
敢出王入武牢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
等將之伏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游兵過
之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
千騎逐之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
王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　五月建德
悉衆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秦王按兵不出伺其陳
久卒饑倦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建德陣
動王曰可矣自帥輕騎大軍繼之縱擊大破之遂擒建德王讓
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遂囚建
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率其太子羣臣詣軍門
降於是部分諸軍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命房玄齡收隋
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毁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
　秦王觀隋宮殿嘆曰逞侈心窮人欲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
樓焚乾陽殿毁則天門闕廢諸道場　七月秦王至長安披黃
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
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於太廟

乞從容

龍城錄曰太宗平王世充得隋皇文閣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請上當付太宗曰付諸書行所闕于外有大臣將日書者上乃催取文書視累取重燬之以石命中使沉滹沱中與也武士持書相稱不知史何遣此

高祖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十月高祖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
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王為之開府置僚
屬　秦王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李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並以本官
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後收卒以劉孝孫補之王
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
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五
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洺水敗之黑闥奔突厥　七月擊徐圓朗
下十餘城　七年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討平之　或說高
祖徙都避突厥高祖將從之秦王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
下聖武所征無敵奈何為此以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願
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
高祖曰善建成因與諸妃譖王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
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弒之謀高祖大怒召秦王責
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勞勉詔與齊王將兵出幽
州禦之　八月頡利突厥二可汗舉國入寇會關中久雨糧運
阻絕士卒饑疲器械頓敝朝廷以為憂秦王與突厥遇於幽州

不田得不改容

二可汗率萬騎奄至城西元吉懼不敢出王帥騎詣突厥陣告
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
鬪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
笑而不應王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
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又前度溝水頡利
見其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王有謀乃遣止王曰王不
須度我但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而益甚王謂
諸將曰突厥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吾坐居火
食刀槊厚利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夜出突厥大驚
王又遣說突利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王許之突利因
自託於王請為兄弟王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九年六月
庚申秦王以兵入元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
以王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罷沙汰僧道　以魏徵王珪為諫
議大夫　故太子之黨幽州都督廬江王瑗反將軍王君廓殺
之以君廓為幽州都督　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元齡宇文
士及為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　遣魏徵宣慰山東　八
月甲子即皇帝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梁師都引突厥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

沙汰僧道自是高[illegible]意歟[illegible]亂之前此事亦殊權攝如何
宣慰山東為[illegible]黨[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亦[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子臣為之[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同
[illegible]大事[illegible]同甲子[illegible]日[illegible]說

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
上讓之曰吾與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
於我何愧汝雖突厥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
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
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
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
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
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
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彼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朕輕騎
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彼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
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
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
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彼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
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
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
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之戰結怨既深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備
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
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

[illegible]

方知范蠡[illegible]之見亦為道

也璃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
户口　九月上日引諸衛將卒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
古者王何嘗不習射特史其名曰觀德耳帝於此未免循偏重行之識然其實何嘗非先王之意
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
中國之人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刀至御在所者絞
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
者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
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鋭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
體貼三四之說
强弱嘗以吾弱當其强强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
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散矣　上面定勲
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
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
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
唱舉兵蓋亦自營脱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
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
封建為下神通消釁息爭論是一種作用
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
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
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房元齡言秦府舊人
未遷官者多嗟怨上曰設官分職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
為先後哉其後或請進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
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　禁淫祀雜占　於弘文殿聚四
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
聽朝之隙引入殿内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
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
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
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
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
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
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
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
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
問佞臣為誰對曰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
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如此則君自為詐矣何以
責臣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

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業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羣臣論止
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
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
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
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盖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
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
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
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
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
給　十月朔日食　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剌王
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宜秋門外甚哀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無祕）
墓所上許之令宮府舊臣皆送葬後還息王號為太子海陵為
巢王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生八年矣　蕭瑀免　民部尚書
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給絹一疋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
宜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
計口為率　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以上童孺皆
為王上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惟皇

須知此哭未嘗不由衷

內難又兆矣寧豈獨兄弟哉

聖主

子及兄弟為王自餘非大功無為王者今封爵既眾多給力役
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皆為縣
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十二月益州奏獠反請發兵討之上
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
率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耶
竟不許　張蘊古上太寶箴以為大理丞
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
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偕）上曰勘亂以武守成
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
隨宰相入閤議事　命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定律令寬
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有
司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燕郡王李藝反
涇州統軍楊岌討殺之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
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　二
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
治陳留河東治晉陽河北治魏郡山南治漢中隴右治西平淮
南治廣陵江南治吳郡劍南治蜀郡嶺南治南海　三月皇后

帥内外命婦親蠶　詔齊僕射崔季舒黄門侍郎郭遵尚書右
丞封孝琰以極言蒙難其子並及淫刑宜免内侍量才別叙
閏月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以民間
疾苦政事得失　五月苑君璋降　六月封德彝死以蕭瑀為
左僕射　山東旱詔所在賑恤蠲其租賦　七月以長孫無忌
（蕭瑀幾誤乃公）
為右僕射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
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始有封建之議　八月高士廉
罷坐寢王珪密奏也　九月朔日食　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
杜淹參預朝政　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十二月蕭
瑀免　以孫伏伽直諫權諫議大夫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
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以吏部侍郎劉林甫言四時聽選隨
闕注擬人以為便　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
（文武總六百十員三代不書也）
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祕書監劉子翼辭以母
老不至　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
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
（不受自高然非聖主賞三復之矣）
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
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璹自突厥使還言
於上曰狄人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
（此語終是短挍）
也舉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
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擊之　利
州都督義安王孝常等謀反伏誅
戊子貞觀二年正月右僕射長孫無忌固求遜位從之亦從皇后
之請也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何見得周公宜罷祀何以後世遂不祀周公）
三月朔日食　罷周公祀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綱目罷周
公祀在十一年世史正綱移在此不知何據）　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令自今
大辟皆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庶無寃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
（得體）
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
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　關内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
金帛贖還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
輕犯憲章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
（仁言）
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於是所在有雨民大悅
四月詔收隋末暴骸　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違
突利可汗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
臣曰向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
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

亦將如此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
等討梁師都殺之以其地為夏州　六月以子治生賜是日生
子者粟　祖孝孫定雅樂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
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
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

此條是示深於學古者之言魏公將順抑無謂

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三曲
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黴
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
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

杖殺師子之不學

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詔以辰州刺史裴虔通煬
帝故人身為逆亂雖更赦令不可牧民除名流驩州虔通言
身除隋室以啓大唐及得罪怨憤而死又詔宇文化及之黨干

致仕官在本品之上最勵廉退尊者舊之意

方裕等亦除名從邊　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上曰
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
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
(未免好諛)
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
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
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毁其巢　天少雨復出宮女三

杜淹卒不具官通鑑見之以下凡書卒者具官不具官一遵綱目

千餘人從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也　十月杜淹卒　上以瀛
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
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
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
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
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
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
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大暴由此言
也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　十二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軍
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
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
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
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止順一人之顏情
為兆民之深患此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必皆自
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
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
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

頓首謝　謂王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
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
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上曰為朕養民者
惟在都督刺史朕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
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
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
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
仍斬之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
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夷男為真珠毗伽
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於大漢之鬱督軍山下回紇拔野古
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

漢世祖之封子密方此愧矣

己丑 貞觀三年正月耕藉東郊　裴寂流靜州卒　二月以房元
齡杜如晦為左右僕射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上謂元齡如
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
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聞
僕射　四月上皇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徙居焉更名
大安宮上始御太極殿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八月朔
日食　十一月以突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遣李

大體

靖督諸軍討之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太
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
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遠人自服
豈非上策乎　杜如晦以疾罷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時遠
方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
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諸國前後降附者
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庚寅 貞觀四年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以
溫彥博為中書令戴冑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　三月四裔
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
汗　蔡公杜如晦卒　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
可汗以獻上御樓受俘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
今我子孫滅突厥吾付托得人復何憂哉　上皇召上與貴臣
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
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
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
言宜悉徙之河南兗豫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
化為農民顏師古請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

古之善大其
政川辣

為突厥雖一國種數區分宜因其離散各署酋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親徵以為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溫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其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啟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六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元素諫罷之　七月朔日食　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上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今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　八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以李靖為右僕射　九月伊吾來降置伊西州　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　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

辛卯貞觀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大獵於昆明池四裔君長咸從觀獻禽大安宮　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請封禪手詔不許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

帛賜突厥贖還中國男女八萬口　六月新昌公李綱卒〻八
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　河內人李好德爲妖言大理丞張
蘊古奏好德有心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訐其爲黨上
怒殺蘊古旣而悔之詔自今死罪雖令卽決仍三復奏乃行刑
　九月脩洛陽宮將作大匠竇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
命毁之免璡官　十月詔儀封建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
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
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
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
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　漢制
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
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
作鎭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一月林
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林
邑鸚鵡猶能自言寒苦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幷鸚鵡
各付歸之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爲十六州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也
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不

擧父亦好事如此

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寃乎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
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敎坊及太常不
擧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
活甚衆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
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
諫安能諫人　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復請封禪不許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絶域無益於用而糜弊百
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
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
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以自售以取寵祿人主
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九月如慶善宮
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
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　十月還京師
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飮膳乃服御之物夜久乃
罷帝親爲上皇捧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十一月
契苾酋何力帥部落降處之於甘涼之間以何力爲左領軍將
軍　十二月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
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

徵所論未得

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是歲党項羌前後內屬
者三十萬口
癸巳貞觀七年正月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宴三品已上及州牧
蠻夷酋長於元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
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
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
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不及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
中　直太史李淳風更造渾天黃道儀成　上問魏徵曰羣臣
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數日思
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顏
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九月山東河南
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
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
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　十一月以
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
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仇不棄今日之舉非私也　十二月上
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
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

小惡

前歲死刑二十九人耳何此時十倍而多耶

此神免作

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
大悅　上謂左右庶子于志寧孔穎達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
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
涉能無驕逸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穎
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　工部尚書段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
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相淫巧之意乎乃削綸階
甲午貞觀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
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
瑀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
窮乏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五月朔日食　七月山
東河南大水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
彼惡之　十月營大明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
疾不果居　吐蕃入貢　吐谷渾寇邊　十二月遣李靖帥
諸軍討之　上從上皇閱武於城西
乙未貞觀九年五月敕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分民貲為九等
五月太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詔視軍國大事不許詔太子
於東宮平決庶政　李靖伐吐谷渾大破之其可汗伏允走死

漢太公足非自矜而何

吐谷渾平　六月羣臣復請聽政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　七
月詔禮官儀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虛太祖之
位於是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
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涼非王業所因不
可為始從之　十月葬獻陵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高九尺
秘書監虞世南再疏上諫乃依漢原陵之制高六尺以太穆皇
后附葬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以為寢廟宜在京
師漢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
政事

丙申 貞觀十年正月上始親政　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處其部
落於靈州之北以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尚公主典屯兵　二
月以荊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
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
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魏王泰相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
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
學士　三月吐谷渾請頒曆遣子入侍　六月以溫彥博為右
僕射楊師道為侍中魏徵以目疾辭位以為特進仍知門下省
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八月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
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
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十二月朱俱波
甘棠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七百里甘棠在大
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
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
宣饒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
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
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
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朕耶是日黜萬紀使
還家　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
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
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為團團有校尉五
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
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餘為步
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
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丁酉 貞觀十一年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賜
書戒敕且曰吾欲遣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

飛山宮　房元齡等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配流據理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兄弟緣坐者俱配沒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又定枷杻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更得為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二月上以漢世豫在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三月幸洛陽宮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房元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詔行之　羣臣復請封禪上使顏師古等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　南平公主適王珪子敬直始行婦禮　六月以荆王

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七月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百官極言過失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令可居廢明德宮圓院以其材給遭水者　八月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大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復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十月詔勲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褚遂良奏諸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十一月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為才人

戊戌貞觀十二年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降乘非禮上是之　頒氏族志　二月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至柳谷觀鹽池遂至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供待上怒曰此乃亡隋之敝俗也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　閏月朔日食

車駕至京師　三月著作郎鄧世隆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
辭令有益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者集之何用梁
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
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
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　七月以高士廉為右僕射　上
以薛延陀彊盛恐後難制拜其珠可汗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
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一月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元
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
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韉凡遊幸則從馬
己亥貞觀十三年正月車駕謁獻陵　永寧公王珪卒　二月尚
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
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
聘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
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非久安之道馬周亦上疏
爭之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乃詔停襲封刺史　四月如
九成宮突利可汗之弟中郎將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
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廐盜馬
北走追獲斬之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十漸疏褒答
之自結社率之反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　七月上乃賜懷化
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熟俟利苾可汗使帥其種
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諭之
薛延陀奉詔於是遣趙郡王孝恭等賫冊書築壇於河上而立
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裔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
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
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犯者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八月朔日食　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
參知政事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太史傅奕卒
一幸親第耳何遂施恩至此宜其驕也
庚子貞觀十四年正月幸魏王泰第釋雍州長安繫囚免延康里今
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　二月上幸國子監觀
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歲上大徵天下
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
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
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
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

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説多門章句繁雜命
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詔求近世名
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
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流鬼國入貢流鬼國去
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隣靺鞨未嘗通中國至是重三譯
而來　五月侯君集破高昌俘其嗣王智盛以其地為西州於
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
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十一月禮
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
舅皆服小功從之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以太常卿韋挺為
作法如此比元據之所以遣禎之
封禪使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稽緩給使奏之上怒黜
元方為華陰令魏徵諫曰宦者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
深非事宜漸不可長上納其言　十二月侯君集獻俘於觀德
殿行飲至禮君集尋為有司所劾詔下獄既而釋之　戴州刺
自飲至殺下獄會釋不支
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
天子不能化其子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
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矣自今其勿劾
辛丑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女為文成公主嫁吐蕃　如洛陽宮

次溫湯衛士崔卿刁文懿憚於行從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
矢及寢殿者五皆以大逆論　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
山　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五月有星孛於太微
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褚遂良亦言之詔罷封禪　起復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遣職方郎中程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
生事
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
東征濫與
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日皆無恙
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偏於郊野大德歸言於
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
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一月薛延陀聞上東封乘間攻
李思摩上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十二月車駕還京師
壬寅貞觀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徙死罪者實西州其
宇文融祖此
犯流徙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為年限　勅天下括浮游無籍者限
太子不餘矣
來年附畢　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
勿為限制　七月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
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
禁之　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九月西突厥寇
以徵重太子
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十月

傚之故以太宗何如也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
武立王弟子臧為王　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
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
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高
祖之入關也黨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為
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
受所於天今朕私黨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

都是欺着人之術

藁於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
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
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十二
月獵於驪山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
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
引轡入谷以避之

某劉何可無長孫順德何以遂為元功此與下表姦伏波一樣

癸卯 貞觀十七年正月鄭公魏徵卒上自製碑文書之石　圖畫
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元齡高士廉尉遲
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
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
寶等於凌煙閣　齊州都督齊王佑反伏誅　四月太子承乾

依然一個聲王一個太子何循環之巧合也

謀反廢為庶人漢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誅上晉王治為皇太子
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初齊王佑反事連太子所養刺客紇干
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
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
時與羣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
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
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
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承乾既獲罪泰日入侍
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

青雀魏王小字

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
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不成說話）
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
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
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
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
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
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獨召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

只知其人者

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床抽

不宜立亦知為泰者更不足立

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
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
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
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召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
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

不立泰大是然立治却差

道藩臣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
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幽之北苑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為太傅太保李世
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
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僚屬　定
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
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

立說不倦誨亦何益

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此飯也見其乘馬則曰汝知
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

太子知屯營事當不是徒親王而然

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六月朔日
食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
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
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
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討未晚也上
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為遼東郡王　七月踣魏徵碑
罷其子叔玉尚主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上見書六月
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
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
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
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服陛
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國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
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
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
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
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
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
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

何害

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
多諫者上皆不聽　徙故太子承乾於黔州順陽王泰於均州

十一月詔黙封德彞贈官改謚曰謬　上疑太子仁弱密謂
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呉王恪英
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
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願
陛下熟思之乃止
甲辰貞觀十八年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
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
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説朕欲面舉公等失以相戒
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
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
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
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
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
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
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毎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九月以褚遂良為黄門侍郎參豫朝政
安西都護郭孝恪擊焉耆執其王突騎支　高麗貢白金不

受謂其使曰蓋蘇文弑逆汝曹不能復仇更為游説以欺大國
罪孰大焉悉以属大理　十月朔日食　帝如洛陽以房玄齡
留守京師　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總管手詔諭天下
親征高麗詔曰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今聞其罪所過營頓無為
勞費昔隋煬帝殘暴高麗王仁愛故不能成功今以大擊小以
順討逆以治乘亂以逸待勞以悦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
為疑懼　十二月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　詔諸軍及新羅百
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突厥畏薛延陀徙居河南可汗李思
摩入朝
乙巳貞觀十九年正月上自將發洛陽以蕭瑀為洛陽宮留守　詔
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戸
灑掃　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
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上謂侍臣曰朕自發洛陽惟啖肉
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見病卒召至榻前存慰付
州縣療之士卒感悦　二月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汙詔朝集使
臨觀而戮之　三月至定州詔太子留定州監國命高士廉張
行成高季輔劉洎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　發定州長孫無忌
岑文本楊師道從之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　四月諸軍

至金蒐新城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李世勣
拔蓋牟城　五月張亮拔卑沙城　上度遼至遼東城下見士

將上吮血良將
事奉皇天子
所宜

卒負土填塹即分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
下時世勣攻城已十二日矣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縱
火登城遂克之　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契苾
何力傷重上親為傳藥將士莫不感泣　六月白巖城降　進

耨薩官名爲
春部首
延壽惠真其一
人並姓高並
為耨薩

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來救決破之
於城下延壽惠真帥衆降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刻石紀
功馬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九月上

帝既知無息
總兵以戰非
其所長矣何
以役其士而
止

攻安市城久不下高延壽請乘虛取烏骨城群臣亦請召張亮
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
將不可乘危徼倖乃止俄所築土山為高麗所奪命諸將攻之
三日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糧食將盡
勅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度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

肯班師還
是

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還師度遼暴風
雪士卒沾濕多死者　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戶口入中
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
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其不能成功深悔之　十月遣

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賁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上至
營州詔戰亡士卒骸骨并集都城命有司具太牢上自作文以
祭之臨哭甚哀　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餘口上愍其父子
夫婦離散悉以錢布贖為民讙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一月次
易州司馬陳元璹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
元璹官　十二月上病癰御步輦　薛延陀冦夏州執失思力
大破之追奔六百餘里　或譖侍中劉洎於上殺之　以馬周
攝吏部尚書周以四時選為勞請復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丙午
貞觀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
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
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
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三月還京師　上疾未全平

劉張之死皆
以高麗遠惡
于何事也

詔太子聽政　或告刑部尚書張亮反殺之　閏月朔日食
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六月西突厥入貢且昏許之　八
月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擊薛延陀降之回紇等十
一姓各遣使請吏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

招請吟詩為
高麗而發

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
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又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

報千古勒石於霧州　九月還京師　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
史：十二月上生日罷宴樂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
（何獨此言傷感）
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
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幸
房元齡第
丁未貞觀二十一年正月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
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贈金繒遣之諸酋請以回紇以南
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　於是北
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二月皇太子釋菜於國學始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
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從祀孔子　詔以來年
（將帝又小懸碑乎）
仲春有事於泰山　三月遣牛進達李世勣分道伐高麗　四
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
五月如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
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
（此今日所謂王文體者）
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
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李世勣破
高麗南蘇城焚其羅郭而還　七月作玉華宮　牛進達拔高
麗石城　八月詔停封禪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
故也　骨利幹入貢以其地為玄闕州拜其俟斤為刺史骨利
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煑羊胛適
熟日已復出矣　立皇子明為曹王繼剌王後　發江南十二
州工人造大舡征高麗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十二月遣阿史那社爾等將兵擊龜茲
戊申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
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
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
為師如吾不足法也　中書令馬周卒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
參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其妹眞德為柱國封樂浪郡
（未還）
王遣使冊命　遣薛萬徹伐高麗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二月結骨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
（俟利發酋長之號）
睛自古未通中國是時四裔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
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　如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
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太子宮百司包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

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　三月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謚

曰愍使三品護葬江都　四月遣武威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

葉護突厥大臣之稱

降之　西突厥葉護賀魯來降　五月遣右衛長史王会策使

天竺国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宋公蕭瑀卒　貶萃州刺史李（不知天命）

君羡　司空梁公房元齡卒遺表諫伐高麗　八月朔日食

九月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　以褚遂良爲

中書令　十月帝還宮　上將復伐高麗或以劍南富庶請發

其民造舡於是役及山獠雅眉邛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討之

蜀人苦造舡之役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

然上聞敀敕潭州造船其庸皆從官給　十一月奚契丹内屬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己酉貞觀二十三年正月遣驍衛郎將高偘擊突厥車鼻可汗

御[?]以撫安 能保其宗[?]

三月上有疾詔太子聽政　四月如翠微宮　五月出李勣爲

疊州都督　衛公李靖卒　己巳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長

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以

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　壬申發喪遺詔諸

王爲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

諸土木之功四裔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皆慟哭

剪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

歐陽公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

稱者三君元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

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

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比中材

庸主之所爲君子莫不嘆息於斯焉

伊川先生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

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元（此段可包）

宗纔出幸肅宗便篡肅宗纔即位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

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成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

綱正唐萬目擧

范淳父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

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

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

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八百年而後有漢漢

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

孫子曰太宗之仁明英武與其所不滿於人之處論者詳矣獨

封建一事会謂太宗有志三代而其臣不足以將順之嗚呼何

其不達也春秋譏世卿非獨春秋也孟津之誓則既以世官爲
商王罪矣夫官且不可世況世諸侯乎故柳子曰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今唐果封建則房元齡徐世勣皆世刺史矣房一傳
而遺愛徐再傳而敬業未嘗立國尚且不臣況與之以亂天下
之具乎其在宗室方貞觀盛時業有齊王佑漢王元昌之變其
後如永王璘如淅西節度使錡亦復不少就如韓翬諸王起兵
討武氏武氏誠宜討矣然韓翬非太宗之亂也就使得武氏而
誅之不知其罝盧陵與相王何所也則爾時太宗之不祀毋乃
與息巢無以異乎凡若此所以不旋踵而戕者蓋以雖假事權
而土地甲兵非其所世有故其下雖一旦刦而從之而久之
逆順不爲之用耳嘗聞鄴侯曰使祿山有百里之地亦惜之
以遺子孫必不反嗚呼兩河藩鎮何嘗無百里之地而　兵抗
命攻城屠邑無虛日何獨不爲子孫惜也今拘儒動言三代三
代之事請得而論之矣今夫以萬世永賴之明德一再傳而有
窮氏能覆之且以殷之賢聖六七而孟子之稱武丁也曰朝諸
侯有天下則武丁以前毋乃諸侯都不朝乎若周則受命未幾
四國叛之奄叛之淮徐又叛之及徵樣期會則邦君御事又復
畏縮不前大抵山以東皆不可問矣若此者非封建之禍乎及

周公東征成王四征君臣朝夕未嘗忘兵而一再傳尋有漢濱
膠舟之禍下至夷王其受命綫百有七十餘載矣耳而已下堂
見諸侯矣東遷後雖擁虛名行天子禮樂孤注如三恪然其土
地甲兵尚不得比於三國之蜀而謂周之祚遠過於後世不封
建者吾不信也先史氏曰今人動是古非今然使其坐必席地
書必篆籀婚宦必三十四十則皆不能而至於治天下必曰井
田封建嗚呼不達甚矣雖然太宗仁明英武何以必主於封建
孫子曰太宗好名之主也好名故慕古及聞羣臣之言知其古
之不必慕也而又恥其識居於羣臣之下故爲强公茅土之說
若不得已而罷之使天下後世謂其君固居然三代以上而其
臣不足與知也而後可以終始有其名故太宗向日慕叔齊天
倫之名失公李錫光之實而其究也爲周公季友之說以蓋之
皆好名之累也

唐紀

右部一　　華容孫慈撰

高宗本紀

寢殿側則院使居之女主從此萌居則有所不忍釋者入主懷則可不慎哉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皇后長孫氏始封晉王貞觀十七年承乾廢乃立為皇太子太宗嘗命之遊觀習射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居之太宗每視朝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二十三年三月太宗有疾詔太子聽政於金液門四月從幸翠微宮五月丁卯太宗崩以羽檄發六府甲士衛太子入京師以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六月甲戌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檢疊州都督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參同三品　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太宗于昭陵　詔蕃酋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象刻名列于北司馬門內　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　十一月晉州地再震　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屬僚

高宗以後所稱同三品同中書首兩紀新澂入之然皆不能盡書新書一遵綱目崇為南宋持之說可以也又意見正書為春與之地以良可是

庚戌

永徽元年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洛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詔衡山公主俟三年服畢成婚　四月晉州地震六月復震

九月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置狼山都督于群督單山執其餘衆于是突厥盡為內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十都督二十二州於是北邊無寇三十餘年　十月褚遂良以抑買人地為御史所劾左遷同州刺史　晉州地震

辛亥

永徽二年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奭王皇后之舅也　七月西突厥賀魯殺射匱可汗自立為沙鉢羅可汗寇庭州詔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　八月以于志寧張行成為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為侍中　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皆罷之

永徽試法從容之被

壬子

永徽三年正月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是月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附賀魯梁建方等大破之于牢山擒孤注軍還御史劾奏建方兵力足以追討而逗遛不進副總管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廄上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也朕方自咎故不復出道裕耳　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謂侍臣曰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

濮王泰死比高宗翼翦人示所畏也當飯兼陵捐見示死觀憶猷武后無嫡子旦柄父荊王乙更循首吳更以忌殺吳王當間旨何心哉若金齡配享元無韻如此合猶不過十人亦甚不然

死翰冀林胡入寇望之備亦用以白戎　三月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韓瑗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九月以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　十一月濮王泰卒

永徽四年二月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流江夏王道宗宇文節執失思力于嶺表廢吳王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州罷房玄齡配享　以李勣為司空　九月以平公張行成卒以褚遂良為右僕射　十月睦州女子陳碩真反[illegible]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討平之　十一月以崔敦禮為侍中

十二月高季輔卒

甲寅

永徽五年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閏四月高宗幸萬年宮夜大雨山水漲溢入寢殿帝遽出乘高獲免衛士及麟遊居人三千餘人　六月恆州大水滹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柳奭罷以王后寵衰求罷許之也吞疑為榮州刺史　七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不言也　十月發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廓三旬而畢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言涉不順請殺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能無然亦不敢欺罔法至於小小收取物情恐陛下亦不能免上嘉納之　大搜洛中眾米斗兩錢半杭米斗十一錢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今三百八十萬　帝與武昭儀幸長孫無忌第以無忌寵姬子三人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帛十車賜之

不宜受

乙卯

永徽六年二月高麗與百濟靺鞨侵新羅帝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大破之　五月以右衛大將軍程知節討西突厥以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　七月王州司馬李義府表請立武氏為后特以為中書侍郎　八月始置貢外同正官　長安令裴行儉坐私議武氏左遷西州長史　九月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　于志寧不敢言　韓

太說蓋了

瑗因涕泣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武氏此時年三十二歲矣治亂之漸

初命百官四酋朝后于肅義門內外命婦入謁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武氏殺故后王氏

唐世衰亂之兆業也

丙辰 顯慶元年正月廢皇太子忠為梁王立武后子弘為皇太子　二月贈后父武士彠司徒周國公　夏免山東丁役　六月詔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　崔敦禮卒　七月侍御史王義方以廷劾李義府貶萊州司戶　九月括州暴風海溢　十二月程知節討西突厥不克免官

丁巳 顯慶二年正月上幸洛陽宮（武氏說天后為崇政吏進之）　遣蘇定方擊西突厥　三月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五月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初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諸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今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八月許敬宗李義府誣來濟韓瑗與褚遂良謀不軌貶瑗濟遂良愛州刺史　詔廢六天之祀合方丘神州為一祭　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　十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擒可汗賀魯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以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　詔禁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　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

高宗亦有識過其父之將

戊午 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無忌等脩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博士蕭楚材等謂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焚國恤篇由是遂闕　二月上還京師　五月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　十一月杜正倫李義府爭訟上前皆貶為刺史　以許敬宗為中書令　辛茂將為侍中　鄂公尉遲敬德卒　褚遂良卒于愛州

己未 顯慶四年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圉師參知政事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朋黨敬宗與辛茂將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

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反狀
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比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
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
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
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今上曰恨決不忍加刑于舅忌敬宗曰漢文帝漢
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
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
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
謀逆繇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于是詔追削遂
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五月以任雅相盧承慶參知政事　六月改氏族
志為姓氏錄　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長孫氏柳
氏無忌奭從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
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八月召晉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
尚書同三品　閏十月帝如東都十一月思結反蘇定方討降之
以許圉師為常侍參戎將卒

庚申
顯慶五年二月皇后以帝如并州后宴親戚故舊鄰里于行宮婦人
于內殿班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年八十以上者皆版授郡君　四月帝
還東都　作合璧宮　六月朔日食　七月故太子梁王忠廢為庶人
徙黔州　盧承慶免　遣蘇定方擊百濟降之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八月遣使按察十道　十月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
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
龍朔元年三月上與群臣及外夷宴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
定樂將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四月以任雅相蘇定方
等擊高麗蘇定方屢戰皆捷乃詔班師　六月以西域吐火羅等十六國
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
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率將兵討之

壬戌
龍朔二年二月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
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
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訓更
其名而職任如故　三月鄭仁泰擊鐵勒于天山遣契苾何力安撫之九姓
遂定　四月帝還京師　五月以許圉師為左相　七月熊津都督劉
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于熊津　八月以許敬宗同三品
十月以上官儀同三品　許圉師免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十二月鷹風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繼往絕可汗步真死十
姓無主附於吐蕃

癸亥
龍朔三年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四月下獄流嶲州子婿並流遠州

蓬萊宮於制度弘于舊移仗居之更命其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
曰大明宮 五月吐蕃入破吐谷渾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奔國
走涼州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以備吐蕃 吐谷渾自晉永嘉有國至是吐蕃滅之凡三百五十年 九
月熊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破之劉仁軌復守百濟 十月詔太子
每五日于光順門內視事小事一委決之
甲子 麟德元年正月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
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至是部落漸衆請如 法立親王為可汗
參宋初見 以統之上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更為單于都護府以殷王遙領之
八月以劉祥道竇德玄為左右相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
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
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勝事上大怒召上官儀議之儀因
言皇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
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忠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
敬宗誣奏儀伏誅與忠謀逆十二月儀下獄死忠賜死于流所
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
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
二聖 以樂彥瑋孫處約同三品
乙丑 麟德二年二月帝如東都 上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恆以為戒虛
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三月以姜恪同三品 四月孫處約樂彥瑋罷以陸敦信為右相 五月李安
風上麟德曆行之 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太山 皇后表稱封禪
皇帝祭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 詔禪
社首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 燕氏越王貞之母太宗妃積代積推燕氏在也 蘇
萊禮用前樂文武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
詔所令部祀從凡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彌滿
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馬駝
羊填咽道路時歲比豐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 壽張人張公藝
此用忍字即忍事 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
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丙寅 乾封元年正月朔祀昊天上帝於太山南明日登太山封玉牒藏之石礒
又明日降禪於社首餘皇帝故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
升壇亞獻帷帝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先是
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贈太師祭以少牢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曰
太上玄元皇帝 李晨府元將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晨府愛情半 曰元府
流寓朔七日更其後入又聞其卒我心乃安 四月車駕還京師

陸敦信罷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當十　俟期年盡廢舊錢　六月遣
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金吾衛將軍龐同善伐高麗以救男生　男生
獻城為鄉導　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竇德玄卒　皇后殺其從兄惟
良懷運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　劉祥道卒　十二月遣李勣伐
高麗

丁卯
乾封二年　正月耕籍田　有司進耒耜加以雕飾　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
如此之麗　命易之　自行乾封錢　穀帛踊貴　商賈不行　詔罷之
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品　八月朔日食
李安期罷　九月李勣拔高麗十七城

戊辰
總章元年　四月彗星見於五車　上避正殿減膳徹樂　許敬宗等請復常曰
彗見東北　高麗將滅之兆也　上曰朕之不德　謫見于天　豈可歸咎于小
夷　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　不許　星尋滅　楊弘武卒　九月李勣拔
平壤　高麗王藏降　高麗悉平　十月以方士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
十二月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
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　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　與華人參
理　以薛仁貴為安東都護　總兵二萬鎮撫之　上祀南郊告平高麗　以
李勣為亞獻　以姜恪閻立本為左右相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青三前罷
楊弘

己巳
總章二年　二月以李敬玄知選同三品　先是同三品不入銜　至是始入
銜　定明堂制度　其基八觚　其宇上圓　覆以青陽玉葉　其門牆階級窗
櫺楣柱栭桷栱　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　以眾議未決　會飢饉
竟不果立　高麗民多離叛者　四月敕徙三萬八千二百戶于江淮之
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　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六月朔日食
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　時隴右虛耗　議者多以為不宜遊幸　上聞之　召五
品以上謂曰　自古帝王莫不巡狩　故朕欲巡視遠俗　若其不可　何不面陳　而
退有後言耶　宰相以下皆不敢言　詳刑大夫來公敏曰　巡狩雖帝王常事
然高麗新平　餘寇尚多　西邊兵亦未息　隴右戶口彫弊　鑾輿所至　供億百端
外間實有竊議　但群臣不敢陳論耳　上善其言　為之罷行　九月大風　海
溢　漂永嘉安固六千餘家　十一月李勣卒　時承平既久　選人益多　司列
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　引銓注之法　又
定州縣升降　官資高下　其後遂為永制　無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選法　取
人以身言書判　計資量勞而擬官　始集而試　觀其書判　已試而銓　察其身
言　已銓而注　詢其便利　已注而唱　集眾告之　然後類以為甲　先簡僕射　乃
上門下　給事中讀　侍郎省　侍中審之　不當者駁下　既審　然後聞　主者受旨
奉行　各給以符　謂之告身　兵部武選亦然　課試之法　以騎射及翹關負米
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　謂之宏詞　試判三條　謂之拔萃　入等者得不
限而授　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　不繇吏部　委都督選擇士人　補授　凡居

徐健菴先生云李勣出身
學深勤主易
后溢心傾萌
上君子當知
州寺

官以朱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庚午 咸亨元年正月劉仁軌致仕　三月許敬宗致仕　數突厥前長子弟侍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曰皇太子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右豈可使突厥入侍軒闈又長孫無忌以親死宗廟復預祭州府以為祭獻公闕典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宗廟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殘毀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帝嘉有詔從獻公官　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六月朔日食　八月右衛大將軍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閏九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加贈后父士彠為太原王夫人為妃　十月詔官名復舊

辛未 咸亨二年正月帝幸東都　十一月朔日食

壬申 咸亨三年二月吐谷渾退吐蕃從靈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姜恪卒　四月吐蕃入貢　八月許敬宗死　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朔日食　帝如東都　以劉仁軌同三品

癸酉 咸亨四年三月詔劉仁軌等改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為不實故也　十月閻立本卒　十二月弓月疏勒來降

甲戌 上元元年正月遣劉仁軌討新羅　三月朔日食　以后兄子承嗣為周國公　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大酺　后以國家聖諱出老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由令史在為母服齊衰三年文京官八品以上益加俸祿更兆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乙亥 上元二年正月以于闐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為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闍雄為毗沙都督　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　三月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上議使天后攝政以郝處俊諫止　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密令參決章疏以分宰相之權時謂之北門學士　后殺其子婦周王妃趙氏初將軍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女為周王妃公主頗為上所禮天后惡之四月幽殺妃廢瓌削括州命公主隨之官　后殺太子弘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七月后安置杞王上金于灃州　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旁注：異不同命婦陪位也）
（旁注：揆宜覽之端之）

丙子 儀鳳元年三月以來恒薛元超同三品　四月帝還京師　六月以高智周同三品　八月敕桂廣等都督凡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后安置鄅王素節于袁州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丁丑 儀鳳二年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扶餘隆為帶方王各遣歸安集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

高麗舊城沒于新羅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郝處俊高智周罷　四月以張大安同三品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
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家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之
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戊寅
儀鳳三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劉仁軌奏請李敬玄代鎮
河北從之　五月幸九成宮山中雨雹從兵有凍死者　上初即位不忍
忍觀者可
始
觀破陣樂命撤之九月太常奏久廢懷樂乃復奏之　侍中張文瓘
卒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尋貶為衡州刺史　來恆卒
己卯
調露元年正月帝幸東都　四月以郝處俊為侍中　五月命太子監
國　六月西突厥阿史那支侵安西吏部侍郎裴行儉襲執之以歸
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長史蕭嗣業
禦之敗績遂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開門偃旗賊懼而宵遁
庚辰
永隆元年二月丁亥幸汝州溫湯因幸嵩山處士田游巖所居又幸道士
潘師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　三月裴行儉討突厥平之　四月
以裴炎崔知溫王德真同三品　七月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
八月天后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太子　帝還京師
十一月朔日食
辛巳
開耀元年正月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
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諫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　三月郝處俊
罷　七月太平公主適薛紹　以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為中書令
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　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降之
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徙太子賢于巴州
壬午
永淳元年二月立皇孫重照為太孫　四月朔日食關中飢上幸東都
聞喜憲公裴行儉卒　安西都護王方翼破西突厥平之　以郭待
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初上欲用待
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
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　五月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死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
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上既封太山欲遍封五嶽七月作奉天
宮于嵩山之南御史李善感諫不聽　上使宦者緣江徙異竹
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上手詔慰諭令棄竹江
中　零陵王明坐太子賢黨自殺于黔州　十月以劉景先同平章事
突厥餘黨骨篤祿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大破之　吐蕃寇河源
軍使婁師德連破之
癸未
弘道元年二月突厥寇定州霍王元軌擊卻之復寇嬀州　李義琰致
仕　崔知溫卒　四月綏州部落稽白鐵余作亂遣右武衛將

軍擇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徹余孫萬忠平　五月突厥寇蔚州殺刺
史李思儉又敗豐州都督崔智辯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
以為不可乃止　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十一月詔罷之上疾甚故也
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
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于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
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疋以賜鳴
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丁巳上
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于東都貞觀殿在位三十四
年年五十六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
宗范氏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政永
徽之政有貞觀之風然遵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覩群臣進戲
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舉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
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然成武氏之釁何哉初親賢從
用儉也書曰孺子其朋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謝太史曰天下之机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机之未發也彼猶
有所忌而不敢及其發而彼所以制之雖有不及于禍者此高貴鄉公之
所以見弑而賈氏陳醫之所以不終也然則高宗之不死于武氏亦幸
也已夫武氏挾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念而懼其
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宗黔驢之技止于是乎是何也君不容則夫臣之
哉殺儀則弑高宗之本也然而弑后殺妃殺太子代臣而高宗得以
沒之終三十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亦除以泄天下之惡不若
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智也嗚乎亦可哀也
哉

唐紀

石部二　　萬谷孫慈撰

中宗本紀

孫子曰唐吳兢撰國史為天后本紀次高宗下沈既濟上疏斥其非其
言曰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皆后姓氏名諱才藝
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此不刊之論也石晉劉氏既缺此
疏本傳以為史氏孫之而作紀稱何煩其氏之舊義已議矣新書歐陽
公作則天本紀而采于宗從作則天列傳所謂姓名才略崩葬日月
與其臨朝政事兩處俱詳體裁殊別豈當日二公命筆將全未商
確乎同時史館諸君亦何以皆無一言訂其誤也修史若此幾可歎矣今為
改正一遵沈氏之議

上元二年沈時廿八歲又武氏九時六十一歲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後改名哲尋復舊名高宗第七子也
母則天皇后武氏初封周王改封英王後立為皇太子高宗崩即位太后
臨朝稱制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
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甲申

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　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以韋弘敏同三品
二月帝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勳
兵宣令廢帝為廬陵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玄貞何得無
罪乃幽於別所睿帝將為豫王乃立之為皇帝妃劉氏為皇后子成平
王成器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睿宗居別殿不得有所
預政事皆決于太后　有飛騎十餘人飲于坊曲一人言曏知別無勳賞不
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
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太后御武成殿睿宗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
后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太后以王德真為侍中　劉禕之同三
品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于巴州　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閣

帝屬不當廢中宗在立當未而不得有所預

成器之為太子教是成為更人

五月太后以其兄子承嗣同三品　七月溫州大水流四千餘家
八月葬高宗于乾陵　武承嗣罷　括州大水流二千餘家　九月太
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
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
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追尊老子
母為先天太后　太后聽諫官御史風聞言事後世風聞言事始此
太后立武氏七廟追尊其五代祖為公高曾以下皆為王裴炎諫不聽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追削敬業祖考官爵
發塚斲棺復姓徐氏　太后殺侍中裴炎梟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制

奇　此未當繫之建某元年月以後為勝

李勣有知此兵當起於堂下矣

李[illegible]不能如[illegible]後將軍與敬業知而不忠是為之謀者不可謂之忠臣

為文中理并殺之　太后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用監軍御史魏元忠計攻殺之　李景諶罷

以崔詧沈君諒同平章事　韋待價罷　以韋方質同平章事

[illegible]皆大書[illegible]而[illegible]以反帝後不知始決大書以太后月分注當然目不許閣[illegible]曾引九以謀忠宗

乙酉垂拱元年　太后垂拱元年正月帝在均州　世史不稱書帝名以別于睿宗也此書中宗本紀則不必書名以別之　二月太后

以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沈君諒崔詧武承

嗣罷　太后頒垂拱格　貶騫味道為青州刺史　太后制百官及百姓

皆得自舉　五月以裴居道為內史流王德真于象州以蘇良嗣為納言

六月以韋待價同三品　七月以魏玄同同三品　太后以阿史那元慶為

興昔亡可汗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

表請閹之不報

丙戌垂拱二年　二年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睿宗睿宗知其非誠意奉表固讓太后

復臨朝　二月朔日食　三月太后自撰紫宸之文頒天下　圖己又自以

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

密者給馬供驛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

問于是四方爭告密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

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告保家嘗為徐敬

業作兵器遂伏誅　太后以胡人索元禮及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案制獄

[illegible]世兼從元索元禮等故矣

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　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待價

為左右相　韋思謙為納言　九月太后突厥斛瑟羅為繼往絕可汗

有山出于新豐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　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丁亥垂拱三年　三年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韋思謙致仕　四月太后以裴居道為納言張光

輔同平章事　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以私語賈大隱言太后宜反政也

七月太后以魏玄同為納言　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破之　冀

州雌雞化為雄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詐制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十月武承嗣誣李孝逸反流儋州死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

韋方質請御史監軍太后曰古明君命將閫外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

監軍軍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大饑

雌雞化雄[illegible]氣運　孝逸向為武氏鷹犬宜其見也　御史監軍[illegible]帝子孫不如武氏之逞矣

戊子垂拱四年　四年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

士周悰請為七室減唐太廟為五室　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崇先廟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乃止　太宗高宗

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未決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毀乾元

殿以其地為之以僧懷義為之使　四月太后殺郝處俊之孫太子舍人郝象賢

五月武承嗣偽刻洛水石使人獻之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

洛受圖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

神都　加尊號聖母神皇　六月朔日食　八月琅邪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

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以騫味道王本立同平章事

太后拜洛受圖 睿宗及太子成器皆從 內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叙
立 瑞禽奇獸雜寶列于壇前 文物鹵簿之盛 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
成 作天堂 太后詔發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 以正字
陳子昂之言而罷

己丑 太后永昌元年 正月帝在房州 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為初獻
睿宗為亞獻 太子成器為終獻 周國先王亦與饗焉 禮畢御明堂大赦 頒
九條以訓百官 太后尊周忠孝王為太皇 妣為太后 墓曰昊陵順陵 朗州

湖雞化雄再見

雌雞化為雄 四月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 張光輔為內史 宗室鄱陽公
諲謀迎帝事洩 為太后所殺 因殺汝南王煒等十二人 天官侍郎
鄧玄挺 七月太后徙紀王慎于巴州 道卒 太后以僧懷義討突厥不見
敵 刻石紀功而還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 除名流繡州 八月太后
以徐敬業之弟敬真誣引張楚金劉齊從等 流元萬頃魏元忠等
于嶺南 周興誣魏玄同謀奉嗣君 閏九月太后殺玄同及黑齒常之等
十餘人 十月太后殺嗣鄭王璥等六人 流嗣滕王脩琦等六人于嶺南
以范履冰邢文偉同平章事 太后太穆文德二后宜配地祇 忠孝太后從
配 十一月太后始用周正 改是月為正月 十二月為臘月 唐正月為一月 太后

自憶紀年用周正 因分注而以從 夏正正也亦 取其便也

自名曌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 至是行之 曌即照字也 改
詔曰制 秦客后從姊子也 周興請除唐宗室屬籍 從之 十二
月太后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鄂國公

庚寅 太后天授元年 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以武承嗣為左相 武攸寧為納言 邢文偉
為內史 王本立罷 流韋方質于儋州 尋殺之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
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三月裴居道卒 四月太后殺秋官尚書范履冰 七
月太后流舒王元名于和州 殺其子豫章王亶 太后擢告密人侯思
正王弘義為侍御史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 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 當代
唐為閻浮提主 制頒天下 太后殺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八月太后
殺納言裴居道 尚書左丞張行廉 太后殺南安王穎等十二人 又殺
太子賢二子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 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太后改

以發皇書武 氏以著其實 命之罪春皇 室人決不可以 太后名之也

國號曰周 稱皇帝 以睿宗為皇嗣 改姓武氏 以皇太子為皇孫 立武氏七
廟 考妣皆稱帝后 立武承嗣為魏王 三思為梁王 士彠兄孫攸暨等十餘
人皆為郡王 西突厥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略盡 十月繼往絕可汗
收餘眾七萬人入居內地 周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
十一月武氏之尊號于萬象神宮 旗幟尚赤 改置社稷 納武氏神主
于太廟 以唐太廟為享德廟 冬至祀明堂 以武氏祖配上帝

辛卯 周天授二年 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右丞周興流嶺南 為讐
家所殺 周追復李君羨官爵 四月朔日食 七月周徙關內戶數十萬
實洛陽 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勖 周改封唐太子賢三子姓武

氏及睿宗諸子皆幽之宮中　九月周平章事傅游藝有罪自殺　周以
武攸寧為納言　狄仁傑為平章事　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
人王慶之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為太子　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爭
之坐誅　慶之亦杖殺　周殺庶右將軍李安靜
壬辰　周如意元年　正月帝在房州　初武氏遣使存撫四方　是引見其所舉人無
問賢愚悉皆試官　後世試官從此始　時人為之語曰　補闕連車載　拾遺
平斗量　攉推侍御史　盌脫校書郎　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　糊心存撫使
眯目聖神皇　御史劾之　武氏咲曰　但使卿輩不濫　何恤人言　武氏雖濫以
祿位收人心　然不稱其職者尋亦黜之　或加刑誅　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
下　政繇己出　明察善斷　故英賢亦競為之用　周置神都外城　周來俊
臣誣平章事任知古　狄仁傑　中丞魏元忠等七人謀反事　白皆貶為縣令
五月周禁天下屠殺采捕　時江淮旱饑　民不得採魚蝦　餓死者甚衆　拾
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　補闕杜肅懷一餤　上表告之　明日武氏對仗謂
德曰　聞卿生男甚喜　德拜謝　武氏曰　朕禁屠宰　吉凶不預　卿自今召客亦須
擇人　出肅表示之　肅大慚　舉朝欲唾其面　七月周李昭德密言左相承
嗣權太重　罷之　以昭德同平章事　承嗣譖之　不聽　武氏習猫使與鸚
此猫蓋畏蕭淑妃而更
鵡共處　出示百官　傳觀未遍　猫饑　搏鸚鵡食之　武氏甚慚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　先誅唐宗貴戚數百人　次及大臣數百家
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　每除一官　宮婢竊相謂曰　鬼朴又來矣　不旬月輒
遭掩捕族誅　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　時武氏亦厭告密之煩　命善思按問　引
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　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乃相與構陷善思　坐流驩州
武氏知其枉　尋召之　周補闕朱敬則　侍御史周矩請緩刑用仁　制獄自是
稍衰　武氏春秋雖高　善自塗澤　雖左右不見其衰　九月赦以
塗澤可羞
齒落更生　大赦改元　更以九月為社　周以并州為北都　周遣王孝傑擊吐蕃
武氏是年六十九歲
復取四鎮　十一月周享萬象神宮　以魏王承嗣為亞獻　梁王三思為終獻　武
不以睿宗與獻矣
氏自制神宮樂　周廢皇嗣妃劉氏竇德妃竇氏　周制宰相撰時
自是史官一受成於宰相其可謂史乎
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　從姚璹之請也
癸巳　周長壽二年　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尚方監裴匪躬等坐私
謁皇嗣腰斬　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　有告皇嗣異謀者　命來俊臣鞫其左
右　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即引佩刀自剖其胸　五臟皆出　武
氏命擧入宮　使醫納五臟　以桑皮線縫之　傅以藥　經宿而蘇　武氏親臨視之
嘆曰　吾有子不能自明　使汝至此　即命停推　周從舉人習老子　更習其所造
臣軌　三月周侍御史侯思止伏誅　周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按嶺南流人
三百餘人　制以為侍御史　更遣使按諸道　殺數千人　國俊等
尋亦貶死　五月棣州河溢　沉二千餘家　九月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甲午 周延載元年 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代北十八將軍討默啜未行突厥退而止 五月武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武氏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紀周功德黜唐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朔日食 周貶來俊臣為同州參軍流王弘義于瓊州弘義矯以詔敕誅 周貶內史李昭德南賓尉 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 懷義焚明堂武氏諱之更命懷義督造尋殺之

乙未 周天冊萬歲元年 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朔日食 四月天樞成 九月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十一月周武氏封嵩山禪少室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丙申 周萬歲通天元年 正月帝在房州 遣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 周新明堂成號曰通天宮 五月營州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 周遣兵擊之大敗 九月周免天下罪人家奴使武攸宜將之伐契丹 突厥攻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以皆遣使請和 十月契丹陷冀州 周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 周思徐有功用法平起為殿中侍御史 十一月周殺冀州刺史劉思禮遂及其所引天官侍郎李元素孫元亨等三十六家 來俊臣復起用 周以私人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丁酉 周神功元年 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 周遣使冊突厥默啜為遷善可汗默啜求六州降戶數千帳給之并給穀種農器默啜繇是益強 四月周鑄九鼎成 命宰相諸王帥南北衙兵十餘萬自玄武門曳入 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六月武三思咸閣中務如之家來俊臣誣殺監察御史李昭德是日俊臣伏誅 契丹為突厥所襲軍潰降于周 周以武承嗣三思同三品 九月武后謂侍臣曰頃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 今二人死不復有反者 然則前死者不有冤耶 姚元崇對曰比坐反死者率興等羅織 陛下使近臣問之 近臣亦不自保何敢搖撼 今賴天啓聖心 興等伏誅 臣以百口為陛下保 自今內外臣無復反者矣

召魏元忠為肅政中丞時多為其訟冤故也 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 周聖曆元年 三月帝還東都 初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 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定天下傳之子孫 大帝以二子託陛下 今乃欲移之他族 無乃非天意乎 且姑侄之與母子孰親 立子則千萬世廟食 立侄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 武氏曰此朕家事 卿勿預知 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 何者不為陛下家事 臣備位宰相 豈得有所不預知乎 因勸召還廬陵王 武氏意稍悟 他日又謂仁傑曰 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 對曰武者陛下之姓 兩翼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 則兩翼皆振矣 武氏繇

家事二字尚祖述李勣之言

是無武氏嗣矣思之忠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
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
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主廬陵王以慰人心豈獨免禍亦可
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乘間屢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記言廬陵王有
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諸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八月突厥默啜寇
媯檀等州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以武攸寧同三品 九月突厥陷趙州周
刺史高叡死之 皇嗣固請遜位于帝武氏許之復以帝為皇太
子改姓武 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
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數數盈五萬將太子不行命狄仁傑知元帥事
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
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
慰人心從之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十月周以武懿宗武攸歸
閑都下也矣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周閻知微自突厥還伏誅擢田歸
道為夏官侍郎 十一月周封皇嗣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
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薛稷員半千以參之半千不
樂於此去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周宗楚客以贓貶播州司馬
周武氏生東宮入宗百官皆賀
己亥 周聖曆二年 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武氏如嵩山遊緱氏謁升仙太子廟武氏不豫遣

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伏俎上請代武氏命
許人大路
武氏厚賞之 吐蕃娑弓仁以七千帳降周 武氏春秋高慮
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
誓于明堂銘之鐵券 周制州縣長吏非奉敕毋擅立碑 八
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周納言婁師德卒 周以武三
思為內史 十月帝與相王諸子始出閤自天授二年幽至今
也 十一月吉頊以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貶安遠尉 十二
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 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庚子 周久視元年 正月帝在東宮 五月朔日食 六月周改控鶴監為奉宸
府以張易之為令 周遣將軍李楷固擊契丹餘黨平之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大破吐蕃于洪源 武氏欲造大像使天
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力諫而罷 周司空梁文
惠公狄仁傑卒武氏信重仁傑恒謂之國老而不名所薦張柬
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於成反正之功 十月周復
以建寅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 十二月周復開
屠禁用鳳閣舍人崔融言也
辛丑 周大足元年 又改長安 正月帝在東宮 武氏以成州言佛迹見改元大足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率百官入賀 六月周以李迥秀同

平章事　八月武邑人蘇安恒上疏請禅位東宮武氏召見賜
食慰諭而遣之　周殺邵王重潤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以
竊議張易之兄弟也　十月周武氏如京師　天官侍郎崔玄
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悪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玄暐
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
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置和戎城
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吐蕃突厥不復至城下
武發之始
壬寅 周長安二年　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挙　五月蘇安恒復上疏請内
禅突厥寇塩夏遂寇并州　周遣薛季昶張仁愿禦之　八月
帝及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張昌宗為王武氏制不許賜爵
鄴國公　敕自今有告揚州及豫博餘黨一無所問内外官司
無得為理　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吐蕃遣使
後北則大星十三年日食
求和　十月吐蕃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戦破之　十一月周
命御史蘇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雪免者甚衆　十二月周擢
張嘉貞監察御史
癸卯 周長安三年　正月帝在東宮　三月朔日食　閏四月改文昌臺為中臺　六月
突厥遣其臣莫賀干来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三品
已避来朔日食可見
九月朔日食　既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説于嶺南始安據及周以

裴懐古為桂州都督巣撫諭之嶺外悉定　周遣使以六條察州縣　十月
武氏如東都
甲辰 周長安四年　正月帝在東宮　周以阿史那懐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周作興泰
宮于萬安山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三月武氏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
李嶠唐休璟請出臺閣寺監分典大州　于是韋嗣立楊再思等二
十人各以本官検校刺史　四月周復税僧尼作大像李嶠張廷珪
諫而止　周以崔玄暐同平章事姚元崇為春官尚書　七月周以楊再
思為内史　張昌宗坐几事昌期等贓色官武氏赦之　九月周以
姚元之（即元崇時突厥叱利元崇叛武氏命姚元崇以字行）安撫靈武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司
堪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
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以岑羲為天官員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慽其伯父長倩為累武氏曰
苟有才此何為累遂是諸縁坐者始得薦用　武氏寝疾宰相不得見
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暐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薬宮禁
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
為天子秘文 安陽與天子 相術士之言 因已驗矣
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
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韋承慶及崔神慶宋璟鞫之神慶奏
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懐以弘泰為妖

妄何下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
乃敕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
使桓彥範李邕崔玄暐復奏以昌宗事為言武氏命法司議罪玄
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宗璟復奏昌宗謀反大逆無容首免
武氏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義激于心雖死不
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
敕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璟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武氏
特敕赦之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
璟謝璟拒不見

宋璟以武氏嬖其事亦非其人之於中書嘉歎大非其時可發之矣

乙巳 神龍元年 正月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東之[illegible]
暉桓彥範袁恕己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illegible]將軍
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
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泛江至
中流語及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
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
之又用彥範暉及李湛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
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

此事與明代奪門功相類李文達之事不可不熟思也

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
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暐彥範乃與將軍薛
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
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
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
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既
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
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崔玄暐曰卿朕所自
擢亦在此耶對曰此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等斬之
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橋南收其黨留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
甲辰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
丙午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
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皇族
復屬籍叙官爵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丁未遷太后
于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以張東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
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
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
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 流韋同宮相當承慶房融

崔神慶流欽州　以楊再思同三品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父玄貞為上洛王拾遺賈虛己諫不聽　上在房
陵與后同幽閉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
遽如是帝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
及是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之在高宗
時桓彥範上表極諫不聽　上雅之謀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
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
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
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須早圖之不從上
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皆從入掖庭辯慧能文
明習吏事則天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拜為婕妤三思通焉婉
兒薦三思于帝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
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
通武氏之勢復振柬之勸上誅諸武不聽請抑損諸武祿位又不
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
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
知復奈何上遂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三品　譙王重福上庶子也常
后惡之貶為均州刺史使州司防守之　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

婕妤為二官儀女而從于武[illegible]
[illegible]

品　三月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資蔭　制酷吏周興等已死者禁
錮存者流嶺南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以安車徵武攸緒于嵩山除
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四月以方士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靜能
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諫不聽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
懷遠唐休璟崔玄暐同三品　張柬之為中書令　五月遷則天廟主于
西京仍避其諱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
目湜反以暉等謀告三思與鄭愔為三思謀三思常日夜譖
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于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上以為
然賜敬暉等爵為王罷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
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以宋璟為黃
門侍郎　上官婕妤勸帝后襲則天故事表請士庶為出母三年
百姓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
十二人為公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
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
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尚書省事至是欽望專拜
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　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七

敬暉等受王爵何心

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張柬之出為襄州刺史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
九月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如太原王泰進封酆王　韋巨源罷以
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十一月群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上御
洛城南樓觀潑寒胡戲　太后崩于上陽宮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
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六十五
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丙午
神龍二年正月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制太平安樂
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
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
雖不從亦不譴責　武三思惡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在京師出為諸
州刺史尋復左遷遠郡　二月以韋巨源同三品詔與皇后敘宗族
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
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
退之　韋安石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　三月宋之問告駙馬
都尉王同皎謀殺武三思韋后遂斬同皎之問及弟之遜并除京
官　大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幾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
外官者又將千人　四月李懷遠致仕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
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殺之　黃門侍郎宋璟大理卿李思貞皆以直諫
貶州刺史　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　六月鄭愔訴敬暉桓彥範張
柬之袁恕己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皆貶遠州司馬　七月立衛王
重俊為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宮屬無賢從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
子姚珽屢諫不聽　以李嶠為中書令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
榜于天津橋南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
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大理丞李朝隱奏暉未經推鞫不可遽誅
乃長流暉等于嶺外崔湜說三思矯制誅之乃使周利用攝侍御
史使嶺外時柬之玄暐已死縛彥範曳于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
後杖殺得暉臠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逼之飲野葛數升不死不
勝痛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御史中丞　十月車駕還
西京　十一月方士鄭普思謀作亂帝庇之流儋州　十二月突厥默
啜寇鳴沙靈武總管沙吒忠義敗績

丁未
景龍元年二月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因名酆王廟曰褒
德陵曰榮先　六月朔日食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
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
公主常凌侮太子或呼為奴駙馬武崇訓又教公主請廢太子立
己為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七月太子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
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

多祚才足為
亦樂矣然則
為伐王戮叛
則為衆武穆
而懷東之逆
之言不可為五
其評可

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后安樂
公主上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
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之曰汝皆宿衛士何為從多祚反苟
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于是千騎斬多祚等餘黨皆潰千里攻
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
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宮為不尽近衣和雅丞
寧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睡　八月帝后并加尊號　安樂公
主及宗楚客使冉祖雍誣奏相王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
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諫乃止相王亦寬厚恭謹安
恬好讓故免于難　宗楚客等譖元忠與太子通謀貶元忠務
川尉道卒　九月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僧慧範盜贓四十餘萬上庇之止削其階爵　以楊再思為中書
令韋巨源紀處訥為侍中　較習藝館內教蘇瓌安恒
十二月朔日食　遣使諭江淮贖生

戊申
景龍二年二月宮中言皇后衣笥內有五色雲起上命圖以示
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同大赦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
歌二十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太宗
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皇帝

宗以後為正統
紀天后與天後
大合元獨述神
昧作者表正一
統之意

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常盂后妃
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帝喜樂竭之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
樂府宗楚客之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為九十八代帝天基
擢延禧諫議大夫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四月
置脩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
善為文者李嶠等嗣立李適之岑羲劉子元沈之問武平一
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為之凡天子饗會遊豫惟宰相及學
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惡夏宴蒲萄園
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
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
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當時人所
欽慕然皆狎猥佻媚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相上儒學忠讜之
士莫得進矣　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　安樂長寧公主皇后妹郕
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
巫第五英兒皆依勢用事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
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　十一月突
厥犯塞遣將軍牛師獎討之敗沒　安樂公主再適其夫之
弟武延秀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微武攸緒入朝　　呂王公近臣入閤守歲以皇后老乳母妻竇
從一
（己酉）景龍三年正月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
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
樂　監察御史崔琬建劾宗楚客紀處訥潛通外夷受其貨賂
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
（琬如何首和　亦妹可吠）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
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
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
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
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以后兄溫及鄭愔同
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命各效伎藝為樂張錫舞談容娘宗
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杜元琰誦婆
羅門咒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
于是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使侍臣各為迴
波辭衆皆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
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
曰此諫官也　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
居者逸勿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
不敢言之　五月御史靳恒李尚隱劾崔湜鄭愔掌選私下遷
（時尚有人尚有人道）愔獄流嶺遠州　楊再思卒　七月突厥娑葛遣使請降賜名守
忠　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
九月以蘇瓌為僕射同三品　十一月祀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以
宰相女為齋娘助執籩豆齋娘有僻者皆遷官　上盧欽迎京
以唐休璟同三品　關中飢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實京
（武以是茶下 默田第以戰星 下索東春戲 十年為天子）師牛死什八九群臣請車駕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
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
（庚戌）景龍四年（七月以後睿宗景雲元年）正月丙寅夜帝與后微行觀燈于市里縱宮
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上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及拔河
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絚踣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
笑　四月幸芳林園命公卿馬上摘櫻桃　初武后時長安城
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
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結綵為樓
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　定州人郎岌許州參軍燕欽融上
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帝怏怏不說韋后及其黨始
憂懼　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以私侍韋后恐事泄安

樂公主欲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令謀置毒餅餤中六月壬午
帝遇毒崩于神龍殿年五十五

唐紀

后部三　　華汝琮愨撰

武氏列傳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士彠之女也幼時母抱以見袁天綱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年十四太宗召為才人母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既見帝賜號武媚見帝崩與嬪御皆為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聞之陰令長髮內之後宮以間妃寵才人巧慧多權數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后并州祁人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殷勤與相結由是后及妃動靜必知之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昭儀潛扼殺之上覆陰為歡言發衾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帝由是有廢立之意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爭之帝為猶豫而李義府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始下詔廢后進昭

王氏君便是亡國之兆

儀為后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朕
昔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嫱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嘆
遂以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于
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妾等若念疇昔
使得再見日月乞甚上曰朕即有處置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
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后初聞宣
勅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
猾乃至于此願它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繇是宮中
不畜猫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時帝於動為所制不勝其忿與宦者王伏勝西臺侍郎上官儀
議廢之未果儀等反為后所殺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每視朝
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唯其所命帝晚益病風不支
天下事一付后后始少懲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
生三女長適賀蘭越石次后次適郭孝慎士彠卒元慶元爽及
士彠兄子惟良懷運遇楊及后禮薄后銜之后既立楊氏號代
國夫人元慶等皆列朝廷后乃上疏請出元慶等為遠州刺史
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坐事死家屬投嶺外越
石早卒其妻賜號韓國夫人韓國及其女皆得幸于上其女賜

奇性

號魏國夫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至京師獻食后寘毒醢中
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于惟良懷運誅之乃取韓國子賀蘭
敏之為士彠後賜姓武襲爵敏之韶秀自喜烝于榮國榮國卒
后出珍幣建佛廬邀福敏之悉乾沒之思衛少卿楊思儉女選
為太子妃敏之逼而私之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
悉逼亂之后大怒暴其惡流雷州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
奉士彠後宗屬悉原自上元二年后殺其子太子弘永隆元年
后復廢其子太子賢卒亦殺之及帝崩臨朝稱制又廢中宗為
廬陵王立睿宗徙囚之惟諸武擅命于是柳州司馬李敬業等
舉兵匡復不克而敗已遂殺中書令裴炎大將軍程務挺召群
臣廷讓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為託今為
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
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善將善戰有若程務挺
乎今朕皆能戮之公等如才過于彼可容為之不然謹以事朕
無貽天下笑群臣頓首不敢仰視曰唯陛下命乃冶銅為匭一
室四隅署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政
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
及軍機秘計者投之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

羅四方豪傑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
廢誅不少縱又畏天下謀己特寵告密故上變者徧天下戶婢
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欲私于皇嗣皇嗣拒之乃譖皇嗣妃劉氏
德妃竇氏為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既退同時殺之瘞于
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
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新豐有山因
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赦人俞文俊上言女主處陽位山變為
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詔作明堂以僧薛懷義為使督作明
見薛懷義傳
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
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
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
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堂成以懷義爵梁國
公懷義鄠人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
嬖之薦之后后召與私悅之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
拜白馬寺主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紹父事
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
者輒撾其首流血去之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剃其
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至為執
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
勗于途令從者毆之幾死默啜犯塞拜懷義朔方道總管提十
八將軍兵擊之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皆為之長史司馬昭德嘗
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毆之已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
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遣雍人唐同泰獻之曰
獲之洛水后號為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于是汜人又上瑞石
太后乃郊上帝謝貺于是瑯琊王沖越王貞舉兵起后殺唐宗
室子孫殆盡永昌元年改服色作曌西埊⊙圀〇𢘑凮凰
載十有二文自名曰曌拜懷義右衛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
群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
成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革命然畏
人心不服乃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慊若
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侯王將相危不自保御史傅游藝率關
內父老請革命因改國號周自稱神聖皇帝立武氏七廟于神
都尊文王為文皇帝號始祖妣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為康
皇帝號睿祖妣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以下皆為帝后罷唐廟
為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盡王諸武叔并州
文水縣為武興縣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又自號金輪聖神皇

帝著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每大朝會則陳之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璹為督作使乃大聚銅鐵合治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群臣蕃酋名氏其上初太后為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作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間所費以億萬計府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已作無遮會于明堂鑿地為坑深五丈結綵為宮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

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殺像于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命更造之仍以懷義充使時有老胡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又河內有老尼與嵩山人韋什方等

集韻同粢

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來事飡一麻一米夜則聚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什方自云吳赤烏年生能合長年藥太后遣根驛于嶺南採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宮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僧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于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太后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為帝配為后封壇南有大槲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未幾新明堂成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

火珠群龍捧之號曰通天宮隨鑄九州鼎豫州鼎高丈八尺受
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于其上
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歛天下農食作大儀鍾不克自懷

張易之昌宗附見

義死張昌宗以太平公主薦得入昌宗定州義豐人左僕射行
成族子也昌宗既得幸因薦其兄易之兄弟皆宿出入禁中傅
朱粉衣紈綺服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易之司衛少卿
賜第甚盛贈其父希瑊襄州刺史母臧氏封太夫人尚宮
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為臧氏私夫二張興不日貴震天
下諸武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鞭宗之間呈為
之捧溺器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聖曆二年置控鶴府有監
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以易之為之已後改為奉宸府以
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二張耽博嘲謔又命二張與
李嶠等修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
晉後身太后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以美之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
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無恥臣職諫諍不
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端
神龍元年太后寢疾宰相張柬之等挾中宗以兵入誅易之昌

宗于院左桓彥範進請傳位太后迺臥不復語中宗于是復即
位是歲后崩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謚曰則天大聖皇后祔乾
陵

八十八通鑑 舊唐書八十六 新唐書列傳 卷八十一

中宗庶人韋氏京兆萬年人
事詳中宗紀及後傳睿宗玄宗紀中

高宗三太子列傳 許王素節 澤王上金附

燕王忠高宗始為太子時後宮劉氏所生始生時太宗臨宮詔
宮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為樂酒酣起舞以屬群臣在位皆舞蹈
賜有差 貞觀二十年始王陳永徽初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
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己后然之請于帝又與褚遂良韓
瑗長孫無忌于志寧等繼請遂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
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東海王彊故
事于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後徙房州刺史忠廢懼不聊生至
衣婦人衣備刺客數有妖夢嘗自占事露廢為庶人囚黔州承
乾故宅麟德初宦者王伏勝發武后除事敬宗乃誣忠及上官
儀與伏勝謀反賜死年二十二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
龍初追封燕王

此宗弘文覺之端

孝敬皇帝弘則天后之子也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
氏于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所不忍聞願讀

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凶悖之迹
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
加元服乃集許敬宗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即文思殿摘采古
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奏之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詔五日
一赴光順門決事時有勅征遼衛士逃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
逃者身斬妻子籍沒弘上表以為如此其數至多或遇病不及
隊伍怖懼而逃或因樵採為賊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庭
為所傷殺軍法嚴重同隊恐并罪即擧以為逃軍旅之中不
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關移所屬妻子沒官情實可哀伏願免
其配沒帝從之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飢弘視廩下衛食有
榆皮蓬實者惻然命家令等給米義陽宣成二公主以掖蕭淑
妃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之驚惻建請出降武后怒即以當
上衛士配之繇是失愛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常語侍
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騁志弘奏請數拂旨上
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詔謚為
謚帝謂以它
配天之道運
為尊號謚號
孝敬皇帝中宗時祔太廟號義宗開元時建廟東都罷義宗號
章懷太子賢亦則天所生容止端重少為帝愛甫數歲讀書一
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

帝語李勣稱其夙敏封雍王累太子亡賢為皇太子俄詔監
國賢于處決尤明審朝廷稱焉帝手敕褒賜之已詔集諸儒張
大安劉訥言等注後漢書書奏帝為優賜時方士明崇儼以左
道為武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崇儼言英王類太宗而相王貴
賢聞惡之宮人或傳賢乃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益疑而后撰
少陽政範孝子傳賜賢數以書讓之愈不安調露中崇儼為盜
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詔薛元超裴炎高智周雜
治之獲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帝素愛賢薄其罪后不可遂廢
為庶人焚甲天津橋既太安普州刺史流納言於振州坐徙者
十餘人開耀元年徙督巴州武后得政詔丘神勣檢衛賢第迫
令自殺年三十四后擧哀顯福門同以為神勣罪黜疊州刺史
尋復召神勣為金吾大將軍睿宗立追贈太子之謚
許王素節高宗子蕭淑妃所生方齔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
齊聃帝愛之妃死更王郇出為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無入
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參軍張柬之以聞武后滋不悅
坐贓降王鄱陽潤之袁州儀鳳中遷三州刺史與澤王上金同
追還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顧哭哉至
龍門驛被縊年四十三澤王上金亦高宗子後宮楊氏所生徙

下杞闍許王元而自經
孫子曰已已下而不能庇其太子凡庶十六人此古今所僅見者
嗚乎悲矣豈惟是哉中宗睿宗既為天子而兄弟不保者數四
矣合而觀之高宗八子惟原悼王孝卒而早世耳其死於才人
之手者五其僅存者二

長孫無忌褚遂良來濟韓瑗列傳 許敬宗李義府附

長孫無忌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
兵渡河進謁長春宮從秦王征討有功爵上黨縣公建成秦王
天病帳府花啟房玄齡與無忌偕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

自此以後不見
無忌自覺解
之功

無忌曰太王以季為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
何議哉對曰何使從井中出得為季乎鑿龍門下得為仁乎大
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玄齡杜
如晦定計討平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不附僚遷吏部尚書以
功第一封齊國公進右僕射突厥頡利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
討之帝以問大臣蕭瑀以擒攻咲對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
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以弱見不能來我又何求焉猶按
甲待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
示無忌曰朕與卿洞然無疑使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間

知是

意有不通又召群臣謂之曰朕子幼無忌于我有大功視之猶
子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盈滿后又力為之請遂解僕射
授開府儀同三司頃從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
因高士廉口陳帝曰朕任官必以才若常緣后兄愛昵至以子
女玉帛足矣以其才兼文武朕故相之公等勉不日累帝又思
所與共艱難顧無忌以兄作威福賦以諷且記其功帝欲功臣
於世襲刺史無忌等言不願之開上表固辭以三代封建蓋緣
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
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
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
之禍良可哀愍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于上且言臣披荊棘
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
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欲強公以茅
土邪乃詔停之從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皆有差久之進
位司徒圖畫功臣於凌煙閣以無忌為首太子承乾廢帝欲立
晉王以無忌之言而決遂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
品帝之立吳王恪無忌爭止之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
帝引手撫無忌無忌哭帝戲墨不得有所言其日與遂良入受

已和高宗心猶辨叹矣

猶不定定遂将便顧已不快

招頤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昔家之有
項崩於翠微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社稷宗廟屬殿下
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從請還宮太子即位進無忌太尉檢校中
書令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
車賜之又幸其第官其寵姬子三人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
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抑帝復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
必欲立昭儀無忌已數諫帝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詳之遂
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己銜之敬宗
揣后指誣奏無忌謀反與侍中辛茂將鞠按傅致反狀帝信之
下詔以揚州都督一品俸安置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沖
等於嶺外後數月又詔司空勣宗茂將等覆按又獄敬宗令大理
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常即黔州暴訊無忌逼縊卒初無忌與
遂良忠心奉國帝亦賓禮老臣○俟己以德以故示微之初綱紀
設張○比兩人離朝之也○自兩人去○政歸武氏○幾至亡國矣○上元
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忌自作贊據凌煙中里是
許還葬從父於昭陵史臧竊官其孫助將作令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父亮以文學有聲秦府開太宗封
爵舉得之累遷散騎常侍遂良亦自薛舉通事舍人歸秦授參

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
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
購王羲之故帖○莫識眞僞遂良一見輒辨之○十五年帝將有事
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
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
禮優柔者數年臣願加詳慮帝將詔罷封禪遂諫議大夫兼
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
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
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書劉洎曰使遂
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
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
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寵秩如嫡群臣未
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曰禮義為急
帝以不切先頤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非率奉惟太子諸王
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
及支子尚五十人心尚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
為我求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狎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
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未幾太子承乾廢遂良與長孫無忌等

定策立晉王為太子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數人
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
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

一段觀見良著

其源不使得開耳帝咨美之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諫無行猶

可見遂一向

萬一不勝也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忿者勝負不可必也帝然可之會

然將公相交

李勣贊其計帝遂決意東征上為秦王時每征伐遂良父亮常
在軍中預秘謀及征遼以遂良從詔亮曰疇昔師旅卿未嘗不
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依言及此我勞如
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將加食亮頓首謝矣
雖走遼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
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
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論諍不可帝志取而
域賴其言不用及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
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
絕不令往東宮遂良上疏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況
君王世子乎且朋友不可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
滯愛或出懲前作太子聞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聽德帝
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

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誠心
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毋憂天下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
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召拜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訪之遂
良遂良極諫語詳本紀中武后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
二年徙桂州未幾斥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
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
居之臣引義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
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
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陛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
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

已懷慕戀達
至于此而未罵
可見遂良為人益
又見史凡事

陛下哀憐帝昏懦牽于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咸通元
年詔訪其後綫長歸葬陽翟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為隋大將宇文化及之難闔門死之
濟幼得免入學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
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
盡天年則善帝納之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為
之永徽二年累遷為中書令帝將以武氏為后濟上書極諫初

乃

武氏欲寵帝將號宸妃濟與瑗陵執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
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建言濟等而前庭爭此事之極難豈非
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示濟等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
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養人之道濟曰君之養人在省征
役今山東役丁歲别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願量
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帝從其言後坐褚遂良黨貶台州刺史
此公決戰算計
之所構處當係
於小人之手矣
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當死
幸蒙宥全以迄今日當以身報國遂赴敵而死年五十三給靈
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相與
言志濟與處俊智周皆曰願宰天下處約曰願爲通事舍人後
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
爲通事舍人從容主公請云濟異姓恒上元中爲黄門侍郎同
三品史本號將而恒濟以學術相次知政事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律令終刑部尚書
潁州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
永徽三年累遷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王后之廢瑗泣諫不
納明日從諫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之貶潭州也瑗上疏爲遂
良訟冤上下悲瑗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

紊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憂憤自表歸
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
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無
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
視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
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天宮
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謂之鳳鳴朝陽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隋禮部侍郎善心爲宇文化及
所殺敬宗去依李密爲記室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
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文德皇后崩群臣衰服率更令歐陽
詢貌醜異敬宗侮笑之坐貶洪州司馬久之補給事中復修史從
天子知親何
貴于小人之
見者
征高麗草詔馬前詞甚麗大見獎異　高宗即位爲禮部尚
書以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得金寶爲有司所劾貶鄭州刺
史未幾召復舊職高宗之立武氏也敬宗實多左右之拜侍中進
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
秦居咸陽郊渭水故五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爲城
城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乃召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
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敬宗陰結武后逐韓瑗來濟褚遂良

秋長孫無忌上官儀聯遂重是事之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
空李勣每朔日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
濮陽帝問竇德玄曰濮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自後躍馬
而前曰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
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代居之為夏伯
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
顓頊所居故曰帝丘帝稱善敬宗退自陳田大臣不可無學
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
對以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德玄之不強不亦
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譔信而詳及敬宗復改專出己
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遇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
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
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
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
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龐孝泰率兵從
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其要戰賊然自負
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
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

田舍翁

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
虞子昂烝之敬宗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
致仕仍朝朔望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
于荒徼嫁少女于蠻貊案謚法名與實爽 請謚曰繆其孫彥
伯訴思古嘗有怨請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
萬錢謚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不
改有詔集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以謚法既過能改
曰恭請謚為恭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不復下筆凡大典
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後又納婢譖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既與思古
有郄欲邀擊諸塗思古曰吾為先子報仇耳彥伯慚而止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貞觀中對策中第累遷太子舍人與來濟
俱以文名稱來李高宗立累遷弘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
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于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
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宰相議未
有以發之君能建東土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即代德儉直宿
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
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

皆潛布腹心與后謀弃骨鯁大臣操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
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微忤意者皆中傷之時
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
郎同三品爵為侯洛州女子淳于氏色美繫大理獄義府屬大
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以狀聞上命
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恐事泄逼正義自縊下獄中侍御史
王義方廷劾之帝陰德義府貰不問為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
書令河南郡公諸子孩抱者並立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毋妻
及子婿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仲
倫每以先進自處義府恃恩不為之下繇是與義府訟于上前
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貶正倫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明年
復以義府為吏部尚書同三品已拜右相仍典選事義府恃中
宮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綜無次怨言沸騰帝嘗從容戒義府
曰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掩覆卿宜戒之義府
勃然變色頸頰俱漲曰誰告陛下帝曰但公言如是何必就我
索其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帝繇是不悅望氣者
杜元紀謂義府所居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
之聚斂尤急居母喪朔望給哭假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

塚候望氣色或告義府覘望災眚有異謀又遣其子右司議
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右金吾
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
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監焉事皆有實詔除名流巂州津流振州
諸子及婿並流庭州朝野莫不相賀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
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
乃安方義府盛時改葬其祖父三原高陵等七縣悉課丁車載
土築墳晝夜不息高陵令張敬業恭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義府
嘗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
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
之義府復相使人誣構崇德罪下獄自殺義府多取人奴婢及
敗各散歸其家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
義府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石晉劉氏曰許高陽在武德時已為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
位不過曹郎而馬周劉洎起徒步六七年間皆至卿相考其行
實則高陽文學宏與周洎然以道之然而太宗任遇懸殊良以
才隱而行薄故也及儲嗣居肩將嬰長秋而阿附封報寵竊權
黜人之先陰一至於斯雖有其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

謂猩猩能言鄙哉

唐紀

石部四　　華容涂懋撰

張行成于志寧郝處俊上官儀劉祥道帀弘微列傳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以隋資補穀熟尉高祖調吏部侍郎張說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說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之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厚賜之由是有大政事命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群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行成退而上疏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較功爭能帝嘉納之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累震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人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卒于尚書省舍年六十九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于周為大師燕國公大業末志寧謝冠氏縣長弃官歸高祖入關率群從迎謁長春宮詔授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從事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是時議立七廟群臣諸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志寧獨建議道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陳古今異將慕虛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俄疾啓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固請終喪帝遣岑文本敦譬乃就職時太子所為益不法志寧屢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張思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儼然苫塊中竟不忍殺太子敗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為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中封燕國公監脩國史永徽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俄遷大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資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贍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廢長孫無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無忌坐免官出為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謚曰定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媒是不能有所薦達士議少之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隋末以峽州歸國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貞觀中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副李勣討高麗師入賊境未陣賊遽至衆軍危駭處俊方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糒不顧答簡精兵擊卻之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進同三品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凡曰朕皆從卒未央宮辟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卻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為敘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此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侍奉將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皆史臣應載者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角勝為樂處俊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朋黨使之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訕誚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帝矍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

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為舉哀光順門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屍掘其祖父墳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為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為沙門服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學士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宴私未嘗不預高宗即位進西臺侍郎同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房翰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豈雍州判司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綺錯婉媚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與帝秘謀廢武后及為后所誣下獄死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婉兒沒掖庭中宗時為昭容于是儀庭芝皆贈官以禮改葬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人與蕭瑀等撰定律令歷中書吏部二侍郎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綜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于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注擬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累遷至顯慶中校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弊闕上疏以內外文武官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符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而今入流歲千四百又傳選六七千人又復年別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計請有條革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蠹乃詔與祥道參議而純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議遂格遷司刑太常伯多振寃滯定鞫李義府獄流之嶲州朝野莫不稱慶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相憂畏數稱老病乃辭坐與上官儀善罷為司禮太常伯致仕卒年七十一謚曰宣子齊賢襲爵歸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甚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使齊賢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耶卿安得以此待之永淳元年進同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為侍中辯炎不反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為酷吏所陷自經死沒其家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與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

閣達乘作書
堂人敕策顯翔
也亦在耳其更
帳於以直以譜
介中以高宗爲
義作次已書

侍郎兄八人前後歷吏部員外郎中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貞觀時爲左千牛胄曹參軍使突厥冊拜同娥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襟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爲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累遷至高宗時爲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犯法於苑中弘機杖之然後奏聞帝以爲能賜絹勵之因曰後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遷司農卿太子弘薨詔李沖寂治陵陵成而令壹隘不容於是將吏爲之從者過期不遂衆怒夜燒營去帝詔弘機改作如期而辦人不告勞帝嘗言兩都朕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于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望眺良久嘆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宮者劉仁軌謂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謻廊亘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讓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職也衆人紀道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爲武后所寵[illegible][illegible]驕弘機囚狀遂毀中宮驟策斷秦皇明爲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彌補書遂歎遂于達后恨之於漢中帝幸東都忠召拄宮乡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爲后所而止然檢校司農少卿事

裴行儉劉仁軌唐璿張仁愿裴懷古列傳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白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謚曰忠行儉貞觀中舉明經調會參軍蘇定方一見奇之盡授以用兵之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大理袁公瑜擿語昭儀母出爲西州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既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儀鳳末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往年吐蕃入寇事敗全劉審禮失律死元干戈未息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部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經業頁延積賦險重莫導昔進將士賊之行儉止書教令日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

風止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者莫識其處衆以爲神至西州
揚言天將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
儉徐約四鎮酋長子弟萬人陽爲田獵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
支帳十餘里先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率子
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襲遮匐遮匐亦降悉俘之以歸遣
波斯王自還其國帝召勞宴謂其文武兼備宜授二職即拜禮
部尚書右衛大將軍未幾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反立阿史那
泥熟匐爲可汗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詔行儉討之先是嗣業
饋糧數爲虜鈔士卒以餒死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兩每車伏
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
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去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
士自車中躍出擊之從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運糧者
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徙營
就崇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擾不聽從徙之是夜風雨暴
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
我命不必問我所由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奉職就擒泥熟匐爲
其所殺持首來降將永隆元年也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自立
爲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復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

裴炎比一念

間令伏念溫傅浸相疑貳因以兵迫之伏念遂執溫傅詣降突
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侍中裴炎害其功建
言伏念爲四乾所逼窘而降耳卒斬伏念及溫傅于市行儉
之功不錄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無復來者
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突厥車薄反復詔討之未行卒年六十
四謚曰獻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帝珍秘之
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
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著營陣部伍料
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
儉通陰陽歷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
劇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
王之才行儉曰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炯頗沈默
可至令長餘保終幸死而勃溺水死炯終盈川令照鄰惡疾
赴水死賓王死於兵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
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嘗賜馬及珍鞍令史
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
獲瓌寶不貲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遍出示坐者有碼碯
盤廣二尺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

伽那延色不少各帝賜都支資裝金器三千馳馬捻是行俠秋
給親故治兆下數日瓢羅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汎亂不能安業每動
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消陳倉尉貞觀中勝
殺部人折衝都尉魯寧上聞之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
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
侍側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
貰仁軌更擢為櫟陽丞會上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穫
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二三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交濟矣
上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刺青州
顯慶五年伐逐義府欲作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
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劉仁願守之又以王文度為熊
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僧道琛迎故王子扶
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
發新羅兵為援仁軌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群醜頒
大唐正朔于海表仁軌將兵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克道琛等
乃釋仁願之圍而去舒新羅糧盡引還福信殺道琛并其衆其
扶餘豐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會詔定方伐高麗圍平壤

不克而還因敕仁願等西歸仁軌以為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
更與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乃行便宜表然濟熙灘帥衆破之拔
其數城衆請益兵會扶餘豐與福信相忌襲殺福信遣使至高
麗倭乞師而詔遣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軍師大振于是
仁師仁願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
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扶餘豐奔高麗子忠勝等率衆與倭
人降首帥沙吒相如黑齒常之亦各帥衆降獨任存城未下仁
軌使相如常之各將其衆取任存仍以糧仗給之仁師曰此屬
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感其激立效
之時不用疑也二人訖拔其城百濟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
仁軌鎮守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課耕桑賑貧老
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脩屯田訓士卒以圖
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知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
能如此仁願曰否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
先使貞觀永徽中士戰沒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
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
發兵壯而富者行賂得免貧者雖老弱被發即行仁軌具論其
弊請加慰賚以勸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

為熊津都督將遣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之兵敕仁軌俱還
仁軌曰舊兵當今取穫解甲遣還衆將番戍未可歸之仁願
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苟利于國專擅可也乃上表陳
便宜自請留鎮從之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
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右相總章元年遣通李勣討高麗年
之以疾聽致仕咸亨三年復召為同三品俄改國史上元元年
遣討新羅率兵絕瓠蘆河攻大與七重城破之封樂城郡公儀
拜左僕射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復出與洮河帝幸東都太子監
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番輔之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
晉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薨仁軌專知留守
上疏辭疾因陳呂氏禄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璽書
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仁軌雖貴顯
不自矜揖接舊故如布衣時御史袁異式嘗承李義府旨便
引洪史拜入引憲異式嘗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
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擢異式為司元大夫少府監裴
匪躬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
厚矣恐後代謂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臨終又為上造飾
毀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適視四壁有敵天子不御熱芸為上遽步去然官縣州獻
至宰相多致擊擊降吏下歡心又與洮河屢請多為中書舍李
敬玄所抑乃表敬玄自代敬玄非將帥才竟喪其衆中來獲往
追謚曰文獻周將戴至德右僕射胄之子也乾封中累遷西臺
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十數年又子綻為宰相高宗嘗為飛白書
賜至德曰洪源渫井枝已遷右僕射將仁軌為左人有所訴
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予奪實有冤結者
密為奏辨時譽皆歸仁軌既仁軌為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
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
僕射乃不解事僕射也歸我牒至德笑還之人稱其長物或以
問至德答曰威福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深重之儀鳳
四年卒謚曰恭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弱冠中明經高第歷雪州戶
曹參軍會突厥請異契丹叛伏念破之于獨護山超拜豐州司
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
休璟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土宜耕牧自秦漢以來皆郡縣之
隋季不能堅守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
以完固今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

之高宗從其言更拜中丞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
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
陳方略請復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
也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吐蕃大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入洪源谷
休璟登高望之見賊旗幟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
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子弟騎鎧精不習
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築京觀而還
吐蕃來請和飲宴使者屢視休璟后問之對曰洪源之戰是將
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后嗟異累擢至夏官尚書同三品后嘗
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等十不當一會契
丹入寇從出督幽營等州將將行密言於太子曰易之兄弟侍
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中宗復位召同三品封宋國公
致仕未幾復起本職景雲初以將進出擒突厥延和元年卒年
八十六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綿亘萬里
山川要害皆能記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婿數千
斂贍其族又出財大為營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之推張仁
愿議築受降城休璟獨為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邊患先是朔
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于是賀婁尚宮方用事休璟乃為子
娶其養女故復起宰相其當國亦無它跡益云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嫌名避之武后時累遷
侍御史郭弘霸稱后乃彌勒佛身又與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
嗣為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神龍中為洛州長史
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囚以安先是竇歆頤嘗為長史
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竇後張數京兆三王及朔方軍
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躡
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時默啜悉兵西
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
應以絕其南寇之路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
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
祠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
各四百餘里拓地三百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
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復寇掠歲省費億計減
鎮兵數萬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
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
之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累
遷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

武后兵禍更 蕃時築城地 宜令日四河斷 得

還帝為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開元二年卒後人思之為立祠受
降城出師凱多爲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
仁愿云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頻遷監察御史姚巂道蠻
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逆
定南方閻知微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南面可汗
因欲官懷古不受因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悴突騎譟聚
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
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始安獠
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填之未敢則稱
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懷古純又嶺上飛書示
[illegible]
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通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
赴之左右曰　獠無信不可忍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
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諸洞酋長素持兩端
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
懷愛神龍中歷幽州都督左威衛大將軍卒于官時稱其馭
一信臨財廉為國名將云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

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往圖之富貴還鄉葬
未晚也仁貴乃往應募會郎將劉君卬為賊所圍仁貴馳救之
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繇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將
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乃著白
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
帝望見遣使馳問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授游擊將
軍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
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夜大
雨山水衝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
門桄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
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言泥熟
部素不事賀魯為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破賀魯部得泥熟
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
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帝納之泥熟請隨軍效死顯慶三年
破高麗於貴端城明年復破其大將溫沙多門于橫山俄與辛
文陵破契丹于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武衛將軍詔副
鄭仁泰征鐵勒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
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

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恐後為患並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擒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仁貴亦取所部為妻多納賕遺為有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往慰納之弟男建率國人拒不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為賊襲仁貴連戰大破之救南蘇木底蒼巖三城捉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不聽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封平陽郡公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率阿史那道真郭待封討之至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輜重置柵于大非嶺吾屬卒輕銳倍道而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大破之進屯烏海待封先與仁貴並列不肯受其節度將輜重徐進遇吐蕃大敗棄輜重走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乾擊之唐兵大敗仁貴嘆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為鷄林道總管後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勞之拜瓜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永淳二年卒年七十子訥字慎言起家藍田令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對同明殿具言突厥憑陵以廬陵為辭今雖還東宮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服后深然其言俄遷幽州都督改并州長史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之諸將不如約而敗詔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大酋坌達延乞力徐等寇臨洮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擊之大破其衆追北至洮水殺鹵數萬禽其酋將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復訥封平陽郡公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謚曰昭定

上度[illegible]待封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隋末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年十五數先登陷陣邕卒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自是賊不入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為折衝從李靖襲頡利于磧口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駭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求擢中

新書以此
為前事
之誤

再遷左衛中郎將從程名振討高麗破之從程知節征賀魯賀
魯率二萬騎來拒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馳擊
賊眾大潰斬獲甚眾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矯制收軍不
許深入定方知其詐諷知節囚文度將天子命不從至恒篤城
有群胡歸附文度殺之分其貲獨定方不受高宗知之召知節
等還坐下吏擢定方大總管從征賀魯出金山北擊戰三十里
斬首數萬級明日攻其後進五弩失畢悉眾降賀魯獨與數百
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追北至石國擒賀魯以還蹤
是分西突厥為濛池崑陵二都護府所之州縣極西海矣策功
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時顯慶二年也會思結闕俟斤都
曼師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討之軍至葉葉
水選精卒萬人騎三千襲之一晝夜馳三百里都曼驚戰大敗
退保其城進攻之都曼窮計遂降思結以西遂定從命率師討
百濟大破百濟之眾于熊津口水陸齊進直趨其都賊大破之
百濟王義慈降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執其王俘獻闕下未幾
從命討高麗破其眾于浿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
還拜涼州安集大使為吐谷渾之援以備吐蕃乾封二年卒年
七十六謚曰莊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太宗時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
弟為皇后乃遷瀚海都護司馬其友趙持滿為許敬宗等所誣
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高宗嘉之不
罪裴行儉討遮匐奏為副兼安西都護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
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未發徙
方翼庭州刺史杜懷寶代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我濟切阿史
那車薄圍弓月城方翼大破之三姓咽麪衆十萬拒合方翼次
熱海進戰矢著臂以佩刀截之左右莫知所部雜　謀執方翼
為內應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
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千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
裨將襲車薄咽麪入破之禽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徵入
議邊事上見其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
瘡嘆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拍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
廢田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賴之既而
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叛詔方翼與程務挺討平之封太原郡公
阿史那元珍入塞始進擊時虜兵完健方翼斷六枝盡兜文
物勝群合賊焉忽見眾駭遂敗瘞大將之周降冬乾含詞二部
武后時王后屬無存者方翼自視功多翼不出而后內欲因罪

除之又務挺被殺即并坐方翼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贈方翼吉書與超叔姪孫名子珣晙瑨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唐紀

石部五　　畫家陳懋撰

裴炎陳良嗣太叔則王琳王又善薄瓌列傳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補弘文生休沐日讀書不廢有司欲薦之辭不舉服勤十年舉明經及第累官至調露二年同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輔護是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令中宗欲肯炎白太后廢之更立豫王為皇帝于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祖先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亦已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懼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之豫王雖為帝未嘗有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而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起兵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御史崔詧言炎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元臣有功于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辯之后

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密贊曰若炎反臣等亦反矣后
曰朕知炎反卿等不反遂斬于都亭驛分捉勃將以勸害遂誅
以免炎因密相下獄安有令理年下斬斷籍其家無儋石之儲
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者阿史那伏念等
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始冤且使國家失信遠人以為陰禍云睿
宗立贈太尉謚曰忠從子伷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炎死坐流
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見盛氣待之伷先曰陛下為李氏婦（此段舊書所無蓋采于裴傳之別傳者）
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
于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宜
早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起不可復救
矣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伷先杖至十二死數至九
十八從藩更二等舉與婚保逃流所歲餘逃歸為吏獲捕流北
庭貴居於略五年致數十萬娶降胡女為妻妻有黃金駿馬牛
羊推于邊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詗候朝廷事十
常得其八九時補闕李秦授為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氏（通鑑載事在于萬國俊然所謂李秦授）
獲姓劉流人子孫及臣犯流者數萬族社稷憂也后以為然夜
擢秦授考功員外郎分遣使者賜墨詔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伷
先前知以橐它載金帛賓客奔突厥為邊者所獲繫獄令武

后覺流人已殊更遣使者安撫十道曰前使々恣妄有罪而不
曉朕意擅誅殺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伷先得
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伷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
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京兆
尹以京師官冗發罷纖縣員外久試官遷工部尚書卒年八十
六宋子京曰罪予炎之始于發之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
盜朝毀冠冕而責其攜人死固宜哉

蘇良嗣諫議大夫世長之子也高宗時累官洞州長史帝遣
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恣至荊良嗣囚之上
書切諫以為遠致異物煩擾道路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
弄威福虧損皇明言甚切直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
嗣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未幾中徙雍州刺史時關
中飢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下車數發擿三日必禽鄉神
明遷洪初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尚方監裴匪躬案苑
將鬻果蔬以收其利良嗣曰公儀休相魯猶拔葵去織婦
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秩滿召還東都遷文昌左相遇
薛懷義于朝懷義踞慢不為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
武后聞之戒曰阿師第從北門出入南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載初元年遷左相加特進乃如故事與常才謂素不平方讜坐
如元凱張人
甚爲傷惋可
見仁者宜平
休
事誅引還之后辨其非良嗣律謝不既與變遷第卒年八十五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縣僞累下遷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
色然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將州有河東寺本蔫繁爲凡河
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蓋易之甯世恨其少學
云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代以孝義旌自周及唐皆有
旌表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恤人急雖未嘗貴
報武亨中召見段恒水對人之除石涌闕又武后當今敬則上
書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
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
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
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
故開告端以集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將之妙策
乃當今之芻狗也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所宜望羅織之
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
正諫大夫兼修國史后數召入禁中訪大將進同平章事張易
之誣魏元忠張說狀鞠之無敢言者敬則抗疏申之曰元忠素稱
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天下失望元忠等乃得不死未
幾以老疾還政事改成均祭酒易之事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
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
引敬則同諱不與世謀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
冉祖雍誣其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已改廬州代還無淮南
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
弟居四十年所庭無異言性政每以用人爲先知務不省也嶺
表賓歎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寬服其威惠相率
修舊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薛職初二張權寵
盛敬則無所附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與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
騎力耳暉卒用其策睿宗嗣位劉幽求言朱敬則忠正義烈性
爲宗楚客等所擠謫宗判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
悉心事之又嘗代千紀臣送兄也起難皆敬則啓之于是追贈
秘書監謚曰元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
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
世黎使趙承恩表其異又卒郭山惲請牛千魏知古共謚爲孝
友先生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徒徙咸陽方慶起家越王府參
軍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境內清恐治廣節第一累遷鸞臺侍

郎同平章事神功初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内史王及善
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
忌月時以為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
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后嘗就
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紙太宗求之先臣
悉上進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
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
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
群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閥號寶藏集從以賜方慶士人
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監脩國史中宗復為皇太子拜左庶
子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作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
子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文今東宮
門殿名多嫌觸請一切改之以協經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謚曰貞
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
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秘府圖畫皆異
本
宋子京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滑州司士參軍武
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
之子甫敢相近以此含啓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
悟君于善又建言不作太子名以動群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
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父君愕高祖入關時同王袞來歸從太宗
征遼死于陣贈邢國公及善襲父爵皇太子弘立擢為左奉裕
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
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擢賜之除右千牛衛將軍神
功元年累官至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之及善曰俊臣
國之元惡不去之必搖動朝廷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
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群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難奪
有大臣之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屢以為言后
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及善即移病月餘后不復問嘆曰
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備不許改文昌左相同
三品卒年八十二謚曰貞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歷
揚州長史揚據都會多珍怪前長史輒取萬瓌去官時衆目
樸視了無長物徙同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
人畏搜括即流入他部迭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

後之涉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亡戶逃無所隱神龍初入
為尚書右丞瓌明曉法律多識臺閣故事律令格式皆所刪正
累遷拜侍中留守西京將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聚黨
于岐隴間謀作亂瓌捕繫普思窮治之普思妻以左道得幸帝
后有詔勿治瓌廷爭之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
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
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
謂是乎魏元忠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
普思于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三品進封許國公
帝南郊祝欽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以為非
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
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
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
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宗楚客謂曰
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
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
帝代歐睿宗即位進左僕射卒年七十二謚曰文貞

李敬業駱賓王列傳

此須卽從對之辭得來

李敬業英公勣子震之子也少從勣征伐有勇名襲爵為眉州
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弟敬猷唐之奇杜求仁駱
賓王皆失職怨望家揚州因中宗之廢人心憤怨遂謀起兵先
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又令韋超告州長史陳敬
之反璋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稱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
酋即開府庫釋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從廬嗣聖元年自
稱匡復上將以前盩厔尉魏思溫為軍師擬求得貌類太子賢
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逃匿此今其衆兵移檄州縣疏武氏
罪惡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孝逸
將兵三十萬往擊之敬業問計于思溫對曰明公以匡復為辭
宜帥大衆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
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霸基然後
北向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皆蒸蒸為報以
待我師不乘此勢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誰不
解體敬業不聽自引兵渡江攻下潤州聞孝逸至狼狽還江都
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與唐之奇等
乘小舸將入海追兵及皆捕斬之孝逸淮安王神通之子封
梁郡公以平敬業進封吳國公為承嗣所忌流儋州死敬業之

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將奔突厥為吏所獲多引海內知識云有
異圖冀以免死詞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皆被誅
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
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又令使馳騎赦之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
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敬真所引就州
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人憐其無辜遠近奔赴
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裴行
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
事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敬業起兵署賓王為府
屬賓王為傳檄天下斥武氏罪其辭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
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
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
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
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
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
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
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
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
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
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
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
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
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
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
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
家之天下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文多散失則天重其文遣使求
之有兗州人郗雲卿集成十卷盛行于世（舊書謂賓王誅死）
高宗時群蠻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卒
迎之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
敬業一無所問他事以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
二佐使往觀之衆不駭愕賊方持兵觀望見已舟中無人且

無忌代吏閑害隱藏歎息且入其書內告曰國家以汝等為貪
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急歸田里後去者為賊唯召其帥責以
不悛之意各皆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矣公聞之壯其膽略
曰吾不解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駱宋考功之問以事累貶
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
鷲嶺鬱岧嶢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
點長明燈坐大禪床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也
之問答曰弟子業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
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
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
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將
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
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
卒賓王亦落髮遍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
匡復為名人多護脫之 古今詩話

駱宋多選宋之問詩二公豈不相識看此話可以定疑

越王貞列傳 霍王元軌等附

越王貞太宗子母曰燕妃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武后初為
豫州刺史中宗廢居房陵貞與其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及
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
之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潤州刺史江都王緒等密
有匡復之志譔陽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
冬恐成痼疾垂拱四年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
因此盡收唐宗室誅之譔乃詐為帝璽書付告諸王令各起兵
沖募兵五千起博州先擊武水縣令馬玄素將兵千百人入武
水閉門拒守沖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卻眾懼而散沖還
走博州為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貞聞起於豫州攻上蔡
破之而沖已敗貞稍徇屬縣得士五千列五營以裴守德等分
將之然自謀無闕志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
士皆佩辟兵符九月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
為節度守德等拒戰而潰貞遂與守德俱自殺初諸王往來相
約結未定而沖先發唯貞以狼應之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
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長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
諸王先帝之子不舍生取義急起赴之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為
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又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御史蘇珦按
之無驗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
使此獄不必卿也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

補遺風俗視為之里之子也

採動之柄

逼黄公譔江都王緒常樂公主于東都迫使自殺貞起凡二十
日敗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惡之未幾及禍元嘉元軌靈夔
魯高祖子常樂公主高祖女也元軌始王吳多材藝高祖愛之
太宗嘗謂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惟吳
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誰比
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其所曾不能過帝繇是遇
益厚詔納徵女為妃嘗從獵遇群鹿帝使射之箭不虛發帝為
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之天下未定得若豈不
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蔬食
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盡不食十年徙王霍歷絳徐定三州刺
史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
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玄平答曰無長問者
不諭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調
露元年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突厥疑不敢入夜
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驗支黨元軌以寇迫且強人心危
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高宗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
失定州吏王文傑皆與賊戰敗二千賊欲更以自蔽文得全二
子元縣柳不為方元軌頗知之遣使下洛上其事詔贈賊貲敵

大夫姓凡其執闕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甚重
之有大事恆密驛咨還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
泣棘故事參隆嘆曰是非吾等之所逮遇固今督封禪令諸賀
嘗取麁卷曰汝當正吾失又謝吾以利耶不納進司徒出為襄
青二州刺史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薨

唐紀

石部六　　　　華容孫慈撰

李昭德吉頊列傳

二人既死相繼而召昭德下朝廷忠于善可取也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為侍御史以孝聞遷至盧蓬命表異其閣官至司刑太常伯昭德擢明經累官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疑且父子將相尚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瞿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因杖慶之殺於衆散是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始遂安眠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獻白石赤文者昭德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叱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耶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剗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貰之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嫉供昭德每斥其姦因不道狀率陷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衆指目魯王參軍丘愔上疏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擅專權顯示于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惟陛下一裁抑之極雖又果敢剛狂嘗百餘數千言忠其君悉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銜昌憲之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衆歎冤不冤昭德而快俊臣建中三年贈司空

奇險是吉頊曾東劉傅作者

朝奇之變事後語在此中不具述

吉頊洛州河南人擧進士及第調明堂尉對吏習為苟州刺史出默嘗死頊性兇武承嗣退其二女弟入嗣為表昭託死近頊寵為監察州刺史劉忠樓誅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誣因引近臣高閣生父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姓天下冤之擢中丞來俊臣下獄當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遊苑中因開言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于是後斬俊臣突厥陷趙定趙相州刺史頊辭以不能后曰賊方走瀛卿出頭召初太原溫彬陵死高宗時封一首書持表曰頊率以武懿宗拱獻之乃拱初要上其書言后兼命事又突厥至趙矣武后知賊且退頊至募士無應者詔以皇太子為元帥募日數千頊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耶卿可為群臣道之頊歸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頊隨張易之寄為控鶴內供奉頊之謝敬故后倚為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平章事為刺史時武懿宗封趙丹退保相州棄事功較

中頸嗤嗤擲口懿未短小微傷項机然宗驚色變厲后不悅曰
項在朕前猶果踏武況異時邪可倚耶他日項奏事方援引古
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
御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
匕首鞭之不勝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
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耶項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
貶琰州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辭闕庭願陳一言后聞之項曰
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
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
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后
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項再從始興尉客江都卒
睿宗初贈御史大夫

婁師德狄仁傑列傳

婁師德字宗正鄭州原武人第進士累官上元初為監察御史
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于洮河因使吐蕃
其首領論贊婆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
虜皆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舉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
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知營田事與吐蕃戰

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為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軍
數百萬無轉餽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
侍郎同平章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于洮州敗績後復召
入同平章事已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聖曆三年突
厥入寇詔作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諡曰貞師德
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
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
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
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
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仁傑數擠
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
也又問知人乎對曰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
知人矣仁傑大慚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
逮遠矣師德總邊要為將相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
吏殘擊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
者稱婁郝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
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

戰偶傍吏語聊舉明經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
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
基請代行仁基嘉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
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儀鳳中稍遷大理丞歲中斷滯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將軍權
善才中郎將范懷義坐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仁傑奏
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
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
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
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
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上怒解遂免之後擢仁傑為侍御史
司農卿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
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恣朝廷畏之仁傑劾奏其
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
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為忠貞之戒本立竟抵罪由是朝廷肅然
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垂拱二年
入拜冬官侍郎出為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所焚
毀千七百餘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

丞出刺豫州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密奏彼皆
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后特
原之皆流豐州諸流豐州者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
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初宰相張光
輔討越王軍中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
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總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上方
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
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
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

不能知譖者 不願知譖者 可謂忠厚長者

過臣之幸也譖者臣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會為來俊臣所構捕
送制獄時一問即承者同得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
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從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
平章事楊執柔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
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仁傑乃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
曰天時方熱請授家去其綿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以問俊
臣俊臣乃詐為仁傑作謝死表上之后乃召見仁傑謂曰卿承
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示其表曰非臣也后知其詐

彭澤何事請 兩不行令

同朴、問、被、延、耆、任、知古、魏元忠等七族免死武承嗣請必誅之

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下契丹陷冀州河
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入城繕守備

賊未至而守
者賊至必不
能守其轉以
之令注而然

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
契丹聞亦引去百姓大悅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
帶后自製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徵召同平章事時發兵戍
疏勒四鎮百姓愁苦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
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之
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
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王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
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
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從衆相聚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非
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誠推亡固存之義無遠
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遠之故事也竊謂宜立斛瑟羅
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
上使外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
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張昌宗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
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不敢
對仁傑獨以為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

聞此已笑謂
為歷義何必
得東之常施
上然從見公
之功耶

何也于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
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后
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
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請泣涕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
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
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
德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
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
北道行軍元帥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人而去時民多脅從于
賊賊退懼誅逃匿仁傑上疏願曲赦河北詔可河北遂安還除
內史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
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敗唐兵後降有
司請族之仁傑稱其驍勇絕倫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
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
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
助之仁傑力諫繇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謚曰文惠太
后信重仁傑群臣莫之比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
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不止太后命太

子迺能其軼而攀之鑿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恒止
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又免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
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太
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沈
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
薦柬之未用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
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
人卒致中興之功或謂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
為國非為私也初后召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其子光
嗣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卿足繼祁奚矣幼子景
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至元
和中田弘正領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 廢殘大高太伯匡貢事凡矣
單吾事代曰梁公始昔義危段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黃帝老
子之旨周歷含汙與世委蛇對主撫柔當朝縱博非但全忠亦
以完軀其事儒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又以為不知人
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于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
合后雖快忌而不知反正之機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
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余之何記史者性々添足於
間欲以為梁公歸之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斷之際
尚有可為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為之時待夫有學術如梁公
者徒使人扼腕嘆息恨不能起之于九泉耳
唐語林曰仁傑有盧氏姨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為致酒食
飯其子自外獵歸以一兔肩供仁傑曰姨老矣而仁傑幸居
相位姨何不及其在而使之仕姨曰吾惟一子不欲其事女
主仁傑慚而退 或以為仁傑老賓帥
漢神秘記曰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雷擊之樹裂從令雷
為所夾鳴吼不可近仁傑時為都督率賓從往觀衆皆披靡
仁傑東騎逕進迫而問之乃云樹有毒龍所躡令我逐之彥
務不堪為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命鋸匠破樹雷
乃得出其後吉凶必先報命
集異記曰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入關經華州闤
闠北有巨碑大書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有富室兒年可十
四五臥碑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箸或觸
之酸痛刺骨于是兩眼為贅所繚目睛翻白痛楚危急頃刻
將絕公就視惻然久之乃于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
氣已達病處乎病者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

亦如初曾無疾痛其父母泣拜丞以千縑奉為公壽曰吾衣肩
命卿救之耳不顧而去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
賜之伏裘公時入奏事則天命與昌宗雙陸因謂之曰卿二
人賭何物公對曰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曰卿以何物為
對公指所衣紫絁袍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公起
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對奏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
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
赧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就褫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
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王義方員半千王求禮蘇安恒俞文俊列傳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於道若自言
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
名去繇是知名義方爲自負不肯造請資勢太宗使宰相聽其
論于是尚書郎獨孤憬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憬確論義方
引經百家異同任出其上左右爲憬不平既罷會補晉王府參
軍直弘文館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
[illegible]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坐善張亮貶儋州吉安
丞累擢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甫旬餘會李義府縱大
理囚婦淳于逼其丞畢正義縊死默赦白其姦義方欲劾奏之
知必得罪乃問計于母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女
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言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
云自殺亦繇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繇上
出漸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
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
讀彈文數義府之罪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户參軍歲
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卒隱居不出年五十五義
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
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illegible]恨太直後卒
以疾悪不容于時既死門人何彥先員半千爲制師服三年喪畢
而去

可見魏徵有斷非于直者

小史稱義方彈義府既有云昔事馬周以此見隨後定劉洎
劉袖承恩生其猖異逆陪通遲

得姓奇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
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半千始
名餘慶生而孤擬童子房參齡異之對語高帝已能縣尚老子

徐召奇

長事王義方義方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也
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願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擇所長
有一居先臣將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
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刺史大怒囚半千
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之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
尉尚可罪耶釋之既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
陣何謂耶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
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綸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
雨得天之時天陣也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地陣也
卒乘輕利將帥和睦得人之和人陣也捨是則何以戰帝曰

武后兩表奇人

善既對策擢高第授[?][?]武功尉獻不制求為左衛胄曹參軍
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耶境外事不
足行宜留待制擢累弘文館學士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
古無有而受任者皆浮狹少年浮麗之行上下遷水部郎中歷
棣豪勳三州刺史半千不願任吏所至教化大行睿宗詔拜太
子諭德累封平原公致仕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
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桃山逍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
四即葬焉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求禮上
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
璧臺瑤室無以加也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武懿宗
禦之懦撓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奏請誅脅從者求禮
建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
之心懿宗擁強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
茫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
赦其人嘗是時契丹陷幽州饋餉不足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
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廷詰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
待貪官九品之俸使宰相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對曰如
姚璹為識大體者耶事遂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蘇味道以
為瑞率群臣入賀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
乎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
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
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從賀求禮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
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愀然然竟以剛正數語於
時神龍中終衛王府參軍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

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
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
不禪位東宮使臨寢極於何異陛下之身哉又諸武皆得封王
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請黜諸武為
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藩屏王家
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當今天子年德
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宗廟哉今
天意人事還歸李氏陛下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
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及魏元忠
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元忠下獄里巷恟
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
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獘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
不安更生他變疏奏易之等大怒將遣刺客殺之賴桓彥範等悉
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益於高好奇太子之誅三
思也安恒自言代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死獄中睿宗時贈諫
議大夫
俞文俊江陵人垂拱二年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
改新豐為慶山縣文俊走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并人氣
不和而疾疢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反易
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
代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武承嗣武三思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列傳

武承嗣武后異母兄元爽之子也自嶺外召還擢尚輦奉御襲
周國公俄以太常卿同三品未幾罷政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
平章事代蘇良嗣為文昌左相鳳閣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
且善歌舞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
吏殺之戮其家初后擅政承嗣自謂傳位及己即諷后革命去
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追贈元慶
元爽及后從父士讓士逸兄子承業皆為王而承嗣為魏王元
慶子三思為梁王同時諸武王者又十七人承嗣實封千戶監
修國史縱諭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為皇太
子后問宰相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
嘉福等而長倩輔元先坐誅然承嗣亦卒以不得立為太子鞅
鞅憤死長倩文本從子也輔元汴州浚儀人
武三思武后異母兄元慶之子也當武后時累進春官尚書監

修國史爵為王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三品三思性傾諛善迎諧主意后頗信任數幸其第三思痛巫卿為懷義御馬偽書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之后春秋高欲宮中三思即建議營三陽宮于嵩山興泰宮于萬安山請太后歲飾行已與二張因危侍為其子崇訓尚主時三思方補攸中宗居東宮欲寵耀之乃令其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封崇國公三思進位司空同三品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暉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又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作去皆悉還詔群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天帝封泰山則天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疑其事遂更名五號曰乾封合宮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祈壁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從崇恩廟昊順一陵皆置令丞其叢衛悟上聖戰順帝為制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凡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德也恐襲當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以朋為勝帝與皇后觀崇訓與駙

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貲人苦之三思既私韋后內忌節愍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殺三思崇訓斬之先是三思姦亂竊國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柬相驅煽王同皎周璟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遜李俊所白皆坐死因逐殺五王而崔湜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利貞俊之遜與姚紹之號三思五狗而趙履溫鄭愔為樸萑日用事依附之尤為權橫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之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誠亦見作其權如此既死帝為舉哀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斲棺暴屍夷其墓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帝遷房陵時所生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兒姝秀敏辯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豔動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請為皇太女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忠山東木強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尚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資售官主言第以佛廬皆憲寫宮省而工緻過之嘗請昆明池為私沼帝不可主乃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詔令之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治累石肖華山隥彴橫邪回淵九折以石瀵水又為寶

瑾瑤怪獸神禽間以瑰貝珊瑚不可涯計崇訓死主素與崇訓
弟延秀亂卽嫁之是日假后車輅帝與后御安福門臨觀詔雍
州長史竇懷貞為禮會使弘文學士為儐相王陳卓翌日大會
群臣太極殿主被翠服出謁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
地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為帝壽賜群臣帛數十萬及
進階爵同賜民酺三日歸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旁徹民廬怨
聲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假萬騎仗內音樂送主還第天子親幸
宴近臣崇訓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鎬國公將主與長寧定安
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
爲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
知放奴則得罪于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及臨淄
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
追貶為悖逆庶人越璆溫韜事主嘗使挽以項挽車庶人死
韜率衆入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之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
取肉去

隋唐佳話曰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
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
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

文人之禍極
千九

武延秀母以蕃方人沒奚官以姝惠獨承嗣坐延秀更厥然啜
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將軍閻知微齎金帛往德以送之
及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耶我
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之乃拘
延秀返媯檀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桓國公從兄
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道突厥語做其姬舞姿度閑冶
主愛悅會從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尚焉帝后從與之私試延秀
益自肆工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擊心武家庶幾再興
且讖曰黑衣神孫披天裳神孫非公尚誰故因勸服皁衣蔽褻
帝后敗尚與主居禁中聞斬蕭后門者武屬之延秀誅從者略
蓋獨戴德子平一以文章顯與從紹掌建丞滿攻免

突厥
系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
以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侯共中勸武后革命進為內
史而弟晉卿與羽林兵兄弟並坐姦臟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
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再貶俄起以武三思緣
引擢拜兵部尚書三思死楚客諂以太子首祭其柩俄同三品
帝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
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

恐將兵患還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納諸狄付獄推鞫帝
詔琬與楚客處約為兄弟而解之爭還中書令當代斂與晉
卿同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附定厥謀賞力吐蕃部落在下
夏會有吾吐蕃又着后召楚客問方略對曰吐蕃首臣普與之
言其為人忠義和平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
狡悍與吐蕃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為之然無能為儀而夏州表
默子叛部落北奔為州兵及吐蕃所禽又張仁愿請築三城獨
楚客言萬世利也然聞于權利當諷右補闕趙廷揚上言周唐
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
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且朱條當歌應二聖在
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代則天數之後九十八代
正滿百世唐之歷蓋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廷揚諫議大夫又嘗
與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
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卒以之滅晉卿既推備辯如
陸雖不學然性倜儻重挾後武后任之紀處納者秦州上邽人
為人甦峭既已數凡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繼使適三思驕足歡
既進為太府卿神龍元年夏旱穀價騰踊中宗詔問所以救人
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座

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荐帝信之下詔襃美與楚客並同
三品進侍中從代誅

武攸緒武平一列傳

武攸緒武后從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
賣卜長安市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少卿封安平郡
王從封中岳求棄官隱於其中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
緒遂轄蘆巖下鑿植龍門少室間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
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晚乃骨肉消青腫
有紫光晝見是星中宗既除封巢國公以安東召拜太子賓客
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復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禮官于兩
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攸緒至更
趨蕃趙乾當班再拜帝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遙延之內殿
賜予皆無所受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及還宰相學士
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他而諸常誅禍連武氏唯攸緒不及睿宗
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
攸緒以誣被擊張說表置廬山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
瓢出今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從之
開元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舊唐書本傳
缺楚客事不知
新書何據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則天族子載德之子也博學工文辭則天
時隱嵩山脩浮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
起居舍人妻脩文館直學士時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表請抑損
外戚權寵不敢作言常氏但請抑損己家優制不許遷考功員外
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朋黨更相譖毀上謂平一曰親貴
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繇讒謟之人陰為離間宜
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願抑慈存嚴示以知禁帝賜平
一帛而不能用其言初從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
日學士大集崔湜張說訕平一與之酬詰日用曰魯三桓鄭七
穆奚何為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
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
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
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事諸侯屬齊若楚凡
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比政幾何人日
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黑晉語日用曰吾請
北面聞生大笑後宴兩儀殿酒酣胡人襪子何懿寧唱合生歌
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伏
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

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
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大猥慢而不進即猶樂流
而不及則放臣頗屏流俗崇肅雅正詞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
况兩儀承慶殿皆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群臣不容以倡
優媟押虧污邦典若聽政之暇萬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
不納公宗立斥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
嘗因詩頌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譎阬譎而名不衰開
元末卒孫元衡儒衡

唐紀

石部七　　　　華容孫懋撰

徐有功　杜景佺列傳　諸酷吏附

景佺舊書作景儉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争以周内竊鼓相高后以為能凡為告訐所誣者莫敢為之申理獨有功數犯顏争枉直后厲語折之有功不為動累轉秋官郎中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為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因為周興所陷坐附下罔上當斬后責之然竟免官久之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竇孝諶龐氏睿宗德妃竇氏之母也德妃為則天所殺家奴逆安為妖異以恐龐氏教之夜解祠告以獄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誣

季昶有氏　子

龐與德妃同祝詛當死有功為白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令史泣以告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既食撥扇熟寢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亦除名尋起拜左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對曰不可以私害公有功為獄持平守正每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曰臣雖死法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數十百家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讎吏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中宗即位贈越州刺史竇孝諶之子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倫繇是自太子司議郎累遷申王府司馬李華吾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凡為難事張文成為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鴻驚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累遷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遇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詰報釋之武后怒其不得振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辯已定待命于外令雖欲罪臣恐明詔何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后書季秋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祥景佺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后曰卿真宰相也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

敕左遷漆州刺史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契丹陷河北數州已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為脅從可原如其議坐漏省內語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同時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刑狀上日知果直日知鄭州滎陽人景龍初同平章事睿宗即位拜侍中玄宗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日知任官不事捶撻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召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捶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弃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李日知附見

索元禮胡人也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欲固大獄主異己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警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闗手足轉之號鳳凰曬翅或紲囚梁上縋石于頭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詭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來俊臣周興之徒效之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元禮養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養懷為子尚有他事略前後載上忠事略總諸人多矣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蔡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因娶其嬖妻于里人來操數月生俊臣冒姓來氏客和州為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緒坐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瑯琊王冲反狀為緒所抑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酷制群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集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使千里外同時供告辭狀俱同后信之詔于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專顓按事弘義戲為麗景門為例竟門謂入者例皆盡之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俊以鐵為冐頭被枷著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布械于前莫不震懼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魏元忠等下獄俊臣顓以冤誅大臣為功乃奏請除制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仁傑等以論死待日而決仁傑乃逆子訟冤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仁傑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實安肯承反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遵澈仁

舊新書皆曰父來操今改正

傑巾帶羅立西南隅不敢視惟東顧惟諾而已初平章事樂思晦為俊臣等所族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后意稍悟繇是仁傑七族免死又撫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于大理徐有功俊臣偵劇士亂斫殺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死人人屏息以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出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僚妻又辱其母從后為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斛瑟羅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令人告以謀反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剺面訟冤使得解特蒙連擢劉思禮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投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附中頊以法頊上變得召見幸免從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訴冤於朝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剖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俊臣奏與同惡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播紳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相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白其惡未發始俊臣矯詔奪段簡妻因會妻族飲衛遂忠詣之不納遂忠直入嫚罵其事俊臣命毆而縛于庭其妻亦慙自

段簡戒門被子昭者子豆其等十人故也

殺俊臣嘗自言才比石勒欲羅告武氏諸王二張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遂忠告之諸武等恐懼共發其罪有詔斬于西市年四十七士民相賀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仇家爭噉其肉斷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蹈成泥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既天官擇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罪一身忤俊臣語並見族滅后乃赦之時有來子珣者萬年人永昌初上書擢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鄙惡后倚以按獄賜姓武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俄流死愛州同縣亦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郎姦殺數千人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與不許融叱曰吾死不赦汝遂斬之尸僵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起平章事魏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業素惡公間遂誣之曰公間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殺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參問嘆曰人殺鬼殺等

耳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自餘内外大臣坐死及流放甚衆
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常方質有疾二武往問之方
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
戚以求苟免乎尋爲興所構流儋州賜死天授中人告子珣興
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興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
服奈何興曰甚易耳内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乃命取
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入此甕興惶恐
叩頭服罪流嶺表在道爲仇家所殺

丘神勣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迫章懷太子于
巴州已往俊臣等爲修獄逐見倚受瑯琊王冲起兵拜神勣清
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
即拜大將軍天授二年以罪誅

萬國俊洛陽人與來俊臣同爲羅織經俊臣引爲司刑評事天
授二年攝監察御史恒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
言嶺南有流人陰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國俊至則遍召流
人矯制賜自盡並號哭稱冤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
同時死者三百餘人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
有怨望宜速推按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
王大貞屈貞筠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鞫
流人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有遠年
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冤濫下制敕死者
家屬還里國俊等亦相繼流寢死
裴伷先外傳曰天后遣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
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
暴其輒殺流人使者並所在鏁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
亡魂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懶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奴姦猾無良
恒州刺史裴貞答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
周興鞫訊皆夷其族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
曰上不次用人如聞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
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遷左臺侍御史
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
願居其第既而果賜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
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肯受孟青白司
馬謂坂也洛陽有白司馬坂孟青謂棒也將有孟青棒以殺瑯
琊王冲爲將軍元忠不伏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

慶詵女節以前事已見前

隧足絓鐙為所曳著思止怒從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族誅死元
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
識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教爾那得聞思止驚汗
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緩思止
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之思止怒以聞
后責獻可獻可具奏所語后亦大笑從臣索故妻逼娶太原
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詔下宰相昭德撫不
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比奴復請覓為始思撲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告密擢游擊將軍尋遷於左臺侍御史恐
來俊臣就獄剃首自擊因剖為地室檢萬范龍滿遺之者斷頭
氣絕句自誣引都外之獄亟於徹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自負
曰我文牒如狼毒野葛矣始我時求寄舍瓜不與乃告縣官瓜
田中有白兔縣為使人捕蹂踐瓜田立盡內史李昭德曰昔
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敗弘義亦流瓊州自
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斃杖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天授中自寧陵丞革命舉得召見自陳
往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悅擢監
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弘霸往問之因嘗

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惡之逢人輒告
之嘗按殺芳州刺史李思徵後屢見其為厲命巫人禳解俄見
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惶懼刀自割腹死
頃而絕焉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
后問群臣外有何事都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
洛橋成弘霸死
傅遊藝衛州汲人累官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當革姓受命
后悅擢給事中閱三月進同平章事附拜鸞臺侍中天授元作
賜姓武氏以其兄神慶為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
以語所親所親因告其謀反下獄自殺初游藝獻合起殺宗
室使諸接六道使後卒用其言于是萬國俊事亂天下被其
酷矣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而緋以及朱紫人號四時仕宦然
歲中即敗神龍初禁錮其子孫

許欽寂欽明高叡列傳

許欽寂安州安陸人祖紹武德時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累封
譙國公父圉師龍朔中為左相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
丹戰于崇川為所擒方圍安東脅令說城未下者欽寂呼安
東都護裴玄珪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幸謹守以全忠節賊怒

害之武后下詔褒美謚曰忠弟欽明以軍功為涼州都督嘗輕
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脅至靈州使說之降欽
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
襲賊而城中無諭其意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高其忠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少以明經累除扶州
都督遷趙州刺史默啜陷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叡與妻秦
仰藥就死賊舁詣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
降則死叡顧其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
乃殺之默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子仲舒
通經史尤明三禮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
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每訪故事焉時又
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
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陳子昂魏元忠列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賑
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
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
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
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苑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
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
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
饉百姓流亡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
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羸弊之衆興數萬之軍雖
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有不堪其困則逃為盜
賊揭梃叫呼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
會稽豈愛遠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
山陵並在西土者實以將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
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
美復何以加且太原洛口倉蓄鉅萬乃欲捨而不顧倘鼠竊狗
偷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
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
字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
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
九道大使巡按天下宜更選有威重風槩者誡敕之以出使之
意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

而生亂靜則有福動則有禍臣恐將相有貪遠利以順旨猶氏
說陛下者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山羌因以襲吐蕃子昂
上書曰雅州邊羌未嘗為盜一旦戮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為西
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西蜀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
不通今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
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
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
耕種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飢關隴弊而
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未不由此願陛下熟計

既上受命頌
美雄初人何
用

之后為之罷後復從子昂使論為政之要子昂乃奏八科一措
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賦
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兼命子昂上開受命頌以媚悅后后雖
數召見問政事言亦謝切故奏聞輒罷稍遷右拾遺子昂多
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表子昂參謀攸宜輕易無將略
子昂為之計不納退不復言聖曆初表歸養縣令段簡貪其富
捕送獄死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之
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
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子孔復以文

補闕高州御史使
宋子京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恨笑后竊
成禍俄又反宗室者適表召而發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
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
聾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

讀昂未讀
淮陰傳乎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宕少檢久不調從左人江融
學兵術元忠從之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言命將
用兵之要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累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
舉兵武后命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戰敗孝逸
懼不敢前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久屯不進萬一朝
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遛之罪乎孝逸乃引
軍而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諸將請先攻敬業敬
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
元忠曰不然賊勁兵萃下阿利在一決苟有不利則大事去矣
敬猷不知軍事其中卒轉入軍陷之旋易可克我克敬猷乘勝
而進雖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乃引兵擊敬猷敬猷走進
擊敬業平之遷司刑正遷洛陽令為周興所陷當死以平揚
楚功得流貶除為御史中丞從為來俊臣所陷將就刑神色不

勅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戶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
當九泉俄太白使馳驛赦之傳聲及於市諸囚皆喜躍歡呼元
忠獨安坐自如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詔乃徐起拜
竟無憂喜之色遂流貴州從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
南時人多為元忠訟冤乃詔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
何耶對曰臣猶鹿羅織之吏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聖
曆二年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賊檢校洛州長史張易之家奴
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徵出討吐蕃禦突厥副軍
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將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面奏
臣承先帝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
深怨之因武后不豫乃譖元忠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久
長遂下制獄召宋乃引張說為證說初謟許之旣迫使言狀
不應后又使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嘗
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反狀明甚說曰
易之黨眾安聞伊周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不遣擧伊
周將何效焉后察其誣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州尉中宗復
位召同三品進侍中武后崩帝居諒闇以元忠攝冢宰三日元
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

[illegible]

既矣

[illegible]

實封百戶元忠拜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元忠時當國用
事群臣莫敢望焉及上還詔宰相諸司長官迎道上東門晤郊
抱拾千騎四人侍騎張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人望
帝為幸白馬寺遂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帝
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大慙
忠默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
惡帝搒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
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頹政與時俯仰中外
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當進君子退
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寵祿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
傅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
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
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
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
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依位十失之九
此十失君側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亦慙以三思專權思有
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謀誅太子已誅三思遇元忠子
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使從戰已而被殺元忠揚言曰元惡

已死雖罪復何傷但惜太子陷没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
武后棄所權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
自安上政事又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宗楚客等
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
楚客僞旨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卜
祖雍奏元忠不宜佐州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州
尉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真宰
以諸生見高宗高宗目送之謂薛元超曰是子名不虛謂真宰
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焦弱侯曰蔡元之三衰非不善也而用於新莽君子謂之不習
荀彧之才略非不儒也而用於魏操君子謂之不忠徐洪客之
謀猷非不奇且正也而用於李密君子謂之無識魏意元忠之
在唐亦陷與瓶哉唐於不競武曌淫竊神器凡乾坤何等時也
元忠苟能以順逆之理諭孝逸而孝逸悟焉取敬業而平之旋
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誅之則唐有太山之安元忠且爲
當時之全人矣不知説孝逸者即所以説武氏也用於孝逸者
即所以用於武氏也得無與荀彧洪客等乎君子安得不爲之
深惜

唐紀

石部八

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暐敬暉袁恕己列傳 楊元琰等附 川改太子重俊附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以王佐奇之
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
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累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
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外國
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
險遠死亡者多柬之上言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
深國家開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
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
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疏奏不納俄遷荊州長史長安中以狄仁
傑薦授秋官侍郎後復以姚崇薦得同平章事二張之誅柬之
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三品漢陽郡公不半歲進漢陽
郡王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
爲賦詩祖道懇辭王爵不許俄又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
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文貞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累遷司刑少卿張昌宗謀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貰之彥範諫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奏昔比為酷吏破家者請皆雪之不從彥範繼上書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凡十上卒見聽以誅二張功為侍中封譙郡公時帝后預政彥範上書戒帝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從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左道亂政請誅之皆不聽俄盛敘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與崔暐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若輩比乎帝不從未幾罷政事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出為洺州刺史改濠州流瀼州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追復官爵謚曰忠烈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省不從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辯爭愈切

（尚嗜累其姓夫齊復其宜受之）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擢明經為高陵主簿召史從盧陵有然更保其乳母靈當破之曰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寧所從來必出於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母亡哀毀卒喪除進樹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三年擢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博陵郡公戚拜博陵郡王及罷政事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餘慶三世不異居與弟昇友愛族人貧孤者為撫養而教之後雖貴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之少頗屬辭晚以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

敬暉字仲曄絳州太平人擢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驗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縱民歸穫闌郡頼之武后幸長安為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以誅二張功拜侍中平陽郡公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由是皆為公三思憤之俄封平陽郡王罷政事季為周利貞所害謚曰肅愍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任累司刑少卿與誅二張以功加中書侍郎同三品封南陽郡公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俄及貶之流環州為周利貞所殺謚曰貞烈

楊元琰字溫虢州閿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嘗相
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姿貌美鬚髯崇有標幹補
梓州參軍平糧令課第一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以誅二張進
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元琰見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中宗
不許敬暉聞而戲之曰胡頭應祝以多鬚似胡云元琰曰功成
名遂不退將危也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識之然已不及計
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州卿又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
善擊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開元
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恒數十人

列衣高

臨淄教諸子謀薛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累擢給事中夏官郎
中從味塵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竹有地虎尊軍后惡其說
使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塵以聞威震北方
案賊尉吳澤射殺驛使兇民女娶為妃州不能劾季昶收殺之
然後布恩信甄別善良累遷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
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仰藥死

薛季昶說誅諸武與五王何判薛之死非自取矣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也多祚以軍功累遷右羽林大將軍遂
領北門衛兵以誅二張功封遼陽郡公王東之等得罪多祚畏
禍及故兩事韋氏已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兵敗為其下所殺
景雲初追復官爵

李湛字興宗義府最幼子襲河間郡公累官至散騎常侍誅二
張時武后顧湛曰我於爾父子不薄亦爾是耶後后徙上陽宮
湯湛宿衛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累遷左領軍開元十年卒義
府以立武后至宰相而湛為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蔽之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中宗也
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即東宮迎太子請至
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顛覆不軌
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塞眾望太子曰上方
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從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
湯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眾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
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衛定因奏誅易之
等帝復位擢千牛將軍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
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
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遜及其兄之問以其計密語三思三
思遣校書郎李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勒兵闕下廢皇后帝殊
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藉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

延變晉死慄過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
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謇謇忠良臧亡不久可懸吾頭國
門見其敗也慄壽春人從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於傷聞姚之
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謚曰忠壯誅俊等
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後宮某氏所生事詳中宗紀中睿宗立
謚曰節愍陪葬定陵
孫子曰五王皆古忠臣也然其事與〻本朝爭門之功何以異
哉本朝尚有襄世子之疑中宗房州之後若然太子是武氏猶
且死此座為太子有更何疑哉唐命既革數十年不能反正待
其將斃而攻之是為投將從將者不武唐命將復眷月內不能
姑待爭其未至而爭之是為先時先時者可危善乎李夫達之
對英廟也曰天位陛下固有柔祭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
順何至以爭為功倘使覺而有備不知陛下何以自解也嗚呼
由後而觀五王非殺討之人由前而觀武氏實包謀逆黠萬一
二張諸武覺而為變異日節愍太子之事可以鑒矣或則為中
宗敗則為節愍五王一試而僅成未從輒死其身於禍再試而即
敗死不待時悲夫古之人誅諸呂迎代王謀必萬全退無遺憾
國家身安長為宗臣不亦宜乎

李嶠蘇味道楊再思祝欽明列傳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通五經擢進士第始調
安定尉舉制策甲科累官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
監其軍嶠入洞諭降之由是罷兵擢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
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
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知其冤不敢異嶠特為白之忤武后旨
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
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
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代見垂
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
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考
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
難哉臣願其功程以為節制然後得失可以精覈又言今所
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發事也且朝
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
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亦臧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
以春秋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奸訛采訪風俗然
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廟已自除代他更相百也按

初田肅許擿隱戢比吏附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
之莫不盡力效死矣后善之下制析天下二十道擇堪使者為
然議沮止既知天官侍郎事進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
政嶠其出也罷為成均祭酒在安五年以本官從為平章事武
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
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
有賣舍貼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
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
附會貶豫州刺史數月以吏部侍郎召還尚書神龍二年代
韋安石為中書令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
崩嶠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
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識懵逆順然為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
罪天子於顧數更赦遂免貶廬州別駕卒年七十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名時號
蘇李延載中以侍郎同平章事從與張錫同下獄錫氣象自如
而味道獨蹐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后聞放錫嶺南除味道
坊州刺史累遷以侍郎同三品以侵鄉人墓田貶刺坊州還
益州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郿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味道練
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
而已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棱持兩端可也故
世號模稜子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
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驚謝再思曰而苦貧故
至此裹中檄牒所事毋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為人言他假貸以
小人亦有盜德事
還累遷至延載初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居宰相十餘年阿匼
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然恭慎未嘗忤
物張昌宗坐事桓彥範斷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顧問宰相
曰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
功后悅還昌宗官戴令言為賦兩腳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
為長社令士愈嗤鄙之凡同休宴公卿酒酣戲曰公面似高
麗再思欣然剪紙綴巾上反被紫袍為高麗舞縈勸合節滿坐
鄙笑嘗謂昌宗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
中宗立拜京師留守進侍中封鄭國公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
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致同皎死紀覺之卒謚曰恭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擢明經拜著作郎中宗在東宮莫
侍讀授太子絡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三品進禮部尚書極

此節與四王味並

彥範崔玄暐表怨已敬釋箸脅從史周官大義制述尊之以匿
親忌日為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
太子將卸欽明與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珠
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
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竟從之
帝嘗與群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
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腐儒無行希旨亂經請
斥逐之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
洽自見世不羞恥無以保祿乃阿附當代圖存用又坐是見逐
諸儒等羞之後復入為崇文館學士卒山惲河東人著論辯鳴
燒嬀帝嘉其直其後與欽明辯論何世不能於其字

李嗣真嚴善思列傳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藝數樂明經貢弘文館學士
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
觀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亂也角與徵戾父
子疑也死聲多且哀君國將亡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
等參其言擢太常丞嗣真著書曰脩樂府有樂堂由則李再受命

比日有制學堂堂佛堂之趣制不正之桃危之今事皆決於中
宮將權與人政之不出吾見難作不久矣大帝欲實驗將不能
既嗣真嘗燕業里聽土中有之弗係其所道上逢一車有擇轎
害嗣真真曰宮聲之市以婦張於坐地若有應者掘之得磬架
闕之可益
樂逆和書引工展器於器占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簡
公靜園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為賀鈒書郎紀仲容書將以為輕
永昌初為御史中丞請周漢為二王後紹從之未復臣治獄方
嘁上書諫不聽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之還自營死日預陪數
如言卒謚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代
氏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將旋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為太
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語萬年令元行沖曰
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又有東馬
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珮聲曰終
必離訪之皆然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高宗時舉將帥舉劇敵科翊義
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數言天下
事方酷吏構人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人百五十餘人累子
徐姓長壽中坐因司刑寺罷歸不賞善有人來俊臣等疾之誣

以罪謫交趾五載將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
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
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
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事中后崩
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錮其鍵今啓其
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
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來始有合者望於乾陵
之傍更擇吉地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
益中宗不納已遷禮部侍郎見韋后擅政為社稷憂求出為汝
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至也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
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
王重福從均州過汝善思為刺史及謀反偽除禮部尚書重福
敗坐關通論死宋璟李邕理其罪韓思復從為之開諭乃流靜
州始善思為御史劉允濟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
免後允濟語人曰吾父之恩復之者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
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
皆年八十五云

孫思邈田游巖列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
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長居太白山
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
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
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
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
事之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
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嘗以諸
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
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
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
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荊楚愛夷陵青溪止廬
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
由祠傍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
超就問其母遺藥物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
朴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
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

麻摘立夜故四人首為出世如陛下親作嵩文耶帝悦同教游
嵩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嘗叅天宮游嵩舊宅且
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嵓宅進太子洗馬
棄疾死世素厚善故還山斷木耕食不交當世唯與韓法昭宗
之間為方外交太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
瓢出入壓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徴稱疾歸天授初江南道
芳使周興薦之後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亦官歸素擧頌衲

僧玄奘僧神秀列傳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
者多有訛謬欲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叅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
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為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
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
土地所有撰西域記二十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
與語大悅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譯仍敕
房玄齡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顯慶元年
高宗又令于志寧許敬宗來濟杜正倫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
經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玄奘乃奏
請逐靜翻譯敕移于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
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為僧遇蘄州東
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躬樵汲事之以
求其道先是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
南海得禪宗妙法齋釋迦相傳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
問以有為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
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
傳慧可慧可嘗斷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
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
法為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多
人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
荊州居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敕當
陽山置度門寺以旌之王公士庶聞風拜謁日以萬數中宗即
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
師身長八尺龐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
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
果寺韶州守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嘆咸歸伏焉神秀嘗
奏則天請追慧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

嘗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忍汝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為其碑文弟子普寂義福並為時人所重

唐紀　緣部目錄

華容孫愍撰

曾孫大梁校

綠之五

綠之六

唐紀

綠部一

睿宗本紀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初名旭輪後名輪又改名旦高宗第八子也
母則天皇后初封殷王累徙為豫王武后廢中宗立為皇帝又改國號周
以為皇嗣後中宗復為皇太子封相王自則天初臨朝及革命之際王室
屢有變故帝每恭儉退讓竟免於禍　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兄弟功進
號安國相王其冬立為皇太弟固辭不受　景龍四年韋后弒中宗太平
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
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與王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
宰相請罷相王政事乃矯稱皇后臨朝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
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臺閣要司南北衛軍皆以韋氏
子弟領之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
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於是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起兵
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遂迎相王入輔少帝封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
求參知機務李日智同三品諸宰相黨韋氏者貶官有差　劉幽求言
于平王請相王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
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帝

此言何足云以為戰國世用計者言以太子有功之將令君子笑矣

宗即位　以宋[illegible]四[illegible]為業實元王慶太帝為溫王重茂内也　將立太子

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

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

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當立議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為太子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暴其尸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為

中書令趙彥昭崔湜同平章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贈節愍太子

融蘇安恆諫議大夫　是月將時宣州刺史　七月以崔日用參知機務追復

故太子重俊位號　改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崔湜蕭至忠常嗣立趙彥昭崔日用韓擢罷　以宋璟同三品與姚

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

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

人　譙王重福以汴州刺史鄭愔謀入東都不克死愔伏誅　萬騎恃功皆常

之功多暴橫長安中苦之詔并除外官更置飛騎　罷先朝斜封官用姚元

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十月以薛訥為幽

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之制始此）　十一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葬中宗於定陵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宜祔葬乃追謚中宗舊為周王時元妃趙氏為和

思順聖皇后后上元中為武后所殺莫知瘞處乃以禕衣招魂祔葬

十二月以金仙玉真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欲為之觀宰相

怖辛替否諫不聽　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繫獄之　上召

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為宦官過言仁之

代心美戒　擢朕甚前獄承所實息能副朕意賞[illegible]斯人可加太中大夫

賜中上考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

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

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

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

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

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

辛亥

景雲二年正月突厥默啜請和　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初太平公主

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立太子非長不可立每

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遣常

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

察之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

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

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

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

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

幽王皆爲刺史寵之薛王又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
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旨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
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奸人欲離間東宮願
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
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
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徙以下罪並聽處分復斜封官以崖從策昭
素及太平公主言於之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
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于是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
史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削幽求罷以安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
二人爲政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以左右萬騎左右羽林爲北門四
軍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爲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
群臣莫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黨也進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
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除
授議是以聞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太子請之也復又復順度太
平公主爲武攸暨請之也六月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
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
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言都督專殺生之權或用非其人爲害
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奸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

公主之名始此 七月追復上官氏爲昭容諡曰惠文以韋安石同三品太平公
主以安石不附己欲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十一月罷安石郭元振竇
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
事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用說默啜襲唐衣冠再拜稱臣十一月
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子 士
太極元年（正月以後延和元年八月以後玄宗先天元年）正月周諫議大夫賈曾議始合祭天
地以竇懷貞岑羲同三品以蕭至忠爲刑部尚書六月幽州大都督
孫佺襲奚敗沒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八月太平公主使術者言
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
上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爲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
爲孝子何以待柩前然後即位耶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
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
多此篇齊 理之耶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玄宗即位尊上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三
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先天先天二年七月誥
歸政於皇帝徙居百福殿開元四年六月崩於百福殿年五十五
孫子曰三代以下不聞有讓天下者非直不肯讓也以天下之君位而事
人其人必不安履危之術向不能存以叔武況有天下之重乎肯虛名受

實禍難當構禍縣亦事勢必然是以高明之士所欲爲惜不敢側投其禍獨
唐睿宗處則天滔紀之餘復韋后凶悖之日一遜帝位再遜皇嗣三遜太弟職
然艱剝善之去來而卒不中其禍豈智足自全哉亦淡泊無欲之
志果然足爲好人所信有過人者情臨滔之亂之日雖兩載不附謝
事然凡其傳位遜斷然不惑亦何明之若夫委任姚宋采衆忠章與諸
善政已啓開元之治至其待長安命因業官者一事較力士矣
權思勗擅兵且判之遠矣謂開元優於景雲然耶否耶

唐紀

續卷二　　東吾孫思撰

玄宗本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昭成皇后竇氏
帝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始封楚王古乙歲將湖望車騎至朝堂
金吾將軍武懿宗忌其嚴整訶排儀仗因欲折之王叱之曰吾家朝堂於
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之特加寵異長壽二年改封臨淄王累遷潞
州別駕睿出嘗有紫雲在其上後從者望而得之及中宗祀南郊來朝
京師將還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之
不可言乃留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將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蕃口驍勇者着
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謂千騎中宗謂之萬騎臨淄王皆結
其豪傑及武后誅逆崔日用以宗楚客謀害王乃與太平公主公主子薛
崇暕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道
士馮道力僧普潤處士劉承祖定策討亂會帝播致稱擾萬騎果毅葛福順
陳玄禮見王訴之王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請王當啟相
王王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之且
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聽時微服與幽求入苑中是夜天星散落如
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

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
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王勤兵入玄武門宿衛兵
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
相王何不早定王遽止之比曉內外皆定王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
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
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果毅福馬秦客楊均葉靜
能等皆斬之梟韋后於市諸韋極褓兒無免者武氏宗屬亦誅竄殆盡乃
拜王殿中監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景雲二年監國
太極元年睿宗傳國即皇帝位以太極元年八月為先天元年

先天元年八月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劉幽求同三品　以王琚為中書侍
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使張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
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
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暐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
求於封州張暐於峰州　九月朔日食　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
突厥別種也姓朱邪氏　上皇誥遣皇帝巡邊
癸丑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改　正月詔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　以蕭至忠
為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竟不成行　二
月閏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拾遺嚴

挺之上疏力諫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勞賞之　以高麗大祚榮為渤海
王高麗之亡也祚榮徙居營州武后討之不克遂東據東牟山地方二千里
勝兵數萬附於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封之　五月修大明宮未
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　太平公主作上皇
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朝廷大臣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
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進毒
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張說自東都遣使上佩刀崔日用因
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用欲討之須用
謀力今既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
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
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　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于是
月四日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作亂上乃與岐王薛王郭元振王毛仲
等定內給事高力士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
貞自縊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
無他之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亡 賜
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僅湜與盧藏用坐私侍公主流嶺南浸尋賜死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加其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多僻侈

漢之宦官盛於靈帝唐之宦官盛於明皇皆英主自恃其明謂此輩不足慮不妨以假借豈知遺禍遂無窮哉

多乙品以上至千餘人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以張說為中書令 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罷諸道按察使 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上講武於驪山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斬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嘆美之 拜姚元之兵部尚書同三品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于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 元之嘗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不首肯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 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群臣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 十二月改官名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姚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以姚崇為紫微令 左遷張說為相州刺史 敕都督刺史新舊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甲寅 開元二年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定為恒式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 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制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強丁削髮避役至是以姚崇言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 二月太史奏日食不應姚崇表賀 只辰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圍北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 以其子惀為恭陵令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敕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 由王戚義請以其所隸事閩楚珪為其家參軍上許之崇等不可事遂寢由是貴戚斂手請謁不行 劉幽求鍾紹京以怨望貶州刺史王琚坐幽求黨亦貶 敕武氏韋氏時酷吏周利貞等終身勿齒 故中宗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州別駕 收天樞毀其銅鐵歷月不盡先是韋氏亦于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至是并毀之 五月以歲飢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 六月群臣以宋王成器等化遠諸衛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等為刺史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復始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率準此 七月上以風俗侈靡

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
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
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服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
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薛訥等與契丹戰於灤河敗績削其官爵 襄
王重茂薨于房州謚曰殤皇帝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
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 八月民間訛言上採女子充掖庭上聞之令有
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
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防禦使擊之太子賓客薛謙光
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
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敕以歲饑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
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用此例 十月薛訥與吐蕃戰于武街大破之
十月立次子嗣謙為皇太子嗣謙母趙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乙卯

開元三年正月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 突厥
降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四月遣薛訥郭虔瓘為大總管
以備突厥尋遣訥討之 山東大蝗遣官捕而瘗之 七月朔日食 九月上
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于是以馬懷
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
為造腰輿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十一月倪若水自杭州刺史徙刺
汴州慎意遣年 以郭虔瓘為安西大都護經略四鎮虔瓘請募關中兵萬
人詣安西皆給遞馱息食許之將作監韋湊上疏以為不宜虛內以事
外姚崇亦爭之不聽虔瓘卒無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拔汗那以吐蕃見
攻求救孝嵩率戎落萬餘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威振西域大食
大宛等八國請降孝嵩以贓累獄貶秋丞 十二月突騎施蘇祿寇
使入見以為金方道經略大使

丙辰

開元四年正月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
巷伺而毆之上聞命于朝堂杖殺昕以謝百僚 以皇子郯王嗣真等
遙領大都護（諸王遙領以鎮始此）遣宦者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所至煩擾汴州
刺史倪若水上疏諫上手勅謝若水卑鳥之縱散其鳥或言于上曰今歲
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鄠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
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
左遷 六月太上皇崩于百福殿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道士資其福 拔曳固斬突厥
默啜以降 八月睿宗祔以太廟已室已滿遷中宗神主出太廟之中宗於太廟之西
突厥降戶叛命薛訥等追討之 十月葬睿宗于橋陵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以
源乾曜同平章事 閏十二月姚崇薦宋璟自代以璟為黃門監蘇頲同平章
事 姚崇源乾曜罷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
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 唐世賢相前

播夸柱後攝姚崇之人莫比焉二人亦世見六瓶為之起主則皆新進之少李林甫為相罷任過于姚宋然禮殊甚深矣 罷十道按察使 尋副六品以下官皆委上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臺省要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尚書奏擬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便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時上官昭容專其事至是始制翰林院兼通集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丁巳

開元五年正月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致災異為戒願將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陛下以關東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可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大政輒訪焉楊愼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之臣上不聽遂幸東都 二月以契丹請復置營州 七月改太常卿姜皎歸田 太常少卿王仁忠奏則天明堂宮極奢侈不合古制遂還宮撤入神祠復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賀事敖天享復就圜丘 九月復舊官名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 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承人密奏御史又得制官逢之以候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與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史官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十二月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籍散亂請選學士整比校補從之于是搜訪遺書選文學篤學博士尹知章等二十二人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元行沖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戊午

開元六年正月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于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斂大府錢及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三月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固辭 四月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 七月以久旱親錄囚徒多所原免齊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

突厥亦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十一月車駕在西京 吐蕃請和乞舅甥
親署誓文令彼此宰相皆署名其上

己未
開元七年五月朔日食 八月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
改服三年今請復舊上下其議禮與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
喪服傳文

庚申
開元八年正月宋璟蘇頲罷 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 以源乾曜為侍
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辛酉
開元九年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準京兆河南 二月監
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
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
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請徙邊州以融充勸農使
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
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
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突厥屢遣使求和上賜
書諭以曩昔和親中外安逸然默啜無信數興邊釁人怨神怒隕身喪
元今可汗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求好國家天覆海容不追往咎
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
待可汗其審圖之 四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舉縣令一人
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復為蒲州 七月蘭池州胡康
待賓反王晙擊斬之 九月朔日食梁文獻公姚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
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 太史言麟德曆浸疏日食屢不效上
命僧一行更造新曆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游儀以測候七政遣太
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北至蔚州南至交州

壬戌
開元十年正月上如東都 四月以宰相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六
月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太廟九室始此
八月安南賊梅叔鸞等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姜皎杖流欽州
道卒 吐蕃圍小勃律北庭節度使張嵩遣兵救之大破吐蕃自是吐
蕃累歲不敢犯邊 張說建議罷邊兵二十萬人
始募兵充宿衛 府兵之制始此而廢 十月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十一月初令
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開元十一年正月帝自東都北巡詔并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置
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 以張說言祈穀於汾陰脽后土祠 貶平遷令
王同慶為贛州尉坐廣為備將頻擾百姓也 以張說兼中書令 三月帝
至西京 四月以王晙同三品 兼朔方軍節度大使 五月置麗正書
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 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
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逃募寬至

帝為獻祖光皇帝為懿祖祔於太廟九室　九月吐谷渾內附　十一月命
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
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十二月張說奏改政事堂曰
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

開元十二年五月停兵募使　六月制聽逃戶自首關所在閑田隨宜收
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仍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illegible]
賦役　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七月溪州蠻覃行章反內侍
楊思勗討擒之以思勗為輔國大將軍　皇后王氏廢為庶人尋卒　十
一月幸東都　羣臣請封禪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於泰山

乙丑

開元十三年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更命長從宿衛為彍騎　三
月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
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
賜之左丞楊承命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司馬　三月禁銅鉛　更求
賢孝子孫　四月上宴近臣集仙殿因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
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
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九月上謂
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勅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十月
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
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
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櫃中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
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　十一月至泰山下御馬登山與宰
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
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
是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又
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　車駕還幸孔子宅致祭　宴從官於兗州　上
謂張說曰前者委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
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
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
恒置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
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間以丘
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上
疑吏部選試不公宇文融為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
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左庶子吳兢表言陛
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
穀之數不問鬭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悟不即
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寅

開元十四年正月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乞采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施之 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張說罷 太常少卿張寧王憲有孝子嶠育自撰皇子之宅於洛州母回道從上命收養之 上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豈可以為國母乃止然宮中禮秩亦如皇后 五月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 十二月楊思勗討邕州賊梁平之

丁卯

開元十五年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之青海破之上由是益事邊功 五月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又諸孫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恆在乘輿所幸之別院（帝諸子三十人諸孫二百二十有二惟靖恭太子琮子五十八人是今男女計者猶不男和） 上命嬪妃以下宮中有參欲使之知女工賞王賜賚近幾人一嫁 閏九月許文憲公蘇頲卒 九月吐蕃陷瓜州執王君㚟之父而去君㚟聞誠亦被出回紇承宗等為㚟所誣流嶺南承宗族子護輸伏兵殺君㚟 十月上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使嵩以反間殺吐蕃大將悉諾邏吐蕃由是稍衰

戊辰

開元十六年正月嶺南獠反楊思勗討平之 二月以張說集賢院學士改彍騎為羽林長騎 七月吐蕃寇瓜州刺史張守珪擊走之節度使蕭嵩等復連破之 八月張說上開元大衍曆行之 金吾將軍杜暹客破吐蕃於祁連城 十二月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憚之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 五年酬勳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己巳

開元十七年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五月復置按察使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惟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於是暹元紘皆為刺史乾曜罷為左丞相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 八月以上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移杜試之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勅以入閣多登踐朝者致買錢駁驛又以銅為器且其乘銅驛驛者官為市取 宇文融罷為刺史自後言利者皆祖於融 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庚午

開元十八年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 二月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二十二人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懽而去 四月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其後士人猥衆專務循資光庭患之制循資格名隨乃奏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非負譴者有升無降書罷

吾謂之寶書而才復無下忍貴朱累矣之不能得 六月以皇子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十月吐蕃入貢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不減千緡京城郊畿田園參半晉屬宦官

開元廿九年五月壬戌仲有罪賜死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仇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請書使漸陶聲教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從之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三百步 三月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以備十哲以二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十月上幸東都 戊辰嶲州都督張審素贓污遣御史楊汪按審素殺之

開元二十年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二月朔日食 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 八月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蕭嵩請父在爲母服如其舊制 十一月復祀后土於汾陰 十二月上還西京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祔肅明皇后於太廟毀儀坤廟上嫡母也 三月裴光庭卒以韓休同平章事 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餘衆六千餘人盡戰死無一降者 七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 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韓休蕭嵩以數爭論上前俱罷以裴耀卿張九齡同平章事 分天下爲京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奏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戶部尚書楊崇禮致仕以其子慎矜爲御史知太府出納自是徵求始繁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死四千人 遣中書舍人徐嶠迎方士張果至東都肩輿入宮尊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自是頗信神仙 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濫惡更甚 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 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

之巨忍貪者並貪而從於富者富者愈富而益之其欲矣上乃止　上種麥苑
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
稼穡艱難耳因分賜侍臣　六月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
口輸場　十二月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屢破奚契丹斬其王屈烈
可突干　梟京城有置廟竹以徇之

乙亥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　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諠溢樂不得奏金
吾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
安之至以手版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
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
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
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蔿于蔿秀所為歌也上聞異之曰賢人
之言哉謂宰相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　三月張瑝張
琇殺御史楊汪以復其父審素仇裴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不可救
曰國家立法期於止殺各申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仇何以限
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　唐初公主實封三百戶太平公主至
千戶開元以已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其太
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
享多戶且欲使之知儉嗇耳　七月咸宜公主下嫁始加至千戶

治亂所由　可

於是諸公主皆千戶　閏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

丙子
開元二十四年正月敕天下逃戶盡今歲內自首有舊業者還本貫無
當候進止諭限不肯復配諸軍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　二
月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之　皇太子更名瑛諸皇
子皆更之忠王浚更名璵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
陵侮員外郎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
貢舉人　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因祿山至京師大
將赦之　太常卿韋縚議增宗廟籩豆數加外家服紀帝從之崔沔等爭
之不聽　八月千秋節群臣皆上寶鏡張九齡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
卷謂之千秋金鑑上之賜書褒美　十月帝還西京道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
政題贊於聽事而去　十一月以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公　裴耀卿
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上
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
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
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蔽上擅權馴至於天下大亂

丁丑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聲
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
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大經帖）　四月追惠宗琦路遣河西節度

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希逸自以失信怏怏而卒　御史周子諒劾牛仙
客流瀼州道死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殺之
五月敕以方隅底定命中書門下與侍郎刪輯刑部格式兵防定額召
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
及法官宗縣官敕曰還遣懷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勤勵思立業於它
入期於助先勸我風俗　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
院自來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
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
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推之關
中敕以歲稔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停今年江淮運租自
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
公宋璟卒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命將作大匠康䛒素往
東都毀明堂䛒素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　以王璵為祠祭使上頗好鬼神璵祈
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六月立
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　九月朔日食　册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自
是六詔始合為一卒為邊患　十月修行宮於兩都往來之路凡千餘間
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己卯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啜　追
謚孔子為文宣王設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公侯伯
庚辰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三月朔日食　是歲天下縣千
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
萬三千六百西京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
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辛巳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曰承前飢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
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採訪使給訖奏聞　閏四月上夢玄元皇帝云吾
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　六月吐蕃四十萬
入寇攻安仁軍騎將臧希液以兵五千擊破之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
都督　十一月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壬午
天寶元年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
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
茲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
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治
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
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
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守捉

果州領之東平守投堅州領之凡領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
前每歲供邊衣賜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侵多每歲用衣千二十
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見玄
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
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陳州刺史李齊物
穿三門運渠　二月享玄元皇帝於新廟迭三日享太廟迭二日合祀天
地於南郊　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改左右相復為僕射東西京
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開一說清河人崔以清復言
見玄元皇帝云藏符武城紫微山敕使掘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
按問首服上亦不深罪之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
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備員而已
七月朔日食　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史稱蕭嵩阿市
恩幸師象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癸未

天寶二年正月安祿山入朝　三月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
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尊皋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
帝　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
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
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物產輕貨及百
千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賞賚有差賜其潭名
廣運

甲申

天寶三載正月改年為載　二月海賊寇台州遣河南尹裴敦
復討平之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河北采訪使席建侯稱
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
祿山之寵益固　八月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懷仁遂南據突厥故地　十一月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九
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
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依天地　初令百姓十八
為中二十三成丁

乙酉

天寶四載正月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
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
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表生表賀
回紇懷仁可汗攻殺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
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回紇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　七月
冊韋昭訓女為壽王妃　八月以壽王妃楊太真為貴妃　九月
李林甫忌韋堅以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楊慎矜代之

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
叛祿山討破之　以王鉷爲京畿采訪使鉷兼貴妃兄楊釗充
判官
（丙戌）天寶五載正月李林甫以楊愼矜告太子妃兄韋堅及皇甫惟
明謀立太子貶堅惟明皆爲太守太子表請絕其妃　以王忠
嗣爲河東隴右朔方河西節度使　李適之罷李林甫引陳希
烈同平章事　五月朔日食　李林甫引吉溫爲法曹羅希奭
爲殿中侍御史　七月勅左降官日馳十驛以流貶人在道逗
遛故有是勅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十一月殺太子良娣之
兄贊善大夫杜有鄰太子出良娣爲庶人
（丁亥）天寶六載正月李林甫構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
弟李適之王琚自殺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死者皆重杖流
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爲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
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請試之無及第者表賀野無遺賢
以安祿山爲御史大夫許出入禁中　四月李林甫忌王忠嗣罷
其河東朔方節度　十月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淸　李林
甫誣戶部侍郎楊愼矜罪殺之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
甫　高仙芝討小勃律擒其王而還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
使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
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
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
天子志動遠略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諸
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
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始用胡將至是邊將盡爲
胡人馴至祿山之亂
（戊子）天寶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五月群臣上尊號
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六月賜安祿山鐵券　以
楊釗判度支使　歲中領十五使　十二月或言玄元皇帝降
於華淸宮之朝元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　隴右節度使哥舒
翰築神威軍應龍城由是吐蕃不敢近靑海
（己丑）天寶八載二月上帥百官觀左藏以帑藏充牣賜楊釗金紫自
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四月咸寧太守
趙奉璋告李林甫罪惡狀未達林甫諷御史以妖言逮捕杖殺
之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勅書契魚都督
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
械耗散各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太子侍衛也其

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
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
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
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之人皆市
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
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
兵皆聚於河北郡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太白山人李渾等上
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得之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及諸帝號謚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
拔之　群臣復上尊號　始禘祫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庚寅

天寶九載正月群臣請封西嶽許之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
尚二月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費
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
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華僅以身免關中
旱西嶽祠災詔罷封祀　四月楊釗奏劾李林甫黨宋渾流潮
陽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八月
五星聚於箕尾　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尋復兼河
東節度使　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元魏周隋之後從處士崔
昌之議也　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
有妙寶真符命張均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所在爭言符
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入朝獻所俘獲隸千婦　從楊釗請追復張易之兄
弟官爵　賜楊釗名國忠　南詔反攻陷雲南

辛卯

天寶十載正月為安祿山起第　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
擊南詔大敗楊國忠掩其敗復驅民為兵擊之　高仙芝擊大
食敗績　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
敗　十一月以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

天寶十一載二月以粟帛錢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
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
林甫請禁之官為易取其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
為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言之上乃更令非鉛錫文字穴
者皆聽用之　三月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戶部侍郎王
鉷伏誅籍其家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凡
王鉷所領二十餘使悉歸國忠　八月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
藏屋判官魏忠犀見之遂以仲犀為侍御史國忠屬吏率以鳳
皇優調　十一月李林甫死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
（癸巳）天寶十二載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尚書省　二月追削李林甫
官爵剖其棺　五月復以魏周隋爲三恪　楊國忠欲攻李林甫
之短故也　楊國忠與安祿山有隙欲結哥舒翰共排祿山
八月奏以翰爲河西節度使
（甲午）天寶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加祿山爲左僕射安祿山求爲
閑廐群牧使從之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號謚　以楊國忠
爲司空是日雨土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七月朔日食不盡
如鉤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楊國忠以捷聞益發兵擊
之　楊國忠忌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關中大飢
（乙未）天寶十四載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從之
七月徵安祿山入朝不至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輔璆之　八
月免今載租庸　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
以禦之　安祿山子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張介
然爲河南節度使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　十二月以榮
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
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宦者邊令
誠監其軍也陝　副河西隴右兵赴行營　祿山陷靈昌及陳
留郡張介然　祿山陷滎陽殺其太守崔無詖　封常清與賊
爭於武牢敗績祿山進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賊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東平太
守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討賊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
王爲名詔以祗爲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
使　潁王璬爲劍南節度使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郡長史
源洧爲副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
五十載志欲已倦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
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
爲矣楊國忠大懼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事遂寢　平太守楊真
卿起兵討賊　以宦官邊令誠言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
爲副元帥守潼關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
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
兵討賊河北諸軍皆應之
（丙申）天寶十五載（七月以後肅宗至德元載）正月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　以許
遠爲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
進圍饒陽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
選良將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萬人

與之　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二月李光
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送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真源令張
巡起兵雍丘討賊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加顏真卿河
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四
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以來
瑱為潁州太守　平盧軍將劉客奴殺賊將呂知海賜客奴名
正臣以為平盧節度使　賊圍南陽以魏王巨為河南節度使
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
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等請引兵取范陽不從
六月己丑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辛卯賊遂入關　哥舒
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士民召
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
征聞者皆莫之信甲午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
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
馬九百餘匹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
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
左藏國忠盡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
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鼓聲三衛
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擾不知上所之於是王
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
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助人救火又募
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定光遠遣其子東見安祿山
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國忠使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
生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
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戚而尚
食未備勝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
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
無以復辨　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
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
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追殺之以
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
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
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
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
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
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

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薛景仙誅之 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無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今老託任失人致逆賊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勞苦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上至河池劍南節度副使崔圓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初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至是始遣孝哲陷之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 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琯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

曰朕固知之矣翌日以綰爲相　七月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
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
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
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是時太子已
即位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矣　上皇至巴西以從漢同平章
事韋見素爲左相　庚辰次蜀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裁千三
百人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　上皇以第五琦
爲江淮租庸使　八月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
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
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命
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復西京十月丁卯上皇發蜀郡十
二月丁未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
上元元年七月丁未徙居西內甘露殿寶應元年建巳月甲寅
崩於神龍殿年七十八凡在位四十四年爲太上皇又八年
致傷也曰嗚乎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宗至於中宗數年
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
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
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樂
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
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語林曰玄宗西幸始入斜谷竹晚霧中御頓使韋倜於野中
得酒獻焉首獻四上不爲舉倜懼以他器自飲小前上曰朕
以我爲疑耶始吾賜位嘗大醉損一人因以爲戒迄今四十
餘年未嘗甘酒味力士及近侍者曰比昔我等所知非相結也
記此以見幾致刑措者亦非偶然玄宗之及國也宜矣
開天傳信記曰天寶中上以三門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
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水患名曰天寶山歲省運夫五十萬
人無覆溺淹滯之患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
三四尺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犁長三尺餘上有平陸
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府隨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
其事
諸蘇然射蛟及興慶池小龍事近誕且無益於世不錄

唐紀

緫部三　　　華容孫悳撰

睿宗二后玄宗三后列傳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儀鳳中帝在藩納為孺人俄為妃生寧王帝即位為皇后會帝降號皇嗣復為妃長壽二年户婢團兒誣后與竇德妃挾蠱道祝詛武后並殺之宮中瘞祕莫知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后姿淑尤循禮則帝為相王納為孺人即位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與肅明同追謚並招魂葬東都之南肅明曰惠陵后曰靖陵立別廟曰儀坤以享云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祔廟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邽人帝為臨淄王聘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素有恩終無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死后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勘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撫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宮帝即位寖得幸時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乃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祕書監將遂立為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戴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也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生子必秀嶷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壽王帝命寧王養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

鄂光二王皆廢死后亦誣薨年四十餘贈皇后及鑑莫欲復

公

宗元獻皇后楊氏華陰人以景雲初入東宮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説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説挾除胎藥三劑入帝於曲室自煮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藥覆凡三煮皆然以告説説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嬪入生寧親公主乃堯説以舊恩故子珺得尚寧親肅宗至德二載太上皇自蜀詔有司議尊稱遂上冊謚寶應末祔泰陵

太平公主列傳 竇懷貞蕭至忠岑羲附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母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為道士以幸冥祐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為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為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為枯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后以為類己獨愛之頗預密謀然尚畏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二張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皆自以謀出其下畏之主亦自以功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儒者多窶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響之會玄宗將誅韋氏主預祕計遣子崇簡從事事定主自援溫王下御坐以授與服進睿宗睿宗立加實封萬戶益尊重常與之圖謀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與太平議否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食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州縣護送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有胡僧慧範富於財善事權貴主之與通奏擢為御史大夫玄宗為太子主憚其英武名宰相議廢之於是宋璟姚元之請出主東都帝不許詔主居蒲州未幾太子表追還京師時宰相多出其門又羽林大將軍常元楷李慈皆私謁主先天二年主與竇懷貞等謀廢玄宗使元楷慈舉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蕭至忠於南衙舉兵應之既有日矣先一日事泄玄宗梟元楷慈於北闕下執羲至忠至朝堂斬之懷貞赴水死主聞變亡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第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財貨山積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

慧範家亦數十萬緡始主作觀池樂游原以爲盛集既敗賜寧
申岐薛四王都人歲祓禊其地

竇懷貞字從一太穆皇后之族也父德玄高宗時爲左相以勤藏
約已聞懷貞少競激衣服贏俟神龍中累遷御史大夫避后先
諱以字行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爲
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
上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卻扇數
首扇卻徐視之乃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
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䞗從一每謁見
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䞗欣然有自負之色帝后敗斬妻
獻其首貶濠州司馬復故名景雲初復內召代同平章事太平
公主干政懷貞傾己附之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
諫者交疏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時語曰前作后國䞗
後爲主邑丞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罷爲
御史大夫於是歲紀左飢注銜家宰懷貞具有禍大懼表請爲
安國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三品睿宗受內禪進左僕射監太平
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戮其尸懷貞佞諂詐善諂結權貴宦者
用事尤所畏事或見無鬚者誤爲之禮然史平所得俸祿患散

親族賤時家唯粃米數石而已

蕭至忠沂州丞人起家洛陽尉累遷至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
至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
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
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則彈大夫者又誰白哉承
嘉慙至是嘉貞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狀明實介與承嘉李
罷旨察案悚遷吏部侍郎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
客等誣相王與太子通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昔者天后欲以
相王爲太子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
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帝納其言亦尋授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爲名臣外
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韋后嘗爲其弟
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
合禮帝主蕭后韋崔時爲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
黨慝貶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復爲請於帝拜刑部
尚書中書令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
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爲御史極彥範等頒引重五王失政更
閔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帝之敗遂參帝淘甚

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睿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
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然玄宗賢其為
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
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
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

岑羲中書令文本孫也第進士累遷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
事敬暉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羲為之詞
誼勁切繇是不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
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為時議所重帝崩詔
攝右散騎常侍同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復詔同三品進
侍中以初節愍太子之難羲與蕭至忠密保護帝有功也俄並
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安金藏列傳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
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役
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鞫狀左右畏慘楚欲
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
刀自剚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高醫內腸
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使爾至此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營石墳晝
夜弗息地本川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狎本道
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
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鐫其名於泰華二
山碑卒諡曰忠

劉幽求種紹京崔日用王琚姜皎列傳 王毛仲陳玄禮附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聖曆中舉制科擢朝邑尉桓彥範等之誅二
張也幽求以其不殺三思業其必敗既五王果為三思構死臨
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以出其手以功拔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先天元年為
尚書右僕射同三品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使羽林將軍張暐
說玄宗請督羽林兵除之而暐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
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幽求暐光賓皆流遠州明年太平
公主誅即日詔復舊官秩然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忌
之奏幽求觖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貶睦州刺史稍遷杭
州郴州恚憤卒於道年六十一謚曰文獻建中三年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

宮殿明並及韜九錫皆其冀之宗能中為死怨豈會詔常氏難
紹京略戶奴丁夫以從事平定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
中書令越國公紹京既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甚為時人所惡未
幾出刺蜀州玄宗即位召拜戶部尚書姚崇惡其為人罷與幽
求並以思貶懲罪貶十五正入朝帝見之惻然即日授太子右
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卒紹京雅好書畫跡聚二王及褚
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
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須時饋獻豐甘楚客嘆其能並薦之遷監
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驟拜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帝崩畏
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曄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
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
事縣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誅太平公主帝納之及許逆詔擢檢
校雍州長史進吏部尚書出為常州刺史徙并州長史卒年五
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諡曰昭

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
為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特采甫駙王同皎器之同與謀刺
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商知其非庸人以女妻
之睿宗立乃還長安玄宗為太子閒游獵韋杜間怠休林下琚
以儒服見且請太子過其家至則蕭然處陋坐久殺牛進酒殊
豐厚太子駭異自是亟到常杜甄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
張暐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
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生子瑛者
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暐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
薛伯陽等並侍左右比數入以東宮皆勢重天下號是時官補
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庭中徐行高視侍衛止之曰殿下在
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
曰韋氏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
為之用臣切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
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甚為之奈何曰天子之孝當
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隱之
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
琚曰臣能煉丹砂談諧嘲詠可與優人比肩太子乃奏為詹
事府司直日與游處及即位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深帝與劉
幽求謀先事誅之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帝迫請帝決策
先天二年七月琚乃與皎令問守一王毛仲等從帝誅蕭至忠

岑羲事平琚遷戶部尚書帝於琚恩寵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
宰相每進見侍史語遲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
詭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譎詭縱橫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
平上從疏之俄拜澤州刺史歷九刺史琚自以之勳至天寶時
為舊臣性豪侈其從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
十寶帳備具園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
官屬小史酣豪歡謔摴博藏鉤為樂每從官卑馬數里不絕從
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藥首休還書疏往
復以謫謫流落為慍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使入劾發琚
宿贓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之時人
哀其無罪始琚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
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
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及琚死人皆賢其母始太平之誅
張說召還為大理卿封鄭國公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
時人以為寵然自以斡治稱累遷尚書左右丞三至左金吾大
將軍以年尚加特進大保天寶五載卒年九十

姜皎曾祖謩預知神堯之興自有傳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玄宗
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
中少監出入臥內與妃嬪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記帝在殿廷
詭一嘉樹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誅竇懷貞等功與焉
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議者疑皎任過太過帝乃下詔曰殿
中監楚國公皎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
朕曹遊長陽鄠杜間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此
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
嗣虢王邕等詢問皎一意保護因戒朕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
按疾其亂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朕即位又參誅凶臣造膝匪
躬舉多見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未及識皎之功何見之異
也弟晦又為吏部侍郎有權寵於時以為非久安策請抑損之
開元五年下詔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
保皎宜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復為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
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龍紀業請死者
數人世以為冤晦起家蒲州參軍累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
初擢御史中丞先是衣繡領者時御史不拜宰相御命使四方
者廷中揖見後稍為下之晦獨抝舊禮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
奏遣公等縣從臺嚴復振累官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書請托
為姦前領選者畏憚內外循不能禁及晦悉除之示備防限然

從事精明私相為有罪輒得寄以為神故被放毀亦坐貶稍遷
海州刺史卒

王

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并侍左右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恒負弓箭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喜之及王以萬騎誅韋氏守德從王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俄擢將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司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封霍國公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輒悵若有失見則懽然開元九年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毛仲治見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而營萬騎及閑廄官吏憚之無敢犯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茼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歲歲遺僮千口為收刈檢勤為我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望之如雲錦天子才之進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滿而驕逆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怏怏又與葛福順為姻家而守德等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為姦毛仲恃舊恩不法仲使至其家輒詈毛仲不甚恭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力士春毛仲無愧色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帝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逆亂慮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別駕四子悉奪官皆惡地緣坐數十人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德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過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為弟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陳

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預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以老卒

宋子京曰幽求之謀紹京之策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心膂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故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

太薄之乇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高力士楊思勗列傳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壯慧敕給事左右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金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中人若黎敬仁林招隱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寵與力士等然悉藉力士力得用肅宗在東宮呼之為兄諸王公主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為封越國夫人而追尊其父廣州大都督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及麥亡伯獻濮絰受弔河間男子呂公晤女國姝力士娶之公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至王傳俻吳元中外賂遺表自帝王丞或定制望不逸始李林甫知

帝春秋高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賦粟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國用稍充帝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海內無事朕欲高居無為以政事付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已漕臣恐國無可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逆米者衆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權既振孰敢議之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自是力士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寶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小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傲甚士大夫疾畏之而力士謹巧得人譽帝初制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迎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我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起至閬州遇內參投播制因問已頗一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鄉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慟而卒年七十

此節可改情莫柔歟再訂

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
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樂力
士請其故帝曰爾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郎君未定耶推長而
立誰復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
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
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
下何以制之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
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陛下以權
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
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勢與人順逆顧識者頗恨
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帝相除云

楊
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以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
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
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
勗請行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怖不
暇謀遂大敗封尸爲京觀而還後五溪首領覃行章叛思勗討
陵獠梁大海又反瀧州蠻陳行範又皆思勗討禽之餘黨匿平
封虢國公卒年八十餘思勗鷙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剺腦
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
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縛於格箠擿心截手足剔
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投家奇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於
滋縣侯

讓皇帝列傳 太子瑛附

讓
皇帝憲睿宗長子也始王永平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爲皇帝
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冊爲皇孫中宗立改封宋
王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平王有大功故久
不定憲涕泣固讓帝遂立平王爲皇太子初帝五子長爲憲次
申王撝次岐王範薛王業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
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
枕與兄弟同寢睿宗聞之喜甚及開元中置以隆慶舊邸爲興
慶宮而賜諸王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
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或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
樓同榻宴或幸其所居賞賚優渥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
宴飲鬥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上
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與同之
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講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獵

明皇忠中于諸楊[illegible]太宗兄[illegible]三千五百[illegible]下明皇[illegible]是以天下之政入於[illegible]

式自執絲竹憲善笛範善琵琶與上吏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為
之廢寢食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
藥回飆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
須何足惜憲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
讒間之言無自而入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
緯生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
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
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
恂貶刺史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
弟者天地殛之仰與宴飲仍慰妃令復位後申王等相繼薨惟
憲在帝親待愈篤李每生日必幸其第為壽往往留宿居恒無
日不賜遺尚食總監及四方所獻酒酪異饌皆分餉之憲嘗請
歲盡錄賜目傳史官心數百紙後有疾醫將膳騎相系也薨
年六十二帝失聲號慟左右皆注下帝以憲實推天下為吾太
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追謚讓皇帝號其墓曰惠陵憲嘗從帝
按獵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帝怒欲杖殺
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陛
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

上大悟遽釋之是日上宴飲極懽自解紅玉帶及所乘馬以賜
憲又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
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
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憲本名成器避昭成太后
諡改今名憲子十九人汝陽王璡知名中岐薛三王薨後皆
追贈為太子岐薛二王從誅太平公主皆有功岐王尤好學工
書愛士與貴賤均禮初隋亡其內圖書散逸晟與募訪搉捐
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家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
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又歸範得之後卒為火所焚

物不可久存雖留恐亦不傳也

松窗雜錄曰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起注撰成七
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用
上幸寧王宅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
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行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閨門無
以光示百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乘輿前紀
叙其事四季用朱印聯名牒送史官上大喜以八分書日
本閣緘為卷牒甚從恩因所奏是史凡以五十幅黃麻為
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褾上寶惜尤甚命別起大閣以
貯之及祿山陷長安閣毀於火公宗實錄百不叔及三四

以是人間傳寄之戲
娳氏譜聞曰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
每與諸王同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安上
顧其怏怏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
是噴帝上大悅

太子瑛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初上之在潞也趙麗妃以倡進生
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後武惠妃有
寵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二王以母失職有怨望語惠
妃女咸宜公主倡楊洄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
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力諫故得不廢俄九齡罷李林
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結惠妃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
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
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
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
乃詔廢太子瑛及二王並為庶人尋賜死天下冤之時開元二
十五年四月也於是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
請改葬且射行刑者訖不解是歲十二月妃死
李巽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

也嗚乎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泰伯叔齊之賢
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孫子曰讓天下不自讓皇帝始也夫有所愛之也嗚乎儒宗
至德於是益覺其不可及矣

譙王列傳

譙王重福中宗後宮所生神龍初以韋庶人之譖貶濮州員外刺
史徙合均二州不預第秦宗三從某州來行洛陽男子張靈均
說重福曰大王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平大難安可越居大
位昔漢誅諸呂乃東迎代王今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陰幸
東都發畜兵西據陝向河南河北天下可圖也重福因遣
靈均與其黨鄭愔計愔亦密推重福為天子預尊睿宗為皇季
叔重茂皇太弟制稱中元克復元年愔自署左丞相知內外文
武事以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出征事其餘以次除署
重福自均州與靈均乘驛趨東都舍駙馬裴巽家洛陽令侯吳
重福驚遽出欲殺左右屯營兵至天津橋領從者數百人侍御
史李邕遇之先馳至右屯營呼曰譙王得罪先帝擅入都為亂
公等勉力以取富貴稍閉皇城諸門以拒重福屯右營不應勒
遂至左掖門之閉怒縱火焚之左屯兵復至衆遂潰重福走山谷

留守裴談揔兵大索沒渭渠死年三十一磔其屍帝詔以三品禮葬

韋安石陸象先郭震列傳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舉明經調乾封尉蘇良嗣當國薦於武后擢累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入視中累遷至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賤類不當預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武公真宰相神龍中累遷中書令進侍中睿宗立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婿唐晙邀之拒不往語在睿宗紀中主乃擇憂欲誣之頼郭元振保護免會妻薛怒婢姚吉殺之為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為中丞以安石諸相中宗遺制而宗楚客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然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更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與安石為沔州別駕晙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贓安石嘆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天寶初謚文貞

陸象先蘇州吳人父元方武后時執政皆以清慎聞象先器制擢高第累官至景雲中進同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相湜以象先人望所屬請與同升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然象先卒不嘗往謁公主也及公主謀逆召宰相議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封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及主誅死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為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見之曰歲寒知松柏信哉以保護功封兗國公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群臣稍集帝慮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禁之帝大怒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當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進元帝寤善之時窮治中義等黨與象先密為申救保全其衆當時無知者未幾出為益州長史為政尚仁恕累徙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若必行杖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為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卒年七十二謚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賜今名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須髯少有大志十六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一不質名氏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詔授右武衛鎧曹參軍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往察其宜還上疏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以輕舉措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意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柔遠人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其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率騎往迎之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不過四百里寇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寇憂也田肅開屯匹縑易粟數十斛軍粮支數十年治涼五歲 夏畏慕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突騎施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勒兵將攻元振知之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娑葛既立其父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君今入朝一老耳豈唯不能保爵祿死生亦制於人乎不如厚賂宗楚客等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反引吐蕃以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忠節從其計元振上疏諫不從遂遣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竟襲執忠節殺師獎等遂陷安西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奏以周以悌代元振誣元振異圖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乃得罪白州而赦

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景雲二年
進同三品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以為行
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三品玄宗之誅
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
帝事定宿中書省十四夕進封代國公玄宗講武驪山怒其軍
容不整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
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道病卒年五十八元振雖少攄邁反
貴居處儉約于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
寢儀如也經國初仕為宰相而親與為惟元振之 小說元振為 時軍事年月
頃不對今本附錄

唐紀
綜部四　　栗容　樣慧撰
姚崇宋璟列傳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貞觀中為嶲州都督謚文獻崇少
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為孝敬挽郎應下筆成章舉丞遷夏
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
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
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
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乎崇曰比來坐謀反者率皆興等
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未及欲聖
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
后悅曰鄉時宰相務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公所言乃得
朕心賜錢千緡聖曆三年進同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
府長史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出
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議
以功封梁縣侯后之遷上陽宮也崇獨嗚咽流涕柬之等曰今
豈涕泣時耶恐公禍繇此始崇曰前日從公討逆人臣之義也
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俄出為亳州刺

深由父
之道

比段先崇
甚異関係
法令不義
令從除中義
詩書之體
無之實斗
宗備比

史後五王被害崇獨免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三品進中書令
太平公主干政貶為申州刺史徙同州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
豐崇詣行在時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
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憬藏謂臣當位
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
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
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
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先仁
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幸邊功可乎比
來佞臣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
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
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罷之可乎外戚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
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
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
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
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
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三

品梁國公遷紫微令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崇
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
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帝
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
愈疾叔敖斷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
殺蝗有禍臣請當之時上勵精為治每事訪崇崇應答如響同
僚皆畏帝威嚴唯諾而已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
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
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可
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
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
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崇無居
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
旨上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何不問崇上欲崇自近詔徙
寓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處禁中
耳此何足辭入之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為營
救帝不悅時曲大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請避位引宋璟自代
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史稱之宋崇罷乃為開詔五日一

今予同異

冬入閣供奉凡三年至七十二謚曰文獻崇尤長吏道處決無

滯思：為宰相管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公

崇初立賞札大臣故老雖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

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

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恒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

百官各當其才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由是天子責成於下而

權歸於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

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

足疾乎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

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于是

出說相州魏知古本小吏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出授吏

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恨焉時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托知

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問崇卿子才性何如崇揣知帝意曰臣三

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聞正

帝始以崇私其子必為之隱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

古微時臣常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

耳上于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

陛下赦之亦幸苟逐知古眾各以為上以乃私之知古竟罷為

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利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

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異奕皆至卿刺史

開元遺事曰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屬苦雨不止

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來時崇為翰林學

士中外榮之　又曰崇為相憂國如家愛人如子四方之

人皆畫崇真以神事之求之有福

小史曰崇病戒諸子曰張說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

尤好服玩吾歿後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

若顧所嫁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

既據礱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數日後必悔若復

來索碑文便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張果至悉如

其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

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索本

以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

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

宋璟刑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擧進士累遷鳳閣舍人張易之之

誣魏元忠也引張說為驗說懼遂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不可黨邪陷正若得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

閣少與子偕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復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有異圖璟請窮治后特救之事具中宗紀中書宴朝堂二張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位卑卿謂第一何耶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君非乘卿家奴何郎之有易之等積怨每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皆辭不奉行又詔安撫隴蜀璟復言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易之初冀璟出劾奏誅之計不行乃因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中宗嘉其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帝大怒命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帝不許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敢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未幾出璟為貝州刺史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二品先是崔湜鄭愔典選傾勢要賕賄限曆遷法大壞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痛鋻革之戢

以奏出太平公主貶楚州刺史進幽州都督累遷雍州長史開元初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知棟宇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道隘不治命出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敝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州吏民為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之治不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欲革此風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為諸王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命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初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達官皆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正之操老而彌篤如此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璟等請如舊令帝曰朕

欲海正身率下況于妻子何敢私之翀能固守典礼垂法將來
識所望也阳可其奏後幸東都璟為西京留守十二年東還太
山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方東
巡為別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褒答之進
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説為左丞相源乾曜
為太子少傅同日拜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
之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測
其際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内使楊思勗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
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嗟重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授任
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
曲從之突厥默啜世為邊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佺得其
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僥生心徼倖痛
抑其賞踰年始授郎將靈佺恚憤不忘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閲
堂案見其危言切識未嘗不失声嘆息璟以李邕鄭勉並有才
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咨悔必至若長
弃捐則時月可惜請以為渝硤二州刺史陸象先闊于政体寛
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選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
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元超璟之三從叔恒在洛
城不多參見既不敢駭亂憲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
大例既有声聽事須矯枉請放還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
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又帝以岐山
令王仁琛藩邸故吏数與五品官及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
授微官璟皆奏罷之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
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于上前問魃何為出
封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封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
繫獄故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為然特江淮間惡錢尤甚璟與蘇
頲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于是貶
隱之官罷璟頲相職禁而惡錢復行矣
開元遺事曰宋璟為相朝野人心歸美之時春御宴帝以
所用金筯令内臣賜璟璟雖受賜莫知其繇未敢御謝帝
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持以筯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
拜謝
表子京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
舊史不傳覩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
于崇令宗素所尊憚恒屈意聽納故唐史臣史稱崇善應
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

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乎崇勸天子不求
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
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孫子曰千古之常言之恒（註）乃有加蕭望之之于馮奉世匡
衡之于陳湯乎而宋璟之抑郝靈佺論者獨許之何也嗚
乎古人所以不欲事邊功者不忍以外疲我中國耳王以
攻　雪中國數十年之恥可以快中國數十年無
患而以為生事故推折之亦無異甚矣謂璟以此止天子
好武之心不知璟徒能抑其賞耳不能使其事不上聞也
上聞矣彼好武之心已動雖抑彼客何及乎通鑑載先天
元年璟為幽州都督吳契丹犯漁陽璟閉門不出契丹大
掠而去人抵用兵非其所長或者于靈佺自不相入耳璟
名宰相也然至人不能無過而作史者每一人必欲事事
歸之盡善亦惑矣
張說蘇頲知古盧懷慎列傳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糊名較覆說對第一策
擢鳳閣舍人張易之之誣魏元忠也援說為助賂以美官又

后召問說未對易之從傍趣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
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遽呼
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
說曰易之小人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
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學誰耶后曰說反覆宜併治之遂
流欽州中宗時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兵部侍郎母喪固請終
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睿宗
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睿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
尤見親禮逾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勸帝使太子監國明年
太子即位太平公主以說不附己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乃因
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
封燕國公後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
說上疏曰四夷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
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譏切今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
裸体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
道納之素與姚元崇不平元崇得政罷為相州刺史坐累徙岳
州停實封說既失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因作
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之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

帝陳說忠謇有謀不宜弃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
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并州長史兼修國史
即軍中論撰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同羅拔野固等聞
之皆懼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
李憲以情難信說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
非野馬必不畏刺此吾効死之秋也諸部因是遂安俄復討蘭
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副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
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至駱駝堰羌相猜夜鬭胡
衆潰待賓遁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副使阿史那
獻以党項反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
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安党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三品明年詔
兼朔方節度大使巡邊時康待賓餘党康願子反自稱可汗說
進討至木盤山擒之其党悉平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于
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鎮兵嬴六十
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臣
久在疆埸具知其情將帥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
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
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
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
上從之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彍騎
者也遷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制改
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授說院學士東封還詔說撰封禪壇
頌刻之太山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
惡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于是融乃與
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詔乾曜隱甫
甫等於御史臺鞫之事頗有狀上遣高力士往視還奏說蓬首
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于國上以為然但
罷中書令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然每軍國大務帝
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乃文訟毀帝厭因令致仕始為相時
帝欲事四番說數請講和以休息邊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
說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恒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
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後君㚟破蕃于青海而說果其必敗因上
為州劇羊于帝以申諷諭使羊能言必將曰吾劇不潔立有死
者所賴主仁無戎量力敢勸焉帝識其意納之後君㚟果敗死
十七王後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酒
饌帝為賦詩代拜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謚曰文貞

說衆氣萌立然諾于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前在東宮所與秘謀
甚衆卒為宗臣朝廷大述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
草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修國典章我一王法天子尊儒経學術
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傳思倚壯長于碑誌
既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後要集賢院故事官重
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太宗時修史
十九人長孫無忌無舅不肯先舉爵于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
体
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
璟言而從使事君相詔相督所知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
於是說鎮幽路國馬事蓋以下令不休
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矣苟果然說他日事業
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助君子所
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亦非求備也
蘇頲
頲字廷碩左僕射瓌之子也一覽至千言輙誦第進士調烏程
尉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擢中書舍人時
瓌同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
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史白曰乞公
必寫書與滿大相近
徐之不然手腕脫矣遷中書侍郎時李乂同掌書命帝曰前世
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
襲封許國公以蕃寇邊將數敗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為再諫
力諫止之開元四年同進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
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璟在帝前論事頲輒助成之二人相
得歡甚璟嘗曰吾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的是國器若
獻可替否弟上剛斯公不顧則公常稍為過之人既罷為禮
部尚書俄檢校益州長史時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
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衔命先取不急非陛
下以山澤賂重貴意或謂明公在遠不宜忤上意頲曰不然明
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臣節耶嶲州蠻苴院與
吐蕃通謀入寇更發謀者謀誅之頲不聽移書遣其謀曰毋得
不直院羞悔不敢侵邊後封太山詔頲刻物璽遂分上十餘事
卒年五十八謚曰文憲頲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自業
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
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
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為文章云
唐語林曰蘇瓌初未知頲處頲馬廄中一日遺落一文字
乃撫覽畚奴子持詩書指四十根惡耳以而辰悲瓌詢知

出于頗少稍：親之有入獻乜悲于兩廡之下像召題咏之曰
兒子死關葉將來扑竹畢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有環璞異之
句是年聞日新文章五代時稱小許公云
又曰長安春時盛于遊賞頭懸制詩云飛使結綵露遊五飄青
雲令宗喜賞以御苓親加頭巾上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
王府司馬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
真觀盛夏工程急迫知古諫不納後睿宗嘉其直以左散騎常
侍同三品先天元年為侍中從獵渭州獻詩以諷手制褒答明
年封梁國公賞性貞等詫謀亂國知古密發其謀帝嘉其誠賜封
二百戶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搜賢聞優詔賜衣一副自
是恩義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
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
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謚曰忠文宗大和二年求其曾孫
志納與魏徵裴光復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第進士歷遷至右御史臺中丞開元二年進同平
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自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
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謚曰文成遺言薦
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嘆之性慎清儉不營資產依賜
還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嘗從宋璟還本身之具止一布囊
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
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柸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
及治喪家無留儲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儉以直道始終
不加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之帝後較獵鄠杜間望懷慎
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
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視臨泫然流涕詔
官為立碑命蘇頲為之文帝自書子奕自有傳
李憚吾曰性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己
有見人之彥聖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以清介
自高下視他人者相遠也況今未嘗無才者苟當事而讓姚崇
身退而薦宋璟執于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觀之才與識兩俱勝
者也

　　李元紘　從選張嘉貞裴光庭蘇休裴耀卿張九齡列傳

李元紘字大綱京兆萬年人本姓丙氏曾祖粲當高祖入關以衆
歸封應國公賜李姓父道廣武后時同平章事元紘早修謹

本傳三篇

夜半當閣大臣表疏一聞便得逐以嘉貞為中書侍郎同平章此去書一篇
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事多專決而剛躁自用秘書監姜皎得
罪嘉貞希旨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
罪嘉貞復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于君且所
以養廉恥也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則死獨不宜
廷辱以卒伍待之伷先重客復濫若此然之嘉貞退不悅說曰
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答辱但恐行及吾輩此
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初嘉貞在兵部
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又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以事
出嘉貞為幽州刺史徙年為戶部尚書益州都督詔宴中書省
嘉貞于坐慢罵說源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年六十四謚
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嘉貞雖
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見譴
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士大夫務廣田宅適足為不肖子酒
色費我不取也子寶符賜名曰延賞

源
乾曜相州臨漳人第進士神龍中頻遷諫議大夫開元四年擢
黃門侍郎同下章事踰月罷為京兆尹入遷復相進位侍中建
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滯于外臣三子皆在京
仕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嘗與僧爭碾磑元紘
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
判不可搖也累遷至開元中為京兆尹詔收三輔渠時王主權
家皆旁渠立磑瀦遏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
之三遷吏部侍郎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當國務
峻涯檢抑奔競夸進當恆之卒謚文忠元紘再世宰相當國累
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馭弱得封物賜給親族家累嘗嘆曰宰公
引宋璟之美然則見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李文子之德何
以加之

杜
暹濮州濮陽人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
明經第補婺州參軍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田會安西
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
詔暹就按突厥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
心乃受焉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暴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
不及為給事中擢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
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
君長于闐遂安十四年召同平章事二十八年卒暹貞素遵為
人少學術當朝議論時失淺薄然以清勤約自勵世譽不通觀

天獻道以終身既年尚書省久故吏致賻其子本文一不受以
行道畫志之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
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召見咨以事大驚使條草奏皆意所未及
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曰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召嘉
貞見內殿以簾自隔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詔上簾
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遷兵部員
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吏無稽牒
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奏事京師
玄宗善其政厚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
即以為天兵軍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
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
言路且為未來之患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
起徒步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
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事筋衰無能為也帝曰第
往矣吾卿及宋璟宰罷帝欲用之而忘其名夜召中書侍郎韋
抗曰朕嘗記其風標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者可為我
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詔召之至

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拜乾曜之公內是公卿子弟出為
百餘人帝嘗自擇其可與張說儕勝說為中書門下共食實戶
三百台封自此始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
慎將敬得名為相不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
中未嘗建議可否事悉畏唯唯聯署務為寬平懷大致數恭恪
善故為嘉貞所排不伸故君子譏焉

如此入乃其
休食

裴光庭字連城聞喜縣公行儉之子也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
后詔入宮為御正甚見親寵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
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累擢鴻臚少卿玄宗有將岱宗張說
以天子東巡恐突厥間入思謀加兵守邊召光庭與謀對曰今
將告成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比突厥委求和親未許
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應命突厥來則戎狄
君長必相率而至可以偃旗息鼓矣說曰善固不用其策突厥
果遣使來朝因扈從東封還累遷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弘文
館學士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
國迄隋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為之作傳書久不就卒年
五十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為限光庭始循資格博士孫琬
以其非獎功之謹謚曰克帝聞特賜謚曰忠憲

韓休長安人工文辭舉賢良策擢至禮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恒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徇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侍中裴光庭卒帝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罪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滑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臨鏡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非為身也後以工部尚書罷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忠

裴耀卿字煥之絳州稷山人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丘悅文季常利器更直條顧閣府中號學直累遷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識張說曰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朕手置座右以自戒俄徙宣州前此入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獨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循愈急使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遷官京兆尹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于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既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于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水路自通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充轉運使于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泝河而西三歲積七百萬石省僦直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答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

戩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天寶初進尚
書左僕射俄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首具朝服
制諷博士學部官唱拜禮畢就耀卿所事乃常服以贊者王事
英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君膳不
堪重衣又朗博士紛泊　非病士所宜林甫然然怨后一歲卒
年六十三謚曰文獻

張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會試嶺南一見異遇
之始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以道侔伊呂科累遷為
左拾遺累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
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會當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
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
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
隔于殊恩胥史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說曰事已決矣悠
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始說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帝
思其言召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累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職
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其庭樹是歲奪哀平章事
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
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上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繫

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
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
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非賞功之官也帝曰
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東北俱平陛下何以加
之帝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曰尚書古納
言唐興以來多用舊相仙客以河湟使典驟居清要恐羞朝廷
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
不達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林甫因是日夜短九齡于上上浸
疏之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仙客入相先九齡嘗薦長安尉
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帝怒杖
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九齡坐貶荊州長史請還展墓病卒年
六十八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
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
曰風度能若九齡乎當是時帝在位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故
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及
鄂光二王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執不可妃遣宮奴牛貴兒告
之曰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曰房帷中安
得有外言遽白上上為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安

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雖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嬪宮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帝惜其才赦之九齡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知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穰子將曰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當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議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亦既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開元天寶遺事曰明皇于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得升此座

遺事又曰楊國忠盛時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曾與識者議曰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肌棄骨溝壑中禍不遠矣及祿山之禍亂附炎者皆戮族

語林曰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見未嘗訊劾於九齡召問而訊問直口占其情無輕重皆引服時謂之張公口案

唐紀

緣部五　　畢宏孫慈撰

崔沔李乂李朝隱嚴挺之崔隱甫楊瑒列傳

崔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擢進士武后時試第一累擢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睿宗召拾攻御史中丞請發大倉粟及減苑囿馬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犯

不忌盧公亦有心下

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怪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中書令張說數稱之遷中書侍郎沔既嘉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從首任祿耶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為魏州刺史爾滌敗祿沔兒禁使入召還入掌吏部十銓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卿常縚請里增籩豆至十二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舅舅母袒免沔曰神道主敬雖日備物而蔚利係焉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馬貢未祭致遠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鳥獸所以恐待親中莫不為而后食不試也若此主矣無以加矣

諸珍羞鮮物弟致有司是使善于今周宜而為不必加籩豆以為嘆也太羹古食也盛于古器和羹恆饌也盛于時器毛血盛于盤令酒盛于尊未有為時饌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修耳曾丹墀宮之植割其南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于清廟是以貴儉然則清廟不香舊矣太常所謂進所未未安又太常言籩小不及令此特主非沔曰禮有以小為貴者故以爵定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固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侍請而革云又言禮本于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副唐禮雅屢易思故孔道以來園命再移于外姓本禮發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監門兵曹參軍劉秩亦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于是宗廟籩豆皆六姨舅小功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餘仍舊制再劉廷有疑議咨還取表卒年六十七謚曰孝子祐甫

五宰相

李乂本名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第進士累擢監察御史初吞然所進景除初除某靜能之姦中宗不納遷修文

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縈在所賚以贖生入上疏以為江南魚
鱉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限而府庫有限與其拯物不如
愛民若回所贖之資賦方困之徭其多澤矣帝以之是詔令焉
從多文章之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來環等同典所事時稱
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
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惜第不可耳諫
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遂不從慍客之及平公主千敗欲引之自
崇以府本見矣
附又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薦為侍郎外託引重實
忌其剛敢之後長之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謚
曰貞遺令海葬毋還鄉里所著與兄清源府尚一博州刺史向
貞同為一集曰李氏花萼集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據五
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建以不經鞫實不宜輒用法忤
旨貶嶺南宰相韋巨源李嶠言于中宗更以為聞喜令累遷吏
部員外郎時敕出敕李朝隱執罷斜封千四百員怨謗讙騰朝
隱了不介意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因之狀成安公
主奪民田不酬直朝隱劾主以狀之由叔表獄狀為執政所擠
出之累官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與同官盧從愿並被
一千官從息字子虛臨淄人初高宗時吏部選擇賤者眾行偽
馬戴時選前有馬載後有盧李久之朝隱以累遷今有下第者
除滑州刺史徙同州會宗東幸召見擢河南尹太子舅趙常奴
怙勢橫閭里朝隱執而杖之帝賜書慰勉入為大理卿武強
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奏景仙贓皆乞
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唯
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帝不許固請有詔杖流嶺南朝
隱累官御史大夫又嶺南採訪處置使卒于官年七十謚曰貞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陰人少好學資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
義興尉姚崇為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開元元年二
月胡人婆陀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去年大酺上皇與
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以夜繼晝凡月餘挺之上疏諫以為酺
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
聖德美風化之帝納焉累遷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出為登
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撫太原朔方籍兵
馬復累年仍移太原取兵狀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
有變密啟于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
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為刑部侍郎遷太府卿與[illegible]

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會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而林甫所引戶部侍郎蕭炅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謁林甫挺之素負氣薄其為人竟不之詣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請于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洺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諭以上意甚眷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因奏曰上言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帝嘆咤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為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節許與止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于其塔左君子以為偏子武自有傳

崔

隱甫貝州武城人解褐累官至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擠貶邢州司馬玄宗立擢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辭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絹累拜御史大夫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致官嚴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洵是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稱職張說嘗因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說賜罷隱甫亦免去除從為大夫遷刑部尚書累封清河郡公卒謚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詔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足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宋子京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遂詔不屈牛仙客信剛直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嘗矣吾以編棧論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楊

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始為麟游令時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撤取叢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懷貞營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為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當氏嘗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

已寬之人重歐其祖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訴由是名顯當
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
擧之反為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愓
則御史臺可廢矣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戶
部侍郎于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噤
然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奏有司帖
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間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且今習
春秋三家儀礼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矣請稍加優獎從之
因詔以三家傳儀礼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
大學門又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不過百人竊見流
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
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
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析明經進士也帝然其言
再遷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
古礼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禮與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臨
哀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于人書名
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礎石耳

李邕王翰呂向列傳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麓顯慶
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邕以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邕
為附事見義並書並行既冠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偏願見秘書
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服
之嶠為内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
乃召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及狀武后不應邕立階大言曰
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位
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
技幸擢秘書監邕上書力諫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貶富州
司戶參軍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劾任戚人頗忤之
本義崔湜惡崔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
若水同被礼遇義等惡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累官至御

子承子子誠奏宋宜可遂不如官留寄以御史中丞正夫

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封泰
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甚稱上旨由是頗矜肆自謂且夕
且宰相邕素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
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臣聞明主御李捨過取能本材弃行
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
豈念行乎會息須身豈惜生乎比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

元儼平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呂強之奇蓋不愛而我奪不覇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師文範丈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兄擅入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屈姦謀終損然則邕大有造于我邦家之前來環華屢遇者豈以才賞物嘉其忠于國矣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勘訊待報時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于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輸錄無取默視含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觀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贖邕焉門縱掖有足數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董衆附化知之誅臣之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斂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七國叛國亞夫得劇孟以為逸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含弘之道存棄瑕之意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武皇弟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恐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哭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恩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于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哉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闡之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仇不容于衆邪惡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齒十載歲時歎懸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太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戰天意瞥顧兼遂旋生詩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藥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出吏口迫邕手書代入贓狀以為枉法市罪貢奉指為姦贓于是函使朝堂守控哀聞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吞聲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妻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方遂骨糞沙漠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豐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切勑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聞傳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

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
軍柳勣有罪下獄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詔就郡杖殺之時
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長于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
前後所受鉅萬計天下號為李北海其文盧藏用嘗謂邕如干
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
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
終以敗云

方正學曰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
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致于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
此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關之不止一人叱之而愧
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
天下望而尊之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張子房卓
茂武帝有汲黯諸侯憚畏而不敢放代宗相楊綰唐經中興斯
數君子者其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
順從惟恐不得覩其光輝者德刑于中聲名著于當時有非才
藝之士所及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
觀是時如李邕系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其所信任者
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失國而已

[illegible]
哉狀不逮其身劉柔也當系和之被禁張說質皆揣之欲寘之
死而布衣孔璋獨上疏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
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為之惜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
義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日以蒲酒為事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
軒擧自如張說鎮并州禮益加復擧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擧
超拔群類方說輔政為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郎
櫪名多馬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多嫉之說罷出為
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
貶道州司馬卒

呂向字子回涇州人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
然世號連綿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開元十年召入翰
林時帝歲遣使採擇天下姝好號花鳥使向奏美人賦以諷帝
善之擢[illegible]遺及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
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頭剌[illegible]
又番夫前長入伏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鴻集不鳴未為瑞為
封花難代帝曰仁獸況又反安忍戕賊其頤君又武剌鄉魏勤

何羅窃發伏臨單于何以塞責帝納之詔蕃夷出伏从之遷主客郎中尋侍皇太子恭贊良異始向之生父家遠分不還訪索累年不獲偶行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嗟官庋朝散大夫賜錦絲給內教坊樂工娛悅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定以喪母失墓所在将至父巫奋求得之遂令諸墓向於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書以李善釋文選為業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詁解時號五臣注

褚無量馬懷素元行冲陳貞節列傳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監官人家濱臨平湖有龍出入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擢明經第累除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將祀欲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為豆遵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內宰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寡以母老解官會宗為太子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根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杖臨徐行又為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湖懷姚崇是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諫其言乃上疏爭之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群神漢章帝祠黃帝橋山章武祠堯光武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顏淵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禘人之國大于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緬到東君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舜祠蒲坂禹祠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寫以廣祕籍天子詔于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為之使國表盧僎陸去泰等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

捐檢獻來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群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為麗正殿直學士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郗常亨潘元祚等為皇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經百官觀禮厚賚賜之卒年七十五　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為恨帝聞悼痛謚曰文將以補闕盧履冰議父在為母服朞年一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爇然以讀書遂博經史擢進士第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崔貞慎獨孤禕之餞之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懷素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贓賄狼藉懷素劾罷之以十道使黜陟江南處決平允遷考功數取實才權貴請謁不能阿撓擢為修文館直學士開元中進義昭文館學士為秀才未嘗廢求謙恭慎畏服為長者公卿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閤門內輿以迎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待詔勾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下大臣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以藏秘府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悲文後詔秘書並殿修書學士革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無量元行沖考絀不應選者八年四錄成上之學士無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校麗正書由是秘書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臘以適口參术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遷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犍繼

晉受命獨此可以書之有人改古文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
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
家遂謂之阮咸開元中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再遷弘文
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
次物故詔行沖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
以老罷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
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
施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于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
抄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
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說聞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俄丐致仕
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謚曰獻

陳貞節潁州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
建陵廟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上言以爲非是詔有
司博議于是四陵廟減吏卒半還太常博士全宗奉昭成皇后
附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言請準周姜嫄晉宣
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于是晉太儀坤廟貞節又與博士蘇獻
上言睿宗于孝和弟也按賈循說兄弟不相爲後請以中宗爲
別廟詔可乃來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徂闕
男子擬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還中宗于別廟而祀睿
宗正與魯同兄弟于弟猶不可躋況弟臣于兄乎若以兄弟同
昭則不應出兄置于別廟願下群臣博議貞節及馮宗蘇獻以
爲七代之制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者數以爲
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至高宗故爲中宗將立別
廟非躋睿宗于中宗之上也平子誣罔聖朝漸不可長然時論
多是平子故議久不決獻嫂之從兄也故嫂卒從其議平子論
之不已坐謫都城尉明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乃與
馮宗上言明堂盛邇掖是人神雜揉不可以享詔所司擇議刑
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爓之餘不容大享請
因舊備制還署乾元正殿正置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
丘制曰可貞節以壽終

劉子玄　吳兢　韋述　徐堅列傳

劉子玄名知幾避玄宗嫌諱以字行徐州彭城人也年十七父宋
州司馬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
講春秋左氏注聽之退輒辯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
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

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時公卿誅元音建相及子玄作思慎賦以刺時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群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史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大史副上宰相後漢所撰先集公府乃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恒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推行四不可今監者不章指授修者又遵表務相推避以是步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學用其才而泊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訐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至吾地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于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司馬懽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以子貺得罪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能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歿後玄宗詔河南就家寫通讀之稱善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勤學博通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累

迎王神龍中為右補闕節愍太子之難宗楚客等誣相王與
謀兢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
陷之極法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
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
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
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累
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垃戚己拜諫議大夫仍修史始兢在
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易之等監領事多不實兢不得
志私撰唐書春秋未就至是乖給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
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
等赴館撰錄進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
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
州刺史天寶初入為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還史職李林
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牾時
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后實錄宋璟激張說證魏元忠
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謬謂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白此乃
兢所為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
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高宗時司馬鄉弘機曾孫也家廚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
略徧舉進士上第開元初為櫟陽尉累除右補闕張說既領集
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
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冬曦兄冬日弟和璧
居貞安貞順貞等六人述弟逌迥迪巡亦六人並詞學登科
說曰韋趙昆季今之杞梓也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
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摹周六官領其屬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譔武德以來
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蕭嵩
復奏賈登李銳助述為之遂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
壽之流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
史官二十年澹于榮利為人純孝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
與均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
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剝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
南山身陷賊污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常
氏之類音亦反詞學則承慶嗣立達音樂則萬石達禮儀則叔
夏史才博識所著書二百餘篇行于時

徐堅字元固西台舍人齊聃之子也舉秀才及第聖曆中與修三
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弥年不下筆堅與張說為之條槩
諸儒因之始成書累遷給事中常月將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
為所陥中宗將殺之堅為伸救得流嶺表睿宗即位修史進東
海郡公遷黄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師兵擊姚州渳河蠻
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役堅議蠻方羈縻不宜與中國同法恐
旁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
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為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
嶲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婁邀請堅不許
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辞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遠禍耳羲
敗不染於惡玄宗改麗正書院為賢集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
知院事帝大脯集賢燕食在白司上說令備大榜以修其寵堅
見遠命撤之曰君子焉取多上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
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七當撰次高選卒年七十餘謚
曰文堅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識者以
堅父子如漢班氏

僧一行列傳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鄭國公公謹之孫也少聰
敏博覧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
經讀之數日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頗深何遽見還之一行曰
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
與之深談謂人此後生顏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請與
交一行避之尋出家為僧隠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即位以禮
徵不應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齎勅書強起之
置光太殿數獻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隠開
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勅有司治裝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
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其言遽追勅不行一
行所撰有七衍論三卷攝調伏藏于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
甲經釋氏系錄各一卷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勅一行考前代
諸家曆法改撰新曆又命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黄
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
立衍以應之改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謚
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
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為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庫
錢五十萬為起塔於銅人之原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
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

間聞院僧於庭布算疊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
算法已合到門耶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
一行聞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
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
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非
聖人而何

開元傳信記曰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上視
之乃蜀當歸也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嘆異之

松窗雜錄曰玄宗幸東都秋霽與一行共登天宮寺閣遐
顧悽然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
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至成都前望大橋問左右曰是
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嘆曰一行之
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酉陽雜俎曰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
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思報之尋王姥兒殺人姥訪一
行求救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
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有廢園
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
一則杖汝奴如言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
行令實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
莫測詰朝玄宗急召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師有
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車不見古所無者
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
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
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
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王晙信安王禕王忠嗣列傳

王晙滄州景城人明經擢第累官至景龍末授桂州都督開屯田
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劉幽求之流封州也崔湜諷廣州都督周
利貞殺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幽求
懼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晙
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俄崔湜等
誅幽求復執政廣州人請勒石頌晙德詔幽求為之詞累遷朔
方總管隴右群牧使開元二年吐蕃十萬寇臨洮晙率所部二
千與薛訥軍合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
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傍自相殺傷死

者篤討逆王洮水又敗之明年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
多降分置河曲晙上言此屬使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依
安卒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實難制御聞其黠者日與賊通日
月滋久奸詐愈深食戎其饕雖悔何逮願集兵衆徙之內地漸
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疏奏未報降戶果
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晝夜冒雪要竹追擊大破之累
功至兵部尚書復為朔方軍大總管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
戶同反攻陷六胡州晙與張說大破之生擒待賓斬于西市玄
宗以宮人賜諸有功者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
有常進闌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十一月代張說為兵部
尚書同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
屬後坐黨引疏族貶蘄州刺史十四年累遷戶部尚書復為朔
方軍節度使卒年七十謚曰忠烈始二張之譖魏元忠晙獨上
疏申治衆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晙曰魏公以忠
覆罪茍得辨雖死弗悔卒復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表晙且言
戡時士咸見晙與郭將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天子嘉異乃追
使祭晙廟進諸子官
信安王禕蔣林王恪孫也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杺以
友稱當襲封國讓祗中宗嘉其意別封為嗣江王開元時徙信
安郡王累為州刺史治嚴辦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
陷石堡城據之侵擾河右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諸將咸以
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
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
河隴諸軍游奕拓地千餘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契丹
牙官可突干弒其王脅奚衆俱叛詔拜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
帥討之敕禕以副王不行故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
擊二蕃破之可突干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
千餘衆來降徙其部落幽州境內禕加開府儀同三司領關內
度支營田採訪處置使禕功多亂政害之費不雕為當時所恨
久之遷兵部尚書為朔方節度大使坐事下除衢州刺史天寶
初以太子少師致仕遷太師薨禕治家嚴教子有法度子峘嶧
峴皆顯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海賓為先鋒戰
武階建代王懷白覆其衆諸將嫉之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入軍
衆之斬賊萬七千級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中嗣時年
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

為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畧上與論兵應對蠭起
帝器之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
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鬭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
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
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報天下乃請精銳數百襲
吐蕃會贊普大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畧陣
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代北都督河西
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奏請忠嗣與俱進拔之城吐
蕃大出欲取當新城夜壓官軍陣衆不敢擧軍皆恐忠嗣單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忠嗣張兩翼擊之吐蕃
大敗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二十九年節度朔
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
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
諜虜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継又閒于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
部攻多邏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兵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
橫野軍實之并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突厥不敢盜塞徙河東
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嘗曰太平
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故訓練

士為隨國緩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
盛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軍
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
籍士缺者按名罪以是部下人自勵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
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遂入以為
張仁愿之後將帥皆不及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佩
四將印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
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乃固讓朔
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石
堡險固吐蕃擧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
亡請厲兵馬俟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延
光自請將兵取石堡詔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
盡如其欲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
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名受詔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
數衆授之而不立重償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無功必歸於
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一數萬之
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
之命易一官乎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

出走光逆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又安祿山城雄武託禦狄
塞謀為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
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
欲擁兵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官以官
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
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

唐紀

綠部六　　　　華容孫懋撰

楊貴妃列傳

玄宗貴妃楊氏蒲州永樂人蜀州司戶玄琰之女隋梁郡通守汪
之後也始為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後廷數千無當帝意者或言
妃之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
壽王聘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太真肌體豐艷曉音律性警
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
如皇后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以從兄銛
為宮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而從祖兄釗亦寵顯三姊皆美劭
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
下每命婦入班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姨與銛錡五家凡有
請托府縣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朝夕若市十宅
諸王及百孫院婚嫁皆以錢千萬緡賂韓虢使之請是乎信成
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封內物駙馬都尉獨孤明亦失官上
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
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豪蕩一旦帥工徒突
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居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

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
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
物不敢受直它日妃以微譴送還楊銛第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
高力士欲驗帝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妃所凡百餘車帝自分
御膳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後恩
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織
繡追琢之工專供貴妃院者大抵千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於
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
品翼入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今看女卻
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
變天寶九載妃復忤旨送歸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曰
婦人識慮不遠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就死
豈忍辱之於外哉帝亦悔之遣中書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
泣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
（[illegible]）引刀斷一繚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
國忠既遙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
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仍以劍南
旌節引於其前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十

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門市楊氏奴揮鞭及
公主衣公主墮馬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明日免駙馬都尉程
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子朏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
尚承榮郡主又詔為公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銛錡秦國早死
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每入謁並驅道中
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妝盈里不施帷障時人謂為雄
狐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
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與諸姨
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入白妃妃銜塊請死
（何意）
帝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不得
已與妃訣而縊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還自蜀過
其侯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
速亂為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具棺
槨它葬焉啟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
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歔欷

天寶遺事曰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淚妝識
者以為不祥後有祿山之亂記此以志服妖其他如隋煬
召幸投錢賭寢暨梅妃傳長恨傳諸說怪事不錄

李林甫楊國忠列傳

李林甫小字哥奴長平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累擢歷刑吏
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
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妃寵傾後
宮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
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多權術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
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
因蕭嵩言用韓休方具詔武以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
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黄門
侍郎同三品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林
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會
宮中有怪欲還長安裴耀卿等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林甫潛
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
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賦而已帝大悅即駕而西帝欲進朔
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
不可者帝聞善之自是疏薄九齡與耀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
仙客仙客涇州鶉觚人以小吏起家任遇清勤省用倉庫積鉅
萬器械犀利故帝以爲才足爲相謹身無它與世浮沈百司咨
決無所建今諷曰如令式而已以故不爲林甫所忌初三相就
位九齡與耀卿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出眉
宇間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兔及耀卿九齡罷林甫嘻笑曰尚左
右丞相耶日恣而進之公卿爲戲乘於是林甫遂兼中書令卒
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數稱道壽王而
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恐及禍乃陽善帝壻
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
子絕妃自明李適之者衛山愍王孫也代牛仙客爲左相嘗
與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隱賊間好謂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
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從容爲帝言之帝喜以問
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
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及韋堅皇甫惟明與
寬等皆適之厚善忠爲林甫所擠得罪適之懼乃上宰政求散
秩貶宜春太守竟仰藥死又太子杜良娣之父有隣
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
賜死是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
出良娣爲庶人未幾使人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
子帝不信然忠嗣猶坐貶林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居

深言要得與外人相聞此安耳林甫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勲力于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為豽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異言帝不忍廢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自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無能迯其術者同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廢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坐相連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為將作監嘗從遊後園見輦者役而泣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旦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時上詔天下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林甫恐對策斥己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恐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遺才帝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

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召絢子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始以賓詹分務東都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以有疾除員外詹事時林甫恩寵莫比凡遠方所貢珍鮮傳賜相望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所給衛馬武士女樂甲第園亭不可殫述故事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以多怨恐刺客竊發出入騶騎凡百餘金吾為清道前驅在數百步外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屢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一人謁者林甫無學術發言鄙陋嘗呼杕杜為杖杜書弄璋為弄麞聞者竊笑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林甫有子二十五人女亦二十五人及有疾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巫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上乃召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竟不起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璡上書言政事即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芻豆一鳴輒斥去之矣自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介契苾

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開元中大臣
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
使入相林甫固欲杜其本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
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感
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用安祿山高仙芝哥舒
翰等專為大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致大
亂王室遂微初林甫善人暫而狠料過己寵而物色得釁竟顛
所喜因計逐之其代楊國忠代林甫執顆寬云國忠素銜林甫
及未葬陰諷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布思謀反下
吏按問其婿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帝怒詔悉奪官爵斲棺
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櫝用庶人禮葬之諸子悉徙嶺南黔其
家帝之幸蜀之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帝聞肅宗以房
琯為將喜曰此非破賊者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士淹言及
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
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然
不應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
孫不預陳希烈宋州人林甫以其柔易引與共政林甫居位久
共陰說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後以附賊賜死于家吉溫故

宰相頊從子之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天寶初為新豐丞時
太子文學薛嶷得幸引溫入見帝目之曰是一不良人我不
用也　初林甫與左相適之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
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溫為京兆尹蕭炅
法曹炅使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叫之聲所不
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須臾獄成及林甫欲治吏獄
炅薦溫時又有錢塘羅希奭者為吏深刻二人皆隨林甫所欲
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溫推事先計贓
成奏乃引因問隨問輒承無敢逆者林甫才之擢戶部郎中兼
侍御史希奭亦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
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諂附之兄事祿山嘗說祿山曰
李右相雖以時事親三兄然不肯以兄為相兄薦溫於上溫即
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
子亦忘前語會祿山領河東表溫自副為國忠當國引拜為御
史中丞祿山還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溫牽馬出驛數十步溫至
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知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
既依祿山甚國忠不喜之因遣人發其贓事下溫澧陽長史明年
再貶為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為始安太守溫既謫依希奭

以君國忠奏布更獲贓罪入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

溫死五月而祿山反

楊國忠本名釗天寶九載賜今名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甥子也不學無行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貧不能歸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于蜀國忠護視其家遂與其中女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是也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客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為言國忠本末兼瓊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綈于長安賫蜀貨直萬緡國忠大喜過望至京師見群女弟分以遺之時虢國新寡國忠遂館於其室中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國忠善蒱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擢金吾兵曹參軍兼瓊引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國忠專主蒱簿計算鉤較精密帝悅曰好度支郎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倚國忠使按劾國忠所誣陷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虢國居中伺事帝所好惡國忠必知之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御史中丞判度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國忠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帝因帥百官觀之賜帛有差賜國忠紫衣金魚以賞之及國忠與王鉷劾誅楊慎矜權勢益盛吉溫又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誣奏林甫所善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逐之林甫不能救遂結怨國忠復計殺王鉷代為京兆尹悉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帝始厭林甫疎薄之先是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怒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討之舉軍沒獨仲通身免國忠為匿其敗更叙戰功因是請遙領劍南節度使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一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國忠入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床下林甫託以後事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覆面林甫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兼修國史國忠已得志則窮追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為功封衛國公國忠欲収入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但依資據闕注官淹滯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先遣令史密定名闕就私第召左相陳希烈及給

事中諸司長安皆集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先是國忠就第設帷邀女兄弟觀大選唱補士之醜野蹇陋者呼其名輒笑於堂聲徹諸外侍郎常見衆張倚趨走堂下抱案牘與主事無異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於是帷中大噱士大夫詬恥之鮮于仲通等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詔仲通撰其詞帝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黃金填之帝嘗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甍相照帝臨幸必徧賚不訾遠近饋遺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裁務第署一字不能盡政吏得輕重為賊無所忌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決机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又便佞專徇帝意不顧天下成敗帝推意事遂政自調兵食取習文簿吏任之第凡須案牘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総帝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委坐家裁決既斂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常引希烈循以為常會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為災扶風太守

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者子暄舉明經學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其子撫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以鼠輩相賣笑罵不顧而去珣懼即致暄高第國忠既當國以領劍南召募使遣戍南人聞其瘴屬險遠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哭聲振野尋遣劍南留後李宓擊閤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因再興師中國幾卒死者幾二十萬安祿山陰褒不奉法國中言其有反狀帝不聽國忠欲激怒之令其必反以取信於帝於是諷京兆尹李峴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等殺之貶其党吉温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過於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已草詔會輔璆琳覘祿山納賂因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於是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國忠懼謂女弟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哀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乃止哥舒翰守潼關國忠聞欲反己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初國中聞難作自以身帥劍

而祿賈腹心洪盪削為自先計里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
蜀便帝然之明日帝出延秋門惟國忠與帝見系高力士及皇
太子諸王數百人從進次馬嵬將士飢疲右龍武大將軍陳玄
禮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
吐蕃謀反國忠哭出或射中其頭殺之爭啖其肉且盡梟首以
徇帝驚曰國忠欲反耶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
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

洪邁匯草曰揚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
四十餘使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業其拜相制前銜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
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
太府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
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
學士脩國史太清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營田租庸鑄
錢等使以是觀之概可見矣

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易之恩幸莫
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乃密
令女奴蠙珠上樓遂有娠生國忠

天寶遺事云楊國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成病忽晝夢與
國忠交因有孕後生男名朏洎國忠歸其妻具述夢中之
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聞者嗤之

宇文融 常堅 楊慎矜 王鉷列傳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永徽初代
（新史崇裕融之父）于志寧為侍中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天下戶版刓隱人多
去本籍浮脫猾賦豪弱相併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
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公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
鉤檢帳符為敕七丁其家推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
琦韋洽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行天下其新
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
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
百萬緡將上刻意事邊急於用度融由是有寵引拜御史中丞
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帝亦令百僚集議而公卿皆畏融恩
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籍外
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出在外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
無鉅細上勸農使後上臺省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融奏
戶部侍郎帝乃昭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

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十道各分官
為使遂厥功中書令張說素惡融固狀先事沮傷之張九齡語
說備之說曰狗鼠何能為融乃與崔隱甫等廷劾說說由是罷
中書令融復數暴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乃詔說致仕然融為
魏州刺史建請置九河故地為稻田權陸運米賤救其子入官
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累遷至同平章事融性精敏應對辯給
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
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
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劾奏之禕客知
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帝怒罷融為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
日而罷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嘗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官
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為惠宣太子妃妹為皇太子妃中表
貴盛故仕最顯由秘書丞歷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
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冀最於
帝帝答其才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堅引渭水控東
總衛傍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二年而成帝為幸樓詔群臣臨
觀堅取新船數百艘篙工挽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服每
州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
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力士甆飲器茗
鐺釜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蚺膽翠羽吳郡方文綾船皆尾相
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陝尉崔成甫
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裼之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
飾而和之歌曰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舟船鬧揚州銅
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致次合作樂次拜下堅跪取諸
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仍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
迭進惠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旋加
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堅進兼
江淮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堅妻姜
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
子意覬十道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投堅刑部尚書奪諸
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
致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爲
皇太子矣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
龍觀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狎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鞫林甫使
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溫等文致其獄帝疑之貶堅縉雲太守

惟明播州太守籍其家太子慎矜與妃離婚復貶堅江夏別駕
未幾長流臨封郡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投惟明於
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堅始鑿滻多懷氏家基起江淮
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求堅罪捕治舟夫漕
吏所在獄皆滿徵剝逋負逮及隣五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父隆礼開元初爲太府卿歲所數百萬
任既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公宗訪其子可代
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善推慎矜監察
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
含嘉倉出納使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
汙偽青州縣償所直轉輕貴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
二年擢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
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林甫知慎矜
爲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當堅之獄王鉷等方文
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與林甫皆恨之鉷父與慎矜兄弟也
至是鉷與司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滋不平又慎矜摧戶部
尚書林甫乃與鉷謀謟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間
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慎矜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

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
敬忠勸勿殺賣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帝帝嘗問所從來婢具
爲慎矜所賣因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庭中步星變夜分乃去
又白厭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揚國忠國忠陰以語鉷乃與林
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蓄讖緯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聞之
収慎矜尚書省詔盧鉉揚國忠同鞫之務掠不服鉉遣御史崔
器紬讖書置慎矜下妻臥內因以爲搜獲於是賜慎矜兄弟死
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坐徙者十餘族慎矜兄弟友愛事
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慎名審視鑑嘆曰兄弟皆六尺餘此才欲
見容當世難矣世哀其言
王鉷夏州都督方翼孫也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合宗以
爲才進拜御中丞京畿閑內採訪使林甫方興大獄以鉷陰刻
故倚之鉷又阜誅斂當天子意九歲闘資者皆奏取其輦運之
費市輕貨百姓間閱輸送乃倍所賦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
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鉷皆以爲
避課六歲之外悉置其租庸有併徵至三十年者民無所訴帝
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帝旨歲貢額
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賞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帝

以朕為能富國益寵過之以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
使中外畏惡之朕子弟黨為使院文案益衆求署一字累日不
得前中使賜齎相望寵任至林甫而國忠不如也然朕畏林甫
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必事稍自急林甫欲示之威說以
事召朕朕王鉷進備代祿山奄的失朕語人祿山益恭故林甫
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子準為衛尉少卿林甫子岫為將作
監俱供奉禁中準常凌岫出其上準又嘗過駙馬都尉王繇以
誅：其巾折玉簪為樂既而繇具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
之愛女也為準親執刀匕或謂繇曰鼠雖抵其父勢君乃使公
主為之具食有加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郎
死生所繫不敢不爾朕弟戶部郎銲山陰不諂召術士任海川
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朕畏事泄託事捕殺之王府
司馬安定公主子常會寫語於家朕聞遣長安尉賈季鄰繫獄
之銲所善邢縡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殺李林甫陳希烈
楊國忠前期二日事覺帝以告狀面授朕使捕之朕意銲在縡
所先遣召之然後命季鄰捕縡縡呼其党格鬬會高力士引禁
軍至擊斬縡盡禽其党國忠因奏朕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為朕
言而陳希烈極言大逆當誅有詔希烈訊朕於是任海川常會

等事否獄具朕賜死銲杖死於朝堂準徙嶺南尋殺之有司
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永激雷號自雨亭
其奢侈類如此初朕附楊慎矜以貴佐林甫陷慎矜未五年而
朕亦敗盧絃者本以御史事當坐為判官坐放勳黔其職以
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朕得罪方為閣底判
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盧江長史
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頗假須臾遂縊死
宋子京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天子見海內完治偃
然有攘外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
不十年取宰相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盡䎲吧所貸愈不貲計
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
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
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
而堅等所欲既乞還用權嫞以相屠胥四族皆夷為天下笑則
向所刊者顧不及哉朕國忠後出擅寵最甚當亡羣天下復思
融云

哥舒翰高仙芝列傳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首長哥舒部之裔以補效穀府果毅永富

於財任俠重然諾縱蒱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為
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遊河西事節度使王倕攝知為人事王
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疏財多施于士歸之吐蕃
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擢副隴右節度為河源軍使
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
蕃以五千騎入塞翰自城中馳至麾關吐蕃驚走追北伏起悉
殺之翰率逐急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推手
不敢動救兵至進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嘗
逐及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
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為常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與語
異之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知極言忠嗣之枉帝寤為
末貸翰平吳城罷龍駒島既應龍城以罪人二千戍之吐蕃不敢
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攻吐蕃石堡城如期而下進以赤嶺為
西塞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會
三人入朝帝遣高力士和解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
破吐蕃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
西平郡王楊國忠惡安祿山白發其反狀改集紿翰威進太子
少保翰嗜酒極聲色因風痺瀆不仁既廢遂還京師閉門不

朝滿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
元帥以河隴朔方奴剌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天子御勤
政樓臨送翰以疾固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
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政令不一衆無鬪志
明年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
此等無可疑 留京其精取 死之道也
為帝言得不坐翰惡思順偽為賊書遺思順者使邏者禽以
獻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國忠始懼時
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翰抗表請誅國忠
翰曰如此是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
援旗而指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奏萬人屯灞上使所親杜乾
新書之每義 誅國忠何其以 翰則陷河我道 初已
運將之翰疑圖己表請灞上兵隸節下召乾運斬之國忠愈懼
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帝遣使趣
翰兵復陝洛翰報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
此者而總
我且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
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禽也今詔進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
後來二字
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
國忠見我本傳 恐泥史家之殊文
大軍惟應固守以斃之不可輕出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
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大室西衆

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礼將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十萬繼翰以五萬登河北阜望之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乗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賊以草車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回後擊之官軍大敗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賊送洛陽祿山見翰責曰汝恒易我今何如翰伏地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後贈太尉謚曰武愍

高仙芝高麗人開元末積累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奏為四鎮都知兵馬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討之不克天寶六載詔仙芝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破之急遣將軍席元慶往斫婆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婆夷閒隔水藤橋闊蓋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仙芝斬其大臣附吐蕃者數人虜其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附上以仙芝為四鎮節度使九載討朅師虜其王又為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衆家貲累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後石國王子潛引大食攻四鎮仙芝大敗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詔宦者邊令誠監軍次陝所而封常清敗謂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不應令誠入朝遂言常清以賊搖動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常清及仙芝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常清蒲州猗氏人瘦而跛年過三十未有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奏傔從三十人常清致與馬異功至伊西節度使至是自請守東京而陷臨死草遺表曰臣死之後願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謂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

李憕盧奕顏杲卿列傳

李憕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隆文方改黎明經擢第

安尉張說以其婿陰妻之及說改引為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
田表憕監察御史分道檢覆失李林甫意出為河南尹天寶
中累遷入為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
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
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路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
度河號令嚴密候詞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不數日薄城下常
清兵皆白徒戰輒不勝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憕謂奕曰吾
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部校皆夜縋去憕坐留守府
奕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憕奕及官屬
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清弟叔之子也憕十餘子同
遇害惟源彭脫源八歲俘為奴轉側民閒及史朝義敗故吏識
源於洛陽贖歸其宗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以父死賊手恒
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憕舊墅也源依祠居閉戶
日一食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臥埏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
中丞李德裕表薦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賜袍笏絹帛遣
官敦諭上道源頓首投詔附表謝詞正哀懇一無受尋卒彭官
補闕從天子入蜀卒

脈虛紀高 倍

入守俵長安 下臺之也 也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頎肩同豐下謹重寡欲與兄奐名相上
下而剛毅過之積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及奕三居其官清
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人
亡散奕潛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
數山罪條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順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
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置口逆党為變色肅
宗詔贈禮部尚書謚曰貞烈子杞自有傳杞子元輔擢進士累
遷至兵部侍郎端靜介正能紹其祖人不以杞之惡累之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父元孫有名垂拱閒為濮州刺史
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假常山太守祿
山反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謁於道賜杲卿紫袍履謙
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杲卿指其衣謂履
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謀討賊於是真定令賈深
內丘令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與相應
會真卿在平原遣甥盧逖潛約起兵斷賊歸路以緩其西入之
謀時賊遣高邈徵兵范陽未還杲卿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醉
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杲卿乃
遣其子泉明欽湊首及千年邈首於京師至太原王承業欲
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邀殺泉明於路喬不平

吾之攻得免於是杲卿傳檄河北言王師已下井陘先下者賞
後至者誅遣處士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驅馳而南曳柴揚塵望
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
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
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祿山至陝聞之大懼
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杲卿起
兵纔八日守備未完賊急攻城求救於河東承業既竊其功利
於城陷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竭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
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
卿不應遂殺季明及其甥盧逖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
大將軍徵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
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
羊羯狗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寵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
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
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
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旁咀血噴其面
賊臠之見者垂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
保謚曰忠節初杲卿被殺狗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
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濟為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
動云泉明有幸前善振人之急既為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
間關得免後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逖並袁履謙尸歛棺以歸
杲卿姊妹子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
人久乃得之詣親故求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
所掠泉明有錢三百緡欲贖己女聞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
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父時將辛妻子流落者皆之歸凡五
十餘家均賦資粮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
之履謙妻疑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待泉
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郿郿令或郡尹舉其孫第一遷彭州司馬家
貧居官廉正母喪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惟

元德秀權皋列傳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少孤事母未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
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因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
以兄之子為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乳為
之湩流數日乃出為魯山令前此堕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侍以吏禮會虎為暴獄中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恐其以詭計

七去德秀曰跡之失不可負約剛有累吾當出不及餘人明日
登尸亢還舉縣嗟嘆公米柱東都傲三百里縣令刺史聲樂德
秀作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帝聞異之德秀於是益知名然（于蔿歌可惜不傳）
非其好之歲餘為棄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為播種偃卧綸家無僕
妾日或不爨嗜酒彈琴人以酒肴從不問賢鄙為酬飲房琯見
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
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
簞瓢而已門人李華私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明謂之
元魯山

權皋字士繇秦州略陽人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擢進士第安祿
山表為蓟尉署幕府皋度祿山且叛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
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基々皋妹之壻以計
之死至河陽詐以疾亟詔基々來皋陽瘖直視基而瞑基為盡
衾自含殮之皋逸去人無知者又以詔書還皋母々謂實死慟
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皋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
奔春踰淮為駟手係及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當高逸
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璘兵脅士大夫皋變名以
免肅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疾客洪州南北
授著作郎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頒求取無承南昌令王遇欲
按之皋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逮獄治之掩面去遇慚摯謝
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
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耶自中原亂士人皋渡江
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皋節與友善洄又嘗評皋可為宰輔
師保華亦以為今天下善惡々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署制服
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謚為貞孝子德輿至宰相

賀知章盧鴻列傳孟浩然等附

賀知章字季真會稽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嘗謂人曰季
真清淡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累遷太
常博士以張說薦預修六典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
院學士玄宗自為贊賜之從封泰嶽定儀注中工表詔遷秘御
知章啟令不平薦子喧訴不能止乃躡梯出首以決事時人咸
嗤之坐徙工部肅宗為太子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尤誕放遨嬉
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
可觀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紙纖十數字世傳以為寶天
寶三載知章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
以宅為千秋觀居之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

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為會稽
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切子亦聽為道士年卒八十六

盧鴻字顥然洛陽人博學善書籀廬嵩山開元初備禮三徵之始
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
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
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礼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
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隱鹿門山年四十
乃遊京師嘗與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
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
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
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
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
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
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荊州辟置
於府開元末年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
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
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
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
還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
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
然崔顥亦擢進士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
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
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之曰小兒無礼不與接而去

司馬承貞吳筠葉法善張果列傳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
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
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
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
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
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賜寶琴
霞文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令宋鋁子王屋山置壇室以
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
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馬卒年八十九謚貞一

先生親文其碑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博學性高鯁不耐沈浮舉進士不中去居南
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
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召見
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
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費紙札耳復問神仙練法對
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
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
浮屠共短之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安祿
山反乃還茅山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為
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
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母喪廬墓
以孝聞事王遠知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召見東都問所須對
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卒年九
十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居嵩山咸亨中為
帝作丹劑成而卒後營宮遷其墓開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
嘅曰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葉
法善括州括蒼縣人少傳符籙能厭劾鬼神頗尽中微詣京師
圖諱爵位留內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廣徵方士合煉黃白法
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真偽帝因令法
善試之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
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
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為
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恒往來名山
數召入禁中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擢鴻臚卿封越國
公仍為道士止京師景龍觀當時尊寵莫與為比法善生隋大
業丙子死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
張
果者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嘗著
陰符經玄解則天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
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狀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果
對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更遣中書舍人
徐嶠齎璽書邀之果乃至東都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及神仙
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
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知人夭壽帝令
推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
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不見果所在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

汁吳香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齒則燋縮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乃懷中出藥微紅傅墮齒之齗復寢良久齒已生粲然潔白帝方信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其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中使至宣旨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歸山詔可因下制拜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不知所之玄宗為造棲霞觀於隱所在恒山蒲吾縣師夜光者薊州人少為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辛臣知璞喜黃老作頹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撫訛生以使閻能使石自闔草為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自試輒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果賜金帛卒不得帝怒裹以幞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蜀還逢思遠驢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唐紀　竹部目錄　梁谷孫懋撰

卷之五

楊綰列傳

于休烈元結列傳

林甫李白王維鄭虔蕭穎士列傳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列傳

安祿山史思明列傳 田承嗣附

唐紀

卷一　　華容孫愍撰

肅宗本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也母元獻皇后楊氏初名嗣昇封陝王性仁孝好學玄宗愛之賀知章呂向等侍讀後更名浚徙封忠王又更名璵及太子瑛廢死之明年立為皇太子蓋開元二十有六年也時年二十有八矣有司行冊禮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亦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今名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相反請以罪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玄宗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遣壽王瑁及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還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時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也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俟累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遂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

[illegible]

[illegible]

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
餘人軍勢稍振　朔方留後杜鴻漸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
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
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
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
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
盛治宮室幃帳皆放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　七
月甲子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
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
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時文武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大將管崇嗣背
闕而坐言笑自若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
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賊兵攻扶風太守薛景仙擊破之初李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隱居潁陽上自
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
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欲以泌為右相固辭曰陛
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賊將令狐
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平原太守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

武上以真卿為工部尚書領職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
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潛於河南江淮自是諸道始知上即位
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　郭子儀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
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八月以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
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史思明陷
九門藁城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
象詣洛陽　祿山大索長安民間騷然益思唐室相傳太子北
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
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
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
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
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
功也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　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
元帥　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上
聞之以告泌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議泌
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
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
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以邠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

請老子壽
采謫行足
可用之者
勛貫傳本
誅之

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
諸國許以厚賞使安西兵入援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
兵將至進扶風以應之於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
原廟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
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鷄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帝
見素房琯崔渙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
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群臣固請上不許置寶冊
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
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言天下事詞情慷慨為改容自
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相拱手
避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
示人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
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
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謂泌曰良娣上
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
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
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
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

章其奏又令宰相分直政事堂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國忠之
專也　十月朔食既　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
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第
五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琯上疏請
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於陳濤斜敗
績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
高適等討之　二月賊陷潁州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
戰大破之於闐王勝將兵入援吐蕃陷威戎等軍凡陷軍七城三
丁酉
至德二載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　安祿
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以李輔國張良娣之譖殺建寧王倓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乃幸保定　史
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
敗走　二月上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
調亦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
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
更引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
戍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
眾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

而思歸何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下若
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
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江西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
敗走死　三月韋見素裴冕罷以苗晉卿為左相　上皇思張
齡之先見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圍睢陽
張巡擊走之　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
戰于清渠敗績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
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時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
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
事　上皇追冊上母貴嬪楊氏為元獻皇后　賊將武令珣田
承嗣圍南陽周歲山南節度使魯炅突圍奔守襄陽賊攻南
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以全　七月賊蔡希德寇上黨執
節度使程千里　九月廣平王俶及郭子儀等將朔方等軍及
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俶與回紇懷仁可汗之子葉護
約為兄弟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北李嗣業為前軍子儀為
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賊兵齊進

官軍卻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刀大
呼奮擊殺數十人於是陣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所向摧靡
賊伏精騎欲襲官軍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殪之李嗣業又
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交擊自午至酉賊遂大潰餘眾走入
城迄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曰賊棄城走矣請以
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俟明旦圖之懷恩曰
賊尚神速何明旦也迨明[illegible]王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
皆已遁矣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
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俶拜于葉護馬前曰今
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
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軍
民回紇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上聞之喜曰
朕不及也俶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懽呼悲泣俶留長安鎮
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虢王巨留守西京是役也以丁亥發鳳
翔癸卯入西京凡十有七日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
庭瑤奏上皇命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
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
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

之禍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
今武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
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
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
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十月尹子琦陷睢陽張巡
許遠死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
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郭子儀等與賊遇
於新店初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
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
道追之慶緒率其党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
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
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是役也以丙午發西京
壬戌入東京亦九十有七日　李泌歸衡山　癸亥帝發鳳翔
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　嚴莊來
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琦舉城降　丁卯上入西京
百姓出迎二十里不絕歡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居大明宮御史
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
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
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葉護自東京
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
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
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初上在彭
原更以栗為九廟神主至是祔享於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至
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上
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拜舞於樓下上
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
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
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丁未將發
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
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
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
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殿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
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
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立廣平
王俶為楚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
差　追贈死節之臣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

戊戌

然蔣清嚴堅等官其子孫戮亡之家給復三載　獨孫崴祖庸
三分之一　復郡名官名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
孝感皇帝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　史思明以所部來降上遣
烏承恩宣慰承恩所至宣布詔旨自是河北率歸唐惟相州未
下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
皆如四軍總謂之百寺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
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故妃韋氏既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
乾元元年正月上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二月以
宦者李輔國為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盡免天下
今年租復以載為年　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　立淑妃張氏
為皇后　四月新王入太廟　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
察使　張鎬罷　張燕生興王佋總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
從容謂考功郎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何如揆
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上遂以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　崔圓
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　六月立太一壇從王璵之請也
山人韓穎改造新曆行之　史思明及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七月初鑄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

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
重死且無憾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
中引瑀等坐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
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嚮唐與諸國為婚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
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奈何以子壻
傲婦翁坐榻上受命耶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
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　郭子儀等先後入朝　八月以子儀
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　命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上以子
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攝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
明：以宦者監督元勳矣
軍容使觀軍容之名始此　十月郭子儀等攻衛州遂圍鄴城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平盧節度使
就養之子為終唐之禍
王玄志卒遣中使就察軍中所欲立者裨將李懷玉殺玄志子
推侯希逸為節度副使從之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
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李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
二月月食既　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安慶緒時已求
救於史思明堅守以待之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
統御進退無所稟上下解體　三月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
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乘其後未及布陣大風

忍思吹沙拔木天地盡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
潰而北棄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軍潰歸所過
剽掠旬日方定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
緒還范陽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
事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四月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
李峴陳宦者李輔國專权擅制　五月貶峴為蜀州刺史
七月宦者魚朝恩譖郭子儀召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
使兵馬元帥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回紇毗伽闕可汗
死寧國公主以無子歸京師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
荊州尋為商州刺史韋倫討平之　更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
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
給之　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第五琦坐
錢法太重物價騰踊貶忠州長史　十二月史思明陷陝神策
兵馬使衛伯玉擊卻之

庚子
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党項寇邊將
逼京師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留京師假其威名以振
之　二月李光弼收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　三月李光弼破
安太清於懷州　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　閏王以王思禮為

司空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諡太公為武成
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行官始此　宦者馬上言受賂為
人求官於呂諲事發上言狀死諲罷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
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故用之　六月党項寇鳳翔節
度使崔光遠破之　三品錢行使人盜鑄米斗至錢七千人
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閒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開
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興王佋卒張后
子也后以故數欲危太子會佋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
定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望起居上皇亦時至
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及梨園
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
上皇時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
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
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
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
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
慶宮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
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　七月輔國矯稱上語

迎上皇進西内輔國府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
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
何得無礼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
皆納刃再拜呼萬歳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
内侍衛兵纔尫老数十人令礼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逆與
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惧也
刑部尚書顔真卿首帥百僚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悪之奏
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礼勅致仕如仙媛流歸州公主
出居玉真觀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
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
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
後上稍悔悟悪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或言天下
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制郭子
儀統諸道兵收范陽定河北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十一
月江淮都統劉展反陥昇潤等州　李光弼救懐州擒安太清
上元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党皆平：
盧軍因大掠十日安史之乱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
矣　二月魚朝恩促李光弼與史思明戦於邙山敗績河陽懐

州皆陥　貶李揆袁州刺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三月史思明
為其子朝義所殺　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東西川節度使
李奐崔光遠討平之　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
輔國兵部尚書　九月天平地成節（上於景雲二年九月三日生以是日為天平地成節）
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
膜拜圍繞　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
為歳首月皆以所建為数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
京及江陵南都之號　制除五品以上皮郎官御史令擧一人
自代　江淮大飢人相食　十月楚州牙將高玠誣其刺史李
藏用反襲殺之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貶劉晏為通州
刺史以元載為度支塩鐵轉運等使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
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対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
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至
是始往朝
寶應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建寅月追尊上皇長子德靖太子琮為奉
天皇帝李光弼救許州　建卯月河東軍乱殺其節度使鄧景
山遣使慰諭之又從其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　朔方
行営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推牙將白孝徳為節

固而投之　是歲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朔方河
中等軍副元帥　召崎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瑱諷將吏表留
從之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以兵襲之
上乃以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密敕茂圖之　李
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固請罷之引元載同平
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是月楚州言尼真如恍聽登天
（此下野史甚怪不經可疑恨當時未有竟其說）
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太上皇崩始服喪二十七日遂為後世常制漢景以來三十六
日之制又加殺矣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
子監國　後是年號以正月為歲首改是巳月為四月以楚州
獻寶玉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宜以建元乃以是年為寶應元
年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掖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
程元振忠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
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討亂
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
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
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
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凌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

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不赴元振曰社稷事
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且以甲卒守之是
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
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丁卯上崩年五十二輔國等尋殺后
及係及兗王僩
孫子曰舊史稱帝為曾參孝己而新史亦其致父何其相去遠
甚也吾謂肅武即位前有為鬼之命進止群臣百姓之意與臨
淵不同不必深求獨輔國逼遷上皇不能為帝擇然耳嗟乎千
古大惡如祿山無幾大賢如劉侯無幾帝之明皆足以識之而
獨不能忘一輔國何也何也大於唐禍有三曰女戎曰宦官曰
藩鎮女戎王帝而極後世又得以為鑑累世不聞立后而宦官之
禍帝實成之藩鎮之禍帝實開之備此三禍其為九廟罪人無
疑也雖仗諸臣之力幸而反國何足以贖則又何待深誅其殺
父之意也

唐紀

竹部二　　華容孫懋撰

代宗本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也母曰章敬皇后吳氏公宗諸孫二百餘代宗為最長聰明寬厚喜慍不形於色而好學強記通易象公宗愛之而名俶封廣平郡王祿山之亂從肅宗於靈武為天下兵馬元帥時朝廷草創兵募寡弱王推心招懷至彭原衆已數萬方進討時百官蹤迹失出閫門方始來馬者稍之戰雖子儀嗣業之功本王與回紇王子約為兄弟及息信結士人思自致效也既收京城令竹禁止秋毫不犯及收兩都進封楚王徙封成王立為皇太子更今名肅宗寢疾詔監國及肅宗崩李輔國弑后引上素服于九仙門與宰相相見始行監國之令遂即位輔國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與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拜司空中書令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宦者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敕亂元大小戰皆當一民始安之　李光弼進軍徐州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來瑱聞從河西又諷將吏留己上仍姑息許之哭茂來肅宗嘉救引兵悉襄陽請從瑱〻以所致示之繼兵擒茂送京師賜死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請上稍加裁制六月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遣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尋罷輔國中書令進爵博陸王（宦者封王始此）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事　七月台州袁晁作亂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八月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尋以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郭子儀入朝為程元振所譖留京師　九月左僕射裴冕以議事違程元振意貶施州刺史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問徵兵討史朝義時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受降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往勞之初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十月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藥子昂魏琚為兵馬使常火軍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加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使行營以副适至陝州回紇

屯予河北适與僚屬僅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其將
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
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且兩宮在殯不
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
事遣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諸軍發陝州懷恩與回紇左殺為
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
陳留入會洛陽陳於橫水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
十萬救之官軍擊之賊陳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
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
賊衆大敗朝義將數百騎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懷恩
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進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至汴州汴
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朔方神策軍亦肆掠三
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敗
之于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與朝義合復來拒戰瑒擊破之
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之於是賊所署鄴度
使薛嵩張忠志各以所部降於李抱玉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
嵩等皆受代無何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

此懷恩叛之端
亦失河北之始

二心朝廷宜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上以李輔
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級一
臂而去敕有司捕盜仍贈太傅　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
一切不問　十一月以賊降將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
名李寶臣　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

癸卯

寶應二年（七月以後廣德元）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以
程元振之譖流來瑱於播州殺之藩鎮由是皆切齒於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史朝義母及妻子降李懷仙殺朝義以其首降
用僕固懷恩言以賊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
度使唐失河北自此始　回紇歸國　兵馬使梁崇義據襄陽
固以為留後　三月葬玄宗於泰陵肅宗於建陵　四月李光
弼遣將張伯儀擒袁晁浙東平　禮部侍郎楊綰請罷明經進
士科察舉孝廉上命諸司通議事竟不行　同華節度使李懷
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　七月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
文武孝皇帝大赦改元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
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
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
相望及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

數年之間　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
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
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
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
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
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
項氐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
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丙
子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戊寅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
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騎自御宿川循山而
東謂王延昌士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救之延昌遇入商撫諭
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
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
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
下若兵出藍田賊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
說白孝德引兵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長孫
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
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紿)之

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
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　十一
月太常博士柳伉請誅程元振詔以元振歸田里尋流溱州道
死　宦者呂太一反於廣州官軍討平之　十二月丁亥車駕
發陝州甲午至長安（自十月丙子出幸至是凡七十九日）以魚朝恩為天下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
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　吐蕃既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
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
（維州東北吐蕃所有末十五及雜胥何州解）
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
（甲辰）
廣德二年正月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
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
等五谷所在為患以薛景仙為防禦使討之　牧田承嗣請以
（望之何不早遣）
魏博為天雄軍僕固懷恩反上召郭子儀謂之曰懷恩父子負
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
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　郭子儀至河
東僕固懷恩之子瑒為其下所殺懷恩渡河北走傳瑒首詣闕
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
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

之功臣皆感嘆　劉晏李峴罷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
峴有力焉由是官官疾之故與晏皆罷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
事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四月河東道租庸鹽
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
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
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問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
之拜左司郎中　五月初行五紀曆　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
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
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衝要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
百姓表請罷之以自河中為始　六月遂罷河中節度使然竟
不及於他鎮　七月税天下青苗錢給百官俸以國用急不待秋成苗方青即徵之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
儀出鎮奉天　十月懷恩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遁　懷恩寇
邠州子儀遣其子晞救之懷恩不克而遁　戶部奏是歲戶口
之數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先是天寶十三
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至是
不能三分之一

乙巳
永泰元年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
賢殿待制　吐蕃遣使請和　五月京兆尹第五琦請税百姓
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平盧將李懷玉
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時承德節度
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
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
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
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治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九月
朔置百尺高座於資聖西明寺講仁王經内出經二寶輿以人
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等衆數十萬入寇命吐蕃趣奉天党項
趣同州吐谷渾奴剌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
兵繼之子儀奏寇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
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
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寇為國
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
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吐蕃披靡瑊挾
其一將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
殺數千人京師聞寇至奉天始罷百尺高座講召子儀屯涇陽上

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同華節度使周知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十一月復講綏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秉備不戰時回紇吐蕃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止之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幸而見從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引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illegible]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功德

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如是諸酋長大喜曰鄉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人詔罷親征京師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進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子

儀恐懷恩驕將詐入外國請詔之上敕其眾詔回紇送之懷恩
之延名臣司回紇以千餘騎來除党項助翦覆郡懷恩亦詣鳳
翔降　閏月漢州刺史崔旰役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百官請
納職臣充軍糧許之　十二月革除令繳錄上言元載子伯和
等招權受賄縣望流錫州　端置內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
後世樞密之名兆于此

丙午

大曆元年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
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以
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
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
朱紫為諸生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
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疏論之貶真卿為峽州別駕
以杜鴻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畏崔旰請以節鎮讓之上
不得已以旰為成都尹　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命宰相
以下送朝恩上　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
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諫不納　十一月停什一
稅法自行第五琦什一稅法民多流亡請停之　十二月同華
節度使周知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詔加知光左僕射知光慢
罵不受　以陳少遊為桂管觀察使少遊恐其道遠多瘴厲問
納賂於宦官及元載遂改宣歙

大曆二年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　二月郭子儀入朝
六月杜鴻漸入朝崔旰遂為西川節度使元載得旰賂擢旰
兄弟皆至大官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
后冥福窮極壯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
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諫不聽始上好祠祀未
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
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千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果報
有之乎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
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
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
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
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
入禁闈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敕天下無得箠曳

如意之策

僧尼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為瓦所費鉅億載等侍上
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九月吐蕃圍靈州十月路嗣恭擊卻之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戊申 大曆三年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三月朔日食　四
月復好入朝復使還鎮　徵李泌于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為之
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衣汗衫躡履過之自給舍以上及方
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屋為泌作外
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為相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
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為宰相邪　上與李
泌語及齊王倓（倓即建寧王時追贈齊王）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
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
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向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
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倓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
彩及朱泚泚弟滔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七
月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
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遣左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八月吐蕃入邠州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九月鳳翔都將李
晟襲吐蕃定秦堡吐蕃釋靈州之圍而去

認禮制何不從之

己酉 大曆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　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六
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十月杜鴻漸卒以裴冕同平章事元載
以冕老病易制故薦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 大曆五年三月以宦者魚朝恩專恣與宰相元載謀誅之仍賜
錢以壁罷度支轉運鹽鐵使委宰相領之　元載既誅魚朝恩
上寵任益厚載遂弄權納賂以己意遷吏部侍郎楊綰為國子
祭酒以嶺南節度使徐浩為吏部侍郎　七月京師飢斗米千
錢　上意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
之載猶不悛上自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
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
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
官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 大曆六年二月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容州經略使王翃討平
之　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奏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
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御史陸珽以語載載奏之上怒下
少良頌珽獄皆杖死　七月元載自以所擬官多非清望恐為有
司所駮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
從之然自是益疑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
收載權　八月內出制書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
由是稍絀　九月吐蕃下青石嶺郭子儀使人諭之明
日引退以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賦斂無度出入無法國用

虛耗竭為人廉勤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
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
大曆七年正月回紇使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有司禁之毆擊
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諭之
乃止其後又出殺人上皆不問　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朱
希彩經略副使朱泚權知留後因以授之

癸丑
大曆八年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
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歸制以崿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封府庫以請命將士欲立其子建
建誓死不從奉家西歸詔以李勉代之　五月李栖筠奏貶元
載王縉之黨徐浩為明州別駕薛邕為歙州刺史　回紇自乾
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
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
七月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朱泚
遣弟滔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
滔至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
呂崇賁據嶺南反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
於東市人問其故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
席裹尸時置中弁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
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十月
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毀之而
加平章事以褒之　吐蕃犯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元載
請城原州為田神功所沮事遂寢

（載以根初可嗤）

甲寅
大曆九年二月郭子儀入朝　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田
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六月胡僧不
空死贈司空爵肅國公謚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京
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又禱于文宣
王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日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
泚入朝先是泚遣弟滔奉表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異第京師以
待之及至士民觀者如堵宴泚及將士于延英殿犒賞之盛近
古未有泚尋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河北自安史朝 [illegible]）

乙卯
大曆十年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尋陷洺衛二州　郭子儀入
朝　詔諸道不得擅募兵　二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常休明
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上遣中使慰撫之　三月陝州軍亂
四月敕貶田承嗣為永州刺史命李正己李寶臣朱滔薛兼訓
李忠臣等諸道進兵討之　十月朔日食　諸道兵為田承嗣所

此條出自又未
兼判為文度
出自另居一編
入之仁耳

聞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反攻朱滔敗之元載王縉以魏州
盜賞請業盜入其境以固之上不許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貴妃獨孤氏卒追謚貞懿皇后　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以
瀛州降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哥舒晃

丙辰
大曆十一年二月田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　五月汴宋都虞
候李靈曜殺其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
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愈驕慢乃發諸道兵討平之田承
嗣為援之不克

丁巳
大曆十二年三月田承嗣竟不入朝詔討之承嗣謝罪仍釋之
令不必入朝　元載伏誅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四月以楊綰
常袞同平章事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
其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恒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奏悉增之
既元載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或攝外移綰袞奏刺史不
稱職者賦貢不違道使其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有闕使司
不得署攝聽上佐代領又定諸州兵皆有恒數其召募給家糧春
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
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載縉隨情徇
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
簿尉俸祿皆有差等上下有叙法制粗立　七月司徒文簡公
楊綰卒上方倚綰釐革弊政及綰卒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
不欲使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
書楊綰常袞薦之也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
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
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
還奏所損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
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
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
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豐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

蔣鎮部督推手
人之常情哉
應言不損乎

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
醜之　冬吐蕃寇鹽夏郭子儀遣兵拒却之

戊午
大曆十三年正月敕毀白渠碾磑以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碾請
存之上曰吾欲以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
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上待回紇如初
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
百官表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
職也今同乳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

楊綰之宗及
貴妃

天意上嘉之　八月以兇盟慶入泚隴麟郭子儀還李懷光學
知之　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上悼念貞懿皇后不已殯便
殿內累年不葬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召李泌入見
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
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
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

己未
大曆十四年正月李泌為常袞所忌復出為澧州刺史　二月
田承嗣死從子悅自為留後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族父
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張寶臣更請賜姓　四月復賜姓
李　五月癸卯帝不豫辛酉詔太子監國是夕崩於紫宸內殿
年五十三
綱目賀善贊曰代宗之篇所可稱者謝裴諝召酈模嫁懷恩女
三事耳雖能罷三官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季又昏
柔得為盡善焉至於事姑息遂致主昏遂為後來故事綱目尤
甚咎之

尖崔

唐紀

竹部三　　草谷孫懿撰

肅宗廢后張氏贈后吳氏代宗贈后獨孤氏沈氏列傳

肅宗廢后張氏鄧州向城人家徙新豐祖母竇昭成皇后女
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媿肅宗為太子時納常元珪女為妃
后為良娣妃被廢良娣得專侍太子時納常元珪女為慧中而
辯能迎意傅合為悲之番良娣實贊成之從至朔方每寢必居
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卒之際妾以身當之殿
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
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乾元初冊拜淑妃遂立為皇后
遂豫政事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群臣尊己號翊聖帝聞
中書舍人李揆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唯韋后有之豈足為
法上驚曰幾誤我會月食既事遂寢諸謀殺建寧王及欲易太
子事詳見肅宗紀中後與輔國謀殺上皇西內卒為輔國所殺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濮州濮陽人幼坐父事沒入掖庭肅宗為忠
王時玄宗詔高力士選掖庭衣冠子侍王得三人而后在中罔
豪幸明年生代宗后性謙柔肅宗甚敬禮之年十八薨代宗即
位追尊為皇后合葬建陵啓故葬視澤若生衣皆赭黃色見者

駭異以為聖子受命之符

新唐傳曰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玄宗嘗幸其宮顧庭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詔高力士選京兆良家子五人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庭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媼嫌陋更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媼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于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孫子曰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肅宗以開元二十六年立為太子計肅宗為太子時代宗已十有三歲矣而林甫以開元二十二年同三品代宗未生時安得有林甫為搆間大抵新書多採野史多不足憑今姑為發其凱於此餘說者多刪去不能盡辨之舊傳載玄宗幸忠王第不曰幸太子第亦無林甫之說為確而獨以幸忠王畢為二十三年竟亦有訛處代宗壽五十有三若自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距大曆十四年己未纔四十有五耳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失其何所人天寶中帝為廣平王娶貴妃姊韓國夫人女崔氏為妃生鄭王邈妃倚母家頗驕陷諸楊誅禮寢薄及薨后以姝艷進王即位冊貴妃生韓王迥大曆十年薨追諡為皇后帝悼思不已殯內殿累年不葬後詔于城左治陵欲朝夕但見之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葬莊陵詔宰相常袞為哀冊極道悽惋以中意又詔群臣為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

（[illegible]）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庭王入洛得之復留東都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德宗即位具冊遙尊為皇太后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求太后詔以睦王述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強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齎御物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群臣入賀詔有司草儀

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用抗聲曰有詔太后詐為高氏乃曰吾為人所廢非己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敢復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承天皇帝列傳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也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與親兵危車駕度渭百姓遮道請太子太子不可倓進說請因人情圖興復于是太子遂留太子北過渭兵代溫惡士氣崩沮憂迫益甚倓以驍騎數百從血戰以衛太子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至靈武太子即帝位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帝於是更詔倓典親軍將張良娣有寵李輔國陰附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

倓之死十三軍屬目

沁宗見書燕河北募征稿

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俄悔之及代宗即位追贈倓齊王大曆三年追謚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塋頃陵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輴不動帝謂泌曰豈有恨耶卿往祭之以白朕意泌為祝詞二解追述倓忠命挽士唱泌同進酹輴乃行觀者皆為垂泣

和政公主列傳

和政公主肅宗女也章敬太后所生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嫠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射爨以奉寧國初潭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所生從玄宗至蜀斬千仞及玄宗御玄英樓諭降之不聽潭率折衝張重義等殊死鬥主彀弓授潭潭手斬賊五十級平之阿布思之妻隸掖廷帝宴使衣綠衣為倡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容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群倡處帝為免出之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其贏千萬贍軍及帝山陵又進邑入千萬代宗初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吐蕃犯京師主避地南奔因商於遇群盜主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為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不取親紉袯褱衣諸子不服紈綺慶德將表

裴冕杜鴻漸列傳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爲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守職通明果于臨事鉷雅任之及鉷爲李林甫所陷時林甫方用事鉷僚屬皆懼罪引去獨冕抗言其誣死爲斂葬由是寖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冕爲行軍司馬會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勸進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及即位以定策功進冕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冕性忠勤然不識大體建言賣官度僧尼道士以資濟軍人不願者科令從之其價益賤爲時所譏帝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右僕射西京平封冀國公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復入爲右僕射侍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山陵使判官烜抵法坐除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倡先帝駐蹕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接復內寬之陛下宜還之於朝以從衆望時元載秉政載素德冕又貪其衰老且下己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賀謝不踰月卒冕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頗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閒世訾其嗇刺云

杜鴻漸字之巽宰相暹之族孫也父鵬擧與盧藏用隱白鹿山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謀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朔方士馬甲兵錢帛軍資之數使判官李涵謁平涼迎太子太子大悅鴻漸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回紇請和吐蕃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進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遺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即位累遷武部侍郎河西節度使兩京平詔罷度荊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鴻漸棄城遁還州刺史常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右丞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進中書

侍御崔旰殺萬英又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李子
琳劍州牙將李昌巙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為劍南西川
副元帥經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
殺戮及過劍門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為成都尹而以貞節邛
巙子琳各為本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上不得已許之又見
帝盛言旰威略可任宜為從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齋牒五
石復輔擬者疾其長亂大曆四年卒年六十一謚曰文獻鴻漸
自蜀還飯僧千人搢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
不為封樹

房琯張鎬列傳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同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
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
十年不窺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宰相張說奇之奏為校書郎
舉任縣令科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須天寶五載試給事
中會帝廣溫泉為華清宮以琯資機算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
藪為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頻遷憲
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
書同平章事時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琯既有重名
帝傾意待之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
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入朝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祖尚
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皆浮
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
諸道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于諸道外統大權
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及琯請自將平賊上許之琯以
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
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安守忠于咸陽之陳濤
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噪牛
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初琯見賊不利欲
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及於敗上大怒李泌為之營
救上仍宥之待琯如初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琯謂帝不見省
易之圓賂李輔國遂被寵任遂怨琯會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
李何忌不孝琯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網之託被酒入朝貶西
平郡司馬琴工董庭蘭出入琯所藉琯勢數招賄謝為有司劾
治琯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琯之廢頗怏怏
稱疾不朝而其黨為之宣言於朝曰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

而思之下制數琯罪貶邠州刺史始叨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
蓬池琯主一切整飭政蠹流聞名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
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
李卓吾曰朱儒有言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
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忌悖亂小人參預真卿策收望視琯
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房米司空
圖謂琯是請諸王為都統節度祿山聞之大驚且當恨之之陰
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收繫人心的是長策

國忠初有救了入淨

張

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好王霸大略視經史猶漢獵然進
京師未知名卑齊陶發聚自娛人或邀之伏聚往醉即是不及
世務天寶末楊國忠聞鎬才薦之屋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
扈從俄遷諫議肅宗所數論事累擢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將引
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
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尋詔都統淮南諸軍事張巡告急鎬
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趣救曉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
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史思明之降也鎬表言思明兇宵而
服心叛不測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險
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帝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求

書陸情婚納自范為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
無經略才遂罷宰相授荊州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
拜太子賓客坐薦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而起遷
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鎬遣兵破之大破動
舒城賊楊昭新安豪沈千載等攻江南西道觀察使年鎬悉布
衣二華主宰相處樞要甚善待士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
之人推為舊德云

韋見素王璵第五琦李峴呂諲苗晉卿列傳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初累官將作大匠以[illegible]
見素及進士第擢累文部侍郎會陳希烈罷楊國忠以見素
安雅易制因薦之帝遂拜武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祿山表請以
番將代漢將見素謂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難將
作矣明日入見帝迎諭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
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言于上曰臣
有策可坐消祿山之亂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知
幽陽尹觀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
制而不發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
首衆傳呼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瑁藥傳創肅宗立

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寶冊見肅宗于順化郡肅宗聞琯名
且舊臣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
星犯昴見素言于帝曰星犯昴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
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分中必
其時也亂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亡乎帝曰
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忌
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是以知
見賊殺為子與首亂者史朝義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
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上元初以疾致仕寶應元年卒年七十
六諡忠貞

十字以下

王璵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好神仙事璵上言請
築壇東郊祀青帝從之擢太常博士為祠祭使璵所以中帝意
大抵類巫覡並祑然戰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
元元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
帝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中使與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
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賕賊有巫盛年美色從
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至黃州宿于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
門扃鐍不可啓破鐍而入曳巫于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
籍其贓數十萬且請以其賊代貧民租璵不能言帝亦無以罪
之明年罷璵為刑部尚書出為淮南節度使召入再遷太子少
師卒謚曰簡懷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
得調安祿山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表琦為錄事參軍時賊已
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進明惧不知所
出琦勸率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
彭原進明遣琦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南
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帝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

通鑑以為入蜀奏事今為租庸使

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
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
以饒于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乾元二年進同平章事初琦請
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輪一代五十于是民
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詔貶
忠州長史俾坐贓長流夷州寶應初起為朗州刺史有異政拜
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表為糧料使德宗素聞其才將
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閭於門

李峴信安王禕第三子也折節下士長史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

玄宗歲幸溫湯所過供億盛甚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誠
京兆倜殺安祿山宅安悠李方來等孫山上書闕言帝慎其出
峴為東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詣
回狀求識追事峴永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肅宗時仍
攝主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時
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上于峴恩意尤厚峴
亦以經濟為己任事多獨決諲等不平累斷國用事制詔或不
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頗前帝前短言其惡指加撿制輔國由
是積怍罷司馬同深銜峴以事出峴為蜀州刺史代宗立欲制
南節度使入為禮部尚書姜宗正卿秉與在陝由南山走帝所
還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
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則敕吏撤榻又奏當參官
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逾月為要近所謂罷為太子詹
事遷吏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年卒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
數百人待罪崔器呂諲上言準律皆應處死峴時為三司獨曰
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今不開自新之路是堅叛者心使為
賊致死上從峴議於是衆始定坐賊亦不能使人歸恩天子
峴力也峴兄峘累遷拔上望峴翊戴肅宗以勳力擢高同時為

御史大夫俱判臺事而峘為戶部侍郎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呂諲河中河東人開元末第進士累遷至肅宗時為兵部侍郎帝
復兩京詔羣臣汙賊者以李峴及諲等按其罪諲于擬宜
知大体不足峴而援律傅經逆之當時憚其持法峴以故貶
所平反乾元二年擢諲同平章事中人馬尚言為人求官諲奏
為藍田尉事覺帝怒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為太子賓客
數月拜荊州長史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于是更號江陵
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岳潭郴道邵連涪
七州隸其道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賚餉陳希昂為司馬希昂
逆豪惟一親將牛遮全并其兵自是政一出希昂諲假希昂過
江陵伏甲擊殺之并誅其黨數十人內外震服既入申泰之事
李輔國推諲邵道二州巡泰之多行非法澧州刺史龐承鼎因
泰之過澧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妖道讖記并泰之輔國驕追泰
之還京及諾承為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嚴郢具獄奏泰之之罪
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之終以贓敗死諲為治不急
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急知諸將能否又為尹奏取
財賦數十人選手兵政咸惠兩行卒年五十一諲在朝不稱任
職輒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軍士用命閭境無盜賊民歌

咏之間主德以禾方面數十人罹咸有名永泰中裴胄以故吏
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
曰忠肅及奏議謚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代業周公救三監
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冀以之恪寡命之忠隨會不忘
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
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
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
佐時進文愛君忘身進賢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
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
有為為之也若迹無異稱則易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
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褚遂良曰昭
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初言故事宰相必以二
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尚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擢進士累遷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
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屬言涉己紛于前晉卿相對終日無
慍顏久之進侍郎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
遙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以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
于帝遂以其子奭為第一安祿山間聞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

覆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帝大怒
倚遂皆坐貶晉卿貶安康太守累遷以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致
仕東爲入蜀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召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
公食實封肅宗病甚召晉卿攝冢宰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
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不趨
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史思明犯京師晉卿
以病臥家賊輿致脅之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
事永泰初卒年八十一謚懿獻元載秉權時為晉卿所遇載後
為改謚文貞晉卿寬厚所主以恩化稱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
謹畏不甚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謂最一
當無遺議者比讀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晉卿奏罷之
會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俾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
以加罪帝不從洎史思明亂果持是以誘眾帝聞為又碑文有
鵲巢碑上賊入止完然蕩然盡而石亾松檟獨無傷

竹訓四　　草客 孫愿 撰

李光弼李嗣業馬燧列傳（僕固懷恩附）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封薊
郡公謚忠烈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
襲父爵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遷朔方節度使安思順愛其才欲
以子妻之光弼去祿山反玄宗乃求良將以聞郭子儀子儀薦
其能詔以爲河東節度使光弼以朔方五千兵出井陘東救常
山常山入執賊將安思義降時賊將史思明等攻饒陽光弼得
思義不殺問其計據城以待明日思明聞常山不守解饒陽之
圍以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勁弩五百於城上齊發射之
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
乃退有村民告賊步騎五千自饒陽來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
旗鼓並水潛行伺賊方飯襲敗之且盡思明聞之失勢引去會
郭子儀以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
敗走光弼急攻趙郡一日拔之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
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與子儀大破思明於嘉山光弼以范
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
以兵赴靈武更拜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平章事光
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
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及是詔衆以兵赴光弼衆
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
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

新史多缺

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主
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圍太原光弼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
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
之徒疲吾人乃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
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先
還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北其北則汝潛趨其南可隙則乘之
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
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隊得善工穿地道賊寄城下
令倡優居臺上倡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
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
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砲發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
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
賊營中至期遣裨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

地陷死者十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
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
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乾元元年入朝進侍中與九節度圍
慶緒于相州大戰鄴西敗之既而思明來援拔魏州逗留為光
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我懈惰而以精騎掩吾不
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
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矣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
朝恩以為不可乃止及思明乘敗鄴城光弼戰猶力救兵遇

此宋與今本
除互據異

當會諸將驚潰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賚諸將罪以光弼代子
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
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會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思明乘勝西向光弼
謂東京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城無
見糧又偪難守于公計何如陟請留兵于陝退守潼關以挫其
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之地則賊勢
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

表作後吉則
一時常清矣

使賊不敢西侵務也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奈何不守光弼
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能守之乎遂牒留守助
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空其城而帥軍士詣
河陽將思明進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嚴重賊不
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無不素
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其將劉龍仙挑
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
此非大將所為擇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問所須對曰願
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
而遣之孝德挺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懷恩賀曰克矣覘導安閑
知其萬全龍仙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
龍仙不測而止去三十步乃與之言龍仙嫚罵如初孝德瞋目
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
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浴于
河南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
見之悉浮渡河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
以巨木承其根氊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
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絕光弼糧道水壁野水渡以
備之既夕還河陽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
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若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

嘆之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
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至壘知光弼已去兵無戲
將是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得希顥歸必死矣遂
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忌任以心腹廷暉聞亦降或問公
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
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
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
穿塹賊周摯攻之光弼命蕃將荔非元禮出拒賊賊填塹入道闢柵
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闢柵晏然不動何也元
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吾
吾所不及勉元禮伏柵闕眄敢死士突出鼓擊破之周摯復收
兵趨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多而不整不足畏也日中當破
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
廷玉當之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望吾旗
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萬衆齊入死生以之退者斬以
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戰乎為一不利諸
君死敵我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命取其首
廷玉曰馬中箭非却也易馬還之懷恩小却又命取其首懷恩

更前決戰光弼連麾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
潰思明遁去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二月破思明于懷州五
月破思明于河陽十一月拔懷州擒安太清思明使孫宣言賊
將士皆北人諷陰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信以
為然屢上言之詔諭光弼圖言賊方銳未可輕動懷恩媢光弼
功陰佐朝恩言東都可取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
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大潰懷州河陽復陷請罪懇讓太尉領總
淮帝為賦詩以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寇申光等十三州光弼
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
我復退縮朝廷何望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朝義于宋州
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來瑱
擅襄陽及光弼至也到義走神還河南瑱衡仲卿相繼入朝其
為諸將憚服類如此光弼在徐州惟軍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
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光弼與之均禮諸將事之如事
光弼由是軍中肅然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浙東賊袁晁反
光弼遣將討平之江左以安時廣德元年也初捌州北邙之敗
朝恩屢其策然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日思有以
中傷之及來瑱為元振然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

此二字注書置
分偽疑有

恐迅招難

後光弼畏禍遷延不赴行帝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
使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
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
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甚稟畏
光弼愧恨成疾二年光弼疾篤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
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
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謚武穆弟光進封武威郡王
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光弼所部將李懷
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路嗣恭渾釋之辛京
杲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
仲莊良普皆章：可稱荔元禮起裨將累遷驍騎大將軍知鎮
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元禮進收洛陽軍敗元禮為麾
下所害白孝德安西胡人累封昌化郡王建中元年卒郝廷玉
累封安邊郡王卒贈工部尚書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為平盧
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累遷至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以
襄城利貞守焉力來沈又利貞所統師皆幽薊河獻入與張延
賞合謀患沈使半淮作利貞役劉雷軍門入諍曰欲追門右元

此下下十
良將貴

叔我家畏其勇乃止足之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
五年卒宋子京曰李光弼也契丹之緒沈鷙有守遭祿山變授
任兵柄其衰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然有古良
將風令人終父喪不入寢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
書異乎庸人武夫者必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危待內讒邀
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于料人而拙于謀己者乎
據秋狗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
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哉嗚乎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謀人
御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下不幸與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眾開元中從來服討
十姓蘇祿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
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摧北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陌刀
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勃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拒王師仙
芝潛軍夜濟嗣業提步卒升山顛石四面以擊賊又對大旗先
走險諸將從之賊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九而驅
至勃律禽其王平之後復平石國及突騎施吐蕃號為神通大
將仍為疏勒鎮使漢耿恭致井入調將已泉復出天寶十二載
入朝賜酒醉起舞帝寵之安祿山反為肅宗於鳳翔帝喜曰今

日御王賢子數萬衆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將角時為光勝
廣平王收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功為多封虢國公與子儀李
圍相州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
愈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忠勇贈武
威郡王

馬璘岐州扶風人開元末杖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
衛將軍至德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
史朝義衆十萬陳北邙山諸將疑懼未敢擊璘帥部士五百薄
賊乜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
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懷恩之叛璘引還闘闘轉闘至
鳳翔賊圍已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壁門不解甲出戰賊
陳賊潰卑輕騎追之斬數千級帝引見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
拜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道或曰宜赦
璘曰赦之則人將何其日為盜遂戮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
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大破之明年入朝詔將
士為乙表求常栩乃以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
子延年五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璘少學術而武猝能倫遭時屯
難以忠力奮任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

地下取化為中興驍將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降懷恩世襲都督安
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逆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
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祿山北掠朔方
子儀率懷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賊已而間叛歸懷恩怒叱斬
之將士股慄皆殊死戰遂破其衆帝詔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
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
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告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
水無舟抱馬鬣以逸子儀赴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
使懷恩等五將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及廣平王為元
帥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
捲之賊斬無遺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賊酣戰甲
馳于五陣斬殺十餘人衆驚廉亦會李嗣業戰尤力賊大奔敗
又從王破賊于新店復兩京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
封大寧郡王懷恩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
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
法子儀殊優容之及光弼代子儀懷恩內為副懷恩子瑒亦善
鬬以將兵每深入多殺賊安太清時降光弼其妻有色瑒掠子

叛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射殺之入奪妻還太清懷恩怒
曰公乃為賊殺官卒耶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之
下懷恩心憚光弼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其令以敗王
師代宗立拜爲節度使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
伽闕可汗可汗又為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
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將入寇及帝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
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
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助討朝義于是拜懷
恩同平章事副雍王領諸軍節度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衆皆
按堵當回紇至河陽使瑒及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恒賊賊
而北屢戰皆捷遂至衛州朝義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
皆罷兵以功兼中書令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
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
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
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未幾詔護回紇歸

懷恩不得攜奏簿
終始用門可已
不備之善

國道太原辛雲京恐其與回紇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
師懷恩大怒表上其狀不報中使駱奉先至太原雲京厚結之
使言懷恩反狀已暨奉先還過懷恩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
帛懷恩母又酬奉先並辭去懷恩留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害
己乘夜逾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
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

奏可又可懷

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
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
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賊已歸臣斬之以
令眾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力四
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

第五事異累

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宮讒口
差受陛下誅夫臣為奉先非不憾實陛下寵無處置寵任彌深
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謂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
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沮倘不納愚懇且除同循臣實不
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哉陛下聞之詔宰相裴遵慶諭懷恩
旨且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為言聖恩
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明日懷恩見
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遵慶乃還
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遂留之因謀取
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瑒攻之大敗而還及帝以

顏真卿李抱玉言遣郭子儀鎮河中比至瑒方攻榆次其少逆
為偏將焦暉白玉等所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
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
提刀逐之曰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疾走得免遂
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念勳舊不加罪詔輦其母以歸京
師厚卹之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懷恩不悅
遂誘吐蕃入寇進逼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懷恩復誘諸
蕃入寇詔子儀屯涇陽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
部曲焚其尸以葬後帝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
請以為可敦大曆四年冊以為崇徽公主嫁回紇

張巡許遠列傳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
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第與兄曉並為御史曉名稱重一
時巡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更調真源下車以法誅大
豪華南金為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降
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
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
丘令令狐潮降賊賁乘間入雍丘於是潮引賊兵還攻之賁戰
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潮復以賊衆四萬薄城衆懼巡諭
諸將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
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率千人分數隊開門突
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蟻附攻城
巡束蒿灌油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帶甲而食裹瘡復戰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忿復率衆來潮素
善巡城下情好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
曰足下以平生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
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
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將士朝
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
盡巡縛草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
草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此法從長行儉張守得天
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給
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逃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餘
里撤屋伐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
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潮怒欲戰陳
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十

二月潮築城于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
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
東平濟陰陷于賊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襲寧陵斷
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
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勅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
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責巨巨竟不應至德二載
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攻睢陽
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
巡督厲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
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
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食修戰具
居中應接而已闘籌畫一出于巡賊遂遠遁有詔拜巡御史中
丞遠侍御史巡欲東擊陳留子奇聞之復圍城巡諭其下曰
吾蒙上恩賊來止有死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
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擊巡乃椎牛大饗悉軍出戰賊望見
兵少大笑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
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之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

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息鼓賊
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等十餘將進欲射
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
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七月復圍城城
中矢盡將士日廩米一勺雜以茶紙樹皮為食纔千餘人皆飢
病不能鬭救兵不至遂為賊所圍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
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
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
中出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
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邊縛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
又造木驢攻城巡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蹬道欲登
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候人順風焚之巡之所為
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
亦于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
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
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
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
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切

進客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一指以示信
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乃至寧陵與巡所部率從城使廉坦
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
千人入城城中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惡進明以叔
冀為之副知兵馬使便與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
光書之理不爲無崇其進明尊之也
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亦懼為叔冀所襲也將士或議
棄城東走巡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乘勝長
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且救
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
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
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
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
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被執子
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也巡曰吾欲氣吞
逆賊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
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上欲遠于洛陽殺之
巡初守睢陽時卒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後
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

初是一字漬
佐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
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于
呼吸之頃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從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
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
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
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
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譙郡太守閭
丘曉使共救之曉不受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
殺之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者遮巨勿行不納賜百縑
弗受為巡補縫行間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
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遇害時年四十九遇害十
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時議者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
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于是張澹張建封
李翰等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
名士因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
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
雍丘賜徭稅三年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凌煙閣睢陽至今
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敦宗曾孫也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劉
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
山反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遂與巡同年生而長敵之呼巡兄
南霽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
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
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
固勸歸不去衛蔚全帛遺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加禮始被
圍築臺暴為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嗚咽而來者乃霽雲
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者方
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則
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
不肯降遂遇害雷萬春不詳所來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
萬春立城上與潮語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
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令矣萬春將兵方略
不及霽雲而強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避暑漫抄曰張巡之守睢陽城孤食竭忍賊方熾而意氣
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騄耳
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腥闕
庭褰蕩陵廟臣被圍已旬月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效命
之時忠懇罷竭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
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
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麾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
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
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
門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獨異志曰張巡守睢陽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即齒碎
齒迸
司馬公曰天假之謂才人修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
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豺虎百
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更存孤
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死而不變斯可謂之
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
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于已傾存于既亡斯可謂之功
矣嗚乎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于流俗之嫉
況其唉唉者耶
甄濟蘇源明列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族尚仕伏濟少孤獨好學居青巖山十
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諸戎府辟者五詔徵者十皆
堅卧不起天寶十載安祿山入朝求濟于公宗授范陽掌書記
祿山使不守潛尊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為起祿山下拜約礼
君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
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慶
緒復使迎輿至東都月餘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
王遣詣京師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者列拜以愧其心
授秘書郎進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礼部員
外郎瑱死棄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遊表為著作郎
兼侍御史卒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
間及進士第累遷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稱病不受偽署肅宗
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
詔幸東京源明上疏極諫言甚不可者十帝為罷幸後
以秘書少監卒

元載王縉列傳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
風主其租入胄為元氏天寶初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
[illegible]
策入高第累官主肅宗時為度支郎中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
才擢戶部侍郎充度支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代劉晏掌
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
[illegible]入
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
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
之甚者取十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
為群盜州縣不能制會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
因與相結引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進拜中書侍郎載
以度支業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職穀仍委劉晏益
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帝有所屬必先知之
故帝任不疑萬俄令捕上封事白發其私帝為除籍名為民
魚朝恩與争權乃乘間奏誅朝恩于是上寵任益盛載遂志氣
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納賂無不至吏部侍郎楊綰典選
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徐浩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
綰為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
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試
謁判官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燕餉千匹其

戎狄動人如此無何載與王縉請以河渠為中都選兵五萬屯之每歲秋平中都居還西京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相從先教所練史于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當聞息之置其議初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勝言于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最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載智略開果久得君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季能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干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不悛上欲誅之恐石漏泄獨與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及王縉夜醮圖不軌者上遣吳湊收載及縉于政事堂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

可以入參考

[illegible]

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襪塞其口而殺之妻子皆伏誅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董秀卓英倩等皆論死其諸與戚原善坐貶者楊炎韓洄包佶等凡數十百人德宗之為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謚曰荒後改曰成縱

王縉

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從草澤文辭清麗科累遷兵部侍郎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朱希彩之殺李懷仙也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討之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縉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斬之軍府始安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縉曲意附離又恃才多所狎侮載入而庾之縉素奉佛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代宗亦以其言信向之政刑日以隳貶縉性貪嗇縱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財賄及載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故事重刑再覆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上憫其老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

人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死年八十二

高適嚴武列傳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舉有道科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進監察御史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于河池因言哥舒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名監軍李大宜與諸將以倡優蒲酒日相娛樂不恤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以死戰其敗固宜又南陽之軍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而監軍數人更相用事卒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故陛下有今日之行未足深耻帝頷之俄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取松維二州及雲山城代宗以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謚曰忠適向節義語王霸袞〻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之

嚴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父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已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擢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眾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三鎮劍南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饒富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然吐蕃畏之不敢近其境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始免為官婢矣年四十

容齋續筆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掛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

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三十篇生哭其歸櫬及八哀詩々身後若果欲殺之恐豈應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唐紀

竹部五　　東莞孫愨撰

楊綰列傳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第進士玄宗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制舉加詩賦由綰始肅宗即位累遷禮部侍郎廣德初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未嘗開卷三史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子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且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甚非經國之体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佔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対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

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字雖不行識者是之既遷吏部入服其公元載忌之會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以學當得天下名儒以其還卽拜歸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誅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廷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綰亦極意整齊稍復太平舊制綰素有疾居明日寖劇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扶掖未幾卒贈司徒謚文貞綰性清儉祿禀分姻舊遂乏褰飄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務澗其言必內愧止經音微還學家疑晦者一見卽請其極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于休烈元結列傳

于休烈志寧曾孫也開元初第進士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選四種休烈上疏以為不宜與帝不聽累遷至肅宗時為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縣求凡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數月止獲一二篇惟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書韋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宰相李揆以休烈修國史與己同列嫉之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參至于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頹廢以來則天皇后肅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為罷之代宗嗣位元載稱其清謹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三十年家無儋石之儲性恭儉仁愛無喜慍之容所推敬士甚衆年老嗜學不厭卒年八十一謚曰元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淪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千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撲彊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

而百姓不流離今日爵賞而士不散離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
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求安忘危溯討以此非難言
之前日天子悵惘復痛為賜逆傳涕慣悵上望南京已蜀隱卒
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懈親撫士卒與人救位信而不疑湯思
忠直通常驚改化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尚也今天子重誠深
宮燕和而君徵色大所纓佩而朝大官累味視詩而獻大常儀
樂和登以為國執策務參壽乃敢進百姓庶苦時有不聞虧得
良馬宮騎莫如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克備朝廷歌頌盛德
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竊官怡偷天顏文武
大臣至于庶官皆穫賞諭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求安忘
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強弱可言哉帝悅
淵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俄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
度參謀募義士于壽鄉汝桑降制賊五千處戮死露骨于泌南
召回策正反帝將親征思明結是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
帝善之固命參定策軍征賊南勝結也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
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遷水部員外郎座刺商呂理人
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乃得親歸
樊上假著作郎益著書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

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
賦為賊焚破傷其詳曰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
刑法競欲施除給豈不憂機欲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
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不足出言氣
欲絕意速行走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期予傳息府來往
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憂
使棄其家而又無出資聽從道路言恐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
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恩惠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
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得州縣叨亂亡得罪從是誰遺緩違
詔令蒙責固其宜前賢重守分恩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
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大
賊再攻永破不犯道州而退又作一篇以示官吏曰昔年逢太
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
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
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
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固上言請
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

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加減
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
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
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杜甫李白王維鄭虔蕭穎士列傳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之裔著作郎審言之孫也少
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
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
之使待制集賢院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
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
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体時寄
食于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
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
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
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
時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罷相甫上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
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後從
帝還京師乃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饑甫棄官客秦州負
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
至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甫為參謀檢
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
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
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
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
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
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宋子京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
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稍裁以雅
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
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
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
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
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舊書作山東人）李白字太白興聖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

還至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
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
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白同與至長安往見
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見金鑾殿
降輦步迎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嘉之以七寶方丈賜食于前
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
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
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番[illegible]帝愛其才數宴見問以國政潛草詔

張旭畧見
附見

誥人無知者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
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
驁放不自脩與賀知章李適之等為飲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
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
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
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
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
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

李陽冰作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逸身海上偶乘
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
而不自得也嘗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
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
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
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
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
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
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也世呼張
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
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
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
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大娘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
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
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
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
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

擾他大吼叉馬群蕩了失皆堅白是不復射
天寶遺事曰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時十月大寒筆凍帝
勅宮嬪十人侍左右各執牙筆呵之其受聖眷如此尊語
林曰公未蘸諸學士便殿顧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何如
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其香味惟取肥大者陛
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而陽
雜俎云太白閣祿山反作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
死日果太白蝕月
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
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其他碧雲赤蚍筆事語多迂誕今不盡載

[illegible]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中擢進士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迎置洛陽
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詔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
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
削官贖維罪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縉為蜀
州刺史維自表己有五短縉己官專使縉得還京師于是召
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病甚縉在鳳翔作書與
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
寶間寧薛諸王以師友待之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
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
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
曰朕嘗與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縉乃裒集數十百篇上之
集異記曰王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妙解音律遊諸貴
閒岐王尤重之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代九公主為宮
瀕須右丞言之岐王王令維錄舊詩十篇度琵琶新聲一
曲自出錦繡衣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賚琵琶同至公
主第携酒樂奉燕諸伶旅進右丞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
于前行公主顧之王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
公主詢曰此曲何名右丞應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王
令右丞即出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
者嘗謂古人佳作乃子為之乎因令易衣升之客右王因
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果矣公主頌之
為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右丞遂以解頭一舉登第
鄭虔鄭州榮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
有告虔私撰國史者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為置

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虔追紬故書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時慈恩寺貯柿葉數屋虔日往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三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因祈之于圓得免死貶台州司戶數年卒虔學長于地里險易物產兵戍衆寡當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在官貪約甚滂如也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即日開元盡三十年改元盡十五年天下大亂公當污偽官顧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

蕭穎士字茂挺梁裔也祖晶嘗越王貞舉兵陳三策王不用晶逃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擧進士對策第一天寶初補秘書正字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留客濮陽于是尹徵王恒柳并李晉等皆執弟子禮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宰相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作伐櫻桃樹賦以譏林甫會母喪免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不足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

是皆以晉故帝 載皆心忌

沃篡晉而文公為伍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撰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禘陳論以發緒義例云史官書述萬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俄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私語柳并曰祿山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

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其穎身走山南節度使源
洧辟掌書記賊別將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
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
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大事去矣且賊方專崤陝公何遽輕土地
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會祿山死賊將去洧卒往客
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
大使李承式統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
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
捍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背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
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
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闕之即
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
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獨李
華與齊名世號蕭李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
曰非不能愛其才耳李華字遐叔贊皇人官右補闕

續博物志曰穎士嘗濟八州舟中二少年相顧曰此人甚
似鄱陽忠烈王穎士是鄱陽曾孫即前欸謂二少年曰吾
識爾祖父矣遂負擔而去穎士以為非仙則神也之代編

捍臨溪獲盜數人二少年在內穎士就詢之曰我鄱
陽王家當門貴人顏色如生與穎士相類此與吳綱似吳

丙事類同

安祿山史思明列傳 田承嗣附

安祿山營州雜胡也本姓康名阿犖山母阿史德氏為覡巫師
生時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將
殺之匿而免父死隨母嫁突厥安延偃乃姓安氏更名祿山及
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牙郎張守珪節度
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為
殺壯士守珪壯其語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窟
穴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
累擢至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
媚之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公素始才之李林甫時為相因順
旨數言其美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後代裴寬
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陽為嚴直承間奏
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
為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帝
曰朕千歲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謝曰臣愚罔昔唯知有陛下

不知乃更有備召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命楊銛
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
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
而後父上大悅由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今虔下劉駱谷居京師
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群臣無敢鈞礼
惟祿山倚恩寵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
夫林甫見鉷鉷趍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警折林甫與語每
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亦汗沾衣林甫引與
坐于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己袍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
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安否得
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
矣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
乃疾如風帝視腹曰此腹中何所有答曰唯赤心耳帝嘗宴勤
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于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
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
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猒之祿山更築
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千人
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

種〻奇怪不知
何意

萬引張通儒李廷堅等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
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崔乾祐尹子
奇田承嗣等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陰令群賈
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為放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
帝心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紿契丹諸酋歙以莨
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首以獻前後數四帝為賜鐵券封
柳城郡公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入朝楊國忠
兄弟姊妹迎之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
觀為游燕地命有司為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
不限財力既成且幄帝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長丈
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
飯甖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
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
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
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于樓下擊毬遽為罷戲命宰相
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
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祿山
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

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懽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詔上谷郡置爐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夜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討之布思叛轉入漠北祿山執布思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國忠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對帝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拜左僕射由是國忠之言不從入矣祿山又請為閑廐隴右群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親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艫循流下萬人挽纜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有告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平章事召還朝

祿山陷[illegible]東都[illegible]

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賜慶宗娶宗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不至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再遣還亦無表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從言奉密旨討楊國忠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十五萬反于范陽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朽鈍不可用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擒日不絕禁衛及所募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脫乃揭劍業以及于敗及賊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意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明年正月僭稱雄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署拜百官會李光弼郭子儀入破賊衆於常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祿山驚恐欲割還范陽無何潼關失守乃遣孫孝哲攻長安入之遣張通儒守西京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慶宗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

東嚮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張均張垍等皆降于賊于
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而賊將日夜
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
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卞
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又嬖其妾段氏子慶恩欲拔其嗣子慶
緒而立之慶緒乃與閹官李豬兒共殺祿山慶緒襲位復為官
軍所敗求救於史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

二賊同里同生及長諸公尸結相似竟以事亦有天道乎

史思明突厥種初名窣干玄宗賜其名姿臞容鳶肩傴背廞目側
鼻寡鬒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生祿山一日故長相
善火事為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
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不至為邏騎所困紿曰我使人也
若聞我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
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
然疑其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
高者名聞國中思明紿以曠罷　王曰從我雖多無足與見天
子者惟高材可與壽閣王悅令高將帳下三百俱至平盧遣
謂戍主曰奚兵故百外陽入朝而實盜譎備之主潛師迎擒殺
其衆因高以獻張守珪奇其功表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

後逆祿山

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
爾貴在晚勉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大敗歸罪於左賢王哥解
兵馬使魚承仙而殺之思明惧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下
皆亡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
謂人曰嚮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殺矣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
及慶緒敗遁其將嘗子昂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
大喜以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
亂勸上陰使烏承恩阿史那承慶共圖思明謀泄思明遂殺承
恩及其黨二百人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思明表求誅李
光弼及九節度圍相州慶緒求救于思明乾元二年正月朔
築壇于魏州自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贄為司馬引兵趨
新逕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
夜備之則晝至天多逆恼士病官軍營號督催運者甚疾載入
舟車所聚則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
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衆直抵城下到日決戰襲陽狙
半會大風官軍潰而南思明遂入相州殺慶緒并其衆留其子
朝義守相州自引兵還范陽更國號大燕復西陷洛陽上元二
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于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思明猶忍

好殺戮下人自不保朝義其長子也蕭龍受少子朝清使守范
陽崇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
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
憂懼駱悦等共説朝義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悦遂縊殺思明及
朝義即位與官軍戰屢敗欲入奚契丹所署燕京留守李懷仙
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下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安禄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雒嘗大
雪禄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環甲列卒閱所籍不缺
一人禄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郡斗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
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
慶緒復振戰餘又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反朝義敗與張忠志
諸降將不宜久
亂於以深而奪其
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降將懷恩欲倚賊為重因還白承
嗣等分帥河北拜承嗣貝博滄瀛等節度使進太尉承嗣舉管
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不數年有衆十萬又
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税入皆私有
魏博六州其道亦以
求為相以之恐
者以之也
之又求兼宰相代宗因就加同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
天雄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帝自用李承
昭為相州刺史承嗣使人襲取之帝遣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

將取洺州衛州悉四州兵財以歸擅制守宰陰諷諸將詣使者
割面請承嗣為帥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詔諸節度使薛兼
訓李寶臣朱滔李承昭李正己李忠臣李勉田神玉等討之正
己拔德州忠臣進攻衛州寶臣擒其姪子期諸將又八破其被
子田悦于陳留承嗣乃懼請束身歸朝初正己怒承嗣老矣子
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諸道兵皆
不敢進上遣中使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使者百縑使者恚抵
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
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
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得之又使客説寶
臣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
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悉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
讖遂與承嗣通謀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
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廢遺精兵二千夜馳三百里戒曰取彼
貌若對堂者持之蜜不獲虞怨聞変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他服
得脱會親鎮滴者以歸承嗣承嗣知衆戍引兵而還使謂寶臣
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慚怒而還
小一年承嗣復請入朝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諭其除

許闔門還京師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假冒滑州敗李抱兵會李
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抱與馬燧合討之靈耀求救于魏承嗣
使悅將兵三萬赴之為燧忠臣所敗悅脫身遁天雄東走欲歸
承嗣為抱將所擒并魏將當濮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
詔復官爵十四年死年七十五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列傳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廄小兒貌鞞陋粗通書計事高力
士年四十餘使主廄中簿最王鉷為使薦之皇太子隸令札等
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趙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
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
軍司馬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
一委之輔國能隨事戲戲謹密取人主親信不啖葷時時為浮
屠詭行人以謂柔良不忌也及還京師專掌禁兵恒居內宅封
成國公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群臣皆因輔國聞
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置察視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
不得得輒推信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果輔國一時縱
之莫敢違者出則甲士三百人為之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
（閹忠安何託）
郎李揆當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當為恐元權如為要權以政
為梁州長史兄弟皆位臺省李峴輔政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
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國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
（李峴下可多傳）
各歸有司或有逆探頂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竟以計逐之輔
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為禮輔國怨之欲立奇功問固
時上皇居興慶宮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上皇
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能終孝矣會帝疾輔國乃遷上
皇於西內自以功邀兵部尚書復求為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
官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輔國逆諷宰相裴冕聯表薦己帝密
揚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顓將殺之又為輔國所救代
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上為尊禮之冊進司空兼中書
令罷其所領群使尋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輔國憤咽謂上曰
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自輔國
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
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
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為
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以直內侍省遂飛龍副使張后謀立越王元
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周再還

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權任輔國右凡出入通之軍中
呼十郎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為賊所執以屈服得全賊平元振
惡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自仲昇始裴冕
與元振忤逆貶施州又誣殺節度使來瑱舉懷讓護宮李光弼
方助內是傷離從代宗之奔陝也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吐蕃
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
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
群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
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
兵盡四方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臣聞良醫療疾當病
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
存宗廟安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
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
募士西討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
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書奏上猶
以元振有保護功僅削官爵放歸田里及帝還元振自三原衣
婦人衣私入京師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勒長流溱州行
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

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奉先軍容使掌
從內兵權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犯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為
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止大曆十死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幼給事黃門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
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
康文榮等戰敗之洛陽平從屯汴州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
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來迎華陰東與六師

天下二字如何數
借得

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僕固瑒攻絳州使
姚良據溫湯閒統惝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王景岑討良攻
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還判德信討斬之攻朝
恩同產下數充護寫以自高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
經大義作文章僅能執筆辨章句遂自謂才兼文武永泰中詔
判國子監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
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備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
為附學生列廡次以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廩每視學從神策
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
足朝恩好于廣座恣談時政元載雖辯彊亦拱默惟禮部郎中

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懼。然衎以勢迫。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興不散，故天降之災。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高坐，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御之神策都虞候劉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收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事，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子官卑，為同僚所陵，乞賜之紫衣。帝未應，有司已執紫衣于前，令徽服之，拜謝。帝強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乘閒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略。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于

王元載傳
事決

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神策軍，朝恩喜于得地，殊不以載為虞。郭子儀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為外應，不早圖，變且大。皇甫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皓密謀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悖慢。皓與左右擒

陝之[illegible]歸兵
[illegible]
天[illegible]之

而縊殺之，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還尸于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加劉希暹等官以慰北軍之心。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無有異嗔。

唐紀　卷帥目錄

華容孫恩撰

男昂　校

唐紀

範卿一　華家樑

德宗本紀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也，母睿真皇太后沈氏。天寶元年生帝于長安大內之東宮，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以帝為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擊史朝義，進封魯王，徙雍王。及克東都，平河北，以功兼尚書令，與功臣郭子儀、李光弼等皆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立為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即皇帝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致鹽酪。閏五月，以常袞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未幾，貶袞為潮州刺史，以祐甫同平章事。時袞與禮官議禮，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袞曰：[illegible]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史稱循吏、良吏，豈皆吏乎？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猶受寵祿，今與黔首同哀，有利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可改，孰不可改？意袞殊屬。袞方入臨，遣從吏扶之殿墀上。祐甫謂袞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忿，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帝以為重，改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宰相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袞曰：卿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令袞與祐甫換秩。閣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群臣喪服竟用袞議。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載、王縉秉政，濫以公行。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詔罷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留者悉隸太常。　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子儀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異草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荊山之陽。及豹貀、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

賂遣上素知其貪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兵部侍郎黎幹狡險諛佞與宦官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恃寵貪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立獨孤妃及子韓王迥者於是皆賜死　以劉晏判度支先是晏與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上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　六日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于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　擧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　淄青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七月朔日食　吏部尚書顏真卿請省祖宗謚號百官集議事竟寢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敘者亦寓其中動經十歲恆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

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罷榷酒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他長上信張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代宗時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太常少卿韋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西川節度使崔寧入朝十月吐蕃南詔寇西川楊炎奏留崔寧遣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　葬代宗於元陵將發引上見轀輬車不當馳道稍指未之問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之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轍直午而行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

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以沙苑秦豕三千給貧民　十一月喬琳以衰老耳聾諫論殊謬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　楊炎既留崔寧與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出寧為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鹽綏銀鄜坊留後令皆得自奏事以奪寧權仍諷使伺寧過失　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于大盈内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為上請出之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　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決　晦日食

庚申建中元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楊炎為元載報讐將傾劉晏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轉運租庸鹽鐵等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晏忠州刺史　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以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沮己徵為司農卿以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發涇軍城原州別駕劉文喜不奉詔復求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　三月張涉坐贓放歸田里　以韓洄判度支杜祐權江淮轉運使初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　四月劉文喜復不受詔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蕃使入貢且致賻贈既而蜀

將上言吐蕃豺狼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
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復遣倫
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
書以聞令上署可而已從之　朱泚等圍劉文喜于涇州久不
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多上書請赦文喜上曰微孽不除
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于上曰臣必爲
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
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
節不可得也于是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
予如故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
城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
己益懼　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術士桑道茂
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
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
城　回紇登里可汗謀入寇其相頓莫賀諫不聽遂殺之而自
立遣使入見詔冊爲武義成功可汗　七月湖南觀察使曹王
皐招降邵州賊帥王國良　遂尊帝母沈氏爲皇太后　楊炎
誣殺忠州刺史劉晏　九月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罡未

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日時即命修之　十月
宣歙觀察使薛邕以贓竄爲連山尉大曆以前賦斂出納俸給
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贓吏
者殆二十年至是邕以贓敗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
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與邕繼以贓敗宦官武將皆曰
南方文士贓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于是上
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
后詔以睦王述爲奉迎使諸沈四人爲判官分道求之　十一
月朔朝集使及貢使見於宣政殿兵興以來四方州府不上計
內外不朝會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復舊制詔朝集使貢使分
番待詔日引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　先是公主下嫁
者舅姑拜之婦不荅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
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　有縣主將嫁會上
之從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礼
卒罷之　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
髮者上悉嫁之所費之物必經心目　是歲稅戶三百八萬五
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
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籍兵兵之籍籍者之兵民始入文則吉之

實也入理停當
治亂自此而分

辛酉建中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匿喪欲為
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
不許田悅復為之請又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
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衆耳曰御日因其所欲而
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
不許田悅李正己梁崇義於是定兵謀上與李惟岳通相應助
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以盧杞同平章事　發
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
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
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
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瓶罌不發上深歎
美賜書勞之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
恭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四月加崇義同平章事賜鐵券遣御史

對史之言是何
至于謂說

張著齎手詔徵之　五月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　田悅與李
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聚兵寇邢洺　六月梁崇義拒
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時內自關中西暨
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
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

怪可笑

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進奉船始發渦口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自吐蕃陷河隴伊
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
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歷諸胡自回
紇中來上嘉之　七月皆賜爵郡王將士皆遷七資　楊炎以
盧杞之譖而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
悅戰于臨洺大破之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
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
義赴井死傳首京師　朱滔說降李惟岳將張孝忠　九月以
孝忠為成德節度使　十月盧杞誣殺楊炎　祫于太廟先是
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既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
獻祖東向而饗之　李正己從父兄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
十一月永樂公主適田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劉洽唐朝臣
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江淮漕運始通詔削李惟岳官爵　李
納海州刺史王涉密州刺史馬萬通各以其州降
壬戌建中三年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于洹水悅將李再春以
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
之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降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洧

注〻出使岳事

岳生東

復陷海縣　復推天下酒　二月李惟岳部下楊政義以定州降　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朱滔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武俊自以為不得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馬給朱滔馬燧武俊疑未奉詔田悅因遣說滔武俊相與剋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孝忠孝忠不從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舍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　四月朱滔王武俊又發兵救田悅詔李懷光討之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錢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以獻上驛召泚于鳳翔至以蠟書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盧杞因以計出平章事張鎰為鳳翔節度使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　五月詔他道皆增稅鹽榷此又詔鹽每斗皆增價百錢　源休使回紇還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為休以實導怨望從朱泚反張本）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于愜山敗績　十月以曹王皐為江西節度使　盧杞薦關播同平章事政事一決于杞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十二月李希烈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癸亥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以盧杞言詔遣顏真卿宣慰希烈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　二月克汝州　三月曹王皐攻李希烈敗之斬其將拔黃蘄州　李希烈引兵斷蔡州以待朱泚等之援　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志貞請諸賓為節度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歿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招搖　李晟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滔救之晟軍大敗　六

衍者加給使足
就士京上言以
之求

月初行稅閒架除陌錢法　將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
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湖南黔中劍南嶺南
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
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
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
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為閒上屋稅錢二
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隱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
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
易者約錢為率敵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
賞錢皆出坐者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七月盧杞惡禮部
尚書李揆遣使吐蕃　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
劉德信等將兵救之　九月李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
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將唐漢臣及劉德信趣許
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還希烈伏兵
邀之殺傷大半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發涇原等道兵
救襄城　十月丙午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
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
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

宋法

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
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趨京城上遽
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
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閒架陌錢矣初
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
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
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竟無一
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
衣中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從官諸王
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
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
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
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于咸陽　賊登含元
殿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
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
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
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檢校
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藉、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

蔣鎮皆爲泚用　上思桑道茂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帥
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　上微遣道兵入援有上言朱
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
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
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
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
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鳳翔節度使張鎰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
行在其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爲泚所厚夜與其党作亂殺鎰上
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
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
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亂
乃止　朱泚僭號源休勸泚誅剪宗室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
王孫凡七十七人　李希烈陷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兵
千人從上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
嚴整城人爲之增氣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爲留後姚
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
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節度使況爲司馬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遂帥衆赴
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　以蕭復劉從一
姜公輔同平章事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官軍出戰不
利泚爭門欲入渾瑊韓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使僧法堅造攻
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　田
悅說王武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武俊乃辭悅
北歸遂與抱真相結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入援破賊於見子
陂進屯東渭橋　十一月隴右留後韋皐斬朱泚所遣使進其
首入見拜皐奉義軍節度使　靈武留後杜希全及鹽夏刺史
戴休顏時常春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
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
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
兵應援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日斬乾陵松
柏其驚多矣今城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匪輕
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上乃從
杞策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
益急移帳于乾陵下視城中舉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觴斗
舞人纔慢辭戲於天子以爲勝在晷刻時遣使環城招諭士民

此蓋係之明皇

笑其不識天命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
詔以為行營節度使　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
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上為求之不獲竟憫默
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縋人于城外采蕪
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
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
急而銳氣不衰　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
津濟軍于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于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
從之旬日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
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
出馮翊遣其司馬王權及子璟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党所
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
丈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恟懼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
之賊攻南城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
施濕氊懸水囊大恒矢石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
對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
户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
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

不敢言日傍泚之
事於何所以斯其
戮也

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
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
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
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
數里賊乃引退于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
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
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間
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紿使填塹得間入城上大喜城中歡声
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
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
日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
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
振泚至長安為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
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
焉　李懷光未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
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于上
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
安此破竹之勢今聽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

從容戒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敗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韓滉閉關梁境牛馬出境築石頭城繕館第治塢壁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少遊悉奪之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唯曹王皋數遣使貢獻　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皋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李懷光頓不進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貶杞與白志貞趙贊皆爲遠州司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爲殺之　以翰林學士陸贄爲考功郎中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行輩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恒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遣使諭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　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勉出奔汴州遂陷希烈據襄邑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送款于希烈遣使詣李納于鄆州　閏[illegible]罷　術者言國家厄運數經百六宜有變更群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体必也俯稽曆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按此大文字新書盡刪去何也

甲子興元元年正月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于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

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使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于誅求疲甿
空于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于上
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
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
愧悼若墜深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
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
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
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
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諸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
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
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
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李希烈僭號以其將杜少誠將兵
取壽州張建封遣賀蘭元均守霍丘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
黃曹王皐遣伊慎擊破之希烈又使其將董侍襲鄂州刺史
李兼斥收于是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江淮之
志矣　帝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

家法

贄諫之即命去其榜　蕭復以直言出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
使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
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希烈圍濮
州刺史劉昌于寧陵韓滉遣將救之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
李晟恐為其所并移軍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
怒投券于地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
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陰與懷光通謀震聞召殺之
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惠元被害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
使為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
為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
衆又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
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
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則富貴誰不願之泚
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
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
奉天休顏徇于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時二月丁卯日
也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上因
以緒為節度使　崔漢衡以吐蕃兵至諸將分屯受李晟節度

自十月丙午至
凡一百卌二日

癸未天[illegible]元七日

李懷光奔河中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叛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戎勒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上居艱難中小大之事必與陸贄謀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甚喜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奸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壬申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稟用匱竭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請駐蹕漢中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上初欲以渾瑊代楚琳後以陸贄言優詔存慰之　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瑊軍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援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

觀其措之何直
然未必非長者
[illegible]甘之言也

以逼長安　姜公輔以言事罷為左庶子　朱泚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御夾衣五月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　韓滉遣使貢獻　渾瑊屢與吐蕃約期取長安吐蕃受朱泚賂竟引兵歸其國　李抱真王武俊大敗朱滔于貝州六月李晟大陳兵諭以取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于城下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之晟移軍于光泰門外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瑊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illegible]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樹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萬頃率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

日一月丙午出
書至是凡二百
七十有七日

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
以騎兵追泚全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
陷賊虔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
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取賊馬晟
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顔韓遊
瓌亦克咸陽晟斬泚党李希清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刻遷將
沆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
園寢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
非爲朕也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北至涇州纔百餘騎田
希鑒閉城拒之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
　陽親兵北走寧州泚將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
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渾瑊爲侍中駱元光尚可孤等各遷官
有差詔改梁州爲興元府　戊午上發梁州　七月至鳳翔喬琳
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
之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顔以其衆扈從李晟
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
上于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地待請罪上駐馬慰撫
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勲臣賞賜甚渥晟

爲之首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
學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
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詣行在至是以爲散騎常
侍日直西省以侍對朝野皆屬目附之　八月顔真卿爲李希
烈所殺　以李晟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進爵西平王將李楚琳
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
仄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餘人　遣渾
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救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
請赦懷光上不許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三州進取絳州
朱滔爲王武俊所攻窮不能軍上表待罪　初魚朝恩既誅代
宗不復使宦者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後
以宦者竇文場代之乃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
十月以文場及王希遷爲監神策軍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
旅　閏月李晟巡邊至涇州誅田希鑒治其殺馮河清之罪　十一月李
希烈滑州刺史李澄以鄭滑降　宋亳節度使劉洽克汴州擒
希烈將翟崇暉希烈奔歸蔡州　李勉入朝詔罷都統其平章
事如故　加韓滉同平章事　蕭復自江淮還罷爲左庶子
是歲蝗大飢

袁高不讜爲恕己之子

京兆人曾任尚戩者李何一旦意義善之

乙丑貞元元年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別駕切杞遇赦移吉州長史
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
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内瘡痍
奈何遽迁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
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
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倘加
巨奸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于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
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爭之曰杞之執
政百官恒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奸党皆唾掌而起上大怒
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
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
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
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于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
也上悦杞竟死于澧州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于陶城　四
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于長春宮　以曹王皋爲荊南節度
使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六月以韋皋爲西川節度
使　朱滔死將士奉劉怦知軍事詔因以怦爲幽州節度使
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爲都防禦轉運使

大旱灞滻將渴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詔
浮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逆叉諸軍平河中李
懷光伏誅其子璀自殺　加馬燧兼侍中　詔諸道與淮西連
接者置兵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
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召張延賞入相李晟表陳其過
以延賞爲左僕射　九月盧龍節度使使劉怦卒以其子濟知
節度事　劉從一罷　十二月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
引對時政得失自是群臣互進有不達理道者因多詆訐不適
特置上亦優容之　戶部奏今歲入貢者百五十州
丙寅貞元二年正月以歲飢罷元會礼也詔減御膳費及宮人月
粮飛龍馬料　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
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號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
滋映多讓事于造々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
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
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礼部造判戶工
部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
失琇旋罷　三月李泌開運道城內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
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　四月李希烈別將鬼畏鄭高李懷所

欧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其將陳仙奇使医毒殺之因屠其家
舉衆來降詔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関中倉廩竭禁軍或脱
巾呼于道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
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
命于坊市取酒為楽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歳時
比歳飢饉兵民皆率痩黒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
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数月人膚色乃如故　七月淮西
將吳少誠為李希烈報仇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為留後　以
曲環為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乱之餘戸口流散環以勤倹率下
政令寛簡賦役平均数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吐蕃尚結
賛寇涇隴邠寧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
軍以寵功臣　吐蕃遊騎及好畤京師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
出幸奉天晟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装具糗人情洶懼大
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
動容　李晟遣兵襲吐蕃于汧城大破之尚結賛謂人曰唐之
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遣禁擄掠以兵
直抵城下日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十月李
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將焚

其積聚而還尚結賛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吐蕃
棄所掠而去　淑妃王氏薨帝念之十一月甲午立為皇后丁
酉后崩　吐蕃陷鹽州　韓滉刘念性曲環供入朝洽也 会仕即
塩鉄轉運等使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改法事多不集及元
琇失職造遂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
之功十二月以滉兼度支塩鉄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吐蕃陥夏銀麟州　崔造罷　上忌李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
之言張延賞等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
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旅涕懇辭方興亦不許
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
因飲盡歡表薦延賞為相

尚結賛惡晟使[illegible]
將真白晟等御其
心死求不敢寇
[illegible]是也楊亦
尤戒

丁卯貞元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淮西戍兵自鄜州叛
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　雲南王異牟尋請入附西川節度使
韋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党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
微觀其趣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
不悦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韓滉自浙西入朝上寵已待之甚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滉性
苛暴百官群吏叔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惡已甚之曰先相

公以楊炎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橫吏于省中至
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二月
遣左庶子崔澣使吐蕃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以
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險邪不可復用會渾疾不
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左庶子李銛
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羊馬多死
糧運不繼又聞李晟破摧河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
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為請
于朝李晟曰吐蕃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強
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
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佐禽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
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數從之會滉卒張延賞及燧皆與晟有
隙欲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
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
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宜番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
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　五月以渾瑊
為會盟使初崔翰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
賞是以來耳公欲修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請

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
贊請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
涼　閏月大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
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吳少誠欲拒朝
命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曹王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
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
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
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
戒以推誠相待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
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
吾生長西陲備諳敵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戎所侮耳上始
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
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
之元光不聽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里元光壕柵深固瑊
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
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
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
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吐蕃輒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

此契辱国之甚

易禮服吐蕃伐鼓三声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
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吐蕃
縱兵追擊死者數百人擒首數十餘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
其營將卒已逃元光發伏戍陳以待之吐蕃乃還是日上視朝
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吐蕃犲
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
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皆頓首謝是夕韓
遊瓌表言吐蕃劫盟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
料敵如此 其明日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遣中使賫詔遺尚結
贊不納而還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
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
并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侄弇謂曰
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
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六月罷其副元帥節度
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以李泌同章事 李泌
請復所減州縣官從之 七月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
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毁其城驅其民而

其勤使吾變說殺可知

舒王誼昭靖太子邈之子而帝取為第二子

去于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
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之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
足李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鎮州縣聚歛權宰以為軍資自惧
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
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隱沒
者罪之上喜之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对曰寬
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
不能得其實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
遲矣上曰善以元友直為諸道勾勘兩稅錢帛使 李泌議復
府兵請募戍卒屯田京西從之 張延賞卒 八月朔日食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
為太子妃主素不謹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
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惧請與妃離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
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
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
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必復殺臣之子臣餘
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

此一段卽批鱗
伊周不過爾

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
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
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固辭歸誓不近
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
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瓜臺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
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狀顯白太宗
廢之猶為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
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
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
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武惠妃譖殺太子海內冤憤又
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
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
信況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然
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于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
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
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

復一光奇何益

自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
矣上曰具曉卿意泌退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
服藥何如泌曰必無此矣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
不可知耳閒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
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
于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
骨上慰諭不許　九月吐蕃帥羌渾之寇隴州連營數十里
京城震恐乃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々安擊
却之　回紇屢求和親帝不許李泌令其稱臣子奏約東帝大
喜從之　吐蕃陷連雲堡涇西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
不開門外皆為賊境樵米殆絕常苦乏食　十月吐蕃城故原
州而屯之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作亂伏誅
是歲大稔詔和糴粟麥　十二月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
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
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又云
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
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
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如此大可愛
此天異之德

戊辰貞元四年正月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李泌奏京官
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從之　以劉昌為涇原節度
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昌元諒皆率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
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是上謂李泌
曰每歲方鎮私獻凡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
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
陛下勿受私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除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
誅剝上從之　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
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
不敢言　劉昌復築連雲堡李元諒築良原故城　四月更令
殿前左右射生日抽歲俸　雲南遣使入見　吐蕃寇涇邠寧
慶鄜州先是吐蕃每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
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縣嵌保戍吐蕃大掠
而去　六月李泌舉處士陽城徵為諫議大夫　七月罷句簡
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簡遂為定制歲百餘萬緡斛民不堪
命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悟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
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十月回紇
可汗遣其妹及大臣來迎公主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

新書云月朔日令常參官……之公判文

劉使知人之明亦不及德宗何也

子屬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號為回鶻許
之　吐蕃寇西川韋皋遣兵拒卻之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
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　横海節度使程日華卒子懷
直自知留後
己巳貞元五年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為
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伸為景州
刺史　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李泌嘗薦參通敏可兼度支鹽
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
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
後以奏度支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
充位而已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九月詔
褚遂良以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于凌煙閣以繼國初功
臣之像　十月韋皋遣將擊吐蕃復嶲州　瓊州自乾封中為
山賊所陷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等攻拔之　十二月吐蕃寇
北庭回鶻敗之
庚午貞元六年正月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　二月遣中使葬故虞　十
月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

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　回鶻數與吐蕃戰不利北庭沙陀皆降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守

辛未貞元七年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侵忽府縣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矣至是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容庇　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昇雲為留後後賜名茂昭　八月以陸贄為兵部尚書罷內職實抑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破之　九月遣使來獻俘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有聲竇參以私恨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壬申貞元八年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皋卒　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其子士寧自為留後　竇參陰狡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參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元作謗書以傾

[illegible]

贄上亦知之貶申道州司馬賜通元死竇參為郴州別駕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其子師古自為留後　七月以裴延齡判度支陸贄言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不聽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從陸贄之請也　韋皋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九月以陸贄言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十一月朔日食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　十二月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癸酉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産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茶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禁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者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採無得私賣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二月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通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為之請　三月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不深譖毀

不已竟賜死于洛　五月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
耽盧邁同平章事憬疑陸贄欲專政排己置之門下多稱疾不
預事由是與贄有隙　韋皋遣大將董勔等攻吐蕃拔堡柵五
十餘　董晉罷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
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
一易之　裴延齡奏置欠負耗賸季庫　八月太尉中書令
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十二月宣武將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
寧士寧逃歸京師帝以萬榮知留後陸贄諫不聽
甲戌貞元十年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來降詔加韋皋押近界羌蠻
及西山八國使　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六月昭
義節度使李抱真卒以其前虞候王延貴爲節度使（賜延貴名虔休）
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又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
南詔　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
實府庫又奏蘭閣左藏于糞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
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
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爲詭譎上寵之不疑上
亦頗知延齡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之
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
恃驗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
益厚延齡日短贄于上趙憬密以贄所訊條延齡事告之故延
齡得以爲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
延齡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爲太子賓客
乙亥貞元十年四月復以裴延齡言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諫議大
夫陽城等伏閤上疏　五月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
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爲留後說深德定遠爲請鑄監軍印
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
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示之曰有勅以李景略
爲留後諸君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責之定遠走踰城
墜死　七月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八月司徒
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十月橫海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從
父兄節度使懷直自爲留後
丙子貞元十二年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
韋皋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　三月以李
齊運爲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
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遣中使就問之
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其子季安自爲留後　上生日故事

（諸鎮加官以悅其意者何不得已）

待儒命更矣
渠牟更賓取
卑

勳褒不勿宜
言不足異矣
人言夢一承
何也

命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
渠牟嘲誅辯給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　六月以宦者竇文場
霍仙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
承用麻詔為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
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為
之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
者無几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
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
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
策軍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　初上以奉天窘乏還宮以來
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
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
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
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
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
始　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誅作亂者　趙憬卒
八月朔日食　裴延齡死中外相賀上獨惜之　十月以崔損
趙宗儒同平章事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以韋

食高真美
有豚杞延
於此乎

渠牟為諫議大夫上向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
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司農卿嗣道王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
附盈門實狡險怙寵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渠牟形
神恌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一事
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閑外所為引我不次遷擢率皆庸鄙
之士
丁丑貞元十三年二月命邠寧節度使楊朝晟築方渠合道木波
三城以備吐蕃　七月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母卒
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
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
執此之堅對曰俗間忘配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
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之未聞男子借吉娶婦
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婚　九月盧邁罷　十二月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
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
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
物但稱宮中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可復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

價之高下者率用值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蘇守悅狗

戊寅貞元十四年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稱行營皆統于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　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殺侵壽州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遷道州刺史

己卯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白髮之極

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錡賂數十萬薦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悅之又以賄遺結權貴恃此驕橫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三月吳少誠寇唐州大掠而去　八月吳少誠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擊破之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十二月中書令咸寧忠武王渾瑊卒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溵水于是始議置招討使

庚辰貞元十六年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本出神策軍因竇文場以進　四月姚南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屢毀南仲于上上疑之又遣使程務盈奏南仲罪手將曹文洽追及于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守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詣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五月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大潰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奏鄧州刺史元洪罪上爲流洪端州復表洪責太重上從以洪爲吉州刺史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劫其子愔知軍府事殺晉監軍遣李鄘爲宣慰使諭之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貶永州刺史陽履贓賄三司鞫之对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爲誰馬毫几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札蓋將爲有詐故不知其數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張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爲節度使　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于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九月義成節度使盧羣卒以李元素代之貫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惧者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爲然故有是命　以鄭餘慶爲郴州司馬餘慶與户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多劝上從之上以爲朋比貶之頔貶泉州司户以賈耽同平章事　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復其官爵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礼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对放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乃爲功耶

辛巳貞元十七年五月朔日食　朔二節度使楊朝晟卒遣宦杖詗軍情以高固爲節度使　七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子士真代之　吐蕃陷鹽州又陷麟州殺書桑濼入吐蕃以分其勢　九月韋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進圍維州　十月以韋皋爲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異牟尋虜獲尤多遣使慰撫之　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楊志廉代之

壬午貞元十八年正月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救維州韋皋擊敗之擒論莽熱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擢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群情若有可録願明書勞課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　七月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百官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对議者以爲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群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癸未貞元十九年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　澂臟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于德明興聖廟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以道

王實爲京兆尹實爲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薦引諂佞
皆如期而敘士大夫畏之側目　六月以宦者孫榮義爲右神
策中尉榮義與左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
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　齊抗罷　十月崔
損卒　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　是冬初敕京城禁
囚季緣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近歲北軍拒撓而已監察
御史崔薳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入右神策軍軍使奏之上
怒杖薳四十流崖州　京兆尹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
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
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
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
請俟來年蠶麥　愈坐貶山陽令
甲申貞元二十年　八月詔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
授本軍大將兵馬使盧從史遂自爲節度使　九月太子始得
風疾不能言
乙酉貞元二十一年（五日丙辰以後順宗永貞元年）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
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
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于會寧殿年六十四

范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
爲不久以其時事考之亂政亡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
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歛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
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致天下之務初
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隳膽破惴是姑息
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歛招剝益
甚于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
宗者唯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
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杜陽雜編上在奉天藥餌未備有裨將中流矢上碎琥珀匣
賜之並火精劍匣也近臣難之上曰今兇奴欲危社稷戰士
有奮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皇恤一劍匣哉聞
者感悅

宣文君宋廷
女宋氏也

鈔之二　　　華容徐慈撰

德宗王皇后列傳　南宮宋若昭附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夫其譜系帝為魯王時納為嬪生
順宗即位冊拜淑妃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為皇后冊
禮方訖而后崩群臣大臨三日帝七日釋服
南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
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華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
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亦不欲與寒儉凡爾為姻對
聽其學若華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
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申
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
章并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
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
學士擢其父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教賜第一區加穀帛元和末
若華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華總領穆宗
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華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
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礼見寳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
若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尤敬礼之大和中李訓鄭注用事惡
宰相李宗閔譖言因駙馬都尉沈儀賂若憲求執政帝怒幽
若憲外第賜死家屬徙嶺南訓注敗帝悟其誣追恨之若倫若
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常袞崔祐甫列傳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第進士性狷潔不妄交游累官中書舍人
大曆初魚朝恩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
臣領之不聽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後乃數出中渭橋與
軍人格鬬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欵
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天子生日諸道
爭以侈麗貢獻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于人歛
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帝不聽未幾遷礼部侍郎時宦者劉
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為帝寵任有所干請袞皆拒
卻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
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顧任之綰卒袞始當國尤
是下宦僚塞絕請謁之時稱混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混
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趙碁皆少益之太子文學
為洗司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餘乃在洗馬上其務私崇怨

頓此故事日出内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
堂封宅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具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遣
政事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大德元載敗堂賓官之咨然一切以
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濌伯以其濌濌無賢
不肖之辨云德宗即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潮州刺史帝怒使與
祐甫換秩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
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
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内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
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宮云

崔祐甫字貽孫京兆長安人黄門侍郎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
法爲閨家天寶間第進士累遷至代宗朝爲中書舍人性剛直
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
選每擬官袞輙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猷猫鼠同乳袞率群
臣賀祐甫獨進表議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會帝崩議礼倖與
袞爭袞奏貶祐甫潮州刺史未幾帝以袞爲欺罔貶袞爲潮州
刺史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倚任之神
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权震中外帝將以白志貞代之懼
其生變以語祐甫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及李正己献錢祐甫請以賜淄青將士議者遷其謀是歲被疾
輕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者還第即遣使咨決卒年六十贈太
傳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
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氏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
帛菽粟受而緘之帝還京具封以献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杜陽雜編曰德宗切于時政順衡注台衰之臣既用崔祐甫
爲相悉以國務委之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
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部分無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
盛用公當

郭子儀列傳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子
儀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至九原太守安祿山反詔子
儀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
遂收雲中馬邑引軍下井陘與李光弼合破賊史思明思明衆
數萬傳至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大破賊
于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
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决數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破之於
是晝揚兵夜擣其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

新書好叙人家
本稱見汾陽
之父不知何
意今從舊

擊賊嘉山復大破之思明奔博陵于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
迎王師方復北圖范陽會肅宗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行在軍威始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
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宰相房琯師敗衆略盡故
帝倚朔方軍為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六胡州部落數萬迫
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破之河曲平定至德二載攻
賊崔乾祐于潼關敗走之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其子旰
破之旰死于陣進收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祿山死
朝廷議大舉收京之詔子儀副帥趣京城尚與安守忠戰退保
武功待罪于朝除受尚書左僕射從廣平王克復西京事詳
肅宗紀中復引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克華陰弘農二郡遂
破張通儒等于陝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
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
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
百官迎于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九節度之討慶
緒也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選善射者三千伏壁內誡曰我
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噪而射之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賊
還走子儀復兵逐之慶緒敗走子儀等追之遂圍相州及九節

度之敗于相州也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魚朝恩素疾其功因
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
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
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
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還子儀命其士皆披甲上馬以
待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
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僕固懷恩亦以為言用濟乃止子
儀雖失兵無少望乃心王室時以禍亂未平不遑靜息及思明
再陷河洛党項等羌逼擾京輔乃受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
京師假其威名以振之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子儀于散地
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旋詔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詔下為魚
朝恩所沮事竟不行時上元元年也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
又明年絳州行營兵以都統李國貞治軍嚴思子儀之寬突將
王元振等遂殺國貞同時太原軍亦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朝
廷憂二軍與賊合遂賜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節度使行營之
絳州時帝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
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至
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

舊新史皆以吐
蕃入寇為懷恩
所引吾甚疑焉
之以不取甚懷
恩此時雖貳向
大朝故以不足
召之

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太原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數輩山
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代宗立程元振譖之子儀
入朝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乃盡錄肅宗所
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
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史朝義從為魚朝
恩及元振沮之而止會吐蕃入寇還拜子儀關內副元帥鎮咸
陽時子儀閒廢已久部卒承詔麾下才二十騎北至咸陽賊已
過渭州天子出幸陝州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
軍漫冗蕃寇犯京子儀遣張知節烏崇福長孫全緒等盛張旗
幟鼓譟震山谷以疑賊全緒射生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年數
百夜擊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駭而走王甫擅自補京兆尹
聚衆二千餘人屍橫長安中式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
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還出迎拜伏子儀斬之京畿
遂安程元振惧群臣論奏其罪不欲天子還西勸且都洛子儀
附奏力諫上為之動乃復還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
于滻水東伏地待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
烟閣僕固懷恩反縱兵掠并汾屬縣帝以子儀領河中懷恩將
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比至懷恩

子瑒遂為其下所殺都虞侯張惟岳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挾妻
其母走靈州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
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
大恐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無恩所以能
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故部曲必
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懷恩與回紇進逼奉天諸將請戰
子儀曰彼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
乃可敗也敢言戰者斬而夜出陳于乾陵之南回紇始以子
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入朝進尚
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為此官迄皇太子亦為之非微臣所宜當
且用兵已来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
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永泰元年詔復鎮
河中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子儀子儀對曰吐
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懷恩
說吐蕃回紇諸蕃入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寇騎
圍已合子儀單騎與回紇相見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踰年
代宗紀中河中軍食恒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于是士
卒皆不勸而耕野有餘糧大曆初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反詔

代宗于大下事一以后整速之矣

子儀密奮之子儀得詔即發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携子儀仍殿
智光澧州刺史隨百人自隨貸其將吏一切不問智光尋為其
下所殺二年二月入朝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
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
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
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
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
子儀歸杖曖數十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為魚朝恩
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
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
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
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
事語僚佐而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
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
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
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
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
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

北宗京為朕取善
天然之可見之

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謚
曰忠武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
短毀方時多虞握兵在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
間不行朝恩嘗約子儀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使人告曰軍
容將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其下裹甲願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
彼無天子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
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
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傲很不軌子儀遣
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久矣李
靈曜據汴州公私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帥令持兵衛
送麾下宿將李懷光僕固懷恩渾瑊等數十皆王侯貴重恒頤
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月入官俸二萬緡宅居
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數甲
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
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榮衍安泰哀榮始終人道之盛無
缺焉唯以嫌怒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物議為薄子
曜旰晞曖曙映而四子以不顯曜景從破賊有功累官太

于屢事子儀事經代罹晉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事或綸池館
益平服耀獨簡朴自處子儀覺以遺命第上四朝所賜名馬珍
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昆以孔疾甚或功勞蓋終不爲
口襲封代國公謚曰孝　晞從內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功
加御史中丞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將致之欲汙以官
佯瘖不答賊露刃脅之不動數以城中事密書李晟既而奔奉
天累封趙國公　曖尚昇平公主拜駙馬都尉朱泚亂遁署曖
官佯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貞元三年襲封代國公
女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爲皇太后　曙於德宗奔奉天
時官司農卿以部曲數十人從花中闕畢謁道左遂以其衆從
及自奉天奔山南時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
泚曙與李叔明之子昇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衆
與相與嚙臂爲盟著行縢釘鞵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
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終祁國公　子
儀弟幼明之子昕代宗時爲四鎮晉後廣德元年吐蕃陷河隴
昕閉境拒守建中二年遣使奉表間道達京師上嘉之以昕爲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
史子京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
轉戰逐北誼不是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而兢兢
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兵柄然朝聞命夕引
道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以至誠猜忌沮謀
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禍
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
之爲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
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
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李揆李勉董晉列傳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滎陽性警敏善文章開元
末擢進士第再轉起居郎扈從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
室請上皇后尊號以揆言而止及代宗之立爲太子也亦決于
揆之言語詳肅州本紀暨張后傳中未幾兼禮部侍郎嘗病取
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李陋生蔽於圖史且不能自
措于詞乃大陳五經諸史及切韻于廷中進諸儒約曰士蓋士
求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幾事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
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于是京師

多盜至驂殺人尸溝中吏稱禁李輔國方横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呂諲以故相鎮荊南治聲尤高揆恨復用遣吏至諲所擿抉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為禮部尚書盧杞忌之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言于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命帝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酋長曰聞公是唐家第一人曰非也他邦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及還行至鳳州卒年七十四謚曰恭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沈雅清整以近屬蔭位累受開封尉從肅宗于靈武擢監察御史廷劾大將管崇嗣帝重之遷司膳員外郎関吏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污半天下其欲洗心自歸無由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遽使赦之後歸者日至累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累遷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叛勉與諸道力戰悉平之部人父病為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縱不誅入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前尹黎幹諂事之敕吏為治數百人具主是吏以請勉勉不從曰吾使太學假當見享軍客幸過存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遣將李觀討蕃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斬之五嶺以平性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勉一無所取明年至者乃四十餘居官未嘗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自榜家人所蓄犀玖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代從之勉居鎮八年不威而治諸帥恭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為之援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悅走河北得免靈耀奔韋城勉縛以獻斬闕下既而忠臣擅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為麾下所逐從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平章事俄為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

兵救之勉遣兵擣許以紓襄圍而旨從中出勉兼不行汴軍自
是不振語詳本紀中于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外
救不至將其衆萬餘潰圍出東保睢陽上表請罪上曰朕失
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興元元年勉同韓都統以司徒平
章事台既見帝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
言于上曰李勉公中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
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
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復勉位勉
內愧取充位而已不能有所興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
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
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謂姦邪耶時韙其對然自是益
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二謚曰貞簡勉少
貧使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
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金柩下
後其家謁勉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俸賜悉遺親黨身歿
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札賢下士有終始能得
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
語林曰天寶已前多刺客李汧公勉為開封府尉囚多所全

活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
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
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
勉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
敢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悞殺長者乃去
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
持節送崇徽公主于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
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
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
有司數皆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耶
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曰非我則誰使
衆皆南向拜不敢有言還遷秘書少監德宗立累官御史丞知
臺事出為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
祭酒宣慰恆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為臣而
背其君苟得志于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
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殺戮
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犹將掩為功公制

誰敢議懷光善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々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中為吏部侍郎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耶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卻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東京留守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晉知節度使事萬榮死鄧惟恭遂攝軍事不遣人迎晉々受詔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初劉全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遊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朝議以晉仁柔恐不能集事以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業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及晉卒長源知晉後遂為亂軍所殺晉在鎮五年卒年七十六謚曰恭惠晉之為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群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駭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向宣致詔詞進退甚詳晉為人重慎為相時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韓滉劉晏列傳

韓滉字太沖故相休子也性強直明吏事累官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賦稅無藝所在氾隱滉檢制有法蓄積以豐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剔人多怨之大曆十二年秋奏雨不害稼及瑞蓋時人醜之德宗立惡滉掊刻徙太常卿出為晉州刺史未幾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託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左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曜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曜等破之漕路無梗完繕東南滉多功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設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于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涔督役日數千人涔慮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丘壠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遣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然滉雖擁強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粮

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賴之帝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
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入日過江士幹
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
舟中矣李晟方屯渭北滉遣米餽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
敢近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
一囊將佐爭負之須臾而畢貞元元年加左僕射同平章事江
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劍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帝惑之
李泌力為之辯帝意乃解二年入朝時劉玄佐不朝帝家詔滉
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倏屬吏礼滉辞不敢當因結為兄弟
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
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帥
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備行
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
與入朝滉晉政府帝重心侍之凡四閏月卒年六十五謚忠肅
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
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壞乃不請居重位清
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
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
文事序樵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
使其子拜之滉父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
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
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
太子正字天寶中累調夏縣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所至有
惠利可紀累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又
兼京兆尹為宰相蕭華所忌貶通州刺史代宗立悉復故官兼
何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
賓客俄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渠
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京師米斗千錢官廚無
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 穗以供之晏議疏鑿汴水
恐為人牵制乃移書于元載詳言運之利害載得書盡以漕事
委晏故晏得尽其才歲論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
渭橋馳使勞曰卿鄭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
旱物不翔貴矣已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再遷吏部尚書晏
畿分明下皆慴伏當交執政忌之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
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权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晏

得法處

才難云人之倚賣
不可得而致矣
則吏罪之衣正
此之意

勢軋三語是晏
取禍之道
亦小人之術矣

行其一語道
晏之隱情

所置諸租庸使皆慎簡台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足停天下攝
官獨租庸得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
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任者晏厚以稟入奉之而不
使親事是以人人功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
則利重于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
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
它人不能也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
不廢事無間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
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
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
厚貲之常冠諸府由是媢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
有口舌者率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
晏任數固恩而不知所以行其志也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
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
使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
炎坐貶及炎執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
人劉清潭等請立妃為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妄言晏與
其謀者炎因見帝流涕指為晏罪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已更
大赦不當復究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晏止罷使出忠州刺史
炎知庾準與晏素憾擢準為荊南節度使以相伺察準即奏晏
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建中
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
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為冤籍錄其家
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言誅晏大
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
寢寤乃歸許葬貞元五年官其子執經宗經請贈晏鄭州刺史
加司徒晏歿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
掌財利有名于時皆晏所辟用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
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
有無曲盡其妙時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
甚貴甚賤之憂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
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
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
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
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

似今日可行

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是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鄭許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虛費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制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

宋子京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之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根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同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鉋部三　　　　華容孫慈撰

李泌列傳

李泌字長源魏人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少臣二歲敏捷于臣耶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敕其家善視養之張九齡尤奬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為小友及長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上書論當世務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泌亦自至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相之固辭願以客從久之則參宗拜廣平王行軍司馬泌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言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臣及廣平熟議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廣平王與泌掌之帝憾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冢焚其骨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臣觀賊所獲金帛子女悉輸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夸將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故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願敕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

時以行軍司馬
從廣平在長
安故上以駿
馬召之

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斃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
兵命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
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
矣時上意于從兩京竟不能用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
泌建寧王倓謂泌請爲先生除害泌曰此非人子所宜言願王置
之從不從上謂泌曰廣平爲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勢
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
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即位之意耶泌出以告廣平廣
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及
建寧死廣平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
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曲順之亦何能爲上嘗謂泌曰今
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無官以賞之奈何
對曰古者酬功皆以茅土且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
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御使祿山有
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遺子孫不反矣自今亂爵土以賞功臣
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小郡豈難制哉于人臣亦爲
世之利也上曰善西京平上以駿馬召泌于長安因就飲酒同
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

生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
臣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
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
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
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至此豈朕而辦
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
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尚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
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
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
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
前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而建寧以臣爲忠益相親善
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
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陛下咎既往欲陛下慎將來耳因奉太
子賢黃瓜臺辭以對且曰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愕然曰
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
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
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及發鳳翔乃聽歸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

賜隱士服郡縣爲葺室于山中常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爲依書院于蓬萊殿閒上時過之與議軍國大事欲以爲相從固辭初泌無妻絶粒二十年帝乃賜第光福里強詔食肉爲娶盧氏女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忌之上乃出泌爲江西觀察判官以避載々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州刺史徙杭州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傳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納吐蕃赴援許以安西北庭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力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仇矣況日者吐蕃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上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于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内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凌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北當與卿議之貞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

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
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它人犹
豫迁延必不能入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乃許之泌見陝州
将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
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将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
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趨而前将佐不俟抱暉之命来迎泌
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
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
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
治粮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也恐自今有危
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賫版幣
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来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辟行也
上藉陝将預于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
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
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泌在陝開運道及擊淮西叛
卒以勞進礼部尚書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侯泌
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
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对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
元載皆害臣今當自斃矣素有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
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
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大有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
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
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
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
粮儲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
使待罪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
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適朕失辭卿言是也初張延賞減
州縣官人情愁怨泌請復之帝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户減于承
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对曰今户口雖減而事多于承平且
十倍故吏不能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
未當也至德以来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如所使計日得
資然後停加內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
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從之而所收料俸更多
于減員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
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
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内太輕乃請随

官閒制普增其俸時以為冝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拾遺補闕如何可罷）
因是不除諫官惟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
中書舍人署凡三年時帝欲廢太子立舒王泌為委曲注馳而
止語詳紀中初河隴既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
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于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
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
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
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
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
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上復問泌以復府兵
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
萬斛今粟斗值錢一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
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
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擾百姓糧食皆
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
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
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募

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
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
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
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
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令既因田致富必
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
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
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
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
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
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
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回紇合骨
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泌言于上曰臣
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
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
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
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
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

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
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
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五十對更遞
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
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
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
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　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
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
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
耶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
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然則先帝所
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不
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
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己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
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如何皆對曰誠如泌
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
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
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仇爲可怨

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今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彼所笑乎
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
不過千疋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
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
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上表稱臣及兒所約一皆聽命上大喜
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
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
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
域爲最強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党告之上命
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于地曰晟族滅矣泌問其故
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党中則兄亦
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洶懼請
出付臺推上從之腰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
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泌旋以軟奴之党猶有在北軍未發
者爲請大赦以安之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
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
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爲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

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倘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帝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對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天命者已然之言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每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則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恒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向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戊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說爲議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其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以祈豐年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日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

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皆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於人主所著文集凡二十卷然常持黃老鬼神說為人所譏

宋子京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于款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乎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於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繁泌子官亳州刺史有著家傳十篇）

鄴侯外傳載八仙及異香空中事以近誕且于實事無關今不載　舊唐書載其薦張琹慈事及晚同柳渾以進與鄴侯生平不類亦略之

陸贄列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少孤特立不群年十八第進士德宗東宮時聞其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極言之其末云往歲為天下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歲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倘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旋有奉天之難及從狩奉天上問以當時切務贄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寓事不知知事不實乃上疏勸上接下從諫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曰臣聞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

（備之可至患之所生往往如是）

故也上納己而裕于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盛乎上慕
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禍乎是以古先聖王
之君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
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逆亂之
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于
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
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
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浮
推誠亦能納諫特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
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
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遂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
納也贄以書對之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
有小人而廢聽納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
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
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
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
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諫官不密信非
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夫信言無驗不必用實言
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求
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
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
夫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
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
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詞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
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于
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
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
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
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
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
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與朱
泚通謀李晟累奏恐爲所倂請移屯東渭橋上冀懷光革心遣
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奏懷光逗留不進師老不用群帥欲進

輒沮止之其勢必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遣李
建徽楊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犄
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
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且少須之懷光果奪兩節
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從幸梁道有獻瓜果
者帝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
名無損于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
之何復自棄也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為重利
近實而于德為輕今之員外試官雖則受無費祿然而突銛鋒
排患難者皆以是酬之設以是授獻瓜果者則彼必相謂曰國
家以吾軀命同于瓜果矣陛下既未有實利以酬勤又不重虛
名而濫施人何勸哉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
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
瑊代之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
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倘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
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
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

此見高唐人
數奇判文
靜以下皆所
不及

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存慰之上
之間贄迹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輸說賊勢語多張皇審其事情
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
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志於精
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坑之其于防
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于備
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
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
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燭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
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
怨于不任忠藎者憂于見疑著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
于反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陛下以寬撫為戒天下幸甚吐
蕃兵受朱泚厚賂歸國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
城聞其去甚憂之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今群
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若
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
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
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

所掠是以順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兇逆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恒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異之賞且夫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計定於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得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亂而下無死綏之計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京師平上命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上發梁州問贄今至鳳翔諸軍甚匱用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同是時逃後將安入不如俟其抵京邑徵受一官假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鼓動戎李懷光平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思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兵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

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賊徒業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請兵滅賊之威以行惠其示之希烈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節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無何希烈果為其下所殺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少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為左右權倖沮短除失帝意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俄以丧解官客東都服除召為翰林學士入謝伏地嗚泣帝為改容天下爲以為相而竇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秉政始請台閣長官得自擇其屬有不職坐擧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有情故不得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言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舍公行私患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之今臣所奏宜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而議者遽以騰口上頗至聽道之難行亦可

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罪誣
善者必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
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
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令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
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
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
領其要卑者任其事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
僚將務得人無易于此帝雖嘉之然竟追前詔不行舊制吏部
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猥塞案牘叢淆
吏緣以為奸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
計缺集人檢據吏姦天下便之時天下大水贄請遣使賑撫上
曰聞所損殊多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
諂諛揣所說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
于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
之用乎上曰淮西貢獻既闕不必遣之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
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者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而
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
人奚陟等宣撫諸道贄言於上曰邊備不虞由措置失當蓄歛

非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
帥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
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蓄之比中國衆寡之勢
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彼之統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
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
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部之價以勸農比令初行人
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
帳簿為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
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方至有斗錢運斗米
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歲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
語互有短長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
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殺食而貴用貨泉近歲關輔屢
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
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運彼所之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
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
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

豈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十一萬斛至河陰
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
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值錢七十諸今來年江
淮且運二十萬斛至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
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
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
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
萬六十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粮餘十萬四千緡以充
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價就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
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遣海浸充上使人諭贄曰
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之又番吾卿
往年損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
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
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宜得聞陛下
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
鮮克以濟恐與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人爵人于朝刑人
于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
之無疑議比是諸訴之事多非信實之口刊於中傷惧于公辯

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恩遂
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尋詞皆近理
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
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迁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
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
豈能中絶其意爭贄奏備邊六朱以爲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
風裂膚非生其域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戍卒不習土風
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
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頸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
布路東潰其弊豈特無益故觭徙之人既係無良思亂幸灾又
甚于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帥臣身不臨邊而以
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羸鋭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
至而不支則劫執芟殺盜所欲得比府聞之慰已旋返治兵若
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自頃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
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刑又不能施之于將罪以隱忍而
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敗節者獲誚于等夷率衆先登
者取怨于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

智能斯可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
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每橫行以謂境無
人為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
裨于備禦而有弊于供億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傾家析產榷鹽
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二可謂財匱于兵衆矣三失
也今四夷最強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
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為我患者以我之節制多而
彼之統帥一也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叛以汙朔方則分朔
方為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持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或得
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禀屬兵以氣若勢為用也氣聚則盛
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以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
力分于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于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
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
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于應敵而
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于稟賜之饒
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自頃邊軍去就裁
斷多出宸衷戎騎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
以乏衆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

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謂大權
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机失于遙制矣六失也臣謂宜罷諸道防
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
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
右河東朔方三元帥瀦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并之然後減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
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外敵懷威疆場寧謐矣
上雖不能盡用甚重之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
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
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
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悠居上無滿疑下無蓄怨又
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
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
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
人以上各有所長為區別得宜付受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
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
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逾涯不思其所
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居

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時裴延齡姦佞得居天下他患無敢
言贄上書言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夫書通賓
客延齡揣帝意薄譖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爭交章
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常卑
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御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召未至
卒年五十二謚曰宣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
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皇它恤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
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蘇子瞻校正陸贄奏議劄子曰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
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
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
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
而贄以散財為急至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
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
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
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艷部四

楊炎盧杞裴延齡列傳　姜容孫慈撰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父播玄宗時舉進士棄官歸養號玄
靜先生炎美鬚眉俊風爲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召拜起居舍
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
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為司勳員外郎
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
元後言詔制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載
陰擇才可代己者莫如炎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親重無
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及即位崔祐
甫薦之即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
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
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炎言于上
曰蜀地富饒寧既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
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
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
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從為國有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

留寧遣神策都督李晟往擊破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自
第五琦悉進大盈內庫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炎於是頓首
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
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委之中人使出入
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
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
以片語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已復為兩稅法上行之自是人不
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
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
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人始不悅炎素德元載思
有以報之于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邊備尚虛未宜
興事以召寇炎怒追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
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
屬始居邠州南營畊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
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別駕劉文喜因衆
心不安閉城拒守後文喜雖為劉海賓所斬涇州以平而原卒
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誣殺之朝野側目
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走諸道託言宣慰而實自辨
解言晏往嘗謀立獨孤妃為後帝自殺之帝內銜之因擢盧杞
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鄙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固為憾
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
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梁崇義反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
諸軍討之炎曰希烈為董秦養子卒逐秦而奪其位為狼戾無
親無功猶崛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帝益不平竟用希烈
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
炎故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遂
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歆中之貶
崖州司馬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初炎矯飭志節厲得名既
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狠中不能自止睚眦必仇果
於用私終以此及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
日平厲

盧杞字子良御史中丞奕之子也有口才貌藍色惡衣菲食
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父風節藉蔭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
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二千為民患德宗
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
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召為御史

中丞論奏無不合旨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媢忌小忤己不傅死地不止揚炎與杞供輔政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忠直帝重之未有以間會朱滔反帝召鳳翔帥朱泚入朝晉之因為鳳翔擇帥乃紿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擠而無辭以老固再拜受命既又忌郢因以事輒殺侍御史鄭詹遂言御史所為必稟大夫請并郢案之貶郢費州刺史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帝嘗卜相于杞杞知吏部侍郎關播帝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帝遂相播政事一決于杞嘗論事帝前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相引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耶播自是不敢復言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直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於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杞忌沮解之不使有功至其用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指富商足稅閒架除陌錢倡和造依以名苞斂禍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

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李懷光自河北入援破走朱泚為杞所間不得入朝因暴言杞等罪惡帝始寤逐為新州司馬然帝猶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從吉州長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等爭之乃詔為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史失其出身之自乾元末為汜水尉猶过為盧杞所引至膳部員外郎張延賞疾其輕率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賕京兆尹鄭叔則右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較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誑帝于財用無所加也京右偏故有萑葦地數頃延齡妄言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廄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

也嘗請歛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閒戶
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
司足矣請役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藏他日帝謂延齡曰
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
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
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
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以供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渴天
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于四夷用十一焉有羸陛下所御養餘
簡儉以官餘為百官稟料殘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
以治殿數十而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上欲
修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八十
尺上曰開元天寶閒求美材于近畿化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
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是時陸贄為
宰相極論其詭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媢愈益厚延齡贄上疏言
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費
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所入以獻遽捕匠徒迫脅誠功號曰
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文相
関制出物句計見物月計有御史以監董之無容隱漏而延齡

崔元新書作
崔元翰因其
行文不明故
從舊

詐奏三左藏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得
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並是羨餘今移雜庫以供
別敕大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趣下剝下肆然
無忌又引建中權斂多積致怨遺者言甚切直帝得奏不悅會
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儉為固
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怵延齡言贄
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飢民流度支稟芻之以激怒衆士它日帝
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給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
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構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
官錢五十萬緡以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銅貲忠具獄其母
投訴光順門匭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
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令比部句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為
陸贄所黜故也及元翰覆錢穀並無交涉充等得不究延齡姦
苛刻肆譏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
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用之延齡
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慢罵遇臣時人側目屬疾臥第
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至往死年六十
九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異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

文之煩乃詔從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裴諝 陽城 張萬福列傳

裴諝字士明絳州聞喜人父寬玄宗時仕至戶部尚書范陽節度使頗有聲譽諝擢明經累遷京兆倉曹參軍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舊爲寬將且聞諝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偽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諝陰縱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密疏賊虛實於朝思明覺欲殺之危死而免賊平再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諝徒步赴行在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沮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幾久不對（諝詰帝紀中）帝謝之拜左司郎中數訪以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即位以山陵近禁屠宰尚父郭子儀家奴犯禁諝列奏帝謂不長捷樂善之或曰公獨不爲郭公地乎諝笑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以諝敢向羅譖患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年七十五

及第而復隱
可見誠作志
世者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每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于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尚其習學如初憂懣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緦麻葬之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爲著作佐郎從

辭及高相又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乃就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矣及受命它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帝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情輒強與之酒客或醉仆席上城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奉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爲君位八年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累日不止帝大怒欲罪之太子爲營救乃解敕宰相諭遣之然帝意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以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甑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判官督賦至州城先自囚于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復歸寢館外有故門扇橫地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復遣它判官往按之判官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何蕃附見

和州人事父母孝叅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諸生閉蕃空舍中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以三世明經不顯乃學騎射李峘代劉展署為部將斬首萬級拜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都至潁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悉擒之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叛代宗召見萬福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何北諸將叛敢屬何人帝笑曰姑為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督盜淮南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之未至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剽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為帥監軍使邀諸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和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夜衛李正己反屯兵涌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使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悉發漕船相衛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耶召圖形凌烟閣數賜與陽城等論裴延齡書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畏不測萬福較往大言賀日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偏拜城等時年八十餘矣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落尼九州皆有患隱

姜公輔蕭復列傳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每進見數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之助田悅也以蠟裹書間道與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及上召泚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復以泚為言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依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詩主涇軍且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為守備盧杞不可公輔爭之乃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擢公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逐下遷太子左庶子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上矣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

舊書謂不知何許人

宋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
蕭復字履初瑀從曾孫中書令嵩之孫也父衡尚新昌公主（公案女）
復生戚里端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
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推主蔭為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飢家
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
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第先人墅以濟孀
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沈廢數歲復處
之自若後歷官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
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于人何責
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建中末晉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
書統軍長史未行亀狩奉天帝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疑鳳翔
有變止之俄而鎰為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復嘗言宦者為監軍恃恩縱撓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
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
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至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
儻使阿諛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
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復慢我因命復充山南
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實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
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
謂宜然今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
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
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遛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
未省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
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
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
莫痛於見疑而莫與辨是使情偽相揉忠和靡分蠹實君上御
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興元初自江淮還進
門下侍郎復出中官馬欽緒揖宰相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詣
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知敢問何事復曰唐
虞有僉曰之論朝廷事當與公卿同議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
之既在相位何事不當與之議而獨隱此乎此一事亦當今之
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寖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
從一從一奏之上不悅復乃辭疾上政事許之未幾坐郜國公
主親累安置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

段秀實顔真卿列傳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六歲時母病不勺飲者七日病間乃食

將覺李堂後舉明經嘆曰據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
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後從封常清大勃律
賊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果得伏兵悉
殺之後從李嗣業充安西節度判官嗣業中流矢卒荔非元禮
代將其軍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
羅拜不敢害及衆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仍任之秀實凡任
三府益知名會孝德徙鎮邠寧署秀實度支營田副使時郭子
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屯邠州縱士卒爲暴孝德患之而不敢
言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
列卒盡取其首置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
曰無傷也請往解之乃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
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
實讓之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行且
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晞再拜曰公
幸教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譁者死秀實因留
宿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邠由是
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
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諶不聞督責益急農無以償往訴

郭氏家法自
好

秀實秀實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某
邪取判鋪農背上大杖擊二十輿來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
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使勿知後諶知之大愧流
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馬璘代孝德還事或
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將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
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
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寧聲稱
殊美會元載以吐蕃數入寇璘兵力不能拒議徙璘兵屯涇州
而使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邠州於是璘先往城涇州以秀實
爲留後是軍自四鎮北庭從難征伐數有功既處徙勞歎怨誹
刺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縱前夕有告之者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
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
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令整步伍嚴守
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又其黨八人皆斬之下
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還涇州吐蕃逸戰鹽倉師不利
璘爲虜所隔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
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覘將營之示戰將戰卒

不敢逼璘乃得歸父之葬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嚴兵以備非常遣辛軍中私哭者數十人喧咽門昇秀實意不听入命押衙馬頓治喪事於內李漢惠主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位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侯史廷幹等謀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十三年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工請須農隙炎謂沮己還召入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會卒當諭衆以禍福埽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圖泚會源休教泚僞

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不獲倒用司農卿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海賓曰旻還吾等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承其罪而死泚召秀實計事源休令言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坐語至僭位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能斬泚與萬段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其額流血幟面泚與秀實相搏恂恂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李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我衆爭前殺之年六十五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捕得見殺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吾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榻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帛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

臣而禁兵寡弱卒有患難何以待之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
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大尉謚曰忠烈劉
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為涇原兵馬將與秀實文用累戰功
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海賓與其子光國說以奉詔文入
對因言叛逆可誅狀詭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封五原郡王
海賓樂平郡王

劉海賓附見

顏真卿字清臣閩中人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
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
呼御史雨為楊國忠所忌出為平原太守真卿知安祿山必反
陽託霖雨完城濬濠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
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
具備遣司兵李平馳奏初玄宗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
忠臣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
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饒陽濟南清河勤寺郡太守
長史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濟河為助破
賊東都遣其黨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
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
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
率十七郡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佐李光弼討賊
加河北招討採訪使乃撤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等將兵屯
堂邑破賊將袁知泰遂克魏郡軍聲大振平盧軍將劉克奴等
謀殺賊所署節度使呂知誨遣使渝海與真卿相聞真卿遣使
以衣糧助之真卿惟一子十餘歲使詣克奴為質以堅其意肅
宗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陳事祿山遣思明尹子奇急
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真卿謀於衆曰賊銳
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郡
渡河間關之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
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巽告宗
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
改之帝以為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
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
為馮翊太守乾元二年拜浙江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
備朝廷李峘以為生事短之因召為刑部侍郎展卒反兵渡淮
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忌
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再遷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
陵廟而即宮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

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載銜之上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
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
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
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
不戰而服也上從之懷恩之衆果自潰時元載為相專权畏群
臣論奏乃紿帝曰群臣奏事多挾讒毁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
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郎官御史陛下
之耳目今使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
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所以防壅蔽也李林
甫為相深忌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
所從來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
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人
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
復起于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权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
託以他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
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
誹謗貶陝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再遷吏部尚書帝崩以為禮
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為定為袁傪所排而罷楊炎當

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將出之真
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
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
杞乃建遣真卿三朝重臣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
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
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劝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
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刀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
禮之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反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
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
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尔受國委任不能致命
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作侮
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時朱滔王武俊田悅
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都統將建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
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若等誘脅耶諸賊失
色希烈掘坎于廷云欲坑之真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
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謝之張伯儀敗希烈令
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號慟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

魯公未度量
莲

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泄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
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
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
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
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
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
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
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謚文忠真卿
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
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
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別傳云真卿將殲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
爲先吾死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吃血以紿之則無死無
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
啓殯視之棺朽敗而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
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棺漸輕後竟發所
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
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吾此去必爲賊害爾

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開視果異道
士部和璞曰此形仙也雖藏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擘裂
飛去矣後十餘年顏氏家自莊遣僕往鄭州徵租迴及
洛京偶到同德寺見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僕遽
欲近前拜之公轉身去仰覗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
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
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入僕隔箔子唱
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入拜號哭公遽止之
遂略問一二兒姪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遣速去勿與
人說後家內闕即再來僕還莊其家大驚貨其金真金也
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至前處但滿目榛蕪一無所
有　孫子曰不必其真存此可以抒千古之憤不然正人
君子枉遭抱一口氣盡矣
續博物志云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授以善護丹餌之曰七
十上有厄如有刼吉後縊死迄葬狀貌如生偏身金色爪
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後有商人遇之羅浮山寄書至
偃師顏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筆書注異類爲尾真得
道也

較買臣妻更狠

雲溪友義曰魯公為臨川内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牒求別適公按其妻決二十任改嫁贈志堅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来莫有敢棄其夫者

楊烈婦列傳

楊烈婦者項城令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鋭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請重賞募死士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楊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于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亦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寇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吳溆吳湊列傳

盧杞言成不驗何不殺之以謝溆

吳溆代宗母章敬皇后之弟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遷金吾大將軍溆循循有札讓見重朝廷朱泚反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諭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帝悲梗甚賜謚曰忠弟湊先是與溆同日賜官封皆等進累左金衛大將軍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尤見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汴帥田神功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輒侵掠亂湊持節至汴滑委悉慰撫隨所欲為之奏請軍中歡附帝重之元載當國貪橫帝欲加誅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誅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縉等由是得減死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為宰相竇參所忌帝召見知其誣徙湊陝虢觀察使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皋罷之

即召湊代皐湊爲政一務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若宮市湊見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于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靈根流熱已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則乞選中官高年謹信者充宮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譁又言宰閑廄騎飛龍内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侯于營禦太繁宜有蜀省需多從之初府中尚湊貴戚子不諳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邀湊取決卒倉卒得客嘆湊叩數一枕七指摘盡中其要無不驚服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帝悼擧葬之車土治瀆妨民農務湊候帝間條其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緘默不爾爲上所善湊曰上明厲堯舜四海願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叉蹇諤憎章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未幾進兼兵部尚書及病不召醫巫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凡才起田畝位三品類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有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卒年七十一謚曰成喜與台矣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爲世外戚表之

唐紀

鮑部五

嗣曹王皐張建封列傳

嗣曹王皐字子蘭太宗子曹王明之玄孫也皐事母太妃鄭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間走蜀謁玄宗由都水使者遷左領軍將軍上元初早歉皐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太饑發官粟數十萬石賑饑者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將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宦游二十年不歸母窮不自給皐行縣見之舉劾之並錮死召還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辛京杲誣以過貶御史助之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爲宰相知皐直復用爲衡州刺史初皐之遭誣在理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十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建中元年遷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屬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刺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詔剝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遣書言將軍非敢爲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爲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滌洗何心復加兵刃于將軍乎將軍過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皐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

皋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因良趨出迎
拜請罪皋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
赦國良罪賜名惟新明年持母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奪情為
左衛大將軍復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
宿家至豫章悉集將佐簡閱其才擢伊慎王鍔李伯潛等為大
將引馬彝許孟容至幕府治戰艦練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
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
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教之賊
栅蔡山險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引兵艤舟泝江上賊將引
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里皋乃復登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州
拔之遂進蘄州表伊慎為刺史俄而天子狩奉天鹽鐵使包佶
為陳少遊所害以運幣泝江次蘄口希烈使杜少誠將步騎三
萬將絕江道皋遣伊慎兵七千禦於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尚
書帝駐梁州皋之貢獻相望遣伊慎王鍔圍安州希烈以劉戒
虛援之皋命李伯潛迎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又擊希烈將康
叔夜于厲鄉走之因下平靜白雁關賊遂不敢南略遷荊南節
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俘生萬
六千未嘗敗北師所過不敢伐棗栗殘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

馬彝附見

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皋轉戰數千里銜路遂通江漢
倚皋為固貞元初吳少誠擅蔡徙皋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
軍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特大一以教士少誠畏之
皋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
至常平物估豪奉不得擅其利教為戰艦挾二輪蹈鼓水疾進
駛于陣為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
帛皆印署以杜吏欺馬彝伉直人未知名皋識之卒以正直稱
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皋嘗宴將市取之彝曰漢陽有中興功
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皋謝曰主吏失詞以
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卒年六十謚曰成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父玠少任俠客兗州安祿山反使
李廷偁為狥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謁之玠率豪傑段絳等
集兵殺廷偁并其党以聞擇木初不知顧受賞而玠去之江南
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慷慨尚氣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
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討之建封請前
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
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不樂戎職去之令狐彰
節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去謁轉運使劉晏晏奏

試大理評事使虎澧務歲餘罷歸馬燧爲三城鎮遏使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即日用建封希烈僭位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界建封及淮南節度使陳少游豐至建封執之腰斬以徇少游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游與賊交通之狀聞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希烈使果帥悍卒來戰建封奮沮衂之賊平累進右僕射貞元四年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道爲咽喉地屬徐州鄰于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江淮安矣帝從之由是徐復爲重鎮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建封請間爲帝言宮市之害帝頗嚮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不可歛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爲帝言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竊人短恐之帝乃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時進馬燧渾瑊等爲寵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厲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李晟列傳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世以武力仕晟身長八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右將軍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使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種虜乃解靈州去遷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内忌晟威畧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斬千餘級寇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渡洺水斬其將楊朝光悅大敗遂進攻魏會朱滔王武俊與魏連和反圍康日知於趙州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而壯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

滑范悅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晟內攻景濟以抗滔奔自正月
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而敗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
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斷飛狐次代州詔遷拜
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想撫無犯時劉德
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驚無制德信入謁晟々責以所敗
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于是朔
方李懷光與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麾陣前懷
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為賊餌哉晟曰昔在
涇原士頗相畏故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有異志晟使間說
懷光天子暴露於外宜速進兵懷光軍多剽京晟軍整戰懷光
使分所獲遺之終辭不敢受懷光欲激怒亂諸軍奏言諸軍糧
賜薄神策獨厚々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
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
曰公為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衣食公當
裁之懷光黙然許奏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
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
以防未然未報懷光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屯通
有使者到晟壘晟乃令曰有詔徙屯郭結陳趨東渭橋後數日

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是日帝進狩梁州褒谷道隘備供不豫從
官乏食帝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
在賊腹中兵孤賊強晟能辦朕耶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
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同平章事
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從之乃繕甲
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是時懷光與泚連兵叛勢甚盛晟以孤軍
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
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
功補過故懷光慙之晟思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
施惠莫大焉乃以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人假官以督渭北芻
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于是駱元光以華州
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乚道皆受晟節度戴休顏以
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譴讓之使破
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携落是為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
涉段威勇以兵數千歸晟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
望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泚善遇之軍中有言
及家者晟泣曰天子安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
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與賊為間乃斬之及收復京城拜司徒

兼中書令實封千戶（事詳德宗本紀）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敕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至是乃曰向非敢相拒也吾聞五緯盈縮不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　逆故戕其帥臣請治不用命者因力田積粟以挫吐蕃帝乃拜晟鳳翔右涇原節度使徙王西平晟至鳳翔治殺張謚之罪誅王武等十餘人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假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以其殺馮河清也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尚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壁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去無繇累人苦役撫思傳之心豈有死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莫浪息異表以王撫每吐蕃使至必召息裏于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無不指目欲艷吐蕃君臣大懼謀以反間去之於是大興兵踰隴峽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遣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果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吐蕃無信不可許而張延賞與（河隴之不復延賞為之也）晟素有隙遂力主和議且盛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無朝謁太廟視事尚書省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吐蕃劫之果如晟所慮云方劫盟時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用念余為變晟聞即伐其竹明年詔為晟立五廟九年薨年六十七謚曰忠武在鳳翔嘗曰魏徵好直諫余嘉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是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于人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愬聽之

　語林曰崔刑部李夫人晟女也嘗生日入宴有小婢附[illegible][illegible]婦耳語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

徒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誠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
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婦身亦續至崔氏家
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嚴整貴賤皆不許時世
推挹勳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孫子曰西平再造唐室且居家禮法為一時所宗而眷眷嘗
妓至與金壬為怨幾成戎難無窮之禍不可謂非盛德之累
也論者徒以晚歲失兵罪其君相殊失責備賢者之義嗟呼
吾嘗于汾陽姬侍西平營妓嘆唐之女戎賢者不免豈所謂
居淫亦淫固賢者自侮之道乎

柳渾張延賞列傳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早孤
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
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
天寶初擢進士第累除衛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
史臺儀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
才留為左補闕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
其子搒笞之使索所在渾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貞元三年
以本官同平章事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
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
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
陛下所宜帝然之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強請貨私第募兵助討
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世孝謹表闕于門積時舊第惟田
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擬風教
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門下吏白遇官渾慨然曰既委有
司而復侥之豈賢者用心耶是歲宜擬無異退者吐蕃之盟渾
以為不可信後果劫盟帝以是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
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弟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為
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自是交惡以右散騎常侍罷
政事渾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是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
日置酒召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
以舊相閉門奉朝請嘆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谷之人哉五年
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大唐新語載柳渾高宗時論　封事甚悉且云高宗因是
擢渾為監察御史查渾以貞元己巳卒壽七十五而回貞
元己巳距景雲中則已近八十年矣野史不可憑即此可
以類推

元鼎尚有稱心

張延賞故相嘉貞之子也初名寶符柔孤傳涉經史嘉貞歿十餘歲玄宗召之名寶符拜兵曹參軍賜名延賞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累官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的生爲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逋償而歸者更增於舊累拜荊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凋弊及衆與廢符藏用百出役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公私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神策軍戍之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延賞追而還之自是有隙至是晟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害爲韓滉識指命滉於晟道意及供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朞中帝出瑞錦一端分裂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昏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性快釋怨于盃酒閒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先時吐蕃尚結贊巧紿晟以爲不可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是其吐蕃背約劫盟如晟等策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併省州縣官員收其祿養戰士內外始怨又令宗辟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体延賞以憂成疾卒年六十一謚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德及當國錙情僭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体專僞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字元理以蔭累遷至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以諫用兵而罷又帥河東承王鍔聚斂之餘師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無謹寬大上下安之長慶初盧龍節度使劉總本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軍亂因弘靖薊門詔再貶吉州刺史卒年六十五弘靖少有令聞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然自處無所規拂出薊初放肆不能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秘府先弟在東都思順里盛廣甲當時時號三相張家云

馬燧渾瑊李抱真列傳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沈勇多智略博涉群書亡

善兵法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夷今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徙走魏貴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抱玉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與辦具乃先賂其渠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請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燧與回紇接且得情覘懷恩樹黨因重兵河北以援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其子瑒佻勇不義將必竊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果趣抱玉令燧說嵩嵩告絕于懷恩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恒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徙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大曆中遷河陽三城使汴將李靈曜反引田承嗣爲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曜逆戰淮西兵潰忠臣將歸燧止之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弃功名堅壁不動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燧忠臣合軍與靈曜大戰于汴州

敗之靈曜以銳卒八千覘鐵狼軍燧獨戰又破之是時河陽兵隨諸軍田悅率衆助靈曜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爲奇兵擊之悅單騎遁靈曜明日以百騎夜走爲如江所擒汴州悉降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版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遷河東節度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少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爲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威震北方建中二年入朝還兵部尚書封豳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忌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自攻臨洺築重城絕内外燧邢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詔燧與李抱真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崞口未過險招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不設備既次邯鄲遣兵破其二軍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壁漳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進攻其柵悅將萬人救之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漳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遂乃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五千餘級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凡百餘合悅大敗引兵遁邢圍亦解以功遷右僕射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

車戰法亦曾有用之者何用以此爲相

惜此時未追

人救悅悅東徵兵二萬逼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壘其右燧屯
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艽以兵會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築月城
以守長橋諸軍不得渡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
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賫十日糧進營
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
半起食潛師並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為陣擊鼓鳴角
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衆渡
即焚其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
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
比悅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
不可計斬賊將孫晉卿安墨啜尸相黏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
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花等問曰糧
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法善於致人者不致於人
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
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
之皆曰善悅懼嬰城自守于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洺州
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隆衛送淄青殘兵還鎮璘等
亦降悅遣許士則潛間行告窮于朱滔王武俊悅恃燕趙方

主卽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平章事北平郡王滔
武俊聯兵五萬救魏會魏城下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助燧懷
光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軍亦卻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為壘
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與燧數以事相恨
望然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
解之李晟說燧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好至太原
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
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亂北邊數有警燧言晉陽王業所
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為東隍省守陴
萬人又鑿汾環城樹以固隄都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詔燧
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李懷光特懷光妹婿要廷珍守晉寺將
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皆遣人說下之因拜燧晉絳慈隰節
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
授以深趙以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又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
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邀以為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仗以徵
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遂進
年蝗旱度支資糧盡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帝未決燧以懷光
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無以令天下乃啓皇入朝

為天子自言之且言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不可得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率兵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復西向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弃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將士皆伏泣遂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嘆曰常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遂潰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懷光縊死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冏等他脅附悉赦之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河中平加侍中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因屯偏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之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厚禮甘辭請于燧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熱俱朝盛言蕃情可保請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吐蕃劫瑊僅得免乃歸燧之乙子弇縱之謂曰河曲之也

燧受吐蕃之欺不如西平矣

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坆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烟閣後疾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見朝還詔毋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晟俱來耶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泣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陛燧頓首泣謝固乞骸罷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謚曰莊武

渾瑊本鐵勒渾部世為皋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積戰功爵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歿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立跳盪功後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從郭子儀復兩京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大〻曆七年吐蕃盜塞瑊入瑊會馬璘討之大破之于黃菩原自是歲立邊功建中李希烈詐為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詐更賜良馬錦幣晉王為荊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為中書都虞候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京畿渭北節度使卒破朱泚瑊功為多表與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左僕射平章事兼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進屯

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職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
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天子還宮擢河中絳慈隰節度使由樓
鎮郇王從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
釣杜佑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還屯河中吐蕃
畏職與李晟馬燧款以討勝之乃說辭重禮請遂議好帝乃以
職爲會盟使爲所劫得免入朝待罪詔釋之貞元四年兼中書
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武職好學通春秋漢書嘗纂司
馬遷所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
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世方之金日磾帝還自

九私事從郭
令公來

興元一州一石鎮皆務姑息惟職所奉輸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
不棄我故能以功名終本名日進稍貴改焉子鎬鐵尚達官
宋子京曰唐史臣稱燧晟雖忠力先討後戰親含于衆無不
感慨同爲斷必決危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四世而
不服吐蕃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乎京大臣
執專燧之罪也非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可
以功燧罪亦不可以罪廢功職觀與綏贊盟不能料其款但
以焰諸尚奢路有益志而無異才乎李晟獨吐蕃不可與盟
別燧職固出其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李抱玉附見

李抱真字太玄抱玉從父弟也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抱玉
名重埠李光弼引爲裨將有功賜今名至德二載上言恥與逆
臣共宗詔賜之姓因徙京兆本族以李爲氏累功授司空兼兵
部尚書武威郡王力辭王爵徙涼國公卒謚昭武抱真沈慮而
斷抱玉爲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之叛爲挺身歸京師
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此
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下
曰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
領朔方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累澤潞觀察
留後抱真以山東有變澤潞爲兵衝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戶

以九私府兵可
從

三丁擇一壯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農隙習射歲終都試行其
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
步兵爲諸軍冠會昭義節度使李承昭病詔抱真權慈邢兵馬
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叛
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
斬其將楊朝光又連破之會朱滔王武俊救悅抱真退保魏又
聞帝狩奉天諸將皆哭各引還下遷屯于是李希烈陷汴李納
反郇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踞潰叛中離

洎其衰為群盜所悍興元初淨平章事爵義陽郡王朱滔悉遣
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
據兵揣擒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
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語
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
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吾讐恥亦惟子耳即以數騎馳入
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
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
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
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翌日合戰大破滔經城貞元初朝
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始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
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録者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
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表方士孫季長署幕府
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
夜夢駕鶴寤而刻木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茲入構降
官之護司空還為左僕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
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遷何自弃也益服三千丸卒年
五十二

彷彿射遠逝
為高爵莫植

大恨矣然以此
此輩不為宜

玉泉子曰李抱真之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
大為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
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于鞠場焚身某當于使
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
申言抱真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
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爐
對衆說法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壇施
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
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
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
造塔以貯焉

舊唐書駱元光楊朝晟李景略列傳

舊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
礼將同羅突厥出塞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五十萬圍朔方子
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姓府還附累進卿事節度留後
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以兵三千來赴將至有詔引軍屯便橋
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
敢踰我而西可走攻取之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

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抗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糧卒安得夫攻吾士之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諸將推游瓌甚難功第一事詳本紀中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嘉其誠帝之幸梁州也游瓌率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困張昕殺之游瓌謂昕曰懷光自逆禍亂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汚不義也昕以慶下為公先驅昕不听游瓌稱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伏甲斬昕首以聞詔特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遷不如捨之玫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生亡盟史李晟節度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鎣拒泚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左僕射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懷光寇同州瑊元諒敗于乾坑詔游瓌率兵并力敗戰衆五十於屯遂會瑊馬燧圍蒲瑊師次焦籬堡守將尉珪降懷光見勢窮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隴涇邠寧游瓌追至安化峽合水北游瓌奏曰賊行無人地必急可襲取之使將史廣率夜領兵五百入

李軟奴附見

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賊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草鼓回發追驚潰去是歲吐蕃陷鹽夏銀等州游瓌請取鹽州以折戎人走集戎入漢會未敢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元諒率全義帥師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游瓌以為詐後果有劫盟之事後吐蕃寇大同原游瓌選騎迎擊伺引兵斷之豈單以為戎不可易奔曰賊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軟奴謀交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执欽緒二子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待罪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逼寇使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賣送殊薄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偪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瓌遣兵塞豐義城二板而潰又寧州戍卒數百縱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懼亂棄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贈曰襄軟奴者自言宗室子始為浮屠妄曰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後兜男子董昌合軟奴于資敬寺尼智因室智因本宮人于是召相工唐郢視之教郢告人曰軟奴且大貴乃誘欽緒及神策將魏脩李傪趙州參

李觀附見

軍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會歎奴所陰相署置以智圓為后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趙崇約歎綸夜擊鼓譟凌霄門焚飛龍廐脩等以神兵迎歎奴事　大劉三日循像丑變乃擒歎奴及吏黨鞫伏內付三司訊實皆誅死歎奴臨刑色自如由是某人不得輒入寺觀歎奴一名廣弘

駱元光安息人本安氏少為宦官駱奉先養子冒姓駱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德宗出奉天賊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弃城走元光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俄詔與李晟收京師次滻西元光先奮鏖戰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錄功亞晟退壁近郊加左僕射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平之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屯潘原元光慮有變以潘原去平凉盟所遠徙營次之既會元光望雲物曰不祥戒心有變陣令約部伍出陣俄而吐蕃劫盟瑊奔還元光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光相表裏騎追乃解元光遣東宜光而與瑊振旅偕還是會也微元光觀二人瑊且不免帝嘉嘆因賜名李元諒更節度隴右治良原元諒諳高浚洲壍據勝列新壁寇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謚曰莊見李觀

舊書此傳竟兩見一見第二十三卷一見第九十四卷爲理事略俱同非偶同姓名者可謂斜拙

洛陽人終檢校工部尚書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李納冦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亂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懷光又韓游瓌退保邠寧懷光黨張昕守邠州朝晟父懷實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于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為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軍中以為榮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史寬軍驕又恨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貞元九年獻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帝問前日城五原用師七萬今三城亡逼寇境如此何也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彼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陸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為渟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領而

歸闕地三百里十七年卒於屯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帥朔方
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讞殺之
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死咸
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準擁道抗衆詣
行在此轉禍為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
義乎遂適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豐州刺史入豐
州當回紇通道先使回紇來使驕慢刺史皆與鈞礼時梅録入
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予使者乃坐
高壟待之梅録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
是録等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
拜于庭威名聞塞外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召左
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術〻有大臣風河東節度使李
說病以景略爲行軍司馬說忌之會梅録從入朝過太原說與
之宴梅録爭坐次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録識其聲驚拜曰非
李豐州耶遂就下坐〻中皆屬目于景略說愈不平賂中尉竇
文場使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傳卽言
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防禦使窮塞苦寒土瘠民

實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充實雄于北陲回紇畏之
卒於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

鈔部六

沈既濟列傳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楊炎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議以為則天常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以周廁唐列為帝紀考于礼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制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纔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門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以祔陵配廟皆以后礼而獨欲紀于帝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既于治既濟上選舉議曰選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奉之加以譴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簽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獨換一刺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于今但未及於州縣耳時不能用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擁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贊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

萬配戸二百文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関輔大病
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産積府縣未有以革匡計天下財賦耗
斁大者惟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之一今四
方形勝既未可去兵又益以閒官冗食其弊奈何事遂寢炎得
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戸參軍後入朝位礼部員外郎卒撰建中
實録時称其能

孫子曰沈君本紀之論自是千古正論閒綱目紀年之先而
通鑑綱目俱不収此論何也至其遷奉之疏亦實々可行乃
通鑑綱目俱収之而又不見于新舊唐史亦未知何故

陳京暢當列傳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擢進士第辺累太常博士
從狩奉天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
裴佶宇文炫盧杞景亮張薦共劾杞衆稍引却京以死請杞遂
廢帝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急京缘白争遺物色以求帝大悟
終代不敢置初代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
祖位東嚮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
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
主合食于祖[illegible]毀廟迭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後稷下故太祖東向常就其尊唐家
獻懿二祖皆在太祖上宜別為二祖立廟廢太祖得正東向之
位且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其于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
義禮儀使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
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
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然
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
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居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
天下之孝也況晋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
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向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
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以為然于是遷獻懿
主祫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太子左庶子李嵘
等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以獻懿親盡不宜東向工部郎
中張薦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虚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請
建石室于園寝安遷主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
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
少尹韋武同官尉仲子陵國子四門博士韓愈各上言其說不
同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

九時先有一柴

疑

定可否帝從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從奏禘祭岑合祖
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
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帝於是定
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僧覺興聖二室會祀且薄廟
未成張繪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
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
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宮侍悼艱汲之請更其所
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
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從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
會病狂易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無集賢殿學士帝
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間齋餌繼從對延英帝諭遣京退驟走
出罷爲秘書少監卒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
贊請稅民屋架德宗嘗恨悔曰京與贊真戮臣

憲宗恨京贊
年月雖詳並
而擇何也

暢當河東人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
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
御史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卷適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
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
服親本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

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
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
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于魏晉制既
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常
等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
乎今群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宗齋后爲
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
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
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
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譏辭以其時主不足師法
父在爲母朞古礼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
爲得礼德宗遣內常侍爲欽叙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
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絰是何疑耶質
又奏疏曰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朞喪以下慘制是也太
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
奪耶子之于父母礼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
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礼有公門脫
齊衰開元礼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

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忍喪服入侍傷至尊
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
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
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内謁即墨服天子從之及董晉武叔
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由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爭請循
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桑道茂列傳

桑道茂者失其系望善太乙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
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
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
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
其數召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
莫知其故及朱泚叛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
軍道茂賫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illegible]命在公手能見
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
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弟言準狀赦之
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他日爲信再拜去後
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

舊史齊辛泌
大時道茂卒
命鑒之不知新
史何不記偽官
晉之同識

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蕃鎮擅地無事時道茂曰無瘥元和
冠盜剪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盛
者土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
後有發其也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
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憂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巨
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于紙曰厄三月
二日執饗固與家吉而身危會卯朝日泌雖病篤譽入德宗見
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伏士擒斬之李鵬爲盛唐
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
卒後石至宰相播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尉遲勝列傳

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
妻之授右威衞將軍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
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
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量還
固請留宿衞封武都郡王勝請授國于曜詔可勝既留乃穿鑿
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遊德宗立與元爲右鎮軍將軍
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

銳襲王勝固辭以罷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

朱滔王武俊田悅列傳

朱滔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偽署柳城使滔以大曆三年與朱希彩及兄泚謀殺盧龍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又希彩復為其下李瑗所殺共推泚為留後泚遣滔將兵三千為天子西乘塞始安史後山東傲肆不廷至泚首効款帝嘉之召見滔問曰卿才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廢泚兵說泚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逐己留西討吐蕃詔滔權知留後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軍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鎮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遣人說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從其計三號之軍中不應滔乃潛殺不可共亂者前後二百餘人軍聞天子以悅未

此等封爵遂可以為奸人乎哉

下重起而危即封滔通義郡王以安之滔愈悖即引兵救悅壘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與王師屯渭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恩山之勝王大夫力也于是滔武俊官屬共議請如周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代復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李納號齊建中三年十月庚申為壇魏西祀天各僭為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魏人當給傳悅以為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壇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為范陽府以子為府留後稱元帥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為國公下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合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晟大敗茂昭走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之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遂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遣人蠟召滔使趣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號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赴洛陽與

此書奇極

皇帝會上陽宮使王卽說悅連和俱西滔素疏調敏武俊等不
能堪又令兵以各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妻與法從及赦令皆
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
錦繡裝道侍其王請婚焉既而遣使脩昏禮于回紇回紇善報
以名馬至是乞師回紇回紇以二千騎從滔兵過武俊境
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才野
以待滔滔忿之遂攻悅魏州圍貝州時悅已死武俊李抱真共救
魏合軍擊滔滔急召馬寔至貝州步馬之頓明日戰約戰寔請
休士三日回紇達于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
大王立功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
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既戰為二軍所乘大敗大將
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俄而京師平滔已
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初滔使劉怦留守及敗疑怦已
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陳兵二十里迎謁望哭滔遂入府氣沮
衷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
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
名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寶臣以恒定等

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
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以子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宗俊
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迨寶臣子惟岳拒命或言武
俊有他志惟岳惜其善鬬未忍殺會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遣
武俊與衛常寧將兵擊之武俊遂引兵還襲惟岳殺之遣奏天
子天子授武俊恒冀團練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遂與
朱滔同反時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討田悅悅方困武俊滔救
之屯逼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縱兵入滔壁殺千
餘人悅軍既北不能陳懷光縱轡觀之武俊乘其急使趙萬
敵等以二千騎橫突滔引軍繼之王師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
者不可勝數燧等夕收軍保壘武俊夜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
斷燧餉路燧計窮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
從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武俊由是恨滔及田悅等擅相
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為真定府命士真留守建中四年抱真使
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奉密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
林曰天子以大夫宿著誠效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
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
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

曰僕　人也性樸鈍不欲曲枉我天子若能以恩遣劇之我首
倡歸命有不從者來靜代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
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連襲之抱真復遣林說之曰臨洛
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於魏不勝則恒冀
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遂引而
北林從激之曰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
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扶袂
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遂密與抱真及馬燧
相結約為兄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然偽撫渠司
空同平章事兼恒州盧龍節度使瑯琊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
與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
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惟李晟軍渭上羽書調塗天下十之三
人心惴恐又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志吞魏博從值田悅
被害滔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
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公敢保其宗族得
爭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魏
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滅鑾輿反正
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也

南宮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抱真徑詣其營傾意結
納遂俱東壁貝州滔設迎戰武俊遣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
抱真列方陣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琳自林中出橫
擊之回紇反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兵三
萬人出戰死亡二萬有餘滔與數十人走還壁會日暮昏霧
兩軍不能進滔遂夜焚營遁歸委棄所掠資財山積武俊班師
表請恒州盧龍節度許之乃升恒州為大都督府以武俊為長
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為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州遷
武俊益厚子弟離禄悉官之俄進兼中書令得專京師武
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服貞元十七
年死年六十七士真襲位

　宣室志載王士真以前身殺李生事未經今不附

田悅承嗣從子也早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
承嗣得悅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撫念裁處
咨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飾行最凝
財輕施以夠英豪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
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代宗因詔悅自軍中兵馬使擢節
度使悅始聞維守札天下士以示恭傾塗其好為晚年亡竟

小人信用

洪經綸之誅至此爲害未已

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方鎮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
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陽順命罷之
而集應罷者謂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縣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
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覬人德
悅而怨朝廷又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封泰山李勉遂
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説悅同叛因與
梁崇義等阻兵連和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
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　令狐峘等表汴浮圖
悅乃諭其軍曰有詔閲軍之老疾衰弱者由是衆軍咨怨會幽
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分兵遣孟希祐助惟岳康愔攻邢
州楊朝光壁盧疃絶昭義餉道而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
攻臨洺將張伾〻固守食且盡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請
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
東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軍救伾伾急以紙爲鳶高百餘丈過
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譟迎之得書言三日不
解臨洺士且爲悅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疃戰雙岡擒賊
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悅遁保洹水燧等距悅軍三十里壘
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〻大
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
俟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府門召
軍民流涕告之自歎殺衆憐悅皆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爲
誓悉出府庫及斂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而李再春及其子
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燧署受之悅乃族昂等家復
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
城下朱几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〻分兵守之天子擢
武俊恒冀團練使以康日知爲深趙團練使武俊恨賞薄滔怨
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遣判官王侑説滔〻因使王郅説
武俊于是滔率兵屯寧晉武俊以兵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與
王師戰御河上大敗走城悅怒閉門不納溺死塹中者甚衆
其夏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
自秋汔冬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
七國故事悅固讓魏稱魏王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
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幾
之厚遺武俊賓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渡河助
泚使王郅請兵于悅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而
未忍絶滔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琯申固

所言先使武俊陰約悅背滔及聞滔妻悅母使田秀馳說悅悅
因秀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來踰與
州次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滔怒罵遂圍貝州取武城拔清平
俘男女貲財去于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右
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慰諭悅阻兵凡四
年狂愎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既巢父至莫不欣然
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承嗣子緒與左右踰垣入
悅方醉寢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
妻悅死年三十比明以悅命召悅將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
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
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絶

亂前

朱泚李懷光李希烈列傳

朱泚里族見其弟滔傳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
少推父懷珪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
戰所得必分麾下士朱希彩為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
彩為下所殺即拜盧龍節度留後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居
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不朝謁而泚倡請與所
詔起第以待時四方無事代宗觭日視朝泚以偶日至即見內
殿宴賚隆渥泚之來滔得從務捐、勇落泚才劣泚自知失權
為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泚進同平
章事出屯奉天代李抱玉為隴右節度副大使德宗立改鎮鳳
翔涇州將劉文喜之亂加泚涇原節度使詔與李懷光攻之文
喜既死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進拜太尉滔叛遣人與
泚相聞帝乃召泚還京師加實封罷朝請使中人護其第會涇
原軍亂上出奔姚令言以泚嘗有德于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
怏思亂乃率百騎迎泚于晉昌里第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
白華殿後數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
競往觀泚僭即皇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
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遣太常卿樊系撰冊冊成仰藥死即拜
令言與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餘拜官有差以兄子遂
為太子弟滔號皇太弟兵部侍郎劉迺以病卧家泚召之不起
使蔣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嘆曰泚不能舍生以至于此豈可
虔以己之腥臊污慢賢者乎歔欷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
牀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于是
朝士多出仕泚帝使高重傑屯梁山與賊將李日月戰之乘勝
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帝哭之盡哀結蒲為首以葬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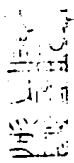
樊系能死崇不
擬冊冊應是
不死者所撰
而從朱輸罪
樊公耳

得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為渾瑊軍射死
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于女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日
月之母獨不坐泚適奉天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至救
賊于醴泉遂戰城下自辰止昏賊潰帝下親戒傳詔曰賊衆亦
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群臣家在長安城者賊
猶給俸中人朱重曜為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見
之後知吉謀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觀化意且義
士投身何顧于家乃止興元元年泚更號漢改元天皇時奉天
所下赦令凡受賊偽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
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懼徙他處衆謀亦止官
軍壞龍首香積二堨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
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李子平請脩攻具取苑中六街大木
為衝車梯從者甚衆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
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
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衛家爭曰陛下宮
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遂以自安李晟等兵裹糧士益
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于武亭川晟率瑊又殺尤
光尚可孤憲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弃
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
誠伏莽中為王佖所擒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闘皆北遂至
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納降于晟晟
之入光晟劝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
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耶休
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
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
焰中曰歸汝節泚衆軍哭泚更舍逆旅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
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閉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
城泚腹心梁廷芬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等共斬泚
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
皆誅死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為朔方部將以戰功賜姓名
李嘉慶懷光在軍中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都虞侯節度使
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德宗罷子儀副
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
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明年徙朔方節度使
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朱滔翊懷光以朔方兵并力為賊所敗

與朱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率兵赴援連敗賊兵于醴泉魯店泚始解圍去衆以為懷光後三日不至城不守矣於是以功進加副元帥中書令乃竟以盧杞言千里赴難不得朝覲以為憾去屯咸陽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帝為殺之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趣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連朱泚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反也抵于地渾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于是帝出西門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粮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粮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畤因欲引軍襲李晟三令其衆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泚始卑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來歸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判官高郢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嘆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居守乃遣渾瑊討之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帝以馬燧與瑊及駱元光韓游瓌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懷光縊死部將牛名俊斬其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塟妻王徙澧州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臣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薄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泌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璀自殺時先盡殺其弟故懷光無後五年詔以外孫

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
百萬置田墓側以備條享還妻王使就養之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
會忠臣荒縱不事因衆怒逐忠臣代宗遂以希烈爲留後德宗
立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詔進希烈南
平郡王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故有其地會山南節度
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李納
叛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
汴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閉希烈軍勢遂相與
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
半天下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
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東都大
震上以哥舒曜爲東都節度使將吾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陝
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二月曜克汝州
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江西節度使王阜敗希烈將韓霜露于
黃梅斬之拔黃州進拔蘄州及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
戰于安州大敗伯儀僅以身免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
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德信及宣武將唐

漢臣與賊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襄城益危上西走奉天襄城
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
若以故人畏之爲盡死力於是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
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遂陷大梁
希烈既恃兵強遂謀稱帝號大楚及張建封曹王皐李兼大破
之劉昌與曲環等又乘勝進攻汴州希烈乃懼奔歸蔡州兵勢
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強取參軍
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勇可
用故希烈任之而妻有竇姓素與女款洽及希烈有疾竇女乘
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可如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
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
獻桃者竇女請分遣諸將因置蠟帛丸雜果中出遺仙奇妻仙
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
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

尸希烈而鸞
朱滔大不可
解

唐紀　十卷目錄　宋文孫恕撰　曾孫男大郡校

唐紀

土部一　姜容撰

順宗本紀

此記是依資治以來古改年不敢輕改之例亦論其例以從之云皆 紹述之矣 順宗在東宮二十年 天下陰受其福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始封宣城郡王德宗即位封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性寬仁喜學藝善隸書禮重師傅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居左右乘城拒戰身先禁旅督勵將士無不奮激郜國公主以蠱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幾廢者屢矣賴李泌保護得免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為擢歌雜以鼓吹德宗驩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伺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瘖

乙酉

貞元二十一年（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正月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丙申即皇帝位　詞壽丘

東宮侍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叔文詭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帝嘗與諸侍讀及宮市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帝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帝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至是帝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伾先入稱詔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掊斂之罪貶通州長史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　上御丹

韋王輕躁 細無遠患 可惜

殿門敕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末
政事爲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鹽鐵月進
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
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
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聚飲酒肆就索其直多被毆詈
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
幸善飼之勿令饑渴酒家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
首禁之 以王伾爲翰林學士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先是德宗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
移 加杜佑度支等使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
得國賦在手則可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恐人心
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
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
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 三月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初上
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
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啟上召學士
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從指
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百官
覲太子儀表天下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
但吟杜甫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執
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
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惶
而出 賈耽鄭珣瑜以王叔文專用事稱疾不視事 五月以
奪宦官兵權此其大之功也以此疑懼則兵宜在宦官手乎
范希朝爲神策京西營節度使韓泰爲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
爲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
而實以叔文專兵事人益疑懼 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宦官俱
叔文之亂由宦者專可知矣
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
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爲之疏請不從再
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韋皋遣使詣
王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之皋表請太子監國荊南節
均綬皆中官之黨
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表繼至皆以太子監國請王叔
文以母喪去位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復叔文爲相總北
軍疏三上不報明日伾以疾罷 橫海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
子執恭爲留後賜名權 七月太子監國時中外共疾叔文黨
賢王未以道晉而立
與上亦惡之俱文珍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
滋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鄭珣瑜高郢罷

史官每右宦者而左王伾忠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憲宗之母也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户

元和元年正月帝崩于咸寧殿年四十六

王鳴盛曰叔文之黨史書詆之備至加為猶宗氏目黜不遺謂為叔文所悞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顯罪也以史考之順宗即位改事實無過罷進奉進逐臣此等善政之可紀皆其他不聞有過舉也而其尤要在罷中官典兵之權實而論叔文何罪為叔文之罪在順宗抱病疾身輔政內禪之舉不出其意以致憲宗惡之以從前朝韓泰代掌神策軍而中人患之根蒂牢三川之續而與宦以之然從裴垍截救素為中人厲者和之以至一致不振試上心論之上上有疾遽戴太子而後々內禪此為國家手握為當責乎德中人之戴己父而未寒而殺其同事之臣誣之以過以代中人之勢吾不能為憲宗解也唐至此而中人篡弒之勢積矣然未有知於大臣見逐于中人篡弒自叔文始唐末之亂此實造端論者豈可助中人篡弒餘燄賊叔文等既為天下所共為請宗元有所譏言而竊不免從之豈欲當事者以為從寬之其實罪叔文亦非有罪也又吾所謂誠恐和淚々知狂乘事進退生於造次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惆然謂天下無人皆以虛剝裝點罪狀明乎作忠之詞也而讀者不察願為捷人之訛惟文宗母與副要言順宗實錄不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吾入耶此語在當時的為可據而陸務觀因李德裕察書執誣文疑順宗實錄不實實甚漫抹言范文正嘗有此說近來余州先生焦太史亦同之此一段公案為人所疑久矣余因前人語而是從之敢以習之待乎首

孫子曰患自八九歲讀小學史斷執疑此事每為頓氣不平偶從清編得此不覺喜然讀錄以公之學者

工釦二　　　董家孫黙撰

憲宗本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諱純順宗長子也母曰莊憲
皇太后王氏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何人在吾懷對
曰是第三天子德宗以是器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順宗即位
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遂受內禪　昇平公主郭妃之母獻女口五
十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　荊南獻毛龜上曰朕
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
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卒
副使劉闢自為留後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西
川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　訓川武陵龍防江溉流為餘水
罷裴延齡所置別庫　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
淮行視租賦榷稅利害因察官吏臧否百姓疾苦　以鄭餘慶
同平章事　始令史官撰日曆從監修國史韋執誼奏也　貶
王叔文黨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　十月右僕
射同平章事賈耽卒　葬德宗於崇陵　十一月祔於太廟礼
儀使杜黃裳議以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
猶武王皆百世不遷高祖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於西夾室
從之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
黃裳婿故最後貶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不敢
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异為
諸州司馬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上以初嗣位力
未能討也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
號令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
度使　百官請上上皇尊號及上尊號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
辭不受　以鄭絪同平章事

丙戌
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領三川
上不許遂發兵反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
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
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宿將甚衆
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初上與黃裳論及藩
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
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

從來裴度奏罷討淮西諸道通鑑本紀

執王以法度我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勒兵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四月策試制舉之士于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杜佑請解鹽鐵擧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所入類晏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鄭餘慶罷　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　七月詔征南詔置急取高崇文處分　葬順宗於豐陵　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軍中遂其弟師道為帥表求節鉞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以宦者劉光琦知樞密院（宦官知樞密始此）　堂後主書滑渙久任中書與樞密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絪等皆低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閱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其狀貶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不至朝廷以有得人稱附表陳論　十一月以宦者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

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丁亥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杜佑以老病請致仕詔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以其舊將任邊將也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實無行意屢遷行期詔徵之錡計窮擧兵反詔發諸道兵討之　以同平章事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　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將兵襲宣州子良知錡必敗召士卒諭之即夜還趨城與牙將裴行立同執錡械送京師群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子腰斬之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其剝削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嘆從之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

後世當闡
而諫之矣

遣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遣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欲
從史歸上黨繼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拒上黨之狀纔食
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絳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
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
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
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
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意
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
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
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
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神聖之資羣臣進諫
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還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
已　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
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　詔李
絳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撰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
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汝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　山南東
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
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

子
大

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來朝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
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
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世襲藩鎮等十五道
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
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
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
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元和三年正月赦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
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
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
例是從之苟非是何不改　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
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諭之曰朕已釋之
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　晟等不畏陛
下法奈何保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二月戒
安大長公主薨於回鶻　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
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

從翰林學士王涯之謫也涯與裴垍處業而下自古上下侍已
罷垍吸貴之巴州判史涯貶虢州司馬於陵爲嶺南節度使僧孺等
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唐末黨禍起於此　六月沙陀酋長
朱邪執宜以其衆萬餘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奏置之鹽州
爲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兵馬使每
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益強　七月朔日食　九月以裴垍
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德
擢爲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
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
曰先正其心　以同平章事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

己丑

邠國公杜黄裳卒　十二月置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玼爲刺史
元和四年正月方南旱飢遣使宣慰賑恤左司郎中鄭敬等將行
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
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二月鄭絪罷以
李藩同平章事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爲留後
河北三鎮承相及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閏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
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價馱以充進奉南方多掠
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絶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
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之黨既
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
吏才明辨請以爲揚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
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書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魏徵

從周劉柳下更有復卯

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
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
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
質賣　立鄧王寧爲皇太子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
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詔　四月山南東道節
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
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舉宰

元和之奏罷矣

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
白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
師討之以懲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
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
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
恐未必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

劉氏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
得入與師代討彼復潛相交結俟兵玩寇進退觀利而勞費之
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
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
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
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
汎文簡非林止 上
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
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
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覆
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於定
襄川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　吐突承璀領功
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
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
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宜
所以光聖德初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
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
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隷成德已久

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得為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
不若使吊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而聽命於理固順
若其不聽禮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又
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
討之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之徒爭獻策畫
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
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
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
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
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蓄
戎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後若有隙可乘
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
下審處之且言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
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改之願捨恒冀
難成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
釁勢可興師從以財力不勝而救承宗則思戰而廢不如早時
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
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使

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婿故
說用之田季安使諜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
遽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讒之者曰武使還先宿
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甚怒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
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承宗懼朝廷誅討欲請獻

四郡如見

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
非武之罪也且今賊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
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且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垍武
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譖
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吐蕃寇振武豐州掠回
鶻入貢還國者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
不奉詔　十月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
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
居易諫不聽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補闕

將而不誅也

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
爲宣慰而已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將吳少陽殺
其子元慶自爲留後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取王承宗堂陽

庚寅

元和五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束鹿
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

御史分司東

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

劾奏擅之
東臺

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稹俸召還至敷水驛內
侍仇士良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
曹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凌辱朝士中使不問而
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
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有

英主若此可
哉可恨

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上以河朔用兵不能討吳少
陽三月以少陽爲淮西留後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
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爲言君臣之義微動
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
經營還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言于上曰從史必爲
亂今與承璀對營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
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
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擐甲以出烏重胤叱之曰天子有詔從
者賞違者斬遂皆斂兵還營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昭義帥李
絳以爲不可請授之以河陽會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
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恆幽諸鎮蟠結朝廷惟

特此以制之非為從史所使朝廷旰食計不獲已諸而就之已失大體今又以委之重柄授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柄出于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柄使縛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爲一連表非承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怨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領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為驩州司馬　上每有因軍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李絳謂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上悅待居易如初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從奏請罷兵於是制洗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衛州刺史劉總弒其

父濟及其兄緄自領軍務　九月己亥承璀自行營還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心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知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污俗茂昭既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結作亂將士共殺之表迪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節徙茂昭鎮河中　金吾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中尉第五從直求鎮河中從直奏之十一月貶慎為右衛將軍坐死者三人　以王鍔為河東節度使鍔前帥淮南重進奉賂宦官求兼章事以白居易之言而寢至是復賂左右求平章事上許之李絳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

此名假之上乃止鍔入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
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
何乃止裴垍得風疾歲餘位罷為兵部尚書上甚惜之李絳
嘗從容諫上裴垍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淮論於左班服日
亦是可喜之休
夜思憲宗祖之訓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
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卑明

元和六年正月復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二月李藩罷為太子
詹事　太子賓客吉甫惡之也　六月李吉甫奏請救有司省
吏員自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
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冗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
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於是職
悅一百流循州　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
何不訊其父見殺之冤宜復與者而生死之
璹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
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
此家奴耳嚮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
如一毛耳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
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本詰責不受

上疏極言涉奸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涉峽州司倉　十六宅諸
王既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者達李吉
甫為上言其弊十二月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
宗正吏部選門第人才稱可者嫁之　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
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
絳鯁直數爭論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
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吐蕃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
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
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曰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
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奸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
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
當時宰相亦未必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耶
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
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絳曰人臣
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

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輙謂之曰豈
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
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澤已深而威刑未擧中外懈惰願加
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
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
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
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
言笑數日　惠昭太子寧薨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上知吉甫若此何不作之

壬辰

元和七年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
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
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
作威福上曰朕諳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恐而出明日
上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
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
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
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五月上謂
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
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

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沴此蓋
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
是也國以人爲本聞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
租賦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
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
卿等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七月立遂王恒爲太子　八月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
務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
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
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己故每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
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
此以爲長策然亦必當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
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
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曏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
之階矣田氏不爲屠戮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
將起代主帥鄰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立
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
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

至將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
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
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十月魏博兵馬使
田興為士卒所立遣懷諫於外請吏奉貢上亟召李絳曰卿揣
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
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時推以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
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
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
忠順如魏博諭旨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
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
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
深結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
十一月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來歸不有大賞
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
十萬緡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
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
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
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

京營從來
如此乎

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
庫何為於是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
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
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
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
錢二十餘萬緡　吐蕃寇涇州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言
京西京北皆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
應今則鮮矣更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
申取中尉處分比及得報寇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
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請據
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寇不敢入矣上
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極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
節度使竟為宦官所沮而止

癸巳

元和八年正月權德輿罷　賜田興名弘正　徙西川節度使
武元衡復入知政事　六月大水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
車　七月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
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清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

利害槩々如是河災之之不行也

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拒虜衝要水
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
烽候不相應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
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
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
將帥但緣私役使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
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
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故絳言
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
止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
於河終不能成吐蕃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
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
氏為皇太后上以門蓬盛恐正位之後々宮莫得進托以歲時
禁忌竟不許

甲午
元和九年正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至是罷為禮部尚書　上
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為左
神策中尉　五月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
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　六月以張

足疾之辭當是於姚崇得乎書不悖也

弘靖同平章事　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
喪自領軍務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
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
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
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
十月李吉甫卒　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乙未
元和十年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
討之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
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皆以為
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
西　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不從師道使大將々
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奸
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
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
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斛人情恇懼多請
罷兵上不許々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裴度詣行營
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有可取之狀且言諸將惟李
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

道客曰天子所以銳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元衡叱出之承宗上書詆元衡六月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又擊裴度傷首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大索長安得承宗卒張晏等鞫之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同平章事悉以用兵事委之討賊愈急　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

八月朔日食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為師道置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捕獲伏誅黨與及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以聞上業已絕王承宗不復窮治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李光顏等多立功使鎮襄陽督諸軍討淮西綬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十月盜焚柏崖倉　十一月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以蓄請兵市許之

丙申

元和十一年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時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中書舍人錢徽知制誥蕭俛罷特臣諸罷兵者數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帝責之背先叛兵元濟後討承宗不聽　盜斫建陵門戟四十七枝　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　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鏄判度支鏄始以聚斂得幸　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

者助之且重得以一將之利遽議罷兵相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八月韋貫之以數請罷兵罷為吏部侍郎亦左補闕張宿譖之也　九月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　李光顏烏重胤拔凌雲柵　十一月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十二月遂引全師壓其境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推中使又督其戰鎬進戰大敗奔還定州　以王涯同平章事　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　初置淮潁水運使運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於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丁酉

元和十二年正月置淮西行縣淮西被兵數千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故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降於李愬　四月官軍與淮西軍夾溵水而陳諸軍相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溵水諸軍繼之進逼郾城李光顏敗其三萬李愬分兵攻下數柵郾城令董昌齡舉城降光顏入據之　五月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劉總出境五里不進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伐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

何不早聽弘靖直之言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吳元濟見兵勢日蹙六月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七月大水　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請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以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處置使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　九月以崔群同平章事李逢吉罷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平蔡故罷之

逢吉之罷非亦同李絳罷之理也

出內庫羅錦犀玉金帶之具送度支估計供軍　上為廣陵王時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至是以為諫議大夫崔群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

悉既改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　十月李
淮西用兵　實二年又十月
愬夜襲蔡州俘吳元濟送京師　以李鄘同平章事　裴度
入蔡州　招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
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
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　初淮西之人叔于李希烈吳少誠
凡淮六千餘陷
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
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
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
後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　韓弘等遷官有差　李愬奏請判
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
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舊制御史一人知
驛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不聽　以李祐為
神武將軍　十二月以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元和十三年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獻沂海密三州上遣左散
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二月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
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
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渠起承暉殿
土木浸興矣　李鄘罷為戶部尚書　以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
鄘為相鄘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
羽相王之恨　未必意
至是罷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
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
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
為禮部員外郎　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從獻德棣二州詔復
其官爵賜六軍辟仗使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
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奏
達矣　李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五
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擢宣武魏
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　六月朔日食　李夷簡罷為淮
南節度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
高俗出食　皆人之首
有是命　八月王涯罷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
李師道圍曹州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淮西既平上侵驕
侈判度支鎛鹽鐵使异揣知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
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
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言其不可上不聽　十月上信使柳泌
去補禁人奇其息殘特相極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從

羣亦下馬言上曰始興幽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
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恣亂輦穀上不忱遽召
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十二
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
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
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
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
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吐蕃寇慶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 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
平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
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
者相繼

己亥

元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來好修未返入寇河
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遣歸國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
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民安來年應
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上得表
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

帝已更高於
度

帝前格息師
道不欲明其
非承宗先時
格息承宗
人不欲討其
非師道來也
代德以來亂
習

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田弘正奏聽羣臣李師道發民
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將劉悟將兵屯陽穀待衆心為
師道所忌使行營副使張暹殺之暹以告悟悟夜引兵襲鄆州
捕師道斬之函其首送弘正營弘正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
皆平 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
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
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
略因侍宴獻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
也弗許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先是賊數遣人入關燒陵
戰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田
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潛關蒲
津吏卒察乃知嗣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
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詗之則
多異同元略聞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士元等後期
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於
不死故承之止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四月詔諸道支郡
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時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

唐書傳文

以旅拒朝命皆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
若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
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
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
胤處之得宜故也　程异卒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皇甫
鎛之黨擠之也　八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
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
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群臣上尊號曰
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沂州從卒王弁殺觀察使王
遂詔以弁為開州刺史誘殺之　左右軍中尉各賜錢萬緡自
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
奉謂之賀禮從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賀禮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之　韓弘累
表請留京師八月以弘為司徒兼中書令以張弘靖為宣武節
度使　田弘正入覲上待之尤厚弘正三上表請留不許乃加
兼侍中遣還鎮　十月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
以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為瓊州刺史　吐蕃圍鹽州刺
史李文悅堅守凡二十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敬奉自他
道擊鹽州吐蕃驚潰去敬奉督擊大破之　柳泌至台州驅吏
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
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渴燥起居
舍人裴潾上疏諫上怒貶潾為江陵令　崔群罷為湖南觀察
使皇甫鎛譖之也

庚子

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上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上自服金
丹多燥怒左右宦者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時
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
外人莫能明也（按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深宮事秘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曰暴崩）
綱目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蓋中興之主獨失一
於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闈二好進奉綱目於
憲之篇非是無譏諱者不應信裝異端自貽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張天如曰宦者之弒人主術有數端庸主則導之以聲色宴遊
剛克明於敢果因令致於傳宗是也英主則導之以長生好
異端吐突承璀梁守謙於憲宗是也導人主於貨財者曰不如
是則國不富兵不強而聚斂之臣進皇甫鎛程异所以相也導
人主以異端者曰不如是則神仙不可致長生不可得而方士
集於闕下柳泌所以刺史也且鎛异之相由承璀泌之進由

璹小人相結其途以出而術則一然要在信人主之勢亂天下害君子而已是故承璀入則罷李絳璹弄相則罷裴度在外佛骨至則貶韓愈柳泌承用則貶裴潾君子小人勝負如不可強也及秋藥無得而躁渴疾生中和殿之暴崩陳弘志弒之也而託言藥發內外莫敢問然則方士金丹高廃固以喪身亂國從假以逃罪惜哉巧造吳蜀戒行西河而四體不保墮壞於平生此極也

唐紀

上部三　　董容[illegible][illegible]撰

穆宗本紀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恆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太后郭氏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澧王惲而惲母賤不當立乃立遂王為太子十五年正月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庚子憲宗暴崩宦官陳弘志梁守謙王守澄等殺承璀及惲立太子即帝位　閏月丙午即位　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固辭　丁未殺西宮朝臨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方士柳泌僧大通伏誅貶李道古循州司馬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丁卯上與群臣皆釋服從吉　二月上御丹鳳門樓肆赦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衛山人趙知微上疏諫上詔宰相慰諭宰相因是賀上納諫然不能用也　六月葬憲宗於景陵　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皆尤華靡　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　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贓事罷　八月發神策兵浚漁

藩地　以崔植同平章事　上用過公除郎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諫不聽　十月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吐蕃寇涇州以宦者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將發八鎮全兵救之吐蕃遁去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容管奏安南賊黃少卿破之

辛丑

長慶元年正月以河北諸道平詔各均定兩稅　西川節度使王播以進奉賂遺圍入相蕭俛爭之上不聽俛遂辭位　以段文昌罷為西川節度使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以王播為鹽鐵使盧龍節度使劉總弃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分盧龍所屬瀛莫二州以盧士玫為觀察使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紳稹皆以為然上乃命王起白居易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宗閔遠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令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上女弟太和公主妻之吐蕃聞唐與回鶻婚發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鹽鐵使王播奏加榷茶稅右拾遺李珏諫不聽　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　詔

復失河北

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楚　吐蕃遣使來盟命宰相與之盟於城西遣劉元鼎為會盟使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朱克融掠易州　自定兩稅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宜流散不宜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

當時以本色為便民今相以折色為便民何也

使輸稅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
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十月以王播同
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如故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李光顏代
之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
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
張弘靖　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從之以克融為盧龍
節度使
壬寅 長慶二年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
為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衣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
皆凍餒無所得　魏博節度使田布為其將史憲誠所逼自殺
詔以憲誠代之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
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
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上之初即位
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銷兵請密詔軍
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
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
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既

前人之亂注之以元史亂

無一事不與今同

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
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
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
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欲雖以諸道十
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
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
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
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崔植罷以元穎同平章事　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昭義
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囚之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
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詔神策六軍及
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
官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
夫皆扼腕歎息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
詔以王智興為節度使　裴度入朝留輔政　王播罷　四月
朔日食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
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
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

價富商大賈有逆截喧訴者所在收殺詔百官議
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
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
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
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
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之多少為之殿最不復
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
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
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
宜實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
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遂
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
元二年逃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
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裴度元稹為李
逢吉所構六月度罷為左僕射稹罷為同州刺史以逢吉同平
章事　吐蕃寇靈武寇鹽州　七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
李愿權押牙李介為留後詔以韓充為節度使發諸軍討之宣
武兵馬使李質殺介以迎充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十一月太后

幸華清宮次日上自複道幸華清宮迎獵於驪山即日還宮太
后數日乃返　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
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
見言之十二月詔立景王湛為太子上疾漸瘳　初行宣明曆
司天監徐昂所撰

癸卯

長慶三年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初王守澄入知樞密薦
鄭注於上上寵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
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
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八月上自複道幸興
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其盤游皆此類不可悉
紀　李逢吉惡裴度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內結王
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逢吉患

穆宗能知李紳非盡情者

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
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故事京兆尹新除
皆詣臺參逢吉以京兆尹韓愈兼御史大夫特免臺參欲激二

二君為小人所弄可笑

人使爭而紳愈果爭不遜逢吉因奏二人不協十月以愈為兵
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令各自敘其事乃深寤
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

甲辰

長慶四年正月上餌金石藥有疾 命皇太子監國 宦官請太后臨朝太后不從 壬申帝崩於清思殿年三十

范淳甫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哉

唐紀

十卯四　　華容孫慤撰

敬宗本紀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母曰恭僖皇太后王氏初封景王長慶二年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壬申穆宗崩丙子即皇帝位

數世不同宦官而立者狀此而矣

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常難艳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逢吉事之善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至是誣紳欲立深王上信之貶紳為端州司馬許為救之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譖紳書後有言者皆不聽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 禁中和敎擊毬自是歡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而明日緋者三月敕詔諸道貢賦之外無得進奉 上視朝宴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不扒坐削約

栖楚子永一派人

楚獨留進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寝樂
色日甚方起居宮任賀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
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
已擊閽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
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継以死牛僧
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于是宰相
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逢吉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
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時李逢吉用事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
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逢吉從子訓八人而傅會者
又八人皆任要劇時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
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
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游獵多不在宮
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
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
是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
幸右軍遠不能逆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泣負上入
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
以騎迎至軍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

挺他至此

明驚曰事止此耶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
還宮益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詔杖之使仍舊
職　五月以李程言罷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
制度甚廣李程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
獻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何異瓊室瑶臺上雖怒亦優容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五十匹却之　十一月葬穆宗於光陵
　十二月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
諫議大夫獨孤朗等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
中邪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徐
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
許之自元和以来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
輳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
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合僧道以納度牒為害何古今之不相同若此

乙巳

寶曆元年正月赦先是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
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
雞下忽有內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
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
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

四方藩鎮聞之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
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偏及于昆蟲而獨遺從於上
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
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
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
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
母其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
罪不敢言乃累表求出罷為武昌節度使　二月浙西觀察使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上優詔答之　四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　七月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
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
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
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
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永上
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溫湯還謂左
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十二月
以其子從諫為留後李絳爭之不聽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

大白仁

崇表求出
小附當事

司東都
丙午
寶曆二年二月裴度入朝李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上不聽
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上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
上皆不聽已使度支修宮闕裴度從容言之上意解會朱克融
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救罷之　五月盧龍亂殺
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延齡未幾延齡為部將李載義所殺
六月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溆俗講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
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
山亭　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　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
節度使載義承乾之後也　十一月李逢吉罷　上遊戲
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
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
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
二月辛丑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
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克明等弒帝于室內
年十八
胡明仲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悟李紳宣慰李渤而
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宮殿賞宴遊之諫而晦猪稀潤理臺之

珮而優李漢覽夫丁之奏而禁庭僧受丹炙之戚而苓偟鉛從
北門之奏而寘璽於田張仲方之說而賊船青泚達言所引而
仲李絳來言者祈陳而乳婆慶知洛宮箴弛而罷史迴乜此十
餘條方之德宗皇不德哉將以知火之時不親傳師欲卒以荒
淫過弑而閒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唐紀

工部五　　　　　　姜家孫懇撰

順宗莊憲穆宗敬宗后妃傳　峽陽公主附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代宗時選入宮帝以其幼賜順宗
為孺人是生憲宗未幾冊為良娣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順宗
即位疾已綠須后侍醫藥不少怠將與后會病輟而止憲宗內
禪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上尊號曰皇太后〻謹畏深抑外
家無毫慫假借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十年崩年五十四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暧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而母素貴禮
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八年群臣請立為后時後庭多嬖艷
帝恐立后後為其所制遂托以歲子午忌罷之穆宗嗣位上尊
號皇太后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或歲時慶開燕
饗後宮戚里內外婦率嬪媛璧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豪於朔日
供御務華侈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中從
帝自至昭應奉觴留憬歡數日還帝前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
后怒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后比也太
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汝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

皇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劉晏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武宗喜遊畋角武作樂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輦稀出小兒武非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以憲宗之崩疑后預其謀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々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損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太常官王皞請后合窆祔廟坐貶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祔於廟

舊書亦不載暴崩之事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陽人或言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為侍人錡誅沒入掖廷侍懿安后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尚奉養大明宮朝夕躬省侍焉懿宗立尊后為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學士侍立結綺樓下六年崩

舊書云不知其入宮之日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幼侍帝東宮生敬宗長慶初冊為妃敬宗立尊為皇太后文宗時稱寶曆太后會昌五年崩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尊為皇太后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為訪之俄有呂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其弟悲不自勝帝擢洪金吾將軍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鄜坊始節度自神策出者輦軍為辦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中保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會閩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自鄜坊召洪下獄按治乃代人詔流驩州不半道賜死擢本贊善大夫不淹旬賜累鉅萬然太后真弟蕭軫弗能自達本紹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聽不疑歷衛尉卿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覆治非是昭義劉從諫又為言請與本辯有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䢼雜問乃皆妄本流愛州弘儋州而太后終不獲弟初太和中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慶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武宗大中元年崩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長慶時冊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為皇太后

敬宗貴妃郭氏失其何所人長慶時選入太子宮太子即位為
才人生晉王普進正為貴妃文宗立愛晉王若己子待妃禮不
衰亡其薨年

岐陽莊淑公主憲宗女懿安皇后所出也先是尚主皆取勳戚
之家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
得壻郁我反不及耶於是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
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悰即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
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
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
上所賜奴婢率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
是闔門落然不聞人聲池塞館陊至闔毬場種樹一將翁然稱
之悰為澧州刺史主與偕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不肉食
州縣供具拒不受姑寢疾主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開成中悰
自以鳳翔節度使入朝主疾侵曰銅錢與處宮難取於道不恨
通鑑

杜牧岐陽公主墓誌曰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
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為國壻憲宗初寵于頔即配其子以長
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
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為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
書暨絕外之初悉中史從者敬畏某聖亦指示主德以試
驚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頗
絕長為善於是舊俗戚不復有

雲溪友議曰杜司空悰出澧陽有宏詞李宣古者每戲謔
座上公不能忍使獻宣古詭中欲辱之公主尋出救之曰
尚書不念諸子學文擬浩章秀才現居宣在欲選擧人細
過待士如此異時那得平階之譽悉赦狀起以香水沐浴
更進新衣延中座後二子裔休孺休皆進士登科人謂之
曰非其母賢不成其子

劉禹錫柳宗元列傳 王叔文王伾附

大傳是非附從不敢推究姑舉于其上以從知其名士知過千古狀事可笑以為者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自言系出中山擢進士第監察御史順
宗為太子時王叔文得幸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
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
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頗憑藉其
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
右庶子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政禹錫欲罷之以執誼之言
而止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

吉甫惡張賓
而元衡後為繼
則元衡亦如
吉甫見可
從大思逆
背元衡也

愛憎重輕人不敢措其名從二王劉柳憲宗立貶連州刺
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同時坐貶者八人程异與焉後宰相表其
才且困將濟涯用之會异起復領鹽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
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
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
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
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
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
贖耶欲感諷權近久之召還宰相欲任以南省郎而禹錫作玄
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
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母死
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不自謹貽親憂此
則重可責也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
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
宰相曰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
者五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
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
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
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
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
祭不欲數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頹廢而以非禮之
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
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
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
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
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
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餙衣裳貽妻子於學無補
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
籍其資半界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
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
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
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
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
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
賢殿大學士度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

故權近何謂
之薄行

為蘇州以政最賜金紫服遷太子賓客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稱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中書令奭之族也父殿中侍御史鎮從居吳宗元舉進士授校書郎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然終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為疏請於朝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宗元至柳州到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于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因言符秦王猛之後有遠祖風/

史何不直揮
播刺師之名

間請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陳言不疑陰結天下有名士士之欲速進者率婚附之強藩剌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因蘇州司功拜翰林學士遂與王伾相表裏專朝政以其黨韋執誼同平章事特賞杜佑高郢鄭珣瑜尤任相位執見叔文黨用事遂引疾不視事故事丞相方會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入白執誼逡巡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佑等皆停箸以待有報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未幾以杜佑領度支而自為之副專其政未幾為宦者俱文珍所忌遷戶部侍郎削去翰林學士職乃謀奪宦者兵權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行營節度使韓泰副之於是諸將名以狀辭中尉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等飲于翰林叔文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馬若飛敢異議者斬

奪宦人兵權
知何不是好事
史不咎其究
不能奪而反
其孫奪耳、
左退官入何
意何意

舊史載叔文曾戲劉闢爲山人欲誅之悔爲常執政與欲誅誅山吾何矣

又白陳親病以身任國事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允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明日叔文以母喪去位太子監國貶渝州司戶明年賜死

王伾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伾寢陋無語上所褻狎不如叔文爲上所礼然伾出入無阻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伾謀起復叔文爲相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懼行且臥至夕大呼曰伾中風矣明日輿歸第不出貶開州司馬死其所

孫子曰昔蘇子惜賈生王者之佐不能自用其才夫賈生所難處者獨絳灌耳若以劉柳所處言之賈能鄙周瑜輩自負皆舊是賈太傅之絳灌也常與裴均嚴綬輩程异外填是亂家亡之亡國也俱文珍劉光琦輩用事於中是陳太傅之曹節李司隸之張讓也以此數忌集之二人宜深自貶晦之不暇而僩然謂天下無人何其愚也伾文小器顧其智足以知劉柳亦云貴矣劉柳不引之猶靜而相與爲珍牟使宦者之兵可牟而不可牟藩鎮之横可制而不可制終唐之世二禍不已不獨爲劉柳惜應爲唐惜也

賈耽杜佑列傳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累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兵取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於懷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行軍爲尚書闚天子起居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俄爲東都留守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之於外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耽每畋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悅服不敢犯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嘗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詐之軍中則下有覬心人固不安嘗然之不用也及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謚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

理四方之人與使塞外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土地區
產山川夷阻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強盜有隴西異將州縣遠近
有司不復傳耽乃會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為圖又
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
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
今州縣以朱兩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
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
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不喜臧否人物為相
十三年雖安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勵行自其所長

近旧聞見約書甫未之立本心乎

既與術數明下似總其歸去

獨異志曰賈耽為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
年老無雙目旦食婦饌納犬糞授姑其子遠還見之仰天
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
境內以告不孝者時謂之狗頭新婦

此說不怪然有關風化姑存之

江行雜錄曰賈耽精術數有一吏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
牛在賈相公帽簡中吏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簡中式盤
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門後大槐鵲巢中使往探視
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對邊事
公宗才之拜鄯州都督攻吐蕃進拔新城置其西軍吐蕃恚衆
爭壇衆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卒城之而還宦者牛仙童
行邊索賂不得歸譖之下遷恒州刺史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
抵死諸將皆得罪希望更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
當時佑以蔭累官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用兵民困賦
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須省官乃上議曰漢建
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
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
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
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功也昔咎繇作士今刑
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
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
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
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
廄使則四伯冏也古天下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
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貴新資日加且別駕猶今
觀察使之副也參軍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且遠而不同
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宮妃

蕩然有司人集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
開元天寶中稿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
天下戶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
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者官冗
被罷者皆往托焉不知果才者為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簡
胴戰家產哉建武時隴蜀未戡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尚立闕
皇時陳尚割據猶不慮夫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繫刑累賦惟單
是卿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貴季孫狀之患若以習久不
可以遽改且應權者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
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加收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當
詢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
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
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因作階級隋時立制遇恩則
變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入不省盧杞當國忌之出為蘇州刺
史俄遷嶺南節度使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
尚書右丞俄出帥淮南徐州張建封卒軍亂請立其子愔帝不
許乃進佑同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不克引還詔授愔徐州
節度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

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
假僚佐故李亞鄭元均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十九年入知政
事德宗崩詔攝冢宰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為副叔文欲
推東宮冀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
自副憲宗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當用度
多署吏權相百司繫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
染還少府職務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
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上疏以為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頃因
邊將刻害遂致叛亡為諸戎鄉導宜選良將使之完輯不必興
師上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後數年致仕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
猶夜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為政典二十五篇房
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
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易遜順與
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明廣然猶遵文采不及也朱坡樊
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奢豪驕猜
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擾聚斂斡計賦相民利
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十卻六　　華容孫懿撰

杜黃裳裴均李藩權德輿韋貫之列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諸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溫儒雅等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跋扈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之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順宗即位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相賣乎拂衣起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於是夏綏節度使韓全義無功因其來朝勒罷之代而劉闢叛唯黃裳固請討之因奏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群臣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祖宗下撫百姓萬方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于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漢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乃上擬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嘉納之自是平夏翦番藏察從兩河以機衆還宰相斡然號中興自黃裳啟之也元和二年出領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諡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然除吏不善別流品通贈謝無絜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恆所屬意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垍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元和初召入為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謂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許人數月之間吉甫為選用略盡天下翕然稱得人吉甫罷垍乃代相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所賓禮既屬精致治中外機宜垍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

猜絕不執採史治介明激慮高陸意明納以定承璀自東宮得
幸承間欲有開說帝憚絳誠使它言帝在殿中嘗呼絳官而不
名宥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絳曰以
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於是以於陵為吏部侍郎遂振
尋自抵罪嚴綬字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絳劾其懦以李鄘
代之吐突承璀之討王承宗也澤潞盧從史請以兵從絳固爭
以為從史不可信且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宜獨奪承宗地不
聽及從史果反處兵久暴無功卒用絳策縛從史因班師絳奏
承璀首禍無功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
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是後貨
輕錢重民所輸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
估以重斂於民絳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以切用省估其觀察
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自是江
淮之民少穫息絳嘗為吏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謁不敢干
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絳獎勵使盡言絳為學
士時引李程崔群與同列及為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
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
無異言士大夫不以絳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

嚴綬尚未論之者

於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敦問藥膳進退輒聞
居三月益痛乃罷為兵部尚書絳之進李吉甫為間力及居中
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術之令絳與史官蔣武等上憲
宗實錄吉甫以絳引疾滋久任不宜尚奏乃罷武等史官從絳
太子賓客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
李藩字叔翰趙州人藩少沉猜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
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廬度
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張建封節度徐州辟為從事建
封疾亟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圖代之藩泣謂曰僕射疾危
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為也宜速去不然當奏
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卒兼因誣奏藩於建封之喪搖
動軍情德宗怒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
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佑曰審如
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
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帝猶疑之召藩詣長安
見藩儀度安雅曰是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將戶部侍郎判
度支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後為給事中制有
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

新書作建封卒後詰

名狀欸哭垍曰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民閟屢乏者何故而然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因對曰神仙之說託於老子其實老子五千文摺歸與經無異安有所謂神仙者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法且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著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吉甫從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適逢中人假所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变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帝使學藩召對殿中事寢擇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謚曰貞藩才能不及需貴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舍宗末以東行稱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裴延齡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參己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還事旬今春以來并不支撥召禍鍾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為流言胡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口譁於朝帝寘咎為朋黨邪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為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訛濫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曠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德輿居西掖者凡八年拜禮部侍郎知貢舉凡三歲號爲録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元和初將澤潞盧從史詐徹寢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承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疏以為欲變山東先擇招義之師從史稅自單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招義則不可帝不聽及承宗叛從史乃兆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逮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拜平章事景淡于巢蠹以

逸報使益果與流貶蕭俛其輕重進退中使勝負德輿上言
淡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誰不快法不當已赦而殺之帛深
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德輿先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
太宗觀明堂圖禁鞭人背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
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亡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
可見上善其言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
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與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
輿居中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從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諡曰文德輿生三歲知
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
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
抵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
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
和三十年間爲搢紳羽儀云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唐語林曰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著知貢舉三年門下
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新唐書作
不吉其何許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夐八世孫父肇大曆中
爲中書舍人累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互違載曰登若過我當
擢吾地處之終不肯詣載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
曰貞貫之舉進士爲校書郎居貧歉至賡自給方李實當權將
欲致其往見不可得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
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
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從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
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不可以訓卒改它官遷禮
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功拜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
不與又劾忠義不宜汚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遷吏部
員外郎坐考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
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
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次請乎垍曰承教事果見聽垍
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於
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
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擇宰相者得無重乎帝是其言俄拜
同平章事及討吳元濟貫之請釋王承宗專力淮西且言陛下
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應之卒至朱泚之
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故也帝不從終之
蔡平獲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召爲重印李光顏

令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朝廷又令二帥建營則
各持重養威未可戰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
策云帝以殿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
問不宜專取辭藝毀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
度欲為請張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
乎由是宿等恐憸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為吏部
侍郎於是翰林學士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為湖
南觀察使不三日棄頭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
貫之善悉貶為遠州刺史頭正辭處厚皆清正以夠黨去由是
中外始大惡宿將程异皆諸道賦租諷州縣厚斂貫之所獻不
中帝意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以工部尚書召未行
卒年六十二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
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
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君輔相嚴身律下以正義哉物室居
無所改易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李絳李吉甫武元衡崔羣列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累官元和二年授翰林學
士絳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日知言切且作去患取內
署所上疏案楨之以從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
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惜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
聞乃陛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
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當如是遂由司勳郎中中書舍人
翌日賜金紫絳擇良守與之於是以李錡沒官財皆賞民賦及
專意淮西諸軍或見聽納或始不從卒如其言皆採其本兆中
帝嘗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邪對曰聖王選當代
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
以己能蓋人篇析爾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
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
七八夫任官而辦廣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相譏偷悅
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
類則不肖者忌枉相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道
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
學士遷戶部侍郎帝問故事戶部皆進羨餘絳獨無有何也答
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
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
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善其直益重

之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為相而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同列李吉甫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然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多所允從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才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王播為鹽鐵使募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乾絳在位數不入禁中帝曰凡人繫事病不通於理進皆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戒過甚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聖人豈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衣冠別第妓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奏入言于帝帝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審病諫官論事此雖言者欲殺之卿遂偏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讙撓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侵民絳捕繫之會遣立坊

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犯則行法矣後復入為兵部尚書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切諫不聽以疾辭位寶曆初拜左僕射昭義劉悟卒子從諫表求襲節度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皆此事機所素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能義素資心無優實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秉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猜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勝新使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書熟計利害與無所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策謀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是尚書以下每月當千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倘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禮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復優以足疾出之東都絳儒儀質以匪

此傳應附文宗紀所是句從下去文宗以後特殊於此吐蕃承璀附見

遁進退望尅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諫相所中文宗立召為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府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謚曰貞絳所論事萬餘篇其甥夏侯孜次為七卷

吐突承璀閹人事强憲宗本紀中不再述特着通義進閹兒閣樹最多從者任事當時謂閹為中官匠獻戚通中杜宣猷為韶家使每歲遣吏致祭其先特號敕使墓户宣猷卒用詠官力從歙觀察使

句從李泌陸贄前後嗟嗟重出何以乎無一語辨焉引重及閻吉甫傳語知而公云相厭也皆着於們相在何必不入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御史大夫栖筠封贊皇縣子代宗朝元載當國久上不能堪以栖筠方挺引以自助屢欲相之憚載輒止然每事密訪焉所補益吉甫以蔭累官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李泌竇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貶忠州宰相欲害之故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吉甫至州盡事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再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吉甫勸上討之自是為上所器李錡在浙西愛務貴李錡須盡職又求宣歙上問吉甫對曰昔韋皋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擾亂若盡李錡以盜職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遜為盜職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代公孫述晉代李勢宋代譙縱梁代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斷劍棧擊既天下精兵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弁帥戎功入有關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且戎而又命帥不從盡力矣因請以兩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

何不言魏代蜀漢

不盡吐蕃和文饒維州之患

吞多以蓄遣使踏尋與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要年尋踞國以蓄不敢化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韙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未盟吉甫以為不可信帝乃詔謝賀番不納元和二年杜黃裳罷相詔相吉甫吉甫連塞外遷十餘年常病方鎮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御史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遷任猥冒吉甫始覈其員人得叔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辭而私將金帛權貴吉甫曰錡庸材所蓄乃亡命群盜非有鬭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亦徐二鎮兵素為江南所畏請詔二道討之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果斬錡以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

舊書監本作垍懼其權重奏八撰勸吉甫為於同相且言吉甫知垍心相成故薦之今以通鑑所載不錄

息淄青有終身不為地者吉甫為相歲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儀而吉甫病賢者夜宿其第賞疑補賢者初吉甫交通術士吉甫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出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以防不足瀉有餘名曰平津堰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召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乃罷當專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中原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十有五六是恆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人也今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天下戶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石艱難以來增制使領專給俸錢大曆權臣月奉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常袞始為裁限至泌量閑劇稍增之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要奔請一切商定乃詔參閣議減之者凡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可聞因請通奏對而記於後下以授史官今時政

記是也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墓所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帝命減義章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為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々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為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黨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外寇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銀道取郁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職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時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授進誠為刺史以踞賊境且慰

魏心爲重。卽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鄧，當蔡西南，兵寡不足憚，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之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吳元濟擅立，吉甫請討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茍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條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優忠臣，後愛善無遺。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隙也。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妄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建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所著易象異義，附一行集注之下，及六代略、元和郡國圖、國計簿、百司舉要，皆奏上之，行于世。

武元衡字伯蒼，中宗時起居舍人平一之孫也。舉進士，三遷至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是宰相器也。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左遷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元和二年，拜同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而稱疾不至，帝以問宰相，鄭絪請聽之。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何以令四海？帝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遂出元衡代之。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詆毀。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譟：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諡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

武儒衡附見

相撐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敢庇匿者族誅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于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等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之公卿入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彀騎道翼每過里門按索諠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元從父弟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元衡死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耶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為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帝慰恕之自是薄楚之為人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歎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擧進士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憲宗嘉羣讜直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翰林擧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乃從之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為澧王作讓表羣奏曰凡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也澧王何讓焉上乃止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結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韋元紘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謂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鎛銜之帝卒自相鎛會羣臣上帝號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帝聞不樂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至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怨如此由羣鼓扇以賣直歸怨于上也于是罷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帝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先帝之意久屬

帝聞不樂皇甫鎛益之憾羣

聖明臣何力之有未幾乞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叛還率兵逐羣々天子左遷祕書監分司東都歷荊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

唐紀

工部七

董容孫懋撰

韋皋高崇文列傳 劉眞亮附

韋皋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大曆初始仕為建陵挽郎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留後德宗將奉天李楚琳殺鎰叛歸朱泚始泚領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雲光欲劫皋以應泚事泄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偽詔加皋玉謂之曰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使之隴州皋不受命吕以兵誅之如取孤豚耳雲光從之皋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苟之輸甲兵而入皋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泚使遣家僮劉海廣拜皋鳳翔節度使皋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皋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皋遣兄平及余絲至奉天士氣益壯又說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為左金吾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吐蕃盜塞以變為御道皋計得雲南則斬吐蕃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々通西南夷又明年雲南叛逐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

蕃盟及吐蕃寇西川發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
發兵應之皋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特於吐蕃吐蕃
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怨歸唐之志益
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皋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五年東
蠻斷瀘水橋攻吐蕃皋遣曹有道將兵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
谷殺其驍將乞藏遮墜死崖谷不可計乞冊以次降虜而擒謝
徙與吐蕃盟皋遣別將穆嵩詔之誥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勉
王樣棄等蠻部裘服乃建安夷軍于嶲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
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兼恐且來撓詔皋出師牽維
之乃命董勔張芬分出西山靈關遂圍維州攻下末漢等三城
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皋休士以功為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
西山羌女王湯立志訶陵王董臥庭南水王薛莫庭白狗王羅
陀忽及逋祖弱水清遠咄霸等八國酋長因皋請入朝乃遣
其酋度迴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
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
使者豈得衣小國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
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
其所立之號從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
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因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
萬人躡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
餘萬遣使獻捷貞元十年也詔進皋同平章事十三年復嶲
州吐蕃怨怒益進兵謀捷邀皋輒破却之自是吐蕃酋帥監統
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諸大將擧落皆降昆明
嶲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攻靈朔破鹽州以取償焉帝詔皋
深入以撓之皋遣將分出九道大破吐蕃明年擒其相論莽熱
進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
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
於君請盡領劍南三川當以死相報不然亦當有以相酬叔文

闢自應斬

怒欲斬闢闢遁去皋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
文伾之惡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是歲皋暴卒年六
十一謚曰忠武皋治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歛豐貢獻以結主恩
卑給賂以撫士卒士卒昏嫁死喪皆供其費故得久安其位而
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
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
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象以為土神
家家祀之劉闢因皋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翊迓追縱其欲逞

陸暢附見　有以皐所進兵皆錯定蠻字者陸暢爲上言定秦者匠名也由
是譏息暢字達夫皇甫所重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
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皐焉
舊書謂皐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
之新書謂皐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蜀人德
之二說不同今從通鑑雲溪友議曰張延賞妻苗有才鑒
特選韋皐爲壻韋性度高簡不拘小節張久而悔之婢僕
漸見輕怠韋乃辭之東遊後韋自金吾將爲西川代張改
易姓名韓翶去府城三十里有人報曰代相公者韋皐非
韓翶也夫人曰必韋郎也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
韋生應已委棄溝壑矣望早入州方知不誤張惭悔從西
門而出凡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杖殺獨苗夫人無愧韋
侍奉過布素之時海內貴門自此不敢忽貧賤東牀矣
韋皐蜀鎮度疑非久已長主有是言與不知之但今家舉後所當稱誤而附之以也小史之不足信
高崇文字崇文幽州人也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
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
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
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貌乾左右
神策軍遊奉天階化兵討闢詔崇文將兵五千常若寇至是
日漏受命辰已出師器械糗糧一無所闕過興元士有折逆旅
之箸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
泚退守梓州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至是歸康以求自雪
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
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于萬勝堆、堆直鹿頭左崇文使驍將
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河東將阿
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
道賊大震於是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
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闢子適衛
尚建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
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韋皐參佐皆素
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
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
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意耶崇文義不爲
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進南平郡王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
細閱崇文棄勤全以奇易人今之遠多首可從又比
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爲繁請監軍曰西川乃宰相迴翔之
地崇文豈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郵
乃拜同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爲京西諸軍都統崇文將功而

侶娶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久不恱朔是儀懆燚觀竭省

詔聽使遣之乞居邠三年戒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謚曰威武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改改為順宗立叔文與柳宗

元等奪神兵収宦者權貞亮與之爭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

尚衍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

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

杜黃裳請罷監軍又竟有監軍何也

叔文黨高崇文討劉闢為監軍崇文之斬李康實貞亮意也遷

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之立貞亮為有

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李光進李光顏李愬列傳 史敬奉郝玼附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光進與弟光顏少依其女兄之

舊史載光進從郭子儀收兩京有功新史書以從馬燧救臨洺戰有自林

夫舍利葛旃葛旃殺僕固瑒歸事河東辛雲京光進兄弟因家

太原光進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嬰御

史大夫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步將

時光顏亦至入天改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拜振武節度使賜姓

以寵之副詔光顏拜洺州刺史又弟乞冠當時光進從靈武卒

勝國之賞否

年六十五光進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與其弟友善光顏

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

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先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

當也因相持以泣光顏字光遠封李懷光揚惠琳戰有功從高

崇文平劍南教事旗臨陳出入若神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洺二

忠武節陳許

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遷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

顏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薄其營以陣衆不得出

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數四皆識之矢集其身如

蝟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争致死賊乃潰北當

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俄又與

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初詔統帥弘約諸軍攻賊一先薄重胤壘

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溵河賊之堡也衆其出

與重胤戰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故重胤不救而自解弘以

從周垂文以梁委何來中人知有明忠

光顏違令取穎等將戮之鑿軍惜其才中人景忠信至知其情

詔矯詔械繫馳入見以聞有詔釋之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

一月盛困賊遂拔凌雲柵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副守將鄧

懷金以城降弘忠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姝教歌舞

六博襦褐珠琲擧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使者致書

光顏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進妓秀曼都雅一座驚視光顏

徐曰相公愍光顏羇旅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皆弃妻子

謡白亦何悲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卻厚
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
逆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于是士氣益勵裴度藥轄速城於沱
口率輕騎覘之賊以騎兵自伍溝至大呼諜戰注弩挾刃勢將
及度光顏力戰却之度僅得入城先是光顏業賊必出溪遣田
布挑其溝中踏路賊下馬衝溝墜斃死者千餘人由是賊急銳
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元濟囚賀并洄曲軍入城降愬
光顏知之疑為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
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及討李師道從義成節度使
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月再敗賊濮陽拔斗門上言許鄆兵合
不可用逆從擊忠武十四年從鎮邠寧仍以忠武兵自隨會吐
蕃犯涇梁守據為神策行營節監弄權入鎮兵救之邠寧兵以
神策受賞厚皆怨曰人給五十縑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
額衣資不得前者曰亦者此何人相洶洶不止光顏親為開陳
大義然後軍士感泣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穆宗立召加平章
事帝將討王庭湊從徙鎮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
官班賊帝御通化門餞送光顏提軍深入而饋運不至光顏知
朝廷制置乖方賊未可朝夕平遂以疾懇辭求歸鎮而討賊者

是不在真不可
為之手難名
將兵以之何

逆言不可說
周人將

此公傳合臣
周僚者

米無功卒赦庭湊李㝏亂汴州詔總軍出討連破賊兵賊平進
兼侍中敬宗初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謚
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恒為諸軍先
故數立勳

李愬字元直西平王晟子也以蔭仕遷累衛尉少卿晟薨與兄憲
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服除累進營事憲宗討吳元
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抗表自薦
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除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
士卒懼戰揚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撫循爾曹至於
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夷病疾者
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
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
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
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
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
親戚以故衆樂為愬死凡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一知之居半
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攻馬鞍山
下之連拔數柵擒元濟驍將丁士良士良嘗為東邊患衆請刳

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
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
不敢近者陳光洽為之謀也光洽勇而輕請為公擒之則秀琳
降矣乃禽以獻秀琳果以柵降愬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
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遂
以其衆攻吳房諸將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
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賊
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反斾死戰射殺其將
或勸遂取吳房愬不聽去之初秀琳降愬親釋其縛署以為將
秀琳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
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
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爭請殺之愬不
聽待以為客禮時〻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他人莫敢
預聞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諸軍日諜愬稱得
賊諜者言佑為賊內應愬恐譖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持佑泣
曰天下欲平賊乎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
詔以還愬非憲宗亦不能
佑送京師先密表曰若殺佑無與共陳蔡者詔以還愬乃令
佩刀出入帳中署六院兵馬使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

但聞佑感泣聲蔡軍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使厚待之故諜
反以情告愬益悉賊虛實會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
獨歡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
之使常為行備將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
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
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命祐忠義師突將三千為前鋒自與監
軍將三千人為中軍田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
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
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命兵
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
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佑姦計時大風雪旌旗
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〻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
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鶩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
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者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
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
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闢門納衆鷄鳴雪止愬入駐
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
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驚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

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將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
濟所望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
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次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
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降
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廄厮役悉用其
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
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
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
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

此語經亦收紙不破者亦可收用

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
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
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度至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
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栅右詔進左僕射山
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會方經略隴右故徙愬帥鳳翔李師
道反又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戰父兄兩鎮世以為榮董重
質得罪投於愬請贖軍中自効許之乃署為牙將愬與賊戰金
鄉破之凡二十一戰皆捷淄青平進同平章事徙昭義節度使

時帝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魏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
殺弘正愬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
者田公力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
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昔吾先人以此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
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廷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曰願盡死會愬
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
太尉諡曰武愬行己儉約其昆弟賴家勳貴飾輿馬珍室廬唯
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
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於取士與鄭注善議者
不以掩其賢

史敬奉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
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賫一月糧深入賊地分賊勢叔
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從間道
繞出吐蕃後部落奔駭因火破之驅其餘衆于瓠蘆河獲馬牛
雜畜逆萬數賜實封五十户敬奉逆陋貌不勝衣逐奔馬挾鞍
勒以上而後躍蕩之予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
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
鳳翔將野詩良輔及和玭皆以名雄邊

郝玭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
度使馬燧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
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玭出戎謂燧曰玭言
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章以邊防未固上心日夜念此也若
用玭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燧遂不聽及元和中段佑代爲節度
玭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為防偶西陲耳而塞至京師且萬
里自隴山又西陲盡亡寨內為邊郡每寇入奚罷棄今若築臨
涇以扼其勢使甚佑為請於朝卒城臨涇為行原州以玭為刺
史戎之自是寇不敢過臨涇玭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糧糗
取之於敵獲寇必剝剔而歸其屍皆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
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嘗募玭首鑄金象合于國
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卒

谷一敵

韓愈列傳 孟郊李翺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乂李賀附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
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擢進士第董晉節宣武
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去依武寧張建封為府推官調四門博士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於民民生
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分司

按史愈父仲卿無名位郭史仲卿為縣令有德政歷秘書丞未詳孰是今俟來採

亦是

東都累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
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刺史索軍傾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
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
問得澗贓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
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命裴
度按視討蔡諸軍還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
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
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且因言諸道兵各發二三千人
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成功環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
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
兵募土人以待之執政不喜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
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帝大怒持表示宰
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為言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
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
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
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
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

此文係去取之通鑑

年促且皇甫鎛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悪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往視之因自為文令其屬秦濟以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時嶺南蠻賊黄少卿久未平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黄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刦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上不能用俄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更觀事勢無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廷湊拔刃弦弓以逆之至館甲士羅于庭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軍所為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廷湊恐衆心動疾麾之使出因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廷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逐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除紳中丞以計兩擠之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愈之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

者為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唐語林曰韓愈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寰宇志曰泉州南山下潭水闊十餘畝中有鼓鱷為人患近山居者咸徙去元和五年一夕間南山有雷震聲自戌及子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為塡潭、水溢滿四野鼓鱷之血遍若金黃而石壁上有鑿成科斗書一十九言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患後傳其字至洛時韓愈為河南令見而識之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　米芾則從來湖州驅鱷當本此

寰宇志又有鱷林湖之說近是今不取

宋子京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抵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尋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全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代冠其可尚矣

此文乃元傳序也附錄於此以著唐文之盛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李翺字習之中進士第累遷史館修撰嘗以為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不可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久乃與從太平大略再遷考功員外郎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

逢吉往前從事

其過失逢吉銳不較翺意憤翺移病免官逢吉更表為廬州刺
史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翺盛言其
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
節度使卒翺始從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
謚曰文

唐語林曰翺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
侍御當筵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
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翺詰其事乃故姑蘇臺
中丞愛姬之女也翺驚憐之速命延入令其夫人以客禮
相見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贈翺詩曰湘江
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
舊嫁文姬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又次遷秘書郎愈薦為國子博
士歷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簺
及為駮雜之說論議好勝人雖排釋老不能若孟軻拒楊墨
以垂世愈報書婉謝之籍為詩長于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師愈為文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
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
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
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
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
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盧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為月
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
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知覺也一旦見京兆尹跨驢不
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
會昌初卒年五十六

劉叉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
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
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後以爭語不能下賓
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
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
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

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　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撰著時為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為協律上疑有誤脫字矣

幽閑鼓吹曰李藩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其人然賀自小同處恨其傲忽恒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聞之嗟恨無及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白居易李渤列傳　李勘附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自幼敏悟絕人未冠謁顧況況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補校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憲宗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河東帥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為羨餘以獻今若用鍔天下將謂陛下可以進奉而得相矣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自出祖宗陛下事恩徇後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既而兵久無功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遷延所費滋多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乞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況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飢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上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

兵討承宗一賊自冬及春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使賊知之乘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帝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數對殿中多所容納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急捕賊刷朝廷恥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穊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千者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節度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之速進與牛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向敵境兵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於時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丐外

遷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踰年除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武宗聞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于是以敏中為翰林學士而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無子以姪孫嗣居易被遇憲宗

居易方趾兵竟
而德裕忌之何
也元素引敏中
以代居易似
為敏中所陷時
中書有為之
報復者

時事無不言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仕進益不合居易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貞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尤工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繇為模勒衒賣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皆是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

真福

自云其國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偽為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
酬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
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諳識聲律其篤於才章
蓋天稟然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于世歿中
為相請謚有司曰文

宋子京曰居易與元稹任元和長慶時俱有名居易始以直道
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然益不衰當宗閔時
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
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語林曰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
石立墓側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膓墓昔必奠以巵酒
塚前方丈之土恒成泥

李勘字定臣世祖次子蜀王湛之八世孫也幼孤年十歲所即好
學大寒擬薪自炙夜無燃膏然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
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勘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
民有闘爭不決不之官而詣勘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嘗患元和
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為
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為巡官府遷還洛

明陳貞民作此憲

陽卒

李渤字濬之後魏中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
廢於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隱廬山書以刊樂
冠拒累其妻怒是無歸也樂羊子拾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接
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儒梁
鴻六人圖像讚其行圖以自儆久之更從少室元和初戶部侍
郎李巽等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渤上書謝不赴洛陽令韓愈遺
書勸之仕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
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
守不成不失為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
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渤雖處
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
輔政務刻下任用度而渤奉詔弔祠士美表任道上言渭南長
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
推其弊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
石於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切禁
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
言道路衆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驚駭剔黜出既罷為敬百

給職驛渤既以峭直觸宰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
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蕭俛段
文昌崔植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舉舊典使百司之本
政之興廢臣賞罰俛等未聞歎一辭公使天下更有所勸懲一
不職使尸祿自所懼士之祈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
學士皆股肱腹心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等與學
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左
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
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董不實舉以贖罪請降中一大理
卿許季同任董昔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
考中上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適而追所生
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副元穎勸
奏渤賣直售名若任諫官進不已外交方鎮求附為不宜在朝
出為虔州刺史遷江州俱為民請蠲以數百萬計入為職方郎
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侈上疏力陳兼充理匭使建言事大
者以聞必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吏許者加
所坐一等以絕昌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回
毫髮無間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郭全崔

發謀擿中使為中使所嚴幾不免紫發不釋渤上疏爭之當謂
渤有寘以為桂管觀察使踰年以病歸洛太和中召拜太子賓
客卒年五十九

土部八

許孟容蔣乂裴潾盧坦薛存誠孔戣崔郾温造列傳

葉容琛慧撰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辟武寧張建封府事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數引逆順納即悔謝爲罷兵表爲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前令對帝嘉其守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畤風雹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白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案綱紀宜史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判官齊總暴斂以重獻帝擢總衢州刺史孟容還其制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而止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元和初再遷至京兆尹神策吏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中尉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誅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盗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輒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謚曰憲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祿山反以計佐其師全蒲晉州兩京陷徙拘陽狂以免至德初擢集賢殿學士乂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得其書博覽強記有史才司徒楊綰尤器之將明在集賢値兵興圖籍殽亂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逾年各以部分得書二萬卷再遷乂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中起復張茂宗尚公主乂據禮爭之上雖不從然心嘉其有守累轉司勳員外郎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不是過會詔附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乃訪乂乂條據甚悉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服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

乎字有知當
亦有肯

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乂乂曰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主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李錡反伏誅宰相議誅大功以上親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其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未幾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乂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必切該詳初以是致遇後亦忤遺近介介不至顯官嘗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家藏書至萬五千卷所論撰百餘篇初名武憲宗時進見謂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臣當須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將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銳于武亦因以諷它日帝偶見侍御史喜武名曰處學臣乃知高且歎異云子五人係官右僕射中同平章事偕伸修史職歷主客郎中仙佶皆判史

裴潾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為左補闕于是河朔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事稽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潾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任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潾諫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于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潾再遷刑部郎中累官兵部侍郎卒謚曰敬潾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為權近所狎嘗裒古今蘇要續昭明文選自號太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

盧坦字保衡洛陽人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語曰吾家

子輿忠人游破産盡家之坦曰凡吾官無雖大臣無事當其能
稽財者心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昔然
其不道以歸于人者實驚其言曰是過加厚事從帥鄭滑表為
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千政坦每據理拒之後辛詔姚南仲代之
盈珍以南仲李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
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乃從便忞歸東都為壽安令盈珍
新舊之宜不試
當敗之道復
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然疚者李翰為盈職特遷使時坦為
特遷判官翰驕縱益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桂坦
屢諫不從與幕僚事約等去之後累官為刑部郎中兼侍御史
數月遷中丞深山南桐嚴浙西閻濟美還詔進奉上納之李錡
反誅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坦言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
誅房遺愛不及玄齡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
嚴均素附宦官侍貴顯為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坦糾
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
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均怒尋改坦為右庶子白居易上疏
爭之不報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其價
二段舊史所
五月新史
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米
斗二百商旅輻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

書吾為鬻恐嚴害下度支使遣吏驗未覆帝更遣中人劉泰昕
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臣請先就黜
免帝乃止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從天德坦以為城當
磧口得制北狄之要且水里草遷朝新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從
數里奈何捐一時省費隳萬世策邪天德故城地瘠既寡北倚
山去河遠烽騎唐突無從知是無故而蹙地二百里也城使周
懷義亦以為言吉甫不悅出坦為東川節度使數月懷義憂死
君子亦有覺類
從來如此
然重幹代之遷從天德軍士怨怒殺重幹覆其家初坦與宰相
李絳議多協絳罷為己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元和十二年卒
年六十九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對
劉闢卸傳事覆詔以中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甚奏罷之
累遷給事中神策軍與武陽封袁偉不平誣奏之偉被罰存誠
執救不下憲宗悟遣使賚之拜御史中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
關通賂遺倚宦豎為姦會坐于頔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
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爭為之言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
詔使諭旨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
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不奉詔鑒虛卒抵死詔西

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孔戣一
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遷為給事中會御史
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孔戣者乃復命之會秦卒憫惜
贈刑部侍郎孔戣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
孔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御史大夫巢父從子也第進士累
擢諫議大夫吐突承璀之出為淮南監軍也太子舍人李涉投
匭為承璀上言其有功不可棄戣劾奏涉竟斥涉峽州司倉
寵倒司紙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澂寂不下傳茂
崔易簡殺從父兄鈞狀其家北户左右之辭其情戲慷慨論正
贓汝和殺易簡季尹三月除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
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
急變捕位繫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詔送御史戣與
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中人愈怒戣出為華州刺史唐
論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高識之親除嶺南節度使既至
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八百兩先是屬刺史
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諸中白衣食錢乃倍其俸約不得為
貪暴稍以法繩之士之斥嶺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
所用之藥無者皆為擇遣之著糾其有不從死者至首闕

貴要所夠舉非不及僕張戣一切禁絕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
元以來數寇從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戣固
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
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無功憂
死二管亦敝與帷戣所謝晏然穆宗立召還為左丞以老自乞
致仕卒年七十三謚曰貞
崔郾字廣略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以為法
郾中進士第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褒黜
必當遂無留牙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於游略內酗荒日
晏不期郾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眾其治其亂
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百非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
壘距宗廟十舍百姓凋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
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敬宗嗣位擢翰林侍講學士進中書
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
厚恩帝慙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釴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
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向儒意帝重咨謝賜錦綵郾與高
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為虢州
觀察使先是止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郾以為吏

不能膳私安撫恤民即以府富貲代之又民輸粟於倉者候豐
而之河甚為害費即乃剪流為大敖受粟寘而注諸艚民忘其
勞改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荊漢之會土
多群盜剽行舟劫卒治兵造蒙衝追討岁甲悉誅之又觀察
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於官謚曰德郎不藏貨財輒周給親
舊為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自化室處亦湧無妾無至
霖涔則客孟而優以就外位治獄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
嚴峻刑法或問其故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
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為姦非用威莫能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閻首服焉兄弟六人俱以論裴延齡知名終吏部尚書翰文宗
宰相鄭等俱進士官三品五子琰瑰瑾珮璟俱進士達官一門
孝友為時所稱

溫
造字簡輿高祖記室參軍大雅之裔也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
氣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壽州刺史張建封以書幣招致之然不
敢縻以職事待事而烈又攻陷城邑天下兵頻各相抵逐主帥
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命朝廷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
濟建封薦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
願率先諸侯効死及嚴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天子愛其才
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
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為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為
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為太原幽鎮宣諭使至范
陽劉總橐鞬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
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
頃之為朗州刺史召授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進
馬百五十匹造于正衙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祐謂人曰
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興元
新募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平其亂乃授造山南西道節度使

山南西道治興元府

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方還賴
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帝許之造行至褒城遇興元將衛志
忠征蠻歸造與之密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
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將士徐曰吾欲聞新軍去留
之意宜悉來前舊軍無得進既勞問命坐行酒志忠以牙兵
圍之既合唱殺新軍八百餘人皆反其手殺絳者醢之取百級
祭死事者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
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為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
入為兵部侍郎代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

涼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已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
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

柳晟俞士美列傳

柳晟河中解人父濬尚政和公主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爲
閣舉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受學于吳天璀及其子通玄
德宗立晟起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
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劉常張光晟皆晟推致晟出密
詔陳禍福返頌約自拔歸事泄泚捕晟繫獄晟夜半伏垣毀械
而亡斷髮爲浮屠間歸奉天帝見爲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
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凡三上帝意解全通得減
死晟累遷將作少監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至
城復詔戍梓州衆士怨謀作亂晟聞疾驅入營士卒既而閉曰
若等何爲成功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
誅之今何復欲使從人誅若等邪士皆拜謝請諸戍所入爲將
作監使回鶻奉冊立可汗可汗稍踈慢晟正色折之可汗諸貴
人皆服昏既伏戎禮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卒年六十九晟敏
于辨下士樂施雖自無元八朔還詔進奉爲御史中丞盧坦所
劾憲宗以其賢置弗案云

唐漢中爲興元府故謂之府兵非因初府兵也

俞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中書舍人純處事不回爲宰相元
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橫毆
辱京兆尹崔昭於衆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
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召爲集賢
殿學士不拜世高其節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
誦未冠爲陽翟丞累官進黔中經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
衆八千阻山劉刲士美討平之封高平郡公遷鄂岳觀察使時
安黃節度使伊慎之入朝其子宥主留後母死長安不時發喪
士美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藍輿即日遣之
改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故府月費米六
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悉去之出稟錢市物
自給又盡從吏將日共三百人騰以餉士兵士美曰卒衛於牙
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并罷之　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
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橈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
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遂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互相觀望
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
大震懼上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卒年六十四謚曰景

討承宗上有字

吳武陵柏耆譚忠賈直言列傳

元濟江陵明
吉未山收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死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内有云吾儕之師裴道明書云唐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狠戾者盡滅河湟之地復失今天子英武正其時也且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歸田亦欲反足下有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元濟得書不恰會裴度東討而縣愈爲司馬武陵飭愈爲遣謀取中官素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于内爲吾地以頒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承相之人然後以三人將環賊而无明作犒牛酒高會潛以實賄授頻營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今朔士持尺書到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窮踪矣時度語令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旌旗矛盾皆顛倒横斜少選黄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黄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在木鑿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心亡矣又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忠義不可使其城賊將趙曄詐而懿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擒其城則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落其過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

呂古

遂徹無道

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逾月積皆先取商人牒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遲落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户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賊賊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又不可信也今吏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郎吏將哉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迓吾徒走卒殆百輩督責勝嗛數千里爲不辜試欲邊隅完實獨囊浮民從罪人發洪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杜牧阿房宮賦讀之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户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説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

懸入臣相度未及用而宗元卒始李愬節度昭義武陵薦李宗
儉王涧健智沉毅可長以自制時號知人
相者者有銀槍擊父良器為將名將者志從而望與急于立名走
時王承宗阻兵其狀聚指淮西行營總管度且言願得
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自起士授左拾遺往
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承宗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由是聲
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歸國從節義成遣休張大夫副康
往趙武德軍一夜與我百萬眾未至眾軍譁張禧宗遣者諭天
子意覺乃信凡時兵部郎中誅張大夫太和初李同捷反而河
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
之諭旨會横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
洪守滄州者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取同
捷諸京師我言王廷湊欲以奇策之者迷斬其首以獻諸將攻
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者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者既
者為衛州司户參軍亞之南康尉官人為國忠謂者受同捷先
所得王妓亦及奴婢珍貨初祐聞者殺洪大驚疾遂劇李曰祐
古反是者殺之也祐尋竟瞻者自是
諫忠隊入壽兵屬諫事元和中為盧龍節度使劉濟押將將王承

宗以成德叛天子命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之魏博節度使田
季安聚其徒謀曰王師不踰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
魏亦二矣奈何有超匹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
欲從之將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
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
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
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矜服於臣下也若師
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及下能不耻且怒乎既且
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之敗必不
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
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
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
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
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
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霸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
魏乎趙人既不拒君是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忠歸幽州欲激怒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
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言曰天

必審衛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令繫忠獄使入覘趙果不設備而詔至卦止令濟發北邊師乃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代而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賣忠趙之心卒禁私趙之論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且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將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斬首數千級後饒陽也瀛州進攻安平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于是濟以功進中書令及總毒殺兄嗣劉度于是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魏州總失志朋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祟益悸悸請剔髮衣浮屠服欲從之忠固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〻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魏稱王郡國弄兵抵日相視可謂危矣然卒于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險自以為深固著天下莫能危也矣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兵鋒〻北走趙人已獻城十二忠謀為君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上疏納地盡籍宿將為諸朝因自髡祝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其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皋夜遁去逮明軍中乃知及卒詔贈太尉忠護總喪至長安亦卒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道沖以藝待詔代宗將坐事賜鴆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後署淄青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徒刀負棺入諫曰朝前不見成之敗乎書縛監軍狀而妻子係累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因從之徙潞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劉度事洩悟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直言遽入責曰公所為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于地下乎悟聞感悔匿承偕于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終穆宗召為諫議大夫悟固留得聽悟死子從諫不發

元和初可東將遣言之將吏使從諫狀狀亂

衆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懷直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耶直言俯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然自張汶故自謂不潔淋頸卒蓋以此今日欲反耶從諫起抱直言頃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負朝廷正逆以耳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擅留後使從諫居喪切從諫惟剩兵二千同謀直言疏斥之、中遂安大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初直言流嶺南時以妻董少乃與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子不解直言流二十年乃還署帛完然及沐髮墮無餘

田弘正田布王承宗列傳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為從昆弟歷滄州刺史事寶臣承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逾年食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據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為廷玠之正名為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承伯父增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恆鄆為叛臣自兵興未殘天子能完宗族者誰耶而志不悛孟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日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

為宋氏書題之語

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節度副使季安淫虐弘正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之弘正陽痺病臥家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幸政于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皆怨怒弘正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弘正驚仆久之起謂衆曰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節者及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刺府殺士則等十餘人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入以獻除先將苛禁聽民通饋謝慶吊客墓僭侈者皆避不居出恆鄆蔡大懼遣客間說萬方終不聽憲宗異其誠詔光魏博節度使遣知制誥裴度宣慰度為弘正陳君臣上下之義弘正聽之終夕不倦從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因奏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奧壞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英算遂指大和洗濯偽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云云帝制詔褒答且賜今名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進戰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己不敢顧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為王承宗叛弘正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弟子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納二子為質既而李師道拒命弘

兵自楊劉度河與師道大將劉悟戰悟再戰再北賊勢蹙乃反
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
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戲悟抒衝痕臂助
其決坐中皆懼悟勇家有白弘正者弘正曰劉士度于戰奮昔
未起悟當卿亡平足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利吾來詔授
更問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義成節度使悵快
上遣將移知悟之明以功加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
勞殊等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若曰非錯弘以疾辭不就
策朕既從之矣今卿復請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
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
狃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侄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
廷時人榮之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徙弘正爲成德
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從赴鎮因
留自衛奏請度給其糧度支崔倰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
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是月軍亂幷家屬將吏三
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謚曰忠愍弘正
幼孤事其兄融甚謹嘗于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笞之欲
當委安侍衆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

弼入侍賓客
大事注可恨

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
遠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
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子布字敦禮初悟弘
正戍綏滑布知事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
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凡十八戰破凌
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
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王捷至賊驚引還蔡
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塵卻之布止
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退弘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
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
田氏布所至必省元將募戰卒罷職勸稽入焉安之長慶初徙
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強而
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
召布解縗拜魏博節度使起復以行布辭泣固讓不聽乃出俸
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
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
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可任乃悉以
精兵委之時中人促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翻以六州租賦

知人之明今不
及其父矣
久上事爲危
之所害

給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時朱克融據幽州與王
廷湊合兵河朔三鎮復連衡禁旅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叛
裴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
剗六州肌肉以養軍雖尚書奢已肥國粮入何罪憲誠得間因
以推亂爭百踞分布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兵怨不肯東憲遂
潰奔歸憲誠唯中軍不動而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明日會諸
將議事衆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若使戰則不
能也而數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亂衆意終負國恩臣
既無功敢忘死以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毋使忠臣義士沓
塗炭于河朔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父靈引刀刺
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諡曰孝

王承元鎮冀節度使承宗弟也年十六勸承宗歸引兵共討李師
道承宗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子知感知信
皆在朝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承元嗣承
元泣且拜不受諸將固請承元曰上使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
議監軍至亦勸之乃謝曰諸君不忘先德以及孺子承元請盡
留以遵忠烈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乃視事于閤之偏令
左右不得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不
聽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以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
州將士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
以給之謂曰諸公惠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
師道之未敗也朝廷書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留之其後殺
師道亦諸將也諸公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泣不自勝
且拜之乎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於是諫
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承元去鎮左右竊器帛自
隨承元使空諸母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
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官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
鳳翔鳳翔右表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入寇承元據勝地為障
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寇不敢犯以勞封岐國公太和初祖母
喪詔曰武俊功在史官今李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
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帰有司由是克鞠
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皇甫鎛李逢吉崔植列傳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為監察御史居喪瘠處不渡
下除司直久之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
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察御史大又兼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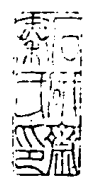
之明年遷同平章事執領度支崔羣裴度言其不可帝怒不聽鎛自知不爲衆論所與益爲巧媚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佐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鉌直鎛悉以高價賣之以給邊兵繒帛觸手輒壞邊兵聚而焚之裴度因奏事言之鎛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帝信之由是益無所憚與李逢吉令狐楚譖度出之太原譖羣出之湖南復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合長年藥帝餌之穆宗聞其姦妄始即位貶鎛崖州司戶取其所泌大通皆誅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擢進士元和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性忌刻險譎多端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時徙召爲相以計閒裴度帝知之徙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罷爲東都留守及從子訓用事召拜僕射病致仕死年七十八無子以從弟子植嗣事詳本紀中

崔植字公脩祐甫從子也與鄭覃同時爲補闕每朝廷有得失兩人更疏論執繫望稍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准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弊往雖估踰其實

崔俛附

今不可復收于是議者或罪鎛〻懼而止長慶初拜同平章事時朝廷悉汎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遣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寠窶願得官自訴于前皆輒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咎之植因懇罷爲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終華州刺史弟俛字德長性介潔視職勇者若儆以穀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也俛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田弘正徙鎮州留魏兵二千自衛俛吝其糧弘正不得已遣魏卒歸遂爲鎮兵所害時俛黨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爲鳳翔節度使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諡曰肅

宋子京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手弛猛將縱虎狼爲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使各州資賊人昏者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懷擾其禍哉

唐紀　革部目錄

華容孫愍撰

姪禔瞿校

唐紀

草部一

文宗本紀

絳王憲宗子

欲易置內侍一心却是宦家之福不然何止出而封賊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涵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蕭氏始封江王寶曆二年十二月辛丑宦官劉克明等弒敬宗矯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壬寅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神策飛龍兵進討賊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殿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流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諸幸佞者乙巳即位更名昂　尊帝母蕭氏爲皇太后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出宮女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減五坊鷹犬停貢纂組雕鏤金筐寶飾牀榻近歲別貯錢數悉歸之有司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丁未

太和元年韋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處厚與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富室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五月移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構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諸鎮檢校官　鹽鐵使王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千萬計六月以播同平章事　七月葬敬宗於莊陵　李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新政宗弱

不能堅決之與至此

戊申

太和二年三月親制策舉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嗟服而畏宦官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王庭湊陰以兵

安在其爲策言也

粮助李同捷九月詔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時諸軍久無功每
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斁　十
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以路隋同平章事
己酉
太和三年正月義成節度李聽討魏博亂軍斬志紹等平之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四月同捷降
滄景平以殷侑為滄景節度使　初史憲誠闚滄景將平而懼
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
李聽兼魏博六月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
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
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八月以進滔為節度使　王庭湊因
鄰道微露請服之意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徵李德裕為
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李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
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德裕為義成節度使　上性儉素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
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
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十一
月禁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纖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曉軍事減削士卒衣糧士卒導南詔寇

裴公安在

裴言既不勝宦官何不引去

宦官宜慕吾意衣之

成都入其郛大掠而去貶元穎為循州司馬
庚戌
太和四年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薦之也于是二
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山南西道軍亂殺
節度使李絳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　奚寇
幽州四月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擒其王茹羯以獻　裴
度以老病辭位六月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仍詔三五日
一入中書　上患宦官強盛元和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
澄尤專橫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
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七月以申錫同平章事　九月以
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宗閔惡其薦李德裕故出之　十
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辛亥
太和五年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
誠為留後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
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
王湊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
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
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
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

漸字好

申錫不知人之禍

申錫史失其邑里且在相位無他表見故未立傳

之矣公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
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
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止行貶黜三月
貶漳王湊為巢縣公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
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于貶所　五月命宦官修葺太廟以補
闕甯溫言歸之有司　李德裕奏還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
藏儉將兵入據其城表聞下百官集議牛僧孺以為不宜受遂
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境上極
其慘酷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

向有判史則知唐之末當[illegible]維州紀之自唐為應否也牛李是非有何難辨

壬子
太和六年正月以水旱降繫囚　群臣上尊號不受　十月立
魯王永為皇太子　十一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上知
并維州夫計深悔之罷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召李德裕為兵
部尚書

癸丑
太和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
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
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李宗閔惡
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
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
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
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
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六月李宗
閔罷　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上患近
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
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
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
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
佐使携其男女內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
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令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
月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以議者除官不決而罷加盧
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
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九月王
守澄奏鄭注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十二月群臣復上尊
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嘆曰關中小稔百
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
乎因以通天旱蒂常季稜群臣四上表竟不受　上始得風疾

此禍延及宋之北狄且甚哀痛

只言今出閣耽不除官何害

不能害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甲寅

太和八年正月上疾小瘳御太和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
復故　二月朔日食　六月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
忠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
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表留中忠敏謝病歸東都　十月幽
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元忠獻志誠所造
袞衣僭物詔流志誠嶺南殺之尋以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以

殺志誠亦失官
元忠何若

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
翰林侍講學士初仲言流象州遇赦還王守澄薦之于上上見
之大悅欲以為諫官真翰林李德裕力言其不可上不懌而罷
仲言又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敵之上遂
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是日以仲言為侍讀給事中高銖鄭
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爭之不能得仲言

復試詩賦從
是不能堅決

尋改名訓　令進士復試詩賦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德裕
見上請留京師故也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
自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甚謹尋以元逵為成德節度
使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為鎮
海節度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党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
河北賊易去朝中朋党難未幾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乙卯

太和九年正月沒曲江及昆明池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
禳之也　四月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路隋罷為鎮
海節度使以而救李德裕故也　以賈餗同平章事餗與李德
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鄭注故上用之　貶李德裕為袁州長
史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
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且意訓注皆因王守澄以
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上
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擢士
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為神策中尉　六月李訓鄭注
素惡京兆尹楊虞卿以事誣虞卿下獄李宗閔救之遂罷宗閔
再貶為潮州司戶　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時人皆言鄭
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于上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
庭於是貶甘為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以為相事竟寢
以鄭注為翰林侍講學士貶李班(珏)為江州刺史時訓注所惡
皆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王涯奏改江淮鎮
南茶法增其稅　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召興元監軍陳弘
志至青泥驛封杖殺之　鄭注求鎮鳳翔李固言不可乃罷固

秦地果有災
豈非興役所
可禳

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注為鳳翔節度使 以王守澄為神
策觀軍容使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 以舒元
輿李訓同平章事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
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
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
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
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 李訓鄭注密謀王守澄遣中使就

亦是快事

第酖殺之仍贈揚州大都督于是元和之逆黨略盡 加裴度

瞽使可笑

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
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榮秩
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
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
為精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因令親兵殺之

此時內害太平之想矣

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
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
宗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
去之寔訓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之 十一月壬戌上御
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

至此方見得小人之不足與爲尚不如使小人而可以僥成安見當訴之不

是虎也

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
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

無謂之事

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勅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
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
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

誘上使得狐 激計矣

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
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
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
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

惧白直情態 何爲者

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
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
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
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
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京塵埃蔽天
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
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
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
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泛士良等不悅由是不

得爲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論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
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與孝本
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
孩穉無遺百姓怨涯榷茶或詬罵或投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
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豫知也　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
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條屬皆死右軍獲韓約
斬之士良等皆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
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
芥每延英論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
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十二
月權茶使令狐楚奏罷榷茶從之

丙辰

開成元年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
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
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
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廷面陳臧否
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
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
曰臣之所陳繫國大体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

開未達之弊

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
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惻然
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九月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
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此事朕久知其枉當時為姦人所逼
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腰領耳此皆朕之不明向使遇漢明
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歎恨乃復其官爵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二千餘緡繫獄
石惜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
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
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回護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
也十一月貶益梧州司戶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
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
眺望或獨語歎息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
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
李石曰方今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
法如劉弘逸薛季稜亦宜褒賞以勸為善　上復謂宰相曰

自知之明

得此則知保泰建生之法甚矜

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但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
比皆臣等之罪也
丁巳
開成二年二月上謂宰相為人勿問親疎若親故果才避嫌而
棄是亦不為至公也　三月彗星出於張長八丈餘詔撤樂減
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四月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于
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瀚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
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
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瀚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
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乃以
公權為諫議大夫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逐
其節度使李泳　十月國子監石經成時宰臣鄭覃判國子監
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凡九經一百六十卷　李固言
罷
戊午
開成三年正月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
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
所獲次日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師數日方安　以楊嗣復
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荊南節度使石承甘露之變人情忷
惧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綱紀粗立仇士良深惡之遣盜殺之
不果石懼累表辭位上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以李宗閔
為杭州刺史時楊嗣復欲援進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
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
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織人向以朋黨亂政陛下奈
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固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
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舍人親寨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
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珏善
故引居大政以排覃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
上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
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五月詔諸
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臨終戒其子元益奉族歸朝勿效河北
故事及卒詔以李仲遷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
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迂汶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
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十月太子詠卒初太子母王德
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
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
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于涕泣

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輪
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從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者數
十人至是暴薨　義成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
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
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元
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定州　吐蕃彝泰贊
普死彝泰多病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
異相繼吐蕃浸衰

籌地離患偏明

四是吐蕃與唐同衰矣

乙未 開成四年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公裴度卒　五月鄭覃罷為
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時上與宰相論政事夷行言不
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
臣屢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
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覃夷行用事三
年四年臣與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復入中書遂
趨出上召還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
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
召出之而罷覃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七月以崔鄲同平章事　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

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
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人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
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
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
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
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
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
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于強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回
鶻饑大雪羊馬多死其國遂衰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
萬六千七百五十二較廣德甲辰所增者二百萬而及天寶之
半

庚申 開成五年正月己卯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
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
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穎王瀍為太弟以成
美沖幼復封陳王　辛巳帝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
石晉劉氏曰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縱之
餘當閹寺專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以危為安太和之初可

某司義書恭 叹

謂明矣初在藩時聞吏理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鋭意于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衢州刺史張賈赴任朝辭賈素好博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对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内外聞之帙息而帝以累世变起禁闈遂欲盡除宦者然訓注狂佞之流制御無術失謀既疎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旰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綱目賀善稱曰文宗恭寬勤儉多可紀者然深患朋党而不知所辨欲去閹宦而不知所倚篇中所載非二李之出入則訓注之始末也至于太子以暴甍而不書恭太弟以矯詔立而不書矯綱目尤不滿焉

有追字不易

唐紀

華部二　華容孫懋撰

武宗本紀

夷直遠竄本此不必待滿名矣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韋氏始封穎王名瀍開成五年正月己卯文宗疾大漸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為皇太弟辛巳文宗崩仇士良說太弟賜故太子陳王成美及楊賢妃安王溶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内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前日未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距崩日凡十有一日矣是日即位追尊母韋妃為皇太后　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　八月葬文宗于章陵　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謀因山陵殺仇士良不克士良殺之　李珏罷上之立非宰相意故宰相相繼罷去　八月詔李德裕同平章事　十月點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溫沒斯款塞求内附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軍中推其子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　十

十一日而歛何其主淺薄以之前深實大宮廟為重爾手以大事歛尸置於南市合于北舟也相德裕中要之本

舊書已行之
相在上年乙
司通鑑從
新書在此今
從通鑑

一月上幸雲陽校獵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
即位也裴夷直漏名出爲杭州刺史尋以仇士良譖貶驩州司
馬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
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
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中敏爲婺州刺史
辛酉
會昌元年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用仇士良譖欲殺故相
楊嗣復李玨以李德裕諫而止貶嗣復玨遠州刺史　六月詔
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亡罪中以杜姦邪
其後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
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
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
刑孰敢哉上善之　以何重順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敬　上
命道士趙歸真于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右拾遺王哲上
疏切諫　生貶海南府士曹　九月天德軍使田牟請擊回紇
以李德裕之言而止仍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　盧龍軍亂
殺其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朝廷以
李德裕之言遣不問未幾復亂殺陳行泰其將張絳復求節鉞
朝廷亦不問而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討平之詔以仲武爲節
度使　十一月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
遣使訪問則回鶻必謂國家降之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
情請遣使齎詔詣溫沒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崔鄲罷　初黠
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
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渡
磧屯天德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
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十二月上遣使慰問賑米三萬斛賜敕
書喻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古未有
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于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
問事宜倘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
遂不果行
壬戌
會昌二年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四月溫沒斯帥其國特勒
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群臣上尊號　上信任李德裕
觀軍容仇士良患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于衆
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于樓前喧
譁德裕聞之白訴于上上怒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
敕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懼稱謝　五月以溫沒斯爲懷
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爲歸義軍　回鶻那頡啜

南趙雄武軍窺雍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于大同軍北表求粮食牛羊且請執送溫沒斯等詔報粮食聽于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于北邊雜虜中國未嘗科調嗢沒斯向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猜害無親致內外離畔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離叛自保　陳夷行罷　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上欲相白居易李德裕沮之薦其從弟白敏中爲學士　八月回鶻入寇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兵禦之

此不止居易德以太子少傅福

十一月遣使入回鶻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礼姑爲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爲辭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及謁郭太后太后勸以納諫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爲言自是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肆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力諫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以高少逸爲給事中鄭朗爲左諫議大夫

（壬戌）會昌三年正月振武節度使劉沔大破回鶻其將石雄迎太和公主以歸　二月朔日食　黠戛斯遣使獻馬求册命　崔珙罷　太和公主至京師詔宰相率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命李德裕草敕賜之因諭以剪滅回鶻　自回紇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爲之　李德裕上疏追論維州事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四月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向卿豈得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宰相諫官皆以回鶻未滅不宜復討澤潞請以稹權知軍事李德裕獨勸上討之上喜曰吾與德裕討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　詔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澤潞事体與河朔不同仍發其兵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忠武節度使王宰等諸道討劉稹　以崔鉉同平章事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築望仙于禁中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知上外雖尊寵內實忌之也　七月以盧鈞爲昭義節度使朝廷

知此獨斷用人何不問一卓越者乃使得到耶

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平回鶻之勢魏州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李德裕言向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為副俟至軍中令代之　王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柵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令使速進兵且稱元逵之功以激之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降或謂賊故遣之降以疑悞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詔王宰趣磁州何敬弘援肥鄉平恩　昭義兵臨科斗寨議者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于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九月王茂元有疾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石雄引兵踰烏嶺破五寨　十月以劉沔為義成

毋得取縣[illegible]
十石[illegible]
之保

此事[illegible]
置之要地[illegible]
見[illegible]
就一等

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沔與張仲武有隙故易之　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分隸諸鎮剽掠于此則逃之彼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於夏州理其詞訟乃以兗王岐為安撫大使李回副之

甲子
會昌四年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其節度使李石以李德裕言發諸道兵討之河東兵之戍榆社者自歸攻弁盡誅亂卒　三月朔日食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遣給事劉濛為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于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趣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

真英明

此輩小人

一十四頁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家貲　七月以杜悰同平章
事　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
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
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閏月李紳罷　劉稹將高文
端降李德裕訪破賊之策又鎮州奏事官高迥密陳二事德裕
並奏聞請以其事諭諸將　八月劉稹所部邢洺磁三州降宰
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東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
變矣上曰郭誼必梟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于
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
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　潞人聞三州降
大懼稹將郭誼王協謀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
稹滅其族函首奉表降于王宰乃召石雄入潞州詔昭義五州
給復一年橫增賦斂悉將蠲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
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初稹未平盧鈞已領昭
義節度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対陳颯揚其美父
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須安郭誼王協等
至京師皆斬之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
無官賞卿耳　李德裕請上尊號且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

更小

忍道字大差

每以私恨誅貶宜其反也

嘉言同平章事有何元式

安可遣士不執棄天下

天地祖宗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于徽稱非所敢當
凡五上表乃許之　十二月李德裕言于上曰劉從諫擅上黨
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
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
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嘆恨德裕奏
之上大怒貶僧孺為循州長史宗閔于封州　初甘露之變
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
裕復下詔捕逆賊潛匿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
乙丑
會昌五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
大孝皇帝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　築望仙臺于南郊　義安
太后王氏崩敬宗母也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罪當死
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
元藻李稠覆之與前微異德裕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
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死　五月葬恭僖皇后　杜悰崔
鉉罷　以李回同平章事　七月朔日食　上惡僧尼耗蠹天
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劝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
敕上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〻分
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皆立

今寺觀田皆出稅僧道往往有丁與古之耗蠹者不同矣

朝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産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
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
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四千萬頃奴
婢十五萬人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
為靈武節度副使　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

修太廟恐未可如此苟簡

今貯于太微宮小屋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從之　詔發昭義
兵戍振武潞卒素驕憚于遠戍閉門大譟盡逐潞城亂兵奉
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諭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鈞鈞
還上黨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而殺之　李德裕請置備
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十三萬
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
郎中判之　中書上言公主上表不宜稱妻宜稱某邑公主第
幾女郡縣主依此例從之　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
士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
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
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柄弘質受人教
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怨愈甚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
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
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
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是歲天下戶數四百
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減開成四年四萬一千六百

既汰僧尼何以又減

丙寅
會昌六年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
寧鹽州界城堡上決意討之故有是命　上疾久未平以為漢
火德改洛為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
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
沖幼須選賢能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
權句當　甲子上崩于大明宮年三十三
歐陽永叔曰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
遂成其功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
服藥以求長生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尚有不同
耳
張天如曰武宗繼統不明楊賢妃與安王溶陳王同日而死世
謂其身不克壽嗣且絕者天之報施不爽然論其為君太宗
以來未有也天下治亂視君人君治亂視相武宗方正位而
首召李德裕政本定矣肅代而降國之難治者內莫大于宦

官以吴大于藩鎮戎狄自德裕處之則沛如也仇士良矯詔立君自矜不世功而勒歸私第劉行深楊欽義凡與樞密而甘居愞怯不敢預事宦者監軍素爲國害一朝約束令毋與軍政而諸將帥次第就功彼何嘗日夜謀誅宦者哉當群小蔚會之時而有談笑坐制之勝非力量大過人者不能也刘稹之叛義在必討治中国之法也回鶻與黠戛相攻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治戎狄之法也蓋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馭下李德裕教武宗以推誠任人教人主以術馭下者人主必以爲忠而信之教人主以推誠任人者爲聽者有猜心焉未必不疑其攬威福圖自擅也而武宗獨當此不惑其度越尋常遠矣且術非弱主可用以文宗之弱而求術則欲治益亂誠惟明主能行以武宗之明而推誠宜一治可以不乱也或謂德裕與牛僧孺帝元黨流李宗閔殺吳湘不忘私仇疑非純臣然觀武宗初立仇士良譖誅楊嗣復李珏德裕涕泣極諫援德宗殺劉晏罪宋申錫爲鑒又而得釋中心無累亦概見矣予乃信德高而忮人耻正而無忌者皆天下無才不足比数之人未足窺德裕萬一也

唐紀

畢部三　　華容孫懋撰

宣宗本紀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怡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帝始封光王初時宮中以爲不慧十餘歳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僚乳媼以爲心疾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嘗夢乘龍昇天言之鄭后戒勿洩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群臣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口以爲戲笑武宗性豪邁尤所不禮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大漸宦官馬元贄矯詔立爲皇太叔更名忱時年三十七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武宗崩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我顧每毛髮灑淅　四月尊帝母鄭氏爲皇太后　李德裕罷爲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　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六月復祀代宗　代宗以開成五年祧　以敬宗文宗武宗自爲一代爲九代十一室　回鶻烏介之衆除散

太叔名從來未有

餓死所餘不及三十七月其相逸隱暇殺之而立其弟過捻
八月葬武宗于端陵　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
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皆以刺史長史等官同日北遷宗閔未
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　十月祔于太廟礼
院奏祧之于穆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上受三
洞法籙于衡山道士劉公靜　十二月朔日食
亦受史人言以前 伏奏敦夫不知 正無史官何得 知
丁卯
大中元年二月旱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
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
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者利無
中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八
月李回罷　葬貞獻皇后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
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每親至臥內存問憂形
於色　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爲李德裕所枉殺
敕御史臺鞫之　十二月再貶德裕爲潮州司馬　復省會昌四
年所減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戊辰
大中二年正月群臣上尊號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
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爲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
阿附貶南陽尉　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
貶端州刺史　三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
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
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
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
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
寘于案上　綯嘗夜對禁中燭盡上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皆驚以爲天子來　上欲作五王
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
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
賜以束帛　五月朔日食　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和侍兒
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礼殊薄后一夕暴崩外人頗有異
論　上不欲以郭后祔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
官王皡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皡詰之皡曰太皇太
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
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礼乎敏中怒甚皡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
加額嘆其孤直皡竟坐貶句容令　九月貶李德裕爲崖州司
戶　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
之愛女故遷尚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

白覲者始今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礼皆如臣庶
之法戒以毋得輕天族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
太平安樂之禍 鄭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
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
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
乎因是貴戚皆守礼法如衣冠之族 葬懿安皇后于景陵之
側 韋琮罷 擢杜勝給事中裴諗翰林承旨上見憲宗朝公
卿子孫多擢用之勝黄裳之子諗度之子也

己巳
大中三年正月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
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
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乃擢其子宙爲御史
二月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詔涇原等道出
兵應接 四月周墀罷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 盧龍節度使
張仲武卒軍中立其子直方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
廓詔以盧弘止代之 六月以張直方爲盧龍節度使 七月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
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八
月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

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
不收租稅將吏能爲營田者官給牛種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
度支制置戍卒倍給糧三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十月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之乾晚之辛可吾之眼見耶維州耳

閏十一月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
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
烈 張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率族逃歸京師軍
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 李德裕卒

庚午
大中四年四月貶馬植爲常州刺史植與中尉馬元贄叙宗姓
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服之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鞫之
盡得其交通之狀故貶之 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

何不使元贄

八月盧龍節度使周綝卒軍中推張允伸爲留後 党項爲
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 九月補闕孔溫裕切諫上怒貶爲
柳州司馬 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未
大中五年正月沙州人張義潮以沙州來降以義潮爲沙州防
禦使 以裴休爲鹽鐵轉運使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大壞
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數倍于其舊 以李
福爲夏綏節度使上猶知黨項之叛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

誅殺之自是紬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黨項遂安　上以黨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兼統制置使敏中軍于寧州會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黨項平詔南山黨項先行抄掠宜于銀夏境內授以閑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賊　南山黨項亦請降赦之　七月宰相監修國史崔龜從續柳芳唐曆二十二卷上之　八月敕公主邑司不得擅牒府縣公事申宗正寺與府事体施行　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充邠寧節度使未幾徙西川　張義潮發兵略定其傍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于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　十一月置歸義軍于沙州以義潮為義軍節度使　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自開闢至隋編年為体凡三百卷上之　崔龜從罷

唐興迄通鑑矣

壬申

大中六年二月雞山群盜逼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三月敕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等莊並免征役中書門下奏光以國舅之親賜田可也免稅無以勸蒸民敕曰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為非是我量進忠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黨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受命六月以諴為邠寧節度使　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十月畢諴招諭黨項皆降　十二月以進士孫樵及中書門下言從禁私度僧尼

癸酉

大中七年四月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　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上事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對率淺鄙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萬餘緡鹽利

甲戌

大中八年正月朔日食罷元會先是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雨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睦州刺

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
上重惜服章有司恒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
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迁官必校歲月
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
見血陝虢觀察高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
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
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將安出
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有識
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
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
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
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上獵于苑北
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
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十月行
言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取帖示之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
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雪其冤

軍家謂北司諸軍

乙亥

大中九年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
後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
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
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
除君奭上聰察強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
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
度支奏誤漬為濟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
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上密令翰林學士
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
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
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閏四月詔以
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
署訖鏁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七月浙東軍亂逐
觀察使李訥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尋貶訥為朗州
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崔
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十一月敕鹽鐵轉運使柳仲郢補醫工
劉集為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銅鹽何以課
其最殿且場官賤品非待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賜絹
百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
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右威

衛大將軍康季榮爲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事覺請以家財償
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
十二月貶季榮爲夔州長史
大昇
丙子
大中十年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六月裴休罷爲宣武節度
使初上命休独言特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
爲閒人休不敢復言屢以疾辭位至是從之　十一月冊回鶻
可汗爲懷建可汗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婚姻會昌哉
臣遷加殄滅近聞已罷歷今爲可汗尚寓安西俟歸牙帳當加
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因冊拜之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上
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爲相樞密使王歸
長等復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
由名仍之落判户部事　内園使李敬實過鄭朗不避馬朗奏
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絶可也豈
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丁丑
大中十一年正月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
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　二
月魏謩罷爲西川節度使　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教坊使
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恢諧頗及外事上正色
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豈得輒豫朝政那會其子坐贓
杖死流漢貞于天德軍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
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
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
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卒軍中立其弟紹懿　十月鄭朗罷
上晚好神仙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集至長安問曰長
生可學乎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
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大中十二年正月以劉瑑同平章事　二月梅穆宗忌日停光
陵朝拜及守陵工人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
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于何得名崔慎由曰
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于御樓時
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
罷相　四月嶺南軍亂囚節度使楊發上命李𢔃爲嶺南節度
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
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寢門而反改授李承勳討亂平之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劉瑑卒　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
琮　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　安南都護李涿貪暴

只有不當羨餘
為上賞則不可
知其自矣

市虜中牛馬群虜怒投導南詔入寇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七
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右補闕張潛上疏曰藩府代移之
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奨夫藩府財賦所出
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
比来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遺
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
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粮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
賞之上嘉納之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没數萬
家　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
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悪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
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序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
貶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
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
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
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
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
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
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

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
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
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
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
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以崔鉉為宣歙觀
察使討亂軍平之　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兵
部侍郎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
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嘆再
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獨対卿矣伸不諭十二月以
伸同平章事
己卯
大中十三年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初上欲以琮尚
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于此女子會食対
朕輒折匕箸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
主二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
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上
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瘡發于背　八月癸
巳上崩于咸寧殿年五十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

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
詠之謂之小太宗
張天如曰王才人以身殉武宗帝哀其節而厚加贈葬依莊
和殿于十六宅親迎諸王憂喜無間友愛備矣公主下嫁裁
以士礼元舅屬貴而不任以民官家法嚴矣獨太后之暴崩
景陵側之祔葬為世所訊豈帝克修百行獨虧大本乎嗟乎
亂世之求君急于治世之求君唐至穆敬陵微甚矣今文宗
崩而太子永繼之武宗崩而後童為政無道忽焉唐亡豈徒
天佑哉是故武宗以太弟賢而君宣宗以太叔賢而君皆舜
以維持唐室也賢君之治其道多端莫先于聽言愛百姓而
者宣宗所最優也為袒服馮元贊宗蕃立賢于外救使怒鞭
驛使竊駕泰陵李敬實不避鄭朗為而剖色配于南李納為
亂軍所逐而併杖監軍王宗景當時號最難理者無如宦官
宣宗一正刑誅而內外恭靜其後士大夫厭弃中貴至有與
監軍一揖況廢終身者由此觀之宦官豈真难言者哉特患
無神武明斷如宣宗耳夫宣宗明聖不讓太宗而治有遺譏
者病在急反會昌而輔相失職也會昌之政善政也而指為
非會昌之相皆相也而斥為佞即事之最明淺者如放僧尼
太宗遺意
決冗官必反之而後快其他更錯何可勝言嗟乎有唐英主
莫若太宗次則武宣而人倫之際皆猶有憾豈貽謀弗臧易
世不变歟此讀唐書者思盡之九二也
范淳甫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
吝惜爵祿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
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職政治不擾海內
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
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
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東觀奏記曰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
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為京兆抑強扶弱
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
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二十過此是朕刑也宰臣又論救
止貶湖南觀察使
又云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罷職以犀甲二十領自隨
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奴發其事上命貶曙嶺外而竟
杖殺其奴人臣無不感悅
三泉子曰宣宗在藩邸嘗從駕迴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

方能興時大雪四顧無人醉廵警吏主大驚上因言其困渴
求水警者即于傍近得水以進良久余飲費芳酪也上獨喜
自負已而体竟微燠有力得步帰邸

因話録曰宣宗朝内省官対上曰御寺皆朕静臣切須各務
公道但無私党所論事必與御行若爲近私雖直無益避署
漫抄曰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黄蘗
禅師同行因覌瀑布黄蘗曰我咏此得一聯十巖萬壑不辞
労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即續之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帰
大海作波涛
志聞鼓吹曰宣宗視遠郎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
曰遠郎無非將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
敢忽也
北夢瑣言曰宣宗好儒雅每直殿学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
興亡頗留心貢奉曾于殿柱上自題曰郷貢進士李某或宰
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倩麗
中朝故事曰帝多微行坊曲間莽驪重戴縱目四顧往々反
養方帰大内近臣多諫上曰要採訪民間風俗事只如明皇
帝在藩邸間出遊城南常杜之曲遇王瑨閒話果贊成大事
吾是以要訪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適傍見一人状若軍將
坐槐樹下石上見上未遽起鞠躬而立姓趙淮南人聞杜悰
相公出鎮淮南欲往謁耳上問杜公如何人対曰杜是累朝
元老聖上英明優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悦之詰曰懐中何有
乃一犢竹止也上晋之戒曰但晋卿中伺侯杜公必未奉召
翌日上以状授卯公乃批之授淮南别敕押衙終身獲厚禄
焉其人感遇人皆称之
續貞陵遺事曰越守嘗進女樂有絶色者上初悦之数月錫
賚盈積一旦晨興忽不楽曰明皇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
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晋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
曰我必思之可賜以一杯酒

韋部四　華容孫懸撰

武宗宣宗妃后列傳

文宗無嫡后王楊二妃已見紀中無可傳者

武宗賢妃王氏邯鄲人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宮中穆宗以賜潁王性機悟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進號才人遂有寵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貽天下議乃止帝餌方士藥才人深知其妄獨憂之俄而疾侵帝熟視才人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顧與汝辭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我言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願以殉帝以巾授之及大漸才人又視帝而歸至燕息處浪粧潔服如平日乃取所親用物散遺宮中持所授巾至帝前見帝升遐容易自縊而仆于御座下當時憮悵雖嘗妬才人之專者至皆義之為之感慟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

舊閣史曰武宗王夫人者燕趙倡也武宗為潁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潁王院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晏駕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幼且病中貴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起神策羽林數千衆即藩邸迎之逆呼曰迎大者迎大者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前兵士相語曰不知安潁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推髻褰帷走出矯言曰大者潁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頎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生死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潁王神氣揚抑隱於屏間夫人自後箠出之衆惑其語遂扶上馬弋甲衞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己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不詳其世少入邸見寵答及即位以為美人大中中薨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寘銘其窆具載生鄆王萬壽公主後夔昭等五王居內院而鄆獨出閣及即位是為懿宗外頗疑帝非長寘出銘辭以示外廷乃解帝追冊昭容為皇太后上尊謚詔后二等以上親悉官之祀主宣宗廟自建陵曰慶陵置宮寢

漢陽公主列傳

漢陽公主名暢順宗莊憲皇后所生始封德陽郡主下嫁郭鏦々文代國公曖尚父子母昇平公主代宗女也時戚近爭為奢詡事主獨以儉每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尤惡世流奢侈

因主入閤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與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
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
纖物賞戰士由是散于人間內外相矜但以成風若陛下示所
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偏諭諸主且敕
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年吾與若皆帝子驕
盈貴侈可戒不可恃開成五年薨

裴度列傳 元稹附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論權
嬖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
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之歸順也憲宗遣度
宣諭魏人歡服還拜中書舍人進御史中丞五坊小使方秋閱
鷹狗所過撓官司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搆寰送詔獄
宰相武元衡婉辭靜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
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
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
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
當有成功既而光顏屢敗賊兵帝以度為知人李師道伏盜害
宰相元衡又擊度傷其首度瓘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
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有創一再旬即對
延英拜宰相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
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
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王鍔死家奴告
鍔子稷匿所獻家財帝遣中使簡括度諫曰臣恐諸將帥以身
後為憂帝悟還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殺之于是討蔡數不利
群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
將視此為逆順遂請自往督戰即拜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
討處置使以郾城為治所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
弘然實行都統事於是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將
行言于上曰臣若滅絕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
流涕及行為御通化門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是時
諸道皆有中官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
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未幾李愬縛
吳元濟度乃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
偶語于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至除其禁民
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卒侍帳下或謂蔡人之反者尚多不
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衆

此二人有攷句

國注於是以爲總高留後度入朝會帝封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還諸郎吸復興入蔡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得幸相度上書極諭不可帝不納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駭矣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輔臣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体所可惜者淮西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体乎 上以度爲朋党不之省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党度対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党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喻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強度塞勸

北郎前后招討以避報弘本意益咲使事故端

一七

帝發兵討之會田弘正請自黎陽濟河合諸鎮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既渡河即仰給度支或與光顏等互相疑阻則心益致迁延與其渡河而不進不如養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陽劉度河直指鄆州到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已而卒爲异鎛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惮度復當國故度所奏軍事數與弘簡從中阻之不使有功度暴稹過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忌度設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乃命度入朝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聞說辭切二人憚服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必欲出牛元翼更使度曉書諭之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願望帝乃拜度守司徒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驕執劉悟全軍譁怒執承偕[illegible]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處下詔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卿且言其次乃請流承偕于遠州

必得出帝曰可促累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
群踰軍鎮亘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度知政事
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傾度共譖帝自襄陽召逢
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
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對內宦請立太子異
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
等內結宦官日譖度乃出度帥山南西道奪平章事長慶末王
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嘆宰輔非其人使党賊熾肆李士寔
屢上疏請復相度帝感悟詔還屢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
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于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
意度中人至定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
逢吉等大懼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
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
乃言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
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
度從容奏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
有司罷舍悉之荒圮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
可往帝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宜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因止

此寸浸潤互從
累判德星佰
雪之非王明
所能燭也

姑:

如此救斥怨各
良二心吾使親
陸贄與

此在以道家言
諂之

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
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謂
言慢已并訴所賜濫惡又奏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帛三十
萬匹又奏欲遣工五千助治東都帝患之欲遣重臣宣慰仍索
敕使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
哮跳踉久當自困勢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
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
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
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
語若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
工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命
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甚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
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聞延英益
稀恐萬幾奏稟有所壅閡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
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
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
庶加延問湯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除景

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節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
請罷吏文絹有司奏可大和四年数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
平章軍国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時牛僧孺李宗
閔同輔政素忌度因度辭位即白帝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固
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株連不已
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時閹豎擅威天子擁神器搢紳道喪
度不復有経済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竃緑野堂沼上林叢岑
條然勝度野服蕭散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
言以詩酒琴書自楽當時名士皆從之遊而帝知度年雖及神
明不衰毎大臣自洛来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使節度河東
度固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
使張璠卒軍中将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暁譬禍福元益惧束身
帰朝二年以病求還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不能入見上已宴
群臣曲江遣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
憂来学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為難勉医薬自持朕集中欲見
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以詩置霊几謚文忠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怪無遺奏數家人索
之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中人而威望遠

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国家軽重如郭
子儀者二十餘年

宋子京曰憲宗平淮西非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爾念頌
其功曰以此察功惟断乃成其言謂憲宗不君喩人商夫
秉慕鋳誠而度遂無顕功非前皆從愚用不用必當然矣前
史称度鯢節鎮浮沉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度何譏之

因話録曰裴晋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進人官謂同過給事
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
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数不好服食毎語人曰雞猪魚蒜逢
着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如此顔唐語林
曰晋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帯臨薨却進使門人作表皆不
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
将帰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嘆其簡切而不
乱

北夢瑣言曰晋公風貌不揚自讃其讃曰爾身不長爾貌不
揚胡為而将胡為而相一点霊臺丹青莫状

捷言曰晋公質状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

所之洛日真體
□□番回書等
己卯新書亦作
全面出小字兩

至實即當餓死一日遊山香寺有婦人致一縫綫子僧伽蘭
摘析机擲笑膺拜而去度見其所致㩗取至暮婦人竟不至
詰旦復攜來向者婦人哀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
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
矣度同投之婦人拜泣請再其一度不荅而去後見相者曰
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更累位極人臣
玉泉子曰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皆失色度即命
張筵夜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
焉度不荅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盜印書券
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
臨事不撓
宣志室曰晉公視師淮西時命封人深池濠得一石上有文
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雖未肥酒未熟揮軍見卸且須
縮以示從事咸不能究戚一年自竹間濯而賀公篤訊之对
曰井底一竿竹〻色深綠〻者言吳少誠由竹間一卒遂爲
一方帥喻其榮也雖未肥者言無肉也以肥去肉爲己字也
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揮軍見卸兵也且
縮者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己酉日當赴也公嘆異之是

歲十月李愬入淮西其日果己酉於是公奇卒之辨擢爲裨
將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
文十五擢明經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
遇事輒舉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條上十事一教太子
二封諸王三出宮人四嫁公主五時召宰相議政及六次對群
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鎮斛弹九禁非時貢獻十省
出入畋遊于時論條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閏旬追還詔
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時召問
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
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貪橫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
俸礪黨怒外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皋杖安吉令孫澥數日
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
擅繫人逾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敓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
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十萬
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奉劾按故事追攝移
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爲中人仇士良所辱宰相
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体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

工巡二賢新絶
元稹之元和詩
〻士風流儀人
惟餘
一身使汝節
可見刺史須
養士氣

吾易於論其枉乂乃徙通州司馬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
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体往〻播樂府穆
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
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篇奏御帝大悅
問稹今安在曰為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体
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稹內不平
因誡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
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知樞密魏弘簡與稹
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
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
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平章事朝野雜
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
于深州稹所善于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
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李逢吉知其
謀陰令李賞告裴度曰于方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賞詣
神策告之詔韓皋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
宰相出為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
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第稹訴之

帝怒責京兆尹捕賊尉使者慰稹再朞徙浙東觀察使明州
歲貢蚶役郵子萬人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
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
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
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鞏〻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
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
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
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音微之始末亦
無袖險匠使
為出覲輕躁遂
亦名行不可復
故故君子不可
不慎於進

韋處厚列傳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廬墓終喪中進士第
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建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
今不聞進諫何以知天下事帝曰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
顧渠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其清裁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
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隨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
掇其粹要處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
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于帝建言官自鬻鹽宰相不能
詰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謬平叔愧赧遂寢敬宗初李
逢吉得柄搆李紳逐為端州司馬其黨欲紳必死處厚上言紳

為逢吉之黨所斃人情危駭紳蒙先朝獎用就令有罪猶宜寬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建中時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仇盧杞為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由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三年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于天下帝悟即追赦文改之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切諫且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太子纔一歲臣敢畏死而不諫乎帝感悟賜以錦綵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帝嘆宰相不才使凶賊縱暴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嘆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繇內難王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稱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己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于處厚無不叶宜進同平章事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

溫而厲

朱紫填擁不辨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立机政然聚信輕改搖于浮論處厚當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心出耶乃示臣不信得于横議耶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植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瞿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辭極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客以糧助同捷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二心憲誠遣吏請事中書處厚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于天子處厚則不然但仰候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復與同捷通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刺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十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香案前上命中人翼出之輿還第一夕薨年五十六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一循易至廷爭毅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條謂事畏惕未嘗敢又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卷為裕蓄時護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隨共次憲宗實錄詔分

日入直劇具九刚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李訓鄭注舒元輿列傳

李訓字子垂始名重言字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賂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與鄭注相得甚歡時逢吉付金幣百萬使至京厚餘注〻善价之為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于帝仲言持詭辨激卬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旋既見識忘遂不淺時帝憤宦官之橫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仲言向緣為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為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月遷翰林侍講學士仲言教進請主閹寺必感憤中重以激怒帝〻遂信之不疑因改名訓明年七月進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于是守澄與陳弘志裔元素王踐言相繼賜死而至濬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党盡從以忌出李德裕李宗閔路隋于外數月之間連逐三相威震天下平生恩怨無不報者未几擢同平章事詔三日一至翰林以就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

例移在

迎本相夫

死也妍擬卸從蘇李子車裂法変未

遺將其忘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清河朔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訓復時進賢才偏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乃出注始鎮鳳翔其實使既誅宦官并圖注也十一月壬戌遂有甘露之變訓既敗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于道曰我何罪而竄諸人不之疑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盩厔將宋楚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矣聞禁兵所在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及後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淨屠注遇苦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并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瘞作二大塚甚道左右他日帝頗思訓數為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居恒不懌往往瞋目偶語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弃天下云

鄭注本姓魚冒鄭氏絳州翼城人世微賤貌寢陋不能遠視以方伎遊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為治黃金餌之署衙推從之徐州巧譎傾諂善揣人意浸預軍政本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

愬善使詐故注不能為之患

晁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謝晁曰誠與公言即署延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敕還御史李款閤內奏彈之旬日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于右軍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并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嘆左軍中尉韋元素

一乃之死

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杖之因見上請罷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辭職去疽發背卒劉從諫惡其人欲因事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殊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奉李款向代曰加臣之罪雖于理而

益見史可恨

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注資貪既藉權寵乘鶩官射利遊積巨萬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婣婚閒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日走其門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

使宦者誅盡此人亦不可刑

李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剪中官自謂功在

恐于朱温未多讓之

晷刻帝惑之來是進退士大夫撓亂朝法衆策其必亂帝問富國術以榷茶對帝始詔王涯為榷茶使又言秦地災當興役厭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俄拜注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訓月入奏事請蒙屬于訓訓與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為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蕭傑等與之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是日度支京兆尹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竿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滻水注奏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群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擒誅之訓

然則甘露之變注罪尚屬未減

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訓敗乃還其偽親弘節劝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猶撓不暇聽仲清用其將李叔和策誘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可復李又親卒千餘人皆死初未獲注京師戒嚴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它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幕上楮中藥化蠅為數萬飛去

二處皆當書

許元輿婺州東陽人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

所不載然文
氣激昂可取

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篚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也又言進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謂進者乃逾半謂令之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奏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其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謂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寤所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贍辣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旋星之角權衰之蠹豈三子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會帝疑因

元輿素辯明審不三月即擢兼刑部侍郎等附鄭注注所忌嫉繩逐之日中以本官同平章事說謀議莫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臣外示人望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閒處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憑殿闌誦賦為泣下

宋子京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遂卒天功事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

舊史稱曰李訓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功既出鄭注以擅權杖如畫閱四星幕搆八校小人方進則又難知但慮為蒸為而救漢蒜翻覆蟻蜒之患也

華部五　華容孫慜撰

李石鄭覃李紳列傳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入奏事占對華敏文宗異之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李訓誅死乃擢石為相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宮寺氣盛陵暴朝廷搢紳賴石以為驩于是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帝嘗歎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于上而下固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其中有金為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稱尚書而人不敢解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石建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佑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罷道所獻並已停寢從之帝嘗顧鄭覃曰卿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廣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于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諸鹽鐵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走諸司奔散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眾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開成故令賜京畿一歲租停分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錢天下非藥物名果也貢悉其又罷宣索營造者石建白贊成之又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逾之因請內置放令一通以時省覽帝書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

（注）田布有從事李石不知即此公否

（注）不知貞觀開元若是在唾壺錦袍

（注）文清淨寡利擇異之則三代矣何不可自安之有

（注）新舊史從此事俱無更書今以通鑑辨之

覆當時卿大夫過郊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
憂是不進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焰也臣
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炤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廢乎石奏
咸陽令韓晝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鎮永豐倉秦漢
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轉下牛晝可耕
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是
手自利于人朕決意哉三年正月將朝為盜所傷天子駭愕遣
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石固卧家固
辭位有詔以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
河東別將楊弁乘隙激衆共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
都俄拜留守卒年六十二

可見名養人乱世不宜辟

鄭覃滎澤人宰相珣瑜之子也以蔭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
官為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吐蕃方強覃與崔郾
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遊畋今
吐蕃在邊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
乎夫金帛所出困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
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
蕭俛曰諫官之帝意解因詔覃曰閤中殊不欵欵後有為我言
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乆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帥鄭滑
其下固留不得去承元請以重臣勞安之詔遣覃諭以大義軍
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
牛李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遷以工部尚書推遠之
帝雅向學頗思覃從召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
俄德裕罷宗閔復用下除覃祕書監宗閔得罪進右僕射李訓
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擢為相覃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
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人多
僥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業
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炉曰此始
華好用久則壞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此
皆不擇職事主慕王夷甫以不及為蘄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
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時李固言同秉政固言薦崔
球為起居舍人覃以為不可帝曰公事與相遠豈曰若宰相盡
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帝坐延英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
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
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于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審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漢司馬遷

與任安書辭多悲慨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虛曰武帝中年大發
兵事過生人執痺遷所述非過言李七曰虛所陳因武帝以諫
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開成三年以
病致仕有詔五日一入中書俄罷為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從
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
串狎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其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為
言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始覃以經義刊修博士陋淺
不能正建言準漢舊事鐫石經太學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
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覃弟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

卿朗附也

山南幕府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
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
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
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
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几自飭帝悅
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
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体為將來羞庶一見得
自改朗乃上之累官至會昌中司平章事始朗舉進士有相者
言居當貴然不可以科甲進俄而有擢詡第一既又復實被放

父子兄弟宰相
旧史朗以進士
起家兵被放事

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李紳字公垂亳州無人中書令敬玄曾孫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
母盧躬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墓母有
為衛芝墜轄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
陵李錡辟掌書記錡浸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
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教士饗食之即
脅使者為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
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對
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從然或言許
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
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
觀察府穆宗召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
俊累擢中書舍人及稹為宰相李逢吉以計罷之將引用牛僧
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以計出紳為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
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遷紳泣言為逢吉中傷入謝又自
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紳族子虞有文學名居華陽自言
不須仕及相書為拾遺虞寓書于耆求薦拔紳惡其無立操劾
誚之虞失望去附逢吉逢吉乃擢虞與劉栖楚等為拾遺以伺

紳陰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使守澄從容奏言
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逢吉使立陛下逢
吉因秉閒言紳嘗不利于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
端州為司馬比時無人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
奸後天子于禁中發先帝手緘書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
為嗣始大感悟寶曆赦令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
多虎撅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蹤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
為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
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罷紳為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為
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
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
位徙淮南召拜平章事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復節
度淮南卒謚文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
陵坐贓貶死汝納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從
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吳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藉身
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
者疑紳承德裕旨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
按元藻持兩端德裕惡之奏貶元藻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
裕去位紳已卒宗閔故黨崔鉉等導汝南使為湘訟冤而鉉與
令狐綯白敏中因從中深文追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
等擢汝南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
怨仇所恨卻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或陷
暴刻故雖沒而坐湘冤云

雲溪友議曰李吉甫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將欲赴舉以哀
情告于州牧吉甫遺以五布三帛吳嫌輕鮮以書讓之其詞
唐突及吉甫當國崔侍郎郾知貢舉潛持及第諸姓名未呈
相府吉甫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遂注武陵字呈
上吉甫曰武陵粗人何以當科第郾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
聞文筆乃堪採録名已上榜不可卻矣相府不能因私誠士
唯〻而從　　此吳李結怨之端

北夢瑣言曰紳鎮淮海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
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紳欲納之湘強委禽焉於是紳大怒乃
羅織坐贓奏而殺之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
李不叶者導使訴冤衛公以此貶朱崖路經澧州謂寄寓朝
士曰李二十悞我按旧史大中三年御史臺從推吳湘獄止
云揚州都虞侯劉群與湘爭娶阿顏言之甚詳無紳欲納顏

之事卽此可見小史之不足信或牛李黨徒而為之辭

李德裕列傳 薛元賞石雄附　牛僧孺李宗閔又附

仏[illegible]為不入行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學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累官至穆宗時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出其手帝怠荒於政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詞㩦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詆之吉甫逆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之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逢吉秉帝暗屬以計罷度與元稹相而己代之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而引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益深初浙西承王國清亂貲易直傾府庫賚軍贊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而賦物充抑南方信機祥雖父母癘疾子弃不敢養德裕諭以孝慈且繩之以法俗為之變又按所屬非經祠者毀一千一十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六十[illegible]

千古大戒

盜無所覆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度用銀貳萬叁千兩金百三十兩又詔索盤絲繚綾千匹德裕懇奏罷之徐州王智興以上三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詔可自元和以來敕禁此與智興欲聚貨苟祿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智興由此貲累鉅萬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卽日罷之時帝游幸無常狎比羣小聽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常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裕久滯浙西心戀闕廷因事納約冀回聖眷然為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斵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數日蔬食老疾之人率以之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誑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上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

入骨之語

可長生公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
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公元混
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于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
使物淖氷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
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
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
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無及藥則九廟
慰悦矣忠元眾誕譎不情然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大
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力
先秉政且引僧孺為助罷度政事出德裕節鄭滑凡德裕所善
悉逐之踰年徙德裕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杜元穎敗績而
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殘壘已甚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
韋皋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之法德裕以
皋啟戎資盜其釁非是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
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
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
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者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靈細

從德裕西川而
韻以西川之功
入相

此法至今可用

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
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已鄭
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所困皆
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
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
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
蜀人粗安明年德裕閱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募北兵得千
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于是邊吏復懼南詔
請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
里因山為固異時戎之以制蜀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
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于吐蕃以信
所盟吐蕃盡誅之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
朝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帝亦
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平章事封贊皇縣伯而牛李二相
俱罷矣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閒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
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或集閣中酣醉乃去至德裕則諭御史有
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遂無亂至
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

嗇之一字學
人

遂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由成功始二箇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賞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侍詔帝欲擢訓諫官德裕曰訓向所爲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訓之過著于心本安能改悛邪逢吉位宰相而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以宗閔言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傅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徵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還罷德裕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篡亂政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帝從容語宰相朝廷嘗有遺事乎衆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爲我褒贈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上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仍爲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即自劾始至顧疾病爲吏隱欺還待罪有詔釋之而諫官魏謩等共劾德裕挾私怨妄奏以傾僧孺上竟不問武宗立召入爲相既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爲宰相有欺罔者立黜去之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

江陵之下滿

此事可以增李生之誤

蘇事大恨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過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衆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日延之中堂飲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笑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帝嘗入仇士良之譖遣中使就誅放相楊嗣復李珏于貶所德裕聞之即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後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還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子死勿使既死而衆人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嘆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志在陳王嗣復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儻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珏遠州刺史時帝數出畋游暴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

張仲武

定回鶻

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動勤儆戒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臣請無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戛斯所破諸部離散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于塞下種族大飢吐谷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

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
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
敗則走不利則鳥驚魚散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
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帝
於是使發二萬斛食回鶻相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
于是回鶻勢窮數為寇欲借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
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城保大柵杷頭峰轉戰至雲州刺史
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吐谷渾皆保險莫敢拒帝
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故乃復問以討德裕曰杷頭峰
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留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
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渾
勁兵興漢兵衝其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大略授劉沔令雄邀
擊可汗于殺　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
遣使來獻帝欲從黠戛斯求安西北庭德裕曰安西距京師七千
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由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
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
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北庭可得即復置都護戍兵萬
人不知此兵于何處追發何道饋輓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

走公黠戛斯

宋譯琳

手入依

計也帝乃止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後求歲遺及賣
馬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
功于中國豈敢邀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叔
同姓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
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貢獻不絕回鶻使
虐諸蕃可汗能復仇雪恥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
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姓國家承北平太
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
且遣趙蕃諭意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帝
相諫官多請與之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循而不討無以
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鎮所恃以唇齒也如令魏鎮不
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
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
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
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于魏以伐磁弘敬懼之蒼黃出
師請自涉渡取磁洺遂拔肥鄉平恩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
其帥李石表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為憂議
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貫如太原偵其變弁厚餉中

之歐到眞爲
將的州謂縣生
此也

人還於衆中謂德裕曰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曰自牙
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如何取之德裕詰曰李石正
以無兵調横水卒戍榆社幷因以亂幷何能遽致如此曰召募
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資財李石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
此亂幷何從得之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幷賊伍不可赦如力不
足請捨鎮而誅幷會太原河東監戍榆社者聞朝廷全客軍取
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戮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幷盡誅
亂卒還幷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
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解守偽得一縣一
心以報天子故凡無大功因請敕諸道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
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稹疑之皆女子挾
擾以爲兵因踰之謝賊之衆奏請詔示王逵未幾郭誼將稹
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騃豎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
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後何以懲惡帝曰朕意
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書爲稹用者悉誅之累功拜
太尉進封衛國公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
請罷郡縣官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
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

六年方用兵時籌度機宜選用將帥書詔指蹤皆獨決子德裕
它相無與焉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
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
日罷爲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輩同
使黨人李咸訐德裕陰事故以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
又尊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
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然御史閣上
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
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
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
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
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恒以天下自任武宗知之言從計行
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于蔡杜叔良敗于深其弊有
三一者詔書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不檢閱一者監軍各以意
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
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秉
高立馬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
楊欽義劉行深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

衛有功賦例露賞二提察皆以為然自上行之自樂回鶻至澤
潞罷兵率用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
既簡將相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
休沐或繼火乃得還德裕從容就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
令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每奏事德裕輒引使者面諭之曰
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
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
結知明主手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
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邀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不
赦其罪此二人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之陰
浮屠法五臺僧多亡命盡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
五臺僧為將必不如盡州將為卒必不如盡州卒何為虛取容
納之名染于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仲
武乃封二才付居屬閒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
應訊于武不可戢即奏言陛下征代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
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德裕嘗語帝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
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
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且朝廷顯官

以說不經事實
附見李相壽何

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習聞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
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
能熟習也又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不聽于是挾術詭時
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
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有
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
替錄行于世及貶潮州猶留心著述作窮愁志

唐語林曰李衛公幼時吉甫每以敏捷誇于同列武相元
衛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衛具
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
陽而問所嗜者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獨異志曰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
約三萬雜貿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為之至三煎即弃其
滓於溝中

玉泉子曰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
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為滑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
進遇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假謁之日
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與史斷按公說
必入道子抽轡
不同

宣演支議曰贊皇當國斷孤寒之路後人思之曰八百孤
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語林又云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
誰為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之餘盡
貯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
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譴由是劉鄴
進表雪冤許加贈
王元美曰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
文饒文饒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琅麗即揣
摩斷曲中利害雖累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
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發其決耳蔡下而天下
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
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于鑄再屈于稹三屈于進言四
屈于宗閔而望若故也是遭何道哉文饒但武宗通兕受斯破
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千里之外披臚待竭百萬之衆嫩
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則不啻屈裴公而上之而
及其貶也天下何以為嘿然莫豈盡戒收論耶從其嘗太尉之
黨浮則不聞有以司徒正者譏乎泉之觀多則不聞以綠野正

似是為貲

者又何也裴以識李以術裴以容李以忮如是而已吏稱其一
飯必報睚眦必酬大修刻于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搬而致之
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乎能見㡬于金狐
而不能快必于敏中也則其見固賢于其人也嗚呼才至于文
饒而不得賢相可異哉
孫子曰維州事是非甚明獨司馬君實主牛者彼自為神宗好
兵而發
薛元賞史失其里系大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為漢州刺史則李
德裕鎮西川受維州降牛僧孺沮之元賞上書論維州不可
失可因而撫之遺僧孺不省既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
遷累司農卿京兆尹自甘露變後禁軍益横元賞詣宰相李石
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恚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
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
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聞而召之元賞
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寧
相濟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無禮於宰相（中尉之）
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以囚服而來惟中尉死
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出為武寧節度

使會昌中德裕當國擢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剥死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與禁軍暴戮百姓懼安閑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弟元晦爲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晦坐貶崖州司戶元賞下除袁王傅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石雄徐州人王智興討李同捷牧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除軍中智興苛酷謀逐之立雄智興懼奏朝廷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從爲陝州長史會昌初回鶻入寇逾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回鶻離散當掃除以定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壓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如不從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　三千騎夜發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氈車十餘乘從者衣朱碧類華人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諭之曰公主至此家也要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第無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搗可汗牙帳可汗大駭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可汗被瘡遁去保黑車子聚雄迎公主以歸降其部落二萬餘人進豐州都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代之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賊大震帝聞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用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宣宗立從鎮鳳翔後代歸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白敏中以雄爲德裕所薦曰嚮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除左神武統軍失勢怏怏卒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第進士元和初以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爲時宰所忌調補伊闕尉久之進累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從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禁制有才之人祿山朱泚皆才過于人法不能制者也帝異其言乃止始韓弘以財結中外弘卒孫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籍之取

不以讒語人

紙刊據以增此
中

其漢自闕亂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謂左右
曰果然吾不謬知人由是遂擢為相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
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為于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
度使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蒹葦于民吏倚為擾僧孺陶甓
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
復召相之盧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召宰相問計僧孺曰范
　自安史後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
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
捍北方不必計其順　上從之自長慶後吐蕃請和約弛兵而
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李德裕遣兵入據其城具奏
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
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
持不可曰吐蕃綠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強比來修好約罷
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故失信牧馬蔚茹川
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此時雖
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弃誠信有害無益此匹夫所不為況天
子乎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沮德裕之功帝
亦旋悟其不直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僧

苟安

利以從其兄
之謂乎

文緒此或未必
是

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
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隆盛亦足
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
久處此耶因請罷乃出充淮南節度使開成初表解劇鎮為東
都留守三年召為右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既見陳父
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罷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下遷太子少保會
劉稹伏誅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
呂述言僧孺聞稹之死恨嘆之武宗怒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
遷為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簡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宰相李吉甫惡之補
洛陽尉久流落不偶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
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
閔託其婿蘇巢為李德裕所奏貶劍州刺史自是朋黨之禍遂
成俄復召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大和中德裕自
浙西召欲以為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相即引僧孺同秉政相
唱和去異己者逐出德裕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
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

文學而不由科第每用此為懷悵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未幾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與之論朋黨事時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首及之德裕因得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譖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謂鄭覃為妖氣今日為妖耶即日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人宗若憲宦者韋元素等求宰相及他陰事再貶潮州司戶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李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雺晦帝乃召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為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遷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昌中劉稹以澤潞

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寖貴喜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

華部六

李珏魏謩裴休列傳

華容孫懿撰

李珏字待價淮陰人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任即召李光顏於邠寧李愬於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進曰元朔未改陵土新復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防謀馭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重邪帝雖置其言然嘉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事忽厚歛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為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弊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以斤論稅以售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賦欲陰中帝欲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為下邽令還為殿中侍御史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遷相以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因稱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閔以罷去珏為申辯貶江州刺史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執政與李固言三人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異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以禍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陳夷行夷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若用一吏處一事皆決于上將焉用彼相哉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誠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諷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斂求索此其敝也帝好詩嘗欲置詩學博士珏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列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為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却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為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淖不前罷為太常卿又以

議所立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遷河陽節度使罷横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表請立皇太子雖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累儲斂率價與入卒年六十九謚曰貞穆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姬媵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魏謩字申之鄭公徵五世孫也擢進士第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裔以謩為右拾遺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參軍衛方厚貶溆州司戶俄徙硤州刺史謩上言以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章不宜復使治人有詔改昌齡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詔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于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帝嘗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工雲朝霞吹笛善為新聲詔擢揚州司馬議者顧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

以良命語戲之謩勝乃起走侯使諫其為否不能諫其心之也

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論諫官勿復言謩獨固諫乃改授朝霞潤州司馬荊南監軍呂令琮縱傔卒辱江陵令觀察使常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謩劾長慶繫一方監軍侵辱縣令不以上聞不申門下而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俄為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亦甘棠之比也帝因敕謩曰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向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奏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當力為善不必觀史帝曰朕嘗觀之謩曰此向者史官之罪也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乃止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武宗時坐李珏楊嗣復黨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附馬都尉杜中立姦贓權戚縮氣頃之擢為相入謝言今天下粗治惟未建東宮使正人傅導臣竊以為憂且泣下帝為感動時帝春秋高嫡嗣未建羣臣莫敢言謩首以為言朝議重之河東節度使李業縱降降邊部震擾業內侍憑藉人無敢言者謩奏徙業滑州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

蕃引奴訴主律固爭卒論死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
川節度使以疾求代召拜右僕射卒年六十六蕃為宰相議事
天子前他相或委曲規諷惟蕃正言無所避宣宗嘗曰蕃綽有
祖風我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譖罷之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當德宗時為浙東觀察使破劇
山越賊栗鍠德宗加其功休其仲子也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
兄弟偕隱講經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
食曰既食猶不足今一啖內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
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為監察御史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
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
者次為時政記顧辭已辟略它議史氏莫得其詳請宰相人自
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大和後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
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壞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
命在所令長兼董綱以賞罰立漕法十條歲運至百三十萬斛
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
建言許収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治悉歸鹽鐵秉政凡
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使久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
昭義河東鳳翔荊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休不為曒察行所治

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為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
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恒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
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樂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常溫常溴列傳

常溫字弘宵翰林學士綬之子宰相貫之之從子也方七歲日
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累官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
可以畜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積二十年衣不
弛帶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搆
罪不測溫率同舍伏閤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年太廟室漏
錄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奪其稟自數中人葺之溫
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隳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
者止于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
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會群臣請上尊號溫
固諫以為水旱為災恐非嚴欽之時上善之辭不受改侍御史
李德裕入相擢禮部員外郎或言稚為牛僧孺學德裕曰是子
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為副溫不可或曰拒之必
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于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
之注誅拜諫議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先是經在禁廷積屢長

何以澤能吏遂
不可入清選

劾廢故職溫不得任近職至是用餘帝怒曰準服治命和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盡所以為孝帝意釋與知制誥遷給事中初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乃得見太子諫曰殿下宜雞鳴而佐問安視膳不宜專事晏安太子不悅溫遂辭侍讀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貶盧州司戶賂貴近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宜以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選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宰相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出為陝虢觀察使有惠政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以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慍然出為宣歙觀察使或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韻旋詩在坐愧是淚因泣下曰今知從身不負斯職矣卒年五十八謚曰孝一女歸薛蒙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

韋澳字子斐宰相貫之子也第進士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周墀節度鄭滑辟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爵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書事有不可者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行遷晉王當上疏論之上多從之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悍積年不輸賦澳遣繫之具奏其狀欲寘于法帝曰可貸否答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下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且聽臣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朕為鄭光撓卿法殊以為愧入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后為輸租乃伏而釋之由是豪右歛跡公帝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煩劇為辭帝然不樂乃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白且爾知時遷不加事由吾輩貪位所致耳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從平盧軍又為吏部侍郎復出為邠寧節度使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謚曰貞

東觀奏記曰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傳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澳

紙手詔渙曰昏髣髴狀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
此賜渙無令人知吾方託至壽以衰齡控渙上七月遷疾
八月優馮護中護
王起柳公綽柳公權李景讓列傳
王起字舉之揚州人同平章事播之弟也擢進士累官至元和
末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敗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
舉失實詔起覆試起遂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
議者謂起失職李宗閔與播俱上疏論詔王智興討之平定其
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起避還曹
改兵部為集賢殿學士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齊武卒多曠
土奏為營田以省餉稅壓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
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軍恃勢不從宦子
法由是廩積咸出民頼以生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
政侵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讓之止
罷其判職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與起俱
以經術進帝數請遣時政同請兩額寬處臣之罪帝題詩太子
勞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又使度五位圖俾太子知古
今治亂關戒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

為僮婢蓋有負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識
者謂其與統臣分給私之武宗立詔為吏部尚書帝患選士不
得才詩命起與貢舉進左僕射凡四舉士皆知名當人服其鑒
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以風儒長學相稱前世所罕入
辭帝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者老朕有闕當以聞眾賜修學堂
宗初卒年八十八謚曰文懿性友悌播喪畏戚加于人天下之
書無不讀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疏子附使者上凡戒
十篇號曰寫臺已撰集亦多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
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景累遷開州刺史武
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憲
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子高其才遣使
稱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官朕深看當置之坐隅踰月拜
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垍善李吉甫僅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
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
史李聽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至安州
署聽鄂知兵馬使還兵六千屬之戒諸 曰行營之事一決都
將聽感恩畏戒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

士卒在行營者稟給其家妻淫佚者沈之于江軍中感服曰中
丞為我知家事故不死戰故別軍每戰輒克公綽所乘馬蹋殺
圉人公綽命殺馬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
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元和十一年除給事中旋拜京
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衛前導公綽駐馬杖殺
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
小將敢亦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
人不知其為神策將軍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
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
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累官兵
部侍郎擢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吏鎮用兵補置
諸將使驛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遽遞廢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
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
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驁擾行李殆絕請為定限以息其弊
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宦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俄充山
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
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
文者牛僧孺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

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入為刑
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
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也飭論大和四年為河東節
度遣嚴恐撙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地遭梅錄將軍
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懼其為患常嚴兵防衛之至太原
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至則大闢牙門令譯官引謁暢感泣
戒其下無得侵擾陘北有沙陀部素驍勇為九姓六州所畏伏
公綽奏以其酋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
邊其母妻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為之盡力
自是不敢犯塞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卒年六十八謚
曰元公綽居喪毀瘠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
非薛所生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皐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
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書尚書二十四司箴為
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歷官京兆尹知吏部銓盤戲韓進
便所至有聲遷官至檢校左僕射咸通五年為天平節度使卒
於鎮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
于濁貪吏滌單弱姦里滌必係遺竭負里無適家衣冠孤女不
能自歸者亦稟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進略相同

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及史記兩漢書諸史又傳録仙佛書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子璞珪璧玭字韞玉璧不嘗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紀元爲編年以大政大祥異係於戰伐隱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當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里曆爲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謬係以爲然終著作郎玭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累轉至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玭嘗述家訓以戒子孫珪璧皆進士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時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爲掌書記穆宗時入奏帝曰朕嘗于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翰林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文宗嘗夜召對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秋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便全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悦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可墀爲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喜遷諫議大夫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外間頗以爲疑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金吾作小鎮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帝俛首良久曰然則遣學士承旨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帝即從之武宗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累遷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捐耄忘先屋臣稱賀台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致仕卒年八十八公權博貫經術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日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于殿壁字率徑五寸帝嘆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帝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域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爲得意也公綽以書貺責置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帽貯盃盂一簏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

妄言匠劉者公推笑曰恨孟郊化走不便結唯冊筆因潛削鑄
秘之

唐語林曰柳公綽善張正甫子仲郢嘗過張子建去
蓋下馬而拜張郤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綽曰舅即
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
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
謝深謝之（張郎仲郢小字也）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憕孫也性方毅有守擢進士寶歷初遷
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進奉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
之遂知名歷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早寡治家嚴諸子皆自敎
之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盈船僮婢奔告母往焚香祝之曰吾
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
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
皆擢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韃楚景讓
自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
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
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
一致一方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

（何乃不以掩藏錢智者）

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鞭其背將佐為之請拜
且泣久乃釋之一軍遂定未幾入為尚書左丞歷天平山南東
道節度使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
察御史盧僩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將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
而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名內器中禱宗神御前肘取之景
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怏怏
求出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譏公廉潔亡素備不為諸
子謀節景讓晏曰曰兒書詎餓死乎卒年七十二謚曰孝性嚴
士頗拔孤仄多所推引始為左丞薦仲坐每所酌酒語客曰有
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仲曰無宜于公所
善裴夷直等皆為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
不遇宣宗銜楊宗儒嫪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
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廟事下百
官議不決而止時以是薄景讓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家行修
治閨門唯謹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
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唐語林曰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
終不肯僑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

御平文之舉相繼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
彼翁先每歲受捷由是始及第

劉蕡杜牧列傳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實學閑擢進士第
與朋友交好讀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
志元和後權綱日弛宦官益横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大和
元年數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帝引諸儒百餘十子廷觀策
之蕡對略曰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四海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
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
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
節侯覽復生于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
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
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
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乎諸侯又
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
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乎
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
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
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
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由
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柄以歸
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
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
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
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
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
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宄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
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
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
王經文緯武之旨也又曰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宄政可
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補宜酬賞爵無治
人之柄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發

而禍應軒行而身僇墨竊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
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
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
不敢取士人讀其辭有至感慨流涕者於時被選者裴休李郃
杜牧崔慎由等二十有三人顧得優調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
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
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
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帝不納郃字子餘後歷
賀州刺史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
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
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杜牧字牧之司徒佑之孫也第進士策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
東都以弟顗病弃官復為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
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
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嫌不當位而言實有
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東羨于天下不得
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
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

杜牧部妙

此處刪落兩行
以意會增正

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袒裼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與
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
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
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必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
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為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
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儒從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
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虜魏王破
趙代降燕然後騃齊荷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于
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
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
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
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
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
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
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尔百餘城天
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
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為寇以裏拓
表以表撐裏混瀆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illegible]

安四一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
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
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
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于怗泰耶豈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
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
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
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
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
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
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
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
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
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
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
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
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
取魏魏于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
即不能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于魏

[illegible]

可嘆可恨

魏恒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
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
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
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
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四出
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
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
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
於守兵少粟少不敺自戰者便于戰故我常失於戰常困於
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
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
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
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
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
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
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
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
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

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于邸第田鄉市公去郡得御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子兵亂不息齊人乾耗虜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虛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縻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哉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

如此則今日使斷之而給吏者何也

安一歲未更已立于壇墠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
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數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
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愰駭之間
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
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
以為今之議皆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
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
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
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于是闒視大寶
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
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
嬪之裝緣採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
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
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
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瀎軒
囂欲相效者往々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
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

知金書之道下心性乃能失不多行於四仁者餘牧又曰愛耗書

生人油然多欲々而不得則怒々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于家
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戢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
之間蓋反此道提區々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支梧幾
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
止于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
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
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
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々不比
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周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
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
付之于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
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累遷左補闕
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黠戛斯破回
鶻回鶻種落潰入漢而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征伐
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
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
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自言閒

心戎為外道梵　男体

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殊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蔽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岳唐州只保土境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亂既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眾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稚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累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為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何易于列傳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勿去吏爭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若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

吏為解百姓入園賦有畫白僕伏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躬自與語為指白枉直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綿州羅江令相國裴休出刺綿州嘗從觀其政邀從不過三人其儉易于廉約如此

孫樵曰會昌五年樵過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期不欲緊繩百姓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請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歲聞給事中校考閱其政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咲去樵以為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材為功至于殿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吏者何人哉繼而書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馬存亮列傳 仇士良附

嚴季實嚴遵美附見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給事內侍省累擢左神策中尉軍所領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羅士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作亂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避權譽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內飛龍使大和中為右領軍衛上將軍王守澄誣宋申錫獄又將屬之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師亂矣更宜召他相議其事申錫乃得免存亮即日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愨善訓士初去禁衛衆皆泣嘗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公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然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袴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驕橫云後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擊傷御史元稹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於盜文宗與李訓謀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

中尉使相恩因已而判賊恩逆中官士良悟其議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盛兵使家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鞫脅令自承反因縱兵捕無輕重悉夷之公卿半空李石輔政士良使賊刺之馬逸而免劉從諫抗疏暴其罪帝倚其言差自強然自是鬱〻不樂至大漸云及將崩士良矯詔立武宗遣驍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陽示尊寵內實嫌之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謀有以間之不能會昌三年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器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〻志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唐紀　本部目錄

唐紀

本部一　　華容孫逖撰

懿宗本紀

唐史宣宗崩以癸巳通鑑作壬中以前以定錯於三宣要主本路可見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諱溫宣宗長子也母曰元昭皇后晁氏始封鄆王宣宗愛夔王滋欲立為皇太子而鄆王長故久不決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漸以夔王屬樞密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使王居方使立之神策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丌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宣宗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更名漼收歸長等皆殺之丙申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贈首來元泊等伏誅　十一月蕭鄴罷　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綯既故藏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招權納賂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徙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南詔酋龍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寇陷播州

庚辰咸通元年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二月葬宣宗於貞陵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誅之　五月杜拾遣諸調富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儒望敕州縣税外無得科率從之　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十月以左僕追劉鄴言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夏侯孜罷以畢諴同平章事

辛巳咸通二年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遂然遂沈廢終身　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唐尚有臺系

咸通三年正月群臣上尊號　蔣伸罷　二月南詔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略使發諸道兵禦之　四月敕于兩浙西赤點置戒壇度人三七日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諫不聽　六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蔡京為節度使京貪虐多詐忌襲成功奏稱南寇遠遁請罷戍兵襲固爭之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擬不省之　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詔以王式為節度使討亂軍盡誅之　復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蔡京苛慘為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賜自盡

癸未
咸通四年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上遊宴無節
左拾遺劉蛻上疏諫不聽 二月上歷拜十六陵 三月歸義
節度使張義潮奏克復涼州 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
辭位四月罷 以康承訓為嶺南道節度使發六道兵討之
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收與中尉楊元价叙宗相結故得為相
杜審權罷 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 七月朔日食
復置安南都護府于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略使將諸道兵復安
南者屯聚嶺南饋運勞費潤州人陳磻石請造千斛大舟自福
建運米泛海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
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
人頗苦之 八月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
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 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
改 左拾遺劉蛻固諫不聽 十月以令狐滈為左拾遺劉蛻與
起居郎張雲疏滈父綯為相時滈納賄事改滈詹事府司直
甲申
咸通五年正月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為其滈訟冤貶張雲興元
少尹劉蛻華陰令敕曰雖嘉謇諤之忠難逃躁妄之責
彗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
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四月以蕭寘同平章事 于康承
訓至邕州為南詔所敗五道軍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天平
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蠻大驚遁承訓擒奏
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而燒
營小校不加一級由是軍中怨怒 五月發徐州兵三千戍邕
州 七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發康承訓所為罷承訓為右
軍分司以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
巖同平章事
乙酉
咸通六年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時王皞復為禮官申
前議朝廷從之 宦官多閩人杜宗獻為福建觀察使寒食遣
吏分祭其先壟宦者德之還皇獻為宣歙觀察使將入謂之敕
使墓戶 三月蕭寘卒 四月以高璩同平章事 六月高璩
卒以徐商同平章事 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丙戌
咸通七年三月武寧節度使王紹懿卒軍中立其兄子景崇為
留後 五月葬孝明皇后于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六月義武
節度使何敬弘卒軍中立其子全皞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
復取交趾 十月楊收罷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
收不能盡從元价怒出之 吐蕃拓跋懷光斬其國相論恐熱
傳首京師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置

靜海軍于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仍李琢侵擾群蛮為安南患
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十一月黠戛斯遣使入貢

丁亥
咸通八年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上好音樂宴遊供
奉樂工恒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内
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

從主之王樹從更筑楊覺之衣以充月夜可以如此

三月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除可及別官不聽　七月
懷州訴旱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民怒逐仁規掠其家資久之
乃定　以于悰同平章事

戊子
咸通九年七月徐泗兵戍桂州者以久不代作亂推判官龐勛
為主十月還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以康承訓
為徐州行營招討使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
州不克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
咸通十年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
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
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箕筐賜錢五百
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四
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于柳子大敗　馬
舉救泗州殺賊王弘立泗州圍解　六月陝民作亂逐其觀察
使崔蕘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
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徐商

当以水飲之之不信早矣

罷以劉瞻同平章事　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
徐州龐勛伏誅　十月論平賊功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
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杜慆為義成節度使朱邪赤心
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辛讜為亳州刺史　上荒宴
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
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
吏上怒流蟠叟于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南詔入寇陷嘉黎雅
州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庚寅
咸通十一年正月群臣上尊號　路巖韋保衡上言康承訓
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詔貶承訓為恩州司
户　南詔攻成都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援兵至成都下南詔夜
遁　三月曹確罷　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　五月光州民
逐刺史李若翁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
于朝豈得擅自作逐乱上下之分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八月
同昌公主卒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繫其親族三百
餘人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進乃自為上言上不悅瞻入與

京兆尹溫璋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推大將韓君雄為留後　九月劉瞻罷為荊南節度使溫璋貶
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敕曰苟無蠹害
何至於斯惡實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權瘞城外候經恩
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懼　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
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
草詔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
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
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戶
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辛卯
咸通十二年正月葬文懿公主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
銀凡服玩每物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煥三十
餘里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體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
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
雜寶為其飾以絁八百疋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四月路巖
罷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
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　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
重謙僧澈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十月以劉鄴同
平章事

壬辰
咸通十三年正月平盧節度使張允伸病甚納其旌節而卒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　四月以平州刺史張公素為
平盧留後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妃弟敬述陰
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閤門使亦坐受狀奪紫配陵
以韋保衡譖琮貶為韶州刺史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
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是後中原多故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
胡所據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史朝廷不能
平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

癸巳
咸通十四年三月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眾
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
造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
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四月佛骨至京師導
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儀衛之盛過于
郊祀元和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
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
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
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六月王鐸罷時常

保斷扶恩弄權歸蔣其為人保衛猶而逆之　七月庚辰上疾
大漸中樞劉珍深轄史約立上少子晉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
軍國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
殺夭如曰從來亂天下者必始于女子小人而楊則政于十念
之漸以啓寡之漸后而亂者高宗中宗也漸妃而亂者公宗之
漸女弟而亂者康宗也漸公主而亂者懿宗也懿宗亂漸公主
即漸弟保衛漸公主而厚其生死所謂普天下之財漸保衛而
任之為相所亂者天下之政終其身惟一女是溺逆至四方並
起而不聞中官亦用而不悟佛骨入京而宮嗟然至冷一堯貴
而直臣敢死甚至碁星三尺亦指為瑞唐亂不可復止矣史臣
責宣宗者無謂其受楚王而薦鄭王以介敗之鄭王之敗何如
哉
此淳甫同閩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之懿宗不
德而恭天產窮人力其流失有國乎
孫子逆曰自古國之亡之其自亂之而自當之者何揩者夫子
嬰漢獻何何罪乎胡亥桓靈之秀乃深堪歎恨其大敝亡輩不
過皆已漸啟履成萬事然不有小人根株而顛倒之亦不速之
于敝哉一代半據逃于亡未刑之難後竟至武通亂禍間而倒

晚董高恢潘裴之死誅附耗鄭公猶如也洲將斷啟之風望雖
隆狀與然如也王鐸高仁厚王惡作之深惡雖高侍中為如也
楊收進而中宮之推引神策路巖東保衛用而供奸之牆根塹
矣李可以親而婁幸之盛極矣柄用一壞而綱紀隨之疵昏
始于懿宗至僖宗而萬不可措手矣雖媚娠且何益嗚呼哀哉
士君子苟沉廢窮能則為高壙之財不能則為泌水之樓要在
察其微而益決之不然柄捻已成而使嘆從咦于華亭之其有
及乎哉

本紀二

僖宗本紀　　　　華容孫懋撰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也母曰惠安皇太后王氏始封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為太子更名儇懿宗崩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追尊生母王氏為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居中挽政皆封國公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　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乾符元年正月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疏請停徵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行　賜路巖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地即楊收賜死之所也　二月葬懿宗于簡陵　趙隱罷　以裴坦同平章事五月卒　以劉瞻同平章事八月卒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于韋保衡共短之至是鄴欺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鴆之也　以崔彥昭同平章事　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十一月群臣上尊號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軍中立其子簡為留後　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崍關　上年小政在近下南牙北司互相爭權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數千起于長垣

天下大亂

乙未

乾符二年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南詔請和而遁自是不敢侵邊　推宦者田令孜為中尉上專事游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納賄除官不復聞白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万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京商賈寶貨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四月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逆歸舉兵作亂劫衆萬人攻陷蘇常泛江入海轉掠二浙福建　五月蕭倣卒　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　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衆應之數月間衆至數萬　盧龍大將李茂勳逐其節度使張公素因以茂勳為留後尋致仕奏以其子可舉代之　六月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游獵擊毬上

白衣尚家
入就宋許
入就宦者

賂於帝以襲之帥宰節度使李侃奏為泯之宦者道推求贈官
為既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斥于上十月貶為高郵
州司馬 昭義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為留後 十二月王
仙芝陷沂州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詔諸道兵並取威處
分

丙申
乾符三年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撫得解 二月令天
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群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
平章事 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
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攻剽如故時兵
始休詔復發之皆忿怨思亂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
王仙芝 九月朔日食 王仙芝陷汝州陽武十月攻鄭州 高駢
築成都羅城 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以仙芝為神策押牙
黃巢以辭不及己大怒仙芝因不受命賊分為二

是是曹鳥
真劉子

丁酉
乾符四年二月王郢陷明台州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
州 南詔酋龍為邊患垂二十年至是卒其子法嗣驃信欲安
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
戍邕州歲久饋餉疲弊請許其和詔從之但留荊南宣歙數軍

餘威六七 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不與
之戰密詔其黨誘之郢以餘衆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
餘黨皆平 三月黃巢陷沂州 四月朔日食 賊帥柳彥璋
掠江西 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救之
賊解圍去 王鐸盧攜欲自勉受威節制度攜既以為威與自勉
己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不罷泥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鄜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
戶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
貶時人惜之 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
斬之 黃巢陷濮州 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
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彥璋散其衆

戊戌
乾符五年正月王仙芝寇荊南陷羅城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
救之賊焚掠而去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救
罷宋威招討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

從未營新掐
此不許阿之

禦使段文楚推李國昌之子克用為防禦留後求救命朝廷不許
乃以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舊制
除見用官必令稱愜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斬之
尚讓帥王仙芝餘衆歸黃巢于亳州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

王仙芝陷洪州　黃巢陷虔吉饒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
用據大同　四月除李國昌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進擊寧武
及岢嵐軍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仍以空名
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
命　南詔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
百僚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
不論國體　皇一味和事
請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
五月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
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　以
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恒以囊貯錢自隨行
施句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
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
万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王仙芝餘黨
剽掠浙西　六月從高駢為鎮海節度使禦之　七月黃巢寇
宣州巢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李
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事　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李國昌父
子於蔚州敗績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十二月黃巢陷福州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將
兵討之　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吳越之始
己亥
乾符六年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　河
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　四月朔日食　上以群盜為憂王
鐸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
詔以鐸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黃巢上表求廣
州節度使左僕射于琮以為不可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巢得告
身大怒九月急攻廣州陷之　高駢請分兵守要害以擊黃巢
不從　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　黃巢陷
潭州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
衆趣襄陽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
黃巢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
兵屯荊門大破之追北至江陵賊渡江東走巨容不肯追全晸
追之會朝廷除代亦還賊將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攜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
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鐸與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
廣明元年正月沙陀寇忻代遂晉陽尋還代北　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貪虐遣教練使張彥球追沙陀至百井軍變還殺傳圭

朝廷遣使宣慰曰敕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恨
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
田令孜專權無上杜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
省賜死　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
鬪雞與諸王賭鵝鵞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毬謂優人石野豬
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
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胡
商貨財之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
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田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
為幸蜀之計奏以其兄陳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牛勗羅元杲
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
使師立鎮東川勗鎮興元　以鄭從讜為河東節度使康傳圭
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五月劉漢宏寇宋兗徵東方諸道兵討之　以宦者西門思恭
為鳳翔監軍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與將相同　黃巢屯
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乃致書高駢請降駢為保奏因罷諸道
兵巢尋告絕請戰駢兵大敗賊勢復振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
素微賤報至蜀人皆驚莫知為誰青城有妖人詐稱陳僕射止

逆旅衆為甚急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
誅之　蔚朔節度使李琢與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
赫連鐸共討沙陀沙陀守將高文集與其前長子友金以朔州
降　黃巢陷宣州　劉漢宏掠中州　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
表以崔澹不許南詔和親之議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
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
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
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卿嗣曹王龜年充使
賜以金帛　七月黃巢渡江圍天長六合高駢上表告急稱
風痺不復出兵　劉漢宏降以為宿州刺史　李可舉討李克
用大破之樂琨嶺李琢從賊李國昌于蔚州國昌克用亡走達
靼　黃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戰勝之
而高駢竟不出兵全晸遂敗時詔諸道發兵屯溵水徐州兵與
忠武兵自相攻殺溵水之兵皆散巢遂悉衆渡淮　十月黃巢
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　群盜陷澧州　十一月河中裏俠
王重榮作亂詔以為留後　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上召宰相
議之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為天平節度使俟其到鎮討之
盧攜以為不可乃止至是攜逆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

内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衆琢和
史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
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 黃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
讓收軍退保潼關奏已乏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
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 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
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 田令孜奏募坊市數
千人以補兩軍 徐州牙將秦宗權逐蔡州刺史據其城 張
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
得禀賜衣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
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言聞
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今
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
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
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拔關下不見其
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
關賊悉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坑入夾攻潼關關
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
王重榮請降於賊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盧攜罷以王徽

裴澈同平章事田令孜聞黃巢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于攜
而薦澈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 鳳翔博野救兵至渭橋見新
軍衣裘溫鮮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甲申亂兵入城
田令孜率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
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
及補將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
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
之直方居以匿公卿于複壁見殺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
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
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以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
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
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
故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 黃巢故至盧琢黃鄴于崇等將
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 鳳翔節度使
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
師 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
濬員外教臣 濬避亂商山召拜為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外

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河中留後王重榮悉驅黃巢使者殺之引引兵與巢將朱溫戰大破之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辛丑

中和元年正月車駕發興元時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以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同平章事時田令孜專權群臣莫敢進規惟蕭遘與爭辯朝廷倚之　丁丑車駕至成都館于府舍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加高駢東面都統趣駢討黃巢使者相望終不出兵　三月朱溫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督漢將士赴難有功者并聽以墨敕除官　黃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帥兵擊敗之　沙陀李友金等說監軍陳景思請赦李克用父子之罪召以討賊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克用克用率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窺西京而諸道并四方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忻悅　四月鄭畋屯盩厔鳳翔司馬唐弘夫屯渭北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沙苑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屯渭橋鄜延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武功弘夫乘鳳翔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副都統陳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率銳卒五千夜入城民懽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忠武監軍楊復光援鄧州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縱沙陀剽掠忻代留居代州　七月以韋昭度同平章事　田令孜撫從駕諸軍不及蜀軍西川黃頭軍使郭琪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命諸軍擊之琪潰圍奔廣陵　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諫田令孜矯詔貶昭圖為嘉州司戶遣人沈于蟇頤津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　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潯敗詳乘勝從陷華州　感化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將兵入關討黃巢溥還兵屠河陰逐詳而敕之詔以溥為感化留後　壽州

閏之右

屠者王緒據本州陷光州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南詔上表款附　高駢召董昌至廣陵

戰將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如去之昌從之九月自石鏡
引兵入據杭州詔以為杭州刺史　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
言引兵屯興平還襲府城鄭畋奔軍赴行在詔以昌言為鳳翔
節度使　裴澈罷　十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衡澧等州
詔皆以為刺史
壬寅
中和二年正月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
行乃以鐸為諸行營都統罷駢都統但領鹽鐵轉運使　二月
朱溫據同州　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　邛
州牙將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
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
平保大定難屯渭橋中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
行不出同華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
復解利權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既
虧自是貢賦遂絕　六月蜀中群盜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
七月撫州刺史鍾傳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詔以鍾傳為觀察
使　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將兵營于西陵謀并
浙西董昌遣錢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朱溫見黃巢
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殺其監軍嚴實舉同州降王鐸承制以
為同華節度使　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陳
敬瑄遣將討之　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謀于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
驍勇有強兵素有殉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
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
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
中　陳敬瑄遣押牙高仁厚討阡能等平之　十二月以李克
用為鴈門節度使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自高潯之敗諸軍皆
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遣使齎詔及重賂求和克用
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渡河軍于同州
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揆巢弟也王鐸承
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
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
沙陀而破之故罷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
觀軍容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
軍為己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
州又河陽其將樂行達救之詔以為留後賜名彥禎　成德節
度使王景崇卒軍中立其子鎔為留後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

黃巢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　以楊行密為廬州刺史行密本淮南押牙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使知州事朝廷因而命之　陳敬瑄所遣討峽路群盜者久無功江淮貢賦斷百官無依雲安淯井路不通民間乏鹽四月敬瑄乃奏遣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討平之　五月朱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賊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敗大潰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走官軍暴掠無異于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多遺珍寶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遁去　六月黃巢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刺史趙犨守甚固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于碓磑并骨食之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以劉謙為封州刺史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謙娶擊盜有功故有是命　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眾心危懼而全忠益張　左驍衛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田令孜陳敬瑄忌之也　以裴徹同平章事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

舊史巢未嘗焚宮室蓋是官軍所焚

人勁屢逐主帥欲遷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十月克用遣李克修擊之取潞州遂復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以宗女為安化公主妻南詔　忠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勖自稱留後朱全忠引兵救趙犨與賊戰于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

甲辰

中和四年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黃巢兵尚強周岌時溥朱全忠等共救陳州不能支乃求救于克用四月克用將蕃漢兵救之黃巢解陳圍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免高仁厚敗東川兵于鹿頭關進軍梓州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以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時溥將李師悅與尚讓引兵追黃巢至瑕丘敗之賊黨斬巢以降　朱全忠為秦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于天平節度使朱瑄瑄遣弟瑾將兵救之敗宗權于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李克用還晉陽大治甲兵奏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復表大恐但優詔和解

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朕已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領澤潞八月以克修為昭義節度使由是昭義分為二　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未歸以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鹿晏弘轉掠襄鄧還據許州十一月詔以為忠武節度使

初宦者曹知愨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擬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初黃巢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人保鄉里號九龍軍至是觀察使鄭鎰奏以自代　王鐸徙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禎殺之掠其侍妾以聞朝廷不能詰　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攻均州都將馮行襲以計斬之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

乙巳

光啟元年正月詔招撫秦宗權時黃巢雖平宗權復熾殘暴又甚于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故遣撫之　乙卯車駕發成都　淮南敗將張瓌據荊南郢為據澧州　王緒陷汀漳二州　二月丁卯車駕至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田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而令孜養子匡祐自河中歸勸令孜圖重榮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昌符昌言之弟也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擊破之　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儒據東都月餘焚掠殆盡而去　七月右補闕常濬上疏

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皆此猶未之時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說儻於藩鎮豈不攻非猶念欲濮萬州司戶李騎死 八月以趙犨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攻陷鄭滑二十餘州而陳獨完故褒之 王緒前殺將楊緒為王潮為將軍 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將本軍及神策軍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月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乙亥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複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司候孟昭圖九投三諫臣唐代從來未有也

丙午

光啓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戊子田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獨追從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宮夫朔士追衆散皆至盜至為亂兵所掠衣裝始盡上以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無至者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晉之強更與之合蕭遘召玫迎車駕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 朱玫李昌符之兵追逼乘輿狂戰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橫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以從登大散嶺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建扶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也車駕纔入散關玫兵旋至攻散關不克 嗣襄王煴肅宗玄孫也為朱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 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與朱玫李昌符從上表請誅田令孜朱玫李昌符入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玫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 君涉棄鎮歸朱玫 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 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榮表稱田令孜未誅不奉詔 遣王建部將兵三千戍三泉進頓望州刺史將帥逐殺州鎮自此始 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遂與蕭遘議廢立遘不可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 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煴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煴還京師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為冊文尋拜昌圖同平章事 田令

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
依陳敬瑄復恭亦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五月朱玫
以蕭遘為太子太保遘遂稱疾歸永樂　朱玫自加侍中以裴
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
七高駢仍奉牋勸進　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
為宰相專權昌符怒更通表興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
輿至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
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復恭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
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
即聽命表獻絹十萬疋且請討朱玫以自贖　襄王熅遣使者至
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
大怒其大將蓋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咎于我今不誅朱
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燒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
檄道封詔復恭假子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
榮克用共討朱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
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
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　朱玫遣王行瑜屯興州詔神

策都將李茂貞拒之　王潮陷泉州詔以為泉州刺史　十月
朱玫立襄王熅為皇帝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董昌遣錢鏐取越州執劉漢宏昌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
事　十二月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為靜難節度使
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
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怒
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玫斬之并
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衆掠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
詐為迎奉執熅殺之百官死者殆半函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
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熅為賊臣所逼正以
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熅已
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
而行之　孫儒陷河陽　天平牙將朱瑾求婚于泰寧節度使
齊克讓親迎之夕逐克讓而代之　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
自稱武昌留後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　秦宗言圍
荊南二年張瓌嬰城固守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丁未
光啓三年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節度使李茂貞為武定節度
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令孜于端州令孜

兵之治

依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罷偽宰相蕭
遘鄭昌圖裴澈于所在集衆斬之皆死于岐山　壬申車駕至鳳
翔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
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利州
刺史王建襲閬州據之　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舉兵討呂
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秦宗權攻汴州朱
全忠拒擊屢破之宗權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敗
皆弃去宗權之勢稍衰　畢師鐸迎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
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八月天威都頭楊守立與李昌
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　昌符遂擁兵燒行宮
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詔李茂貞討之　河中牙將常行儒作
亂殺節度使王重榮制以其弟重盈為節度使執行儒斬之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于澤州與之收合餘衆罕之
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表罕之為河陽
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　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　詔
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
功于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將朱珍葛從周襲
曹州殺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大戰瑄瑾僅以身免　秦彥共

兵與楊行密交戰大敗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秦彥殺高
駢　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攻鄆州　楊行密克揚州秦彥畢
師鐸走歸孫儒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陷高郵　朝廷
以淮南久亂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全忠遣張廷範
致朝命于楊行密以行密為副使又以李璠為留後遣牙將郭
言將千人送之至泗州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為都統顧
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恨望乃以兵襲璠郭言力戰得免而
還徐汴始構怨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楊行密斬呂
用之　十二月秦宗權陷荊南　錢鏐取潤州
戊申
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朱全忠擊秦宗權將
石璠詔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
行密為淮南留後　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牙將羅弘信為留後弘信殺
彥禎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三月朔日食既
壬寅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
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中尉劉季述
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
年二十七

歐陽永叔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范淳甫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已著矣何必天變孛字之爲妖乎

唐紀

木部三　　華容孫懋撰

昭宗本紀　昭宣帝附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也母曰恭憲皇太后王氏始封壽王名傑文德元年三月僖宗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爲皇太弟改名敏後又改名曄癸卯僖宗崩乙巳即皇帝位（舊書帝子傳未嘗另也恭憲而惠安加謚新書與通鑑誤分為二后）　帝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帝嘗謂楊復恭曰朕不德爾援立我有當藏省修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閱進奉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　四月孫儒襲楊州陷之楊行密走歸廬州李克用遣兵取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兵救卻之時罕之在澤州專以寇鈔爲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　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據之詔以禹爲荊南留後時藩鎮各務相

錢其以養民為事獨高與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
將謂之北韓南郭高彥從姓名從訥　五月朱全忠大破秦宗
權于蔡州圍之　王建既陳敬瑄之罪請朝廷命帥討之東川
節度使顧彥朗表請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
壽王從幸蜀走竹疲乏卧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以鞭抶之使
前上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
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
以韋昭度充西川節度使徵陳敬瑄為龍武統軍　八月楊行
密圍宣州　十月葬僖宗于靖陵　十一月朱全忠遣兵擊時溥取
宿州　十二月秦宗權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于朱全
忠　陳敬瑄拒韋昭度不受代詔削敬瑄官爵以昭度為招討
使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討之
龍紀元年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事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
兵救之大敗　二月朱全忠械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　三
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六月李克用拔磁洺敗孟方立
楊行密拔宣州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　十月平盧節度使
王敬武卒軍中推其子師範為留後　十一月上將祀圜丘故事中
尉樞密皆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

服孔緯以諫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宦者始服劍佩侍祠　上（先可謂有是基于）
在藩邸素疾宦者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
不平政事多謀于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
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
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
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
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
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
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封復恭恐守立為亂謂復恭曰朕欲得
守立在左右復恭見之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旬月
擢至天武都頭俄加平章事
（庚戌）大順元年正月群臣上尊號　李克用拔邢州　王建攻邛州
刺史毛湘以所部出降　二月楊行密取潤州　李克用攻雲
州防禦使赫連鐸求救于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引兵赴之
克用不利引還　以楊行密為寧國軍節度使　赫連鐸李匡
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臣與河北三鎮
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將張濬素惡克用上從容與濬

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强兵以服天下上于是募兵京師至十
萬人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
不可者十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
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
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之但乞
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
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
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
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
二相言協僶俛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為河
東行營都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
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擧橫挑强寇吾見其顛
沛也遂以衰疾固辭濬發京師言于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
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餞濬于長樂坂屬濬酒濬辭
復恭戲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
恭益忌之濬會諸道兵于晉州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以
潞州附于朱全忠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
六月更名義成軍曰宣義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　八

月孫揆赴鎮潞州李克用養子存孝伏兵擒之以歸殺之　九
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存孝擊破之從取潞州朱全忠將軍
河陽引軍還　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　王
建克邛州十月取蜀州　官軍出陰地關李克用遣李存孝將
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
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
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靜難鳳翔保大
定難之軍先渡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
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與其衆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
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乃得逾王存孝取晉
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附表訟冤表至濬
已敗朝廷震恐濬建至河陽撤屋為栰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
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
鄆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
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辛亥）大順二年正月朱全忠欲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乃自
黎陽濟河伐魏五戰皆捷弘信畢幣請和全忠乃還魏博自是
服于汴　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　李克用

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讎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孫儒攻宣州　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濬與孔緯皆未樓于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并聽自便　當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眾歸鎮　四月彗星見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王建見罷兵制歎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當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於是建表敬瑄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從說昭度東還昭度不決建擒昭度親吏臠食之昭度大懼遽稱疾歸建送之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納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　五月孫儒遣兵掠滁和楊行密攻克之　七月辛克用攻雲州克之赫連鐸奔吐谷渾歸幽州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　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上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九月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刺殺之

東川節度顧彥朗卒軍中推其弟彥暉為留後　十月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建謙恭儉素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蜀人畏服之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順節為名李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於臨城　朱全忠攻時溥取曹州溥軍自是不振　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誣其作亂十二月誘殺之百官表賀　孫儒攻宣州發破楊行密之兵行密求救于錢鏐鏐以兵食助之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賜旌節楊守亮因而奪之使守亮寇梓州王建遣兵救却之守亮又欲自金商襲京師洵州刺史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廷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二月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謀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

亦在疾惡但不當不從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
尚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
之　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　朱全忠擊宋
瑄瑄擊破之　楊行密取常州潤州　朱全忠遣軍攻時溥溥
因請和全忠曰必移鎭乃可溥許之全忠爲奏請以溥爲太子
太保溥懼賊不奉詔　三月以鄭延昌同平章事　李克用王
處存攻王鎔鎔擊破之　四月楊行密取楚州　楊行密屢敗
孫儒兵六月擒儒於陳斬之儒衆多降于行密其將劉建鋒馬
楚之始
殷收餘衆南走比至江西衆十餘萬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頵
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甲天下時稱揚一益二及
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閒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七月
李茂貞取鳳興洋三州　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李
茂貞取興州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　李克用養子存孝爲存
信所譖懼及禍乃潛結王鎔朱全忠上表以邢洺磁三州自歸
乞賜旌節及令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朱全忠遣兵取時溥濠泗漢三州進擊徐州　宣明曆浸
差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于閬州破之

景福二年正月李茂貞自請鎭興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茂貞以不兼得鳳翔不奉詔　李克用圍邢州王鎔致書謝
之克用怒進擊鎔大破之李匡威引兵救鎔克用攻邢州　李
匡威爲弟匡籌所逐奔王鎔于鎭州　以柳玭爲瀘州刺史柳
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爲御史大夫
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久謫于外　四月王建奏請殺田令
孜陳敬瑄不從自殺之　朱全忠自將擊徐州拔之時溥擧族
登燕子樓自焚死　李匡威謀奪鎭州伏甲劫王鎔有屠者墨
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七扶鎔登屋鎭人共攻匡威殺
之　五月王潮取福州自稱留後遂有汀建二州嶺海閒群盜
二十餘輩皆降潮　閏月以[illegible]誠等爲諸道節度使
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
加恩寵兵令赴鎭　七月王鎔救邢州李克用救之鎔懼請和
助攻邢州　楊行密克廬州　李茂貞恃功驕橫表不遜上
決意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八月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
使討茂貞　楊行密取歙州　朱全忠遣兵攻兗州與朱瑾戰
屢破之　九月以錢鏐爲鎭海節度使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
萬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六萬屯于盩厔以拒之禁軍

晉新募少年而兩艦皆逆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
皆迎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等陳于臨
臯驛表杜讓能罪請誅之　上涕下不自禁是日再表讓能為
雷州司户斬西門君遂等三人　以崔昭度崔昭緯同平章事
李茂貞勒兵不解請殺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從而擠之
十月賜杜讓能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于邠岐南北司往往依
附二鎮以邀恩澤徙以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於是
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州之地　以王溥為福建觀
察使　楊行密取歙州　王行瑜求為尚書令崔昭度密奏太
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於身
避讓行瑜安敢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十
二月朱全忠請徙鹽鐵于汴州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鄆兵
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邵州刺史鄧處
訥取潭州殺周岳詔以處訥為武安節度使
甲寅
乾寧元年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二月朱
全忠大破朱瑄兵于魚山　以鄭綮同平章事累辭不獲　三
月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存孝驍勇軍中莫及克用惜其才
意諸將必為之請而竟無一人言者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

又有薛阿檀者勇與存孝相伴密與之通恐事泄遂自殺自是
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　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鄭
延昌罷　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
哭言谿奸邪不可用竟罷之崔昭緯忌之也谿十表自訟貶崇
魯詔停崇魯見任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　七月
李茂貞克閬州楊復恭帥其族黨犯圍走　鄭綮致仕　以徐
彥若同平章事　八月楊復恭等走至乾元為韓建所擒執送
京師伏誅　十一月朱全忠泗州刺史張諫降于楊行密行密遣
押牙唐令回持茶於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取其茶汴楊始有
隙　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籌走死　黃連洞蠻圍汀
州王潮遣兵擊破之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
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封州刺史劉謙卒其子隱
居喪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
龜表隱為刺史
乙卯
乾寧二年正月李克用入幽州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
屬　以陸希聲同平章事　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卒軍中請以
重榮子珂知留後珂重盈兄重榮之子也重榮養以為子重盈子
保義節度使珙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珂上

表自陳且數擾于李克用上遣諭解之　董昌求為越王不許
遂自稱皇帝錢鏐擁兵諫之　從以李谿同平章事崔昭緯使
王行瑜李茂貞表谿姦邪宜罷吾歡狀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
與藩鎮圖之至于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復罷
谿　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　從其請　以王珂同
平章事　李克用表王重榮有功于國請賜珂旌節王珙厚結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
河中上報曰先已允克用之奏矣　楊行密攻濠州拔之擒
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矣行密見其資狀性識類異于人命徐
南唐之始
溫養以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行密曰
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逾垣入宮
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
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四月
下詔悉罷之　陸希聲罷　楊行密取壽州又漣水　以韋昭
度為太保致仕　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月制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王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
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

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珙請
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東婚姻必為諸公不利
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
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甲子至京師市人震恐上御安福門以
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上諭之曰卿等不奏請俟報輒
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
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之宴三帥奏稱
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
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又樞密使康尚弼等
數人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于陝王珂于同州上皆許之李
克用聞三鎮犯闕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
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
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六月錢鏐遣其將顧全武討董昌
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為諸道租庸使上以崔昭緯首外交藩
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用緯濬　李克用大舉蕃漢
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
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攻拔之斬
刺史王瑤七月丙辰朔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王行約棄同州

走乙未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奏請幸邠州樞密使駱
全瓘請幸鳳翔上曰克用已駐軍河中就使至此朕自有以枝
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
之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
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
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軍頭李筠將本軍于
樓前侍衛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左右扶上下樓繼鵬
復縱火焚宮門煙焰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
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上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
實帥眾繼至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恐為所迫辛酉
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啟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
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
聲震山谷時百官多從不及判度支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
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甲子徙幸石門鎮帝在道或獻飴茶駐
馬為嘗民為流涕　丙寅克用遣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
上遣內侍詔克用與王珂各發萬騎赴新平討行瑜克用遣兵
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于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
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聞邠

岐欲迎車駕乃移兵雲陽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又遣史儼
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李思孝攻
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于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
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
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且命二王拜克用為
兄　以崔胤同平章事　李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
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于吾家
李克用表請上還京從之時宮室焚毀未完葺上寓居尚書
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崔昭緯罷　九月孔緯卒　王建
遣兵赴難屯綿州　楊行密遣兵救董昌　十月崔昭緯以黨
附邠岐貶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
克用（後克用寵陳氏為己又晉人憾中乃卒）　上還居大內　以孫偓同平章事　十一
（克用夫人全忠氏帶之之寒心）
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挈族出走薛為部下所殺傳首　朱
全忠圍朱瑾于兗州　十二月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
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請與兵討之大破東川兵于楸林　進
李克用爵晉王李罕之蓋寓諸將任進官有差　李克用遣掌
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于貴近或曰茂貞
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

臣之狀行瑜為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庭豈可不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恐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所據

乾寧三年正月蔣勍據邵州　劉建鋒遣馬殷擊之　閏月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意于汴　二月以通王滋判侍衛諸軍事　朱全忠薦張濬為相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則臣夕至闕庭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　朱全忠遣龐師古擊鄆州　四月河漲將毀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為二河夾滑而東為害滋甚　李克用擊羅弘信敗之進攻魏州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　五月顧全武圍越州董昌棄帝號復稱節度使　楊行密取蘇州　崔昭緯既貶復求救于朱全忠詔遣中使追斬之中外咸以為快　荊南成汭將許存伐于王建　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六月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召葛從周于鄆州使救之克用軍還　從周還擊兗鄆兵破之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三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告急于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覃王嗣周與戰敗績七月茂貞進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上亦憚遠適癸巳至富平復遣入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藩鎮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避邊鄙臣恐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丙申至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崔胤罷上以其為崔昭緯之黨也　以陸扆同平章事　楊行密表請上遷都江淮　王建請上幸成都　八月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嘆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茂貞所擒則為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

入援　王摶罷以朱朴同平章事水部郎中何迎薦朴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兼判戶部凡軍旅賦財一以委之　九月以王潮爲威武軍節度使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陸扆爲陝州刺史胤之罷相歸建之志也胤深怨于朱全忠且數之害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建與徵參召胤爲相遣使諭止全忠胤恨來代己遂以黨于茂貞而既　十月以涂便爲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建從佐佑之竟不出師　以王摶同平章事　以錢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據境拒之封州刺史劉隱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之知柔入表隱爲行軍司馬

乙丁

乾寧四年正月韓建奏睦濟韶通彭韓沂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上入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不之見表請勒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上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軍頗有學薄偏黨已皆罷遣詔亦從之于是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之　立德王裕爲皇太子韓建白諸王于別宅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　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襲兗州克之朱瑾奔淮南全忠執瑄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　孫偓朱朴罷　馬殷克邵州擒蔣勛　三月朱全忠以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州　四月遣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六月李茂貞奏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詔貶建爲南州刺史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建茂貞皆不受代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宰相切諫乃止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神斷不疑制于未亂上曰何至于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

不分封之禍極四此

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沂等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李克用欲出州兵入援劉仁恭不聽九月克用引兵攻幽州敗績　十月以韓建爲鎮國匡國兩軍節度使建始營有同華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以王建爲兩川節度使　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　朱全忠擊楊行密于清口全忠大敗行密自是

春自代宋後 勝五回晉立 自號九宋卧 十九也

逆保據江淮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　十
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自稱留後　右拾遺張道古
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年而曾不知馭臣
之道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
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大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
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戊午
光化元年正月下詔罷已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
鳳翔兵皆罷之　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逾與
詐欲致過人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駕與韓建皆修
復宮闕奉上歸上安詔以建為修宮闕使建及茂貞皆致書于
李克用請和仍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三月以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　劉仁恭取
滄景德三州　四月朱全忠會劉仁恭羅弘信共擊李克用敗
之拔洺邢磁三州　八月乙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　上
以藩鎮跋扈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和解之
克用欲從詔全忠不從　九月戊戌克羅州　魏博節度使羅
弘信卒軍中推其子紹威為留後　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
前常州刺史王祝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將入以為必入相過
陝節度使王珙延奉甚至請敘子侄之禮珙因辭珙怒使送者
殺之以聞朝廷不敢詰　十二月以羅紹威為魏博節度
使　十二月李罕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為昭義節度使

己未
光化二年正月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劉仁恭屠貝州進
攻魏州羅紹威求救于朱全忠三月全忠遣將擊敗仁恭兵遂
東勝攻李克用大敗而還　六月朱全忠奏以丁會為昭義節
度使徙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卒　陝虢軍亂殺節度使王
珙都將朱簡自為留後附于朱全忠改名友謙　七月馬殷拔
道州　八月李克用拔潞州表孟遷為留後　九月以李茂貞
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十一月馬殷取郴州連州始盡有湖南
之地

庚申
光化三年四月朱全忠遣兵擊劉仁恭五月拔德州圍滄州仁
恭求救于河東李克用遣兵救之　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
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
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奪恐其致亂從容言于
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
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
速奇變　胤聞之譖摶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

已根之遣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罷從同平章事
貶摶溪州司戶流道弼於驩州皆賜自盡于是胤專制朝廷
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　七月李克用遣兵攻邢洺以救滄州
汴軍敗還　九月徐彥若罷為清海節度使崔胤以彥若位在
已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時藩鎮皆為強臣所據惟薛王知
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崔遠罷以裴贄同平章事　朱全忠攻
鎮州王鎔請和以其子為質全忠引還　朱全忠擊劉仁恭取
瀛景莫三州　馬殷取桂宜巖柳象五州　朱全忠攻定州義
武節度使王郜奔晉陽自是河北諸鎮皆服于全忠　自宋道
弼景務修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
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任南司吾輩
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援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
一月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加辰巳宮門不開
季述詣中尉率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
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
胤不敢違其意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
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
之曰汝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即扶上與何后同輦

帝以十一月庚寅幽少陽院至次年正月甲申復位凡五十有五日

嬪御隨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
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
遣兵圍之穴墻以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
衣衾號哭聞于外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以上為太上皇
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
從胤客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全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
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
李振說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豈
因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
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
之

辛酉

天復元年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
上復位黜太子裕為德王初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
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能
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
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右軍
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王仲
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

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
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
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
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以裕幼弱非其罪赦為
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
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上寵待加益至朱
全忠由是益重李振　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
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
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
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宦官
典兵乞令胤主左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
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
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于是復以宦者韓全誨張彥弘
為左右中尉　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
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三千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
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不從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取河
中以制河東二月遣張存敬等襲之而自以大軍繼其後李克
用不及援晉絳等州皆下執王珂歸之　以王溥裴樞同平

章事　李克用遣使請好于朱全忠全忠忿其書辭蹇傲三月
遣氏叔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等州皆降　四月制雪王涯
等十七家　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李茂貞入朝韓全誨深以相結崔胤始懼益求朱全忠而與茂
貞為敵矣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
預其謀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
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
他變胤不從堅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乃求
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
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韓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譁訴胤減
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
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
迎車駕　初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繼誨彥
弼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韓偓因
問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令狐渙欲令朕召卿及全誨等于內殿
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罪數人速
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
有所銜益不自安事終未了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

胤稱不遵敕旨改使監軍守陵皆不行上曰如之何　朱全忠
將從卿言由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
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茂貞共其功恐兩帥交爭
則事危矣卿與從卿速飛書兩鎭使合謀又謂偓曰繼昭彥弼
輩驕橫益甚對曰茲事失之於初當其立功時但應以官爵田
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且皆從卿本皆喫兵欲以
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宗兵若來必與闕下恆
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十月全忠兵發大梁　楊行密遣
兵攻杭州擒其將韓全武　韓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
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上遣詔從何曰我爲宗社大計
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是日趙國夫人出語韓偓
曰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
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及閣延英金鑾等殿侍側
問識故急如戚通以來近例中繼請遣兵搜內庫寶貨法物全
誨怒遣人逐諸王宮人先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
都京師大駭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陳兵殿前言
於上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
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李彥弼卿

於御院縱火時十一月壬子日也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
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群臣傍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
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
夕宿鄠縣茂貞迎上于田家磑上下馬慰接之壬戌至鳳翔
朱全忠聞車駕西幸欲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
取之必有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以建爲忠武
節度使以兵送之　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帥
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
國之慚然不敢不勉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
翔軍于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
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
若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鎭全忠乃拜表奉辭移兵
北趣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　李茂貞以詔
命徵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十騎趣晉州與汴兵戰于

戊昭信節度使

平陽北破之戊昭信度使馮行襲亦遣使聽命于全忠韓全誨
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兵皆爲所殺全誨又徵兵于王建建
使王宗佶將兵五萬聲言迎駕實襲山南諸州　以皇子禨
參知機務崔胤罷　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遺表

薦劉隱權留後　江西節度使鍾傳取撫州

壬戌
天復二年正月以常昭範同平章事　二月李克用遣兵攻慈隰進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　盛發隋度　三月汴軍大破河東軍遂圍晉陽自是李克用不敢與朱全忠爭者累年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宣諭江淮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行營都統賜爵吳王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　田頵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以為不可遂辭之　四月盧光啓罷　崔胤詣河中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乃將兵發河中五月至東渭橋　初上嘗與李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常昭範朕何以迎宰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昭範屢以大杯獻上上不即持昭範舉杯直及上頤至是遣毋爭而罷　進錢鏐爵越王　以蘇檢同平章事李茂貞以宦者志也　梁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楊行密取梁州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虢縣北大敗而還全忠攻鳳翔按之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攻宿州不克而還　八月錢鏐將徐綰許再思軍亂逼杭州　起復常昭範同平章事李茂貞及中尉韓誨志之　王建取興元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大敗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乞奉車駕還京　王建取洋州　以李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節度使　徐綰許再思召田頵攻杭州錢鏐告急于楊行密行密召頵還頵乃與綰再思俱歸宣州　十月王建取興州　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封拜皆儼行之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從遣使詣岐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翔軍夜縋降汴軍者甚衆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　十一月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引兵救鳳翔　朱全忠遣兵取鄜坊茂勳降　常昭範卒　時李茂貞山南州縣皆入王建閬州與皆入全忠茂貞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遂與全忠通書相

問歸罷韓全誨等相約迎駕還宮　十二月上召李茂貞蘇檢李
繼誨等宴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數
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
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　李繼昭請朱全忠率
癸亥
天復三年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充兗州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
京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
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己酉遣
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褒全誨等首以示之曰嚮來脅
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
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
貞疑崔胤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
聘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甲寅鳳翔城門
始啓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蘇檢女為景王妃以自固
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
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
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全
忠乃命朱友寧將兵扈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

胤為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　己巳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
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
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
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其出使
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
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　以崔胤
兼判十二衛事　二月貶陸扆為沂傅分司王溥為賓客分司
賜蘇檢死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
功臣將佐敬翔朱友寧都頭以下皆賜號有差　上議褒崇朱
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濮
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于幼沖固請之乃以輝王祚為諸道兵
馬元帥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　崔胤惡韓偓使朱全
忠白上貶偓為濮州司馬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于故兩軍
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
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于延喜樓全忠奏曰李克用於臣本無
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畏吾將其
後耳　以裴樞同平章事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朱全忠遣朱
友寧等從同擊王師範　五月馬殷襲江陵陷之　六月楊行

密遣兵救王師範擊朱友寧斬之七月朱全忠自將擊破師範兵
遣楊思厚攻青州　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　楊行密將田頵
安仁義以宣潤州叛行密遣兵擊之　楊思厚通青州王師範
降　十月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　雷從周取兗州　宿衛使
朱友倫卒朱全忠遣其子友諒代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
凝取荊南以其弟匡明為留後將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
匡凝兄弟委輸不絕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朱全忠恐
其挾有劫遷之謀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
頵　以獨孤損同平章事　裴贄罷　朱全忠謀篡奪恐張濬
扇動藩鎮諷張全義殺之
（甲子）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崔胤立異密表胤專
權亂政請并其黨鄭元規殺之　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全忠
遂遣殺胤及元規等　朱全忠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
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將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
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
我曹流離至此　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
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
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

號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
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
月乙亥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
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上遣間使以御札
告難于王建建遣王宗佑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
兵不得進而還　朱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辭上先赴洛
陽督修宮闕上留興晏群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自
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
以為圖己不飲陽醉而出　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
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
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四月朱全忠奏
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
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
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　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全忠迎於
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
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使人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
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　自崔
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

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
日乃悟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甲辰至洛陽入
宮以蔣玄暉王殷爲宣徽南北院使張廷範爲衛使韋震爲河
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爲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朱全
忠爲護國宣義宣武忠武節度使　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
許朱全忠爲之言於帝改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
羅紹威爵爲鄴王　五月帝宴全忠寮佐罷從召全忠宴于内
殿全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
醉矣乃還大梁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抵
之河中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
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問全忠
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
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玄暉伺
帝動静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
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　時李茂
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欲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
變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
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

夜叩宮門故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追
殺之時帝年三十八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
殺大家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于玄暉乃釋之癸卯玄
暉矯詔貞一漸榮弑逆立輝王祚爲太子更名柷時年十三宮
中恐懼不敢出聲哭

昭宣光烈孝皇帝諱柷昭宗第九子也母曰皇太后何氏始封
輝王朱全忠已弑昭宗矯詔立爲皇太子監軍國事天祐元年
八月丙午即皇帝位于柩前　九月尊皇后爲皇太后　朱全
忠引兵至駱谷鳳翔邠寧兵竟不出遂東還　十月朔日食
初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
我令我受惡名于萬代葬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
陳非己志請討賊于是殺朱友恭氏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
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逆謀赴燎　十二月以劉隱
爲清海節度使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陵夫曾入弑逆者皆賊）

乙丑天祐二年（帝立不改元仍稱天祐）正月陽行密克潤州殺安仁義　二月
朱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子德王裕等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
殺投尸池中　陽行密將劉存拔鄂州執杜洪　葬昭宗于和
陵　三月朱全忠徙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　柳璨譖獨孤損

（友恭叔琮已誅玄暉乃不以爲忌可也）

裴樞崔遠等朱全忠皆罷之　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　四
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六月朱全忠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
扆王溥等三十餘人于白馬津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　八月
王建取金州　柳璨以詔書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于王官
谷圖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尋放還山　九月朱全
忠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遂取江陵趙匡明奔成都　十月朱
全忠自稱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　朱全忠擊淮南大敗
起居郎蘇楷上言先帝謚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乃當御張廷範
奏改爲恭靈莊愍廟號襄宗　十一月楊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
節度使　以朱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先是全
忠急于傳禪蔣玄暉與柳璨張廷範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
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怒其稽緩宣徽
副使王殷趙殷衡因譖之故至是竟不受柳璨逆及請傳禪詣
大梁白全忠全忠拒之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誅蔣玄
暉柳璨張廷範

丙寅
天祐三年正月羅紹威借朱全忠兵自殺其牙軍八千家　以
朱全忠爲三司都置使不受　四月朔日食　鎮南節度使鍾
傳卒子匡時爲留後　九月朱全忠攻滄州劉守文其父仁恭
救之　楊渥取洪州　十月王建立行臺承制封拜　劉仁恭
求救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李繼
徽攻夏州朱全忠遣兵救之繼徽兵大敗　朱全忠以高季昌
爲荊南留後季昌自此遂據湖南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以
潞州降于李克用克用朱全忠引軍還

丁卯
天祐四年正月淮南將張顥徐溫諫楊渥不聽帥牙兵直入庭
中斬渥所親信者十餘人謂之兵諫　三月下詔禪位于梁遣
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冊傳國
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　四月全忠廢帝爲濟陰王遷于曹
州柵之以棘使甲士守之梁開平二年二月遇弒年十七謚曰
哀帝後唐明宗追謚昭宣光烈孝皇帝陵曰溫陵
歐陽永叔曰自古亡國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
有漸積及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爲者矣
可謂眞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于興復而
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頹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
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于天下
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漬積豈一朝一夕哉

唐紀

末卷四　　慕容臻慧撰

懿宗后妃昭宗后列傳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不詳其世咸通中冊號貴妃生普王乜平元十四年王即位是為僖宗追尊皇太后冊上謚號附主懿宗廟即其園為壽陵后舊號以上帝患官之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恒憂懼妃獲侍左右慰安起居於倦無恙及即位進拜淑妃所生女為同昌公主下嫁韋保衡處內宅妃以主故出入娛欲不禁是時揣言與保衡亂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緣它罪為人所發且汙舊謗卒賜死妃猶處其中黃巢之難流落閭里不知所終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後庭得幸生壽王而卒王立是為昭宗追號皇太后上謚附主懿宗室知故葬號安陵呂后弟瓌官之景福初瓌位任寖重帝亦以外家倚之為中尉楊復恭所猖表為荊南節度使瓌之鎮道吉柏江復恭密諭楊守亮殺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顯帝為壽王后得侍婉麗多智恩遇厚甚既即位號淑妃從幸華州詔冊為皇后光化三年劉季述等幽帝內樣後恐賊加害天子踊取璽授季述然帝固幽東宮賊平返正天從中從帝駐鳳翔李茂貞劫帝疛軍不得已后從御蕭梅會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賊手矣淚數行下帝不悟既至穀柄益衰左右皆釋逆庸奴后侍膳服無頃史去側至洛帝憂思忍與后相視無死所以而遇弒哀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中不敢哭從居積善宮號積善太后溫將篡位后遂遇害初蔣玄暉為全忠徽九錫入喻后意不免見全暉垂泣祈哀以母子託命宣徽使趙殷衡譖于全忠曰全暉實私石后疾積善宮將復唐全忠怒遂遣縊后以醜名加之廢為庶人

廣德公主列傳

廣德公主宣宗之女也下嫁于悰懿宗將擢悰為相僖宗西狩悰為黃巢所害主泣曰今日誼不獨存賊宜殺我巢不許乃縊室中主治家有禮法嘗從悰毀韶州侍婢數人卻州探贖遣凡內外冠婚喪祭主皆身委方親為戒得其心為世閒婦悰之敗懿宗僖平年事常保衡毀之也同時生主悰事等此習尚書丞丞事當以下十餘人皆處之謝謫之而主與悰行則肩輿門相

對坐則執琮之帚琮由是獲全

僖宗二子列傳

僖宗二子史失其母氏位建王震中和元年始王益王陞光啓三年始王並亡薨年

五燈會元曰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逃遁人無知者至邵武城外見諸山藹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禪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為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為泉曰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當號龍湖翔入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閱化三十餘年臨示寂擊鐘集衆說偈安然而逝塔于本山

孫子曰禪家好為奇幻語驚世俗雖以盡信然史子建益二王並亡薨年則其逃而為僧家或有之二王嗣位未定此師之為建為益俱未可知其曰太子禪家緣釋迦為言比比有之不定（以二王封年並之此當為建王）建之嗚呼僖宗而後唐愈不可為矣韓建盡呼被髮着緇但念禪夜叩單衣着纔柱使此師不去而僧為帝為王皆不可以自全即方其未死以前幽辱窘恐皇皇焉不知命在何日求如一苦竹頭陀死生聽其自然安可得者而世人宴安富貴不見將來往往不能遠覽是以古之讓天下者自泰伯以後僅見此師泰伯知興禪師知廢要其至德無稱則未有得而軒輊者雖然師亦逃而去之足矣何必于為僧孫子曰不為僧不為深山之僧則其勢不足以自晦不自晦則當時衆而目之或反以之速禍是故武攸緒之于道師之于禪皆有托而逃然攸緒一藏其身遂可以避禍而師並欲藏其名則其取忘有甚焉者耳予想夫師之遠識勁骨卓然千古而史無述之者故特為表而著之

杜宗楊收杜讓能王鐸王徽鄭畋鄭從讜盧攜列傳

杜宗字永裕司徒佑之孫也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時憲宗愛其女岐陽公主（公主自有傳見前）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尚之諸家多不願惟悰以選召見麟德殿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還擢鳳翔忠武兩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

更史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
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期
著于令初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
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
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欲奏之悰曰野獸
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
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
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
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
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
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
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李龍
暴虐得蒼麟白鹿以是觀之瑞豈在德公宗嘗為潞州別駕及
即位潞州奏十九瑞公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勸職業此等瑞物
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
之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會昌初武宗遣中使誅故相楊嗣
復李珏悰騎馬見宰相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
手滑于是德裕三上奏言救嗣復等得免未幾出為淮南節度

使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是軍選而獻之監軍請悰同選
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有敕悰不敢預聞監
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亦請敕
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
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
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得卿如得一魏徵
何而徵皇凡
矣劉稹平進左僕射未幾出鎮東川徙西川宣宗時復鎮淮南
淮南軍飢民多流亡至漉漕渠遺米悰更表以為瑞且冀子進
要改事不治罷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懿宗起為留守復節度
劍南西川懿宗召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
公慶繼至獨揖悰三相起避之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
乃宣宗大漸時中人請帝監國奏也曰當時大臣無名者當以
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
大臣當于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遣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
不垂手滑要
用
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
得遽贊成殺大臣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
既而事寢未幾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荊南節度使會黔南觀察
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

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悰于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
周用鈍出入將相而孚自奉養未嘗厲進幽隱佑之素風褒焉
故特號充角序
楷狀字義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
上書闕下任爲潦州録事客死姑蘇狀七歲而孤愿若成人丗
長孫觀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執就與人多造門觀賦
詩至堅敗其藩狀溯之曰爾非亂角者異用觸吾藩及壯長六
尺二寸廣額深顧氣眉目寡言笑博學強記至它藝無不通解
貧甚以卅春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淡
陽耕得古鐘高尺餘狀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
欒果然書言琴通黄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羅萬附灌
末然時有安説者世稱善琴狀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説曰世謂
周文武二王所加者狀曰能爲文王操乎説即以黄鐘爲宫而
奏之以少商應大絃狀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
得武声乎説大驚因問樂意狀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
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祀
地祇大呂黄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黄帝樂也咸池堯樂也
不敢用黄鐘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鐘爲宫黄鐘爲角

太蔟爲徴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宫太蔟爲角姑洗爲徴南
呂爲羽説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
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
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説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惟用黄鍾一
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
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宫某律爲商某律
爲角某律爲徴某律爲羽某律少宫某律少徴亦曰變曰比一
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旋比旋宫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説説將七
十餘以爲未始聞而狀未冠之以凡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
梳揭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又
爲度判西東西川亂隨府三遷蜀有可繇直嶲州西南地寛平

膺夫屯田亦須相彼勞以置一集賊則不得歲何朝廷下屯田有民夫遣惠則不酒朝安得賊夫業埃好所耕家

多水泉可灌溉稻或謂悰計與屯田省轉饋悰將從之狀曰田
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戰西南屯士往耕則
姚嶲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緣蠻得
長驅是資賊粮豈國計邪乃止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懿宗時
擢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入邕州掠交趾
調華人往屯凌執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狀議頒章表
士三萬置嶲南軍以捍蠻患教嫺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

食汎舟南海天下嘉其功進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旣益貴指
自盈滿爲戒修門吏童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居而叔與之
畢諴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以遺之諴諴不
能盡從玄价以爲員己陰譖之罷爲宣歙觀察使韋保衡又劾
諴前用殿誤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又它隱盜明年貶端州
司馬又明年流驩州賜詔內養追賜死後三年詔追雪其事復
官爵

杜讓能字群懿如晦從裔故相審權之子也擢進士第僖宗狩
蜀奔謁行在累遷爲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書詔叢浩讓能思
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僅機無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
兵部尚書田令孜之劫帝夜走寶雞也倉黃無知者讓能當直
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縶頸追及帝
于寶雞翌日孔緯等乃至及進狩梁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
天子間關險澀讓能未嘗暫去側帝次褒中擢同平章事時襄
王僭位藩鎮多附之帝甚憂之讓能建遣大使諭王重榮
重榮稟詔已而京師平進封襄陽郡公賜十字號官者甚衆有
司皆欲論死讓能固爭之免者什七八昭宗立累進太尉會李
茂貞欲兼有梁漢帝不從茂貞上章語悖慢又遺書欺責讓能

上怒決策討之命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
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
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凌弱卿
但爲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
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
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
未可勢有不能恐他日徒[illegible]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
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
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茂貞
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邀西門君遂馬及崔昭緯鄭延昌
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
亂投瓦石二相走匿僅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
堅景福二年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茂貞乃悉
兵迎戰盩厔覃王敗衆潰至三橋讓能曰臣固預言之臣請歸
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茂貞尚
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兄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禮部侍
郎所取多才實士十二年擢爲相超拜司徒韋保衡始由鐸得

進士故撻事之雖稱政權律鐸不敢肆擠紳頼之鐸亦上疏求出乃出為宣武節度使始鐸當國練制度習憲周密將論推之僖宗時河南寇起天下騷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召為相及賊破江陵宗戚無功諸將觀望不進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群盜帝即以鐸為侍中荊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械武陵張詖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敬辯善言兵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付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

失在不知人

廣州轉攻湖南係望風潰鐸退害襄陽于是以高駢代之從天子入蜀拜徒平章事駢偃蹇逗撓不將出兵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因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復出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于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樞王濤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使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盩厔移

不戚親當 山

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敢先及鐸檄至競合勢然士氣咨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寇入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倚鐸于帝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使還屯鐸功垂就而奪見勞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從京師果然居閒求諸巢第一四年從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從訓心判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不第怨中朝大臣同寧

何李子根當之第也

從訓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王泉子曰李矇判度支時以每年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腳錢斛計七百鐸將為丞相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羅米且耗京國之食不若運米自淮可以藥濟及矇策行都下米果大貴度支以為不便請罷之於是議者服鐸之識卒以此大用

孫子曰然此見從來均輸之法為不便今日往往有識折色買米從貴既賤者惜未詳此耳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舉進士宣宗時累遷右拾遺書八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歸之徐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

可見當時尚異紀行墨字者

為殿最歲久吏輒質易為姦徽始用墨注之權翰林學士廣明元年宣攜罷以徽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悰諸朝乃知追帝不及匿崖擲閣為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之卒不動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遣人間走蜀入奏詔拜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傾昭義節度使時李克用方爭潞徽知朝廷兵力未能抗奉表固譲更為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諭教沙

陀罷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逆平京師大亂之後宮闕焚殘園陵皆發撫鞫為主萃衆與未有東意詔緯充大明宮留守知京兆尹徵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百司粗有緒即奉表請帝東還定要家爭遣人治第邑甬齊民訟訴滿前緯屈勢偉一平以法由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為少尹分緯權杞方居喪緯奏罷之緩怨共譖罷緯令赴行在緯遂移疾致仕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拜吏部尚書未行而嗣襄王熅作亂逼召緯以疾廢自言及熅僭號迫群臣作誓牒緯託手弱卒不肯署熅平帝至鳳翔召緯為御史大夫固辭昭宗立兄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緯神氣尚強可用乃授檢吏部尚書時銓選大序吏肆為姦緯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謚曰貞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舉進士李德裕辟署幕府累官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貶死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武宗疑之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為宣武推官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惡德裕故畋不調幾十年久乃入為刑部員外郎還翰林學士知制誥會討龐勛書詔亦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机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將相制詔以諫逆懿宗罷官畋草制多褒言路巖怒之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遷者千今以兵部侍郎擢為相畋時宰相騶從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數尊著止百步禁百官僕吏不得攝至宰相府交關黃巢南犯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四十萬緡市廣吉米以贍南安罷利洪等漕役軍食遂饒乾符中王仙芝作亂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勍疑忌且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藉宜正軍法乎行罷黜不從又曹元裕大敗仙芝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或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之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來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耳畋曰不然巢之亂本于飢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蒂天下國家承平久所

在閑豈不欲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即
機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恃以兵恐天
下憂未艾之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殆竭
矣天子內亦屬騈從攜議會騈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
下嫁攜之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詆乃
俱罷以畋為賓客分司既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為鳳翔隴西節
度使募驍兵五百號疾雷將塗中盜不敢發徐徐得會巢陷東
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召行妻自紉戎衣與戰士皆出洛洋畋
汝揭斜谷因請得便宜從事乃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
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
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
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
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
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
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
許諾發兵將禁軍亦屯關中者常數萬畋使人召之皆至軍勢
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進右僕射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求中承制除拜乃奏以程宗楚為副都統唐弘夫為行軍司馬

中和元年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來攻畋使弘夫伏兵要害
自以兵數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
伏發賊大敗于龍尾陂積尸數十萬會鄜延李孝昌宥州拓跋
思恭同盟討賊表天猶使督兄偷畫遣使詣畋求自効畋得傳檄
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
興及畋檄至遠近感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
帝聞徒曰朕知畋不啻儒者之勇乃詔弘夫取武陟以擇滯兵
渭水賊伏甲偽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賊所覆畋歎數
戒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行軍司
馬李昌言也興平遣屬下求為南面都統抵引兵趨府畋不悉
見襲發賊好語曰吾方入見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
以順守之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繳畋出境既半道內慙

畋亡首似為
見迎然不妥
矣使為留事
屬一狀係退
姦無遮之書
事端不可為
耳

質附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使居于興元明年詔還行在以
王鐸持兵後拜畋為相軍務一以咨決畋雖當擒賊猶謹法度
將田令孜持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
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高皆居右相之下因爭之會賊平帝將
還而李昌言自以畋當國內懼謀乃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
扈從過此畋乃引疾懇辭授檢校司徒還政事以其子凝績為

彭州刺史使之執養徒龍州卒年六十三諡曰文昭畋為人仁
恕姿采如峙玉先與市衣交至貴無少易他家子鄭穀畋衆政
推至侍郎其忠怒如此渠之難先諸軍敗賊雖功不終而還相
天子出幸惟惺然能從國云中朝故事載畋為鬼所附其詩甚繁今不錄
鄭從讜字正求鄭州滎陽人祖餘慶貞元元和中名相也父瀚
元和中官補闕憲宗重其直仕至戶部尚書從讜及進士第遷
累左補闕咸通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領河東遷從宣武嶺
南東道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兵
勢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首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
僖宗立以刑部尚書召久之擢為相沙陀李國昌入據振武南
略大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
傳圭斬弘軫從遣張彥球將兵追沙陀至百井軍亂還趣晉陽
攻傳圭殺之乃詔從讜以宰相出帥河東聽自擇參佐從讜即
表王調自副劉崇龜趙崇為判官劉崇魯為推官京師比太原
為小朝廷言得士之多也時承軍亂日有殺掠從讜貌溫而氣
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軍
亂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為盡
死力卒復其用會黃巢犯京師帝狩梁漢詔從讜發兵入討從

此條知人

讜乃團士五千遣論安從副招討諸葛爽而李克用據太原可
衆以沙陀兵屯入其地謀參招討賊令其須迎從讜閉城以備
之克用屯于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
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開勉感慨使立功報天子克
用辭窮序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城中大駭從讜遣安與王蟾
高弁等擊之亦會振武契苾璋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
遣安等屯百井以備之安懼還從讜不游擇於斬之中和二年
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續兵不敢道太原由嵐石並河而南獨
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從讜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明年賊平詔
克用代領河東從讜即日以劉崇魯知留後而行數月召拜司
空從駕還京進太傅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還第卒諡曰文忠
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初盜起中原沙陀擅悍
而卒以其用者蓋從讜為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倡義翔矜
檄討賊賊憚之號二鄭云
盧攜字子升世居鄭州擢進士第乾符初官翰林學士時關中旱
飢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
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
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麪

蓄槐葉為齏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
在皆飢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
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徹屋伐木
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或租稅之
外更有它徭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所欠殘
稅并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
稽緩之教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自是盜賊
遂起州縣不能禁至乾符五年攜以累官戶部侍郎擢同平章
事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攜奏稱如此
則蠻益驕宜數其罪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于體敵請賜
西川高駢嶺南辛讜詔使錄牒與之從之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
宋威為招討使及威敗尚君長賊益熾乃以王鐸領荊南為諸
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
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坐抵巢請又欲激巢戰使收鐸兵授
巢率府率又倡騎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很詈由是罷為賓客
分司會騎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為相及鐸兵行以騎代之即
按關東諸將為輝戰所任者悉易置之攜內挾田令孜外倚騎
至乃推所愛惡賄賂公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天下危懼人皆

此時尚以撫綏為先今不言推使民無則外日治平之代尚不如古亂世之憾有司坐之從夫如凡憾

和親本非泥事說十起矣以人事之非者禍所起之為叛

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罷為
賓客分司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于長安市

鄭綮韓偓司空圖孫揆列傳

鄭綮字蘊武史不詳其何許人以進士第擢累左司郎中家貧
求郡出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
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亂兵千餘寄州帑從郡
治數陷益終不犯鄭使君寄庫錢綮善為詩多嘲劇刺時故落
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
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消播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
為中書舍人弘徽宰相讓能弟也綮以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
禁近封還制書不報綮即移病去無幾以右散騎常侍徵還朝
政有闕綮上書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
酒昭宗還宮低改未歷綮每形于詩什中人或誦其語于上前
昭宗見其激訐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
笑曰諸軍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
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
時事可知矣累表固讓不獲既入視事偘然守道無復詼諧
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大都凡公有凡世之意

綮進御曰夫今之人雖有自不足而挽幼為官比因援致亂互
自如若此其過人遠矣觀其刺廬州時黃巢掠河南州人甚恐
一檄向巢遂斂兵處特以完至秩滿去義錢千緡藏州庫不持
後它盜掠州終不犯鄭使君錢此其清德重望為何如哉夫能
詩不以為才才當其官不以為據得無意欲譽之知而飾庸闇
作使之後綮不效其人不起則故為庸闇之責然下欲相因亦
謂庸事不可為棋異日受庸闇之責乎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偓嘗與崔
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
偓曰東內之變宦官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
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
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
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恟恟
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于法然後
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
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
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
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

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平章事稍稍更附宦官忌偓閒之
召李茂貞入朝使其假子繼筠留衛偓聞以為不可胤不納偓
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為閹豎所圖矣
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
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
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偓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
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及聞朱全忠
封秘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胤還茂貞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 此救首亦謝仔之望果
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
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偓答詔許之偓曰回鶻之心不可保信
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殘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
以來為國家所破恐其乘危擾怨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
虛愧其意實阻其謀從之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
既而以喪罷去日為債家所噪故汲汲于起復日遣人詣兩中
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
草即上疏論之以為駭物聽傷國体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

戲偓以既授之辭衣而寢中使奏之上令罷草明日班定無白
麻可宣宦官喧言韓偓不肯草制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
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
從茂貞不悅而出風而帝畏茂貞卒詔黜貽範還相姚洎代草麻
自是宦黨怒偓甚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常以兵守之帝在武
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再拜哭曰崔胤
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麪
豆而去全忠誅宦人多至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盡誅則傷仁
獨去尤者間內安外以靜群心帝曰善從卿請以輝王爲元帥
帝問偓它日果吾見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聞烏聲
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
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及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
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從偓給當入相言
于茂貞以中尉權密且盡貶吏害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乃
欲以此相汚耶竟辭之嘗侍宴全忠卿謁陛定事坐者皆去帝
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而出帝見
帝言偓之罪帝數顧卿卿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以
鄭元規之言而止乃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與泣則偓曰是人

非從向來之比臣敗死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天祐二年復召
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胡致堂曰主將國危韓偓久于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
謀議居臣之分有所不忍之事相入所深錮而湮然不拜甘心
作逐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所
拔也凝坐法貶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觀察宣歙辟置幕府召
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坐左遷寶相盧攜高其節召拜禮
部郎中黃巢陷長安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
誥遷中書舍人龍紀初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起復承
以戶部侍郎召數日即引去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
才望詔圖入朝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璨知無意于世乃聽還
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
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具
美成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
率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
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
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

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起。昭宣帝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胡致堂曰：唐末進退不污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鶴徑之甘乎？迹去而意遠，情深而辭微，此衆邑伍隨周旋之所能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乎，其可謂賢矣哉。

孫揆字聖圭，博州武水人。第進士，歷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招討副使。既而朱全忠封潞州，奏揆領昭義節度使，將兵二千赴鎮。李存孝劉之以三百騎伏于長子西谷，擒揆獻于克用。克用將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從事鎮使邪？大罵不詘。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當用板夾，安世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陸龜蒙列傳

陸龜蒙字魯望，則天時宰相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學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之。文成竄藁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為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恒苦饑。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非聖人邪？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蚤虱名器，雀鼠倉庾，吾何如哉？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是三水云，龜蒙皆不百百高僧遊遊時致之，以助其好。初，病酒，再春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不喜于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車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

君云

九曹瓚言六龜蒙所著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

叢書三卷

唐紀

木部五

杜慆辛讜列傳

華容孫懿撰

杜慆宰相悰之弟也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急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慆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慆曰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慆之附雖定濠城陷閭晉城兵不具賊將李圓劫慆馳勇士百人欲入射府掠慆為好言紿迎勞賊不虞慆之誅也明日伏甲士三百要誅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慆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慆擊鼓衆城大呼圓衆驚遂還徐州未幾賊焦璠攻淮口薑夜戰不息讜請救于戍將郭厚本賊敗去浙西前度使杜審權遣兵來援又為圍軍所圍一軍盡沒自是辛讜從乙師淮浙及泗州往返者十二而賊圍不解于是援絶賊乃以轍狭總淮流拂衝飛城粮盡為薄糜以給然亦遣使加慆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圍入城見慆約降慆怒殺之勛從豐之書慆家書言安綵山米沈冢於廊壁啟者以除携其黨勛果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慆將備士皆殊死鬪而辛讜胄圍出入外韓俱師卒完一州將揉為

難賊平楹遷武義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辛
辛讜閬州金城人祖大原尹宗京肅代閬以軍功封金城郡王
說高吾廣陵喜治他年五十不肯仕而微默懷有濟世意嚴勤
天水杜楹于泗州說聞之畀作趙泗口貫賊柵以入楹素聞其
名握手曰吾儕事迫極嘗為吾道天子前入何意蹈敵吾孤憂
矣說亦謂楹可共事乃歸還與妻子訣同楹生死時賊張甚殺
皆南走獨說代行戒止之說不應說來至楹憂之延膽知必來
微而至賊將李圍然淮口說曰事辣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
丈播李行實夜襲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代將郭棗本舉本不
聽代明復還賊攻城益急城中幾不能禦說請復往求救楹曰
前往既還今往何益說曰此行得兵則生還不得則死之楹與
之泣別說復乘小舟夜戶突圍出見棗本為陳利害棗本將從
之大將夜公年等曰賊勢如此自保不暇何暇救人說抗辯
目請公年回泗州臨柜旦夕公年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崇推
上覽圖思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危淵公尚能獨存耶我當
執公而後止耳推劍置前乘衣扼止之說乃回望泗州慟哭終
日士卒皆為之流涕棗本乃許借五百人與之既得將士將士
皆願行說聚界叩頭以謝將士遂師之欲淮南岸望賊方攻城

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擒遂之抱保其營聚劉
擊之士卒共勸請不能得乃共擊之說素多力躍不能停說曰將
士登舟我則捨此入矣說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斬之
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楹于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狀孫
逐之至晡而還麗勤遣其將劉信會王弘立等從來攻濮海師
杜畨欲遣鄭頭羅行約將四千人來援賊邀擊之盡死棗本公
年等盡為賊所敗說之援兵既絕糧且盡說從請乞兵于淮浙
度帥敢死士十人執花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去明旦
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說
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
杜畨推將皆傳泗州已陷疑說為賊計因之李嶧特為大問防
禦使知其忠可信畨推乃遣押手趙襲將甲士二千與淮南兵
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說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救使
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攔斷淮流浙西兵不敢進說
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說乃募選軍中敢
死士數十人操捕賊舟先以米舟三艘雙舟一艘乘風逆流直
進賊衆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說帥衆死戰斧斷其欄栗
捎援狀孫而前賊見其勢猛悅避之遂勝入城城下歡呼動地

慆及將佐皆泣迎之後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于揚
潤賊夾淮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舟載鹽米二萬石殘萬三千
斛賊將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
以長叉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賊縛木于戰艦爭出四五
尺為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以捻揭火牛然之賊遂潰
走官軍乃得入城及馬舉救泗州斬王弘立吳迥退走泗州圍
始解凡被圍十閱月守城者不得寢面目皆生瘡所以得完者
讜之力也讜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過家十餘未嘗見妻
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慆曰使先入不乏祀
公之恩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拜嶺
南西道使會南詔請和親讜遣賈宏某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
已病風痹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
故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我行乎讜根風痹不能拜耳目備
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
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欲使驃信
稱臣奉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來貢
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
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
順祖考之事大國義之忠誠仁之聲名亦雄之四方皆令
德之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
表稱貢未幾讜卒方讜之少耕于野有牛鬬衆畏殘讜直前
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譽牛以做
讜然讜雅短才及中人校貴力亦少云

王式（從安濟高仁厚列傳）

舊書以式為起兄播之子

王式使相起之子也擢賢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以節除巧
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
中為晉州刺史御鄭陽器用異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它州不
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時戚羽亦凱特入寇汾澮間式歛

舊書不爲式立傳新書陽亦不詳今採通鑑于四五式必從王守澄以進史表其智忍子表善書才士之不說鄉眼以留見四九

倫不歛道境賊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徙安南都護式至
安南樹芳木為柵深塹其外庵不能滑選教士卒甚覘唃之南
蠻大王玄城半日式意思安閒遣驛騎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
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羸兵數百
式杖而黜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武勤以
百人定嶺南米遲侵電下故其駐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
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
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

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捨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
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督梁以來擁
衆恃溪洞不可制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安南饑亂相繼六
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
使式通初浙東賊裘甫作亂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
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將
二浙久安人不習戰兵甲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
擊賊又大敗于是諸道蟻聚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
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
原鄭祗德求救于鄰道浙西宣歙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多
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
病不行或先邀賊敗竟不果遣賊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
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
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
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
月勢益張江淮下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
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

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
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
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
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
賦之地盡入于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求苟
成之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之海島此萬全策
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式軍法嚴整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
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
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
于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
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
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
軍吏匿而飲食之或詐欲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
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
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
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府內得數
百人皆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之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效
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令得龍陂監馬二百匹

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
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尺
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
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
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嚮從吾謀寧
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雅悉收斬之式曰
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鋭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
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敗衆甫于南陳館
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昭義將跌跌戒令士卒敢顧者斬
無敢犯者賊從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
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
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趣斷
其後遂擒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
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
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
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
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
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

進二四九〇行
凡七十六
根

平剡賊日王
公擒甫凡用
兵六十六日

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使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
量力而鬭鬭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於是上每以
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
以餽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
成其功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漁鹽之利慈溪民
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
澤瑊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
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軍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
悉以計軍亂兵會詔降武寧為團練罷歸於左金吾大將軍更
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官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崔安潛字進之齊州人宰相慎由之弟也擢進士第咸通中歷
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
繕械不以力責州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不犯陳
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
數剉賊圍宋益急自勉叔旬月賊斬賊二千級仙芝設解去賊
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
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捕則徒為煩擾
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

更妙

可見人材貴
乃賞免閑
保在戰臣

夏侯孜附見

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
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
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
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
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冎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
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安潛
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
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
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机弩營蜀兵由是
浸強前駢為蠹利者安潛皆誅之徵吏除繆政宰相盧攜素厚
駢乃誣以罪罷為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王鐸任都統
表以自副擇兵安潛從為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
拜平盧節度使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卒謚貞孝安
潛子史事尤長雖位宰相閱具獄未嘗不自聽之

高仁厚亡其系初事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天子西狩敬
瑄遣李鋋率戍以兵戍興平數敗巢兵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
輒戒曰毋與鴉兒鬬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
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持挺剽閭里號閑子巢入京師人多
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嚴兵捕之皆死自是閭里
乃安會邛州賊阡能眾數萬略諸縣瀘州刺史韓秀昇亂峽
中而韓求羅渾擎句胡僧各聚衆應阡能之諜者自言父母妻
子囚于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吾
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
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
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
順字遣復農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韓求五
人耳諜曰[九]皆百姓心上事尚書蓋知而赦之雖不聽命遂遁之
明日引兵至雙流閱視塹柵怒曰重經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
戰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其把截使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
塹柵晉安五百什之賊代兵千人于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伺
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
投兵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賊衆爭出降渾擎走其
衆執之以乘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為前塗諸寨未知
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皆諭之又
取渾擎旗倒擧之語五十人受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
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爭得為良人無事矣至

阡能之賊付逵可潛得凡惡界入平不說

寨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津新耀求羅夫子奔阡
能寨謀急欲決戰未定執諜先驅者王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
旦諸寨吟嘯爭出羅夫子自剄衆軍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
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訴曰百姓冤見日久爲所拉斬伯謀
着還百姓引頸度呪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覩白日己死
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亦盡諸將往降之比出軍六日五賊
皆平于是送二首及阡能羅渾擎句胡僧于敬瑄敬瑄梟二首

黃裳去稱之
一同犯

誅阡能等三人阡能孔目官張榮屢擧進士不第爲能謀主仁
厚亦送府獄于馬市自餘不戮一人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
檢校左僕射敬瑄與仁厚謀曰韓秀昇會貢輸梗路公能破賊
當以東川奉公仁厚許之詔拜軍司馬將兵三千討之仁厚召
諜者勉以山川險阻及賊寨所據書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

會夫知寶賊
所謂不可忌

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
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嚴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
二千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從暮募游者鑿其
舟在纜者沈賊懼戰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
之賊饑執秀昇以降檻車送行在斬于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
聞敬瑄以仁厚代己移檄書數瑄十罪縣盡軍田諭之擒賊違

兵攻綿州帝乃下詔削師立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爲東川留後
率兵二萬討之仁厚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雄以拒
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利
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擣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
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伺
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
東川兵大奔並至城下所殺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
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敢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
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
爲衆所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將旦諸將牙
集仁厚謂茂言曰聞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聞日聞賊
攻中軍僕射已去遂東馬參隨既審其虛從還寨中矣仁厚曰
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
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如何茂言
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于關下
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遂進圍梓州仁厚設伏于陳後佯敗
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追歸仁厚遂進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
射城中責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軍緩師十

日使諸君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集克之必矣諸君圖之
數日居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大
敬瑄小人猜忌所不足責乃惜此曾將何以示化消全
譟迎入府師立自殺居雄舉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
使光啟二年敬瑄疑仁厚殺維茂兆單擊之見殺

王重榮趙犨列傳 黃巢附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
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廣明
中作亂剽掠坊市節度使李都不能制朝廷因召都為太子太
傅以重榮知留後黃巢陷長安分兵攻蒲重榮詐降于賊及賊遣
舊紀書當以斯賊為李都事通鑑注辨之甚明今從通鑑
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乃謝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
府之難須外援耳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不如發兵以拒之乃
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陰合擊河
中重榮與戰大破之虜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
兵營于渭北會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
李祥于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
榮兵于西關門于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
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
從是見忠言可之多戰乎
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猛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
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全忠母王氏因以舅事
重榮巢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
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乃
與復光計遣使者與李克用連和克用使陳景思總兵赴河中
親帥師從之遂平巢從京師以功加使相封瑯琊王中人田令
孜欲奪重榮鹽池佐軍食重榮奏爭之令孜乃徙重榮與泰寧
而以王處存代之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
玫討之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便我圖公也令孜
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
討令孜朱玫全忠大戰沙苑天子走鳳翔朱玫又襄王熅僭
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迎駕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
天子意兩人聽命願討玫自贖崇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熅
長安復平然性慓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机軸
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
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時
領陝虢以代重榮番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
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瑯琊郡王而從子蘊時亦為忠武節度
使以重盈卒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推為留後而珙

與弟絳州刺史瓘爭河中朱全忠王行瑜李茂貞助珙瓘而李克用助珂帝竟從克用言以至岐邠犯闕遂有石門之幸瓘卒為克用所殺光化二年珙死于其部將李璠天復元年朱全忠取河中珂降朱亦殺之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宋子京曰以亂救亂從亂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除賊者能之蓋救亂以治然而以之取故不足以共功觀重榮事不信哉破黃巢從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啟私隙逼天子出奔雖獻朱玫小偽襄王偏曰定王室實畢之也珙死部將手殺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才無所譽責云餘謂同時節度者

趙犨陳州宛丘人世為忠武軍牙將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起陳人詣節度府請犨為刺史表于朝從之既視事會宿屬紀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巢賊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軍于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懈襲擊之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藝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猶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宗權輸糧伏軍須賊益張犨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人心益固乃間道乞師于朱全忠迄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陳圍始解凡三百日巢既敗宗權復熾略地數千里居二十餘州唯陳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而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使仍治陳州流亡稍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得疾以軍事傳之乃卒犨悉忠力以衛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後振故委輸調發於全忠每先他鎮云昶字大都破孟楷功多巢之圍陳戰士死闘會賊騎數人斬級千餘當將方鎮言忠壯吏治聲言犨昶昶後亦加同平章事乾寧二年卒犨子翊字有節巢之難以先登通賊長見殘騎即夜縋死士取據以入庫有巨弩機手擴不能張翊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昶之喪全忠表為忠武軍節度使光化二年加同平章事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

舊紀趙昶附傳也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喜任俠稍通書記乾符二年濮賊王仙芝起長垣殘曹濮徽諸道以吏貪賊重

史貪賊重置昕為竹人會曰見人見見

賞罰不平爲言其黨帥尚君長畢師鐸柳彥璋剽濮宋等所在肆掠而巢屢舉進士不第遂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掠河南民之困于重歛者爭歸之詔平盧節度使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率河南諸軍討之大破仙芝于沂州城下仙芝亡去而威以爲已死縱遣諸道兵及仙芝攻剽如故復徵諸軍軍皆忿怨思亂是時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敕赦仙芝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不從隨陷陽武南攻唐鄧郢復諸州至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渥渥約歛兵不戰許爲之表官乃開城置酒延仙芝及巢輩厚贈之表陳其狀王鐸爲固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告身至仙芝甚喜而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汝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焚毀殆盡渥奔鄂州鐐爲賊所拘賊乃以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沂州未幾復合軍圍宋威于宋州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兵救之賊解圍復分道去監軍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仙芝遣君長等請降而宋威遣兵劫取以獻詐生擒聞復光奏辯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于是仙芝復然掠荊南副招討曾元裕與戰于申州東大破之敕罷宋威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以張自勉爲之副亦大敗仙芝于黃梅追斬之時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黨歸之推巢爲王改元王霸署官屬巢陷沂濮既而屢爲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爲右衛將軍巢竟不至學自濮州掠宋汴陷虔吉饒信等州而仙芝餘黨復剽掠浙西朝廷乃從高駢鎮海節度使以禦之巢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駢遣將張璘梁纘分道擊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宰相王鐸自請討賊乃以鐸鎮荊南爲行營招討都統鐸奏以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巢巢與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奏聞不許巢從上表求廣州節度使左僕射于悰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乃除巢率府率巢得告身大怒急攻廣州即日陷之轉略嶺南州縣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攻潭州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

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山南東道而身使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縱大掠江陵焚蕩清野自旬餘賊乃至漢宏遂帥其衆北歸為群盜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戰陽敗賊追之伏發大破賊敗衆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陷鄂州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罷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巢乃徙以攜為相而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張璘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巢軍巢走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于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度時昭義武寧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賊詗知之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于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進陷睦州婺州宣州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

以去小人然猶其心不能為不時當用君怨也

兵勢甚盛高駢上表告急稱風痺不能出兵上下失望人情大駭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俟諸軍至并力擊之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時詔諸道屯溵水而徐州與忠武相戕擾于是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未幾遂陷東都攻潼關僖宗西狩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賊將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迎巢于灞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以下驕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路巢不能禁巢乃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皁繒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衆罵王僖宗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乃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

賊人深苦之

喜作市肆從衆不欲百姓收為所取

行營都統畋在鳳翔收復代得之賊大敗于龍尾陂伏尸數十
里畋因率諸軍逼長安賊遁去諸軍不整賊覘之復入長安諸
軍皆退賊勢愈熾賊衆上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
皇帝朝廷乃罷高駢仍以宰相王鐸爲都統督軍四集巢勢日
蹙而李克用將沙陀四萬繼至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
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輜重珍貨于道諸軍爭
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中和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
陝濟河而東壁汝州大敗尚讓于太康時大雨平地三尺巢營
爲水所漂且聞克用至大恐遁而去尚讓遂率衆降巢引殘衆
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急擊巢河瀕
巢渡河夜奔兗州克用軍盡夜馳追至寃句獲衆與器服等擒
巢愛子會糧盡不能得巢而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時溥將
兵與尚讓追之巢計窮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
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
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
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鎮將鄧進思率壯士
伏山中擊殺浩

宋劉定之云路實王兵敗亡命爲僧將來見隱寺宗之間夜
吟不爲寶王猶豐開吟以紓其窮之闇大駭質明求見則遁
矣叔業亦爲僧衡山黃巢敗亦脫身爲僧依張全義于洛陽
曾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獨倚欄杆看落暉人見其像識其為巢古今亡
類多矣史豈盡得其實也

楊行密王朝列傳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群兒戲常為旗幟戰陣狀
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棨捕得異其貌縱之與里人田頵陶
雅劉威等倍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
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
出戍都將問所須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
使刺史不能制薦于高駢請以自代駢因表為廬州刺史乃以
田頵為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衙山將討定鄉盜秦宗權遣其弟
慶狂取舒城行密破走之光啓二年畢師鐸等攻高駢呂用之
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
耄昏用之奸邪師鐸悖逆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
公也趣赴之至天長用之使張神劍以其衆歸之會秦彥先
入廣陵行密引兵薄城彥出戰再敗俘掠盡遁駢死襲勸行

舉軍縞素入臨三日用之將張審威殺關者啓關納外兵行
密遂據揚州未閱月孫儒兵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廣陵飢疫
已甚蔡賊從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行密輦所掠財歸于廬于
是朱全忠自為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行軍司馬
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逃歸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規
務留後文德元年四月孫儒襲揚州克之行密出走將奔海陵
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計從之是秋行密畏儒之逼欲輕兵襲
洪州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附食多未易取也趙鍠新得宣
州衆心不附宜圖之遂圖宣州擒鍠斬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
曰天不欲吾成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
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會廬州守將蔡儔以廬州叛降孫儒行
密遂留宣州遣田頵攻常州為池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于
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取常州自是與儒爭蘇常潤
三州間者屢年大順二年儒將李從立屯至宣州東溪行密守
備尚未固夜遣兵將臺濛將五百人屯西溪使士卒傳呼往返
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兵戍而田頵劉威為儒所敗行
密欲退守銅官李神福曰儒掃境遠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
時出輕騎絕其糧道可坐擒也于是行密以神福為宣池都游

奕使儒始乏食卒擒儒于陳斬之即以田頵守宣城長驅入揚
州戟化七年定八州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
千人厚其稟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先登陷陣四鄰畏
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勖曰兵火
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四
鄰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廩自實行
密納之蔡儔之以廬州叛也行密先冢皆為儔發掘至是討儔
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遣
田頵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不下將諸將為刺史者多貪
暴獨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
雅為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乾寧元年行密取
泗州始與汴隙二年表朱全忠罪請會兵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乘勝濠州取壽州汴將劉知俊以身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
副大使同平章事封弘農郡王森克黃州拔蘄光二州未幾泰
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
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第舍姬妾皆選其尤者賜之皆以為
將于是兵銳甚雄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于詔
使行密討洪為全忠將朱友恭聶金等所敗全忠遂大舉擊行

密遣師古以衆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萬騎壁安豐將趨壽州而自將兵屯宿州行密以銳士萬二千斷雪馳迎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使將義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帳中不顧朱瑾候壇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擾巢而馳訓亦踰柵而入士卒於皇𢮎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與從周皆遁走追之壽陽大破之至淠水方涉爲殿爲衆溺死萬餘汴將牛存節苦鬪後軍乃得度凡四日不食會大雪士多凍死汴軍免者不滿千人未幾從圍壽州七日走天復元年行密遣秦裴取錢鏐崑山鎮鏐遣顧全武圍之行密兵數敗全武遂圍蘇州食盡城壞裴降于全武明年全忠諭馬殷伐汭雷滿令兵攻行密納滿宮不用全忠命滿來結好行密暨貴鄂間杜洪與嬀子酒于井幸城去行密知之不入而還天復二年傳言盜殺錢鏐行密遣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以拒之神福伏兵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祖以吾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禁鏐先墓樵采鏐遣使者卑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受其犒略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伯伐湖南馬殷伏兵岳磧州以援

艓浪上流乘風縱沙強弩射之存軍敗還行密歸顧全武于鏐鏐亦歸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行營都統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禮儀張濬之子也賜姓李將全忠圍鳳翔詔削奪全忠封爵詔道討之行密發兵討全忠攻宿州竟不克而還于是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于案延宮舍赤儀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初行密之入封也欲以廷艦運糧餘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自是奇溫始與議軍事天復三年汴兵擊王師範救錙行密遣王茂章救之斬其帥朱友寧俘殺略盡又田頵與安仁義以宣潤二州叛行密遣李神福王茂章擊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押侮之延壽忿怒陰與頵通謀行密乃詐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黜朱夫人初行密與田頵同里相善約爲兄弟及破宣州頵曾至睍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顧長史駱知祥善治金穀平腆沈文昌善爲文嘗爲頵草檄罵行密行密皆從用之從遣神福擊杜洪全忠遣使詣之將拾鄂與從修蒲計行密執曰

案續五代史十楊因中牒行密覺輝時將王者之覺全忠克用異以之使行密不死全忠或不可知然則楊密天下幸也

使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時天子在洛陽矣明年行密克潤州殺安仁義攻鄂州執杜洪又汴將曾延祚皆殺之全忠自將來攻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退行密遣兵丹用抄其後軍斬獲過當全忠嘆望大旗行密馳時武使皆非所長而覺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發使人負劍侍候入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擒斬之他日侍劍如故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始東孫儒亂士民轉徙幾盡府庫空竭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嘗過楚州塋衆盜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濯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耶衆大慙於誠見王茂章害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安寢鬱然褻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遂毀順方命閏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糧盡而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聞情懷痛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疾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卒年五十四遺戒薄葬衣銅危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謚曰武忠

通鑑此時行全已死

王潮字信臣五代祖曄為光州固始令係愛其仁留之因家焉僖宗入蜀江淮盗起王緒劉行全等據壽州衆五萬餘自稱將軍從取光州招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大戰緒以二州附秦宗權一日眡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棄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時以糧少道險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獨潮與弟審知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無有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對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同辭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焉用其子乃捨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有王者氣緒見將卒有勇略及氣貌魁岸者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為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矣行全悟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于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執而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行全為將軍辭曰吾為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潮若讓不克乃除地剸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于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嘆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令子

軍曰天子蒙塵今當出定廣入巴蜀以衞王室相約秋毫無犯行乞沈跡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泉人發延耆旨聞潮治軍有法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為主帥潮乃圍城歲餘克之執彥若遂有其地初建人陳巖逐觀察使鄭鎰據福州疾病將遣使召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其壻范暉擁兵自稱留後暴虐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親犯矢石急攻之暉亡入海追斬之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皆下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授潮福建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陞福州為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審知軍事朱全忠全忠薦為節度使帝在鳳翔晦審知求詔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瑯琊郡王

唐紀

木部六　　華容孫懋撰

高駢陳敬瑄羅紹威列傳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幼顏折節文學與諸儒交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馬軍大驚號落鵰侍御黨項叛惟駢敢用奇數獲甚多懿宗嘉之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為都護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娑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峰州蠻衆近五萬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進擊南詔蠻破之復至海門維周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敗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袞意維周必劾其表乃匿于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懦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

伎充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師衆歸附者萬七千人詔移安南
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劖治由是舟檝安
行儲餉畢給又回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
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
天威云駢之戰其從孫潯每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鎮天平
薦潯自代詔拜潯交州節度使僖宗立所其軍加駢同平章事
南詔入寇成都驚徙駢鎮西川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
或謂蠻寇逼近萬一猝乘奈何曰吾在安南破蠻二十萬衆蠻
聞我至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
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故業民大悅
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
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崍關大渡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
之自是蠻不復入寇先是瀘州刺史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死
將以禦蠻兵駢至悉罷之駢好妖術每發兵是蠻皆夜飛旗立
隊對將士然故束人馬散小豆曰蜀兵怯懦今遣玄女神兵前
行軍中壯士恥之又索闔境有出于蔡吏者皆停之蜀人不悅
突將作亂入驟定入府走駢之匿廁間監軍慰招諭許復職名
稟給乃帖還書駢使人夜圍其家悉殺老死者數千人駢將襲

北夢瑣言景仙附駢助脫冒走姓名

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
吏百戶以上皆定蜀土疏惡以甓甃之陴上皆劃立坦平之縣
將為攻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責扑捷凡九
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之駢恐南詔揚聲入寇以驚役者乃紿
景仙託游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長之又聲言欲巡
邊蠻中惴恐由是迄于城成邊候無驚先是西川邊使至南詔
驃信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
信用其言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徙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
張璘與梁纘分兵窮討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
十人黃巢走嶺表陷廣州駢建遣璘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
任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由大庾擊賊黃州乞敕王鐸以所
部兵守梧桂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賊徙淮南節度使廣明初
代王鐸為都統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
振天子倚以為重會璘破賊大雲倉巢大懼致書請降駢信之
乃奏賊不日當平悉罷諸道兵賊後請戰璘遂敗死巢勢復振

河是以後書故兩歧

又巢渡江圍天長六合畢師鐸言于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
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
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但上表告

悉拔賊六十餘萬与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
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及衣至人情大駭拓書責駢駢
逆拔風痺不復出戰賊陷兩京天子出幸狂巢駢立功趣駢討
賊道路相望駢無出兵意乃從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昭度代
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封渤海郡王當此時王室微不
絶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去國顛㫋陰闔割據一旦失勢
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資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
辞緣澤其姦愕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之
自後悲咎略不敢入矣
縮氣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
妖黨亡命歸駢駢寧待之稍以軍職用之鄱陽荼商之子也久
客廣陵熟其人情爐冶之賊頗言公私利病駢愈奇之用之欲
專權浸以計去駢旧將梁纘寄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
惑駢殷始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罕
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
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
犬聞其腥輒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于玉皇前見之別
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刺客
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可以禦

之駢請于守一守一乃使駢衣服人之牀潛于他室而代居駢
寢榻中夜擲銅器于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彘血灑于庭
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奸手駢泣謝之有萬勝者
將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
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
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
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地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時置
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
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
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
歸上清耳是後駢于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
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
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
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多厚賂駢左右使
司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
死不旋踵但潛撫膺嗚指口不敢言公私大小之事皆決于用
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于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
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各領之募傖傖者百餘

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
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
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
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驍勇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
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用之侍妾百餘人
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懼人泄其姦
謀乃言于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
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
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
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駢從子澞密疏
用之罪諫駢駢使人殺澞嗣襄王熅之亂駢上書勸進熅假駢
中書令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
均矣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
驚言涉淮駢命畢師鐸將兵戍高郵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誅
死憂甚謀于衆神劍鄭漢璋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為行營
使乃移檄境內言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之意神劍詣當高
郵師鐸漢章引兵前至廣陵城中驚擾駢登延和閣聞囂甚左
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隨

已處置不消煩公文一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為之
勿使吾為周寶也時寶已為下所逐出奔矣用之懼而遣師
鐸求救于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責用之用之始與
駢貳會秦彥遣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師
鐸入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火大掠駢命徹備與師鐸相
見如賓主之義承制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等遷官有差于時
守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夜出駢猶豫不從及乃遁去師鐸
誅用之黨數十使操約迎秦彥初用之詐為駢書召兵于廬
壽城陷而楊行密兵次天長用之歸之彥之來補節度使以師
鐸為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
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
使秦稠出戰衆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師鐸漢璋繼出戰復敗外
圍益急彥疑駢為厭勝又恐駢黨為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彥
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吉矣彥乃命其將劉匡
時殺駢左右奴客遣歸行密行密衆軍羈素大館面潦獨用之
縶駢凡三日彥舉族用之桴將尽伐其西垣同守者俱伐引而
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單于獄苦皆昏兵潰師鐸與其
家及彥斧東塘行密既入以梁纘不死高氏難殺之留人獲

高駢既全萬
所作佛語人
臨賜意焉然
況其皆曰可
太尉以之名
予之于李之
於相反之首
舛習所不亂
陽況既板之臣
據晉于戰地
之子治于平

祭之斯之于三討說誠信從衆不是以兩物徵物得當審之一陰氣不能解附有于四五之大家然謂得衆用之之術是其故則知其然矣非知其人然夫之

奄奄兵不忍加暴反作餘糧救之秦師鐸衆遂奔孫儒與之還襲揚州用之始許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費行密據地無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于背蓋用厭勝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儒攻城未拔志愿者師鐸有異謀亦斬之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為縣佛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為中尉擢敬瑄左金吾衛將軍西川節度使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遣步騎三千奉表迎帝令孜亦勸上西幸從之將急從之人驕縱難制有內苑小兒先至成都遊于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自是衆皆肅然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而實無取也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求功敬瑄不之問釘于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蜀中盜賊羅渾擎等競起應之敬瑄遣兵討之久無功乃以押牙高仁厚為將討平之敬瑄檄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斬之流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召閣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詢其故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因報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家輸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作逐使去中和三年加敬瑄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時岐路賊梗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相繼為亂敬瑄遣使高仁厚討平之光啓初車駕發成都敬瑄送至漢州而還及令孜得罪流端州竟依敬瑄不去時王建據閬州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相結敬瑄恐其圖己謀于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于梓州自帥麾下精兵二千而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攻漢州尋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于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

攻成都昭宗即位建表請大臣代敬瑄自請代之昭宗素患令
孜以令孜依敬瑄故下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遣宰昭
度同建討之昭度使建先攀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崖又
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入約開門守陴者詬曰戰券
在安得道先帝意令孜藏城中戶一人東城夜倚竹畫漆漆伐
新敬瑄也彌年穩隋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巨梃
榜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壘大順元年建稱

毛湘可謂信
吉夫

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
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降敬瑄戰疏死不
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為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吏磔之以怖衆
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
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
擒欲據蜀即紿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
帝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旒此腹心之疾也公宜早歸廟堂與
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建可辦也昭度未決會建遣賊諸軍集
食建怒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臠食于軍昭度大駭
是日授建印節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遂絕棧梯東道不通
因悉擊敬瑄分親騎為十團所當輒破壞烽壘相望幾百里纔

謀入城以撫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
兒可自取揮衆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為節度使一日下開
之戰愈力圍範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幣錢二百敬瑄
出家貲給民募民出剽發掠其半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行新
勞二法亦不為戢敬瑄自將出舉埔刈二營壁建建軍偽遁遇
伏敬瑄敗建破料橋營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自是
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獨乃還京師令孜自攜西川印
節詣建營授之建入自西門以張勍為斬斫使建徇于軍曰與
汝等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等不憂不富貴慎勿焚掠坊市吾
已委張勍護之矣從事執而白我我能得救之者先斬而後白
吾亦不能救也軍中肅然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為西川
節度使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
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豹備裁寄反于是斬敬瑄于家
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羅紹威字端已魏州貴鄉人天雄節度使弘信之子也弘信卒
領留後昭宗因以為節度使幽州劉仁恭引兵攻貝冀遂探魏
紹威告急于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破之爭樂
全忠遣兵從滄州大戰皆勝仁恭約和為還紹威德全忠救來

事急因全忠還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為之父子相繼姻黨膠固歲久亦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于其手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

何不曰長安富者

謂其勢強也紹威患之力不能制密遣軍將楊利言告全忠欲借兵以誅之全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全忠女適紹威子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于橐中選兵千人為擔夫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疑紹威遣人潛入庫斷弓弦解甲襻夜率奴客數百人與汴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

與舊誅宦者同出一策

詰旦全忠引兵入城魏兵在行者聞變皆猜懼于是史仁遇聚衆分據貝澶衛等六州全忠引兵攻拔皆屠之全忠留魏半歲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全忠軍滄州紹威饋運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又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所過驛亭供酒饌帳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全忠大悅及自滄州還紹威恐全忠襲之說曰今唐室衰微天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歸乃更禪紹威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己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

楊復光列傳 田令孜楊復恭附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于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控自奮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因請判官吳彥宏說諭仙芝仙芝遣將尚君長等請降招討使宋威疾其功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勘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陪宿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擒徐唐莒王鐸為招討復光監其軍鐸之棄荊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宗浩領荊南秦宗將段彥謨佐之浩見復光不為禮彥謨亦恥居浩下復光遂使彥謨擊殺浩而奏浩罪薦彥謨為朗州刺史久之引為荊南節度使帝西幸時復光監忠武軍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不如毋往復光因往泣曰公屬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思義利害哉：耶岌泣涕曰吾力不足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是夕即遣養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時秦宗權據蔡州

不從從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定荊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部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等八人將之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逆戰大敗逐取鄧州追北至藍橋會母喪班師賊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西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賜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強重榮憂不知所出復光為畫計奏召李克用卒平京師封弘農郡公卒河中謚曰忠肅復光慷慨善忠義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者慟哭而罷下多立功諸養子為將帥者數十人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世小馬坊使僖宗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及即位遂擢為中尉政事一委之呼為父令孜頗識書多巧數販鬻官爵不復聞白每見帝自備果食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尸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初黃巢求廣州賴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因又苟置關東諸節度戰衆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將陳敬瑄方鎮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將百官未集之人東到右拾遺樂朋龜謁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于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何橡更改今日于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措無所容令孜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主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斷關出奔高駢于廣陵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使人沈于蟇頤津及賊平令孜欲鳴望北司故詘王鐸功

此處須加元宰之才俱備狀

凡事不問恩怨親疎遠之無所不容

以楊復光功為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己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擊王重榮輕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光弟復恭樞密使時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後以爭鹽池事與王重榮構兵叛帝走寶雞宰相百官交章論令孜之罪乃自除監西川軍往依陳敬瑄光啓三年長流端州竟不行後王建攻敬瑄令孜入欲盜敬瑄軍政謂曰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凡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于亡景福二年與敬瑄同日為建所殺建使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于閫外先機恐失于彀中

楊復恭本林氏子養于宦父楊玄翼故與復光為從兄弟復恭略涉學術龐勛亂戰有功擢樞密使黃巢盜起京師令孜顓威福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臥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輕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帝崩定策立昭宗稍攬取朝政于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猷復恭横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覆漢王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百客顯地不可制帝乃止瓌閹怨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外領節度陰勸利州刺史覆瓌州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覆聞帝知復恭謀由是深銜之復恭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及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假子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帝欲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賜寵均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孔緯于帝前面折之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殺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皆自擅貢獻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于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命順節將兵攻其第復恭挈其族奔興元與楊守亮等同戍兵仆于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等請出兵討守亮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遂擅與行瑜出討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

與元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強大從恭與守亮等
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至乾元為韓建邏士所禽檻送京師梟首
長安市茂貞上從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兒但積
粟訓兵勿進奉吾向擬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
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張濬孔緯崔昭緯柳璨列傳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性通脫無檢迅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
之不得志屏居金鳳山學縱橫術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
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
僖宗西狩以漢陽令李康言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
相王鐸為都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強累召
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出迎濬責之曰公為藩臣
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
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枕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
賈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
集京師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反正公等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引軍從
濬而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從再狩山南拜同平章事仍
判度支濬始由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復恭銜之又
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銜不平
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從兒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
曰在彊兵兵強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于武[illegible]與論古今
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富天資英特內通宦
臣外迫強臣此臣所痛心而泣血也及請討海東不效乃罷為
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全忠為申請詔聽自便濬乃退
藍田依韓建及常將度死孔緯復相拜濬兵部尚書領天下租
庸使將相之李克用抗表爭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右僕射上
疏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
之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並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
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嘆曰禍
與卜洛則大事去矣全忠畏濬撓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
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也始濬素
厚永寧吏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illegible]子相持泣
曰吾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
浙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事昭宗賜姓名李儼官金吾將軍
宣諭江淮遂依楊行密欲留家免而不還終廣陵

孔緯字化文憲宗時禮部尚書戣之孫也第進士累擢御史中
丞緯方雅疾惡中外聞風憚之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豈
凡一不荅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至蜀以刑部尚書判
戶部蕭遘罷不善之調定不給改太子少保以旨近來改次陳
倉僖黃門衛士數百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
在時群臣竄次盩厔為盜剽劫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
遷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諸御史諭之御史
亦辭方寇亂乏衣食請辦一日貲而行緯曰吾妻疾且蓋盡丈
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
書再至而群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緩願假兵護送天子所
昌符具資糧送之既及行在緯累改必又建言闕邑既扶不足
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孜兵至徹緯言哉不悅進國
平章事以平從帝還累遷尚書左僕射昭宗即位以太學禁機
乃姦國子祭酒先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進兼太保時天武都
頭李順節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姦史々一日々班見百官
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罷班快快去他日見緯以為言
緯曰因睫公見望之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
而于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慙緯不敢言張濬將伐

太原帝以問緯緯助濬請戰濬敗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
方擬捨忠何
然不嫌全忠
全忠全忠為請詔聽所便乃再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
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復輔政見帝嗚咽流涕白
陳衰疾乞歸田里帝勸客詔使者送緯至京未幸〻一天子出次
百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衆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以求
生不肯服藥卒

崔昭字重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喜陰計
附離權強其外貌重而中險譎崔昭緯累薦之擢為相方王珙
兄弟爭河中以昭為節度使不得赴復爵輔政及昭緯以罪誅
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
鎮內相陵脅昭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昭有功不宜
處外詔還相而逐扆光化初昭宗自華務安天刪而昭陰為
全忠地俾權兵四討帝醜其行復倚衆以相出昭為清海節度
使全忠從為之言帝畏全忠復召昭還守司空同平章事兼領
度支鹽鐵戶部使遂殺同官王摶及中尉[illegible]彬修權寵
天下宜官累恩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判李述出帝東內
畏全忠之強雖深怨昭不敢救止罷政事昭趣全忠以師入討
使人說神策軍入將孫德昭誅李述等復輔政帝德之逞見或

不名以字呼之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趣盡誅中宮以宮人掌
內司事天復元年全忠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帝與全忠善
胤罷政事會李挾帝幸鳳翔胤召全忠以兵迎天子自出居華
州為全忠敘畫奇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illegible]擒峯鶴令
忠歸自歆以備須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果
詔著四朱孔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于道擇
拜平章事胤遂參高祖太宗與內侍與軍天寶后宦人竟廢德
宗以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十人為率其從
參掌机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為不法朝廷微弱
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于是中外宦官
悉誅天子傳道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
蘇檢為相胤皆逐殺之并斥從帝近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推裴
樞獨立可制畜與循秉政帝動靜一決于胤無敢言者全忠還
東到長樂群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
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為舞劍出戊夜乃出[illegible] 一 一 閩襄乃許
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欲全忠將寨脅與全忠外雖親事私
心漸異增調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
空名請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胤乃

此一全不愧
又書又

此條實六條
如此其四令
忘從此何

欲浮圖取戰為兵代全忠陰令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以其子
充倫入宿衛會為毬從戲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將傳胤將
挾帝幸東而全忠方謀帝東與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
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俾尋密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
化坊第殺胤汴士皆哭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贊
天祐元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劫帝遷洛發長安
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緇郎及為相其
父嗜曰吾父凡刻苦以持門戶終為緇郎壞之
裴樞字紀聖絳州聞喜人曾祖遵慶肅代間宰相也樞咸通中
第進士龍紀初累官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
庶子尋遷右散騎常侍為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故
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崔胤亦倚全忠
專朝柄與樞善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
亦罷為工部尚書已還宮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清海節度
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召為[illegible]位柳粲方
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勳臣自宜任
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嘗器樞
不浮薄今乃爾聚聞即罷樞政事再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

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凡六十五同時死者獨淑楨崔遠王溥趙崇王贊等三十餘人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振屢舉進士竟不第故深疾搢紳之士云

范浚甫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迄自鳳翔而全忠纂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甚黨附其篡引以為宰相不惜國之將亡方且宴安于寵祿全忠之弑遷洛陷昭宗未及下係樞受戮言己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李以弑頃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于李氏乎忠于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史既從[illegible]除太常卿小事也猶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至公示人從其大而遺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怨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罪其誅鋤

與張廷範之隱忌謝滴三同滯不更基全杖樞本更基全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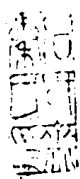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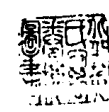
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之徇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弑遷端委而受戮于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發奮而起者也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于昭宗之弒而死于廷範之事應身如此豈能若臣否之迹其會全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職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默曰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祿之士亦可少戒哉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為人鄙野不為其家所齒少孤貧好學晝採薪自給夜然葉炤書彊記多所通涉識詞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頗覽判史館引為直學士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磎最厚磎死求似磎者或薦璨該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昭宗欲拆璨宰相外無知者旦暮自禁中出驪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貴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章事起布衣不四歲暴貴近世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為怨朱全忠圖纂弒宿衛士皆汴人璨亦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

得罪狀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男天
祐二年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
天變公輝述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嫉若
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全、忠習、、不善也其
後急于九錫宣徽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公輝
與向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
不得耶璨懼即費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於
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明日進道及公輝死而全忠恚
璨皆已啟黜登州刺史俄流崖州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璨
死宜矣

唐紀

表一　華容孫懋撰

宗室世系表

孫子曰諸牒之學臣唐獨重況天子之、、、之且詳雖然詳
唐譜牒者唐史官事也後有作者錄其可以勸懲者而已矣
為是于宗室世系表無慮刪裁僅存其有關當世者數人此
數人非其事特異皆未嘗立傳故入于無傳諸人於注生平
數語以補傳所不及作宗室世系表
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高陽氏至皋陶為堯大理生益益生恩
成歷虞夏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封將理徵為冀操中吳
伯以其直道得罪於其妻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于伊侯之墟食
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貞生昌祖為陳大夫家苦縣數傳
至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
周平王時為太史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于段為干木大夫
生同為趙大將軍生兌為趙相數傳至伯、長、、秦為御史
大夫生四子崇為隴西房璣為趙郡房
崇孫信大將軍隴西侯信生超一名仇漢大將軍漁陽太守超
生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戰沒葬隴西狄道東川因

家焉仲翔孫尚成紀令因居成紀弟向范陽房始祖也
尚生廣前將軍三子長曰當戶生陵騎都尉次曰椒代郡太守
次曰敢字幼卿中郎關內侯生禹字子通弟忠頓丘房始祖
也
禹數傳至次公巴郡太守弟恬渤海房始祖也次公生軌魏臨
淮太守司農卿弟潛中山房始祖也
軌孫艾晉驍騎將軍生雍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
丹陽房始祖也其子蕃安邑房始祖也次曰柔北地太守
柔生弇前涼張駿天水太守安西亭侯生昶字仲堅涼太子侍
講生暠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
暠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眺亮將鎮遠將軍房始祖也其曾
孫系平涼房始祖也翻孫三人曰丞姑臧房始祖也曰茂敦煌
房始祖也曰沖僕射房始祖也曾孫曰或禮絳郡房始祖也豫公
孫曰剛武陵房始祖也
歆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勗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
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歸魏弘農太守生獻
祖宣皇帝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光皇帝天賜字德
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周羽林監太子洗馬其後
無聞次太祖次乞豆定州刺史其後六世孫揆相肅宗
太祖景皇帝虎字文彬後周柱國大將軍唐國襄公八子長延
伯次真次世祖次蔚次璋次禕次繪次亮

南陽公延伯　後無顯者

譙王真　從太祖戰沒無嗣

蔡王尉　一作蔚
孫河間元王孝恭有傳
孫漢陽郡王瓌[illegible]討利有功累官荊州都督
曾孫廬江王瑗附建成建成敗後反誅

畢王璋
五世孫涵為監池判官杜鴻漸遣表牋迎肅
宗于平京再遷宗正卿累官至德宗時以
右僕射致仕

雍王繪
其孫江夏王道宗有傳
淮陽壯王道玄有傳　道玄六世孫漢以文
學為韓愈所重以女妻之擢進士官左拾
遺以直言為權家所忌後累遷至大中時
為宗正少卿

郇王禕
曾孫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棄官去
後累官至玄宗時進彭國公右武衛大將

鄭孝王亮
玉以雲呂表
四世孫林甫相玄宗　七世孫回相武宗
子淮南靖王神通有傳神通子梁郡公孝逸
為武后討徐敬業平之以忤流儋州死
四世孫陝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通漕
孫以廉潔稱官至宗正卿
六世孫浙西節度使錡反誅
六世孫程相敬宗
六世孫石相文宗
六世孫福歷使相太子太傅
世祖元皇帝昺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唐國仁公四子長高
祖次澄次湛次洪
梁王澄
蜀王湛　八世孫戡有傳
漢王洪
以下高祖紀見本紀之前
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玄霸元吉萬貴妃生智雲
莫嬪生元景孫嬪生元昌尹德妃生元亨張氏生元方郭婕妤
生元禮宇文昭儀生元嘉靈夔王才人生元則張寶林生元懿
張美人生元祐楊美人生鳳劉婕妤生元慶楊嬪生元懿小楊
嬪生元名楊嬪生元軌魯才人生元祥柳寶林生元嬰
隱太子建成　有傳
衛懷王玄霸　隨大業中薨
巢剌王元吉　有傳
楚哀王智雲　大業末從建成寓河東高祖起兵建成走太
原吏捕之送長安為陰世師所害
荊王元景　永徽中坐子則與房遺愛謀賜死
漢王元昌　有傳
酆悼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康王元禮　性恭慎善騎射累為州刺史有治名為其子
茂所誣
韓王元嘉　少好學閑判修整累為州刺史起兵討武氏
不克死　子黃國公譔亦以討武氏死
彭思王元則　澧州刺史
鄭惠王元懿　歷四州刺史所歡官至高宗崇勝
四世孫處訥相憲宗　宗閔相文宗

三世孫勉相德宗

曾孫寶有傳

霍王元軌　有傳附越王貞傳

虢莊王鳳　唯四川刺史喜畋游遊官爵乜綬

道孝王元慶　豫州刺史

四世孫實累官至貞元中進司農卿京兆尹

為德宗聚斂怙寵而橫順宗立貶死長安

中相賀

鄧康王元裕　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交並

五州刺史

舒王元名　矜嚴疏財歷五州刺史

子豫章王亶治江州徙右州蘭州以廉察稱

進司空武后時為丘神勣所構死

魯王靈夔　為學善草隸歷五州刺史武后時坐與越王

謀起兵流振州自殺

孫道堅方慶有禮法歷官至開元中授汴州

刺史河南採訪使以清穀稅入為宗正卿

江安王元祥　四為州刺史性貪冒所至營財無厭

密貞王元曉　虢州刺史

滕王元嬰　金州刺史坐縱不法高宗謫置滁州起授壽

州刺史後亦不循法

孫子曰史稱諸王孰對於太宗沈潦嘆謂諸子可從有乙第

不可從得及長樂公主之下嫁也初有司裝資倍長公主魏徵

一言其非而帝與后俱大悅至秉賜徵一似必不敢愛其子過

子元昌者及諸傳至道王則又云諸王教務薄于諸子至教業

之大臣要敢言逆禍逐良為太宗從容言之而卒無加悲至作

史者之言自不相顧乎大氏約人已發不資乎其誠不然雖勉強

一時仁闇可聽而廷臣寵其微心有不敢言者待後人接其實

而書之嗟何及矣

太宗十四子長孫皇后生承乾泰高宗後宮生寬楊妃生恪愔

陰妃生祐王氏生惲燕妃生貞貫韋妃生慎後宮生簡楊妃生

福楊氏生明

常山愍王承乾有傳

孫適之相玄宗

曾孫戩義歡宗時有處龍蓄更使封武

威卯

楚王寬　蚤薨
吳王恪　有傳
子成紀王千里千里子天水王僖俱從靈怒
太子誅武三思敗死
孫信安王褘有傳褘子峴相肅宗
濮恭王泰　有傳
齊王祐　有傳
蜀悼王愔　貞觀時數游獵不法削封戶與吳王恪得罪以母
弟蔡為庶人
蔣王惲　上元中錄事張君徹誣告惲反惲懼自殺高
宗為斬君徹
孫之芳天寶末為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
京師歷工部侍郎廣德初使吐蕃被留二
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
曾孫承述德宗時為宗正卿頻用事招權受
賕竄嶺不閑
越敬王貞　有傳
子琅琊王冲　有傳

紀王慎　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最璽書嘗勉勵
樂善至貴與越王貞名時號紀越武后時
徙巴州道薨
女東光縣主聞王死號慟嘔血不膏沐者二
十年神龍初削諸王號皇陪葬主氣慟卒
及其子曰為我謝魏戰酷情已生下已先
王照恨矣中宗為舉哀下詔褒揚
江殷王囂　蚤薨
代王簡　蚤薨
趙王福　蚤薨
曹王明　母巢王妃太宗欲以為后魏徵諫止之累為
都督刺史高宗詔出後巢王生太子賢除王
家度遷黔州為謝祐逼殺
四世孫臯有傳
孫子曰余閱史至太宗諸子至愈有不忍言者其幸而苟免者
須首非無祿累世間無因篡奪之餘耳太宗躬行仁義而其後
若此豈天之報施果無可憑哉君子是以惻然慈測之事而不
敢為禁首寬也況天下已平好戰不衰此其于天地好生之心

皇無有傳焉著戒

高宗八子後宮劉生忠鄭生孝楊生上金蕭淑妃生素節武后
生弘賢中宗睿宗

燕王忠　有傳

原懷王孝　殀薨

澤王上金　有傳

許王素節　有傳

子嗣澤王璆當宗正卿開元中樂龍池頌
列百官夢捷北比支東朝獻宗和有一

子孫不為進故宗室仕前顯者多

孝敬皇帝弘　有傳

章懷太子賢　有傳

子邠王守禮與泰宗諸子同處宮中十餘年
開元初與寧申岐薛王同為刺史徽還
京師

守禮子惠武王承宏廣德初以蕃入京立
以為帝賊退放華州元

守禮子敬嗣王承宋與俱討懷恩使回紇

利納其女為妃封此偽公主

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殤帝

懿德太子重潤高宗立為皇太孫武后特廢為庶人因之末
幾杖殺

譙王重福　有傳

節愍太子重俊　有傳

殤帝

睿宗六子肅明皇后生憲宮人柳生撝昭成皇后生今宗崔孺
人生範王德妃生業後宮生隆悌

讓皇帝憲　有傳

子汝陽王璡性謹潔今宗愛之與賀知章等
遊

惠莊太子撝　即申王　有傳

惠文太子範　即岐王

惠宣太子業　即薛王　四世孫知柔相昭宗

隋王隆悌　殀薨

歐陽永叔曰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
死卻亦不傳諸天譏其德而絕之睿宗乘有聖子見俗其一追

帝嘉三贈太子天興之報福流無窮盛矣

玄宗三十子劉華妃生琮琬瑤趙麗妃生瑛元獻皇后生肅宗
錢妃生琰皇甫德儀生瑤劉才人生琚武惠妃生一敏瑁琦高
婕妤生璲郭順儀生璘柳婕妤生玢鍾美人生環盧美人生瑝
閻才人生玼王美人生珪陳才人生珙鄭才人生瑱武賢儀生
璿璥餘二子夭失母法

自玄宗以後不出閣不分房子孫闕而不見

奉天皇帝琮　初慶王薨贈太子謚靖德肅宗即位進謚

庶人太子瑛　有傳　七子

棣王琰　有傳以衆賤者去死鷹狗者　子五十五人

鄂王瑤　有傳

靖恭太子琬　初王榮安祿山反為征討元帥高仙芝副之
　會薨加贈謚　男女五十八人

光王琚　有傳

夏悼王

儀王璲　子四人

穎王璬　火好學祿山反詔璬領劍南節度大使絕事蜀
　迎月蜀人使其兄為崔圓所惡衰罷之乃

懷哀王敏　詔宣懿肅宗詔贈　子四人

永王璘　領荊州大都督祿山反起兵之領山南江西
　嶺南黔中四道以叛誅　子六人

壽王瑁　子六人

延王玢　子三十六人

盛王琦　子四人

濟王環　子四人

信王瑝　子五人

義王玼　子四人

陳王珪　子二十一人

豐王珙　廣德初吐蕃入京代宗幸陝將軍王懷忠叔
　王逼至過郭子儀張之護送行在賜死

恒王瑱　子四人

涼王璿　子四人

汴哀王璥

以上通計玄宗孫二百二十一人惟靖恭太子子是多男

女封之且記此包唐子孫始貴之後旋有此盛則妖狐亦
不足為唐害矣
唐制親王封戶八百增至千公主三百長公主止六百高宗時
沛英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戶始踰制垂拱中太平至千
二百戶聖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壽春等五王各三百神龍初
相王太平至五千衛王三千溫王二千壽春等皆七百嗣雍衡
陽臨淄巴陵中山王五百安樂公主二千長寧千五百宣城
宜城定安各千相王女為縣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千安樂三
千長寧二千五百宣城以下二千相王太平長寧安樂以七丁
為限雖水旱不蠲以國租庸滿之中宗遺詔壽春王進為親
王戶千開元後天子敦睦兄弟故寧王戶至五千五百岐薛五
千申王以外家微戶四千邠王千八百帝妹戶千中宗諸女如
之通以三丁為限及皇子封王戶二千公主五百咸宜公主以
母惠妃故封至千自是諸公主例千戶止
初文德皇后生晉王最幼太宗憐之不使出閤豫王亦以武后
少子不出閤睿宗初即位又降封相王乃出閤中宗時譙王
失愛遷外溫王年十七猶居宮中遂立為帝開元後皇子幼
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作十王宅居之于中禁置推城廬捨
月俸雖開府封國置官屬及遙領節度都護然惟獨號名不出
閤惟侍讀人授書餘條佐歲時一通名而已徙又以諸孫最多
於宅外置百孫院處之亦不聽出閤此承平制云
肅宗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宮人孫生係張生玹王生佖陳
婕妤生僅韋妃生僩張美人生侹後宮生榮裴昭儀生僙段婕
妤生倕崔妃生偲張后生佋侗後宮生僖
越王係　與張后同為李輔國所害詳見肅宗本紀
承天皇帝倓　有傳
衛王佖
彭王僅
兗王僩　與越王同遇害
涇王侹
鄆王榮
襄王僙　嗣孫熅光啓中朱玫爭之稱帝九月而敗
杞王倕
召王偲
恭懿太子佋　張后數職儲嫡欲以佋為之會佋薨許塞追
贈太子

定王侗

王僖

代宗二十子睿真皇后生德宗崔妃生邈貞懿皇后生迥餘十七王史亡其母之氏位

昭靖太子邈　始王鵬　子舒王德宗取以爲子

均王遐

睦王述　建中初詔奉迎太后使

丹王逾

恩王連

韓王迥

簡王遘

益王迺

隋王迅

荊王選

蜀王遡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順宗帝取昭靖太子子誼爲第二子又取順宗子謜爲第六子餘八王史亡其母之位氏

舒王誼　從帝出奉天朱泚攻城誼傳詔諸軍晝夜不

廨蕃

通王諶

虔王諒

肅王詳

文敬太子謜　邕王追贈

資王謙

代王諲

昭王誡

欽王諤

珍王諴

順宗二十七子莊憲皇后生憲宗[illegible][illegible]太昭訓生經趙昭儀生

結王昭儀生總約紀餘二十王史亡其母之氏位四王系屬亡

宦讓

郯王經

均王緯

溆王縱

莒王紓

密王綢

郇王總

邵王約

宋王結

集王緗

冀王綯

和王綺

衡王絢

會王纁

福王綰

珍王繕

撫王紘

岳王緄

袁王紳

翼王綽

蘄王緝

欽王績

憲宗二十子紀美人生寧懿安皇后生穆宗孝明皇后生宣宗

餘十七王史逸其母之號氏

惠昭太子寧　以鄧王立為太子數月薨

帝崩之夕被殺事詳舊紀

深王悰

洋王忻

絳王悟　敬宗崩將立被殺事詳敬宗紀

建王恪

鄜王憬

瓊王悅

沔王恂

婺王懌

茂王愔

淄王協
衢王憺
澶王㤝
棣王惴
彭王惕
信王憻
榮王憒

穆宗五子恭僖皇后生敬宗貞獻皇后生文宗宣懿皇后生武宗餘逸其母之氏號

懷懿太子湊 初封漳王文宗時為王守澄鄭注所誣黜為巢縣公後追贈事詳文宗紀

安王溶 文宗崩時為仇士良所殺事詳當紀

敬宗五子郭妃生普餘亡其母之氏位

悼懷太子普 始王晉文宗愛之若己子薨加謚贈

梁王休復
襄王執中
紀王言揚

陳王成美 文宗以莊恪薨將立之為太子事未具而帝崩仇士良殺之

文宗二子王德妃生永後宮生宗儉

莊恪太子永 暴薨事詳文宗紀

蔣王宗儉

武宗五子其母氏位皆不傳

杞王峻
益王峴
兗王岐
德王嶧
昌王嵯

宣宗十一子元昭太后生懿宗餘亡其母之氏位

靖懷太子漢 始王雍薨後追冊

雍王涇

通王滋 昭宗時判侍衛諸軍事為韓建所害 同事滋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失其系胄

慶王沂
濮王澤
鄂王潤

懷王洽

昭王汭

康王汶

廣王澭

衛王灌

懿宗八子 惠安皇后生僖宗 恭憲皇后生昭宗 餘亡其母氏位

魏王佾

涼王侹

蜀王佶

威王侃

吉王保 王於兄弟為最賢 僖宗崩 衆將立之 楊復恭獨議以昭宗嗣 乾寧初 李茂貞以兵入京 謀廢帝立王 會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恭哀太子倚 初封睦王 為劉季述所殺 天復初追贈

僖宗二子 史失其氏位

建王震

益王陞

昭宗十七子 積善皇后生裕及昭宣帝 餘失母之氏位

德王裕 乾寧四年立為太子 劉季述畏帝立太子為帝 帝復位 復為王 後為蔣玄暉所殺 同死者九王

棣王祤

虔王禊

沂王禋

遂王禕

景王祕

祁王祺

雅王禛

瓊王祥

端王禎

豐王祁

和王福

登王禧

嘉王祜

潁王禔

蔡王祐

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二人定州刺史房有饒郇王房有回林甫
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恒山王房有適之
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　翰林供奉白為興聖皇帝
九世孫其房不可考
孫子曰嗚呼唐之宗室一殲於武曌再殲於祿山三殲於朱泚
四殲於黃巢五殲於韓建六殲於朱溫其一時聚首而就死者
皆以十百計而國勢亦漸不振以至於亡矣其中固無罪而死
於宦豎之手者又若干人此從來未有之禍也大抵唐之失其
始有鑒秦魏之孤立欲大封同姓欲其事類漢然往往得漢稱
兵之禍而不得漢藩屏之功其後遂懲晉氏諸王之橫聚之一
室不假事權而其遺禍竟極於家之北隸而不可救何也漢封
諸侯半天下其禍足以與漢為難而其功尚足以存漢故齊
王襄興則灌嬰連和呂氏束手告料其時雖有李孝逸魏元忠
不得不轉而聽諸王之周旋武氏何能為哉唐興則武部督鄉
以其諸王為之可謂崇禮宗藩矣而封建之議未成執範故其
不肖之極者佔方面之勢亦能為難雖方其最盛時如盧江齊
漢皆坐已疊見而土地人民皆非世有故其實不可以支主離
賢如霍霆越魯覽長未幾辟首而膏子孫殆盡之幾誅可痛也

追含宗身以臨御主宰天下其時又適有無巫之變是以十王
百孫列院禁中未嘗出閣防之為已甚矣雖寧申四王情好無
間而不及以政當所謂當當而亂之不得有為乎其國者非乎
及變興西狩房館張道諸王分道將兵而永王東巡遂有江左
之難於是不出閣之議終唐之世堅不可破矣至於昭宗國勢
日微始知其誤欲以兵權附之諸王而極重莫返徒速諸王之
禍不亦悲乎向使諸王蚤布是處皆有遺種則湖更始盆子肅
才收夫皆足以號召天下誅鋤奸雄唐之祚豈遂漸滅而不復
振哉世俗相沿不知通變及乎有宋尚祖唐諸王不出閣之議
而金人入汴盡宋北徙則有宋宗室之禍唐遺之也　國朝諸
王各世其國既不北才不出閣之防又所任不得驚制其民則
其勢後不足以自擅以三代封建之名行後世郡縣之實親親
愛民盡禮防患可謂無弊百世不易之道也然而漢寧安允之
事則已將見未可免處而近來戚否監司得為宗人且漸預有
司事矣是今日之隱憂也至於藩祿一事唐制八百戶者今萬
石矣唐三百戶者今三千石矣前口以丁為限據實授之而
不啟今十分之五其於諸疏屬僅免役其仕宦非如今之宗
室下逮庶人無不坐食也宜乎唐之祿日增而日有以支今

之祿當剖國將親藩無幾已皆不給不能滿萬石之數矣厥後宗支日廣處處言之今至數百皆千其初不知自此而往司度史者更何術也

唐紀

表二　華容孫愨撰

公主表

孫子曰從古未聞以公主治亂者以公主治亂者獨唐耳自娘子軍對主幕府當時不以為反常而稱為美事後世沿襲遂不可止至于置官屬稱太女乞子廢立權出其手至相戕殖者以其門客為之而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乃更再降三降入道和蕃與夫私侍不恥皆從來所無而唐習為故然陳仲醇謂武曌獨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良有以也余既不能槩錄其傳故為之特作公主表

世祖一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妹下嫁儀同王裕永徽初薨

高祖十九女

長沙公主下嫁馮少師

襄陽公主下嫁竇誕

平陽昭公主太穆后所生下嫁柴紹自有傳

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

長廣公主下嫁趙慈景又嫁楊師道性恪工為詩

長沙公主下嫁豆盧懷讓

房陵公主下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　廬江公主下嫁喬師望

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安平公主下嫁楊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

衡陽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尒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　臨海公主下嫁裴律師

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

安定公主下嫁溫挺又嫁鄭敬玄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越王貞傳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性孝恪動循禮法帝勅諸公主視為師式

汝南公主蚤薨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嶺南更嫁劉玄意

遂安公主下嫁竇逵又嫁王大禮

長樂公主長孫后所生下嫁長孫沖

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比景公主下嫁柴令武坐與房遺愛謀反同令武賜死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東陽公主下嫁高履行垂拱中徙置巫州

臨川公主下嫁周道務工籀篆能屬文

清河公主下嫁程懷亮　蘭陵公主下嫁竇懷悊

晉安公主下嫁韋思安又嫁楊仁輅

安康公主下嫁獨孤謀　新興公主下嫁長孫曦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荷坐太子承乾事誅又嫁薛瓘

合浦公主下嫁房遺愛與浮屠辯機亂賜辯機金寶神枕事覺浮屠殊死又僧智勗道士李晃等皆私侍主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

金山公主蚤薨

晉陽公主長孫后所生最溫臨帝飛白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悼之因以癯羸　常山公主蚤薨

太宗以性可而癯他日大以此薄長孫有何何也

新城公主長孫后所生下嫁長孫詮詮以罪徙更嫁韋正矩遇主不以禮主暴薨高宗疑正矩誅之以皇后禮葬主

高宗三女

義陽公主蕭淑妃所生下嫁權毅

高安公主始封宣城蕭淑妃所生下嫁王勗

太平公主武后所生下嫁薛紹紹死嫁武攸暨自有傳

中宗八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暉

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刵耳劓鼻且斷巽髮帝

怒斥為縣主

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嫁韋濯濯誅嫁崔銑

長寧公主韋庶人所生下嫁楊慎交東西都第宅俱極豪侈

與宜城安樂二主后妹郕國崇國夫人爭任事賕謁庶人

敗斥慎交絳州別駕主偕往慎交死更嫁蘇彥伯

永壽公主下嫁韋鐬

永泰公主下嫁武延基以忤張易之為武后所殺

安樂公主韋庶人所生下嫁武崇訓又嫁武延秀自有傳

武安公主下嫁韋捷

睿宗十二女

壽昌公主下嫁崔貞　　安興公主蚤薨

荊山公主下嫁薛伯陽　　淮陽公主下嫁王承慶

代國公主劉后所生下嫁鄭萬鈞

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

薛國公主下嫁王守一守一誅更嫁裴巽

鄎國公主下嫁薛儆又嫁鄭孝義

金仙公主太極元年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為師

崇元本事太平公主平公敗崇元誅

玉真公主亦為道士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

霍國公主下嫁裴虛己為安祿山所殺

玄宗二十九女

永穆公主下嫁王繇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孝昌公主蚤薨　　唐昌公主下嫁薛鏽

靈昌公主蚤薨　　常山公主下嫁薛譚又嫁竇澤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　　上仙公主蚤薨

懷思公主蚤薨　　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

新昌公主下嫁蕭衡　　臨晉公主下嫁崔潛曜

衛國公主下嫁豆盧建又嫁楊說

真陽公主下嫁源清又嫁蘇震

信成公主下嫁獨孤明

楚國公主始封壽春下嫁吳澄江上皇居西宮獨得侍興元

初請為道士賜名上善

普康公主蚤薨　　　　昌樂公主下嫁竇鍔
永寧公主下嫁裴齊丘　　　　宋國公主下嫁溫西華又嫁楊徽
齊國公主下嫁張垍又嫁裴潁又嫁楊敷
咸宜公主貞順后所生下嫁崔嵩
宜春公主蚤薨　　　　廣寧公主下嫁程昌胤又嫁蘇克貞
萬春公主下嫁楊朏又嫁楊錡
樂城公主下嫁薛履謙坐嗣岐王珍事誅
新平公主下嫁裴玪又嫁姜慶初
壽光公主下嫁郭液　　　　壽安公主下嫁蘇發

肅宗七女

宿國公主下嫁封長樂又嫁豆盧湛
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乃置府二年還朝貞元中罷府屬吏置邑司
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下嫁柳潭自有傳
郯國公主下嫁張清　　　　紀國公主下嫁鄭沛
永和公主韋妃所生下嫁王詮
郜國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與李萬等私德宗怒主他第流升等女為太子妃亦廢

代宗十八女

靈仙公主蚤薨　　　　真定公主蚤薨
永清公主下嫁裴倣　　　　齊國公主下嫁郭曖
華陽公主貞懿后所生大曆七年病丐為道士號瓊華真人
玉清公主蚤薨　　　　嘉豐公主下嫁高怡
長林公主下嫁沈明　　　　太和公主蚤薨
趙林公主下嫁魏博節度使田緒德宗幸奉天賜錢公主乘金根車始此　　　　玉虛公主蚤薨
普寧公主下嫁吳士廣　　　　晉陽公主下嫁裴液
義清公主下嫁竇克良　　　　壽昌公主下嫁竇克良
新都公主下嫁田華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西平公主蚤薨　　　　章寧公主蚤薨

德宗十一女

韓國公主昭德所生將嫁薨
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上幽之禁中錮士平于第門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為主作團雪散雪辭狀憤悵意帝聞怒逐南史等幾廢進士科

鄭國公主下嫁張孝忠子茂宗
臨真公主下嫁薛釗　永陽公主下嫁崔諠
晉寧公主蚤薨　文安公主爲道士
義川公主蚤薨　燕國公主下嫁武義成功可汗
宜都公主下嫁柳昱　晉平公主蚤薨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莊憲后所生下嫁郭鏦有傳
梁國公主莊憲后所生下嫁鄭何
東陽公主下嫁崔杞　西河公主下嫁沈翬
雲安公主莊憲后出下嫁劉士涇
襄陽公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主很恣時微行市里有薛樞（如此等事何以言美）
薛渾李元本皆於侍主謁渾母如姑克禮以聞穆宗幽主
禁中流樞崖州　潯陽公主爲道士
臨汝公主蚤薨　虢國公主下嫁王承系
平恩公主爲道士　邵陽公主爲道士

憲宗十八女

梁國公主下嫁于季友　永嘉公主爲道士
衛陽公主蚤薨　宣城公主下嫁沈漢
鄭國公主下嫁溫璩　岐陽公主懿安后女下嫁杜悰有傳
陳留公主下嫁裴損　真寧公主下嫁薛翃
南康公主下嫁沈汾　臨真公主下嫁衛洙
普康公主蚤薨　真源公主下嫁杜中立
永順公主下嫁劉弘景　安平公主下嫁劉異
永安公主許嫁回鶻保義可汗可汗死爲道士
義寧公主蚤薨　貴鄉公主蚤薨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來歸詔
宰相帥百官迎謁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
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宰相建言禮始中壹行
天下王化之美也請載于史示後世詔可

穆宗八女

義豐公主下嫁韋處仁　淮陽公主下嫁柳正元
延安公主下嫁竇澣　金堂公主下嫁郭仲恭
清源公主　饒陽公主下嫁郭仲詞
安康公主爲道士乾符中以主在外頗擾人詔與永興天長
寧國興唐四主還宮內　義昌公主爲道士

敬宗三女

以下所嫁多失考

永興公主　天長公主　寧國公主

文宗四女

興唐公主　西平公主　朗寧公主　光化公主

武宗七女

孝且月孔壽各為武宗女東世州刺度上達尚之

昌樂公主　壽春公主　長寧公主　延慶公主

靜樂公主　樂溫公主　永清公主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詔公主執婦禮始此遂詔夫婦
敦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永福公主　齊國公主下嫁嚴祁

廣德公主下嫁于琮有傳　義和公主　饒安公主

盛唐公主　平原公主　唐陽公主

許昌公主下嫁柳陟　豐陽公主

懿宗八女

衛國公主始封同昌下嫁韋保衡郭淑妃

安化公主　普康公主　昌元公主　昌寧公主

金華公主　仁壽公主　永壽公主

僖宗二女

唐興公主　永平公主

昭宗十一女

新安公主何后所生帝在鳳翔以嫁李茂貞子繼偘后不可
帝曰不爾我無安所是日宴內殿茂貞坐帝東旬主延殿上
繼偘族兄弟皆西向立主偏拜之及帝還夫全忠殺茂貞壻
取主還京師

信都公主　益昌公主　唐興公主　德清公主

太康公主　永明公主　新興公主　普安公主

樂平公主

唐紀

表三　董容孫慧撰

宰相表

歐陽永叔曰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至于晚將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為職業則一也作宰相表

孫子曰歐陽公于宰相表以年為綱而細書月日于其下可謂精且確矣然論世者在得其一時用人之大略月日微甚非所慮也予是為年月日一切刪去僅以諸帝為綱而書宰相姓名于下至所歷職衔亦但取其最尊者各書一二不能盡詳也

	宰相	三師	三公
高祖	世民 尚書令 加中書令		世民 太尉加司徒 元吉 司空加司徒
	裴寂 尚書右僕射知政事 進左僕射		裴寂 司空
	劉文靜 納言		
	蕭瑀 内史 右僕射		
	竇威 内史		
	竇抗 納言		
	陳叔達 納言		
	楊恭仁 吏部尚書兼中書令		
	封德彝 中書令		
	裴矩 檢校侍中		
	宇文士及 權檢校侍中		
	元吉 加侍中		
太宗 以武德九年八月為始	元年相前朝者不書姓		
	高士廉 侍中 右僕射 同三品平章政事		
	房元齡 中書令 左僕射		元齡 司空
	瑀 左僕射 參豫朝政 御史大夫 同三品		
	士及 中書令		
	長孫無忌 右僕射 檢中書令		無忌 司空
	德彝 右僕射		
	杜淹 檢校吏部尚書參豫		
	杜如晦 檢校侍中 右僕射		
	李靖 檢校中書令 右僕射 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荊王元景 司徒
	王珪 侍中		
	魏徵 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 參議得失		
	溫彥博 中書令 右僕射		吳王恪 司空

戴　胄 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
侯君集 兵部尚書參豫朝政
楊師道 侍中 中書令 參豫朝政
劉　洎 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侍中
岑文本 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中書令
李世勣 左僕射同三品
張　亮 刑部尚書參豫朝政
馬　周 守中書令
褚遂良 黃門侍郎參豫朝政 中書令
許敬宗 左庶子同掌機務
高季輔 兼中書令 右庶子同掌機務
張行成 兼侍中 少詹事同掌機務
崔仁師 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于志寧 侍中

高宗
以貞觀二十三年六月爲始
行成 右僕射同三品
宇文節 黃門侍郎同三品
柳奭 中書侍郎同三品
季輔 侍中同三品

李勣 司空
徐王元禮 司徒

以下俱同三品
志寧 左僕射同三品
遂良 左僕射
韓瑗 侍中
來濟 中書令
崔敦禮 中書令
李義府 右相
敬宗 右相
杜正倫 中書令
辛茂將 侍中
許圉師 左相
任雅相 兵部尚書同三品
盧承慶 度支尚書參知政事
上官儀 西臺侍郎同三品
劉祥道 檢校右相
竇德玄 檢校左相
樂彥瑋 檢校西臺侍郎同知政事
孫處約 西臺侍郎同知軍國政事
姜恪 檢校左相

陸敦信 檢校右相
劉仁軌 右相
楊 武 西臺侍郎同三品
戴至德 右僕射
李安期 東臺侍郎同三品
趙仁本 東臺侍郎同三品
張文瓘 侍中同三品
閻立本 中書令
李敬玄 西臺侍郎同三品
郝處俊 中書令 侍中
來 恒 黃門侍郎同三品
薛元超 中書令
李義琰 中書侍郎同三品
高智周 黃門侍郎同三品
張大安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
王德真 中書侍郎同三品
裴 炎 侍中兼東宮平章事
崔知溫 中書令

郭待舉 黃門侍郎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岑長倩 兵部侍郎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郭正一 中書侍郎兼東宮平章事
魏玄同 吏部侍郎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劉景先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兼東宮平章事

中宗
炎 中書令
以弘道元年十二月即位
景先 侍中同三品
長倩 文昌右相
待價 左散騎常侍同三品
玄同 文昌左相檢校納言
韋弘敏 太府卿同三品
德真 侍中
劉禕之 中書侍郎同三品
武承嗣 文昌左相
李景諶 鳳閣舍人同平章事
騫味道 檢校內史同三品
沈君諒 正諫大夫同三品
崔詧 正諫大夫同三品

韓王元嘉 太尉
霍王元軌 司徒
舒王元名 司空 進司徒

韋方質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韋思謙 御史大夫同三品 守納言
裴居道 秋官尚書同三品 納言
蘇良嗣 文昌左相同三品
韋待價 文昌右相
張光輔 內史
王本立 左肅政臺御史大夫 同三品
范履冰 春官尚書同平章事
傅游藝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以上俱同平章事 間有稱同三品者

史務滋 納言
宗秦客 檢校納言
邢文偉 內史
樂思晦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任知古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格輔元 地官尚書同平章事
武攸寧 納言同平章事
歐陽通 判納言事
裴行本 冬官侍郎同平章事

相王旦 司徒
梁王武三思 太尉
司空

狄仁傑 內史
楊執柔 夏官侍郎同平章事
李游道 冬官尚書同平章事
袁智弘 秋官尚書同平章事
崔神基 司賓卿同平章事
崔元綜 秋官侍郎同平章事
李昭德 檢校內史
姚璹 納言
李元素 地官侍郎同平章事
王璿 夏官尚書同平章事
婁師德 納言
韋巨源 左僕射 侍中
陸元方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豆盧欽望 文昌右相
蘇味道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王孝傑 夏官尚書同三品
武什方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楊再思 中書令 侍中

武攸暨 司徒

杜景佺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周允元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孫元亨　夏官侍郎同平章事
王方慶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李道廣　殿中監同平章事
王及善　文昌左相同平章事
宗楚客　中書令
武三思　內史
姚元崇　知夏官尚書同三品
李嶠　中書令
吉　頊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
崔元暐　內史
張柬之　中書令
房融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韋承慶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袁恕己　中書令
敬　暉　侍中
桓彥範　納言同三品

于惟謙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安國相王　太尉同三品尋辭此事
張　錫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韋安石　中書令
魏元忠　中書令
李懷遠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顧　琮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
李迥秀　夏官侍郎兼寬使表　同平章事
朱敬則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唐休璟　左僕射
韋嗣立　兵部尚書同三品
祝欽明　太子少詹事同三品
蘇　瓌　右僕射同三品
紀處訥　侍中
蕭至忠　中書令
張仁亶　左屯衛大將軍同三品
崔　湜　中書侍郎
趙彥昭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韋溫 太子少保同三品 總知內外兵馬

鄭愔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裴談 刑部尚書同三品

岑羲 中書侍郎同三品

張嘉福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睿宗 以景龍四年六月爲始

劉幽求 侍中

鍾紹京 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李日知 侍中

平王隆基 殿中監同三品

蘇瓌 中書侍郎

元之 中書令兼兵部尚書 改元崇

嗣立 中書令

至忠 中書令

彥昭 中書侍郎

湜 檢校中書令

崔日用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宋璟 檢校吏部尚書同三品

宋王成器 左僕射

宋王成器 司徒

瓌 左僕射

郭元振 太僕卿同平章事

張說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安石 中書令 左僕射

竇懷貞 右僕射軍國重事宜 共平章

陸象先 中書侍郎同三品

羲 侍中

魏知古 戶部侍郎同三品

幽求 尚書右僕射知軍國重事兼侍中

元宗 以太極元年八月爲始

知古 侍中

元振 兵部尚書同三品

說 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

元之 兵部尚書同三品兼紫微令

盧懷慎 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

源乾曜 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璟 吏部尚書兼黃門監

蘇納 和戎大武諸軍州節度使同三品

頲 紫微侍郎同平章事

宋王成器 太尉

申王撝 司徒

邠王守禮 司空

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晙 兵部尚書同三品
李元紘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暹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蕭嵩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裴光庭 侍中
宇文融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韓休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裴耀卿 侍中
張九齡 中書令
李林甫 左僕射 自開元甲戌 同三品凡十九年
牛仙客 兵部尚書兼侍中
李適之 左相兼兵部尚書
陳希烈 左相兼兵部尚書
楊國忠 右相兼文部尚書 專相五載
韋見素 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知門下省事
崔圓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房琯 文部尚書同平章事

忠王浚 司徒
宋王憲 太尉
薛王業 司徒
慶王琮 司徒
楊國忠 司空

肅宗 以天寶十五載七月為記
崔渙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裴冕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麟 同三品
苗晉卿 侍中
張鎬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圓 中書令
王璵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呂諲 黃門侍郎
李峴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揆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第五琦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蕭華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遵慶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元載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郭子儀 司徒
廣平王俶 太尉
李光弼 太尉
王思禮 司空
李輔國 司空

代宗 以寶應元年四月為始
元載 知門下省事
劉晏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雍王适 兼中書令
李峴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僕固懷恩 太保
李抱玉 司徒
田承嗣 太尉

王　縉　侍中
杜鴻漸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晃　左僕射同平章事
楊　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常　袞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忠臣　前淮西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本官同平章事

德宗
崔祐甫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喬　琳　御史大夫同平章事（以大曆十四年三月為始）
楊　炎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盧　杞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　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韓　滉　鎮海節度使進左僕射同平章事
關　播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蕭　復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劉從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姜公輔　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李懷光　中書令副元帥
盧　翰　門下侍郎

（子儀兄[illegible]書平章事新書不列表中[illegible]也知何以不列之）

郭子儀　尚父太尉
李正己　司徒
李寶臣　司空
侯希逸　司空
朱　泚　太尉
李懷光　太尉不拜

李　晟　中書令
渾　瑊　侍中
李　勉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判刑部
張延賞　左僕射同平章事
馬　燧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侍中
劉　滋　左散騎常侍同平章事判吏部禮部
崔　造　給事中同平章事判戶部工部
齊　映　中書舍人同平章事判兵部
柳　渾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　泌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竇　參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知選事
董　晉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趙　憬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陸　贄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賈　耽　右僕射同平章事
盧　邁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　損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趙宗儒　給事中同平章事

李抱真　司徒

鄭餘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賈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佑左僕射同平章事
高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鄭珣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順宗 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爲始

韋執誼尚書右丞同平章事
佑檢校司徒
珣瑜吏部尚書
杜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袁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 以永貞元年八月爲始

鄭餘慶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鄭絪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武元衡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吉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于頔守司空同平章事
裴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權德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杜佑
太保

杜佑
司徒
于頔
司空
韓弘
守司徒

李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張弘靖守中書侍郎
韋貫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度檢校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逢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王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夷簡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
皇甫鎛戶部侍郎判度支同平章事
程异鹽鐵轉運使同平章事
令狐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韓弘侍中同平章事兼中書令

穆宗 以元和十五年正月爲始

蕭俛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段文昌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崔植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元穎中書侍郎
王播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裴度
守司空

度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元 稹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逢吉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牛僧孺 中書侍郎
敬宗 以長慶四年三月爲始
李 程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光顏 守司徒
竇易直 戶部侍郎判度支同平章事
逢吉 尚書右僕射　裴 度
僧孺 中書侍郎　守司空
度 守司空同平章事判度支

文宗 以寶曆二年十二月爲始
韋處厚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烏重徹 守司空
度 司徒兼侍中
易直 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
播 左僕射同平章事　王智興 守司徒
路 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檢校右僕射
宗閔 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智興　裴 度
僧孺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　太傅　司徒
宋申錫 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李載義　王 涯
李德裕 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以保守太傅　司空

涯 守右僕射檢校司空 兼門下侍郎
賈 餗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固言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舒元輿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 訓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鄭 覃 右僕射同平章事
李 石 中書侍郎
陳夷行 門下侍郎
楊嗣復 門下侍郎
李 珏 中書侍郎
崔 鄲 中書侍郎
珏 門下侍郎
鄲 兼禮部尚書　李讓夷 司空
武宗 以開成五年正月爲始
崔 珙 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右僕射
德裕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知特進兼改元六年　白敏中
夷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左僕射　司空檢校司徒
李 紳 右僕射同平章事
李讓夷 檢校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崔鉉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悰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李回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判戶部
鄭肅 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宣宗 以會昌六年三月為始

讓夷
白敏中 右僕射檢校禮部尚書
盧商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回 門下侍郎
崔元式 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
韋琮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馬植 中書侍郎
周墀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
敏 尚書左僕射
魏扶 兵部侍郎判戶部同平章事
崔龜從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
令狐綯 尚書左僕射
魏謩 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
裴休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懿宗 以大中十三年八月為始

鄭朗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崔慎由 中書侍郎
蕭鄴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劉瑑 工部尚書
夏侯孜 工部尚書
蔣伸 兵部侍郎判戶部同平章事
鄴[?]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伸 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
孜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杜審權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敏中 中書令
畢諴 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
悰 左僕射判度支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楊收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曹確 左僕射同平章事
蕭寘 中書侍郎
路巖 中書侍郎
高璩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令狐綯 司空檢校司徒
白敏中 守司徒
福王綰 司空
杜悰 司空司徒
撫[?]王紘 守司空

鄭　綮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　谿　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陸希聲　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王　摶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

薛王知柔　權知中書事及選爲置頓使

孫　偓　門下侍郎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陸　扆　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

朱　朴　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崔　遠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

裴　贄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王　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　樞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右僕射

韋貽範　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盧光啓　右諫議大夫入知機務

蘇　檢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獨孤損　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

柳　璨　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

張文蔚　中書侍郎判度支

徐　　檢校太師　司空

王　建　檢校太師　司空司徒

崔　胤

朱全忠　守太尉

王　建　守司徒

楊　涉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判户部

武宗

開成五年
進滔卒子
重順立賜
名弘敬

是歲子子又元忠逐
元逵自立　志誠自立

會昌元年
軍亂殺元
忠張仲武
爲此幽節
度使

澤潞

會昌三年
從諫卒子
稹自立四
年誅討之

宣宗

大中三年
仲武卒子
直方立
軍亂直方
奔京師軍
中立周綝
大中四年
綝卒軍中
立張允伸

大中九年
元逵卒子
紹鼎立

大中十一
王紹鼎卒
弟紹懿立

懿宗

咸通七年
弘敬卒子
全皡立

咸通六年
紹懿卒立
紹鼎子景
崇

咸通十一
魏軍囚逐
全皡立韓
君雄賜名
允中

咸通十三
張允伸
疾篤而卒
其子
簡會代之
是年張公
素逐簡會
自立

僖宗

乾符元年
允中卒子
簡立

乾符二年
李茂勳逐
公素自立
乾符三年
茂勳請以
位授其子
可舉

中和三年簡征河陽其將樂彥禎殺之詔彥禎代簡
中和三年景崇卒子鎔立
光啟元年李全忠叛可舉自焚
光啟二年全忠卒子匡威立
文德元年軍中逐彥禎樹立羅弘信

昭宗

景福二年匡籌逐其兄匡威自立
乾寧元年李克用克幽州匡籌走死以騎將劉仁恭
光化元年弘信卒子紹威立

宋尹子漸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于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
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
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
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
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
致於稱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
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
劉稹之　先正王瑛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
姦臣逞　專國命者有之夫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
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黃巢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征伐
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朔劉仁恭輕戰而死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于將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
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
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足以先動況
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強縱天
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孫子曰自古有割國一念叛而從之終亡竟墮成其事者漢太尉

祖之都洛唐太宗之封建是也第藩鎮之禍甚于封建以長戈
姦賊之入而棄之以予平功臣之私處非其狹其職坐無有極
乎此分隨析以諸羅節度自河中始而皆乎當日之僅能羈一
河中也然余讀劉從諫請王涯書罪名一表溧然正見當日內
臣以慣飾處李石替仇士良東收天子亦倚以為廢然則來尸
子之論不為偏也大抵唐之失不僅在藩鎮在于藩鎮之事權
太重當日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嘗有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抗
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若使刺
史 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支矣
國朝沐氏之守滇未嘗 用其兵而數百年來雖為
朝廷用由處置得宜監司無事權也假使事權太重則沐氏必
不能久為國用又使滇無沐氏則亦必不足以自存在昔朱宣
平王三下交南其功皇在沐氏下然宣平去鎮而交叛沐氏久
鎮而滇存在明驗也近日如緬甸李氏則剝削太甚矣噫乎福
慨太廣法久當通焉今日計惟有斟酌重胤之疏法先朝沐氏
守滇之意諸鎮各置大將世守其地而監司府縣自有其權不
相侵牟以共衆于直指督帥之令雖萬億年可無敝矣

唐紀無卷數 勵守謙家藏本

明孫慤撰慤字士先華容人作古微書之孫瑴卽其弟也是書以新舊唐書皆爲踳駁其所指摘如舊書楊朝晟一人兩傳新書既立武后本紀又復立傳舊書列薛懷義於外戚新書附張易之昌宗兄弟於張行成傳舊書於元和四年麟德元年皆缺不書穆宗卽位之年桂仲武誅楊淸收安南事六月八月再見李光弼傳摘周贄事亦再見李光弼弟光進從郭子儀收西京事誤入李光顏弟光進傳中代宗生時李林甫尚未仕而新書語涉林甫安祿山至洛陽卽不能睹物而新書紀其至長安祖孝孫之樂律僧一行之算術新書皆不入方技傳又譚忠之效忠王室沈旣濟之議立中宗紀申春秋之義新書皆不立傳其說大抵皆當其體例參取於編年紀傳之間以諸臣列傳分附於本紀之後蓋仿前代實錄附載諸臣列傳之例亦未爲特創至删宰相世系表惟存宰相方鎭公主三表義例亦允然宰相方鎭皆甚畧公主仍是删節新書之文殊非表體蓋散附本紀則不能各成一

傳總爲一傳又自亂其例改題曰表亦不得已之
變例也至删除諸志而云欲通漢唐宋合爲一志
其意葢仿宋書隋書然宋去漢晉不遠事多相因
不得不原其沿革唐享國三百餘載自有一代之
典制其事迥殊隋志則本名五代史志不過附編
於隋書益不可爲例矣前列引用書目下至明人
文集一一備載而吳縝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
至爲切要獨不見引王銍僞龍城錄乃屢據以考
異同宜其龐襍冗漫也簡端及字旁多有批評乃
其姪禔瞿之筆頗多失考如徐勣賜姓一條上批
曰賜姓一事唐爲尤甚其弊至明代始革是併江
彬錢寧不知矣

書系十六卷（原缺卷十四至卷十六）

〔明〕唐大章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南明隆武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系十六卷》提要

書系引言

客有問於余曰書系何爲而修也曰是

自明先生手所編纂以續刪書之大業者也書可續乎曰唐虞尚矣歷夏商周曰前三代漢唐及宋曰後三代孟子稱堯舜法先王而荀卿氏獨以後王爲法夫豈漫無所見尊古而卑今得爲通儒之論乎自漢以來史籍浩瀚斤斤以是編述詎得無虞疎漏乎曰不然讀古人之書一

也用意則迴不同以博學宏辭則二十一史之外猶費蒐羅以多識畜德則是編所述以視尙書二十八篇何止倍蓰安得嫌其少乎夫書詳政事自昔譚之是編之修乃至三國南北朝多

系之隱逸何也曰此盍黙寓春秋意也其時弑奪相尋朝夕更革華夏擾雜生民塗炭有不可勝言者間有知幾篤行之士完眞還樸乾坤或藉以不墮是憫時者之所急收也從來史家善

惡並陳法戒胥備今錄善而不及惡無乃偏而不舉與曰是則先生之深心未易以淺近測也嘗聞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禮讓而爭自息先生開教以來未嘗面折人過

至一善可稱雖新學小生津津奬借不啻口出善善長而惡惡短是以身爲教吾黨願學而未逮也余耄何知聊述所見如此容退漫錄以質先生其以余言爲然否

隆武丙戌中秋教下弟陳濂翰甫書于金石山齋

書系序

吾閩鄉賢漳郡潘碧梧先生邃於理學且饒經濟予讀其遺稿中有史約一序不覺憮然何其先得我心之至於斯也予書系可無述已因而徧索全書竟不可得如何如何吾方就正有道祈所以序吾書系焉無已則以序史約者序書系其亦可乎序曰治天下猶治身也人之所以治身者一曰元氣二曰食三曰衣四曰男女五曰宮室六曰器用如是於身足矣然元氣則有盛有衰而衣食男女宮室

器用則有邪有正欲明治身之道以詔天下貽後世亦惟表其盛而正者使人習而安之則自不至於邪與衰雖其衰邪之說間有聞焉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何者言簡事省則理易明言繁事多則貫惑而反以滋禍是

故吾以簡省易明示天下而天下之善治身者自能因吾說以趨于正而向于盛苟不能趨于正而向于盛則必其人之無志於治身者而非吾說之不足也以無志於治身之人雖使縱觀悉覽乎邪衰之說其不能趨于

正而向于盛者猶是也抑豈如是而已且將因之以益其毒矣吁明乎此則聖賢之論治天下者可得而見矣盡觀孔子之刪詩書乎唐虞三代二千餘年君不止於堯舜禹湯文武少康大甲高宗成康宣穆桀紂幽厲也

而所紀止是相不止於皐陶稷契益仲虺伊傅周名也而所紀止是將不止於太公南仲吉甫方叔名虎也而所紀止是其釀亂之臣不止於四凶三孽后羿皇甫之徒也而所紀止是且堯舜以前其君臣將相又皆不知

其幾也一槩削而不存蓋其意以爲後世之君相但能因吾詩書所紀者而力行之其於治天下裕如矣故聖莫聖於堯舜在位皆五十年豈其爲紀者獨止於二典乎惡莫惡於桀紂亦在位四五十年豈其爲紀者獨止於誓師聲罪之所云者乎然則聖人之意可見矣自周而下歷漢唐宋秦隋元三國兩朝五代計其年踰於二帝三王者無多論其治則皆有得於堯舜之近似而未盡合者也究其亂則皆有合於桀紂之心而又甚焉者

也堯舜在前可以勸矣顧有得焉而未盡合桀紂在前可以懲矣顧有合焉而又甚之今自堯舜桀紂以後皆欲詳而述之以詒天下貽後世將使究心於未盡合者而益趨於不合用情於其又甚者而日以益甚乎是何其述之多也吁亦贅矣然則二千餘年以來莫有覺其非者何也吁有繇矣蓋自孔顏之學不明而後之有志者以爲必博其見聞必華其詞藻而後可以躋於聖賢之列是以作者益多而述者益力述益力而作愈多遂

相沿而至於爛熳則聖未及於堯舜者而紀之必總其鉅細唾涕無所遺也惡有浮於桀紂者而敘之必悉其顛末穢雜無所棄也其視孔子之述唐虞紀夏商者蓋誠背而馳矣此其繇來者一也且自周以降類以博學

書系序六

宏詞取士而士非博其見聞華其詞藻雖飭身脩行終無所用於天下是以窮年矻矻不出於殘蠹之外則視孔子之刪述誠若不足而什百千萬於此者自當寶而藏之也此其繇來者二也嗚呼不明孔顏之學不復德

行之科而欲以救後世木災之弊吾見其難矣雖然天下大矣古今遠矣焉知無有明孔顏之學復德行之科者而遂不以告之嘗聞諸君子之論曰唐虞以上治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治不可師也削之可也以

書系序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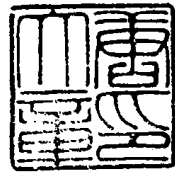
考諸前以俟諸後惟唐虞三代之道所當熟講而必行之其漢唐以下諸史每於一代之中擇其君臣將相一二之最近者而表章之以見其能治天下以其有合於唐虞三代也而治終不古若者以其未盡合於唐虞三

代也若夫稔惡釀亂之徒敗倫傷化之事異端誣民之說皆削而不存或有見焉不過錯出於聲罪闢邪之間必如是則道德庶乎其可一至治庶乎其可復矣是爲序是爲僊遊金石社書系之序序亦述也後學唐大章

拜手敬述

書系卷一

漢

高祖

高祖爲人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嘗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度音鐸 比音祕

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亦欲以沛應之椽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

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憂高祖高祖乃立爲沛公

秦二年夏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壁

杠音江

破其二軍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誹非上聲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

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二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宜帥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

繇與傜同

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五年天下大定都雒陽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

塡与鎭同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禽与擒同

十一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十二年冬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三月上有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

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壽五十三五月丙寅葬長陵

蕭酇侯何 諡曰文終

漢大封功臣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八千戶及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創音昌）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爲安平侯

張留侯良 字子房 諡文成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父音甫）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兵法說沛公

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

沛公入秦宮宮室帳帷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大怒期旦日擊沛公項伯爲夜馳入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入具告沛公因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稱謝羽因留沛公與飲項羽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聽增起出召項

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事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按劍而跪曰客

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

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遂置車騎脫身獨騎從閒道走霸上乃留張良謝羽良度沛公已至軍中乃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酈食其音歷異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上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

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距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漢大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祖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

劉敬說都關中上疑之留侯獨贊其決於是上卽日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未得堅決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

筴音策

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有二

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
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
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
甪音六
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
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
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
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
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
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
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
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韓淮陰侯信

韓信嘗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
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於漢王漢王拜以爲治粟都尉未之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
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

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
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
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
誰何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
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畱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畱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名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喑音因　惡烏路切　叱嗔入聲　咤丑亞切　刓玩平聲

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定三秦

曹平陽侯參 諡曰懿

曹參相齊始至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蓋古盍反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時召入爲相國且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擾則奸人無所容矣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參爲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顜音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陸賈使南越

陸賈奉使南越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魋音椎結結音髻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

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
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
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
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
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
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居中國
故至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廼大悅賈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賈槖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

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
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
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
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
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
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
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

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
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四皓

四皓者河内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
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
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
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
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
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周絳侯勃

呂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
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
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
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
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

啑作喋答切

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已而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乃往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及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

章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擊齊南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呂產等遣潁陰侯灌嬰擊之嬰乃留屯滎陽使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勃迺與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以兵屬太尉祿然其計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會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陳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予章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使謁者持節勞章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報勃勃起拜賀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還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謀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書系卷二

孝文帝 詔令

元年冬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㬥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巳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㬥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

有司皆請下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

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令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巳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巳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秋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

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位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巳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巳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故越吏

云云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

適与讁同

匄音蓋

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春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誹音吏）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滿平聲）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春三月詔曰道路之民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夏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廑音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墠場珪

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
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
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
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
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
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
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
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
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
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
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
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後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

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
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
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
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
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
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
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

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
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
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民得
買爵
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
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
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

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

紅音功

數乙巳葬霸陵自崩至葬凡七日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史公曰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

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然上名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焉

張廷尉釋之

張釋之字季事文帝初爲謁者僕射從行上
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
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
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
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
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
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
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

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亡其實且下
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
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
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
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得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
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
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
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
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
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
斮音設
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
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者雖無石
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
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之廷尉釋之治問
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既出
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
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和柔令它
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下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抔音裒）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久之釋之卒其子摯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都尉唐

馮唐者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

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

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

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唐年九十餘卒子遂爲郎亦奇士

申屠丞相嘉

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倖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倖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

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爰盎

文帝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置長布席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

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愼夫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迺說入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太傅誼治安策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

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
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熭音[illegible]月）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廼墮骨
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其異
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
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
後然殃獻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獻音[illegible]）

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
先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
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
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
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
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

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
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
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
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
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
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
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
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
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
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
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
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

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姆侵掠至不敬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
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
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
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
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
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人墻屋被文

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
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
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
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

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
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
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
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
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
之金矯爲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
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

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
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
憂竊爲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
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
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
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

令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

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

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

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

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矦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矦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

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

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

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

息者此也

鼂錯上邊事一

臣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十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

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阻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埶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

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
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
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
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
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
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
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

全之術也文帝嘉之賜書寵荅之

上邊事二

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衞邊地而救
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
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
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粤之人其
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
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
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
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
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
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
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
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
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
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
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

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
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
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
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

上邊事三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

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上邊事四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爲其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

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

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貴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

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

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戸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王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鎭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

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外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木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周將軍亞夫

匈奴大入邊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

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

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

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渡淮保東越東越殺之楚王自殺齊王飲藥死膠西王自殺膠東濟南菑川王皆伏誅

萬石君

萬石君石奮爲人恭謹無文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時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廼許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

（於音于）者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
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卽有
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
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
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
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廼謝罷慶慶及諸子入
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

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
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
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
獲譴死矣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慶爲大僕
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文太守翁

文翁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
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
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
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縣吏次
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
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書系卷三

孝武帝詔令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秋七月詔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雍音壅）

元狩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簒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巳赦

（咎繇與皐陶同）

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元封五年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

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稅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朔旦冬至夏五月正曆詔以正月爲歲首從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之議也

征和四年罷田輪臺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

以報忿此五霸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繇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當養民也

日音 磾音低

後元二年春二月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

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
葬凡十八日

董仲舒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令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當虞氏之樂莫盛

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

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悳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悳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

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

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甚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

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謬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

盭与戾同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

執與勢同

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

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

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第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徵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

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卨与契同）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

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

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

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

說音悅

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

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
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
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
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
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
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
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
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
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
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
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
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

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
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
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
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
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

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
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
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
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
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釆未極豈惑
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
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
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
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
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

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
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
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
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
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
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
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
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
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
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
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
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
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
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
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

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
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
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
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
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
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
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
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
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
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

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
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
衆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
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
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
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
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

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
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
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
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
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
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
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
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之亡也亦以漸至
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

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
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
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
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

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
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
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
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
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
受而守一道亡捄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
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
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
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
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
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
之言廑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
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
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廑音覲

其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
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
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
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謬盭
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
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
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
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
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
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
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
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
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
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
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
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
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
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

[illegible]音[illegible]　傅音附
朘子全切

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

紅音工

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粵有三仁對

董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

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霸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汲淮陽黯

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不

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黯學黃老之言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黯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上曰然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

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
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
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
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
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積音恣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
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
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
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
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
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
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
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
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
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敺所以爲業也天性
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畜之不比
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迺使邊境之民
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

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兒內史寬

兒寬少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

卑禮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繇此愈奇寬

卜左庶長式

卜式少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頭弟盡破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帝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產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願仕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

上奇之時縣邑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太史公史記自序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
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
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
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閒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
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絶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

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
夫予死尒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
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
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
厲之後王道鈌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

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
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尒其念哉遷俯首
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
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
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
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
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
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者之大者

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
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
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
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
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
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

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
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
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
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

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
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
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
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
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
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

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
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
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
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
至於茲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爲太史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
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

俟後聖君子

蘇武使匈奴

漢時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
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
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
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
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

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
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
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將張勝相知私候
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
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
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前語發
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
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
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

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
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
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
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
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
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
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
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滿山富貴如此蘇君
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
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
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
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
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
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

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尒若知我不
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
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
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
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
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
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
至掘野鼠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
操持節毛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

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
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
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
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
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
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
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
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

逐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
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
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
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
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
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
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
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

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

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向號哭旦夕臨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

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霍大將軍光

霍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
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太司馬
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臥內牀下受
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
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光爲人
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
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
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昭帝既
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
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
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書示丞相
敞等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
樂成等迎昌邑王賀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
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
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
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
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
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
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
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

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
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
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
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
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
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
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
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

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
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
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
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
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
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
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
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

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
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
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王曰聞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
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
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
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

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
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
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
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
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
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
璽綬謁高廟是爲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
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

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
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
篤車駕自臨問疾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金秺侯日磾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父不降見
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
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
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

閼氏音臙脂

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郎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

褏音又

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

秺音妒

陵謚曰敬侯

京兆尹雋不疑

雋音吮

雋不疑爲郡太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乃今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逺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擢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

躧音徙

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昭帝初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立莫敢發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謂不可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之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

書系卷四

孝宣帝詔令

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毋得用傳

地節二年五月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春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

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憫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元康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

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矦

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矦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黃龍元年春二月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庶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

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先是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矦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

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張敬侯安世

張安世少以父湯任爲郎雅有篤行大將軍霍光秉政甚親重之乃白用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御史大夫魏相上言車騎

將軍安世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

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强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

子延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旣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

趙壯侯充國

趙充國爲人沈勇有大略武帝時擊匈奴拜爲中郎將昭帝時與將軍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時先零豪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

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埶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亹欣去聲

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

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

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

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離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屮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屮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

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
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
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
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
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
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
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
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

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
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
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
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
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
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
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
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

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
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
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
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於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
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
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
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
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
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
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
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
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
即病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
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

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

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

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兵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忘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請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

墜與地同

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

瘃音竹 墮音惰

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邪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小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
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
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
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
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
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
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
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
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利

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
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
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
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
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
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
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
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
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
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
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
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

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
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
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
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
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
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
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

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

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

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後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

師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魏相諫擊匈奴書 諡曰憲侯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閒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

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

丙吉治律令爲魯獄吏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衞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郡邸巫蠱之事

連歲獄且不決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

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寛大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

地與第同

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日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

而吉見爲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日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服吉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修文武之業功加百姓澤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

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受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

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

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昭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于公于廷尉

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灋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屢遷至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

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常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定國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二疏

疏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亦以賢良擧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

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幷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

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敎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

韋太守玄成

韋玄成以父賢任爲郎少好學修文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尤加敬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揜而不宣微哉子所托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韓延壽守潁川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延壽欲改更之敎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灋於是百姓尊用其敎賣偶車馬下里

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頴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敎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

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期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

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馮音平）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

壹出勸農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敎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閤音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

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名信臣治南陽

名信臣爲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

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名父

龔遂治渤海

龔遂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嗣昭帝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

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名見形貌短少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

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

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貢禹勸節儉疏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

〔畫胡卦切〕

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并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

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
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
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
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
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
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
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

笥音四

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
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
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
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
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
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
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

食讀日飲

塡與寘同

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
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
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
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
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
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
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

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產多少有命審察後[illegible]其賢者留二十人
餘悉歸之及諸陵[illegible]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illegible]廄馬可亡過數十
匹獨舍長安城南苑[illegible]爲田獵之囿自城
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illegible]以與貧民方今
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

鄠胡上聲

尔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
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
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
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
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
又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
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

甯音佞

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
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
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
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并專國政卒逐昭公周
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
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
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
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

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
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
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
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
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
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
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
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

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
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
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
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
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
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
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
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

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
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
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稱內有管蔡
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
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
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
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

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
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
劉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
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
祚遺於外戚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
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
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
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未形銷患於未然宜
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

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
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
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
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
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
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
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

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班倢伃

倢音接

成帝常遊後庭班倢伃與焉帝欲與同輦載
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
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
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
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
隆於內寵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

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何刺史武

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

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

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常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卽學官見

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褒德侯茂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黄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紿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況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鄰邑聞之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爲更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密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

送數日不絕及莽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

兩龔

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幷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三舉孝廉又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其言祖述王吉貢

禹之意以屢言事觸罪乞骸骨歸老鄉里王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爲牀室中使者入戸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勝對曰

勝素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

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龔舍初以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

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使使收印綬拜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

鄭越鄭相

郇越郇相同族兄弟也幷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沛郡則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始隃麋郭欽杜陵蔣詡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書系卷五

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春正月諸將請上尊號光武拒者屢之六月巳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九月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詔曰前高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崇爲中郎給事黃

門
二年春正月乙未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五月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秋赤眉樂亂三輔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

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六年春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並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秋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于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七年春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十三年春正月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

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冬十月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

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是歲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郟縣

十八年春二月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進幸蒲坂夏四月癸酉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十九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二十二年秋九月戊辰地震裂詔曰日者地

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文帝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擧寃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夏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北匈奴遣使奉獻

中元元年春正月丁卯東巡狩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大赦天下復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稾是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章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中元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亦止戈之武焉

鄧元侯禹

鄧禹幼時受業長安一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

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定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常止宿於中與定計議一日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天下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

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禹內文明篤行醇備事母至孝既佐光武定天下常欲遠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埶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子訓孫騭尤著名云

寇威侯恂

寇恂爲潁川太守時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

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幷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

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幷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馮節侯異

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幷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焉

馬忠成援

馬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凉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

隗五罪切　囂音敖

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衞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之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

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

壯之

馬援爲隴西太守時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傲遊若大姓侵小民

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宋宣平侯弘

宋弘京兆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大中大夫建

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使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

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

臣不勝其喜

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嚴子陵光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

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去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後人名其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
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
賜錢百萬穀千斛

范巨卿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少遊太學爲諸
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幷告歸
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
見孺子焉乃共尅日期後期方至元伯具以

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三年之別千里結
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
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
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
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長夜省視之元伯
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
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
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
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
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具
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
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
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
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其母望之曰
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
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

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
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
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
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
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
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
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
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
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

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并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

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陰興讓封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名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東海王彊辭位

東海恭王彊初立爲皇太子母郭氏爲皇后后廢彊意不自安郅惲說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彊遂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特封東海王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彊歸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遺使

者太醫乘藥視疾絡繹不絕戊寅疆臺臨終
上疏謝恩帝覽書悲慟追惟疆濮執謙儉不
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時詔遣送之物務從
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
卓爾獨行之志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
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

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
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
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
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
之德豐功厚利累積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
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
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
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
故以爲適遭秦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

天下于逐鹿幸捷而用之不知神器有命不
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
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覩之于
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
襲擔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溝壑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
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
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麼不及數子

楶音節

而欲闇于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
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
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
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
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

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
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
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
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
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
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
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

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
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
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
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
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
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
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
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

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
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
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
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班氏一門

班彪字叔皮性沈重好古時三輔亂從隗囂
避難天水囂問戰國衡橫之事彪乃著王命

論以爲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
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後數應三公之命輒
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
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
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
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建武
三十年年五十二卒于官子固超固字孟堅
年九歲能屬文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

義而已性寛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史[illegible]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於是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超字仲升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永平十六年超以假司馬出使西域歷二十餘年其間攻守謀畫處置慰撫動中機宜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永元七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甿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池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灋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骸以爲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獨音 湍 慴与 偪同

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名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至是還壽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已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

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少子勇字宜僚雅有父風西域叛而復附還屯田柳中勇之力也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蚤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

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名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

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馬融善之令妻兒習焉第其文多錯亂茲不具錄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

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讃馬史臣論曰班氏一門抑何贇贇文擅千秋武雄絶域二百多年漢書歷歷五十餘國投筆攸戢男爲奇男子女且女丈夫女誡七章成王命一論先詒厥孫謀者誰有勇亦饒父風益其忠孝以傳家寧獨文章之華國一堂而具五倫全一脈而垂三不朽若大家者其尤弗可及已

書系卷六

顯宗孝明皇帝

中元二年二月卽位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而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大赦天下改元永平

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先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酳音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

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十一月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以下至於掾史各有差癸卯車駕還宮

五年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吏及門闌走卒

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

八年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嘆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

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夏四月甲辰詔
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是歲大有年爲
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
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學

十年夏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
非至又祀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
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
勞饗三老官屬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宫

十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修汴渠自滎陽
至于千乘海口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
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
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
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
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
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
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
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

稔忍枕切

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
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
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是歲天下安平人
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錢牛羊
被野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詔
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
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作五匹犯
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癸亥帝

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祠仲尼及七
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十七年春西南夷白狼槃木等百餘國舉種
稱臣奉貢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秋八月令武
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
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十八年夏四月已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
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
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凡流民無名數欲

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官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帝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卽位遵奉建武制度無

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帝嘗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明德馬皇后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年十歲幹理家事敕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十三得選入太子宮顯宗卽位立爲后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

縠音斛

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官并名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

無歎也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及帝崩肅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要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

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不受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

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愼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

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敎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敍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幷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敎各有其方知人性情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敕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東平王蒼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頿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

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輿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志輿服志四年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卽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敎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

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體靑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倂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

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特厚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時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桓太師榮

桓榮家貧常客傭以自給而獨精心經學聚徒講論不輟建武十九年榮年六十餘矣始召拜議郎使傅太子自是朝會輒令榮敷陳經義一日講罷詔賜奇果諸受者皆懷之榮獨兩手捧果以拜帝笑曰此眞儒生也太子經學畢榮上疏謝太子報書自稱名辭甚溫篤及即太位尊以師禮帝每幸太常必坐榮東面設几杖大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帝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輒曰太師在

是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榮病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已疾革帝親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及卒帝爲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子郁嗣郁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

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彬并馳名彬尤厲志操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朱都尉暉

南陽朱暉字文季蚤孤有氣決嘗爲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數年坐法免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屛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蚤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

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顚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以志諷又著絕交書亦矯

時之作穆素剛不得意六十四歲憤懣發疽而卒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諡褒述追贈益州太守

李太守善

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湩多動切）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

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書糸卷七

肅宗孝章皇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
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
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
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
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
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

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
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
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
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
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
貧民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
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

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
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
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幷宜明
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
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
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夏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詔賜爵
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

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詔賜
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
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
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
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
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

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
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
華夏五月辛亥詔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
語筆札今外官多曠并可以補任
七年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下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
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
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
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

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已酉進幸鄴勞饗
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
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
辛卯車駕還宮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
丙辰祀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
皇於萬年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岐
山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
之無良相怨一方斯物亦曷爲來哉
元和元年春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
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
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
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
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
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
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
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秋八月丁酉南
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
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

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
五斛
二年春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
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
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
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
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
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
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

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閒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丙辰東巡狩己

未鳳皇集肥城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藩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眾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冒彩之類

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畤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稾三月己丑進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幸東平祠憲王陵甲午遣使

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禰告祠高廟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月壬辰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

賦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丙申北巡狩辛丑帝耕于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

所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

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三月丙子詔復元氏七年徭役己卯進幸趙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秋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乙未幸沛祠

獻王陵九月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復封阜陵侯延爲阜陵王己未幸汝陰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宮北匈奴屋蘭儲等率衆降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氏音支

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
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袁司徒安

袁安爲人嚴重有威而爲縣功曹奉檄詣從
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
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後舉孝廉
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
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
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

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
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
無明驗者條至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
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
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
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
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常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
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

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
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
親和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
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
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
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
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
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
信於夷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

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
第伍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
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
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
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
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
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由而深謝其各
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伍倫爲司空章
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即位安以天子

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常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乃除安子賞爲郎安諸子京敞最知名京子彭湯敞子盱湯子逢隗逢子基皆傳家學有操行歷顯官多至三公獨彭之孫閎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

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名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子孫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弘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初安以獨行著常隆冬大

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有乞食者至安門獨無行路謂安已死急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賢之爲舉孝廉

魯中牟恭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

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

梁伯鸞鴻

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解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并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名光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

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

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陳文矩妻李氏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并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聖賢法也今

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書系卷八

和帝鄧皇后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

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父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

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借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令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并時進

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歎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

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卽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殤帝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減大官導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敕止日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氷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瑇瑁彫鏤翫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閲問之恣其去畱卽日免

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詷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死者歸鄉敕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平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不實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

人詣東觀讎校傳記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并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

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楊氏世德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大常桓郁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荅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

閻音閻

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不允騰竟伏尸都市自趙騰死震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巡還便視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樊豐等復

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在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

郎贈錢百萬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震五子中子秉少傳父業博通書傳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延熹五年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國事日非秉抗疏極諫多見納秉性不飲酒蚤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薨年七十四

賜塋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華光殿遷少府光祿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

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

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不勞而定矣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矦邑千五百戶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矣彪曰天

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及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以圖之耳卓意小解議罷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

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修之機決多有此類修又嘗

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

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范曄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尚書令虞詡

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

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詡蚤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幷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修曰關西出將

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
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
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
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
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
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
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
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
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
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荅其公勤內以拘
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
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
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
不平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
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
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

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
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
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
勉以詡譸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
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
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
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
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

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
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
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
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

鈔傷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
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
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
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
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
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埶有不同
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
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

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
是使二十彊弩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
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
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
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
益州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
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
令

李太尉固

李固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
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
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
公矣司隸益州并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
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水災之異公卿
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
對甚明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

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
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
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黄向等請之於大將
軍梁商又僕射黄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
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杜門不交人事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
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
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
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

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固又徙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沖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矦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

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矦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

陳太丘寔

陳寔字仲弓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名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矦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敎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矦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朝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學寔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矦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敎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繇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朞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

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

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

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紀字元

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并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

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璽書

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大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太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雁成羣當世靡不榮之諶蚤終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黃徵君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

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郭有道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

如此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

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也茅容陳留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林宗行見之遂請寓宿旦日殺雞林宗謂爲已設既而已爲母供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曰甑已破矣

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遊學庾乘少給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濟南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婦

中坐攘袂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并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禮眞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徵君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

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況在清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

碭音蕩

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確然免於疑論中平五年復與

荀爽鄭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并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賈偉節彪

賈彪字偉節少遊京師志節慷慨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爲嚴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非

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盜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

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鄭康成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

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盡通諸經及三統歷九章算術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師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廹脇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逐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相國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曰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已而還高密道遇黃

巾倉卒羅拜臣相約不入玄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蚤爲

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君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

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斯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於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

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延升上坐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建安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率

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呂強抗疏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淸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并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

擢陰陽乖剌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䘏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愁乎夫

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
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
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
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犢
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
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犢邈絕
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
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

翠鳥 上聲

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
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
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
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
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
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
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
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
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

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
甫等以詔書諭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
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
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
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
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
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
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
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

頻音敗

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
陽球所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
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
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
帝多稸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
中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
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
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
司農之臧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

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

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中常侍趙忠夏惲等搆強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

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有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

圖書號曰禮宗云規字威明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及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宜坐朝廷知而不問

管幼安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避亂入山徵辟不就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同縣邴原及

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寧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寧所居村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錯雜或爭井鬩鬭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怪而問之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鬭訟鄰有牛桒寧田者寧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是以左右無鬭訟之

聲禮讓移於海表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賑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訓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自寧之東也凡有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

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爐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寧之卒得年八十有四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

王彥方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居常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

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芳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

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如此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奉之若君自避患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龐德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壠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肯官祿何以遺

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少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

麗公故俗人遂謂麗公

書系卷九

三國　　魏　吳　蜀

魏陳思王曹植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爲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

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并爲之說故遂定爲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植將行丕飲焉偪而醉之因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丕篡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并就國

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買豎下才
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
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甍時年四
十一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有終焉
之志遂營爲墓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
過失既克己修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
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
罪狀公卿以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
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

襍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
百九十戶

焦孝然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中平末白波賊起時
先年二十餘與同郡矦武陽相隨武陽年少
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楊州取婦建
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至
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于河渚間食
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

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
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
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
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
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
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
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
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作客飽食而
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

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
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
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
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
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
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
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
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

𩵋女六切 攊音力

而謬歌曰祝𩵋祝𩵋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群羊更殺其豭攊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群羊謂吳豭攊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識鄭河東董經特加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否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

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吳)偏將軍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覧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

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卒

(蜀)諸葛武侯亮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

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

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

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

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

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又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致醉無致於亂又誡外甥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

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楊顒諫諸葛亮書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道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涕三日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折去之止留乎宇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推塌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其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

文祭之而去

晉

范承明粲

范粲高亮貞正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名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

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于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泰始中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

阮嗣宗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

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時人謂之

至愼性至孝毋終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毁瘠骨立殆致滅性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常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

孫公和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

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常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王偉元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

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毋性畏雷毋殁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

人受業者并廢蓼莪之篇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樂彥輔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廣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過

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時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閒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捄也

江統徙戎論略

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禦蜀蓋權

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埶也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衰亡流散與關中人戶爲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并州諸胡建安中聽其散居六郡今爲五部戶至數萬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部戶亦以千計并皆驍勇便利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

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此等皆宜申諭發遣還于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庚叔褒袞

庚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

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埶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并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桑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

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袞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

捃渠窘切

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淚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荊苕爲箕箒名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

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嘆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

今徵聘君寔宜之于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逃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于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倡義也

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閒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

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于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罔歸于京師驗年不朝衮曰晉室弊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怞音胄）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

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怞蔑澤捃在澤上生故名澤因捃生故曰捃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願安成太守

劉太守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喪服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

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

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藎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

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劇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埶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

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名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廻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

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

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數百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祖士雅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也少孤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谷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與劉琨俱爲豫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鷄鳴蹴琨謂曰此非惡聲也因

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并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爲主時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國恥可雪矣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俄卒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志畏逖不敢

發至是遂成謀矣

東晉 (秦)

郭文舉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害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

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于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撥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獵

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倦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遺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踞踑傲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

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埋藏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世若何文曰山草

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并奏試使呼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斯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有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

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于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誦其美云

郭景純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性好經術博學

有高才訥於言論因得青囊書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與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及至王敦謀逆使璞筮璞曰無成又問璞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時年四十九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本朝王守仁氏紀夢詩有序云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千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邪景純夢中示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

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傭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眞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記故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王子詩云秋夜臥小閣夢

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煙雲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貪不然三問三不荅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否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

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牕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蹇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謝侍中安

謝安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及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王羲之誓不仕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就墓前謹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

若墜溪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嘗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擧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淦古暗切）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陶五柳先生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朮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邪義熙二年解印去

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而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

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承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窗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所有文集并行於世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祕書丞謝靈運於

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白蓮社滑謁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贊參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滑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云

(秦)王景略猛

秦苻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以鬻畚爲業博學好兵書隱于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鋭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苻堅既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隷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秦入鄴執燕王暐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効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栁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

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猛密議於露堂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洩敕外共推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諺云欲

人不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乎其年猛寢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猛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

書叙卷十

南北朝　宋　齊　梁　陳　魏　齊　周　隋

(宋)孔稚圭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新歌于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廻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

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
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
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于海甸馳妙譽于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旣
斷酒賦無續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
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于前籙希蹤三輔豪

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絶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至于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
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
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
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
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
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

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
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
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于谷口杜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瞋膽疊穎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
士駕爲君謝逋客

（齊）沈雲禎麐士

沈麐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年七歲聽叔
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

斯文不絶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
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
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
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
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曰此本不痛但遺
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
麐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返鄰人得屐送前
者還之麐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麐士嘗
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覩四部畢乃嘆曰古人

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遂隱居條干昇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千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差山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所著書有數十卷梁天監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

（元）魏孝文帝

延興元年九月壬戌詔在位及民庶直言極諫有利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十有二月壬辰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嬀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三年十有二月庚戌詔曰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及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爲彝準

三年三月壬午詔諸倉囷穀麥充積者出賜貧民九月乙亥宋人來聘十有二月庚戌詔關外苑囿聽民樵採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悉萬斤等國并遣使朝貢

四年十有一月戊寅州鎮十三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之

五年六月庚午禁殺牛馬是歲高麗吐谷渾

龜茲契丹庫莫奚地豆干蠕蠕等國并遣使朝貢

承明元年八月甲戌以長安二蠶多死丐民歲賦之半

太和元年春三月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傷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所在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借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

原缺第六葉

奚龜茲粟特州逸河龔疊伏羅員潤悉萬斤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夏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使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饑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春正月巳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

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秋七月甲子齊人來聘
六年冬十有二月丁亥詔曰朕以寡薄政鈌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其於取辦發毛反表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及將來租算一以丏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有鈌焉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饑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夏六月定州上言爲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秋七月甲申詔假員外散騎

常侍李彪使於齊九月壬寅冀州上言爲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八年冬十有二月州鎮十五水旱人饑詔使者開倉賑恤是歲蠕蠕高麗等國遣使朝貢
九年秋八月巳亥行幸彌澤甲寅登牛頭山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饑饉薦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譴在予一人百姓橫罹艱毒今自太和六年巳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人良口盡還所親雖娉爲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

離之
十年夏四月甲子帝初法服御輦祀西郊九
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有二月乙酉汝
南潁川大饑詔丐人田租開倉賑恤
十一年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
宮人不執機杼者十有一月丁未詔罷尚方
錦繡綾羅之工百姓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
衣服金銀珠玉綾紬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
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人

庶下至工商皁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戊
申詔今寒氣勁切杖箠難任自今月至來年
孟夏不聽栲問罪人又歲饑輕囚宜速決了
無令薄罪久留獄犴
十有二年冬十一月雍豫二州人饑詔開倉
賑恤
十有三年秋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
十有四年秋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癸
酉葬永固陵甲戌車駕謁永固陵羣臣固請

公除帝不許己卯車駕謁永固陵庚辰帝居
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
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癸未詔
曰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據
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
冊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衰服過
期終四節之慕又奉聖訓聿修詰旨不敢闇
嘿自居以曠機政庶不愆遺令之意差展哀
慕之情并下州鎮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甲

申車駕謁永固陵十有一月丁巳齊人來聘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
初分置左右史官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
乙丑謁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
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并不
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
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
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

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秋七月乙丑謁永固
陵八月乙巳親定禘祫禮冬十有二月癸巳
帝爲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宮是歲吐谷
渾悉萬斤高麗鄧至宕昌等國并遣使朝貢
十六年春二月壬辰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延
省京邑聽理寃訟甲午車駕初朝日于東郊
遂以爲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
甯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未改謚宣尼
日文聖尼父告謚孔廟秋八月庚寅車駕初

祀夕月於西郊遂以爲常九月辛未帝以文
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絶膳三日
哭不輟聲冬十有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
十有七年春二月己酉車駕始籍田於都南
五月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
齒行家人禮八月己丑發車駕京師南伐步
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
戎不語內事宜停來請壬寅車駕至肆州路
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復終身戊申幸

并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丁巳詔以車
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
先是帝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
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庚
午至洛陽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
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
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帝大怒曰吾方經
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

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慇懃
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廢不小動而無
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
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
都之計冬十月戊寅幸金墉城詔經始洛京
十有八年冬十月齊蕭鸞殺其主昭文而自
立十有二月辛亥車駕南伐
十有九年春正月壬午講武於汝水西大賚
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并大破齊

軍已亥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
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
駕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駕至
鍾離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李帝曰在君爲
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辛酉車駕發鍾離乃
詔班師遣使臨江數蕭鸞殺主自立之罪惡
夏四月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運漕之士復
租三年辛亥詔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
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

賜爵一級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
德著丘園者具以名聞齊人民降者給復十
五年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五月癸未
車駕至自南伐六月辛丑詔復軍士從駕渡
淮者租賦三年壬子詔濟州東郡滎陽及河
南諸縣車駕所經者賜高年爵恤孤寡老疾
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二月壬寅
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年喪秋七月戊寅帝

以久旱咸秩羣臣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
夜澍雨大洽丁亥詔曰炎陽爽節秋零卷澍
在予之責實深悚慄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
靈鑒誠欵曲流雲液雖休勿休寧敢怠將
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棲雖加銓採未能招致
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
又邪佞毀朝固唯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
主者彈劾不肖明黜益祿又法爲治要民命
尤重在京之囚悉令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

決又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以拯窮
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
濟又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歲中恒役具以朕
聞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
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又京民始業農桑
爲本田稼多少課督不具以朕言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
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
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乙未車

駕南巡巳酉次離石叛胡歸罪宥之甲寅詔汾州民賜高年爵各有差夏五月巳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巳上賜爵三級其營船夫賜爵一級孤老鰥貧各賜帛二匹穀五斛秋七月甲寅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庚申詔諸王將士戰沒

皆加優贈秋七月壬午詔曰朕以寡德屬茲靖亂實賴羣英凱清南夏宜約躬賞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

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癸酉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戍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丙戌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戊戌頻戰破之巳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追奔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祚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宮時年三十三

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

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

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已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

其精奥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歲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中書令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也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　本朝赤水屠隆曰余讀魏書人品至高允便欲飲泣爲之下拜矣允奉詔與崔浩同修國史浩聽小人閔湛之諛刊所撰國史於石允聞

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利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有以纂揚國惡言於世祖者世祖震怒窮治浩等允在東宮恭宗爲申救於帝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愼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

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
東宮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臣向備
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
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以分
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
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
世祖謂東宮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
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
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名浩前使人詰浩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世祖
怒甚敕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
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
更一見然後爲詔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
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
介士執允東宮爲之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
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
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東宮後讓允允
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弓

旌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
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
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
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
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
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
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
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

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生死榮辱義無獨
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
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昔翟黑子受
賕事發吾勸之實首黑子竟以欺罔而誅今
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及高
宗即位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
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高宗以允公忠久
爲郎不遷拜允爲中書令著作如故時百官
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

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日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初允與游雅善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

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爲余言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詰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宗愛之任執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所謂矯矯風節不在斯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

漏之於形外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并不蒙譴咎以十有一年正月某日夜中卒家人莫覺年九十八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允所著書凡百餘篇文贍理足蔚爲儒宗嗟乎人品至此可以無憾余故於三代孔孟而下特取之以爲蓍龜

(隋)李子約士謙

北史隋書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

賑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辦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士謙嘗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

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

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

王文中子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通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祖祖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

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

八年父晏居歌伐木召通通瞿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典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

殿名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頴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幷不至僕射楊素甚敬重之勸之

餐音飦

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

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讃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没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初通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生輩雖聰明特達

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微有不平之色通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貞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耳何愧如之於是徵與房杜等并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

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王先生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通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賛易十卷并未及行貞觀初其弟凝子福郊福畤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諸書今少存者獨中說行世而爲識者所稱賞焉達江陳氏第曰文中子其理確其詞章其氣雍容而

溫厚孟子而後通書而前不得不推此書也問續經何如曰惜乎其不傳也無從而損益之然而有心矣問經可續乎曰奚而不可也政治因革必待周公乎故孰極而無所更定非周公之意也文煩而無所緒正非孔子之心也由周而來政治凡幾變矣六經可不續乎

書系卷十一

唐

高祖皇帝

高祖倜儻豁達任性眞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末起義兵率百僚立代王侑爲天子義寧二年夏五月受恭帝禪改元爲武德六月封隋帝侑爲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付所司

量才選用

太宗皇帝

太宗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年十八從高祖應募破賊所向皆披靡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諸豪大俠請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攜幼滿於麾下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義寧二年夏五月高祖受禪進封秦王克服王世充竇建德高祖聞而大悅手詔曰隋氏分崩崤函隔絕兩雄合執一朝清蕩兵既克捷更無死傷無愧爲臣不憂其父并汝功也于時海內漸平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每更置閤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武德九年六月甲子立爲皇太子庶政皆斷決乃縱禁苑所養鷹犬并停諸方所貢珍異政尚簡肅天下大悅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即位於東宮顯德殿遣司空魏國公

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文武官賜爵有差天下給復一年癸酉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十二月癸酉親錄囚徒是歲新羅龜茲突厥高麗百濟黨項并遣使朝貢

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帝大宴羣臣從容謂太子少卿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

弓矢定天下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上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夏六月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稅
二年夏四月詔收瘞隋末暴骸秋八月甲戌

朔幸朝堂親覽冤屈自是上以軍國無事每日視朝於西宮九月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于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亦多聚宮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事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遂其性於是命簡出之前後凡三千餘人壬子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謂之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

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狥公忘私勿雷同也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當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春三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參預

朝政上謂之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四年秋七月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

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但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是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于海南至于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

五年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者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

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六年冬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嘆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

呼萬歲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七年冬十二月上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左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八年春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十年冬十二月治書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耳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二十三年夏六月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崩壽五十三葬昭陵

長孫皇后

太宗皇后長孫氏性好讀書動遵禮法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每於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滋重之嘗與論及賞罰后辭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妾安敢豫聞政事固問終不對帝性喜怒或以非罪譴人后亦陽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撫視庶孽逾於所生訓諸子常以謙儉后兄無忌於帝布衣交帝以佐命

元勳將任之朝政后深以吕霍上官爲戒固言不可有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后殊不以介意及貴每請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坐謀逆當誅后叩頭流涕謝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人戶知之今置于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毋乃爲聖朝累乎安業遂得減死一日帝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貞觀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病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啓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

以聞上及侍臣莫不歔欷朝臣咸請肆赦上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及疾篤與上訣時玄齡以譴歸第后固言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奇謀祕計未嘗宣洩苟非大故願勿棄之若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以外戚奉朝請幸矣愼勿處之權要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田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后嘗采古婦人善事十卷名曰女則又著論駁漢馬后不能抑退親戚徒戒其水車龍馬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耳及崩上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垂後代朕非不達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徐妃奏疏

太宗賢妃徐氏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太宗聞之納爲才人俄拜婕妤再遷充容

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

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崐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生死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幷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

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恩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

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

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

窮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李景武公靖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人姿貌瓌偉通書史有文武材略與董常姚義杜淹程元寶威薛收賈瓊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溫彥博杜如晦房喬王珪同師文中子太宗名入幕府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管帥師進擊設疑兵以斷其援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非其所願且彼爲其主鬬死宜弘寬大善拯恤以慰遠近之心豈可

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歛附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皆率子弟來謁靖承制補官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既率兵南巡所過問民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靖東討克平之於是置東南道行

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丹陽連羅兵寇百姓凋敝靖鎮撫之吳楚以安帝嘆曰靖乃銑公禰之膏盲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寇邊徵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靖謀破之斥地自陰山以北至大漠太宗大悦曰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欵塞恥其雪乎爰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錄靖勲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

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詔爲畿内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懇乞骸骨太宗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識達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下優詔特進封衛國公賜物千段靖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甍于家年七十九謚曰景武

房文昭公玄齡杜成公如晦

房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嘗從其父彦謙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内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彦謙驚而異之年十八舉州進士授羽騎尉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行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

如故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貞觀二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齡既任總百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寛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時或以事被

譴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二十二年五月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抗疏諫以爲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葢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而坐煩中國內爲前

代雪耻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降寛大之詔許高麗自新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太宗見表卽親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尋薨年七十謚曰文昭陪葬昭陵玄齡嘗恐諸子驕奢沉溺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屛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等宜師之杜如晦少英爽好談文史

滏音甜

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會太宗下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太宗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若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後貞觀中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葢玄齡善謀而如晦長於斷兩

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貞觀四年夏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親自臨視卒年四十六謚曰成上每語及必流涕謂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能不悲哉

王懿公珪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太宗知其才名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嘗閒居與珪

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邪爲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

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時珪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國政後嘗侍宴上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量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以諫爭爲心恥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歎以爲然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懷服其確論後進爵爲郡公已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泰師王問珪以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

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上聞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主上欽明

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行婦禮自珪始也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視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魏鄭公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人也少孤貧拓落有大志

不事生業隋末亂隱爲道士好讀書師事文中子受王佐之道後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秦王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爾鬩吾兄弟奈何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尋遷尚書左丞由是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自

以爲不世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不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或未可知臣不敢奉詔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得奉事陛下願陛下俾臣

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稷契咎繇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

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
爲之利若賓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
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
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上謂羣臣
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徵對曰
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敎經亂之民
愁苦愁苦則易化辟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
爲飲也上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
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

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非之
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
道蓋欲治而不能豈能治而不欲邪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
王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
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
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
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尚安得而治之哉
上率從徵言上欲立皇太子明母楊氏爲后

楊氏巢剌王元吉妃也有寵於上徵諫曰上
方比德唐虞豈宜將以辰嬴自累乃止通事
舍人鄭仁基女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
太宗乃聘爲充華詔巳施行冊使將行徵聞
巳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鄭氏之女久巳許人
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
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
敢隱君擧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
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尅責遂停冊使內外羣

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旣行不
可即止陸爽又抗表云某父存日與鄭家往
還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徵曰
羣臣或阿順上旨陸氏何爲分疏徵曰以臣
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
曰何謂也徵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
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悅遂令
東宮出爲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此陸爽
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

陳不足多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與皇后并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爲不得請倍永嘉公主主卽太宗妹也徵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則是

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魏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道勿爲形迹也閣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徵進諫曰閣豎雖微狎近

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爲子孫敎不可不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藺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且反形未著無容動衆馮盎若反卽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略州縣署置百官何因過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反

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既至盎卽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郡州咸言馮盎反入皆勸朕須振兵威惟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朕命一个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

定勝于十萬之師徵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上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者魏徵之力也文德皇后葬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嘗引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

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養不精爲此無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旦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

終不平也上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此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

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中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上悟曰非公不能道此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歷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番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

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謂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之言乎上遂止十有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徵上疏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遣使萬里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

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與堯舜今所爲更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

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并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以一朝疑而斥

使讒佞得行守道疎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干戈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欵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者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

終九漸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并就關外携老扶弱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正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唯人所名今旱熯之災遠被凶醜之孽近起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疏奏上深加獎嘆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

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廄馬十匹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貴重無踰徵我遣傅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上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憫拊之流涕問所欲對

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稾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中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愼

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亡帝思不已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讒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太宗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又徵既亡帝親作文于碑於是遂手詔停昏而仆所

爲碑顧其家哀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

褚遂良諫立昭儀

高宗欲立昭儀爲后褚遂良諫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佳兒佳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意違先帝之命特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乃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叩頭流血

愆作愆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源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愈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

砭悲廉切

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愼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愼也愼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

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愼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歲餘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狄梁公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

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特詔誅之仁傑奏罪不應死上曰不殺善才是使我爲不孝仁傑固爭不可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

以爲難臣愚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之世豈懼比干之誅但法不至死而特殺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株栢殺二大將軍千載之後將謂陛下爲何如主臣所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耳上意稍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落人得歡心郡人勒碑

頌之及武后稱制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轉文昌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原之悉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輩邪因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天授中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若明臣

無過臣之幸也臣願不知譖者后深加歎異聖曆初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於宰相衆莫敢對仁傑從容言曰文皇帝櫛風沐雨以定天下傳之子孫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陛下今圖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陛下自惟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享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

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還宮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歸中外大悅仁傑嘗以薦賢爲意其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十數人率爲中興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

也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
文惠追封梁國公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
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
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袍絁爲對賭昌宗（絁音詩）
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
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
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
傑對御褫裘謝恩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褫音耻）
之縱馬而去

婁師德知人

天授初師德爲鳳閣鸞臺同平章事狄仁傑
未輔政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令外
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相謹
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
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
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慚乃嘆曰婁公盛德
我爲所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初師德弟
除代州將之官師德謂曰榮寵過甚人所嫉
也將何以自免乎弟長跪曰有人唾面某拭
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
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乃逆其意反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司馬貞一先生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
辟穀道引法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
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
天台不出武后嘗名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

兄承禕就起之至引入中掖廷問以陰陽數
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夫
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
增智慮哉上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
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
無私焉而天下治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
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
原隱終南山指終南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
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此乃仕宦之捷

徑耳嘗著坐忘論八章論敬信論斷緣論簡事論收心論眞觀論泰定論發慧論得道今不具載而其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君王味絕靈泉自降炁定眞息自長觸則形斃神遊想則夢離屍僵氣漏形歸厚土念漏神逸死鄉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轉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眞常至精潛於

（炁與氣同）

恍惚大象混於渺茫造化莫知規準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寐是謂眞人坐忘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

宋王讓天下

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宋王辭曰臣聞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上乃從之玄宗卽位以宋王領岐州刺史宋王恭愼未嘗及時政妄結交故讒間無自而入玄宗之篤于兄弟實宋王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

玄宗皇帝

開元元年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煑藥回飈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二年秋七月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玩器宜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

宋王恭愼未嘗及時政妄結交故讒間無自
而入玄宗之篤于兄弟實宋王之行有以養
其友愛之心也

書系卷十二

玄宗皇帝

開元元年初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
事與上有隙因謀廢立魏知古密告於上上
定計誅之時逆黨與謀者多陸象先獨以爲
不可上既誅盡召象先曰歲寒知松柏信哉
上素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
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
有疾上親爲煑藥回飈吹火誤爇上鬚左右
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二年秋七月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
銀玩器宜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
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
錦繡等物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
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
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
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
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

優渥
七年秋八月右補闕盧履氷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氷議敕自今五服幷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十三年夏四月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

具國所急需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秋九月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十二月大有年東都米斗十錢青州米斗五錢粟米三錢
庚午十八年奏天下死罪二十四人
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爲相休性正直不干榮利上或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未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去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動必力爭及退吾寢自若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二十二年上苑中種麥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二十八年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

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爲唐泰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天寶十五年上出奔蜀至咸陽日向中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于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

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天寶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姚文獻公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人也少倜儻尚氣節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如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以參計議誅二張以功封梁縣侯睿宗立與宋璟上言悉停廢先朝斜封官上從之尋以忤王室貶爲同州刺史玄宗即位講武新豐時上亦密名崇崇至上方獵渭濱卽名見上

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上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上懽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崇知上大度銳意于治乃先設事以堅上意卽陽不謝上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上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

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鎭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

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佛道造營可乎上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翼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紫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

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

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者諠譁上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上然之黃門監盧懷愼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

勝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上方躬萬機朝夕詢逮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會病痁務皆凡大政事上必令源乾曜就諮焉乾曜所奏善上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上乃已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文

獻

宋文貞公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博學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武后甚重之會佞臣張易之誣搆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密引張說令證之將廷辨說惶惑廹懼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必不可黨邪犯正以求苟免若緣此受謫芬芳多矣萬有不測吾必叩閤力爭將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

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因保元忠元忠乃得免開元初遷吏部尚書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崤谷以馳道隘狹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官爵璟奏曰陛下始巡幸卽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獘乃遽命赦之璟曰陛下向已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矣上善之時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名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奏復貞觀之政與姚崇協心輔佐每事極諫

使賦役寬平刑罰淸省百姓富庶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後張嘉貞爲宰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

張文憲公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幼聰敏七歲知屬文登進士第拜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遷左拾遺時玄宗卽位九齡奏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臣謂欲治之本

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徼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萬刀筆之吏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

記者也二十二年上美張守珪斬可突千功欲以爲相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賞功上曰假其名可乎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斬之臨刑惜其驍勇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容免死上亦惜其才敕令免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

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狼子野心貌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竟赦之冬十月上將以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爲尚書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踐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驟居清要天下共謂何上又欲賜仙客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今仙客積穀帛脩器械適邊將職耳豈足爲功陛下

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則不宜上默然上千秋節羣臣幷獻寶玩九齡獨上事鑑十章名千秋金鑑錄以申諷諭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憲上後在蜀思其忠爲之泣下遣使祭韶州恤其家開元中天下呼爲曲江公而不名

楊文簡公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性沉靜寡欲好學不倦嘗獨居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

也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開元中第進士代宗朝遷禮部侍郎上疏陳貢舉之弊略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不思實行惟徇虛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

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閱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諸史則皆同挂壁況復望以孔門之道責爲君子之儒哉相習既濱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

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今聖德御天四海向化欲清其流務澄其本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閭里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皆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其所習任通一經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治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即付吏部注官經義通

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并停若有行業不若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與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必知廉恥浮競自止敦厖自勸教化之本選士之典實在茲焉疏奏事雖未行識者韙之綰居官儉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只蕪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凡往哲微

言五經奥義一覧郎悟天下雅正之士爭趣其門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欲以世務干者聞言自愧而止德行著聞世以楊震爲比貞元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太學士詔出朝野相賀居廟堂未數日雖權要士紳無不減省自損變奢從儉其餘望風者不可勝數上方倚綰釐革奬政會秋七月疾卒上深悼之顧謂左右曰天不欲朕致太平邪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謚曰文簡

郭汾陽王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體貌秀傑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以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爲牙門都將素不相能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而未決乃入見子儀曰一死固所甘心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

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與光弼合東討大破賊於沙河肅宗朝子儀屢得奇功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上遣具軍容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廣德二年春僕固懷恩反冦太原上謂子儀曰懷恩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大旱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朔方河中節度使進封汾陽郡

王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及子儀如汾州懷恩衆悉歸之或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晩八月子儀自河中入朝奏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衆入冦京師震駭詔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素失士心無能爲也今入冦者悉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鋒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虜衆大驚遂涉涇而遯永泰元年秋回紇吐蕃復合兵圍涇

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使牙將李光瓚往說回紇於城西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固在此乎其紿我邪若果在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善我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

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背恩助叛臣深入吾土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謝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與藥葛羅盟誓定約而還諸酋長大喜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之子儀遣白元光帥精兵與俱大破於靈臺西原閏月子儀

還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大曆四年春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元載恐其相結使告之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其下請束甲以從亦不許但以家僮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泣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

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麾下宿將數十雖貴爲王公常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辨每問安但頷之而已德宗建中二年六月薨壽八十五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賜謚曰忠武配享代宗廟

顏魯公眞卿

顏眞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少勤學業善書事親以孝開元中舉進士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旱眞卿立辨之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累遷侍御史楊國忠惡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時祿山逆節頗著眞卿以霖雨爲辭完城浚濠陰簡丁壯實倉廩未幾祿山果反河北郡縣皆風靡獨平原城守具備

乃遣司兵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初聞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作何狀所爲乃能此眞卿使親客密牒詣諸郡又召募勇士旬日得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既陷洛陽使其黨以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眞卿執之取三人首含舐其血續以蒲身棺斂祭葬慟哭受弔腰斬子光以殉諸郡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德宗朝拜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盧杞忌之會李希烈犯汝州杞奏曰顏眞卿忠直剛決三朝舊臣四海親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而服上以爲然詔下舉朝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不聽眞卿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希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眞卿曰君命不可避也及至宣詔旨希烈遂逼上疏雪已眞卿不可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目而謂

之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若等聞罵賊而死顏常山乎是吾兄也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兄之節有死而已豈受若等誘脅邪諸賊皆啞然希烈令爲坎於庭欲坑之眞卿恬然不動乃拘送於龍興寺眞卿自度必死乃作遺表以謝帝及希烈僭僞號使人問儀式眞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事耳希烈怒遣其將辛景臻于眞卿

所積柴庭中沃之以膏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眞卿卽投身赴火臻等抱止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希烈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眞卿且曰有敕眞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罪狀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死之年七十有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僊奇使護送眞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贈司徒男頵碩等喪制終所

司奏超授官秩授眞卿一子頵五品正員官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公少善眞草筆力遒勁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僊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淡厚又種種不同自早季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

書眞足以垂世

李鄴侯泌

李泌字長源魏人也七歲知屬文開元十六年上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李泌上卽馳召之泌至上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

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上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奬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及長以王佐自負嘗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上憶其蚤慧召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嘗稱先生而不

名楊國忠疾之斥置蘄春肅宗即位靈武物
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謁
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上悅欲授以官固辭
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
牍將相遷除皆與參議一日上與泌出行軍
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上聞之以
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
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
既服此可無名稱出懷中勑拜爲元帥廣平

王行軍司馬泌固辭上曰朕非敢臣公以濟
艱難耳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上嘗從容
問破賊期泌對曰臣覩賊所掠金帛子女悉
送范陽心在苟得豈有定中國志邪不出二
年天下無寇矣願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
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
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
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隨祿山

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陰令賊
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
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
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
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
度大使北并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
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至德二載
上謂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
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

泌曰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
事乎上曰爲之奈何泌曰請更爲羣臣賀表
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
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必可上即
使泌草表立使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
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
曰卿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榻臣
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

嵬音危

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若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非伐之謀乎泌曰非也臣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而廣平

每與臣言其寃輒鳴咽流涕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乃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不覺泣下曰先生言是也但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

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悟后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不可再上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泌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邪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泌言及泌復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不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治室廬於山中詔給三品俸賜隱士服肅宗嘗夜

滉戶廣切

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頴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邪時諸王請聯句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飡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婚日敕北軍供帳爲元載常衮所忌徙杭州刺史德宗興元元年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

間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鎭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毁願陛下察之上曰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

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感激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

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皐至潤州滉感泣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三年加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泌曰臣素不與人爲仇而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

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譖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卿言乃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初上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

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㷃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為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賫繒帛自隨邊將

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

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等議之至是上復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粟斗直錢百五十計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

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党音黨）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

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之不過數番則卒皆

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

恩禮甚厚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唯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乎上怒曰卿何能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泌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

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邪泌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

耳泌曰臣昔以建寧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
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此事臣在
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
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
憂懼臣亦爲先帝誦黄臺瓜辭以防讒搆之
端今陛下既知肅宗性急而建寧寃臣不勝
慶幸願陛下深戒覆車從容究其端緒而熟
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幸頼陛下語
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卿使楊素許敬宗李
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
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之內
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横而不
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
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
初矣然陛下還宫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
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
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

可救請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
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
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泌背曰
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它也
泌拜賀因曰陛下明聖察太子無罪臣報國
畢矣願乞骸骨歸上曰朕父子頼卿得全方
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卿何爲遽出此言
乎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
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泌言于上曰
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
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狥
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泌
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
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
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
陛下如此所以不敢蚤言爲今之計當以回
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惟回紇卿勿言泌
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

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

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巳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泌曰昔回

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

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迎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巳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

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鄉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動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

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三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

讋質涉切

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

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貞元五年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令舉以自代因論郎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

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若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

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泌曰杞言無不從

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卿來紂及喪邦之言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取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三月泌疾作先是月食東壁泌曰東壁圖書

府也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又可免乎至是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時時讜議能寤人主懃懃懇懇於國本之間而克復兩京謀實居多誠有唐一代異人云

陸宣公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在東宮時雅知監察御史贄名中元間名爲翰林

學士數問以得失嘗與贄語及亂故湲自克
責贄曰羣臣有股肱耳目之任有諫爭備衛
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致
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但臣聞理或生亂
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
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
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
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哉上又問當今

切務贄上疏曰當今切務在於審察羣情羣
情之所好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好惡與天下
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頃者中外意乖
君臣道隔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
甚惡者也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
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
不忠若是者何上下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
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
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

復書閱

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
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
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
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頗用其言以贄爲考
功郎中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
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
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雖無祿不敢獨辭上
不許興元元年上大赦天下改元贄言於上
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

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
詔無所忌諱臣雖愚陋亦可以仰副聖情庶
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以中書所撰
赦文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
切人誰肯懷且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
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
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嘉納焉日下百餘詔
皆閎盡事情湲自歸咎四方人心大悅雖狂

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上在道民有獻瓜果
者上欲授以官贄曰朝廷名器不可輕假今
國家多難之秋獻一瓜果而授之以官則忘
軀捐命者得毋曰吾之軀命乃同草木視人
若草木人何勸哉上意遂止貞元元年上使
問河中旣平復有何事宜先悉令條奏贄慮
有希旨之人請討淮西連兵結禍憂將復起
乃上疏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臣
始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曩

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
是則聖主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
明矣上乃詔諸道各守封疆不須進討八年
夏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請令臺省長官得
自薦其屬有不職坐擧者上許之或言諸司
所擧多情故上復詔宰相自擇贄奏曰宰相
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且今日臺省長官
乃將來之宰相今若不能擧一二屬吏則後
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屬將務得人莫易乎
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先朝欲收人心進
用不次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代誦知人
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今擇宰相以重於庶
品選長官以踰於下僚及宰相獻言長吏薦
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
待以輕者重其事也上雖嘉之卒追前詔贄
前後疏凡數百上若備邊六失均賦六條皆
當時要務惜乎德宗不能行之又極陳裴延

齡姦詐愚弄朝廷上不悅贄剴切力爭上怒
形於色罷爲太子賓客或有規其意太銳贄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延
齡揣上意專譖短百出陽城等交章百論辯
乃貶贄爲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
年五十二謚曰宣

裴晉公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第進士再
遷監察御史以論權倖忤旨出爲府功曹元

和十年累遷御史中丞時宣徽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嘗至下邽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聞之促令攝寰下獄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乃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色稍霽翼日令釋寰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

宣諭諸軍既還上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捷上尤歎度之知人十二年諸軍討淮西久不克宰相等競言休師度獨俛伏流涕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偕存上悅拜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上壯之爲之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

郾音偃

厚意士奮於勇未幾李愬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撫定其人悉除元濟惡禁民始知有生之樂乃下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皆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無不感激以勳策進上柱國晉國公十三年淮西既平上寖驕侈八月以皇甫鎛程异並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復上

鎛音博 异音異

疏力諫上疑度爲朋黨不之省他日嘗語度曰人臣事君當勵善抵公朕甚惡夫樹黨者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但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得功復當國每經畫軍事多爲所持度在軍上疏論之曰逆豎

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叨撓敗國政陛下誠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纔上三章辭情激切上雖不悅不得已罷弘簡領近職寶曆二年議者交口稱度賢相不棄之藩鎮乃詔度復以司空同平章事三月敬宗欲幸東都大臣切諫皆不納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

都以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官區舍率已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上悅曰羣臣諫朕皆未嘗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遂止不行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復白於故處得之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以印書券耳若急之則投諸水火人咸服其識量文宗太和四年度以老疾辭位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月五日一至中書

九年又加兼中書令開成四年薨遺表纔半藥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威望遠達四夷以身繫國家重輕有如郭汾陽云年七十六謚文忠

韓文公愈祭鱷魚文

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

擉 錯音

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

化泰 牠切

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爲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

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有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穆宗郭皇后

長慶四年春正月穆宗疾作命太子監國宦

十一年魏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乃祖風我心重之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太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秋七月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無赦但臣等識其絕藝不復奉遊宴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耳朕所惜者高祖太宗之法也竟殺之

十二月詔刺史無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

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壽五十葬貞陵上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謹飭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

詠之謂之小太宗

李景讓母鄭氏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蚤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我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觀察時杖死一牙將軍中憤怒將爲變母出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次子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笞景讓景讓奉敎惟謹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張全義

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非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寛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時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勸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張正憲公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

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
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
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
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
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
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
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
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
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

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
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
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
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
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
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
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
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
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

踣音匐

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
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
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
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
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
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
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
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
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

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
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
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
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
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
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
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
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

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后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

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惧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五代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後周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帝即位已未春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書系卷十三

宋

太祖皇帝

太祖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周世宗卽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

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太祖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諸將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及掌書記趙普黎明直逼太祖寢所義普入帳中白之太祖聞其言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扶之上馬擁逼還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建隆元年正月乙巳太祖卽位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建隆二年度民田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詣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

乾德元年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少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以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歉給貸

乾德三年王全斌伐蜀平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氊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謂諸將曰不能徧及

也全械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帝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名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帝嘗見蜀主孟昶服用奢侈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遽命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也帝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緣葦簾宮闈帟幕無文采之飾嘗出

蔴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

乾德四年夏閏五月求遺書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

開寶二年夏五月初命諸州獄繫囚帝以盛暑諭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洒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爲常秋七月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準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是年北漢主鈞殂帝嘗因諜者謂北漢主曰君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關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葢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焉

開寶五年夏五月大雨河決帝謂曹翰曰朕信宿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邪朕恐掖庭幽閉者多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秋七月永寧公主嘗衣貼繡翠襦

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官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開寶六年春三月鄭王郭崇訓殂太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

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

開寶八年秋九月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冬十有一月曹彬克江南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之

開寶九年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封孫氏爲王妃留兩月遣還辭歸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視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夏四月太祖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冬十月壬子帝不豫初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

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至是夜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已而帝崩享年五十帝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

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貰也又善任使二十年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擴越吳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趙韓王普

趙普爲相太祖嘗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常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帝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飮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

曰卿等雖無心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爾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願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路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使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許之皆以

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諸郡皆直隷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

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又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技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隷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普晚每歸私第闔戶啓篋讀書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曹武惠公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人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

之具羅於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其從母爲周太祖貴妃因隷世宗帳下從鎭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

還宿 疑字 環同

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紿也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

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德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帝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

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帝盡得其狀以全斌屬吏右衛大將軍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愼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詔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開寶七年奉詔伐江南彬每緩

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旦夕城必破宜早爲之所煜不聽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告天爲誓明日彬即稱愈城果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

愞与懦同

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李煜素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治裝畢君臣遂共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庶畏服無敢輕肆江南賴以保全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之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帝

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帝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進封魯國公眞宗咸平二年被疾帝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

奉与俸同

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

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壹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

言表請行軍法及呂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初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爲宋良將第一

陳希夷先生摶

陳摶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眞源縣人也四

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嫗名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摶曰吾將遊太山之巔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萃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或遊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摶名親爲手詔召摶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遊武當九寶巖服氣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入室還丹詩又

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眞年七十餘移居太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荊榛而居之嘗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閒其無人惟獸迹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其遺骸生塵延而視之乃摶也捫其心獨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事何留意於小道耶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

遣還山詔州長吏常存問之聞宋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屨垂縧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帝謂宰相宋琪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年度其年蓋百歲餘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僊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

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帝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摶曰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即今之堯舜也帝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帝嘗遣中使齎手

詔迎之摶乃爲表謝有云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摶經史博洽尤精易學嘗有言曰伏羲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葢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着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又嘗自題云春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隨玉勒金羈閒踏青山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

太宗皇帝

太宗太祖弟也開寶九年冬十月太祖因杜太后遺命傳位焉十二月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

三年春三月貝州清河民田祚十世同居詔旌門閭復其家秋七月金鄉縣民李光襲十世同居詔旌其門

四年夏四月帝親征太原五月劉繼元降北漢平凡得州十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命祠部郎中劉保勛知太原府

淳化二年春三月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欲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雨蝗盡死秋七月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子女入近界

部落者官贖之
三年夏五月命醫視京城病者賜錢五十萬具藥中黃門按視之六月京畿穀賤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五年春正月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畿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

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麤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至道三年帝崩在位二十有二年

呂文穆公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天祿

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嘆服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邪必為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

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出判河南府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擿裁而已眞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至是凡三入相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閣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爲念帝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帝朝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歲許欲

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卒年六十八謚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匄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紳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貶時

人重焉

呂正惠公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也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王元僖尹開封端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就鞫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卽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

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眞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後數日遂相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淸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帝

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

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

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眞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加右僕射明年以疾請罷爲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端瓌秀有器量善與人交輕財好施嘗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兩

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每問端爲宰相否不蓄貲產諸子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眞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

姚坦

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開寶中以尚書擢第太平興國八年諸王出閤詔給諫以上於朝班中年五十以上通經有文行者以備官僚乃以坦爲益王府翊善帝謂坦等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愼簡各宜勉之坦性木彊帝第五子元傑嘗於邸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名賓僚樂飲共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

正左右教王稱疾逾月不朝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王不能用其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至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能以正爲羣小所疾大爲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

陳義門競

淳化元年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初江州陳崇世未嘗異居崇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敎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至競之世子孫益

戩音剪

衆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之半云節嗇而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歉穀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穀豈可見利忘義邪帝聞之加嘆奬

張忠定公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云以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彊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

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糴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是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也今能亟白汝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訴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

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減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王師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詾詾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廵檢所領龍猛軍人劉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

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鬭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令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安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

已而鈐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名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命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非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歡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譁每夕張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

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何如也眞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滋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

附音類

詣府詠閱之以酒酧(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寛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

敗音田

得其實門人李畋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顔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廛肆無賭博

市易不敢喧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自爲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

李文正公昉

李昉滨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玕并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

并相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玕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爲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顔溫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絕之使歸恩于上若其不用

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嘗薦王旦既病召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宰相也

李文靖公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眞宗即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眞宗還

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嘗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

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後沆沒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
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
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
諒少好學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為
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
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廳事已寬矣後
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
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

君子其信倚如此

寇萊公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
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
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雍熙二年廢
太子楚王元佐太子幾忍不守法帝怒會寇
準通判鄆州得名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
宮所為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
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
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
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
及東宮出果得刻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
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
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
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
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

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府準
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贓少
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
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
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
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
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
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
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

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
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
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
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
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卽決定於是立爲
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
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
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眞
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

參知政事踰月并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
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
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
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
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
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
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
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聞

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
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
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
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
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
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
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
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
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

覘音禪

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
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鎭赴援
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
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
有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屬
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
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
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
望見御蓋踊躍懽呼聲聞數千里契丹相視

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
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
斬獲大半乃引去上行還宮留準居城上徐
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謳歌懽呼相持
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瓌
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
弁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
準乃不敢言眞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日百
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

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
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
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數譖於帝由是帝
顧準寖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
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
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乾興元年再貶雷
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
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
與客宴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

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
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
短纔至膝拜敕于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
赴貶所吏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
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
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處士魏野
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
北使至賜宴兩府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
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

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鎭撫寇公暫撫南夏非
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
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天聖元
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
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旣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
具就榻而卒準在中書日會除官吏進例簿
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
退不肖也張詠守蜀聞準大拜喜曰眞宰相

也準少年時嘗飛鷹走狗母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輙哭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祭葬後贈萊國公謚忠愍

王文正公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

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沈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

偁古稱字

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囘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沉思久之

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

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揆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愧歎以爲不可及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

驚曰何事不與王旦同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媿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眞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

必爲身累耳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當柰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其故旦曰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以請所用故旦所薦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多旦所薦云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

軍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將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旦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天禧初進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

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廻好伴赤松遊旦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詔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

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
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疾甚
帝手自和藥幷煑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
帝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及
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
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
服質素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
食而已不置田宅嘗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
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眞宗以其所居
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
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
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其雅量如
此

王沂公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甫卿貢試禮部廷對皆
（筠音勻）
第一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
喫著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通判濟州代還名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

特試政事堂授祕書省著作郎遷翰林學士
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
挾符瑞傅會帝意又欲陰排異己者曾當使
會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知應天府
王旦語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
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
（慴与懾同）
氣和了無所慴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
我自術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
卽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
雄軍復參知政事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
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惟演曰
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
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
惟演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
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
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
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
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

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宫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旣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宫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衞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葢指曾嘗以第舍假準

也曾蹴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横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旣而果有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幷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自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

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欲行亟止名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辭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時眞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

乃以曾爲玉清昭應宫使始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后益不悅會玉清昭應宫災乃出曾知靑州復徙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

質端厚眉目如畫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諧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曾每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

吕文靖公夷簡

吕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宰相覽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眞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若何曰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

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此夷簡之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

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晋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獘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巳上頷之文應乃命氈車即載二美人以出

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横李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敎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夷簡乞罷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徙封許國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冦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始矣故

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韙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及薨上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

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公仁宗初立太
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
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眷倚不衰
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
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執不
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曰但以臣
不肯拒之使人無語而去景祐中范仲淹坐
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仍復
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

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淹
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面謝
夷簡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
奬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
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
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
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仲淹奏臣
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執
益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

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若使朝廷
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
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
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楊州而仲淹不問仲
淹經略西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
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
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書系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大章撰大章字士一仙遊人天啟中貢生此書摘漢以來詔令奏疏及前人事略迄元而止以爲史家善惡並傳法戒胥備此錄善而不及惡所以養其善心而惡自消葢春秋之義褒貶並存尚書所錄則多以垂法此編名曰書系實欲續尚書故其例如是也昔劉知幾序列六體尚書原列一家然王通擬經儒者猶議其僭此書去取踳駁而自命續書亦太高自位置矣